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四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四

（大陸版[illegible]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四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

（二）

〔清〕李集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八

渝關　李集鳳　翽升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左傳曰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穀梁傳曰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

彭山李氏曰介莒之附庸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齊伐莒

取介根是也漢志瑯琊郡黔陬縣有介亭在今萊州府高
密縣西南葛盧名也春秋繁露曰附庸二十里者稱名
杜氏曰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
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劉氏曰介葛盧中國之封也沉于東夷而變焉其車服辭
命文物器械習與之同而不自覺焉雖一年再至魯修朝
會之儀而其禮俗不合諸夏無以交中國也
瀹閔李氏曰左傳以為來朝此未見公固不可以言朝然
冬來見公而亦止書來可知其非朝也在五年經書郳犂
來：朝介之稱名與彼同此獨書來不書朝者宜以其國

微而不能朝歟然明年介有侵蕭之役既能以兵力加人
未必朝禮不能備也或亦淪於夷俗不合諸夏之禮而不
可以朝言耳襄十八年白狄來亦不書朝○明年介人侵
蕭而今特來結魯或欲求魯以為援歟此來未見公而冬
又來經兩書之所以著其數也

公至自圍許

瀹閔李氏曰按圍許之役在晉文不為無名經乃致公以
危之者晉文本怨許人之背己故因不朝之故假公義以
逞其私非實能尊王而特正其不臣之罪者也○廬陵李
氏曰桓公之編書諸侯遂救許文公之編書諸侯遂圍許
皆義舉也然圍齊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亦與晉文之討
貳而不與晉文之過暴歟按此說不與晉文之過暴是矣
然竟以此為義舉而與晉文之討貳恐不然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傳曰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
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杜氏曰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李曰按翟泉即狄泉也說詳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下
汪氏曰春秋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惟于齊翟泉二盟為
然或謂左傳記事多浮夸而失實安知非微者之相為盟

乎是不然于洮盟王人而列國之君同歃焉有七國之微
者而敢偃然盟王人于王城之側而無君與貴大夫居其
間哉
陳氏曰晉初以大夫會盟也大夫之交政於是始火公為
之也
仁山金氏曰按翟泉在洛陽城內去河南王城二十五里
耳諸大夫於此不入聘王室魯侯於此不入朝天子而相
與會盟是誠何為者哉
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
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

臨川吳氏曰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鄭猶不至鄭已怠于從晉矣蓋文公既歸衛侯而又執之筮史受曹伯之賂而後復之又合十一國以圍許蓋其所為煩擾繆戾已失諸侯之心鄭之怠於從晉當自反也而即謀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專以威力脅人與齊桓異矣嘗謂齊桓之伯至葵丘之盟極盛而後漸衰晉文之伯為踐土之盟一盛而即漸衰矣

廬陵李氏曰晉文公三大盟會本皆非禮踐土於溫致天王翟泉盟王子其視齊桓之尊王人不敢盟世子周公者

大不侔矣又按晉侯受命鄭伯傅王踐土于溫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得非文公過鄭鄭不禮焉前日之會黽勉以大義受之而內懷宿恨尚未釋歟外傳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欲得叔詹而烹之以詹一言而止則伐鄭者報怨未已也

渝閔李氏曰左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孔氏曰昭二十三年傳叔孫婼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是其可以會伯子男也諸卿既上盟天子大夫又上敵公侯故杜氏曰諸卿見貶兼有此闕

然責大夫上敵公侯不責上盟天子之使而言見有此闕者以魯君上盟天子之使已諱而不書則諸侯之臣罪在可惡故也不然則是君盟王使乃為有罪臣盟王使翻無貶責便是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聖人垂訓豈若是乎按左傳止言卿不會公侯而不書其不可盟王使孔氏以為諱魯君而諸卿之罪可惡說亦似矣但此二闕經義原不為此其所以諱公而人諸卿者意別有在也○杜氏曰晉侯始伯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胡傳曰盟于翟泉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

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李曰翟泉不在王城內觀敬王居狄泉可知）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按此說謂無上下之分故其書法如此義亦皆正然而經旨恐不然也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隱元年于宿之盟已然蓋以大夫上敵公侯於是始故特變文以謹之此義既明後則可從同同之旨而不必再然矣今公與諸卿之會盟而書法又如此豈獨為王子虎辨哉夫虎王臣也僖

八年于洮之盟已與王臣同歃矣彼雖于王臣貶稱人而未嘗諱公也彼盟既不諱公何於此盟而為公諱然則如之何曰此蓋為晋大夫之主盟而深譏之也大夫主盟於是始是以諱公而人諸卿以是為天下之大變也此時天下之權勢在伯國伯主不出而令其大夫會公與王子以及列國之卿而與之同歃則是伯國之勢又在其大夫將使天下聽命于伯臣而伯臣之所以制諸侯者兆端於此豈不深可懼也哉○此盟之失有五晋大夫主盟一也逼近王城不修朝聘二也上替下陵三也屢盟四也謀伐鄭以匱同盟五也犯此五不韙惡莫備於此矣然惟晋大夫

之主盟為憂甚大春秋內諱公而外書人者當必在此其餘他罪未嘗不於此盟而具見要之非正旨之所存也故先儒數說不同以之泛論此事則可若論書法之正旨則惟陳氏之說為得之穀梁經文有公字嘗為傳寫之誤○春秋之初外大夫皆稱人此亦皆稱人安知非亦書人之恒辭乎曰是亦不然也前乎此者大夫雖或專政而猶未顯故以恒辭而書人茲則晋大夫公然主盟而王臣與列國之卿咸在似宜斥其名氏而指其實矣經乃不書名氏故知其為貶也惟於此焉貶而書人自此以後乃可不復貶而文篇之處父士穀趙盾郤缺輩或盟或會或伐無不

書名氏至宣篇而書名氏者又不獨晋大夫後則遂為常例而無不皆然矣豈非貶義已見於此而以此為政在大夫之權與也哉○會盟侵伐救戰之類外皆書人而內書公者四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二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是也外皆書人而內書大夫名氏者四隱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僖四年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文三年叔孫得臣會晋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九年公子遂會晋人宋人衛

人許人救鄭是也外皆書人而內止書及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僖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是也外皆書人而內止書會者二僖十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此年會王人晋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是也桓篇之伐邾止書及者桓無大夫也僖篇之伐陳止書及者微者之姓名不登於策也若夫隱公盟宿僖公戰升陘是為公諱而止書及僖公于齊翟泉之二盟亦為公諱而止書會未可與伐邾伐陳之止書及者例觀之矣○春秋書會而諱公者三莊十六年同盟于幽不書公齊侯始

主盟也僖十九年盟于齊不書公楚人始與盟也此年盟

于翟泉不書公晉大夫始主盟也皆有關於天下之大故

故皆諱公以見義然盟齊盟翟泉外皆書人而于盟幽獨

爵諸侯者以莊十三年北杏之會已貶諸侯而人之故與

此焉直斥其爵不必又加貶也且諱在公而刺諸侯之意

亦可見故與于齊翟泉之二盟有不同耳○天子之臣不

與諸侯同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

父也據此則諸侯之不得盟王臣也明矣此法雖無他証

然以義推之臣子不可以不信疑君父君父不可以不信

誓臣子且盟誓之辭必假神威以延其渝盟者曾是君父

之尊而可以此相詛乎惟此法必不可假故雖齊桓之盛

不敢盟王世子與宰周公雖晉文上致天王亦不敢要王

人而共盟于踐土使非出先王之定典彼桓文者何不偕

此以增光榮而第與諸侯相盟誓哉諸侯既不得盟王臣

乃齊桓嘗盟王人于洮晉人又盟王人于翟泉何也于洮

之盟權事之變而為之猶為王室事而盟者猶諸侯也若

夫翟泉之盟則非王室事而為伯國之事也蓋晉伯既成

文志漸荒竟使大夫而盟王子于王城之側恃已甚矣春

秋大雨雹

左傳曰秋大雨雹為災也

范氏曰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溫濕

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

胡傳曰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

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

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

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

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

於此矣

汪氏曰春秋書大雨雹者三此年昭三年四年僖公頗能

勤於政事及末年始有失政之漸遂為文公縱權之張本

若昭公則昏懦不立怠於國政即位之初而公室四分政

權盡失卒不免乾侯之辱天之示人顯矣

彭山季氏曰雨雹不書月日闕文也

渝關李氏曰大雨雹惟昭四年書春王正月昭三年止書

冬此年止書秋與僖十年之大雨雪止書冬者同

冬介葛盧來

左傳曰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

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孔氏

曰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

人或曉鳥獸之言鄭玄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

夷所獲然則介葛盧是東夷之國

其土俗有知者故介葛盧曉之

張氏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文
十二年秦術之聘同

三十年春王正月 [illegible]左傳曰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夏狄侵齊

蜀杜氏曰夷狄之犯中國伯者當攘而驅之書者譏晉文
之不救也

趙氏曰晉文之伯狄侵齊〻已從晉〻何辭而不救此晉
文之老而懈也

胡傳曰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
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率之職修矣

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高氏曰狄之侵齊自背其盟也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伐晉
〻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狄之輒敢陵侮如此而二伯不
攘斥之

彭山季氏曰按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
至是則四年之內遂兩侵齊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為中
國者可不謹哉

渝関李氏曰或曰按左傳春晉人侵鄭以覰其可攻與否
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竊疑此說未可信晉侯侵
曹伐衛皆直行己志而所向無前鄭不強于曹衛也豈其
伯業已成顧乃不敢攻鄭而姑先試其可否乎且以齊桓
之盛狄且橫行中國未能少挫其鋒今晉文雖能勝楚而
狄亦未見衰微而畏晉也若果畏晉而欲間晉之有鄭虞
而不暇來救獨不畏其後日之見討耶惟狄強不畏晉〻
亦置之而不問是以明年又敢圍衛而無所忌憚也不然
圍衛之役宜亦間晉之有他虞而後動哉經既不書晉人
侵鄭故為謂狄間晉之有鄭虞斯亦不足信也已按此說
辨矣然而左傳之說亦未見其必不然也蓋晉侯未伯之
先銳氣方新是以逞其忿暴而橫行無忌及其伯業既成
則志得意滿因思持重而為保勝之道故圍許之役必合

諸侯而共往豈其兵力不如昔哉良以楚勢猶強恐許恃
楚而不即服故合衆力以圖之耳今則鄭貳于楚〻人未
必不為鄭且未知鄭之守國何如故於此時先覰其可否
自是晉人之慎謀若夫狄勢雖強或亦未必不畏晉今則
與齊有嫌是以間晉之有鄭虞而直侵之以其見利而趨
或亦不計後來之見討惟晉人舍狄不加討故明年又敢
圍衛而不復畏晉也狄不畏晉而晉且畏狄明年晉作五
軍以禦狄終亦不敢救衛而討狄罪焉晉之畏狄從可知
且亦安知非晉文憾衛狄知晉文之必不救衛是以圍衛
而不須候間耶今必以圍衛之無間而遂疑此役之未必有

問也恐亦非通論矣○城濮之戰齊于晉文為有功且以伯國之餘屢與會盟以為諸侯倡則其輔伯之力蓋亦足多者今被狄侵無論伯國之道義當拯患於同盟即以報功言之而亦不可不救齊也晉乃漠然而不恤何哉豈其出亡在狄時狄曾有德于己是以不忍與狄爭而亦不忍加討于彼耶覩狄人納廧咎如之二女于晉文晉文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是狄人之待亡人者甚厚是以處狄十二年而後行也若果為此而聽其侵齊則是念私情而廢公義顧小惠而忘大功吾恐晉文雖伯而亦無以懷諸侯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杜氏曰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賤也）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蜀杜氏曰衛侯使賂周歂冶廑而使殺之亦君殺之矣

臨川吳氏曰衛侯未入國而殺元咺稱國殺者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夫元咺以臣訟君〻被執而咺偃然歸國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為文而無討罪之辭者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瑕立逾年矣今但曰公子者瑕不居其位也

趙氏曰瑕元咺所擬立而自秉國權瑕亦未如君也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

高郵孫氏曰殺公子瑕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溢刑之惡著矣

高氏曰殺而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其也按累及之說必不然春秋凡言及者皆非累及之義蓋以罪有首從之分故別言之今則衛權在咺〻本為首惡而公子瑕特其所擁輔者故以元咺及之況咺已奉瑕攝位咺與瑕非同列而比肩者又安得不言及以別之哉

衛侯鄭歸于衛

胡傳曰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支古者天

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況於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己至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芮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臨川吳氏曰已殺元咺則無人拒之有周冶等納之而勢易故書歸（李曰天王晉侯許之歸其易可知況無人拒之而又有人納之乎）

彭山季氏曰公子瑕雖攝國事而實未立為君則衛侯之位未絶與初歸時國人已立叔武者不同矣故再歸不稱復

廬陵李氏曰衛侯歸之于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自京師譏不在晉也

渝閔李氏曰經書執國君者十有三（僖五年晉人執虞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邾人執鄫子二十一年楚子陳侯等執宋公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晉人執衛侯成九年晉人執鄭伯十五年晉侯執曹伯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昭四年楚人執徐子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而哀四年晉人之執戎蠻子亦不與焉除虞公之滅國鄫子之用之宋公之釋餘則書歸者惟兩曹伯與衛侯而已非三君之外皆不歸也或以其不來告或雖告而慶慰之禮不及是以不書歸耳然其書歸也書法亦各不同曹共公書名又書復者名以據其失位之實而賤之而復則位已絶也曹成公不書名者如其有位之常而書歸自京師者以著天王之釋有罪也衛成公之書名者亦以賤之其不書復者位未絶也不書歸自京師者衛侯非不可赦之罪而赦之不以責王也或者謂其權不在王王亦聽晉侯之許可而後赦之故不書歸自京師然則曹成公之歸自京師豈果出於天王之獨斷耶○晉文欲殺衛侯而王不可欲廢衛侯而王又不可且以君臣無獄為辭而諭晉侯王於是乎能知義矣然而不即釋之者或亦難違晉侯之意故聽其困頓于京師以俟晉意之徐回耳夫以天王之尊

不能專其肆赦之柄而乃惟晉是狥相與遷疑於二年之久君道之剛斷安在哉○衛侯歸于衛而君臣皆獄之案結矣夫元咺殺而衛侯歸似乎臣被刑而君獲勝者然而夷考其實曷嘗出於聽斷之公而是非各得其平哉故元咺之殺也由於周冶之貪衛侯卿衛侯之歸也由於王伯之貪瑴玉蓋衛侯利于復國而欲剪其所忌是以不辭其賂而後皆貪賂而成其所欲為大抵皆私情也上下皆溺于私而公正之義無聞焉嗚呼此王室所以日卑而伯術所以不足道也吾于衛侯又何責哉○論語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朱子註曰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于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可及也按朱子此註恐未必然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意程子沈晦之說為得之朱子不從而但置之圈外則何也○或曰愚不在不避艱險在所以處艱險處委曲韜晦不自露其知惟不自露其知而以愚行之故能成事當成公與元咺訟時使武子以知自見必為晉侯所忌與士榮鍼

莊子同禍矣安能保其身以濟其君乎按此說即程子沈晦免患之意似勝于朱註從之可也○芑山張氏曰武子無所謂有道時亦不見何者是知只聘魯湛時湛露彤弓之對足見其知處（見文四年左傳）焦濟園云註以有道為文公時誤也武子莊子之子公族之禮父死子繼成公初年莊子會盟下向（見僖二十六年）三年武子始盟宛濮（見僖二十八年左傳）緣何逮事文公有道無道總是成公有道是復國以後時無道是失國以前時按此說與經傳皆何合當以此說為正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曰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軍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

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國語曰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註曰鄭後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反撥也陴城上女垣）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于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

奈禮遺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名其左右皆卿才若復
其國而得志于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
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
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
以詹伯為將軍

汪氏曰翟泉之盟實謀討鄭而鄭不請服故是春晉人侵
鄭使之而猶不服故晉文復偕秦以圍之蓋以鄭貳心于
楚而數加兵非專為釋私忿而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惟
虐是聞宜伯者服貳之道哉春秋貶而人之蓋有在矣

仁山金氏曰 按晉文報怨而喜功故邀秦以伐鄭秦穆恃

功而視利故私鄭而倍晉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
主夏盟失秦之援而為楚所抗自是役始春秋之所憂在
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也

廬陵李氏曰秦晉之爭始此夫秦以非子之餘践岐豐之
地春秋所書大抵皆與晉兵爭之迹蓋自穆公釋韓之憾
而從晉于城濮之功於是會于溫盟于翟泉借役于伐鄭
戮力同心未始有隙由燭之武一語而秦輔晉之心變矣
文公既卒而殽戰啟釁厥後彭衙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
戰秦之伐晉者六晉之伐秦亦六興數十年報復之師更
四君而未已蓋至襄公十一年戰櫟十三年十三國之伐

然後交伐之文始絶於經然則有穆公之賢而其所就僅
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景陵鍾氏曰燭之武見秦伯曰焉用亡鄭以倍隣隣之厚
君之薄也利害了然楚黄歇上秦昭王書止其伐楚全用
此意戰國人多持此說以鮮鬭

渝閔李氏曰胡傳曰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
于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于秦晉何貶乎初晉公
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興師而圍鄭
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今鄭伯
之于晉公子時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横逆加

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
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國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
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釁連兵暴骨原野自
此始矣按此說之責晉侯者止就報怨一節論而不及其
鄭貳于楚故以未見其即楚之實也且其所論報怨一事不
復論其為前愆而又屢與會盟也義猶未盡夫惟無禮為
前愆而又屢與會盟今乃追念其舊而不顧近日之新好
也以是而罪晉文則可耳若夫秦伯之黨惡肆暴即此已
可貶不待從燭武之言趨利而啟釁方可責其不以義舉也
故胡傳之說雖正似于圍鄭之罪猶未切○辰喜奉榔下

惠之辭以退齊師服以義也燭之武出見秦伯而與之言
秦伯遂與鄭盟戍鄭而去之動以利也然則齊孝公悦於
仁義而罷三軍之師秦穆公悦於利以罷三軍之師其為
得失何如哉觀孟子所以語宋牼者可知義利之辨不可
不嚴也夫○燭之武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在秦伯
之意未必即欲鄙鄭武特因其亡鄭而甚言之耳然而地
遠則勢不能保此遠交近攻之說所自來歟

介人侵蕭

渝関李氏曰蕭宋附庸國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即此蕭
也去年介葛盧兩來魯而今乃侵蕭則是先與魯好而後

敢陵虐其隣封其借聲援于魯人者必多矣此以知侵蕭
之役不獨罪在介人而魯亦與有罪焉且晉伯興而介人
敢侵蕭介無伯矣魯與介好而聽介人肆志于弱小魯亦
無伯矣乃晉文不知討介宋亦不能自庇其屬國彼亦何
賴于伯主而又何賴于宗邦哉晉與宋蓋皆不能無咎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曰冬王使周公閲來聘饗有昌歜白黒形鹽辭曰國
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
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彭山季氏曰宰周公來聘蓋以報僖公王所之朝也厚其
禮故使重臣也

陳氏曰自桓王以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
賓來則已尊矣

張氏曰天子宰公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公室陵夷大臣失
職也

汪氏曰經書天王來聘者七惟此使宰公蓋非常之禮莫
大之寵也王朝冢宰四見於經咺糾以瀆三綱而書名閲
之來聘禮雖過厚視賵寵妾命簒弑者則其罪薄乎云爾

渝関李氏曰僖十九年會於葵丘宰周公孔也此年來聘
宰周公閲曰孔與閲蓋父子或祖孫與兄弟未可知然皆

襲公爵而任冢宰是亦為世官矣夫隱公之世有宰咺桓
公之世有宰渠伯糾僖十九年有宰周公孔則是前於此
者宰猶不以世也至此而乃世其官焉成十二年周公出
奔晉止書周公而不書宰又可見冢宰之職周公亦不世
居之矣○是聘也天王不當使宰公宰公不當從王使魯
亦不當恬然受之而不辭也春秋於此蓋参譏之然天王
以重臣優待魯ゝ亦以優禮饗宰公上下皆過於厚而不
知其失禮已多矣彼宰閲者徒知辭備物之饗而不知辭
非禮之命是以能見其小而不能見其大者也豈可謂之
知類乎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晋

左傳曰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晋（杜氏曰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晋故曰遂○李曰據杜註則左傳所謂將聘于周者是指其未行時言也此必下有他文云云方可言遂初聘于晋不然左傳所謂遂初聘于晋者不是君命之辭豈有聘周方言其將往而于聘晋即言其行事若斯乎如此則于文理有未通矣）

杜氏曰如京師報宰周公既聘周又自周聘晋故曰遂

胡傳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汪氏曰謂本受二事之命也）有以一事出而専繼事者（汪氏曰謂但受一事之命而復専命而行一事也）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晋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冡宰上公其職任爲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

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衷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

汪氏曰經書卿大夫如周聘者四而惟此以二事出自入春秋未嘗朝聘于京師以魯之望國僖之賢君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者如是其簡慢况晋未聘魯而魯𠃔往聘周先聘魯而魯苟荅聘是尊王之禮不如事伯之謹也雖然猶勝于隠桓之受聘而不報者也

仁山金氏曰謂衷周于晋猶未也其後知有晋而不知有周矣可勝誅哉

林氏曰魯始聘周亦始聘晋

渝関李氏曰陳氏曰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晋是衷周于晋也臨川吴氏曰魯素不與晋通好自文公伯後未嘗聘本欲初聘于晋但以王室既先來聘則不容不報故因聘晋之使令先至周而後如晋也慢王畏伯之情可見矣按此二説不同陳氏謂爲周而因及晋吴氏謂爲晋而先及周然亦安知非二事皆本意適從一時之便而並行乎况于周爲報禮于晋爲先施則僖公之敬天王不及其敬伯主也不待貶矣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首二行不寫
十六年換二字寫

渝關 李集鳳 翀升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渝關李氏曰張氏曰為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按此說或不盡然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至此已八年矣若為報怨何為遲之八年之久乎即以為伺釁而動魯非力不敵戎未必慎重至此且魯于戎未嘗有大讎何至八年而猶不忘耶此或又有他嫌因追前怨而興是役不專為濟西之恥也然二十四年侵曹納赤戎之無道甚矣不于彼時加討乃至于今而以他嫌伐之豈得為有名之師乎襄陵許

氏曰隱桓世有戎盟至于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于此伐戎義已勝矣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按此說是取其伐戎或亦不然也蓋德政修則外自服書所謂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是也且備之于其先禦之于其來謹之于其後御戎之道也今不能然徒以力勝而加兵于其地義何在乎況隱桓世有戎盟在先公已為不義乃欲恃區區之盟詛責其渝盟而來寇尤為末矣下書公至自伐戎其不足于此伐也甚明若以伐戎為崇中國然則蒲伐獵狁至于太原何未聞其窮兵而遠征也哉

附左傳曰春晉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為城絳以深其宮

夏公至自伐戎

張氏曰莊公治國家之政多闕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于內治乎踰時書至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

張氏曰曹殺大夫曹伯赤殺之也豈于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之若鄭厲殺傅瑕原繁歟

高氏曰除羈之黨恐其內應也入春秋以來未有專殺大夫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著其擅命專殺之罪為萬世之大戒凡殺大夫稱國者疚在上也稱人者亂在下也

胡傳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周禮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

汪氏曰齊桓晉文晉悼皆無專殺大夫之過視當時諸侯可謂彼善於此矣

孫氏曰曹殺其大夫不書名氏者脫之也

渝關李氏曰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左傳曰不稱名衆也
且言非其罪也今公羊傳亦曰何以不名衆也然則晉殺
三郤不為不衆矣何故名乎啖氏亦曰但稱大夫者無罪
而死也然則陳洩冶以直諫而被殺又何罪哉或曰經於
有罪見殺者書名以為世戒無罪見殺者書名以昭其節
或以於其不幸也若夫無美可著無惡可懲者則不書名
胡傳曰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
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
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
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

也按此說亦不然蓋其人雖不足紀但既為大夫罪不至
死而見殺亦當書名以示矜矣且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
司馬宋司城來奔二人有不失節之美亦不書名何謂是
非不足紀哉竊意大夫見殺例皆書名其不名者不知其
名故闕之不然則史冊之脫失而聖人不敢增者也不然
則經文之遺落而後儒無所考者也如諸侯之卒與其失
國皆當名然亦有闕而不名者若鑿其說而以為義例之
所存則過矣。此專殺大夫之始義繫於殺大夫故雖不
知其名而亦書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彭山李氏曰徐伯益之後嬴姓子爵國故城在今泗州北
五十里即晉下邳國僮縣地也。伐徐魯治戎黨也宋比
魯尤近徐戎亦志於伐者也特事起於魯而邀齊以為輔
耳齊自北杏以來漸已經營伯業但人心未盡服則伯事
尚未專故諸侯之事猶有不為齊主者而齊亦謙讓不遑
至明年同盟于幽與之者衆宋公心服不敢當先而齊亦
盡任天下之事矣

胡傳曰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
矣 臨川吳氏曰穆王之時徐僭稱王帥九夷以伐宗周徐國雖小但春秋之前已嘗僭王猾夏 是年春
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

故齊宋命將而公獨親行

汪氏曰宋先於齊蓋桓公伯業未盛亦若伐郳伐鄭之先
宋也 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鄭 明年盟幽則齊桓伯業盛矣故二十八
年救鄭宋序齊下

渝關李氏曰宋先於齊齊猶為恭於宋也二十八年救鄭
齊先於宋三十二年遇于梁丘宋又先齊自入僖公之篇
而後會盟侵伐無不推齊為首矣然此役宋齊稱人皆大
夫也此或大夫有尊卑故先宋後齊亦未可知。先儒見
宋齊皆稱人而公獨親將故以此役為魯志亦未可信其
必然也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亦外皆人而內則

公豈亦可謂魯志乎此或出於齊桓之意亦未可知按二十年齊人伐戎則齊桓惡戎而亦惡徐也蓋有之矣此時莊公方睦于齊而亦有怨于徐且公以多才而好武故特親將以會伐之未必皆魯志也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意自此役後徐遂服屬於齊故楚人伐徐諸侯次匡而令大夫往救之歟此說於經前後皆有合但無他証亦未敢以為必然也姑從先儒說而附此以備考可也。胡傳曰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按此說不然二十年如齊觀社未踰時而書至豈以兵革之事不淹時而不致乎雖桓會不致然此役非

齊桓之親將亦未可恃以為安也況僖四年伐楚之役齊桓親將而猶書至豈以此役有齊人而遂保其無危也然則其不致者或以危義易明而略之不可謂此役為無危也

辦左傳曰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渝關李氏曰經書十二月日食者四此年襄二十七年昭二十二年三十一年是也夫周十二月建亥陽月也嫌於無陽之月而陰又蝕陽十月之交詩人所為深憂也。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去年日食在六月今年日食在十二月薦食於最忌之月其變為尤甚矣

俟己篇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傳曰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彭山季氏曰洮杜氏曰曹地見僖八年盟洮下於此又云魯地非也蓋曹當杞魯之中耳

高氏曰婦人無相會之禮伯姬既歸于杞復來與公會是與文姜齊襄無異也

陸氏曰叅譏之公及齊侯伯姬皆失正也

陳氏曰内女為夫人七見于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伯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為皆未之前聞也

渝關李氏曰伯姬桓公女也父母没女子不得寧兄弟况歸父母之國而寧兄弟且不可况相與會於異邦之野此豈女子之所得為乎伯姬此會或亦借口於母文姜之會而為之彼雖不似文姜之宣淫然非典禮之常是亦春秋之所禁也故直書于策以譏之。是會也未知其何故或以兄妹思慕之情而相會耶抑或為謀國事伯姬有求于魯而然耶夫兄妹思慕而相會既不知發乎情而止乎義若謀國事而有求于魯亦非婦人之所得預也未幾冬又來杞伯又來朝親於魯者愈密求于魯者愈殷而其悖于禮也愈甚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曰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杜氏曰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今始服也孔氏曰文十七年傳稱鄭子家與趙宣子書云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于楚是二十五年既與楚平故至此始服也

張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穀梁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于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强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于齊矣至是齊桓强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傳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按此說多本安以為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是必不然辨已見於十六年同盟下矣其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固為得之但以此盟為鄭伯之所

欲而書同盟豈以一人之所欲盟而取衆辭以立說哉書
同盟自是諸侯所同欲非僅鄭伯然也且有伯主而後有
同盟之文言諸侯推桓為伯而共欲為此盟明非伯主所
自為耳若夫伯主之他盟而不書同者是乃伯主所自為
諸侯奉命而相與盟此固有不得已而從之者矣他如諸
侯之離盟參盟未必非同欲但以其無所推尊故不書同
豈亦可謂小國之强從大國乎且穀梁傳謂於是而後授
之諸侯是誰授之哉齊桓非受天子之命而為伯彼雖得
衆而共推之必非授之之謂也況十六年同盟于幽既諱
公以示譏此則可以從同同矣又安可謂其愈於他盟而

予之耶。前盟于幽而陳鄭後又不服此盟于幽魯宋陳
鄭皆至而衛獨不來甚矣創伯之難也此時齊桓雖為諸
侯所共推然猶未專主盟之權及三十二年遇于梁丘猶
且先宋至僖二年盟貫之後始以伯令率諸侯而不復書
同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曰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彭山季氏曰原周畿内邑今河南懷慶府濟原縣西北一
十五里原城是也蓋周大夫之采邑而因以為氏仲字也
原仲者天子命仕于陳以為卿者也葬原仲公子友之私
事而請於君以行也
高氏曰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皆再
舉國此不言葬陳原仲明非國事也
陸氏曰書葬之意直譏季友之行尒臣無境外之交況以
私事而出境乎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臨川吳氏曰無會葬隣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
往會其葬請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大夫無私交公之遣
行友之會葬原氏之受皆非禮也參譏之
汪氏曰僖五年公孫茲如牟娶焉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
聘且娶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且逆女成八年公孫嬰

齊如莒自為逆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為季平子逆經
皆不書逆此書如陳葬原仲尤異於葬諸侯之使是季友
請於公矣以非公朝之禮雖請於公是亦私行且按曲禮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非盛世之事春秋大夫私
行而遂交政於他國聖人特書公子友葬原仲以示戒者
防微杜漸之意也
渝關李氏曰何氏曰稱字者葬從主人也按此說固禮之
常然在原仲或亦有別原仲為天子之命卿即其生也亦
當字而不名況至于葬乎蓋葬而稱字是凡會葬者之所
同仲特於此無異稱焉此如宋本公爵及其葬而仍稱公

耳若以此為既葬之例無以辨於命卿之生而不名者矣
或者謂原仲非命卿亦如齊之國高先世曾命於天子後
人嗣之而未嘗受命也若然則與凡大夫無以異今之葬
而稱字果從主人之常禮矣然女叔既為命卿又安見原
仲之非命卿耶。凡葬諸侯例稱謚配以虛位而稱公蓋
因彼國之稱而稱之所謂葬從主人是也若夫大夫未嘗
無謚其在本國例皆以字配謚如共仲成季之類今葬原
仲亦當從彼國之稱而謚與字並書矣經獨稱字而不稱
謚或亦為私家之事而略之耶夫既不繫之國明非陳國
之公事而又不繫之謚以略之春秋謹於公私之辨也嚴

矣或以為大夫例不書謚降於君也然則不稱虛位而稱
字已可見其降於君矣何須並不稱謚以降之且謚命於
君而為天下之公典字既可稱謚豈不可稱乎況僖十五
年震夷伯之廟經於內大夫未嘗不書謚也何於原仲之
葬不從主人之稱謚而止以字舉耶。古者人臣無私交
季友與原仲有舊故狥私情而往葬之害公義矣私事不
見於經此何以書曰諸侯無會葬諸侯之禮雖葬桓文之
伯主亦遣微者往上卿而會葬諸侯者經必書之以示譏
況以上卿而葬外臣乎夫卿者國之輔也大臣當國而輕
出以葬鄰國之大夫非所以崇國體而正邦憲也春秋於

此不獨咎其私交之非蓋亦責其隳體廢憲之謬耳不然
大夫私事不繫於公家之策故凡越竟逆女者經皆不志
其逆何獨於此而特書之哉。胡傳曰公子友如陳葬原
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
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
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
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
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
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
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

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見禮記檀弓
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
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按此說論
私交之源流固有然者泛論春秋書法之旨殆不然蓋凡
王臣與諸國大夫之私行者皆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罪
自見者也經於王臣本未嘗貶豈得謂諸國大夫因王臣
之已貶而遂無譏乎然則正本清源之意責在王朝者亦
不止此事俱當會於書法之表可耳且胡傳竝論季友之
私行而不罪其傷國體是亦義之未備者也
冬杞伯姬來

公羊傳曰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何氏曰直來無事而來也大歸者廢棄來歸也

胡傳曰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趙氏曰凡內女稱來不宜來也合禮者常事不書蓋非禮而來故書尔

高氏曰伯姬春方出與公會而冬又來何其不安於杞也杞伯不能制其妻如其國何

汪氏曰春秋內女之適諸侯惟杞伯姬四書來一書會則伯姬之越禮可知矣伯姬之後惟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亦非禮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以為歸寧然伯姬非莊公女何得言歸寧胡傳亦主歸寧說以春會于洮冬又歸魯為失歲一歸寧之禮夫春會未至魯即使伯姬為莊公女亦不為歸寧至此而又來尤不得謂之兩度歸寧矣況伯姬本莊公之妹乎蓋胡傳亦認妹為女見歸寧不為非禮遂以為非歲一歸寧之禮殆不然也 彭山季氏曰杞伯姬何以來以其國弱求與魯親故先通杞伯將朝之意耳不然事本同時伯姬何以先夫而至耶夫春之會洮必亦為此故也而冬又來魯其往來頻數如此伯姬非能以禮自防者矣而莊公鍾愛其女使情勝禮焉是豈所以齊家而治國哉按此說亦以伯姬為莊公女非也且謂伯姬此來為通杞伯將朝之意尤不然若伯姬果莊公女則以壻朝翁何須伯姬之來然伯姬妹也莊公兄也伯姬適杞是亦姻親之相好者且其素無他嫌何至致難於其際況以小事大自是大國之所欲又加以姻好無他嫌今欲來朝何慮魯人之見絕而先令婦人頻通其意乎然則伯姬此來或謀國事而求援或思家人而欲見之俱未可知已而杞伯來朝蓋亦求魯親魯之意未可謂伯姬之春會冬來皆為杞伯來朝計魯人猶伯姬之請許其朝而後朝也 下書莒慶來

逆叔姬則伯姬此來安知非為叔姬出嫁而欲觀之乎但伯姬春會于洮此一來也杞伯又接踵而朝魯其會其朝本不為叔姬又未可謂伯姬專為叔姬來也大抵不當來而來非禮之行在伯姬為踰閑無論其或謀國事或思家人俱非春秋之所許也故直書其來而不言其事其謹於男女往來之際不誠嚴矣哉

莒慶來逆叔姬

彭山季氏曰慶莒大夫名叔姬者杞伯姬之娣也

胡傳曰莒慶莒大夫也叔姬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汪氏曰如紀裂繻來逆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

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
陳氏曰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曷為公親焉則莒慶伉也隱桓莊之際莒嘗為强國入向取杞牟婁納公子慶父吾君特會外大夫自浮來之盟始以是知慶之敢伉也
汪氏曰宣公以簒得國倚齊為援而齊人止公為高固求婚魯人以為大辱莒慶微國之大夫而莊公以叔姬妻之又自為主其不君亦甚矣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莒慶不稱氏未賜族按此說未必然當時公族為大夫固有未賜族者但小國之大夫例皆書人而不書氏名若接於我而得書者亦止書名而不書氏故莒慶莒挐莒牟夷與邾庶其邾畀我邾快邾黑肱皆不書氏豈皆未賜族者乎由是言之即使莒慶果賜族例亦不可稱氏矣說詳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下。叔姬不稱子與伯姬同蓋皆桓公女也伯姬於叔姬為姊妹蓋皆莊公之女弟也先儒多認為莊公女誤矣。或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則不娶於他邦從可知莒慶齊高固以大夫即魯而圖婚非禮也按此說或不然束脩之問不出境蓋謂無故而外交者耳婚姻之正原非外交之可比若以娶於他邦嫌於外結强援之私則大夫之承君命而聘他邦者未嘗不與外大夫相接何不慮有結援之嫌乎且他邦之士可為本國之臣而本國之臣何不可娶他邦之女意大夫之娶於他邦蓋亦禮制之得為者也公羊傳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按此說亦不然大夫可娶於他邦自可親迎於彼國親迎為人道之大何間於尊卑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所謂私行者蓋為喪葬婚姻等事而行耳人君於此亦未嘗不通臣子之情而使各遂其私不必有他嫌也如孟子為卿於齊又自齊葬於

魯是亦私行也喪葬可私行安得以親迎之正而謂其害公義哉觀內大夫之往他邦而親迎者經止書如而不書逆可知親迎不為非禮矣然則莒慶齊高固之書來逆乃為公自主之在彼為抗尊在此為隳體以是而特譏之耳未可責其越竟逆女也。外大夫書逆者二此年莒慶宣五年齊高固是也蕩伯姬亦宋大夫妻也伯姬公族之女蕩氏即親迎亦不可以書逆僖二十五年蕩伯姬來逆婦所逆者乃公女而亦公主之也故亦書之內女適大夫概不書歸

杞伯來朝

張氏曰杞國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杞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

朱子曰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

渝關李氏曰廬陵李氏曰周封三恪獨微子以三仁之賢得以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故其命之曰庸建尒于上公尹茲東夏杞雖王者之後然東樓本無大功德豈遽錫以公侯之上爵乎是故論三恪之實則宋以微子之賢作賓王家陳以武王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爵公而陳爵

侯杞之為侯本無所据但胡氏略而不言註公羊者抱於王者之後稱公註左氏者泥於桓公編杞侯之誤為混紛紛耳按此說是謂杞本伯爵也夫抱於王者之後稱公以杞為公爵者固非謂東樓無大功德以杞為伯爵者亦不然也蓋三恪不必皆公爵陳備三恪而爵侯意杞亦與陳等耳且桓公之篇三書杞侯經有明徵不應皆誤雖東樓無大功德然封後裔以祀其先王豈不可錫之以侯爵乎由是知杞之始封未必無百里也後則削弱耳及其削弱而自降為伯又降為子又子與伯無定稱未可以此年之書伯為本爵也○桓二年杞武公來朝歷靖公共公以至惠公而今又來朝昔稱侯而今稱伯則其衰微可見矣杞伯為莊公之妹婿其來朝也不過親魯以求援耳然伯姬方在魯杞伯於是而來朝邦交亦覺其不光矣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雙雙而俱至殆有甚焉大抵皆非禮也

附錄 左傳曰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立頹在十九年

渝關李氏曰王賜齊侯命者賜命為侯伯也齊桓至是始

為受命之伯矣僖二十八年晉文亦親受策命于王是皆王朝之大典恩寵莫重於此矣在桓文未必不告諸侯而諸侯未有不賀者然皆不見於經何也意者桓文以強力得諸侯天下之權勢盡歸於伯主則是無王命而伯勢已成有王命而王靈亦不重也故春秋推其無王之實而皆沒其賜命之迹耶蓋桓文不知有王何論有王命諸侯不因王命從伯主何論王命以示諸侯所當從春秋沒而不書所以正天王以正伯主正伯主以正諸侯之微意也不然桓文之他事皆書乃獨於王朝恩寵之大闕焉而弗誌春秋尊王之義安在哉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曰城濮衛地
彭山季氏曰幽盟再同大會也而衛侯不至城濮之會蓋齊以魯衛兄弟之國而使魯說之來歸也齊桓其亦可謂能修訓典而不急於務武者歟先儒以為謀伐衛則伐衛何待於三月之後而魯兵亦不從行耶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將討衛也張氏曰齊欲討衛而會魯于此定其交而後加兵于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汪氏曰謀伐衛矣然魯兵不與伐衛者亦猶魯濟謀伐戎而魯不與伐戎也 過魯濟伐山戎 並見三十年 按諸說皆謂謀伐衛蓋奉天王

伐衛之命於是而相謀焉固有之矣然衛勢不強於宋魯齊之伐宋伐魯也未聞其先謀于他國何至於衛必與魯謀而後伐哉即伐山戎而遇魯濟以謀之蓋亦齊人將遠征欲恃魯援以備他患尔非欲資其策力也衛非山戎之可比何須先謀於魯而後舉兵且使果為謀伐而為此會則于魯地齊地亦無不可何為遠至衛地而相與謀且使此會果為謀伐則會後即當伐之矣又何為遲至三月之久而始伐哉或者齊桓伯業已成欲以信義服諸侯而不輕於舉兵也此蓋欲魯莊之致衛侯故相與往至彼地而令其易就若彼來服而與會則猶可以止不則俟之遲久而終不服然後乃舉兵焉意此會之相與謀者致衛之事未可謂其專謀伐也然則王命伐衛而不即伐乃為是會以致之可乎曰可衛朔抗莊王而入國又抗惠王而立頹罪不容誅矣是即王命不來亦當聲其罪而共討之然於彼時縱惡勿問今已易世天王猶以立頹為恨而欲移怒於其子若衛赤又無他罪恐未至如其父惡之甚若因其父惡而罪赤抑豈罰弗及嗣之道乎為齊桓者宜於此時申天王之命諭以大義令其束身請罪於天子若果服焉而奉令惟謹可以報王而無事於伐矣今會于城濮而欲致衛未為不可但未知齊桓之意果欲其束身請罪於天

子耶抑第欲其服從于己而已耶此公私所由分恐齊桓未能脫然無私於其間也觀其伐衛戰勝而取賂而還則齊桓之情概可見矣也諭以大義而衛人服罪可以報王而無事於伐矣如其不服是衛亦又抗王命也於是大會諸侯徵兵共討執衛赤而歸于京師抑豈不可今會于城濮以致衛而衛侯又不至不得不舉兵矣然與魯同會而不與魯同伐雖齊桓不欲煩諸侯抑知以王命而動諸侯之師是亦勞而不怨者也況夫徵兵共討使諸侯知得罪於天王即得罪於天下而必無可容則正一國而天下莫不正矣不知出此乃以煌煌正大之舉若第出於區區一

人之私卒至戰勝而取賂而還甚矣伯衛之陋也

春秋辨疑卷十七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曰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仁山金氏曰按此齊侯奉王命以伐衛也而春秋皆稱人以戰齊衛皆無王室也衛侯朔抗莊王以入國其後又抗惠王以立頹至是雖朔死赤立然亦未聞其蓋前人之愆也齊侯伐之而不一引咎焉抗焉以戰此衛之無王也惠王有子頹之亂固不使一介行李告難于齊而即安于鄭然齊桓方伯天子蒙塵而不一顧省至是使召伯賜命且命之伐衛而桓公不為會諸侯臨之顧微焉以與之戰幸

而敗之又不能執衛侯歸于京師以聽天子之誅赦顧取賂而還如是而伐是兩下相為戰而已故皆人之也

陳氏曰齊稱人貶之也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是桓公不以王命討衛也

高氏曰初衛興兵助子頹篡王而齊為伯主不能奔救及鄭伯既納王王乃錫齊侯命使討之於是乎伐衛然既敗衛乃取賂而還嗟夫齊桓以能尊王室伯諸侯而所為乃若是

呂氏曰管仲在而齊侯不以王命為重取賂而還則桓公之所為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於此事可見矣

盧陵李氏曰按去年同盟于幽衛已不至桓公毋亦本有怒衛之心因假王命以伐之歟當十九年衛燕立子頹之際桓公方圖伯事固當聲其罪致討以明扶王之義乃邈然不顧令而討之又以取賂而還其事無足詳也故春秋書齊人而不書齊侯不然果奉王命討有罪何不書齊侯與伐楚同乎。春秋書伐而戰者三齊伐衛而戰宋伐齊而戰吳伐齊而戰其事同然酈戰以宋及齊此不以齊主之則非貶齊可知矣李曰齊于伐衛稱人不為無貶但以戰言齊非有志乎此戰則猶可寬耳貶齊之義別有在不相掩也　春秋戰書人而敗書師者三紀戰之燕人城濮柏舉之楚人敗績皆稱師此獨書衛人敗績則貶衛可

知矣艾陵之戰日在伐下紀之戰日在戰上而此以月加於伐之上則齊方至而衛即戰可知矣

胡傳曰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當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是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徼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徼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

五峰胡氏曰春秋之時天下無號令甚矣衛惠既死王命討之雖為後時然猶勝終不討也為衛侯者即日因齊桓之京師請歸死於司寇以忠孝蓋前人之愆可也齊師以是日至直以是日與之戰甚矣故義繫於衛而非繫於齊也

張氏曰衛惠嘗受盟于幽前年同盟衛懿不至伐又不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急擊之不能敵齊節制之師而敗以衛為之主罪之也不地於衛都也

趙氏曰敗稱人罪衛之不服王命故異其文

王氏曰戰不言伐而書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被伐不言及而書及敗績不言人而書人皆罪衛也

彭山季氏曰戰而言伐伐而言日急辭也齊以是日伐而直以是日與戰輕亦甚矣其敗也宜兵敗莫支尚不知誠心輔伯之為急也殆矣哉甫及七年而國有狄難幾至滅亡非棄伯忘危之明驗歟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是齊侯伐之也經不稱侯而稱人者正伯者之罪也曷罪乎伯者罪其不即討於伐周立頹時已越十年而衛又易世今乃感錫命之寵懷盟幽不至之

嫌特假王命而以單師致伐也然則衛已易世猶可伐乎曰可伐衛朔逆天王之命而入國後又伐周以立頹罪不容誅矣若以罰弗及嗣之義律之固不必移怒於其子然其子赤嗣立亦未必請命于王而供臣子之職也觀齊魯二君會于城濮以致之而衛赤竟不至可知其抗王藐伯未能蓋前人之愆矣於是而聲罪致討自不為過但齊桓不能以公心行義舉雖奉王命而實未嘗尊王也營己之私姑欲其從我恃己之強無假於用人則是伐之未盡其道也況幸而戰勝又不能執衛侯而歸之京師以聽命於天子顧乃取賂而還卒以亂成豈得為仁義之師哉故春

秋特貶而書人所以深罪之也衛侯書人其罪固易見矣○此齊侯伐之也貶而稱人與伐山戎之稱人同夫春秋無義戰衛赤之抗命拒齊固重其罪即齊桓角力而與文鋒蓋亦未得正辭服叛之道也唯其名為公而實為私名為義而實為利春秋嚴於公私義利之辨尤惡夫竊其名而無其實者故亦貶而稱人不然奉命伐衛不得已而與之戰宜若無罪焉何為夷其稱而俱書人乎。胡傳曰齊稱人將卑師少也或曰齊衛稱人皆大夫也按此說俱不然齊人衛人蓋皆君將而加貶耳齊奉王命以興師必不使大夫抑豈有將卑師少之理且其受賂而還若非齊侯

在師孰敢專受而專還乎至於齊人之強奉王命以臨衛都衛必不敢以將卑師少禦之又可知矣況夫抗命急戰衛侯忿躁不自安恐亦不專使大夫將也若專使大夫將則敗績例稱師何以異於常例而又稱人乎敗績而亦稱人可知是為君將而深責之然則所謂齊人衛人者皆貶辭也。是役也何以無列國蓋齊桓恃己之強不欲分功借力於諸侯所以張其伯勢之有餘也故止以單師往耳三十年伐山戎亦獨齊人蓋與此同或謂齊桓不欲煩諸侯故不動列國之兵欲姑薄伐以服衛故不合列國之衆若然則是休養四鄰不極兵威以虐叛國之道猶若可取

矣觀春秋之貶而稱人恐齊桓未必有此情也使其以公心行義舉何惜於勞諸侯又何惜於大伸天討執衛侯而聽天子之加刑哉。經書及戰者二十及者為志乎此戰者也故以及之者為主然內與外戰則皆主內中國與蠻夷戰則皆主中國蓋亦不拘此例矣如此年衛及齊戰僖十四年韓十八年甗文二年彭衙七年令狐宣二年大棘成二年新築昭十七年長岸哀二年鐵皆以及之者為主所謂為志乎此戰者也若夫桓十三年己巳之戰十七年奚莊九年乾時僖二十二年升陘成二年鞍皆以內及外之辭也僖二十二年泓二十八年城濮宣十二年邲成十

六年鄖定四年柏舉哀十一年艾陵皆以中國及蠻夷之
辭也夫由魯而主魯內中國而主中國內外之辭固以尊
魯尊中國然春秋以寡怨息爭之道反求諸己或亦先自
治而治人之義也夫惟桓十年來戰于郎不以魯主戰是
又一義也○彭山季氏曰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如此則
事關天下之故莫有大於此者伐衛之兵乃昭二十三年
晉人圍郊之類而齊又能仲大義者也然圍郊時有劉單
子朝之亂經皆備書而此獨略焉何所張本而見其為討
子頹之亂哉且五大夫作亂因蘇氏奉子頹伐王不克宜

如葬景王後王室亂之書亂蘇子奉子頹奔衛衛師伐周
立子頹宜如尹氏立王子朝之書立鄭伯以王歸處櫟宜
如敬王居于狄泉之書居號叔謀納王而殺子頹及五大
夫則勤王討賊而春秋之所僅見者也於法尤不可以不
特書求之於經例皆不合而欲掇拾傳聞之說以附益之
則不惟事失本真而亦自陷於誣妄矣至謂齊侯取賂而
還則桓公本為圖伯興師非規規於為利者是併伯者心
事而不知也左氏之浮誇如此而謂可以盡信乎按此說
因諸事傳有而經無遂以經之他文例之而謂傳說不足
信似矣不知春秋之法不拘於一例以其時有遠近事有
信疑史有詳略義有去留故前後所書不必其盡同而亦
未嘗盡與傳合也如天王之崩葬事亦莫重於此矣經或
崩葬皆不書抑或書崩不書葬夫崩葬不書總難定其有
無然書崩不書葬豈其天王終未葬耶又晉文戰勝而天
王下勞于踐土固可於公朝王所見之然覲下勞之事為
非常可知策命晉文為侯伯亦必有之乃其賜命亦不書
亦安可謂其無有哉蓋春秋之筆削別有精義傳特據其
事迹全錄而直載之是以不合於經未可以經之所無盡
以為傳之失誣也今依傳說以求經旨而經旨可推則是
左傳之為功於春秋不為不多矣若以為浮誇而欲盡廢

之是亦為妄而已惡乎可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汪氏曰瑣在位十二年子蘧蒢嗣是為文公

附左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
大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
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
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
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

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
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
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
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秋荊伐鄭

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
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
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
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
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
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
子元曰鄭有人焉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八二十八年 二元

渝關李氏曰去年同盟于幽鄭文公與焉荊惡其貳於齊
也故伐之伐在鄭而實所以撓齊齊人於是乎不容已矣
其稱荊得無以其猾夏而狄之乎曰非也二十三年之來
聘宜書君臣而稱人略之也至此仍以國舉道其常示若
夫猾夏之罪直書而自可見不待貶而狄之矣○十六年
荊伐鄭此年又伐鄭鄭之困於荊者再矣猶未至如入蔡
之甚者荊入蔡在十四年猶有人焉故耳況此年被伐諸侯之救
師又不旋踵而即至乎。景陵鍾氏曰楚子滅息以息嬀
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令尹子元欲蠱之而泣情辭俱
厲可謂有至性有高識矣但嫌息侯一死死之難也李陵
之降虜也楊雄之為莽大夫也息嬀哉按文夫人之戒子
元鍾氏嘉之似矣然婦人之道一失其身萬事瓦解又何
至性之可道高識之可稱者且伐鄭之舉起自彼婦之一
言蓋亦不知猾夏之為非矣至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
未聞文夫人之見却焉子元固有罪文夫人之罪不亦多
乎哉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傳曰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八年 三十

有烏乃止

穀梁傳曰善救鄭也

胡傳曰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
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人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
事見矣

程子曰齊桓伯主曾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
蓋天下大勢所在

朱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當時楚最強大時
復加兵于鄭鄭則在王畿之內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
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桓公之救五此年及閔二年救邢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也此爲桓公安攘之始事然齊宋命將而公獨親行公亦善相齊桓矣是時楚文王卒國有内難楚兵不至中國者十年令子元又以嘗試齊也我公不顧荆人一聘之私而勇往於伯主之義春秋所予也

汪氏曰楚自十六年伐鄭至是又伐而中國救之三十二年齊宋又遇梁丘以謀之僖元年楚復伐鄭而諸侯會檉以圖之二年三年荆楚荐致侵伐于鄭齊桓於是大舉次陘之師以聲罪于楚自是荆蠻帖服矣然首止之盟鄭伯

諉於撫女之命又懷貳而逃歸明年諸侯伐鄭圍新城又明年齊人伐鄭而鄭伯乞盟請服矣自是鄭服中國終桓公之世桓公甫没而鄭伯即朝于楚然則齊桓攘夷安夏之功豈可少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實予其却楚而救鄭也經書救者二十有三而齊桓居其五桓公視他伯者爲愈矣

渝關李氏曰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楚師之勢烈甚矣入于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鄭人將奔桐丘鄭國之勢危甚矣齊人以伯國之强合二大國急救之而楚師夜遁所謂知難而退者也若非此救鄭雖有人亦必難保令得此救而全則其有功于鄭何如哉夫春秋惡人擅用兵惟於救患之師則予之况齊桓受命爲伯得專征伐則合二國而救鄭尤分義之所得爲者乎春秋於此誠善之也然則齊宋皆命將而公獨親行者固齊桓之能用公蓋亦公之挾技而好武耳以此輔伯恤隣遏楚之鋒全師而歸公亦可謂善用其勇者矣○趙氏曰救鄭之役曷爲獨使吾君親之齊侯以吾君能師者也故伐徐救鄭皆請公自將以爲功而齊人宋人屬焉桓公可謂善用諸侯者矣

按此説疑未必然蓋凡役之有君將者不必能師而始令其往魯莊雖屢勝敵而未免於乾時之敗抑豈可謂真能

師者且齊以節制之兵必有良將以統之即使魯莊不行何慮其困濟而必請公自將以爲功哉此或齊桓徵兵於魯魯莊好武而欲借此媚齊故獨親行以應之未必齊桓之請公將也不然齊桓不出特請公將以禦强夷在天子討而不伐乃可如此豈伯主而敢驕逸至此哉若夫公雖親行而齊人宋人之師亦未必屬公而聽其制命使皆屬公聽命不惟伯國之將無權且魯莊受伯令而統全師有如如一將之任亦未免於卑公矣恐當時不如是也○十六年宋人齊人衛人爲宋伐鄭後荆即伐鄭而齊不救齊猶不悦于鄭也荆伐鄭後諸侯同盟于幽鄭屬公與焉未

幾而有鄭詹之執鄭猶不恭于齊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
亦有鄭文公意其事齊者較專故此年荆伐鄭而齊即救
之觀其救與不救而鄭人之向背可見即齊人之好惡亦
可見矣

冬築郿

王氏曰帝乙之子封於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子郿
彭山季氏曰郿魯下邑公穀並作微殷紂都朝歌時為微
子所食邑蓋在紂畿内之地也水經註曰東平壽張縣西
北三十里有故微鄉今按壽張故城在今縣南九十里計
當尚在鄆城西南則郿邑當在鄆城西北范縣界上與秦

臺相近其地非近于齊南近于曹即濟西也而郿秦二邑
近鄆則為魯地矣其為此築以戎常出沒及之欲設備也
鄱陽萬氏曰工役之多者書城工役之小者書築
胡傳曰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
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張氏曰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築郿之不
時可知矣
呂氏曰十二公興力役莫甚於莊公築館者一築邑者一
築台者三城邑者二新延廐者一比事考之而莊公之罪
見矣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囿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公

耳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
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按
此說不然楚丘本新造經不書築而書城齊人將築薛薛
本有舊也滕文公亦言築豈可謂書城為完舊書築為創
始乎蓋大曰城小曰築乃用功之通例則館則書築臺則
書築囿則書築郿邑也而亦書築自是力役之小者夫以
非時之役雖小而必書春秋之憂天災愛民力者至矣。
築者興作之統名孟子所謂築斯城也此固不專以新論
而亦不專以小論但春秋或書城或書築則不無小大之

別耳。郿邑之或新或舊未可知但為衛民而築之本非
臺囿之可比使此年不甚歉則郿邑之小役亦必不書今
書築郿當合下文大無麥禾觀之乃見春秋之微旨謂夫
凶年饑歲雖有小役是亦在所當廢也故周禮荒政十有
二而四曰弛力非以民飢而不堪役之故乎明年新延廐
亦與此同義。○齊氏曰臺囿曰築郿字上下疑有闕文按
此疑亦不為過蓋通經之中或都或邑無不書城郿邑雖
小既為城制何獨變文而書築乎意者或築郿囿或築臺
于郿而上下文闕容亦有之然或經文本書城郿城字誤
為築字亦未可知且邑亦可言築又安知非城築二字可

通用經文偶一書樂乎故或闕或誤未敢定爲孰是亦未敢定爲果有闕誤否也姑據經文而從前說可矣

大無麥禾

汪氏曰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爲大饑今大無麥禾則二麥黍稷秫稻俱無蓋禾者穀之總名故凡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而已

彭山季氏曰麥謂二麥禾謂黍稷稻粱麥熟於夏禾成於秋以所收之次爲先後也黃氏以麥禾爲一物而曰若果二物並書不應麥先於禾其說非矣

孔氏曰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麥禾不成也

張氏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昔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爲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爲國之不知務也按此說以大無爲倉廩之皆竭以書於冬爲有司會計歲入之數而知之皆不然也蓋大無麥禾言田野之盡空耳非謂倉廩之皆竭也抑亦言年歲之凶荒耳非因費出無經蓄積不備以致此也蓋倉廩貯粟米而不貯禾豳風七月之詩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朱子傳註曰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據此則麥禾出於野而納於場無所不備而皆聚焉其非倉廩之所貯也明矣奈何以麥禾之大無而以爲倉廩之皆竭哉惟下書臧孫辰告糴于齊然後見其倉廩竭而蓄積不備耳若或有備

年歲雖凶何至告糴于隣國耶若夫書大無麥禾於冬者蓋於歲功之既成而書之非歲杪制國用之謂也周之冬夏之八月九月十月也此時歲功告成而麥禾俱空故於是乎總書之如桓宣之大有年與有年宣襄之饑與大饑皆書於冬奈何以歲功之不成而謂會計不足而後書哉觀大無之下又書告糴使於歲杪制國用之時而後知其大無則是魯之君臣全不知歲凶至歲杪會計而後知之及既知之而後告糴于隣國則其昏愚怠緩亦已甚矣恐當時不至此也○汪氏曰言大無見舉國皆無也按此說

亦不然大無者謂田野所出者空竭之太甚耳非以通國
空竭而乃謂之大無也如大旱大水大災之類未嘗以通
於一國而言大何獨以大無為通國之義哉且如彼說則
是書無麥禾獨指數處言必書大無而後見其所無之廣
也然則七年之書無麥苗桓成襄之書無冰豈亦皆非通
國之辭乎不知書無書大無皆據通國言若此處無而彼
處有亦不得槩言無矣今云大無麥禾自是以所無之太
甚言非以所無之太廣言也且凡書無書大無雖據通國
言然亦大概約略之辭亦非闔通國而盡無不然也此又
不可過泥也○大無者一無所有之謂也大饑甚於饑大

無史甚於大饑無麥禾不待言大饑矣然宣十五年之饑
由螽蝝莊七年之無麥苗宣十年之饑襄二十四年之大
饑皆由大水今書大無麥禾而不書灾非無灾也意者天
灾未必致此極或亦有妨農病民補助不及而致之者歟
有以致之而不書灾必有任其咎者矣此春秋之微意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曰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
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
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
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
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
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
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
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
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
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周公為太宰太公為大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不腆
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穀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憂也請之所以緩執
事以救敝邑使能供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
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
之糴

彭山季氏曰臧孫氏辰名是為文仲公子彄之曾孫也
孔氏曰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缾缾
生文仲辰辰是臧僖伯曾孫
穀梁傳曰告請也糴糴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
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古者稅什一豐年
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
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胡傳曰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
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
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

修心何以為國故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
不知務也。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
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仕國事
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
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汪氏曰莊公費出無經蓄積不素救荒不預至于末如之
何而乞糴于隣國則莊公不君與國之無賢皆可見矣。
經書王臣來求金則有求於我也書如楚乞師則有求于
彼也今外傳紀如齊告糴而春秋變文書曰告糴于齊所
以著魯人請糴之急也葵丘五禁曰毋遏糴齊人與之糴

齊桓救災恤患之心其亦伯者之賢歟
張氏曰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自往告糴
若不遇齊桓則魯之民必至輕於溝壑矣
渝關李氏曰魯於此時若止倉廩之竭猶可取給於民間
若止田野之空猶可望賑於公府俱不必告糴于隣國矣
惟在民者既無所出而在官者又無所備公私交困此不
得已而有告糴之行也以重臣往告糴可謂急民事但以
經國之常制論之魯之君臣不能厚積防災而特出於無
可如何之計難免君子之譏矣然不告糴于他邦而獨告
糴于齊又可見桓公管仲能富其國而有餘粟此齊之所

以能伯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
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
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
行也范氏曰為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趙氏曰譏臧孫
為政無蓄也故以自行為文按此說皆不然言臣行則君
命自可見通經之中內臣之行並無稱使者不可謂皆私
行也何獨於此有他論耶且臧孫辰為政無蓄經本直書
告糴以示譏尤不須使若私行而為之諱矣。僖十三年
左傳曰晉荐饑使乞糴于秦今不書乞而書告得非婉其
辭以尊內乎曰非也乞者卑辭告者平辭也葵丘之命曰

無遏糴蓋古者本有通糴之法但魯人不敢徑糴故須告
請而後可行耳禮雖恭而未嘗過抑以相求故以平辭書
之若謂尊內而婉其辭則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
何不亦為之尊內乎殺人者不嫌於書乞豈生人者反嫌
於過卑乎有以知其不然矣。定五年經書歸粟于蔡今
齊與之糴何以不書齊人來歸粟曰歸粟者餽粟之辭也
與之糴者通糴之義也何氏曰買穀曰糴葵丘五命曰無
遏糴朱子註謂隣國凶荒不得閉糴也齊人與之糴則是
今我得買穀於其地耳未嘗餽粟於我不可言歸粟矣然
則何以不書齊人與糴也曰若齊人不與之糴或可書之

以志其不仁令而與糴蓋亦四隣相恤之常誼耳何須特書以致美哉觀昭二十五年輸王粟不書定五年書歸粟于蔡未嘗為美辭也而春秋之情可見矣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

首二行不當先年接上篇

渝關 李集鳳 翔升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家氏曰延廄馬閑之名周禮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閑孔氏正義每廄為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鍾伯敬曰先儒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在易乾為馬故六繫而二百一十六匹為廄）

公羊傳曰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胡傳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王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廄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修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廄廄有肥馬民有飢色可謂不恤國矣

孫氏曰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則民飢矣延廐雖壞未新可
也莊公不愛民力若此
彭山季氏曰廐養馬之處莊公好武欲養馬故新之則非
荒年所宜為耳
渝關李氏曰或曰新延廐新其舊而又延廣之義按此說
非也延廐者馬閑之名耳廐非一有所謂延廐者亦猶府
非一而有長府門非一而有南門雉門也然則南門雉門
及兩觀書新作此獨書新者何言新者先必有舊也蓋去
其舊而為之則曰新作因其舊而葺之則第曰新而已新
與新作自當有別左傳謂新作延廐其以延廐為廐名則

是但於新字下加一作字未免失其實矣○劉氏曰春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延廐南門
蓋微耳何獨書哉新宮災太室屋壞不能不修而經不書
雉門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
非禮之制延廐者天子之廐非諸侯之廐也南門者天子
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延廐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
革故曰新按此說亦未可據春秋書城書築書新書新作
大抵皆力役之事耳雖於一館一臺之微必悉書之未嘗
皆為其僭也奈何以延廐之新亦與南門雉門及兩觀而
例視之哉然則或非其制或非其時不以其微而不書非
其時者亦不以其得制而不書春秋之重民力至矣他或
修舊之不書者蓋皆合於制而又合於時為其所得為者
耳未可專以得制論也況南門雉門及兩觀謂僭天子之
制皆有所考而延廐則無聞焉亦以為僭而特書之詎可
信乎○汪氏曰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之一事也
而春秋書築郿新延廐以譏莊公何哉夫國有儲蓄倉廩
實府庫充則興工作以聚窮民使無轉徙之患亦云可也
今大無麥禾倉廩虛竭乞糴于隣邦以救朝夕之急而猶
興不急之役何莊公之不知務乃至此極耶按此說不責
其病民而徒咎其損上亦未就春秋之時事而審之也古

者力役之征民皆裹糧從事未嘗仰食於君也故凶年而
勸力役春秋譏之若夫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是上給之
食耳在後世既征庸徭以銀錢不復派工于閭里故常僱
役而上給之食若此時而亦上給之食雖國用不足苟可
措處以餉其工於民必有所濟君子猶將取之矣恐當時
不如是也且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四曰弛力以
民飢不堪役故息之未聞以興工而為救荒之策也奈何
執後世之荒政而論古哉
夏鄭人侵許
渝關李氏曰張氏曰許鄭世讎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

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按此說不無可疑許小國也自盟幽後不復與會齊桓於彼何獨無憾而不見責若以此役為齊之命齊人未出而命某侯某恐伯權未必至此也彭山李氏曰許本預盟前幽特以國小與滕滑同故桓公不欲再煩耳非背齊也鄭與為隣何以侵之豈去年荊之伐鄭許人嘗為之用而鄭人有憾於此耶方有敵國外患不能修德睦隣而報怨稱兵肆其侵掠豈謀國之道哉書鄭人侵許而知罪之在鄭矣按此說亦有可疑齊桓不欲煩小國固見伯主之寬大然自伐楚以至會淮許與同事者凡九則是許國差強於滕滑

又未可與彼例論也或者許之為許上不及大國下不埒小國又或因時而強弱不同故前後諸事之有無亦異蓋有之矣然亦安知非許近於楚而服齊未深故每觀望而為依違之計是以或至而或不至歟齊桓於彼或刪以其小且遠也而姑容之是亦未可知也由是言之則許之背齊與否俱難定其必然矣且鄭人侵許之由或以荊之伐鄭許人嘗為之用或以齊宋魯皆自遠方來救而許師不出又或以別有他嫌而鄭怨之俱未可知今總難定其孰是也且伯主在而私舉兵又渝信而侵同盟之國鄭罪見矣然不聞齊桓之責鄭何也或者鄭人來請而欲有事於許齊桓嘗許之又或齊人重於失鄭聽其文過之辭而姑容之是亦事情之難定者也但據經文考之則鄭人之陵弱侮隣夫固義之不得為者春秋直書其事以示譏而鄭人之罪狀已明又何論夫許之背齊不背齊鄭之為齊與為己齊之有命無命與其責鄭不責鄭而於信疑難定之說欲主一說以為斷哉

秋有蜚

左傳曰秋有蜚為災也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劉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

生為蟲臭惡公娶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為將生臭惡聞於四方也

何氏曰蜚者臭惡之虫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

劉氏曰曰有者所以明其本無也鸜鵒不逾濟而蜚非中國之物蜚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有而言多螽螟中國所多也多不足異故不言多而言螽螟

渝關李氏曰新安羅氏曰負蠜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帚作撥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

既食稻花又其氣自惡能熯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尓汪氏曰爾雅通志本草皆以蜚為蟲獨山海經以蜚為獸但負盤常有當如書螽書螟不當書有姑并識以俟參考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虵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彭山季氏曰羅氏以蜚為負蠜說本爾雅通志本草必舊時魯地所無至此始有而後因以為常耳汪氏謂負蠜常有而取山海經以蜚為獸之說則怪亦甚矣觀蜚字從非從虫必虫之能飛者恐非獸也按此數說不同觀蜚字從虫其非獸也明矣羅氏以為負蠜詩曰趯趯阜螽朱子傳註曰阜螽蠜也梅氏字彙曰蜚負蠜一

名阜螽即蝗子也據此則負蠜為常有之物春秋固不宜書有而季彭山謂魯至此始有後因以為常恐此常物之易生者亦不應魯國之先無也意春秋所謂蜚者別為一物而後人以負蠜阜螽亦稱蜚則名同而物異者也如或稱負蠜或稱阜螽或稱蜚蠜一物而有數名豈不可數物而為一名者況一目虵尾之獸亦可稱蜚又何疑於蟲類之同名者耶劉向謂蜚色青而臭惡未嘗言其形亦未言其為負蠜也姑從此說而闕他說之疑可矣。書有蜚左傳以為災公羊以為異二義皆有之蓋害嘉禾而不常有之物耳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臨川吳氏曰叔姬莊十二年歸酅此卒于酅也紀滅而猶繫之紀蓋國亡無所依托雖寄寓于酅以待死其為紀國夫人之娣則如初也夫叔姬娣也魯紀之待叔姬與叔姬之自待其身皆與伯姬同春秋備書之此蓋莊公以為姑而為服大功之服也歟李曰莊二年齊王姬卒公為之服大功叔姬書卒與彼同則亦為之服大功也或亦有之

高氏曰復繫之紀不以酅易紀也

彭山季氏曰叔姬書卒者魯人閒之而往弔恩禮有加焉耳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家氏曰春秋以叔姬不為國亡變其所守特錄之以勸後世以此坊民猶有儷體宸居國亡不能死委身於夷狄如晉之惠后者可為慟哭流涕者矣按此說謂賢而錄之以示勸其義似正竊以為猶非春秋之旨也蓋凡小臣之死忠者豈曰非賢而春秋不書何獨於妾媵之賢而特書卒書葬哉夫春秋之法卒而成禮始書卒葬而成禮始書葬叔姬以妾媵而書卒葬惟據其成禮而誌之夫亦所以致譏尓何譏乎嫡庶之辨尊卑之等自有常經叔姬之執節守義固足可取然其妾媵禮數之恒必有不容

踰越者豈可以其賢而加厚將與正嫡之禮無殊哉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顏淵死門人厚葬之孔子傷其不得視猶子曾子病革將易簀曾元請至旦曾子謂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雖在大聖大賢於臨終之大事不敢過分而為非禮若賢叔姬而錄之於不可卒者而卒焉不可葬者而葬焉是乃啟人以非禮之端也亦甚覺其未安矣是道也惟明於義命之正達於生死之理者能知之不則將勸不遑而為過分之褒是猶曾人之見也夫叔姬繫之紀者原其故國而道其常亦非為其賢也若為其賢昭八年楚師滅陳陳已亡矣而公子招孔奐與哀公

並繫之陳豈亦為其賢故耶且成八年杞叔姬卒叔姬被出而猶繫之杞此以知為例之常矣但以息嬀律之則紀國既亡而於叔姬之稱紀亦可見其賢也莊十四年傳謂楚子滅息以息嬀歸二十八年傳稱文夫人文夫人自當稱荊嬀不得仍以息稱矣然則叔姬不辱于齊而後可繫于紀不亦可於稱紀見其賢乎。自隱七年叔姬歸于紀至今五十三年矣自莊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至今十八年矣不以存亡違婦道不以久暫易女貞叔姬之賢誠可嘉矣然以賢行之表表如是於其卒葬之過優猶必志之以致譏春秋之謹於禮法安有毫釐之或假者哉於其已也則憫之於其賢也則嘉之於其卒葬之非禮也則譏之義固並行而不相掩也。胡傳曰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按此說亦不然紀侯去國不復興固不能與古公比烈然其卒葬不見於經或亦卒葬不成禮而魯且簡略於彼耳魯人之待叔姬蓋以成禮弔喪而會葬矣故春秋據實而書之豈書叔姬之卒特欲明紀侯之不能自立耶且紀侯之不能自立不待書叔姬之卒而已可見況叔姬之卒與紀侯之不能自立事亦何涉乃必牽訛其說以相發亦甚迂曲而難通矣

城諸及防

杜氏曰諸防皆魯邑

孔氏曰此言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同時城二邑者皆言及

臨川吳氏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尒其間亟興土功而亟書之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貶也若此前年冬築郿大饑而告糴此年春新延廄於是又城諸防豈不為亟而譏之乎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杜氏曰諸魯邑今城陽諸縣按

諸即今青州府諸城縣在莒東北一百八十餘里而莒西又距魯五百餘里魯安得有此遠邑耶蓋諸乃紀邑非連高密安丘之界皆紀故地而爲齊所併者也特以諸近于莒控制爲難桓公賢叔姬之守義以其爲莊公之姑也而先使魯受諸以爲叔姬喪祭之備故叔姬方卒魯即城之而伯者之假仁因可見矣其不稱齊人歸諸者魯往受之而齊不使人歸也不稱魯取者非以力得也城遠邑不稱師師者齊所欲與無他慮也城而及防兼制之術也蓋防魯故邑也防在鄆西亦近于莒乘齊善意因舊制新而諸不敢叛矣不然則諸在莒卧榻之內必不欲人鼾睡而越

境以造新邑亦豈魯人形勢之便哉且防在齊南魯北境上因得以備齊耳按此說謂城陽諸縣之非魯邑是矣其謂諸爲紀邑齊桓與魯以爲叔姬喪祭之備此亦無據之臆說必不可信者也大抵城陽之諸近于莒紀未知爲何國之邑但此年之城諸及防明是魯邑或者魯亦有邑名諸而與城陽之諸二地而同名耳如防邑有三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取防則宋邑也襄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則魯邑也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則莒邑也魯之防可同於他國安見他國之諸魯遂無與同者乎今但以爲魯邑可矣未可以此爲城陽之諸而曲

爲之說也○其言及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按此說似矣然使此時之役先小而後大豈可紊其序而亦以大及小乎賈逵曰言及先後之辭也按此說亦似矣然使同時興役不可分先後未始不可以大及小也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數邑之以歸皆在一時而言及豈亦分先後乎或曰蓋以遠近言近者在內遠者在外由內及外之辭也按此說亦似矣然使遠近無差殊豈不可以言及乎且莒牟夷之所以齊人之所歸者地皆與魯相隣又何遠近之可分也劉氏曰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城記尔按此說亦似矣然莒牟夷

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也防也茲也蓋三邑也言牟婁及防茲不復殊言夫防茲何不嫌於似二邑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漆也閭丘也蓋二邑也不言漆及閭丘何以別其爲二邑乎胡傳曰漆閭丘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牟婁防茲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室是也按此說以言及爲公私之分則城諸及防等或亦可以例推之矣然公私皆君邑也不臣者私之爲己有春秋方惡其私而正之如彭城必繫之宋矣豈於此焉特分公私而異視之乎且襄七年城費十五年城成郛費成皆私邑其書城也何與公邑無異而襄十

三年再書城防又何為不異其辭也彭山季氏曰及者有別之辭城邑而書及別新舊也其序則以經始之先後為差耳於昭五年莒牟夷來奔又曰地而言及所以別彼此也蓋牟婁莒取於杞者也防茲莒本封地也而聖人正疆理之意見矣前謂不以私邑累公邑則於歸讙及闡例何以通乎按此説以城邑與以地來奔兩疏之以城邑不可分彼此以地來奔不可分新舊也然經惟新延廐新作南門等書新以見其有舊而楚丘之為創造亦未明其為新也何獨於此而有新舊之別乎且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季彭山又曰莒父霄陸氏以為皆魯地然不知其何故二

城相及也據此説是又以彼此之例言城邑固有所難通而不以新舊為言又與前例不相合矣若夫以地來奔之分彼此尤不足據莒人之取牟婁曾見於經固可知其非莒封使牟夷於此止以防茲來奔經亦止書防茲何以見其為本封乎如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邑不書及又未知為孰地也恐未可以前此不書取而遂定為邾之本封地矣況當時列國之兼并者不一安能悉為之辨雖昭元年取鄆四年取鄫皆不繫之於莒所以明其非本封然亦以其本當書國而特去國以見義耳至於伐國而取邑者未必皆其本封地經皆不為之別抑豈疆理可以不正乎今但據其來奔而書所以當不辨其孰為本封孰為非本封也由是言之可知書及之義不必有異説矣然則當如之何曰及者兼辭也意者史氏有詳略故或言及或不言及其言及者或以大小或以先後或以遠近又或以非一地而偶為之別不能定為孰是也通經之中邑地言及之義姑如此寬看方可耳惟胡傳公私之説最為傷教而季彭山新舊彼此之例亦迂曲而難通此斷必不可從者矣

○左傳曰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林氏曰角亢龍星也建戌之月日在房故角亢晨見於東方三時之務始畢於是戒民以土功事心為大火亥月之初心星晨見於東方

而致工作之用謂版幹畚梮皆致之作所水營室星也謂亥月而昏正於是樹板幹而興作也日南至而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按此役在冬固為得時然在大無麥禾之次年冬猶為非其時也況城邑非國家之急務乎春秋書之譏意甚明以為書時而與之失經旨矣但其所謂土功之期實城築者之常例凡興役而不以時者皆當以此正之

接上篇

三十年春王正月

附左傳曰樊皮叛王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陳氏曰自齊桓不以王命討衛而後王師不出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苟伯立晉侯於是猶討樊仲皮也自討樊仲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為之也

夏師次于成

彭山李氏曰成魯北鄙地詳見桓六年會郕下

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聞鄣已降不復行耳

以前會城濮明年獻捷考之理必然也

渝關李氏曰據趙氏說則是魯師之次本欲助齊以圍鄣也竊意二十八年伐衛今年冬伐山戎齊皆獨役而不動諸侯之兵區區鄣國何須魯師之助乎且八年次郎而圍郕魯志也故須假齊力今以伯主之志而欲伐鄣恐不必又假魯力也穀梁傳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汪氏曰師次于成蓋魯莊畏齊強盛不敢援鄣故佯為救鄣之虛名耳按此說似為得之蓋鄣本小國而近魯意必素服于魯而不親齊故齊人有事于鄣魯不得已而欲救之也惟欲救之而終畏齊是以次于成而不敢進鄣遂背魯而降齊耳或者謂齊桓既伯魯必不敢為鄣而興師殆不然也鄣一小國尚不服齊至此而後降其在于魯何至畏齊之深聽其虐己之與國即一虛聲而不敢張哉夫宋魯大國也齊桓圖伯固資宋魯之與協然魯之從齊雖謹不可謂其全無異志也城濮之會謀伐衛魯濟之遇謀伐戎魯惟不甚弱故常倚為聲援而與之謀來獻戎捷威我也若從齊之意無間何為是勞勞哉由是觀之魯與齊雖相協不能必其不為鄣也明矣惟欲救鄣而未能暴師境上以觀望則不無惧心于齊也此春秋所以譏之也既而思之穀梁說固是即趙氏之說亦

未見其不可蓋鄣雖小國或亦有黠傲不恭之狀彼且不肯服齊豈肯素服於魯若果素服于魯魯之從齊唯謹齊不必過責其屬國即欲責之亦惟喻魯以令其從命可矣何須加兵於彼國哉此或齊惡鄣魯亦惡鄣魯聞齊人之用兵而欲出師以為之助是以次成以待命及鄣已降齊而不須魯師之出蓋有之矣若以次成為欲救鄣齊師尚未至何為先事而預待之耶且伐衛伐山戎雖不動諸侯之兵然欲伐衛而會城濮欲伐山戎而遇魯濟齊亦賴魯為之用魯於前後皆為之用或必不肯與齊爭鄣而欲救之也若果與齊爭鄣雖為虛名亦未免有抗伯之嫌何以

曾濟之遇齊桓與魯莊全無芥蒂於此而反與為伐戎之謀耶來獻戎捷乃是矜功示威之意不必魯有異志而始然也由是言之則魯非救鄣而欲會齊也亦可見矣如此則助伯國以脅小弱而輕動大師是亦不能無罪焉此春秋所以譏之也此說似勝於前未知然否姑從此說可也

○不言公公未行也若公行則必書公亦如三年之次滑矣此雖與八年之師次于郎同一書法然彼為諱辭此為實錄義固不同也若從穀梁救鄣之說則以書師為諱恥亦未可知矣

秋七月齊人降鄣

彭山季氏曰鄣姜姓國或曰齊太公支孫封于鄣後漢志東平國無鹽有章城註以為齊所取之鄣水經註以為在無鹽城東北五十里者也按無鹽城在今東平州東三十里杜氏以為紀附庸國紀距東平遠絶不應有附庸在此況紀滅已久安得尚存附庸於越境之地哉蓋本小國在遂西而非隣於齊者也○降者脅服之辭凡使其國服己者則曰降收之以為己邑者則曰取降止是服其人使歸己耳取則有其地而收其貢賦矣

穀梁傳曰降猶下也

趙氏曰凡服從内附曰降不言鄣降降由于齊

胡傳曰降者脅服之辭前書郕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鄣者微國也齊人不道肆其强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强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强明道義也伯者之政以强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鄣者何紀之遺邑也杜氏曰鄣紀附庸國按此說非也鄣去紀遠何得為紀邑與附庸國且紀之全國并于齊者二十八年焉有尚留一邑與附庸國至此而敢拒齊耶然則鄣或小國之如郕類者不惟非紀

邑非紀附庸國或亦非他國之附庸也若附庸則微乎其微豈敢得罪于齊至用兵力以降之且附庸必有所屬彼既屬於大國而大國皆從齊齊又何必過責於其附庸哉○以齊伯之强尚有不服之小國彼固不能度德量力坐失畏天之理其在於齊毋亦己德有闕不足以捄遠而招攜耶不思增修厥德用顯比之三驅而待其自至乃以兵力强脅之從孟子所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其此之謂也夫○降鄣者降之為屬國耳非滅之亦非取之也萬氏曰得鄣之地不足以為廣并鄣之衆不足以為强乃必降而有之使　之土地人民無復孑遺聖人所以

書降鄣而深致其誅貶也此說非也降鄣未嘗無師不書師而書人罪其用師者也家氏曰齊魯圍郕郕降于齊師降于力既屈之後齊人降鄣畏威而降降于兵未加之前郕雖降而猶存鄣則不復見矣此說亦非也齊師與魯師同圍郕非欲獨降之也郕乃怨魯而甘心下齊故曰郕降于齊師不然亦當以降郕書矣汪氏曰不書鄣降于齊則見齊以威力逆脅而強使降服非郕降之比此說亦非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

婦道者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家氏曰娣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張氏曰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法也按此說不然送死大事也人子之於父母尚必死葬之以禮豈以妾媵之賤顧可嘉其賢而厚葬之乎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觀此則知葬而非禮君子所不安以其所不安者貽死者亦非所以厚死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夫貧而厚葬為不可則賤而貴葬亦非宜可知貧富貴賤之定分其不得以賢不賢為隆殺也明矣春秋所書自是以大義正其終此必酅人以夫人之禮葬叔姬而魯亦會葬如夫人禮故春秋據實書之以示譏書葬而又書日其謹於嫡庶之辨與夫生死之節者可謂嚴矣豈以憫其亡而嘉其賢特為是非禮之褒哉。內大夫書卒不書葬降于君也內女之為諸侯妻者例書卒後其夫而卒者例書葬尊同於君也妾媵之卒葬皆不書賤也叔姬以亡國之妾媵書卒又書葬禮非常也歷九月而乃葬或酅人之於葬事難遽備抑或有他故而不

暇也不書謚妾媵不得從夫謚也伯姬不書謚夫在故也紀侯之卒葬不書去國而不能自立是以不聞其所終也。春秋國滅而書葬者三葬紀伯姬者齊侯也葬陳哀公者楚人也葬紀叔姬者酅人而魯往會之也惟紀叔姬之書葬主魯會葬言紀伯姬陳哀公之書葬皆不主魯會葬言也然齊侯葬紀伯姬魯必往會之楚人葬陳哀公考其時勢魯必不能往會之矣蓋皆有所不同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渝關李氏曰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今又因仍而行之不善不能改者也

附錄左傳曰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傳曰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按魯濟今為濟寧州鉅野縣之地魯濟之西謂之濟西而在東阿以北者即齊濟矣詳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按左氏曰謀山戎也夫山戎之伐齊謀先定魯何預力焉蓋魯濟之謀魯自謀戎也魯濟之西即為濟西其地近徐州之戎而三臺備戎之議定於此矣以遇禮行者簡略不煩則機易密耳

渝關李氏曰是遇也左傳謂齊謀山戎季彭山謂魯謀戎二說不同竊以為二謀皆有之凡人相見而為數事之謀者多矣豈以兩君之遇乃必專為一事而與議將雖山戎之伐齊人自有成謀不資魯之力抑豈資魯之策然既謀諸朝廟而又謀諸姻隣以見衆志之與協然後可舉大事而無疑則是謀山戎之說不可謂其無有也此時山戎固病燕而徐州之戎亦每寇中國魯與戎近尤其所深憂而當預為之備者故及齊侯之未行而與議之則是謀戎之

說亦不可謂其無有也且魯莊之謀戎雖為自固亦所以蔽齊齊越數千里而有事於外夷又不勤諸侯則齊師之出必衆矣出師既衆則國必虛在諸侯素服齊固不敢背盟而有異志戎近於魯而數為中國患能保其不伺齊之虛而思逞者乎此不惟魯患之齊亦患之故將北伐而欲借魯以禦他患則是伐山戎不得不備戎而謀備戎亦以為伐山戎地也由是言之二事亦自相因安可謂其專謀一事乎若以為專謀戎則備戎之事視伐山戎為猶易而亦何假於面謀若以為專謀山戎則諸侯之可與謀者豈無他人而魯人三臺之築又何為者此以知二謀之皆有也然則遇于魯濟齊志乎抑魯志乎曰是未可知也若為魯志不應勞齊侯至魯地若為齊志則魯之戎患亦急不應齊侯獨慮及之也或者謂山戎之謀居多而謀備戎亦為伐山戎地本出齊志而相遇乎汪氏曰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意也此說似得之矣劉氏曰穀梁云及者內為志焉爾非也設若外為志便云公會齊侯遇于魯濟乎按劉氏之說極是愚所以不主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之說正以此耳詳見隱元年。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郳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齊桓之伯不自恃也用兵行師每資武

於宋桓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用人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遂能力正天下澤潤生民

按伐郳伐鄭伐徐春秋固皆首宋然以為宋人主兵亦未可據且與宋同役與魯同謀間有之耳然伐衛伐山戎何不資武於宋桓亦不資武於他人其伐他國何不取策於魯莊魯莊之外豈無他人可與謀者何不亦取其策也惟其能用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是以國富兵強能伯諸侯而諸侯多為之用則恃仲父以為功誠有然者然觀管子書合之春秋之所載亦見桓公之於管仲猶有未盡其術者矣此襄陵之說未足為通論也

齊人伐山戎

史記齊世家曰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何氏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

彭山李氏曰山戎即古無終也故杜氏於襄四年昭元年皆註云無終山戎而此獨以山戎為北戎是不知北戎別一種也說見僖十年伐北戎下無終在今順天府薊州遵化縣地漢志右北平有無終縣趙氏所謂山戎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西距燕者是已自此至永平府皆山戎也伐山戎非齊所急特為諸侯尚多未服欲立奇功以恐動中國耳

胡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何以知其為齊侯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張氏曰中國之聲教未洽近有荊楚為中國患尚未正罪而勤兵於遠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齊侯自出而書人以譏之

茅堂胡氏曰楚頻侵鄭鄭乃內地故齊桓伐楚聖人取之山戎遠地也齊桓為燕而伐戎聖人則貶之於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如漢武之窮兵其不敗幸耳文帝則不然匈奴侯騎至上林烽火通甘泉使作細柳等軍正與伯禽征徐夷宣王伐玁狁無異志在愛民非黷武也三代用兵

意全在是纔差之毫釐便是齊侯伐山戎不可也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此齊侯也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
也二傳皆以為齊侯何不稱爵而稱人貶之也蓋遠伐以
示其威獨舉以示其強為中國以制夷狄以示其義而後
威行天下無不如意此桓伯所由盛也抑知不務修德而
務窮兵不急安内而急攘外貪奇功而不請命于天子勤
遠略而欲威振于諸侯以正義律之夫固三王之罪人矣
故特貶而人之。按齊桓之武功莫強於此其得意亦莫
甚於此天下之震慴而推崇之者亦莫重於此春秋特貶
而書人所以抑其功利之私而止之以義也不有春秋王

道何由而明哉。不言戰未與戰也然則戰而後有捷明
年書獻捷何以言未戰也蓋肆殺掠而戎不敢敵以其殺
掠之所獲而曰捷實未列陣而交鋒尔如僖二十一年執
宋公以伐宋君公在敵宋人敢與之戰乎下文亦書獻捷
可知不戰而亦有捷也。伐楚之役列序諸侯而又詳書
二盟以序其績固見美之之意然下書公至以危之是亦
未盡美也觀於伐山戎稱齊人伐楚幸公至而聖人之情
可見矣。王氏曰荆内也患近而不可緩戎外也勢遠而
不足恤近者養之而不討遠者伐之以為勞蓋楚患未已
則諸侯可要伐戎有功則諸侯皆服此桓公之志也故貶
之按此說不然以山戎與楚較之則楚為急而山戎猶緩
桓公於此時不伐楚而伐山戎固失輕重之宜然其不伐
楚者蓋以楚勢強大於山戎不可以猝制而亦非獨力所
能制也故姑緩之以俟他日豈其故留楚患以要諸侯特
為此奸詭之謀也耶伐山戎以服諸侯桓公之志蓋有之
矣但春秋之貶桓公不專在此未可以此明貶義也

校已當宮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彭山李氏曰四方而高曰臺築三臺所以備戎也魯與戎隣懼其為患故欲為臺望敵如後世墩臺看家樓之類耳戎在魯南界其南為宋其西為曹其東則遠合於徐之道也郎近宋秦在西近曹薛在東近徐皆相屬於魯之南鄙者也三臺築而可以察戎之出没矣此策必自魯濟受於齊桓者然徒恃崇侈以防寇而不修德政此豈為國之本哉○何氏曰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胡康侯曰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屬

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此其為說正矣但築臺之本意則非專為遊觀耳

渝關李氏曰築臺所以防寇也置守於其上一則望遠可覘其去來一則寇至而兵民之散處者得有所依以避其殺掠後世於沿邊之處多設之莊公之築三臺意必為此大抵非因國之本務也夫急末務以勞民而興工又非其時且用民力無虛歲而於今又數數焉此春秋所以深譏之歟

夏四月薛伯卒

彭山李氏曰薛界宋邾之間地為所侵而國日以削故隱公末年朝魯猶稱侯也自是降侯稱伯矣蓋薛自桓公後不復來朝自桓至宣無事可見雖齊桓之世亦未嘗與諸侯會盟則以服屬於宋故耳

渝關李氏曰薛於隱十一年來朝稱侯今稱伯蓋亦如滕杞降爵之例自是終春秋皆稱伯矣薛伯卒不日亦不名者史失之或無所考也卒而不葬者弱其君而怠於禮也閔僖而後並不書卒惟昭定哀之世三書薛伯之卒葬而已 昭三十一年薛伯穀卒葬薛獻公定十二年薛伯定卒葬薛襄公哀十年薛伯夷卒葬薛惠公

築臺于薛

彭山李氏曰按薛即近常之地魯頌有居常之語鄭玄氏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莊公築臺于薛是也七國時孟嘗食邑于薛又漢地理志魯國薛縣註引皇覽曰孟嘗君冢在城東北邊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界也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薛魯地蓋據魯之築臺言也竊意薛即薛國薛隣於魯蓋亦要害地耳魯為之築臺以備戎而守望相助彼此皆有賴焉豈必魯地乃可築乎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曰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杜氏曰捷獲也獻奉上之辭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
以獻捷禮來故書以示過
孔氏曰捷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獲故以捷為獲也釋例
曰獻者自下奉上之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傳曰諸侯不
相遺俘齊侯楚人失辭稱獻失禮遺俘故因其來辭見自
卑也經言獻捷傳言遺俘則是獻捷獻囚俘也襄八年邢
丘之會傳稱鄭伯獻捷于會又曰獲司馬燮獻于邢丘是
獻俘謂之捷也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稱
司空致地司徒致民是不以俘囚歸也亦云子產獻捷于
晉然則無囚而獻其功空有器物亦稱捷也

公羊傳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
張氏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皆罪也
王氏曰伐山戎則稱人獻捷則稱爵齊桓未能鎮綏中國
而遠事戎狄有恃勝危師之道故抑而稱人今以方伯而
躬獻戎捷于侯國有矜功失節之恥故愧之而稱爵聖人
抑揚之道不可一端求也
汪氏曰春秋書來獻捷者二齊桓獻捷而書齊侯所以著
其誇服戎之功而譏之也楚成獻捷而書楚人所以微其
挾猾夏之威而抑之也然於齊書戎捷而於楚不書宋捷
則所以尊中國而賤夷狄也昭昭矣

渝關李氏曰戎捷即山戎之捷也軍勝曰捷詩所謂一月
三捷是也獻捷者獻其軍勝之所獲也桓公遠伐山戎今
乃親來獻捷是本以矜功示威之意而陽為卑辭尊奉之
名耳抑知窮兵黷武何功可矜何威可示又非其所獻而
獻之失己失人於是乎在故直書其爵以著其非所以深
譏之也○胡傳曰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
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
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按此說是謂齊侯本
不稱獻特自春秋抑之而以獻書也殊不然齊桓於魯必
本行獻捷之禮奉獻捷之辭故春秋據實書之耳蓋春秋

雖具褒貶而亦不紊名實若抑其誇示而加以自下奉上
之辭名實不幾紊乎且意欲抑齊而反以貽我公之僭抗
聖人不若是誣也○齊侯親來而又稱獻名為下魯實欲
誇示其功以威魯耳或疑矜功固伯者之恒情此時魯與
齊睦未有二心何必假此以威之蓋威魯即以威諸侯且
欲堅其從齊之志而不敢怠也豈必魯有二心而乃威之
哉○獻捷諸侯所以事天子之禮也齊侯不獻于王而獻
于不可獻之魯外亦甚矣天王賜命為侯伯奈何不共侯
伯之職而徒于姻隣是奉哉無他齊欲用魯以招諸侯是
以不辭卑禮特自誇示以震駭之耳此伯術所以不足道

也○六年書歸衛俘此書獻戎捷蓋彼重物故書俘此重功故書捷也各因其實以志之故不同

秋築臺于秦

彭山李氏曰秦在魯西境蓋濟西地也後漢書東郡范縣有秦亭註云在縣西北鄭漁仲曰魯有秦氏居於秦邑濮州范縣北舊秦亭是其地也考之水經註范在故鄆城東北秦在范縣西北自鄆城東北至范縣西北秦亭南皆濟濮枝渠所經則知秦近于鄆矣餘見二十八年築郿下

穀梁傳曰一年罷民三時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孫氏曰莊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於此

家氏曰凡築臺興囿不以時不時皆譏也是歲三築臺皆書重譏之也天災見於上歲比不登而土功無虛歲魯之衰實由莊公始

渝關李氏曰三臺並建其為計也不為不周三時遞興其為役也不為不漸然而固國之本不在是計雖周而何補非農務畢之時使民役雖漸而寧能無害乎春秋詳書于策以示譏而為政之要可知矣○內治修則外寇自靖亦惟勤於內治而已莊公不急本務而築三臺以為可恃無恐矣未幾變起蕭墻身方沒而嗣子疊殃良可悲矣秦城萬里竭天下之力以為功孰知亡秦者胡之讖竟不在外而在內也哉嗚呼此有國有天下者之明鑒也

冬不雨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王氏曰春秋書不雨者常暘之徵然及月者書月及時者書時再歷時者書累月令曰冬不雨則一時無雨矣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穀已成實閱時不雨雖未甚害亦見陰陽不調為嗣歲之災也故特書之

家氏曰是歲三築臺而冬不雨明年春又城小穀與大無

麥禾告糴而築郿新延廐書法相類

廬陵李氏曰經書不雨七此年及僖二年冬三年春夏兩書皆每時而一書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書皆歷時而總書也

渝關李氏曰此書不雨之始旱時容或有微雨不雨則竟無之矣故公羊以為異也然亦未嘗不為災為災其易見者尓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首二行不寫 卅二年癸巳篇

渝關 李集鳳 翽升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曰小穀魯邑

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高氏曰杜氏以小穀為齊邑左傳云城小穀為管仲也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係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德豈肯為管仲城私邑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齊自有穀如文十七年盟穀宣十四年會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

沙隨程氏曰齊地別有穀在濟北有管仲井非小穀也公及齊侯盟穀歸父會穀乃濟北之穀也

薛氏曰莊公六年後無麥苗大無麥禾螟麋蜮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尚當少警而公之軍旅盟會未嘗休息至於侈心一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時築郿次年新廄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乎歲猶不可況洊饑而輕用民力乎

渝關李氏曰小穀與穀自有別春秋書穀者數矣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凡此皆齊地也齊地又有陽穀僖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陽穀與穀且有別又何疑於小穀之在魯者乎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孫氏魯人也其攷此必詳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傳曰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于梁丘

穀梁傳曰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蓋在今兗州府金鄉縣界內即宋緡邑之西界也自會鄄以來惟宋從齊最固無役不從故就梁丘之地而相遇且私推尊之以示密厚之意也

張氏曰梁丘在濟州齊不以伯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趙氏曰桓公賴宋為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判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鄄以堅其心又為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所以

今為諸侯之倡而就伯功也
廬陵李氏曰齊侯欲伐衛而先會魯欲謀鄭而先遇宋魯
宋之輔伯誠有功矣
渝關李氏曰梁丘未知為何國地蓋近宋而遠於齊者也去齊八百里而不憚親往以就宋公齊桓於此可謂不自驕逸者矣魯濟之遇在魯地梁丘之遇近宋地皆不敢屈彼而使己此其所以能服諸侯而樂為之用歟○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也宋衛皆非伯故以班爵為序而先宋然自一會北杏再會鄄一盟鄄再盟幽無不先齊而後宋茲獨先宋而後齊者何也遇簡禮也離會之際草

次之間齊猶為恭于宋也「桓十三年之戰先齊侯後宋公齊未伯可如此則齊既伯之先宋亦何不可夫宋以上公之尊天子且以客禮待之則於草次之間偶為恭于宋是亦伯主之所應為也自此以後始無不先齊而後宋矣○何氏謂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是謂主當讓賓非如伯者之主兵主會主盟而當先序也梁丘近宋齊桓親往遇之乃次齊于宋下豈其以宋為主而先序乎蓋齊桓為恭于宋而不肯以伯主抗之籠絡大國之術也如前乎此者伐郳伐鄭伐徐皆以宋人先齊人後乎此者葵丘之會宋襄稱子而序諸侯之上則齊之優宋者屢矣況來獻戎捷不辭自卑以尊魯安見此遇之先宋公非為致恭於彼乎○據左傳則是齊桓之意本為荆之猾夏而欲伐之也蓋既得志于山戎遂思有事于荆楚則乘勝勢以臨蠻夷似無慮乎不克者宋公之請先見或亦見荆楚之未可猝制故相與謀而欲有待耶今觀伐楚之師遲之六年而後動則此時之不會諸侯不即伐楚未必非因此遇之謀而然也蓋楚方强大而中國諸侯未盡協從是以審時度勢未敢輕發而喪功然則遇于梁丘不亦關於安攘之大計也哉齊桓於此至宋近地而不以為勞推宋居首而不以為卑聽宋遠猷而不以為闇宋之輔伯雖有功亦由齊桓

之能用宋而成一匡之業也未可視為偶然之邂逅也已
附錄左傳曰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氏曰莘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杜氏曰為僖二年晉滅下陽傳）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李曰左傳以般為孟任子似未可信季彭山有辨在般卒下）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曰莊公病將死召季子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

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廬陵李氏曰叔牙之事惟公羊詳若如左氏則只以慶父材一語而遂殺之亦無此理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謚僖叔又曰慶父莊公庶兄又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是慶父與牙同母而莊公與友同母也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二家不同要之杜氏得之蓋慶父伐於餘丘時莊公年方十五不得有弟能主兵且慶父以孟為氏是長庶之明證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是友為莊公母弟之證也但慶父本孟氏而經皆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共仲其謚也其後子孫以字為氏而時人猶以其長房而稱孟氏也此三家之由始故詳具於此

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書卒

陳氏曰季友以君命酖牙雖酖之而立叔孫氏喪以大夫

之禮也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按左公二傳皆謂季友酖殺叔牙非也牙果有罪而以國法殺之則當如成公刺公子偃之例書刺公子牙矣若季友仗義而自殺之則當如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例書公子友殺公子牙矣殺而書卒是沒其實也何所據而見季友殺之耶是春秋之作特使後人猜謎耳且以事勢論之牙亦有不易殺者蓋慶父掌兵三十餘年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牙與為黨將擁立焉必聲勢相依者也友以季弟得政未專烏得而殺之乃以死且無後之言恐之飲酖牙其肯飲乎

萬一飲酖而死則季友必先及禍而慶父之變亦豈待於立子般之後哉況此時友已出避于陳矣（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季彭山曰葬原仲公子友之私事而請於君以行也凡內大夫私事恒不書此特為公子友書也於時慶父專掌國政與公子牙比周友必有所不合故託以葬原仲而適陳也否則友本賢人而肯為此哉蓋自是遂棄官而不歸矣書此所以為季子來歸張本耳方氏序奔陳於子般卒之後則不知春秋書葬原仲之意矣故牙之卒直自卒耳非酖殺也按此說不然季友之殺叔牙也不以為國獄何得書刺非以私意殺之何得書公子友殺公子牙當時既不明暴其惡而加顯戮且以恩禮治其喪而又為之立後矣春秋於此何必明言其故而不為之隱哉如公子遂殺叔彭生而埋之馬矢之下不書卒不以大夫之

禮治其喪也不書殺是亦隱其事也殺彭生猶為隱之而不書又何疑於牙之書卒而不書殺耶然則書卒而隱其殺又無他文可見其故何以令人知其為殺也曰春秋之凡為隱者不必又皆令人知之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使司敗不遇巫馬期巫馬期不以司敗之譏告孔子又安見孔子之為諱惡而昭公之果不知禮乎況殺牙之事千載而下尚有史傳可考而知則夫當時事迹自不能掩必有熟知而傳說之者又何慮其不明也故以春秋為使後人猜謎者彼自不信而妄以為謎如盲者之不見日而反謂日之靳我以明也豈不謬哉若夫慶父掌兵之說尤未可據古者兵制固統於司馬然有事則命卿大夫為將無事則將歸於朝兵歸於野未嘗專兵柄而常握之也慶父於莊二年僅一帥師伐于餘丘安可謂其掌兵三十餘年也若以慶父為掌兵則凡內大夫之稱帥師者豈皆兵柄之常據者乎況莊公用兵公多親將則兵柄之未嘗旁落也明矣此以知慶父之非久掌兵也且季友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亦必以君命酖之矣君命之酖叔牙安敢不飲且其酖叔牙也季友亦必有備慶父安能殺季友慶父之不能殺季友猶季友之不能殺慶父也惟季友不能殺慶父故慶父卒為亂而季友奔陳矣是友

奔於般卒之後非葬原仲于陳而不歸也此時季友本在魯何謂其無酖殺之事哉○公羊傳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氏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劉氏曰公子牙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意也

當是時魯人知牙之罪而莫知季友之謀也聞牙之死而
莫謂季友之誅也使季子謀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
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
為忠於國而道於權內得親親之理外得尊尊之義故平
其文使若自死然第堂胡氏曰季子誅牙不曰刺者事適
於權故以諱為善或曰周公誅管蔡而正其罪何也曰二
叔之罪彰矣故不得而掩也石氏曰周公誅管蔡則暴其
罪季友酖叔牙則微其跡二叔之罪已彰僖叔之罪尚隱
而不可知也故以自卒為文張氏曰或謂雖殺叔牙無補
於後日子般閔公之禍是不然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

已成使牙不誅則莊公之薨慶父叔牙強盛雖有季子之
忠秉禮之俗亦無所措其手矣故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
幾慶父成敗之決也春秋所以原其心而為之諱也按公
羊以不稱弟為殺陸氏非之是矣陸氏曰按書公子常例也叔肸書弟自特書爾不得引以為義其以季子之酖牙為善且以書卒為為季子諱殺
先儒皆從之殆不然也蓋叔牙本可殺而季友殺之未得
其道何善之可言且春秋所書皆國事雖或書大夫之私
事如滕婦芬原仲亦為其有傷於國體季友之殺叔牙未
必不請於公未必無公命即使季不請而公無命然季友
既與國政既為君國而殺牙友之事亦即國之事也何得

謂為季友諱殺哉何言乎殺之未得其道也周禮小司寇
同族有罪不即市注刑于甸師氏禮記文王世子刑于隱
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此謂兄弟與同族之有罪者不戮
于市非謂不明其罪而故隱其刺殺之迹也季友飲牙以
酖且以大夫之禮治其喪而又為之立後國法安在哉公
羊傳謂牙弒械成何氏注曰是時牙實欲自弒君兵械已
成但事未行爾據此則是叔牙果有今將之罪君親無將
將則必誅法已必不可赦即使叔牙但欲殺般而立慶父
般非太子又未為嗣君或非今將於君之可比然奸世序
而亂國家是亦在所當誅者也季友於此聞叔牙之言即

當立般為太子告諸中外使知大分之必不可易聞其弒
械已成即當捕牙就獄明正典刑而宣布之使知大法之
必不可寬至於慶父可誅則誅之可逐則逐之即不誅逐
亦必翦其黨而防其變彼必喪魄而不敢為奸矣奈何狥
兄弟之私情而害君臣之正義徒以一酖畢事哉然則叔
牙之罪未彰於是微其跡而致之死何為不可曰非也叔
牙既有逆謀豈可論其彰與不彰乎使其無罪則不必殺
今既確見其罪而議殺之不可微其跡而行法也明矣若
刑貴戚而可微其跡恐凡忌之以私者皆可藉口於有罪
而陰害之是尤不可為訓者也或疑叔牙之黨盛矣夫人

為主於其內慶父為主於其外若明正其罪而加之刑不慮其過激而速之變乎曰是又不然季友臧孫辰魯之賢大夫也內有賢大夫而百姓親附外有伯主為之援不至於孤危而無助矣使季友舉動合機宜奉君命而以大義中之彼叔牙之與慶父又何能為覬其飲之以酖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是謂不飲則必加刑可知其力能制牙也又覬閔公繼弒而夫人孫慶父奔可知彼之智謀權勢亦非磐固而不可動者使乘其未發而罪叔牙易易耳何慮其過激而速之變哉惟其不正叔牙之罪陰迫以死而陽加以恩與無罪者無以異是以慶父殺般

弒閔大亂疊生是後日二君之禍未必非季友之計疎法縱有以釀成之也論者乃取其善處變而不權於處變之善圖可謂過矣然則經書公子牙卒固因其事隱而亦隱之然亦以明國法之未伸而不能無餘憾也抑豈區區為季友諱殺哉覬季友之奔陳不書以其無足為重輕而略之則春秋責友之意蓋可見矣夫。季友之殺叔牙也未嘗無益於魯國使叔牙尚在則公或不得正其終慶父或得行其篡俱未可知矣覬叔牙死而慶父之勢孤猶不免於殺般弒閔之禍使其尚在則夫禍亂之作豈俟莊公之既斃而慶父不竊大位耶惟其能殺叔牙而遏惡於未發

是以人望屬之而後日有季子來歸之喜也然則季友之功自不可沒但其殺之不得其道而二君之禍疊生友亦不能辭責咎焉此君子所以備責之也。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羊傳曰原仲者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固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此年傳曰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何氏曰召之於陳）季子至而授之以

國政按此說亦皆不然季友為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公亦必愛之矣豈聽其去陳五年而不返今乃以病召之來耶且使據如陳而謂其避難將必據來歸而始見其返矣當其召之于陳何獨不書歸及般被殺而適陳又何為不書如而亦不書奔耶然則友之如陳葬原仲本非去而不返左傳謂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據此則是般卒而後出奔此蓋為實錄春秋之不書友奔者意別有在也。春秋貴大臣而卒大夫此常例也然自隱九年挾卒距今五十二年而止卒公子牙又十八年而卒公子友公孫茲六七十年之中豈無諸大夫之卒而皆不書

豈盡史氏之闕略歟蓋桓無大夫故不卒於桓公之篇而
凡為桓臣者皆不卒故亦不錄於他公之世也牙友皆書
卒公子之視臣賊者則有間矣。牙以罪死而立叔孫氏
猶曰其罪未彰也慶父之罪彰矣出奔而自經乃亦立仲
孫氏二氏之立不亦為賞奸耶春秋之於亂賊多如此然
而事跡亦各異如齊人殺無知而其後有仲孫湫楚人殺
陳夏徵舒而其後有夏齧夏區夫湫齧區夫未必是罪人
之後然無知徵舒既以有罪而被誅猶不絕其先人之祀
此與叔仲二氏之以罪人為祖蓋不同若夫宋督弑君宋
莊為之立華氏公子遂殺君之子魯宣為之立仲氏蓋宋

莊魯宣利其所為而深德之故生賜之族而以罪人為祖
後來督死於難而非以罪誅故其後有華耦華喜遂則終
身免於討故其後有公孫歸父仲嬰齊凡若此者雖以罪
死與不以罪死不同大抵皆不當有後而有後者也。春
秋於魯君官爵之命賞賚之典皆所不載未知為何故如
賜族立後是亦國典之大若以為季友叔肸賢而得書何
以仲遂之有罪而亦書以為仲遂之有罪若無罪故書牙
與慶父之立後亦有罪若無罪者也何以不書以為牙與
慶父之以罪死故不書何以公子彄之賜展氏而亦不書
也他如命之官爵賜之田邑概皆不書此必有深意存焉

未嘗無故而然也竊嘗思之或者命爵賜地皆當請命於
王魯不請命故皆削之以示法歟單伯為命卿而亦不書
者以非王朝之公選而略之諸卿之爵邑既皆不書則夫
賜之族而立其後亦可不必誌矣然雖削之以示法至於
諸卿之事必書亦可因事而見其人又見其氏蓋亦未嘗
不可考也若夫田邑雖以予臣而亦莫非君地也故不必
為之別惟於其卒也必書以明貴大臣之義且生而賜族
者必書又以明其為異寵也以此推之春秋筆削之意或
為此耶不然爵賞為國家之大典固所當書且三家之弱
魯終其國尤不可不誌其始以著僭亂之所由來矣何為

泯其迹而不見也哉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曰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

穀梁傳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
人之手以齊終也

孔氏曰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
寢車曰路車

胡傳曰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
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
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

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李曰按慶父僅一帥師而公多親將且溺與單伯未嘗會伐未可謂兵柄之不分也但慶父與國政而專權自恣則有之良亦由主威之不立耳）得免其身幸矣

啖氏曰凡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重凶變也若遇弒則不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闈不修也使宗嗣素定之閨闈嚴飭之女子小人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簒弒之禍曷由至哉

彭山季氏曰莊公精射能狃戰勝晚年大興工作此有好大喜功之志者也然惰於大義暱於私情毋子兄弟之間多不能斷防踈宮壼而禍隱蕭墻不亦殆哉

廬陵李氏曰魯十二公得終于路寢者三公莊宣成而已。莊公在位三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君也春秋自九年以前書逆王姬會伐衛次于滑狩于禚及圍郕盟兗納糾皆罪其忘復讎之義也自十年以後齊桓方興國事未立故長勺之役魯勢稍振而敗宋師齊桓亦屈意結魯以成伯業故數年之間魯國無事正當明其政刑以貽後嗣而乃受制文姜娶仇女以續宗祀三年三至齊廷遇穀盟扈皆為姻好而出未聞秉禮之君若是也故自二十四年以前書納幣覯社丹楹刻桷逆女用幣皆為一經之特筆然多麋有蜮大水日食之迭見天意未忘乎魯荊人來叔蕭叔杞伯之迭至人心尚歸乎魯幽之盟城濮之會魯濟之遇伯主亦有資乎魯宜可以有為也而乃勤民縱欲築郿新廐城諸防城小穀一歲而三築臺坐置其國於晏安沉酣之域欲無危得乎（李曰城築等事蓋勤末務以備敵至以為縱欲而晏安沉酣或不然）至於亂本之成始於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女公子之侮家道泯然矣豈特慶父之專權而已哉故張氏謂春秋罪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之誅也得之矣

渝關李氏曰據彭山季氏說子般非孟任之子（說見子般卒下）則黨氏非子般之母家也左傳謂子般即位次于黨氏或未必然且嗣子定位於初喪則喪次自有定所何得離此而就彼若慮禍亂之竊發自有朝臣可依者相與同謀而為之備黨氏又何能為此或黨氏近公宮子般偶至於此而遇賊左傳誤傳為次黨氏耳大抵未可信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傳曰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子般莊公太子世安有已立太子而復問後于叔牙反留情于慶父者耶其不近人情甚矣此無稽之臆說也且莊公之娶至此九年子般雖非嫡出長

亦可君奚必為太子哉左氏又以子般為孟任所生則益非矣孟任割臂盟公本由苟合魯人必不遽立其子為君何也以僖公為閔公之兄知之夫僖公為閔公之兄則未立閔公之時當先立僖公矣而魯之定君必立閔公者蓋僖公之生在哀姜未娶之先其母成風微賤而名義不正如孟任然則人不服故不得立子般與閔公皆一娶九女中之媵所出也故順其長幼之次而先立之若孟任所生而以之先立何以服慶父之心哉及閔公既弒莊公別無應立之子矣而慶父又得罪莫能覬覦然後求僖公而立之此於人情事勢乃為安耳子般之立本非慶父所欲但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一　莊公三十二年冬

於次為正不得不以為君也左氏之說豈足信哉

孔氏曰杜氏謂子般莊公太子傳稱公疾問後於叔牙若已有太子則不應須問當問之時似未有太子也季友以死奉般酖殺叔牙蓋於爾時始命為太子公薨而般立知其為太子也（李曰按此說謂殺牙之時命般為太子或亦有之經不書者禮不備未告于王也）○杜氏謂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傳稱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哀姜以二十四年八月始入娣必與適俱行當以二十五年生子故云八歲（李曰叔姜生閔公未必定在二十五年此時閔公之年或在八歲以下未可知）

公羊傳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據文十八年子卒不稱名）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何氏曰君存稱世子明當世父位為君也君薨稱子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稱子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也未踰年之君稱卒不地且不書葬者降成君也

張氏曰子般見弒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偶不早致冢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使圉人犖得以戲女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二　莊公三十二年冬

公子覲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犖之可誅而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李曰按此說姑即其犖事一端言耳其實犖之賊般慶父使之也若非慶父使之犖必不敢為惡使當日子般果殺犖慶父之亂亦必不免然則慶父之逼哀姜亦由內失閑家之道未可專咎犖事也）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罪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汪氏曰或謂般之卒書日書名非遇弒今以經攷之莊公之薨十一月始葬季友之出隱而不書閔立二年而即見弒則莊死之時內亂可知矣屬辭比事論之般非令終傳必有據苟謂子般自卒而慶父請於齊以立閔公則慶父

曷為又弒之耶苟以子般之卒與子野同則昭公以娣之子穆叔不欲而卒立之國以無事昭公又書即位與閔公異何耶

廬陵李氏曰魯嗣子卒者三子般子赤子野先君未葬則名之父前子名也既葬不名赤是也

渝關李氏曰李彭山謂子般非孟任之子其辨甚明理或然也且左傳所謂築臺臨黨氏以夫人之言許孟任亦未可信蓋築臺必書公若築臺何以不見於經且凡許人以私者必當時嘗有此事乃可效尤而欲為之魯以秉禮之望國從無不娶侯女為夫人亦無不由六禮而成伉儷者

何至以私奔者而妄許之此不惟公不以此妄許孟任雖愚或亦不至輕信又何必割臂而與之盟哉即或出於一時之狂悖未必無此事然哀姜既娶為夫人淫亂之行公不能制則當議嗣之時豈肯容孟任之子為君而不即立其娣叔姜之子耶以此推之則般非孟任之子尤可見矣。彭山李氏曰凡魯君未踰年而遇弒者以不日見之如文公時子卒是已子般日卒與襄公時子野同其非見弒明矣然則左氏謂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者亦豈足信哉

按此說不然春秋三書子卒原不以日與不日分常變子般子野之書日者例也子赤之不書日者疑也惟公子遂殺赤而匿其事人莫知其死期也是以疑而不日耳子般被殺未有所疑自當書日若以不日為見其殺則凡魯君之遇弒者何以皆書日若以書日為非殺則於閔公之踰年何以不書即位乎。嗣子定位於初喪繼父業矣稱卒不稱薨而又不地不葬者未成君一年無二君也其被殺也何以不書殺（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雖未成君有君道焉故亦不忍言殺而閔公不忍言即位也閔公不書即位則子般之被殺可知矣。襄三十一年子野卒非遭故者也不地亦不葬未成君也以是知子般子赤之不地非欲明其殺其不葬非為賊未討也未成君故其書法亦降於君未

可與弒君之不地不葬例論也。公羊傳曰君薨稱子某亦謂其卒也可書名耳若不卒亦必不可稱子某定四年陳子會召陵先君未葬不稱名知稱名之非恒辭也又曰既葬稱子夫既葬稱子而不名如文十八年之子卒是矣然亦以其未踰年耳若踰年無論先君之薨去此幾何時又無論其葬與未葬無不以公稱之矣文成二君之稱公皆在先君未葬之先而文去僖薨甫一月成去宣薨方三月月皆未稱子某與稱子也可知踰年稱公之說其定例又未可執上二例之為一定矣讀者當善觀之可也。公羊傳曰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

不書葬何氏曰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按此說或不然嗣子定位於初喪有君道矣及其卒而為之立廟是亦情義之當然者豈必論其有子無子而或廟或不廟乎意嗣子之卒必別有廟特以其實未為君故不列於五廟之數耳且其不書葬亦不繫於不廟也春秋未嘗葬大夫而大夫何嘗無廟以大夫之有廟推之亦可知子卒之亦有廟矣何云不廟則不書葬乎若夫嗣子既卒臣下無服則以先君之服在身不能又為嗣子服耳觀其不忍言殺而閔公不忍言即位既深致其隱痛之情安可謂其無服如路人哉

公子慶父如齊

胡傳曰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其曰如齊見慶父出入自恣國人不能制也

張氏曰慶父自莊公即位已為大夫而莊公昏庸耽樂不恤國事致慶父肆行姦宄陰為他日取國之計觀莊公與叔牙問答之辭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不復得立矣今般雖弒而尚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伯主以為自託之計齊桓以方伯自任齊魯為隣且親豈不知慶父為弒君之賊乃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貽魯國之後禍春秋書慶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桓失方伯連帥之職也

王氏曰內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如慶父弒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辭者既書子般卒則知其無君命矣慶父專權日久上下畏之宜其出入自如而莫敢誰何也

永嘉呂氏曰先書公子牙卒繼書公薨繼書子般卒下書公子慶父如齊未二年又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慶父之罪亦不可掩矣其書曰孫曰奔者蓋其罪已著內不容於國人而懼罪以出是魯猶有臣子也其直書曰如者蓋其專權恣横出入自如而莫之制是魯無有討賊之人也然則微而顯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內臣如齊不以他故者二十始於此

渝關李氏曰慶父如齊原非奔也故不書出奔然則何為如齊也慶父使圉人犖賊般此必知犖有受鞭之怨而陰行此謀以令其作亂耳當時此謀既密及既賊般慶父必歸獄於犖而自文其奸矣成季必知其謀是以辟難而奔陳不然賊果由犖不由慶父則以圉人之賤何難立正其罪而誅之而亦何必去國哉惟其賊由慶父成季以不能制而出奔此時物議騰沸故慶父不敢行篡而立閔公閔公亦齊之甥也齊人聞亂亦必有疑于慶父故慶父如齊

蓋欲白其般死之故而以圉人犖爲辭且以告閔之立欲求齊援而爲自託計耳覩其不奔而如晏然如平常之出入而無所忌憚油然如無罪之人出入自適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則是慶父之威權足以济惡詭謀欲以匿奸於此皆可見矣況負大罪而不遑寧處必至齊廷而申告焉則其心能無戚戚而不自安者耶且魯人明知慶父之爲賊而不敢討即忠賢如季友亦第奔陳苟免而已今而聽其如齊又可見魯人縱賊之罪如齊而齊不加誅不又可見齊人容賊之愆也哉若夫慶父之敢如此誰實爲之而莊公之養亂哀姜之成亂莫不於是而可推也然則經文之

義總無窮未可執一二端以求之也已○據閔元年公羊傳是慶父誅犖而歸獄矣慶父此行必以是辨白于齊以自文且其告閔之立亦必達哀姜之意以求援也齊人於此雖亦明知其由亦姑聽其以犖爲解將翊新君而狗哀、姜之請是以如是而苟止耳及閔公再弑恐不能揜而義不可容始爲之平亂而殺哀姜亦已晚矣使當慶父之來明正其罪而誅之何至武闈之禍甫二載而又興哉嗚呼此伯術所以不足道而齊桓未能無咎也○胡傳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冢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冢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按此說之論兵制甚善但以論春秋此事則不然蓋莊二年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三十二年之間僅此一見安見其專掌兵權而歲久不釋乎且

慶父之亂別有由來不爲其主兵也慶父者貴戚之卿也以公子而爲卿佐其勢不爲不盛況有夫人私暱於其內而又多植朋黨以爲援吾恐司馬之主兵者或亦爲之用而人莫之制矣豈必專掌兵權而始流禍不淺哉然則伐於餘丘而虐小國自當書之以示譏未可謂法不當書特欲明慶父得兵之始而書之也又慶父此行本非出奔故不書奔而書如若實奔而宜書出奔特欲明其主兵自恣之狀變文而書如則是春秋所載皆可亂事實而以意爲重輕也謬亦甚矣

狄伐邢

彭山李氏曰狄在中山以南連亘鉅鹿之墟中山者今直隸真定府定州鉅鹿者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在衛之北而邢又當其東北二面之衝者也詳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下○邢姬姓侯爵國周公庶子所封杜氏曰國在廣平襄國縣即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也至僖元年始遷夷儀或以為邢初封邢丘遷於襄國非也蓋邢丘畿內地名而邢則畿外國名也邢丘詳見襄八年會邢丘下○狄之為國其西南則邢衛矣其東北則冀燕也冀封堯後燕封召公本皆衣冠之會而狄得雜處其間必緣後世安插降夷使親王化而周綱不振中國衰微則闢土漸廣而肆行無忌耳

張氏曰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入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強也

高氏曰夷狄犯中國而謂之伐中國不自正故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荊次之狄次之而荊暴於戎狄又暴於荊當惠王世戎狄荊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許襄陵謂荊暴於戎狄又暴於荊愚竊謂戎狄雖暴皆不若楚之欲圖中國也然則中國之可憂者惟楚為甚矣按此說固是但此時荊楚僭王雖

欲圖中國然而其勢尚遠也戎狄雜中國之中而病中國其勢甚近近則深可憂矣然則中國之可憂者豈獨楚為甚哉○齊為伯主而狄敢伐邢非伐邢也是即所以伐齊也上無王下無伯敢恃強而為猾夏之舉其禍寧有極哉此齊桓所以不敢安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二

渝關　李集鳳　翽升

閔公

彭山李氏曰公莊公庶子名啓方史記名開盖為漢景帝諱也九歲即位在位二年謚法在國遭難曰閔左傳云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如此則因哀姜通於慶父而遂無寵耳

孔氏曰杜譜云名啓方從世本文惠王十六年即位

渝關李氏曰閔元年歲在庚申是時公方八九歲二年為慶父所弒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慶父弒君歸獄僕人鄧扈樂李曰左傳云圉人犖犖與樂音同字異未知孰是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尔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何氏曰至者閒君弒從家至朝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弒而不變正其真僞

穀梁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尔

張氏曰子般不終齊桓若能仗義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為之置君則君臣父子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為弒逆者所立亦齊桓之咎也

渝關李氏曰慶父使犖賊般而誅犖亂臣賊子往往假手於人已而歸罪於彼取而誅之意欲欺人人卒不得而欺也實自欺耳。胡傳曰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家氏曰子般見弒魯之大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今也驟扳幼子而援之以國以其為齊之甥奉桓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矣按此說皆以亂賊之私情而度其如此固然是必閔公本不當立

特以其幼而為齊之甥内可利己外可悅齊是以越次而立閔也不幾以閔公之為君將亦同於幸竊大位者乎不知此時莊公僅有二子僖公雖長其母成風賤閔公乃哀姜娣叔姜所生其母貴於成風是固所當立也閔公本當立又以其幼也而利於己又為齊之甥而不可以不悅齊是以越僖而立之慶父於此得無市立正之名假公義以濟其私者耶不然使閔長於僖且非齊女所生則閔公之得立不得立或亦未可知之事也由是言之是閔公之立本正但其所以立之者未出於公又為亂賊所立而未請於王以是為非正耳若第論慶父之私而不察閔公之當

又則閔傳之貴賤無以明而慶父假公濟私之奸亦無由
由著矣恐亦非通論也

齊人救邢

左傳曰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穀梁傳曰善救邢也

胡傳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吴救陳是也救

在遠國則罪四隣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渝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

汪氏曰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權救者是則不救者非王師出救而諸侯不救夷狄來救而中國不救遠國往救而四隣不救皆罪也救而譏其次則著其怠於解紛也救而識其至則著其不及於敵也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同列諸侯之有兵是不異同室之人鬬也安得不投袂而起整兵赴難耶李曰此謂同列諸侯之有兵不異同室之人鬬以此泛論諸侯之相侵伐則可若狄伐邢則是室外之人與室內之人相鬬也其當救不愈急乎

張氏曰桓公從管仲之請而興救邢之師論語以免民左衽之功歸於管仲蓋救諸夏攘夷狄皆管仲發其端也

王氏曰說者謂邢被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按經莊三十二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桓公之救未為緩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既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齊

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帥諸侯之兵共救之邢幾亡而復存者桓公之功也

渝關李氏曰季彭山謂狄之伐邢在去年十月至此踰時而後救之必無及於事矣按此說不然經書狄伐邢雖在冬十月子般卒慶父如齊下未可便以為十月事也經凡書事有時無月者多矣此亦有時無月之例耳使無子般慶父之事意必書曰冬狄伐邢矣茲既有子般之卒書月此事不知月何不可繫於前二事下繫於前事之下豈必定在前事之月乎又如二年冬齊高子來盟十二月狄入衛入衛有月而來盟無月來盟在十二月之前亦不必定

是十一月也此等處俱當活看𠂊可若必謂下文無月即
以此為十月事則冬十月己未子般卒下文亦無日豈亦
可以慶父如齊狄伐邢皆為己未事乎觀下事之不必在
此日其亦不必在此月可知矣然則狄伐邢或在去年十
一二月而今年正月齊人救邢夫固難見其緩也。胡傳
曰其稱人將卑師少也按此說亦不然稱人者恒辭也未
必將卑而師少僖元年三國稱師者識其兵力有餘而救
邢之不速也彼合三國而動大衆猶不能即拒狄而固邢
國此敢以將卑師少而獨犯强敵之衝哉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曰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汪氏曰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戕於齊九
月而後葬昭公客死於外八月而後葬莊公之薨至是十
有一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說者謂子般非弒誤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傳曰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季曰按此盟或不專為復季友說見後）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杜氏曰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

杜氏曰落姑齊地

滄起朱氏曰不謀討慶父而謀復季子季子忠有餘而權
不足而伯國又不以靖難為事君子病之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或亦不專為
此蓋子般不終閔公新立魯國正在危疑之中欲得齊侯
之盟以定其位耳既為此盟因以復友為請而齊侯許之
若專為復季友則請于齊而以齊命召之可矣何必特要
齊侯而為此盟乎。或曰此或齊侯請于閔公而復季友
也左傳謂請復季友齊侯許之是謂閔公請于齊侯矣未
必然也蓋季友者慶父之所忌也慶父賊子般立閔公閔
公冲齡嗣位已在慶父掌握之中豈有請復季友而不與

之謀既與謀而肯復其所忌者乎且季友之奔陳也非齊
侯意也抑非齊侯不欲其歸魯也若果閔公思友則直召
諸陳而可矣何事請于齊而為此盟乎按此說亦未可據
閔公慶父之欲復季友揆之情勢豈曰無之蓋季友酖牙
而隱其事未嘗謀殺慶父也子般卒而奔陳未聞其請討
慶父也是慶父與友未有顯然讎怨之迹矣此時魯國危
疑慶父力不能定國人既皆屬望於季友慶父於此亦欲
得季弟以安靖之蓋亦出於情勢之不得已耳安可謂其
忌之而即不欲復之乎然則欲復友而必請于齊者何也
季友避難而去閔公為亂賊所立召之必不肯來惟得齊

侯之命而以安魯為辭友乃不能不歸矣蓋慶父歸獄于
舉齊侯不以慶父為賊而又為之定新君乃可召季友而
使之歸友亦恃齊侯而無疑畏於慶父也乃季友歸而慶
父猶橫恣友亦無如之何此齊仲孫之來省難而以慶父
為深憂耳由是言之齊侯之為此盟固欲安魯而亦未得
匡魯之道其許復季友夫亦姑徇魯人之意而未能以正
義處季友也使齊侯誅慶父而請命於王以定公位於是
召季友於陳使之輔新君庶幾可以匡魯而季友之歸且
於正義可全矣不知出此徒為是誓詛以要之又許復友
而召之觀春秋之所書甯於齊侯無譏也哉○臨川吳氏

曰子般卒後慶父哀姜專國故季友出以避禍此時慶父
秉外權哀姜於內主蓋唯恐季友之歸閔公九歲尔孰能
奉之出會伯主而為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
於國能如衛之石碏深謀秘計告於伯主請復季友故桓
公以伯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
于齊而不出于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
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于郎以待之若不敢背伯主之
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伯主之重則慶父不敢
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大臣之有謀也按此說未審當
時之情勢而迂曲以求通是亦無據之臆說也且謂此盟

專為復季友則為一亡公子而特與伯主相要結是輕伯
主而重亡臣恐當時必不如是矣

季子來歸

孔氏曰季是友之字也子者男子之美稱

范氏曰大夫稱名氏今曰子是貴之也子男子之美稱

彭山季氏曰季子不稱名蓋閔公以師禮事之所謂待之
以不臣也

啖氏曰不言歸自陳齊命也

汪氏曰二百四十二年列國大夫惟季子高子以子稱

渝關李氏曰大夫出使還不書執則書至而不言歸國內

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去國也言歸者父母之邦也○季
彭山以季子不稱名為待之以不臣深得其解觀公次于
郎以待之可見其為殊禮矣故謂待以不臣而不名此情
理之可信者也古者君稱大臣皆不名觀管子晏子書君
皆不名管晏又按左傳隱公稱公子彄為叔父是亦不名
者矣然而君前臣名彼必自稱名人亦對君稱其名史亦
稱名紀其事惟待以不臣之禮人遂無得而名焉惟稱某
子而共尊之耳夫閔公慶父欲復季友以安魯及其歸而
不假以事權特以不臣之禮待之不過以虛文相羈縻而
已此季友所以不能制慶父而卒有再弒之禍也大抵慶

父不誅季友必無來歸之道今承齊命來歸與慶父同朝而輔閔將亦思以死奉般之言何在而亂賊當權國事尚可為乎吾知季友於此蓋亦姑聽慶父之飾說而以舉為賊弑忘慶父之為大惡矣春秋書此正見其受尊奉之虛文而無益於撥亂之實事抑豈以褒嘉而稱子也哉。左傳曰季子來歸嘉之也程子曰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孔氏曰子者男子之美稱國人賢而思之得其還魯喜而呼曰季子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朱子曰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寬看尚可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

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又曰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自是大惡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其書季子或是聖人因史舊文按此說皆不然子般卒而閔公不書即位般之被弒也甚明閔公為亂賊所立而賊未討公無王命則書盟于落姑自是盟者之非義書季子來歸自是歸者之非宜矣其稱季子蓋據其待以不臣之禮而實書之亦如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亦據其生賜之族而實錄之也先儒不得其解謂其賢而褒嘉之既非經旨朱子斷以大義而不取季子是矣

然猶疑其不貶而褒以為因史舊文也若因史文而不易又何以見聖人筆削之精義哉。陳氏曰其稱季子何賢之斯不名之斯以美稱々之也季子酖牙以立般也而慶父卒賊般於是奔陳閔公立尚幼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已亂也而季子雖歸俄而慶父弒閔公於是以僖適邾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絕慶父之篡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季子在也朱子曰春秋書季子來歸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簡得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按此說亦皆不然春秋就事論事季友之有功於僖自是後

來事豈可以後日之功而預為褒嘉之辭乎且其來歸是應齊召而輔閔也輔閔而閔被弒友固不能辭其咎矣乃欲以定僖之功而寬其不能定閔之罪閔獨非君也哉閔為其君而不能定未可賢而取之也明矣。朱子不足於季友自是有理但只責其成風事之一事而不及其苟免縱賊與夫賊未討而輕歸之非猶覺未備且謂因國人之慰望魯史喜而稱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則是狥庸衆之私情襲淺薄之俗見而不復裁之以大義也又何貴於春秋哉且此時待季子以不臣政權猶未歸季子則是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乃起自僖公之世而不在此時矣此

尚論者所當察也。季友忠賢素著可為魯人之所依倚則見其來而相慶蓋必有之其實季友才不足以臣亂習不足以除兇苟免而去隱忍而來歸魯踰年而無救於再弑之禍賢者固如是乎雖季友在而慶父之黨不成莊公之統不絶則亦未嘗無補於國家亦惟卽取其長可耳若以春秋之大義律之安可謂其無罪也哉。胡傳曰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内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

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罷訟周享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内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按賢而喜之之說固覺未安即以不稱公子為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說

亦覺未當凡大臣之書公子者本是親親貴貴之義考其人與事而後知其賢與不賢也豈以稱公子而欲見其用親之私乎（說詳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下）稱公子不為其私可知不稱公子之不為其公矣不然莊公僖公之世友皆稱公子豈亦不因賢德而緣宗親之故哉若夫奔陳不書必有深意存焉矣若謂為賢者諱恥是開人臣以臨難苟免之門[illegible]夫國方危賊未討此正人臣盡節倡義之時可以為而不為但以潔身遠去而委社稷於亂賊國亦何賴有賢者哉不以為責而反以為諱則是盡節倡義之事望之庸衆而後可恐春秋不若是誣也且隱惡揚善此大舜聽言之道則

然至於國法所在未嘗為四凶隱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固孔子忠厚之聖德然其教言所係何嘗不疑公叔文子之時言樂笑義取何嘗不言衛靈公之無道至於譏管仲以器小又深斥其不儉不知禮責臧文仲以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又未嘗為賢者諱也況春秋欲明大義以示後世顧為賢者護短而諱之抑豈春秋之旨哉。季友之對莊公曰臣以死奉般般見殺而季友危矣故出奔奔則何以不書略之也何為其略之也當慶父之弑般也季友位在正卿不能忘身徇難踐其以死奉般之言又不能倡義討賊正其人人得誅之法顧乃奉身遠遁已非人臣之

道矣然猶謂力不能支不肯輕於一擲耳及其出奔在外
有素相締好之陳國為之主有力能撥亂之伯主為之援
而不知激切請討剪元兇以定國家是其出奔不過苟且
避難徒倖於禍亂之不及而已不然申包胥哭於秦廷而
猶能復楚孰謂誅天下之大惡正天下之大法臣天下之
大倫乃處其告於隣國而不從請於伯主而不聽者哉惟
其漠然無為或出或處但無當於國事之重輕也故略之
而不書春秋責備賢者責友之意從可知嗣後閔公再弒
而以僖適邾弟伺慶父之奔而入立之曾不知請於王朝
以正其位又以賂求慶父于莒而聽其自縊亦未聞有正

名討賊之典也故以僖適邾與夫入立之事皆不書而閔
公亦闕其葬皆不足於季友之所為者也然則季友忠於
國而不知義春秋略其出奔而不書自是責之之意觀於
責之而不書奔可知來歸之稱季子必非旌其賢而特異
其辭矣此李彭山待以不臣之說深得經解而可無疑於
其旨也歟

冬齊仲孫來

左傳曰冬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
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
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
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伯
王之器也

胡傳曰仲孫齊大夫也隣有弒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
之職以奉天討而使仲孫來省難則桓公使臣非以禮矣
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
方強始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仲
孫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
始謀不臧之所致耳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張氏曰仲孫言魯秉周禮於此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

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
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春秋所以貶之也

沙隨程氏曰書仲孫與文十五年宋華孫同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仲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
故不稱使也按此說不然齊桓始伯君令臣共豈無君命
而敢私察隣國者且仲孫歸而有與君問答之言可知其
必有君命矣有君命何以不言齊侯使以其無事接我君
臣故不將命而稱使也然則省難非事歟曰省者審視之
意非有事典之可紀也又魯亂不可直致其辭故不書省
難而第曰來而已然則齊侯無譏歟曰譏仲孫所以譏齊

侯也昌言乎其譏仲孫也仲孫者無知之從子或從孫也以亂臣之族而省亂國之難無以正亂臣而定亂國矣且不來討賊而來省難名義已覺不光況其省難而還明知慶父之當去又不能匡君以義速行方伯之職以討之乃欲安坐而待其自斃是使慶父稔惡而貽閔公再弒之禍者皆仲孫之罪也大夫例稱名略其名而以亂臣之族書所以深譏之也臣見譏而君亦不能辭其咎矣寧於齊侯無譏也哉。胡傳曰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此說以不稱使為略之或不然荊人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此則可謂略其君臣之常詞耳今既無事典之可紀直書其來是亦春秋之常例豈以法當稱使特略其君使之詞以示譏乎然則此事之非禮非忠誠有然者不必於其不稱使而見之矣胡傳又曰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按此說亦不然以討賊之法律之齊侯不能討賊則其使臣省難即為非禮然使仲孫來省難未必即有取魯之心若因魯可取乎之一言而遂疑此來之不善恐非當日之事情也。先儒皆謂仲孫之來為覘魯而欲取之非也齊桓為燕伐山戎救鄭救邢存三亡國以彰伯功豈以周公之裔素名望國而又累世姻

親隣封修好乃一旦欲乘其危而取之乎國語曰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弒死國絕無嗣使高子存之夫齊桓於閔公再弒之後猶為憂之而圖存豈其般卒閔立未經大創而遽思利其所有乎且以左傳仲孫之言觀之若果使其窺覘虛實以圖進取則於其歸而復命即當稱其不可取矣何規規於慶父之不去魯難之未已必俟君問可取而後告之以不可哉且齊桓之召復季子也亦謂季子之賢可以安魯爾若齊桓果有他心何不於季子未歸之先伺其隙而圖之抑或忌季子之可以安魯而阻之何為召復季子而乃圖之於既歸之後乎此以

知仲孫之來本非覘魯之虛實傳曰來省難自是齊桓憂魯之心蓋此時季子既歸徒以虛禮奉季子而慶父之横恣如故魯人於此必有洶洶而靡定者故齊桓使人來省之省之云者蓋欲察幼君之果否得安季子之果否見容夫人慶父之果否梢戢一二得其情狀庶可為魯調停之爾實非有乘機取魯之謀也然則公曰魯可取乎此言其可信乎曰此或一時偶觸之辭又不可謂其無有也凡人之情固有初念本善繼則偶動於私而思逞者齊桓使仲孫來省難其意本善及聞魯難未已而機心偶動因問其可取與否是亦功利之習見也仲孫之對君曰魯不棄周

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
貳覆昏亂伯王之器也彼以間攜貳覆昏亂之為正未嘗
言四隣之必不可間必不可覆也使魯之國本先顛而有
携貳昏亂之形吾恐齊桓即無此意而仲孫於此亦必獻
取魯之策以為伯器資矣况齊桓仁義未純其立心行事
未嘗盡合於禮前此之滅譚滅遂有事於兼并者不一今
雖伯業已成豈無貪私之再萌者使魯難不已而其勢可
動問仲孫而仲孫以為然安知不假取亂侮亡之義取魯
而別封其後亦如紀季之處酅者耶夫邢衛杞皆遠於齊
而魯最近則於遠者存之以為名近者取之以為利是亦

未可知之事也今特一言之間而已安得謂其必不可信
哉但其省難之意本善後日賴齊力而魯國以寧雖得仲
孫束禮之對良亦由齊桓憂魯之本心有以全之也惟齊
桓憂魯而不知義不思討賊而徒來省難故不免於春秋
之譏耳若謂省難之時即有覬魯欲取之心則必不然矣
○汪氏曰左傳昭四年云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蓋仲
孫乃無知之後按左傳汪氏之說皆欠審無知乃公孫非
仲孫也左傳以無知為仲孫蓋因無知之父年賜仲氏故
冒仲氏而誤稱孫耳仲孫湫必無知之從子或從孫非無
知之子孫也蓋齊人既殺無知豈猶容其有後於齊或者

念仲年之親而別立其支子以為後故其子孫稱仲孫也
汪氏以仲孫湫為無知之後誤矣然則無知弒君而其父
猶有後禮歟曰非也凡子孫之為大逆者其祖父之祀當
絕所以嚴不忠不孝之誅而為臣子戒也後世之於大逆
盡赤其族法固太暴或亦因古法而積重至此未必古法
之至輕不絕亂賊祖父之祀也無知弒君而仲年之祀不
絕自是典刑之謬春秋書仲孫而略其名蓋明其為亂賊
之族而深譏之也夫魯之亂賊未討而國勢危疑又使亂
賊之族來省難齊桓不能正其國又安望其能正隣國耶
且仲孫知魯難之未已而不請誅慶父未必非濫法之積

習使然也略其名而止稱仲孫春秋之意微矣。此年書
齊仲孫文十五年書宋華孫書法同而氏族則不同華孫
者華督之後仲孫者仲年之後非無知之後也故稱華為
亂賊之氏而稱仲為亂賊之父氏分別觀之可矣無知弒
君而被殺齊人立仲年之支子為後是以有仲孫使仲年
無別子無知雖有子孫或亦不使為仲年後以無知被殺
罪狀已明不比宋莊之於華督德其立己而生賜之族也
況夫伯政嚴明何至以亂賊之子孫使其有後而為卿於
齊夫干亂賊不絕其父祀此已為濫法矣豈必錄亂賊之
子孫乃為可譏耶。東萊呂氏曰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

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者深此昔之善觀人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齊仲孫湫之對齊侯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欤閔公魯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歲固未識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奸若慶父則弒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斁指何物以為周禮耶吾是以知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身安體習無適而非周禮者揭于觀藏于府講于泮宮流于洙泗被于絃歌形于冠服郁郁乎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條也雖經哀姜

慶父之難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理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舉魯國之俗皆秉周禮其為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耳舉一國之美俗豈二三人之惡所能遽移乎湫可謂善觀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其效見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模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存也政之不能常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末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使危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四鄰望之而不敢謀其慮後世亦深矣苟魯之嗣君當閔服時因已成之風俗倍加以政事其治孰能禦之耶按此說甚善論世者不可不知但仲孫秉禮之對或不專指在野言若專指在野言彼所謂間攜貳覆昏亂豈亦言在野之攜貳昏亂者耶且朝者野之望使在朝者無禮野必效尤而成陋俗矣未可岐朝野而二視之也魯國之亂固在上者溺於貪淫之私而至大悖要其朝野之間羣臣士庶之際禮文必猶在而古風必尚存故以為不棄周禮如孔子謂魯一變至於道在春秋之末魯亂已甚猶有一變至道之機豈獨謂其在野之俗可善變哉

附錄 左傳曰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

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杜氏曰為晉殺申生傳）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杜氏曰傳為魏之子孫衆多張本）

仁山金氏曰按晉獻公方滅三同姓之國而還卒殺其子
趙魏之封即植分晉之根天理報應亦微而速也已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二
廿二行不當
二年挾上篇
渝關　李集鳳　翔升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彭山李氏曰陽小國漢以其地置陽都縣當在今沂州北
境水經註所謂沂水流逕其東南者也東踰沂水為中丘
地南為費地西為根牟地北為蓋地蓋在齊穆陵關南而
東南近魯防邑則陽都雖亦近齊而四面大抵皆魯地也
家氏曰齊桓遷邢叢也為其有狄難輔而遷之別擇善地
以為之國都伯者之所得為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
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蓋遷小國以為附庸并兼之異名

春秋所惡書以貶之曰降曰遷强其所不欲之辭也
啖氏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蓋桓公之强力施於可
取者如此
汪氏曰齊人遷陽以力逼而遷之也邢遷于夷儀非齊遷
之乃邢人自欲遷也滅譚滅遂桓公初年之事也存邢存
衛存杞則興滅繼絶之意也伯者功過不相掩此之謂也
渝關李氏曰據李彭山說則陽國近齊在魯邦域之中矣
書遷陽不書所遷之處蓋遷之於齊地也意者陽為魯之
附庸國齊人利其人民之蕃庶又或忌其為魯之藩籬故
遷於己地而臣屬之耳此必間魯之難而為之不仁不義

之事也由此觀之使魯雖不已而其勢可動安能保其不
取魯而并兼之哉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

附錄左傳曰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
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公羊傳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
未三年也

穀梁傳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
也

孔氏曰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唯二十
二月喪制未闋也

彭山李氏曰吉禘者易吉而祭也禮喪三年不祭非廢祭
也使人攝之耳蓋非初即位時祇見厥祖之比矣今莊公
之服未終而閔公易吉而祭何以如是其急乎

高氏曰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
卒哭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豈獨
禘為然哉

爾雅曰禘大祭也

劉氏曰不王不禘禘之為王禮明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
之號故禘不及諸侯也

胡傳曰天子禘諸侯祫（禮記王制陳氏註曰祫合也其禮有二特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大夫享庶人薦上下
之殺也魯諸侯尔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
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
是乎有禘祭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
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
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趙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公羊傳亦同毛詩云礿祠烝嘗于公先王協韻故云尔其實祠礿嘗烝禘非時祭之名王制祭統春礿夏禘祭義春禘秋嘗

鄭玄註皆云夏殷禮周以禘為殷祭故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春禘而秋嘗鄭注禘當為禴夫禮記諸篇或孔氏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雜兩度嘗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著書不相符會鄭玄不違其意故主異說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左傳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蓋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皆妄卜禘名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尔。程氏曰閔公禘以五月乃夏之春三月僖公禘以七月乃夏之夏五月故記禮者或云春禘或云夏禘以禘之時交至不同遂誤為時祭且魯祭非禮其祭祀之時皆未可據以為當也如桓公五月烝乃夏之三月八月嘗乃夏之六月亦可謂春烝夏嘗乎趙氏纂例譏左氏妄卜禘名以經證之所云禘于武宮經止書有事云禘于僖公而經書從祀則不可信明矣其曰晉人禘祀而又錄晉人之言曰晉有禘樂苟諸國皆有禘則曷為惟魯一國有禘樂鄭）

張氏曰魯禘非禮也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

今喪未三年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
主忘哀僭上反易人心何東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
淫哀謀篡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
家氏曰禘禮當行于太廟今禘于莊公失禮中之失禮者
也若夫以諸侯而行天子之禮魯國行之已久不足譏矣
霽溪楊氏曰閔公喪未畢而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又不於
周公之廟而禘之禮始紊
芋堂胡氏曰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者禘國之大事也夫
子居是邦而不私議其國事於禮然也其作春秋則因事
而書以志邪禘之失知其說者則知聖人之志矣

盧陵李氏曰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僖八年禘于太廟皆失
禮之中又失禮而書也
滄關李氏曰禮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
及其高祖趙氏曰據大傳喪服小記則諸侯不得行禘禮
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
先之義故又追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
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就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
廟之主為其踈遠不敢褻狎故也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
甚遠者若時祭及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

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成王賜魯重
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按此說皆以禘為祀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誠
有然者然王制祭統謂春礿夏禘祭義謂春禘秋嘗此又
以禘為時祭之名其為誤也必矣又詩小序曰長發大禘
也雝禘太祖也夫祭法謂殷人禘嚳周人禘嚳此即祀始
祖所自出之說也今考商頌長發之篇止言契與湯而不
言嚳周頌雝之篇止言文王而不言稷與嚳又與祀始祖所自
出之說不合矣且左傳於祭武僖襄皆言禘又曰烝嘗禘
于廟又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又以禘為祀羣公之

常禮且不獨魯人行之也若以詩序左傳為皆誤彼皆生
在周時而非後世傳聞之可比何至以王者之大祭亦不
知而乃混稱禘禮如是耶且觀春秋所書言禘于太廟何
不言禘文王于太廟即以為禘者禘文王不必更言文王
也然此年之吉禘亦當云禘于莊寢不當曰禘于莊公也
曰莊公者蓋指莊公之主言以為禘文王于莊公之主文
理亦覺難通矣且使莊公即莊寢果祀文王于莊公之寢
而以莊公配莊公非始祖文王非其所自出之帝亦不得
名之為禘矣況祀文王于莊公之寢屈尊從卑其褻文王
也尤甚恐當時必不如是也李彭山曰于莊公者以莊公

配也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魯禘之常也配而併及于莊公禘為莊公而發故耳按此說是謂禘祭文王猶在太廟之中特以莊公併配之也如此則當云禘于太廟以莊公配何云禘于莊公耶或謂禘于莊公是于莊公之寢推桓公為自所出而祀之以莊公配也然始祖所自出之帝無專廟故於始祖之廟祀之若桓公則己有廟何可祀之于莊寢且莊公非始祖于莊寢而祀桓公尤不得謂之禘矣凡若此者蓋當反覆思之而俱覺未安竊以為禘大祭也禘是天子祀祖之通名不僅祀其始祖所自出也意古者天子祀太祖祀始祖與祀始祖所自出之帝皆謂之禘馬融

曰諸言祖遠言始祖近言太祖以其禮樂獨隆於他祀是以諸侯不得行此禮耳禮記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殷周皆禘嚳而以契稷配之也詩序謂長發大禘者祭契而以湯配之也朱子以為祫祭之詩篇中未嘗言羣公豈得為祫祭乎詩序謂雝禘太祖者禘文王也註曰太祖為文王詩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自武王稱之為皇考自後人稱之為太祖周人祖文而宗武故詩序以雝為禘太祖夫文王為太祖之尊何不可以禘禮祭之哉春秋謂禘于太廟者是祭周公非祭文王也魯以周公為太祖成王賜魯重祭故得禘周公而世以為常也其謂禘于莊公者是祭莊公非祭文王于莊公之寢也周之初武王禘文王矣魯之初伯禽禘周公矣閔公之禘莊公或亦藉口於武王伯禽之禘父而為之者耶蓋禘于莊公自是祭莊公猶易云王用享于帝王用享于西山自是祭帝祭山非於其地別有所祀也安可謂之祀文王于莊公哉大抵禘為天子祀祖之通名魯人僭用其禮而亦謂之禘左傳不察其故見春秋有吉禘莊公之文因以禘為常禮而妄引禘名固失之濫至於禮記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亦未免失之偏矣惟以為祀祖之通名既與詩序有合且於春秋所書之義庶可通非敢為異說也。或問禮記

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據此則止祭始祖亦不可謂之禘矣何以祭莊公而亦稱禘也曰是不然禘者祀祖之通名也即祭始祖與太祖亦皆謂之禘如郊有祈穀大郊皆謂之郊祫有時祫大祫皆謂之祫四時之祭偏于羣廟皆謂之祠禴嘗烝豈獨禘為專祭哉且嘗秋祭烝冬祭也祭非其時而春秋亦書嘗烝禘本祀祖之禮閔公施之於父何不可謂之禘哉但成王賜魯重祭本以祀周公孔子以為非禮者非以周公為不可祀但其所以祀之者失宜耳蓋禘禮特隆於他祀國語曰郊禘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是禘牛同於郊牛而與他牛異也周禮大宗

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禮山丘氏曰吴澂以肆獻祼為禘饋食為祫説者謂凡行祭皆既祼而獻有薦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非但禘祫也但四時之祭雖有祼饋然其節文比於禘祫為畧觀孔子論禘失禮而專以灌言則禘之所重在灌可知矣灌重於禘饋食重於祫各舉所重而言也據此則是禘之灌禮異於他祀也祭統曰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是禘樂異於常祀之樂也可見禘之禮樂特隆故以為不王不禘豈僭祀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後謂之禘哉。袁準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

所及近遠之殺也魏中書監高閭曰禘祭圜丘有虞禘黄帝黄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圜丘而何又大傳云禘其祖之所自出又非在廟之文爾雖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嘗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趙氏曰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追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就以始祖配祭也按此數説所論禘祭之地各不同大抵謂無專廟耳然皆以意揣摹而殊無確據朱子謂成王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蓋據趙氏之説推之有

如此而亦無他佐証也其可信為必然乎明堂位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則是明有專廟矣彼言禘禮頗詳並未言及文王也可知春秋所書禘于太廟者止於太廟祭周公非祭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之其書禘于莊公者止祭莊公于莊寢抑豈于莊寢祭文王而以莊公配之哉。魯禘周公非禘始祖所自出或人何疑其説而問孔子曰此事亦自可疑祠禴嘗烝時祫大祫皆於祖廟有禮矣何為又有大祭之禘又何為大祭之禘諸侯不得行耶以此疑其説而闇之孔子答以不知者蓋於常祭之外又有大禘非先王仁孝之極不足以興此恐非或

人之所及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而又語以天下示掌之理也若必以禘始祖所自出者為甚遠而難知然則中庸所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意與論語何異而祭天祭地大報生成之德何所難知且四時之祭有嘗是亦何所難測也而哉：乎明之者之難其人必其禮義之精微有獨深矣豈皆謂其遠故耶。禮記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陳氏曰祔之為言祔也孫必祔祖者昭穆之位同所謂以其班也）據此則至卒哭日已易吉祭矣今莊公之喪將及大祥何為嘗吉禘

以識之耶曰檀弓所謂吉祭者蓋對喪祭言不似虞祭之以哀慟行禮耳非遽如吉禮之常而與宗廟之他祭無異也蓋齊明盛服禮儀備舉此乃吉祭之常豈其喪制未終喪經未釋遽可行吉祭于新主乎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于廟此本文二年依僖公主傳錯在僖三十三年本禘當作祫其言特祀於主者杜氏註曰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蓋卒哭祔祖後復主於寢而以喪禮特祀之亦當用吉禮如宗廟也觀春秋特書吉禘其不可吉也明矣若泥檀弓吉祭之說而謂此時可以從吉則是春秋之書吉亦贅辭也豈其然乎。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

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陳氏曰喪凶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敢以卑廢尊也未葬以前常屬紼於輴車以備火災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踰越喪紼而往也按三年不祭之說蓋指外事言謂其不親祭耳外事之大者莫大于天地社稷故不可以卑而廢尊然越紼行事是指未葬之時言汪氏以為大臣攝祭之禮良是如此則是未葬以前天子之於郊社亦不親行唯至卒哭祔祭後乃親之曾子問篇孔子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陳氏曰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不可聞其詳矣先儒以大夫士祭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五祀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若當祭之時而天子崩則止而不行俟殯訖乃祭然其禮則殺矣侑勸也尸入迎尸而入坐也三飯不侑者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足當飯之數也酳食畢而以酒漱口也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今云酳不酢者無酢主人以下等事也此是言殯後祭五祀之禮又言自啓殯往葬及葬畢反哭其閒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後乃祭其禮又不同蓋葬後哀稍殺漸向吉故祝侑尸食至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儐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而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故云祝畢獻而已已止也此或皆是攝祭之禮即至卒哭祔祭後外祭無不可攝唯於天地社稷必親祭耳若夫內事莫大於宗廟宗廟先公之常祀亦豈可以私喪廢禮乎曾子問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陳氏曰崩薨而羣主皆聚祖廟象生者為凶事而聚集也夫羣主雖藏諸祖廟其祭亦不

可闕以祀五祀之禮推之意者未葬以前亦使人攝祭於祖廟即葬卒哭後羣主既反其廟若遇祭期無不可以親行祭矣如文二年大事于太廟不言祭名又不言吉是於祫祭無譏也既於祫祭無譏可知宗廟之常祀皆親行也不然即位之告廟臨羣臣不辭以吉禮行事說見文元年公即位下而況祀事之大獨不可以易吉而親行之乎又杜氏釋例曰舊說以為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按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人答以寡君

之未禘祀（禘當作祫）其後晉人徵朝于鄭〻〻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膰焉此（皆春秋之）明諡也（此說在文二年依傳公主下）據此說則既葬卒哭後宗廟之時祭皆親行晉人之言未祫祭者是指新主入廟之祫祭言其實時祫大祫之禮原不廢左傳所謂烝嘗祫于廟是也但宗廟之諸祀雖親行而其禮數差簡必不似無喪之祭為周詳耳今於莊寢吉禘于莊公是與太廟之禘周公無異又與無喪之祭無異也非所禘而禘焉非所吉而吉焉其失禮也不已甚乎。新主不入廟而吉禘于寢蓋三年之喪猶未盡蹙也然禮莫大於祭〻〻而從吉則其釋服短

喪亦可見矣高氏謂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以此說觀之豈但禘祭之從吉已耶。胡傳謂一舉而三失禮者禘非禘于莊公又非吉禘于莊公則尤非也何以言之禘大祭也不王不禘諸侯行之則僭矣雖沿僭禮之常但可行之於太廟耳今乃於莊公行禘禮謬益甚矣況喪制未終遽以吉禮行之于寢尚可以為人子乎三者皆失禮之大者此時閔公尚幼而大臣當國陷其君於大惡其罪不容誅矣。吉禘于莊公悖禮之大者也此必哀姜慶父之為之然季子在國而君臣之悖禮如此不知其非是不智也知其非而不言是不忠也言之而不見聽是不為

魯所用也季子不用於魯何怪乎武闈之禍不旋踵而又興也哉。吉禘于莊公未知其何故或者哀姜慶父之奸謀欲為此舉以自掩其弒篡之迹耶意若曰吾之所以尊莊公者如此而敢殺其子而奪其位哉未幾閔公再弒又將歸獄於他人而亂賊之情狀可見矣蓋慶父奉閔公以虛位待季子以虛文祀莊公以謬妄之虛禮而其包藏禍心人所共觀抑亦將誰欺乎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曰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

賂求共仲于莒〻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殺哀姜在僖元年葬在僖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胡傳曰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

公子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敦骨肉之恩前漢書地節四年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邢氏曰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祖父者入。十惡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弒者蓋習於經之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弒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汪氏曰如路寢小寢高寢臺下楚宮之類獨至於見弒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汪氏曰如漢平帝紀稱帝崩不言莽弒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汪氏曰如魏高貴鄉公紀稱成濟前刺帝刃出於背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公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

陳氏曰魯之春秋因書曰公子慶父弒公于武闈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弒君父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張氏曰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見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弒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揜矣

彭山李氏曰弒閔公者慶父也慶父專權日久常懷覬覦此閔公之所以弒也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羣臣雖欲輔閔公而慶父勢不可禦矣然非權寵過重得以內交宮禁而國母陰主其事則亦豈易動於惡哉書此可以為專授權於小人者之明戒矣

汪氏曰慶父已殺何以不書葬今考慶父謚共而公孫敖為卿則慶父之誅不以賊討是以不書葬如宋閔公之例耳

劉氏曰所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言凡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陳靈公是已

渝關李氏曰不忍言弒故書薨不忍言其地故不書地夫惟不忍言其地使後世習其讀而問其傳察隱閔所以不地之故而自知其為弒矣然則何以知亂賊之為誰也曰觀桓公之書即位而正月多不書王之類可知桓公之為賊觀桓無大夫而書公子翬可知翬之為賊矣觀夫人孫慶父奔比書於公薨之後可知哀姜慶父之為賊矣。春

秋之義重討賊若賊果被討是必書殺而斥其主明矣其
未討者皆因事例得見於經亦非欲人知其為賊而書之
也使當日桓公不立而先翬皆如慶父之死春秋亦必不
書何以知先翬之為賊也使哀姜慶父不出奔而殺之不
以賊討亦必不見於經何以知哀姜慶父之為賊也且子
般卒而公子慶父如齊何以異於子赤卒而季孫行父之
如齊也子赤卒而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何以別於
得臣之非賊也由是觀之則凡亂賊之徒皆因事例得見
於經非欲人知其為賊而書之也明矣蓋彼既不以為賊
而不討經亦不必異其辭而斥言之正使逆賊之主名不

顯而國法之踈漏愈彰何必指其為賊而後快乎但以比
事屬辭之法求之而賊之為賊亦可知然子般子赤之賊
又難因文而見不必拘也。君弒賊不討本未可葬後世
不知討賊有賊未討而即葬者聖人則沒其葬以存討賊
之義閔公之葬在慶父死之先後不可知但慶父之死不
以賊討故春秋不得而葬閔公也。公羊傳曰殺公子牙
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
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〻之道也按此說非也臣弒
其君此覆載之所不容者尚可論親〻之恩而以緩追逸
賊為道耶孟子所謂邪說者此類是也觀季子既立僖公

止追慶父以自縊又謚為共而使其有後於魯是頑兄弟
之私恩而害君臣之大義其所失為已多矣春秋闕閔公
之葬切〻焉以賊未討為憾豈以待慶父之寬縱而有取
於季子哉夫管蔡煽亂未至於弒君周公猶且致辟今乃
以縱賊為親〻之道則是季子仁而周公大不仁也嗚呼
孔子懼邪說暴行而作春秋後人乃以邪說解經義良可
悼也夫。胡傳曰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
獨編史克之頌按此說異於朱子之說朱子詩傳曰魯之
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
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

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
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
矣據此則魯國無風必非孔子之所刪也汪氏曰今考圖
生之杞臧之狐裘皆譏刺之詩或魯人不陳其詩或夫子
所刪耳按此說仍兼夫子所刪言固非其謂魯人不陳其
詩亦不然蓋自東遷而後天子不採風列國已不陳詩矣
今變風多後世之詩雖各散見於列國而流傳於當世未
嘗陳之於王也豈但魯風獨不陳乎此必天子不以列國
待魯如杞宋之無風然雖間有歌咏太史氏不採而輯之
亦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當世無傳焉義不係於陳與不

陳也若云為魯諱而删之杞宋無風豈亦夫子為之諱而
王國有風何以不為天子諱也然則王國之有風者太史
氏閔雅之亡而錄風詩以誌其衰亦憂世之意也是以不
同於宋魯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胡傳曰夫人聞乎故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
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屢書而不
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
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
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
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
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國人犖卜齮之刃交發於黨氏
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
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懲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為重所謂
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汪氏曰莊公之娶哀姜納幣觀社逆女屢往以致其勤丹
楹刻桷用幣以示其侈哀姜習聞文姜淫姣禍賊之行而
莊公不能防閑則於莊公乎何有是以通乎共仲而無羞
惡之心與弑閔公而無惻隱之心實莊公不知防微謹始
有以致之也

臨川吳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弑謀身
負二惡自歉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范氏曰文姜有殺夫之罪重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此輕重
之差

渝關李氏曰慶父之弑君也哀姜與知之當是時又必歸
獄於卜齮矣而魯人公議不平必罪哀姜與慶父而洶洶
靡寧者是以哀姜孫而慶父奔也夫必有逼之者而後孫
與奔觀其孫與奔而魯人之公議猶存矣惜其不能伸義
以絕哀姜正名以討慶父而僅聽其逃遁於他邦也。文
姜無妻道故以先君之義絕之而不稱姜氏哀姜無母道
罪差減矣故仍其姓氏而不革也然傳元年書夫人氏之
喪至自齊書氏不書姜終以大義絕之明其不宜至魯矣
可於魯不敢居於齊不敢往故不得已而孫于邾邾非哀
姜之母家也哀姜何得而奔赴之然其與聞弑君得罪於
宗社者既大此亦無足責也已但邾人之受其逋逃夫固
不能無咎耳。莊公忘父之讎必惟讎女之是娶而且屢
往以致其勤過侈以示其盛則其所以寵媚而優容之者
必至矣是以恣其所為而通於慶父殺般弑閔大難疊生
彼亦不能安其位焉孰非莊公有以致之哉春秋書娶哀
姜之事甚詳而終之以般卒公薨而夫人孫以見忘父之

僩溺妻之愛者遺禍為不淺也未幾見殺於齊而哀姜之
身亦不能保是其所以寵之者實所以害之也可以為後
世鑒矣

公子慶父出奔莒

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夫人姜氏公子
慶父實弒公也

鄱山李氏曰慶父弒君本欲代立其出奔莒為魯人所逼
也慶父專權日久魯人力不能制但其弒君無與為黨而
逼之者衆於是慶父不能自安故出奔莒也

張氏曰慶父與哀姜謀弒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求

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
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致兩
弒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
叔牙同無後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
賊之討而閣不書歟

汪氏曰慶父繼弒兩君勢傾魯國頑不能寘君以自託而
避罪出奔者蓋人人黨惡以為利則亂賊肆行而無忌憚
人人知大惡之當討則亂賊無所容其身使無國人帑卜
齮之變則子般閔公之禍未若是之亟也使季友適邾而
龜蒙曲阜之衆無石碏獳糜之謀則共仲之奔亦未若是

之速也然則慶父之奔蓋自知罪大惡極有所畏於魯人
之討與伯國之誅而不得不奔耳然魯人求慶父于莒既
至而縊嘗罸刺慶父以正討賊之法今但書奔而不志其
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

胡傳曰公子出奔譏失賊也

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
所以嚴伏賊之責也

廬陵李氏曰宋萬出奔陳慶父出奔莒以逋逃主罪陳莒
也

仁山金氏曰按魯自隱公將予其弟桓而桓公弒之以立

卒為文姜所謀見殺于齊其子莊公制于母而忘其父又
婚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弒閔叔牙慶父皆不
良死禍猶未已而孟孫叔孫季孫三家者自是立其後魯
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弟不忠不孝之報
其禍如此夫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
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
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
克乎及閔公再弒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
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因强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

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按此說於前後事迹似亦欠審慶父雖專權未嘗專主兵也季子來歸崇以虛禮未嘗執政權也閔公弒而季子以僖適邾此時未在魯也乃胡傳之立論如此亦安見其有當乎胡傳又曰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

未敢訟言誅之也況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義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後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按此說於當日之時勢亦覺未明慶父之主兵他無所考惟一見於莊二年經書帥師伐於餘丘至於他年用兵公多親將未聞兵柄之旁落而慶父專擅之也且春秋之書帥師者多矣未必皆執兵柄而專恣者也一次帥師遂以為主兵而未可遽奪其可

信乎惟齊仲孫之言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則見慶父之驕縱不法私黨衆多幾乎有不可猝拔之勢則謂其政權在握固有之但季友昔為貴戚之卿亦非全無勢力者觀叔牙弒械既成而季友應手誅之不勞餘力蓋其勢亦可以有為矣今雖待以虛禮而不仕事權抑豈同匹夫之微賤而驅策無人者乎且閔公再弒而哀姜慶父相繼出奔是猶畏魯人之不容也魯人能令哀姜慶父之出奔是魯人猶有公憤而勢猶未衰也哀姜慶父不敢奔齊是猶畏齊人之見討也齊人殺哀姜而莒人歸慶父是伯主猶知義而隣國猶不匿賊也況季子為齊人之所後則其援

之者必力魯人喜季子之來歸則其從之者必多雖季子不能消患於未萌使聞閔公之變而即倡義討賊義聲震遐邇舉動合機宜謀之允臧舉之有名勸之易從行之克力何難奪其魄而誅覆載不容之大惡也哉惟其以僖違邾苟且避難在內在外俱不知有正名討賊之義舉乃伺慶父之奔入而立僖亦惟以賂求莒而已亦惟不許其人而已夫既可以致其自縊又何難於正名誅之也哉蓋其志雖忠而不知義故所為草草如此則或譏其緩不討賊誠不為過不然事機即難驟討乃後日聽其自縊而又謚之為共令其有後於魯刑賞之謬已甚矣友將何以辭其

咎耶若夫漢誅諸呂如彼其難者自是大臣應變之無術徒以力勝而不以義勝也未可以彼律此矣〇文姜如齊去姜氏哀姜喪至不書姜皆異其文以示貶公子翬公子慶父公子遂皆仍其屬籍而不異其文者臣子之逆不待貶而法易明也且以見天屬之親而行大逆其罪愈深不又可為官人以族者之明戒也哉〇公子慶父出奔莒與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之義同然陳人受賂而歸萬莒人受賂而歸慶父事亦同也萬與慶父之死皆不以賊討故經不書春秋之於討賊情切而義正矣。汪氏曰慶父之立後不異於叔牙而公孫敖為卿無以異於公孫茲則魯

人必納慶父之喪矣不書喪歸與穆伯異者豈非聖人以共仲弑逆罪非敖比而削其喪歸以絶之歟按此說亦欠審慶父縊于密密魯地也喪在魯地不可言歸何必以不書喪歸為疑但慶父得謚為共又令其有後于魯是必以大夫之禮治其喪矣在魯人不以賊討固不可以刺書而以大夫之禮治其喪豈不可如叔牙而書卒經乃不然此或懲其弑逆而絶之如公子翬不書卒之例耳哀姜之薨葬與喪至皆書者與文姜之薨葬皆書同毋道也公孫敖之罪雖輕然既得罪出奔而位絶亦當不書其卒與喪以其子惠伯為之請而文公許之故書以譏其非禮也

冬齊高子來盟

國語曰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絶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

杜氏曰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

孔氏曰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自爾以來不見經傳故云蓋高傒也往年仲孫湫勸齊侯使寧魯難今而高子遠魯知齊侯使來平魯難也當齊侯初命高子之時慶父未出（案曰或此時慶父已出亦未可知）僖公未立及其至魯值僖公新立因遂與魯結盟盟非齊侯之命故不稱齊侯使也齊侯不

使之盟而高子輒為盟者齊侯使之來平魯亂新君既立遂盟而安之亦足稱齊侯之意其盟非專擅也此必僖公共盟不言公及齊高子盟者（案曰僖公尚未踰年即位此時例當稱子）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皆不言公及則不書公者春秋之常也晉荀庚衛孫良夫並為來聘既行聘禮更與公盟非是直為盟來故聘後別言及耳

鄞山李氏曰高子杜氏以為高傒也高傒則曷為不名時已致仕不受祿蓋齊之老臣桓公以為賢而待之以不臣之禮者也子者男子之美稱慶父弑閔公齊桓特屈高子以安魯高子嘗來魯盟防有素望焉魯人之所深服也因

與僖公盟以定之
程子曰高子来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
胡傳曰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陸氏曰不書使高子受命不受辭義與楚屈完来盟不書使同
汪氏曰來盟不稱使者三齊高子楚屈完宋華孫皆非前定也
渝闕李氏曰慶父弒閔本欲行篡以魯人公議騰沸而不容也故不敢篡而出奔齊侯初命高子來時未知慶父已奔與否君未奔則僖公方在邾若既奔則僖公未必其遽

歸是慶父之未奔與既奔魯國猶無君也國語曰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絶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蓋以僖公未入方虛君位而無人以嗣之故使高子來魯意欲立君以定其亂也及高子至魯僖已入而成之遂與之盟而僖公定矣然則高子之來盟未嘗無功於魯但其所以存魯者猶未盡其道耳。李彭山謂高子不名時已致仕而齊桓待以不臣之禮誠是也管仲之囚也鮑叔告桓公曰管夷吾治於高傒可知高傒之賢已有治績之可見者至今又歷二十六載其年必已老矣則聽其致仕而待以不臣之禮不信然乎夫待以不臣而稱子逆齊人之貴之非因此事而魯人與春秋貴之也杜氏曰魯人貴之故不書名程子曰稱高子善其能恤魯胡傳曰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隣非有安危繼絶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於久而不絶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按杜氏之說是謂魯人貴之程子之說是謂春秋貴之胡傳之論事

迹從公羊以為魯人聖人皆美之大抵皆不然也高子之存魯固亦可嘉若以大義論之是猶未盡善也蓋齊國去魯未遠也秋八月公薨至于今不為不久也齊人一聞魯亂即當興師致討殺慶父而與魯人謀立君請之於王以定其位如是則可以定魯而正天下庶無愧於方伯之職矣今乃明知慶父之當討而不急興問罪之師第遣一老臣来存之亦已踈矣况慶父已奔未聞高子令取于莒而殺之也僖公已立未聞高子令請於王而命之也徒為是私盟以相結豈以定難之大事惟恃一盟為可信抑豈徒為一盟便盡安魯之義也哉幸而僖公季子君臣之兩賢

相傳而巨姦猶死國以永寧若徒恃高子之盟謂其可以安魯而無患者吾不信也觀齊桓與閔公盟于落姑而魯難猶未已孰謂盟詛為可恃耶由是言之則高子之不足褒也明矣先儒不知高子之致仕而不名皆以稱子為褒辭乃遂張大其功而不核之於義也恐非春秋之旨矣。按左傳則僖公乃成季子所立按公羊則僖公乃高子之所立竊意左傳為是公羊之說未可信也公羊傳曰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此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

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按無君之說劉氏非之是矣劉氏曰公羊云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立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盟于說齊無君之不沒公即魯無君何故沒齊侯哉按公羊之可疑者亦不止此三君雖死何嘗曠年無君且魯大國也即無君國猶有人齊人即以兵力取魯未必望風歸命而謂徒以言而已矣談何容易高子將南陽之甲此或卿行旅從之常非動大衆而迫之立

僖公也且魯人既能逼哀姜逐慶父則必能自立君矣何待高子而始立城魯之事或小小補葺容有之但莊公之世以不急而城築者不一豈有都城傾壞而不修者即或新頹魯力猶自能給何須高子城之此以知公羊之未可據也胡傳乃從公羊以立說亦未之思耳。左傳謂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然以僖適邾之事不見於經者僖公之為公子亦微矣成季之出處俱無當於國事之重輕故皆略之而不書也若夫入而立之亦不書者不請於王不告於伯但伺哀姜慶父之出奔扳僖而嗣君位與因亂竊國者何以異故不書僖公季子之歸入亦所

以略之也然則春秋之不足於季子者實多豈以元年之稱子為褒辭哉高傒稱子而不名亦非褒也王氏曰魯危而復安者內則季子外則高子其功一也春秋內外大夫之善者莫過於二子故皆以子稱也按此說不知稱子之為實錄以為皆美其功亦未權於春秋之義矣。汪氏曰仲孫高子之來經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胡傳有予奪之異者蓋仲孫但言來不能弭其亂高子言來盟遂能定其難也比事觀之則仲孫來之後而閔公弒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寧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哀姜誅而魯國無事矣按此說亦不然仲孫來而魯難未已高子盟而僖公遂定

以後事觀之似二人不能無優劣其實魯之治亂全不係此而二人亦無優劣之可分也使當仲孫來時哀姜慶父已出奔而季子當事任閔公可以長有國使當高子來時哀姜慶父未出奔而季子不當事任亦如在閔公時僖公雖賢焉能保其安枕而無憂也哉夫以齊侯之盟洛姑不能定閔公而謂此盟之足以安僖公也亦未察於事勢之由矣且慶父在魯而仲孫不肯誅慶父慶父已奔而高子於此又未聞以義告莒取慶父而殺之也夫大賊未討何以定魯是二人之苟且姑順如同一轍未可以事後之成敗而定二人之優劣也已然則傳有予奪之異豈經旨乎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曰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杜氏曰迎衛敗眾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杜氏曰戴公名申曹衛下邑孔氏曰曹邑不知其處當在河東近楚丘也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史記曰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敗之狄殺懿公也衛人思復立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代伋死者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後去其二曰昭伯昭

伯黔牟皆已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元年卒齊桓公率諸侯伐狄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為衛君是為文公初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故齊人立之

胡傳曰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文中子曰史之失自班固書始也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何取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刪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

其國者也汪氏曰如齊莊陳靈蔡景之殺身秦呂不韋漢梁冀之敗家晉賈后淫亂隋煬烝陳夫人之亡其國唐高宗武后中宗韋后玄宗楊貴妃皆幾至滅亡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
世有獻譏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龜山楊氏曰衛之淫恣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警於晉而
成於胡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
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心自惠公即位宣姜
淫恣耽樂忘政習以為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
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
無噍類矣故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戢則滅可不
戒哉

彭山李氏曰左氏曰狄伐衛懿公及狄戰衛師敗績遂滅
衛今按經文止曰狄入衛則直入其國都耳衛實未滅何
得謂之滅乎齊桓撫夷安夏志業方勤而獨於衛不救者
蓋衛自盟幽以來背齊不會及齊伐衛猶抗未從故桓公
棄衛不圖自衛文公復國遂心服於齊矣。狄之入衛也
懿公失政也夫伯令行於諸侯諸侯奉之則自治交隣政
事修舉外患莫能加焉此伯者所以有功於世也彼懿公
不肯服齊非所謂畏天保國矣狄禍之及也宜哉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衛師敗績遂滅衛者或亦以其君滅
而遂言滅耳觀傳文之所序此時狄人戰勝尚未入衛至
因華禮二人二人先入告守以不可待而夜與國人出狄
乃入衛言入在滅後可知言滅之為君滅也且使懿公未
滅華禮二人必不以不可待告守者而下文不言懿公之所
終但言立戴公以廬于曹此時懿公又安在哉蓋懿公即
死于戰因君滅而遂言滅衛此左傳立言之未明是以後
人不之信耳。一說左傳先言滅衛後言入衛者先是總
括之辭後又別言失守之由也蓋以君死國破民戮殆盡
故傳據其慘而總書曰滅是固然矣但以經之所書與其
事迹攷之狄實未嘗取其地而覆沒其宗祀則不俟齊桓
之城楚丘而已有廬曹之戴公矣故經不書滅而書入此

春秋所以為核實之書也。此衛師敗績而懿公見殺也
若據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
髡沈子逞滅之例當書衛侯及狄戰于熒澤衛侯赤滅狄
遂入衛而經不然者言入可不言戰矣且社稷為重君為
輕國破重於君亡彼既不保其社稷而為狄所入則其君
之存殁無足誌焉爾。彭山李氏曰是年懿公且不知所
終史記以為狄殺則有關於天下之故於法當特書矣而
經不錄必自卒而非殺也觀許穆夫人載馳之詩言歸唁
至漕則當時衛侯亦嘗暫出避久不得歸也故其詩曰我
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蓋非卹民之月未

為行野見麥之時也而衛侯尚處漕邑則以殘破之餘城郛室廬未能完繕故耳按此說不然春秋凡書殺豈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之此即關於天下之故而經不書衛侯赤滅必有深意存焉矣觀衛民之渡河者男女七百有三十若非君滅何至殺戮殆盡如此哉載馳之詩曰歸唁衛侯言至于漕者是言戴公非唁懿公也故在傳謂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其為唁戴公也明矣蓋戴公在漕至卯辰之月許夫人欲往弔之想此時齊人尚未戍曹而恤戴公故詩云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未幾齊桓加德於衛戴公始能野處而粗安矣然則史記謂狄殺懿公

自是可信未可以春秋之不書而疑其未嘗殺也。陳氏曰滅而書入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乘亂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按此說亦不然經書狄入衛而不見齊人之救衛也後城楚丘而又不序諸侯春秋之不足於齊也明矣豈以其後能存衛特於此焉諱其事實而德之乎僖公取須句而反其君實未嘗滅亦非易滅言取以罪之也蓋春秋滅自當滅入自書入取自書取滅入取皆實錄未可信傳之過妄為曲說以求通也已。齊桓兩次救邢何以獨不救衛蓋懿公在位九年通無與

於桓會而伐衛之役敢與齊戰齊桓不能無怨于衛矣此時被狄兵衛又不請救於齊是以齊師不出耳觀齊人之伐衛也齊師方至而即日與戰是懿公乃驕輕剛愎之徒恃强而好勝者其不請救於齊可知以嚇昔之有怨而臨急又不求齊齊人肯為之援戡未幾成曹贈物城楚丘齊人之加德於衛者至厚則以懿公死而戴文皆從齊故也東萊博議乃謂桓公坐養其禍待其社稷已顛屠戮已酷然後徐起而救之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惠多人之虐而欲明已之勲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如此則其不仁已甚矣恐桓公之正而不譎即或有私未必至此極

也。杜氏曰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孔氏曰戴公名申世本世家文經傳皆云十二月狄入衛衛人東徙渡河収集離散乃立戴公此年之末文公即位計戴公為君不過十數日耳言立一年卒者滅而復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為諡文公繼世而立明年始為元年故戴公雖侵日少亦稱一年年表亦以此年為戴公元年今定本云以其年卒按此說似亦考核之未審也狄於此年十二月入衛衛人渡河立申即使十數日而卒若非改元即位何至有諡而稱戴公即云滅而復興不同嗣位之常禮然以時日計之文公之立亦必不在此年也蓋狄之入衛在此年十二

月衛人渡河立戴公必經數日又十數日而戴公卒文公在漕何能於此月繼世而立哉且傳二年齊桓城楚丘而封衛若此年立文公而明年為文公之元年何為遲之二年而始封之耶大抵此等俱不可信竊意此年立戴公明年為戴公之元年史記謂戴公元年卒是已改元而始卒故可稱謚稱公也況許夫人之欲唁衛侯是唁戴公也載馳之詩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是明年卯辰之月戴公猶存也意戴公卒於明年之冬故傳二年春正月齊桓乃城楚丘而封文公焉左傳曰僖二年封衛于楚丘下文又曰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是以受封之年為元年也可知文公之元年必在魯僖之二年無疑矣如此說庶於時日事迹皆有合而詩與春秋經傳庶皆為可通乎。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按此說誣亦甚矣戴公文公宋許二夫人未知其母為誰但非姦生之子無疑其謂昭伯烝胡母而生戴公等已不可信至謂齊人使昭伯烝胡母強而後可恐齊人雖無道必不至以禽獸之行令其以子烝母如此也若果如左傳說惠公雖少昭伯日與其母行淫鄙褻為之未必無懼心乃生三子二女昭昭可見何其毫無忌憚而衛之臣子亦甘聽其濁亂中宮而

莫為之制乎且夫五子雖速亦須五年方可得五子以年計之則自宣公卒以至惠公奔縱歷四年何得遽有此五子至於黔牟既立之後宣姜未必能存仍得與昭伯行淫矣莊六年惠公雖復入而其年已長即使二人皆無慈惠公於此豈猶容其母子之茍合耶此以知昭伯烝母之所生當在惠公初立之時而初立之四年必不能生三子二女也明矣況先君已沒宣姜所生自知為姦子姦生之子必不肯育即或育之比其長也人方厭之鄙之之不遑何至奉其男而以為君取其女而以為夫人乎又許穆公於隱十一年居許東偏於桓十五年入許復國計其年當在三十後若其夫人為昭伯烝於宣姜之所生則此時女未數歲抑豈又待十餘年而後娶乎即或後日之再娶亦必不娶姦生女觀載馳之詩閔衛之亡而守禮不渝可知其非姦生女也許夫人既非姦生女則戴公文公與宋夫人之母俱非昭伯之所烝者又可知矣但昭伯烝於宣姜事是必有之故鶉奔之詩一則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再則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君所謂兄者即昭伯所謂君者即宣姜也史記謂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意戴公文公果皆昭伯子特非烝於宣姜之所生者耳昭伯雖淫惡此時公族之親者無他人不得不立其子矣若夫宋許二夫人或宣姜

未寡時所生又或昭伯之妻所生俱幼可知必不至如左傳之說也。衛懿公在位九年殺於狄從弟申立是為戴公僖元年戴公之元年也是年戴公卒弟燬立是為文公僖二年文公之元年也

鄭棄其師

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胡傳曰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

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朱子曰孔氏以是詩為公子素所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五代史晉桑維翰傳出帝即位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入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魏國公事無鉅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一制書使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家氏曰不責高克而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不足責也

陸氏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

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派棄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之也

高氏曰鄭伯以百姓之命授非其人非棄而何蓋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漫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之當自罪耳況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獨陷其身又棄其民乎

張氏曰舜授禹之辭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夫宗廟社稷王之於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以欲退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衆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關其心

當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啓疆之心一旦乘罅搗虛則鄭
必束手就亡矣
汪氏曰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
也胡孫乾沈子逞滅自滅也若曰非有能殲其衆非有能
敗其師非有能亡其國滅其身者耳比事以觀而知春秋
示人自責之意深矣
瀹關李氏曰是時狄方入衛而鄭與衛隣以河為界故使
高克將兵禦之於河上也然則何以謂之棄師也高克好
利而不顧其君豈能篤恩信以恤其下克之不可以將兵
也明矣文公惡其人而不能退之以道特假禦狄之事以

遠之觀詩所謂駟介旁旁二矛重英可謂盛矣以此大師
授之不可將兵之人是明知其不勝任甘以其衆予敵也
夙其授兵之時即有不召其還之意將欲聽其將卒之奔
潰而莫之顧也則是高克不足惜所可惜者鄭之師衆將
不免於危亡之憂耳書曰鄭棄其師所以為國本慮者深
矣○公羊傳曰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
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傳曰惡其長也兼不反
其衆則是棄其師也按此説與左傳詩序之説相合左傳
曰久而弗召師潰而歸詩序曰久而不召衆散而歸先儒
本此解經以是為棄師之道未為不可但以時月考之猶

覺未妥蓋狄之入衛在十二月鄭使高克將兵當在入衛
之前後此時尚未久尚未見其不召而春秋已於此月書
棄師矣豈待其久而不召師衆潰散而始為棄之哉夫惡
其人而授之以兵即可為棄師且其使克之時便有弗召
之意已將大師置之於度外矣未可專就後日論之也惟
高氏之説全不論後日蓋亦見及此矣但必兼其意欲不
召而言而鄭伯之私情乃見其全不則徒以授非其人論
之抑豈知其立心之本來不僅使之將兵而已耶○本欲
棄克而兼棄其師克可棄也師不可棄也以棄師者棄克
則棄克之計謬矣以棄克者棄師則棄師之罪深矣故春

秋不責其棄克而責其棄師以明將卒之為一體而師卒
尤重於將也此正經之特筆而其立意深遠矣○論國體
則大夫與師並重論國本則師猶重於大夫春秋不責其
棄克而曰棄師是以師為重也即重師而書棄則其大夫
之奔亦可略之而不書矣○孔氏曰大夫出奔多是本國
來告傳稱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又衛殺孔達
告於諸侯是其本國告也宣十年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
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是大夫私
家之告辭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傳稱告於諸侯是奔
者自告也此鄭之公心惡高克而欲得遠之克既奔陳無

罪可告故杜氏以為高克自狀其事以告魯魯史以是為棄師之道也按此說蓋有之然亦未可定其必然也安知非鄭國來告狀其克奔師潰之罪魯史察其實而以為棄師之道歟又或魯史不如此書仲尼修之而其書法如此亦未可知且其來告雖在克奔師潰後然而春秋所書棄師恐非為其克已奔師已潰而云然也觀其時月可知矣

○清人之詩曰清人在彭鄭氏以清為高克所帥衆之邑此說良是而水經註亦以中年之清陽亭當之理或然也蓋鄭人以清邑之兵授之高克則清必鄭地無疑與隱四年遇清之清名同而地異者也

附錄左傳曰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事在桓十八年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廬陵鍾氏曰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及見大子又教之以共命與人父則言慈與人子則言孝可為事君之法及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先友之言則曰親以無災狐突歎焉曰狄可盡乎梁餘子養罕夷

曰逃羊舌大夫曰死人申其說正言危言各自有心各自有理如娶哭一堂千載之下聲有餘慟況哀怨之氣在於一時不足招眚而致災乎獻公滅耿滅霍滅魏滅虞虢何其得志於外女戎潰內父子兄弟間釁亂無已此可爲不修內治之戒也

仁山金氏曰按左氏於晉楚之事皆不係春秋之筆削率先經以詳其始末蓋其時晉之乘楚之檮杌與魯春秋並行此左氏所得參攷致詳也然於魯春秋獨莊閔之篇魯齊之事多闕不詳何耶若莊閔之際難間因經解事而前後事情多不真若閔弒季友出夫人慶父何以出奔僖公

得入之先後高子來盟之所爲皆無考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於魯春秋必未見故傳中闕誤者不一不獨莊閔之際已也若夫晉楚之事亦多失實者未知其得見乘與檮杌否意列國之史他人亦無由見特以晉楚爲大國左傳之習聞頗詳故於傳中備述之耳但左傳記問雖博而於當時之事迹尚且未核其真又何論夫聖經之與旨哉然事迹之賴以考證者十有七八則其有功於經者蓋亦不爲不多矣

春秋釋傳辨疑卷三十四

改卷十九

渝關　李集鳳　翙升

僖公

彭山李氏曰公名申莊公子子般及閔公之庶兄也在位三十三年諡曰僖母成風薨在文四年然僖公時詩人已稱其爲壽母在莊公初年當已入後宮而僖公之生必在哀姜未娶之前矣夫人聲姜娶在先君之世故始至不見於經觀先君之世而已娶則僖公之年信乎長於子般及閔公矣聲姜薨在文十六年趙氏曰姜氏者公爲公子日所娶齊侯女是也○元年歲在壬戌

孔氏曰公於惠王十八年即位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穀梁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劉氏曰僖公即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爲之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於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桓公止於伯術也

渝關李氏曰閔公無子僖公以莊公之子既長且賢因國

亂而嗣統不得以內無所承為嫌但其自邾入立而魯使不告於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於京師無王之罪何逭焉春秋不得已而書王以正之辭不厭繁而其義可見矣其不書即位公殺自明胡傳之說不然也辨見隐元年○彭山李氏曰按僖公之立以閔公既弒而於次應立也季友以賢定社稷實出至公左氏乃以為成風聞季友之繇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則大失古人之心矣按此說謂僖公應立季友立之以公誠是然成風事季友而屬僖公之事亦不可謂其無有蓋昔日之屬之者私也而今日之立之者公也

公私兩端夫亦何能相揜乎但左傳徒見其私而未察僖公之應立以是為失實耳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曰諸侯救邢（杜氏曰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邢人潰出奔師（杜氏曰邢潰不書不告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臨川吳氏曰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二年冬破衛則狄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于邢故桓率諸侯次聶北救邢邢不能支狄衆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還之

彭山李氏曰曹師者曹昭公之師也是時宋桓公從齊最謹而曹與宋隣亦相親信自此黽勉從齊遂自供賦則曹昭之賢亦可知矣宋曹近衛而後之救邢不煩遠國又見齊桓之有節制焉聶北邢地

程子曰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胡傳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胡氏曰春秋以用兵侵伐為戒獨至於救患解紛惟恐次止遷延而欲其速也蓋賊虐無辜視而不救則人道必淪矣

高氏曰救急辭也次緩辭也急而得緩辭著其救難不速也

家氏曰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使其疾驅而往尚能存之于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衛毀其宗社國君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叙三國以美其救不沒其實也

啖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凡救當奔命而往言次失救道也救邢之師先書次于聶北譏不速救而下書救邢言有成事竟得其援救晉之師先書救晉明魯君之命下書次于雍渝罪叔孫之慢命也（救晉見襄二十三年）汪氏曰救而書次者三次聶北救邢次匡救徐（救徐見十五年）皆譏其急於進兵而救患之不亟也救晉次雍渝則譏其怯於赴敵而救患之不勇也書次雖同而立義有經重次而救見其終能救救而次則遂不能救矣

渝關李氏曰狄不至邢何以言救國語謂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則狄固已逼邢矣春秋不書未告魯耳○

按救患之情貴急而用兵之道宜慎救而次之所謂量可而進者非欤曰聖人非欲其不量可否而必於速進也凡書次者蓋責其可以不緩而緩之者尔○彭山李氏曰齊桓伯業方新大合三國之師以救邢非應故事也其次聶北豈緩於事哉用兵大事相機而動豈以急於求敵為功哉胡康侯謂救而書次其次為貶非矣孔氏曰按兵觀釁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張氏曰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主於持重是也按彭山此說是取其次恐非經旨聖人之情以急於救患為義當狄人攻伐之際邢國危如累卵此即星速赴之猶恐弗及奈何次于聶北而延緩至此歲夫以伯國節制之兵又有宋曹為之輔兵衆師强何畏於狄而須觀釁而動觀春秋書師書次明是責其救之不力也若嘉其持重而不以為譏將亦思被兵之國其望救者不啻拯焚援溺之急而我反泄泄焉欲坐審於知難見可之間而不遽動也亦大非仁人之心矣况莊末年狄伐邢閔元年齊人救邢彼以单師救之猶能拒狄而固其國今狄勢雖盛而合三國之大師以往又何慮其力不敵而難勝也且邢已潰而逐狄人既能逐於已潰之後豈不能逐於未潰之先是三師之觀望不前其非勇於義也明矣雖亦卒賴其救未至如衛人受禍之

慘然以大仁至義論之必不若速於救而不至奔潰之為美也此春秋所以予其救而不予其次而救也欤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范氏曰辟狄難夷儀邢地

彭山李氏曰按後漢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註以為邢遷處則聊城乃齊地而衛之東界也正當狄入齊衛之衝邢若南遷狄豈竟無一至其地乎其說非矣蓋邢故國即今順德府邢臺縣治夷儀城在縣西一百四十里其地有夷儀山自東遷西將依山以為固耳

公羊傳曰遷者何其意也（何氏曰其意自欲遷）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臨川吳氏曰邢人賴諸侯救援之力衆雖自潰而非爲狄
所入也然遭狄人二年攻伐之餘不復可立國故諸侯之
師具器用而遷之于夷儀然後邢得以復存邢自欲遷故
不曰遷邢
陳氏曰以齊晉之伯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
于帝丘雖夷狄之暴橫而桓文亦受其咎矣
渝關李氏曰遷某者逼遷之辭也齊師遷紀郱鄑郚宋人
遷宿齊人遷陽是也某遷者自遷之辭也邢遷于夷儀衛
遷于帝丘許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是
也逼遷已地而臣屬之則不書地自遷而別立其國都則

書地此其所以不同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時邢
創畏狄兵更欲依險阻以自固未爲不可但地利之說非
本計孟子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觀此而知無道以守國雖避移于他地以爲苟安之圖
抑亦末矣況戎能往彼亦能來險阻其可恃乎即或免于
難而彼不來蓋亦幸耳未可謂爲遷徙之力也然則必如
太王之遷岐而後可春秋所書邢衛許蔡之遷不可與太
王同日而語也明矣且邢衛遷國以避狄許蔡遷國以從
夷其爲得失又不同也○易曰利用爲依遷國蓋遷國必
有所依故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今邢遷于夷儀而以三師
爲援得所依矣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曰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
災討罪禮也
臨川吳氏曰邢即夷儀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之所在故
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也
胡傳曰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
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
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
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

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
權
高氏曰始緩於救邢過也卒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
過亦不以過掩功功過不相掩是之謂王法
張氏曰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
定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爲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
安故再敘三師以見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
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
彭山李氏曰遷夷儀者邢之志城邢者桓之功也桓公一
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茲非其一歟

汪氏曰狄伐邢而桓公能救邢邢遷夷儀而桓公能城邢狄圍衛而至於遷文公不能救而城之桓文之優劣見矣

廬陵李氏曰齊伯之編外城三邢也楚丘也緣陵也獨城邢為美晉伯之編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獨成周無譏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春秋之例先會而後盟者會則具序諸國盟則總稱諸侯公羊謂之前目而後凡此上文已列三國之師救邢救邢與城邢猶是一事相連耳而再列三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也十五年歷序諸侯盟于牡丘下書諸侯之大夫救徐襄二十七年歷序諸國大夫會于宋下云諸侯大夫盟于宋此不言諸侯之師城邢者此與會盟小異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為其事有闕故總稱諸侯此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為其事有闕總書為敗故雖則煩文而再列三國按諸侯城緣陵正是前目後凡之例其不列序諸侯者非其闕之謂也城築之事雖與會盟不同然其書法次序亦豈或異此即言諸侯之師城邢亦從諸侯大夫之例於文未為不可而經不然知嘉美之有在也○國語曰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按封之之說不然也邢侯未死非新立衛文之可比何得言封使如專封之於衛文則

城邢與城楚丘何異當亦不必再序三師矣春秋再序三師自是美其扶危濟困之義觀於築夷儀而不淫選具如此邢之嘉賴於桓公者豈少哉○自莊二十七年齊桓已受命為侯伯則救患分災討罪固其職分之所得為者但邢之遷三師之城亦必請命於王而始正當時未必能然而春秋亦與之難不得已之權要亦與其所可與也若夫專封之害義為大則書城楚丘不能不略於此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穀梁傳曰夫人薨不地地故也

公羊傳曰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

彭山李氏曰夫人之薨公羊以為桓公召而縊殺之是也薨于外而言地恒辭也承薨之日而言齊人以歸焉見因齊人至而薨也其故在齊人矣蓋桓公使人召哀姜雖不明言欲討而哀姜自疑有縊而已以歸者以其喪歸齊也齊人本由桓公遣召哀姜故以屍復命若無故而以凶喪歸國焉人豈為之哉

汪氏曰以歸之義文定及程沙隨皆謂齊以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

是也凡言歸者歸于魯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當從左氏謂齊以其喪歸也夷地雖不可考蓋殺之于夷而以喪歸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于魯耳不然何以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乎書齊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

杜氏曰不言齊人殺諱之也

劉氏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此上之所以行乎下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之義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

張氏曰自文姜弒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濁亂昏迷卒成再弒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數罪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臨川吳氏曰自齊桓既伯之後諸侯無敢有弒君者僅魯有弒君一事然亂賊遄誅無得幸免伯政之有功於世道也哀姜襄女桓公以義奪恩必殺無赦與石碏殺厚義同

渝關李氏曰季彭山謂齊桓召哀姜哀姜自縊死而齊人以其喪歸復命此說誠是也如此則哀姜之死與慶父無異矣魯不以賊討慶父齊亦非以賊討哀姜春秋既不卒慶父何以薨哀姜也曰般閔君也慶父臣也哀姜母也般閔子也慶父弒君而哀姜殺子殺子之視弒君罪原有間齊人之處哀姜止可令其自縊而已不必置之於顯戮也情如是法亦如是自非誅亂臣討賊子之可比若夫慶父之為亂賊所當明正其罪而殺之不當令其自縊而已而魯人止令其自縊不可謂之討賊矣是以慶父不書殺與卒而閔公亦不書葬哀姜亦僖公之母也子無討母之理母雖討於齊亦不得以恩錄之故仍其位號姓氏且隱其殺而書薨其權於母子之際者審矣自不與慶父同也。

公羊傳曰夷者何齊地也按在國中不得言歸今言齊人以歸可知其非齊地也杜氏曰夷魯地按閔二年哀姜孫于邾未聞其復至魯也或齊人召哀姜于邾而途經魯地亦未可知但未可信為必然也彭山季氏曰夷齊東鄙小國名而南近于莒杜氏曰夷國在城陽莊武縣按城陽即莒州今莒東北高密縣境有夷安城必因夷而得名矣夫人知慶父在莒故亦往從而莒送避于夷尓按季彭山以夷為國在齊東而近莒云云說亦可通但無他據亦未可信為必然也且安知夷非邾地抑或他國之地近齊者又安知非夷狄之夷凡此數說俱難以意斷闕之可也。哀姜薨于夷季彭山以為哀姜本在夷桓公使人召哀姜于夷哀姜自縊于此此說亦未可信安知非哀姜在邾齊人

召之于郗行至夷地而縊死亦如慶父之縊于密者乎且
春秋凡書卒于某者不必皆居其地而卒者也安見哀姜
之逃于夷便為本居夷地乎縱或果在夷地而桓公召之
于此亦未可知是亦難以意斷也。汪氏曰不曰齊侯而
曰齊人討賊之詞也按此說非也經既諱殺而言薨則夫
齊人以歸何得謂為討賊之詞且其歸也非齊侯之親之
自不可以言齊侯不曰齊侯而曰齊人以是為恒詞耳若
以為討賊之詞如齊人取子糾殺之豈亦可與齊人殺無
知倒言之乎。左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
矣女子從人者也按此說亦非也哀姜通於慶父而殺二
子得罪於先君得罪於王法者多矣魯以子道不可討而
齊以伯政得討之何論其從人不從人乎不以為是而反
以為譏蓋當時縱惡之積習造為邪說如此而左傳妄信
之謬亦甚矣

楚人伐鄭

左傳曰秋楚人伐鄭〻即齊故也

杜氏曰荊始改號曰楚

孔氏曰此前常呼為荊此後遂稱為楚據其見經為言故
云荊始改號莊二十八年仍書荊伐鄭自尓至今不知何
年改。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

孫氏曰敗蔡入蔡稱荊來聘始稱人伐鄭又稱荊今曰楚
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自此十數年侵伐用
兵皆稱人焉

廬陵李氏曰荊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幼弱
數年之間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熊頵殺兄而立是為成王（李曰堵敖未必是頵弑辨見莊二十二年末）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於中國矣
而毋壯子少子元專權尚不能逞至三十年鬬班殺子元
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
強張氏謂其始定改號曰楚以交于中國疑亦得之

渝關李氏曰詩商頌謂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是在殷世已
有楚稱至周受封為荊國故小雅謂蠢尓蠻荊大邦為讎
顯允方叔蠻荊來威而春秋之初亦止書荊也至荊熊惲
改稱楚不以周室之封號為號而擅易其稱無周之心愈
彰矣初則止以號舉狄之也自此以後曷不狄之而皆稱
人蓋其交通諸夏每與中國事勢相及故春秋以中國之
法治之而與諸夏無異文四年屈完來盟于師始書臣二
十一年楚子會盂始書君亦以其棲中國而君臣可指故
從實錄以著是非耳然楚雖夷俗猶能間用夏禮故可治
以中國之法吳則文身斷髮黥傲尤甚故春秋多殊會之
雖間亦因事而稱吳子者三餘則始終無不以號舉也與

楚固不同矣。春秋之初外大夫將皆稱人荊自此年書楚人伐鄭蓋亦從大夫稱人之例也然莊二十三年之來聘畧其君臣而止書人僖二十一年之來獻捷畧其君而書楚人使則夫自此以後之伐滅書人者又安知非有君將而亦畧之者耶然在春秋之初猶或畧之而書人至文十一年楚子伐麇始書君成五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始書臣於是侵伐等事盡與諸夏之稱爵稱名者無異文矣。荊始稱楚而書人自此不復舉號矣蓋其交通諸夏而漸習華風故亦從諸夏書人之例非進之也亦非以其寖强故也胡傳曰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以此論楚勢之寖強誠是但曰楚稱人寖强也是謂春秋以寖强故而稱人恐不然若以寖强稱人使得免其舉號之陋是以强力相尚而徒爭於其勢也其可訓乎且後來莫强於吴春秋並不書吴人可知非為寖强故而稱楚人也明矣。此時雖通中國然亦赴告聲問之相及耳猶未列於會盟也四年伐楚屈完來盟于師桓力猶能制楚也齊桓沒而宋襄伯然後始列于會盟儼然主諸侯而春秋常以爵書矣。楚人為鄭即齊而伐之不惟猾夏不恭亦且與齊爭鄭而撓伯權矣夫自莊十六年至此荊楚伐鄭者三無王無伯無中國蠻夷之為患何如哉此

春秋之所深憂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按此即今陳州地也檉之會齊桓以楚伐鄭再三而欲攘之故合諸侯為之謀也左氏以為謀救鄭則楚兵已退鄭伯既預會矣何救之有乎

渝關李氏曰諸侯本為救鄭出也楚人聞救而即退師無所用於諸侯之救矣故相與會于檉而鄭伯亦往赴之蓋必謀夫攘楚之事矣左傳曰盟于犖謀救鄭也（杜氏曰犖即檉也地有二名。汪氏曰經書會而左氏書盟傳誤耳）不惟言盟誤其言謀救鄭亦誤蓋鄭伯既與會可知楚師之已退矣楚師已退不須用救而又何須用謀哉然則此會亦非謀救鄭甚明但齊桓本以救鄭合諸侯非弗以會檉謀楚合諸侯也何以知之按其月而知之矣楚人於七月伐鄭諸侯即于八月會檉以其本欲救鄭是以如是其急也使楚師猶未退當亦如莊二十八年之救鄭不踰時不必為會于某地以謀之矣故楚師未退可速往救而無待於謀楚師已退不須謀救鄭而乃相與謀攘楚此或當日之事情乎然諸侯既謀攘楚何以召陵之師遲之數年後也蓋以諸夏姻隣之國猶未定而近楚之遠國猶未孚是以尚須經營而有待耳如莊三十

年梁丘之遇亦欲為鄭報楚而事不果此皆桓公十全之策也○張氏曰楚人伐鄭桓公不即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强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按此說以桓公之謀救鄭為慎是徇左傳而失其實者也夫楚人七月伐鄭諸侯即於八月出其欲救鄭也速矣于檉之會有鄭伯自是楚師退而無所用救耳豈其畏楚之强欲為十全之策而不速為之救乎若以此為十全之策則莊二十八年之救鄭止三國未嘗如此六國之衆也而救不踰時將不免於輕發而寡謀矣恐未必然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左傳曰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孔氏曰不知虛丘班地何故戍之）

杜氏曰偃邾地

胡傳曰檉之會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張氏曰楚人陵駕上國公與邾同會于檉以謀之曾未兩月僖公遽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隣事伯而僥一時之利足以見僖公之罪矣

劉山李氏曰魯方從齊會檉而尋敗邾師亦可見其未深畏齊矣齊恐失魯姑勿治焉

渝關李氏曰偃邾地也此必公自會檉還路經邾地而遇戍卒之將歸者於是要擊而敗之耳李彭山曰此蓋魯兵至邾而敗其出禦之師也說與左傳異而無他証未可據也然則其敗之也得非惡其受哀姜而因與彼有嫌耶曰是不然以春秋所書哀姜薨葬之事觀之則魯於夫人之故或無讎邾之意意者成季以僖公適邾彼於僖公不加禮而公怨之又或邾人不事魯而别有他嫌俱未可知恐非為其受哀姜也○會于檉伯令也方與邾人同會而輒敗其師不惟失信義於隣封亦非所以事伯主而安中國也僖公之初政如此是豈賢君所宜為乎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左傳曰冬莒人來求賂（杜氏曰求慶父之賂）還公子友敗諸酈獲莒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公羊傳曰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人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李曰此或待之以偏戰而用詭道取勝故以詐戰之辭言之）

彭山李氏曰莒人求魯賂魯人弗與故來加兵莒在東夷肆行無忌如此此其所以敢客慶父也歟○酈杜氏以為

魯地窮意當在魯之東鄙蓋僖公因是而賜季友以費或
者鄪即費間之地欤豈謂賜季友汶陽之田則未可信矣
○獲者擒人於戰陣中之名也生得曰獲先儒以為大夫
死亦言獲蓋因哀十一年獲國書之事而為之說殊不知
本其當獲之時則皆生也既獲而死者不與焉若當戰而
死則為死事之臣必不言獲矣云敗莒師獲莒挐者師先
敗而後大夫獲也凡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師敗
而大夫獲必兼言之見師與大夫敵也
胡傳曰按公羊莒人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為是興師而來
伐季友於此抑鋒止鋭諭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
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强國之事非
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書公子友敗獲責之備也

高氏曰書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衆而不能明大義以
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于莒而卒至興師詐戰以毒隣國
無辜之民也春秋書公子友敗莒師獲莒挐且謹而日之
所以深責之也凡小國大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
汪氏曰莒人受賊而責賂固罪也魯之詐戰亦罪也左氏
公羊皆謂予季友之獲今考經書鄭獲宋華元蔡公子燮
吳獲陳夏齧齊國書未有以書獲為善者此於公子友書
敗書獲則責在季友耳

盧陵李氏曰春秋書獲六始於此此年魯獲莒挐十五年秦獲晉侯宣二年鄭獲宋華元襄八年鄭獲蔡公子燮昭二十三年吳獲陳夏齧哀十一年吳獲齊國書　○季友有費始此詳見襄七年城費下
渝闗李氏曰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
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
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
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諾
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
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
待之以偏戰按此說與左傳所記不同殆不然也經書公

子慶父出奔莒則莒受慶父明矣何謂莒人逐之且慶父
殺般而如齊已幸免於齊人之誅今又弑閔是必不敢入
齊也況以懼罪而出奔其敢復舍魯境而求入乎即使舍
魯境求入而魯人不納彼豈不能別走他邦而肯自經而
死乎惟莒人求賂之說與左傳合但左傳所謂求賂者是
莒人已受慶父魯人先許之賂於是莒人歸慶父而慶父
自經於魯境至此而莒人乃求賂也此說本可信若公羊
之說是莒人本未受慶父及　聞慶父之死於是冒以為功
而求賂亦甚覺其不近情矣況與經文之書奔莒相悖是
必不可信也胡傳本此以立說奈何舍左傳之可信者而

不信乃從公羊之不可信者而信之乎〇胡傳謂以季友主此戰亦非也凡言敗某師者固以敗之者為主然亦詐戰之常例耳非為欲見其罪故以主戰為文也若為欲見其罪故如此書使春秋不責季友而專責莒豈可書曰莒師敗于公子友乎吾知春秋主魯必不如此立言矣惟書戰之言及者是為主戰之例桓十年之戰郎責三國也不可以彼及我故變文而書來戰若夫此事不言戰自當以敗之者為主直書其事而罪自見未可謂其責友而書法乃如此也〇昭二十三年公羊傳曰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先儒因謂鄭獲宋華元蔡公子燮生也吳獲陳夏齧齊國書死也惟莒挐之生死未可知故先儒不言其生死此蓋徇公羊之例以為說殆不然也凡書獲者皆生擒之辭若其人已死雖得其尸亦不必書蓋將死於職為正惟生而就擒者則以辱身辱國為耻故書以罪之若不論生死而皆書獲則必生被虜與致命死綏者無以異恐非所以明事實而辨賢否也曰如此則春秋二百餘年豈無敗軍而死綏者何皆不見於經歟曰將與師為一體鄭逐高克而書棄其師可知師敗而將之死與不死不足記也此如狄入衛宗社既淪而懿公之死不誌焉亦以君與宗社為一體耳他如國滅君死皆不書君惟

或奔或以歸者則誌之亦此類也由是言之則陳夏齧齊國書蓋亦生獲者觀昭二十三年吳人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言二君之死而不及陳大夫則陳夏齧之未死可知哀十一年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當其獲時必未死後或既死而斬其首或未及死而斬之於是吳以獻魯而魯以歸齊耳然莊十年荊敗蔡師書以蔡侯獻舞歸此不書以歸而書獲者非降而虜之也說詳十五年獲晉侯下〇左傳曰獲莒子之弟挐按挐或莒子之族弟為大夫左傳誤認為其弟耳若莒子之弟當書公子即莒子之從弟亦當書公孫而經不然可知其非弟亦非從弟也依公羊第以為莒大夫可矣〇既書敗莒師挐不當上文而復繫之莒者以其為主將而身陷敵人之手其辱國也莫大焉故繫之國以示譏不可謂非義例之所存也說詳桓十一年突歸下〇公子友立僖公而輔之僖公其賢君友亦賢大夫也然元年之內他政未聞而公敗邾師友敗莒師獲莒挐俱以詐勝而失寡怨息爭之道知仁義者不為也使移此師以討慶父何慮亂賊之不可得而大倫之不可正哉不知出此而乃賂莒以私敗莒以忿雖幸而獲勝夫固春秋所不與也〇左傳謂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季彭山不信汶陽田之賜謂汶陽田非魯故地

至成二年始取于齊亦未見其必然也汶陽田雖非魯地
安知非春秋之前魯已取之隣國乎但費在魯東汶陽田
在魯北地不相連不應皆賜友以是為可疑耳然或當時
果兩賜之亦未可知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杜氏曰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僖公請還而葬之故告
於廟而書喪至也
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然則
曷為不於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劉氏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夫人與於亂桓公
正其罪而討之則安可復配宗廟哉然則曷為不於死焉
貶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
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
以絶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
為非義不可通乎春秋是以貶乎其以喪至也
張氏曰齊人殺哀姜以歸其國僖公請而葬之春秋於其
喪至而貶不稱姜以罪魯僖之不知義也哀姜得罪於先
君見誅於方伯焉可以配祖廟秩烝嘗乎
孫氏曰閔二年孫邾不貶姜氏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
正王法也不去氏殺子之罪比文姜差輕
高氏曰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
渝關李氏曰夫人姜氏薨于夷不去姓氏而且書薨錄恩
也言雖死於伯討於我固母道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
書姓絶之也言雖有母道然已絶於宗廟也觀此則知所
以處哀姜矣意者葬之於別所而不以其主入宗廟庶乎
其可欲今迎其喪歸而以夫人之常禮葬之徇私恩而害
公義將不免於祖父之悲恫此臣子之所不得為者也
夫人預弒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與廟絶當其孫于邾薨
于夷也曷不致貶獨於此焉而去姜曰哀姜雖與廟絶然

子無絶母之義故仍其位號姓氏而不加貶且婉其詞而
曰孫尊其文而曰薨所以致臣子之私情也然大義已絶
不可復入宗廟為僖公者但當請於齊而葬之於他所不
當迎其喪而歸魯也迎其喪而歸魯則喪至而告宗廟將
以夫人之禮治其喪故於此焉去姜以絶之所以明其不
宜至也哀姜之罪較文姜差輕故不去氏夫人之號非臣
子所得除故仍稱夫人夫去姜以伸義存夫人氏以錄恩
仁之至義之盡非聖人其孰能修之。孔氏曰姜氏者夫
人之姓二字共為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若其必
有所貶自可替其尊號去一姜氏後何所明故杜氏以經

無姜字直是闕文按此說不然文公娶出姜宣公娶穆姜止稱姜而不稱氏固已去氏存姜矣此即去姜存氏有何不可若以為無姓不可稱氏然則古人亦有非姓而稱氏者所謂有虞氏夏后氏非耶且詩謂言告師氏又謂母氏聖善又謂我送舅氏皆非以氏繫姓者也春秋之於夫人氏亦然蓋夫人尊號非臣子所敢替故但去一姜字以示貶只去一姜字便見齊桓殺之為合義魯僖迎之為非禮聖筆之妙如此安可不求其旨而徒以為闕文哉且三傳經文俱無姜字而公穀傳說俱以為貶其非闕文也明矣

○胡傳曰夫人預弒二君獲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

宗廟矣書孫于邾甚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于魯按此說論哀姜之罪當矣其論春秋書法殊多未安蓋喪至不稱姜此可謂絕哀姜耳若夫孫邾之詞婉甚夷之文諱且於位號姓氏俱不易焉夫豈絕之之謂乎文十五年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此不書齊人歸自非齊人送歸之也罪齊之意差緩胡傳誤認齊人以歸為歸魯故以為譏桓公在桓公聽魯人之迎喪而歸葬之雖亦不能無咎然既非齊人之送歸抑豈書此而特以罪齊乎且去姜者直以大義絕之令其不得以姓通耳當日即非齊殺亦所當絕不關齊不關殺也不然文姜不稱姜並不稱氏豈亦為其殺于齊乎不去氏者罪減於文姜故彼去姜氏此獨去姜存氏耳即使齊人歸之而魯人不受亦當存氏以錄息不關受不受也必以為受于魯而乃不去氏以見魯之不忍絕也失其旨矣○彭山李氏曰喪至自齊齊使魯自迎歸也力不資于齊故不書齊人歸姜氏之喪哀姜預弒嗣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而使得以葬以小君入於宗廟齊之過也伯者不能以義正諸侯而仍使盡私情焉則魯君臣不得不純用夫人禮矣如宗廟何然諸儒多謂僖公請而葬之則喪歸於禮雖廢而哀姜無子魯人情非所

急恐未必然爾按此說亦不然玩其書法與桓十八年公之喪至自齊何以異若以此為齊使魯迎歸豈桓公之喪至亦出齊襄之命乎此必僖公請而葬之齊桓從請其而不能以義正諸侯此則不能無過耳在魯人不知義何屢於禮之難處使處禮之難處雖或齊人使其迎歸亦必有辭以拒齊矣恐魯人未嘗計及此也且哀姜雖無子既為僖公之嫡母僖公即其子也以先君之兄弟若慶父叔牙負貳大惡猶待以私恩而不絕其後安見小君之重嫡母之親乃無情非所急必待齊桓之命而始迎歸其喪乎故以為僖公請於齊而迎之歸也夫固無可疑也然則成九

年書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不書逆而書至何也書至則其逆可見故桓公之喪至經亦不書逆也

春秋解傳辨疑卷三十五

首二行不寫
二年後二篇

渝關　李集鳳　翹升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曰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穀梁傳曰楚丘者何衛邑也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

永嘉呂氏曰楚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皆是衛杞不能有而齊桓城之爾

劉氏曰齊桓城楚丘蓋城者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循吾之常義而稱城焉耳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朝者亦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循吾之常道而稱朝焉耳春秋貴義不貴惠貴正不貴功畧小善而優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

張氏曰春秋畧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之往城所以抑伯權而尊王室也

高氏曰宋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或薄之斯可見當時已不與齊桓之封也苟桓公既逐狄人請命於天子而城之既城矣請命於天子而封之如是則天王命諸侯

城楚丘以封衞而桓公之德在其中矣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由天子之命及其成也又告于王可也豈得自專哉

汪氏曰不言桓公又不書諸侯者畧之使若魯自城尔蓋桓公功不足以揜過是以畧其事而微其功也夫城邢城杞皆以國書惟城緣陵不繋國此不繋衞則城緣陵之例也城邢序三國之師城杞序十一國之大夫城緣陵諸侯以凡舉惟成陳歸粟于蔡不言諸侯此不言諸侯則成陳歸粟于蔡之例也

渝關李氏曰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杜氏註曰楚

丘衞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按此說以楚丘為衞地是矣其謂在成武西南必有誤蓋成武西南非衞地或者成武有楚丘而衞又別有一楚丘今未知其所在大抵近漕邑而亦在河東耳（說詳隱七年戎伐凡伯及僖三十一年衞遷帝丘下。）據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衞焉則是當其城時猶未封也亦如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當其城時猶未遷也城自城封自封城與封二事本不同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封之也非城之也僖元年城邢十四年城緣陵襄二十九年城杞城之也非封之也此年城楚丘雖為封衞侯而當其城時猶未封春秋之書城事畧諸侯先儒以為不與其專封不幾以城與封混言之乎又封衞之事沒之而不書以是為不與其專封則可此自是土功力役之事經既明以城書又何與於專封之說乃以不與專封而論此事可乎哉即其不請於王而為此役但可謂之專城亦不可謂之專封乃以專封之罪罪專城尤覺其牽合而未當者矣然則如之何曰城楚丘與城邢杞緣陵本不同邢杞緣陵皆有君而淮夷之病杞亦未至如衞之甚也彼雖未請於王而與其君謀而共為之城猶是恤隣助役之常事耳若夫楚丘則當國喪家亡野處廬居之日為之新造都城以封新辟其用力尤勤而用物尤毀自非常事之可比者如

此大役不請於王而私為之其爲惠也雖厚而其為功也甚專已非君子之所予矣豈待祭服乘馬之歸專封衞侯而乃為罪哉且於狄之殘衞也坐聽其破國而不之救乃於衞國喪亡之後加意新君而別為之城則其功亦不足以償過以視救邢城邢之師大有間矣夫桓公此舉在衞人必深感之在當時必盛稱之而揆之大義為無王較之大德為未足此春秋所以畧諸侯而微其事也頒若夫衞文之立命出齊桓固有之然而專城猶可言也專封則不可言也經則深沒其迹而不見其不足於此也尤甚矣如楚封陳蔡雖以二國之旣滅而復立不得不書其君歸而

書二君之歸俱不書其自楚是亦不與楚之專封也然則不與專封之義自別有在奈何於其書城而混言之哉○穀梁傳曰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胡傳曰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詩木瓜小序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之○李曰朱子木瓜傳曰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蓋亦不從序說也）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

楚丘畧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扆内史依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患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汲

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劉氏曰桓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以謂桓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以異於常諸侯尒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評之則桓公為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此之謂也○汪氏曰僖二十八年子玉告於晉請復衛侯而封曹宣十一年楚復封陳蓋毀其宗廟失其爵位而復命為諸侯皆謂之封夫諸侯有國受之天子繼世嗣位則承之先君非受之天子承之先君而伯者命之則為專封葵丘之命曰無有封而不告桓公

不得逭其責矣永嘉呂氏曰狄之再伐邢也齊救之既遷也齊城之前有救患之師後無專封之失此春秋之所予也書狄入衛而不書救則前無救患之師矣書城楚丘而衛不言遷則後有專封之失矣此春秋之所奪也按此數說皆論專封之罪其義甚精然經既書城而不書封恐未可以封事言城事也別而言之可矣此年城楚丘襄五年戍陳定五年歸粟于蔡諸侯皆有救患分災之美然揆之大法大德則皆不能無遺議焉故皆畧之而微其事聖人之情可見矣二十八年兩書公朝於王所哀十年戍鄭虎牢皆不書諸侯而獨書魯事是皆春秋之微意非苟而

已也。城邢以國書已為都也城楚丘緣陵不以國書猶
未為都也哀六年城邾瑕繫之國此即不以國書何亦不
繫之國楚丘緣陵非衛杞所能有也彼將不保其國又何
有於一邑故特著其危亡之實而不繫之國所以責衛杞
也然以衛杞不能有者為之城焉以奠其居則齊桓之美
蓋亦於此而可見矣或謂不繫之國是亦畧之之義也然
則畧諸侯而不書固已見法何又并其國名而畧之且使
繫之衛杞何遂不見諸侯之非義哉。襄元年圍宋彭城
繫之宋哀三年圍戚不繫之衛或畧或詳各有意旨存焉
可知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非無謂也然則不繫
之衛杞得無嫌於魯邑乎曰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況地邑
之在輿圖尤其彰彰較著者夫固可考而知矣又何嫌於
無別哉。城楚丘何以不書遷衛國破殘其中已無所有
此特新造而別立國非自故國徙居於此也是以邢得書
遷而衛不書遷穀梁傳曰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
侯專封也然則緣陵亦不書遷豈亦齊侯之專封杞而不
與之乎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曰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高氏曰十有一月而葬外薨也喪至五月而葬也

彭山李氏曰婦人既得罪於天宜絕於宗廟而復得以小
君禮祔焉則非所謂恩輕而義重者矣故以私禮葬可也
以小君禮祔不可也

渝關李氏曰既迎其喪而至魯則以小君之禮葬之無足
譏矣故從葬小君之常而無異辭所以著其成禮之實也
不從夫謚而別謚哀蓋亦以其得罪於先君效文姜之別
謚而為之者歟然觀哀姜之謚哀其為討於齊而不得其
死然又可無疑矣。周以忠厚開國惟魯亦然後來皆失
之弱此非忠厚之過乃過於忠厚而流於姑息不復裁之
以義也周公之誅管蔡法令何嘗不行使後人循是以治
國仁育義正之道可傳奕世而無弊矣惜乎其不能也入
春秋以來魯亂叠生其可誅絕者不一而公子允為君翬
為卿文姜以壽終慶父叔牙不絕其後哀姜亦以成禮葬
是皆姑息之所為托於忠厚而不忍誅絕者也嗚呼廢大
法而不伸蔑大義而不正卒至文宣之際昭定之間禍難
頻仍而公室日卑其所由來者漸矣伊誰之過也哉

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
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
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怯而不能彊諫且少長

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杜氏曰冀國名鄍虞邑也前是冀伐虞至鄍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公羊傳曰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李曰郭當作虢蓋傳誤下並同○何氏曰猶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尒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尒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壁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尒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而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明日虞從而亡尒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李曰據左傳則是再伐而後滅虢再反而後執虞公也五年傳言之甚詳夫豈肯憩說乎且經書滅下陽是虢之邑非即虢也則虢猶未滅明矣況荀息曰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公之奇之言亦然使于此時即滅虢恐不逞之數年執虞公也公羊曰取郭還四年反取虞穀梁曰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皆與左傳異未可信也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李曰夏當作下以下陽與上陽相對也傳亦誤。據公羊說是獻公本欲伐二國而荀息為此謀也得其情矣然不行遠交近攻之術者蓋因其人與勢而施之故尒

穀梁傳曰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壁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范氏曰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懦則不能強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

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李曰按穀梁傳荀息料虞之謀較左公二傳所記更為詳其故並錄之

彭山李氏曰虞公爵出自太王長子泰伯泰伯無子武王封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虞仲以為泰伯嗣其地在漢河東郡大陽縣西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平陸縣東北十里有故虞城晉地理志云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也詳見成七年吳伐郯下晉侯爵出自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本在晉陽後十一世孫曲沃武公併晉都絳又徙新田復命為絳今平陽府絳州絳縣是也武公子獻公詭諸在莊十年嗣文虢亦公爵李曰虢本非公爵說見五年晉人執虞公下出自文王季弟虢叔武王封於虢以其兄虢仲先封虢謂之東虢此亦名虢謂之西虢其地在漢弘農陝縣今河南府陝州靈寶縣南有虢城是也李曰孔氏曰虢仲虢叔皆文王母弟據傳云鄭滅一虢晉滅一虢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賈言亦無明證據孔氏不以賈言為必然然亦未可以為必不然此李彭山從賈言而亦以虢仲為東虢虢叔為西虢未知果否姑存之以備考虞虢世次國微不可考矣按此三國者皆姬姓同出於周而相隣之國也虢在虞南晉在虞北而虞介于二國之間杜氏以為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而註後漢志者因之遂謂下陽在大陽縣東北三十里如此則正在晉絳都之西南界上一出國都而即至其地矣何待假道於虞哉

張氏曰下陽與上陽對上陽在陝縣虢所都也下陽虢之要地也

高氏曰不曰虞人晉人而曰師者著其恃衆以陵虐也

滄起朱氏曰此用荀息假道之謀也虞虢已處必亡之勢晉之滅虢滅虞未必皆假道之力特論其正則虞寧拒晉而亡無假道而亡也

渝關李氏曰虞公爵五年書晉人執虞公是也晉之始封曰唐即詩之唐風是也朱子詩傳曰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下陽去上陽必不遠蓋虢之要地也其地當在虞之南虢之北。彭山李氏曰下陽虢之別名猶荊謂之楚耳若謂下陽邑而非國則假道於虞尚未伐虢也特與虞師先滅其所屬耳而滅國在後反畧不書理何可通耶蓋以下陽即國名也故可言滅別無滅虢之事故不再書若以邑而言滅則事反重於滅國不免費辭說矣按此說不然以襄十年滅偪陽例之下陽似可言國然虢公之見於傳記多矣並未有稱下陽公者且五年左傳謂晉侯圍上陽則上陽為都下陽為邑明矣經書滅下陽而不書伐虢者

滅邑亦重於伐國自是書重之義後來滅虢亦不書者如書鄭伯突入櫟而不書其入鄭或告或不告耳何費辭說之有哉。穀梁傳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程子曰夏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按先儒皆主此說是謂邑不可以言滅虢亡由於失下陽故變文而書滅竊意不然國而書滅者覆其宗社之謂也邑而書滅者戮其人民墮其城舍蕩然不使復存之謂也人而書滅者國君敗死之謂也人猶可以書滅邑獨不可書滅乎是故不有其地不可言取不使復存不止言入是春秋本據實而書滅非為虢亡由此於不可書滅者而書滅也且觀左傳前後所記則

知虢公之無道足以自取滅亡矣豈徒咎在失下陽哉。莊二十六年虢人侵晉者再晉之欲報虢也久矣特以界於虞而不便舉兵故至此賂虞而假道以伐之所以為報怨之師也然虞嘗黨虢而病晉晉亦怨虞而且利其地是晉人之心不徒為取虢計而亦欲為取虞計也虞人為晉所愚道晉師而同滅下陽則忘輔車相依之勢不啻自剪其國矣夫虢君為三公是天子之元老也一旦伐虢而滅其邑其無王也實甚已而晉人滅虢滅虞不恤同宗而殄大濱之派罪又可勝言哉。滅下陽非取之也蓋毀其要地而欲斷虢之右臂耳下陽在虞南晉固不便於取之且

此時虞勢不甚弱使與虞同伐而獨取為己利不慮虞人之疾忌而或阻其後圖乎惟再伐而滅虢晉勢愈強則不畏虞而執其君乃兼虞虢而並有之矣張氏曰下陽者控制虞虢之要地晉取下陽而二國舉矣季彭山曰虢在虞南而晉在虞北晉兼虢地乃可以圖河南而虞界其間則已制在龍中不亡何待乎此晉獻公伐虢之謀也按此二說是謂晉取下陽而兼虢地未必然也。下陽虢邑滅而不繫之虢者虢不能有也虢不能有則不繫之虢見其不能守天子之土保先世之業以是為虢罪耳夫郱鄑郚繫之紀正例也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下陽不繫之

虢三國不能有也梁山沙鹿不繫之晉名山大川不以封也城虎牢不繫之鄭外鄭也戍虎牢繫之鄭責諸侯也圍彭城繫之宋治逆臣也圍戚不繫之衛不以子制父也春秋書法不一亦不可以一例求也如是。左傳曰先書虞賄故也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穀梁傳曰虞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胡傳曰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殘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

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
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
譏其没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强暴
者乎永嘉呂氏曰州吁告于宋而後伐鄭序宋主兵晉請
于虞而後伐虢序虞為首蓋從州吁之請者宋也則伐鄭
之役宋實為之衛不能以自必也從晉人之請者虞也則
伐虢之師虞實為之晉亦不能以自必也茅堂胡氏曰滅
下陽者晉主謀也而以虞首惡何哉春秋誅惡皆罪其與
之為惡者故以宋首州吁（見隱四年）以虞首晉以子家首子公
（見宣四年）以齊首石曼姑（見哀三年）先儒以滅漢者張禹非王氏亡

唐者李勣非武后得春秋之意矣按此數説是謂聖人有
意先虞而以虞為主兵以虞為首惡殆不然也先儒但見
晉大虞小不宜先虞後晉故為主兵首惡之説不知虞本
公爵而晉則侯爵爵位有尊卑矣此時晉有二軍猶未甚
大而晉人以小國之禮事虞是虞亦未甚弱也故以爵位
國勢論之俱當先虞而後晉況晉人屈意假道有不為恭
於虞而敢晏然居其上者乎此以知春秋所書本從實録
非聖人有意為先後也且惟伯國方可言主兵經無以他
國為主兵者隱四年伐鄭本出宋公意非州吁意也而宋
公之爵獨尊故首序之亦如隱五年伐宋雖起謀在邾而
邾君鄭臣不得不先邾而後鄭皆非主兵之謂也畧夫衰
三年圍戚先齊後衛亦以論國之大小宜四年弑君之歸
獄於歸生則以歸生有此意而特假手於子公耳豈其釋
主謀者而獨罪其與之為惡者哉況伐虢滅下陽虞人之
罪孰與於晉晉人包藏禍心其謀甚險其計甚深其願甚
奢虞人特為所愚而墮其術中耳若不責晉人之造惡而
以虞為罪首是不咎漁人之餌魚者而反重咎魚之貪餌
也豈得為通論耶然則春秋之先虞後晉自是序爵之常
無他義也惟從序爵之常而實録之乃可見其有同事者
有同罪不得黨惡為虐而藉口於首從之重輕矣然則何

以不分首從也曰凡為惡之分首從者是謂誅之不可勝
誅而原情定罪故於中有首從之分首則其主之而從則脅
之以為助者也若夫同為列侯事權由我何至迫於不得
不從之勢而乃同惡相濟同伐兄弟之隣邦且其事由我
而成豈亦可以首從論耶故惟列序而以爵次為先後則
夫先虞後晉雖非聖人有意為之而其責虞黨惡之意亦
已具見於此矣此固不似先儒之曲説而於經之前後謁
側庶幾其可通乎。穀梁傳曰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
夏陽而虞虢舉矣胡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
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

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耶高氏曰下陽虢之所保下陽取而虢亡不待殞其社稷也聖人書鄭伯入于櫟而不書入鄭書虞晉滅下陽而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按此數說是謂下陽係虞虢之存亡故書滅下陽而不書滅虢亦不書滅虞亦不然也孟子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觀此而國家之所重可知矣大易雖有設險守國之說蓋亦未嘗專恃於此故春秋每城必書以見城郭之不足恃豈其以重地利為教哉下陽特

虢邑耳未必如潼關劍嶺之險下陽雖滅若使虢人因禍而懼加意覲虞而虞亦勸虢如常相與息民勤政以治其國則滅者可復興危者可復安何至二國相繼而底滅亡哉夫少康以一成一旅而能復夏許叔以西偏而能復許是皆再造於既滅之後而不失舊物如此況虢地之所喪僅一邑苟能悔過自新又何難以餘地而圖存耶乃虞公貪愎不仁迷而忘返已有失國之道虢公驕恣好戰易晉而不撫其民雖使下陽不失二國亦自難保而區區以一邑定二國之存亡蓋已末矣豈聖人意哉且下陽不繫之虢已罷其失地何必又以不書滅國見義況罷其失地

是亦罷其無道以守之耳亦非其不能效死以爭險也先儒但見鄭伯書入櫟而不書入鄭此書滅下陽而不書滅虢求其說而不得遂以彼為大都之耦國此為失險而取亡皆非春秋重本之旨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左傳曰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彭山李氏曰江黃皆嬴姓國江顓帝玄孫伯益之後漢汝南郡安陽縣有江亭在今汝寧府光州息縣西南一十里黃陸終之後漢汝南郡弋陽縣有黃亭今光州定城縣西二十里是也杜氏曰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貰城貰

與貫字相似按梁國即今歸德州其北五十里為蒙○江黃近楚之國為楚所逼者也故桓公欲伐楚使宋招徠二國與之為會蓋江黃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也齊得江黃則師無左顧之憂而楚失出奇之利矣此桓公遠交之計也宋自會鄄以來從齊獨固故齊以服江黃之事密託於宋而他國不預焉先儒以為諸侯皆在而獨言遠國失之矣夫齊桓攘楚雖江黃遠國猶與相結而獨不逮秦晉何耶蓋秦晉僻處西方非楚患所及之處而其國又方崇慢倔強度必不為齊用故但外示聲威不與通好程子曰齊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設致也正謂此耳若

江黄則當楚後門當逼楚患與之相結則可以得其心而
斷楚右臂矣齊桓之算其亦知先後着欤。按齊桓之結
江黄功利之計也夫江黄雖慕義從齊而實楚之所必欲
甘心焉者也齊桓豈不知其伏取滅之機哉以王者之心論
之宜為之慮久遠矣教之以修德睦隣之道授之以禦暴
保民之方而中國又皆同心一德救患分災使有所依憑
無憂强暴乃為盡誠耳不然則寧不得其助而不忍苟欺
其愚若徒欲濟己之成而不顧遺彼之禍仁者弗為也穀
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
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

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此十二年滅黄傳
為此說者其知春秋之意矣
孔氏曰江黄稱人者皆是其國之大夫耳齊桓藏德稍盛
遠國來服齊桓謙以接遠故與宋公會之
胡傳曰荆楚天下莫强焉江黄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
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
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
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
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而
許是盟也

趙氏曰桓公之謀可謂遠矣北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
諸侯已無二心伐楚何患不克必待江黄之來而謀始定
蓋師出萬全伯主之舉不勝則禍及於天下故不可不謹
也江黄之心服而伐楚之功成矣
張氏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
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唯宋與盟不煩諸
侯也
汪氏曰中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齊則伯主而宋則
上公也與國之遠者莫遠乎江黄皆荆楚之羽翼也齊宋
會盟而江黄與焉則天下諸侯之無不從者可知矣

廬陵李氏曰貫與陽穀公穀胡傳皆以為諸侯皆在啖氏
謂春秋會盟皆據實書之無舉遠以包近之例疑啖氏說
是。江黄始至于貫又至于陽穀又從齊侵陳黄亡於僖
之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
渝關李氏曰公穀皆謂江人黄人者遠國之辭也言其實
是君以其遠國畧而稱人也蓋不然桓七年穀伯鄧侯亦
遠國而並稱爵則此盟之為大夫可知矣。盟貫會陽穀
皆有宋公意江黄乃宋公之所致也然則宋公之輔伯誠
有功欤。江黄與之盟則二國必為我用而楚勢孤然後
可以謀伐楚而動出於萬全矣然近楚之邦既從中國為

楚計者毋亦己德有闕不足以字小而致之去耶使其因
此自反與中國相安於無事齊亦何用召陵之師惟楚人
不度德不審勢不思修好息民而猶侵鄭伐鄭之無已宜
其勤天下之兵而方城漢水之外不免於多壘也夫與其
被伐而來盟于師何如懲小國之背己於以勤德政而親
中國其道為大光哉惜乎楚人之未可以語此也

附錄 左傳曰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杜氏曰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闕 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

東萊呂氏曰管仲始進說於桓公盤遊縱佚之屬皆曰不

害伯其深戒痛絕以為害伯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
謂有抑必有揚有操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齊桓約
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皆歸我我與君以樂君
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之權兩相貿易自今日以後仲苟
進苦言以阻桓公之樂耶則仲為負桓公桓公苟用小人
以侵仲之權耶則桓公為負管仲其所以得君專持權久
成功偉者恃此約也夫彼所謂寺人貂者崇臺榭盛狗馬
侈聲色以奉桓公群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今乃恃寵干
政洩漏軍事則政犯仲之約矣為仲者盍質桓公以素約
尸貂于軍門可也顧乃隱忍坐視而不爭者殆必有說矣

仲始與桓公約既以佚樂與公矣資人君之樂者君子乎
小人乎名曰佚樂未有不資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貪
權勢者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而奪
其耒耜也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奪吾權是與盜者同處
而惡其攘竊也世寧有是理耶仲急於功利亟欲得齊國
之柄不暇長顧却慮而為是約至漏師多魚之時固已默
然陰悔初約之謬矣失之於初而不能救之於後此仲所
以吞聲而不敢較也自貂始進言之桓公所以敢用貂者
以仲許之也當是時仲為主而貂為客自貂擅寵之時言
之桓公所以未疎仲者以不害貂也當是時貂為主而仲

為客君臣之歡潛移主客之勢互變昔也貂為仲所容今
也仲為貂所容方且取容之不暇遑曰逐之云乎迫仲將
死始明數貂之奸列於易牙開方之間欲併逐之平時則
不敢排擊以為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
名其自為謀亦巧矣然卒開禍亂之原庶孽交爭國統殆
絕天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辦也嗚呼管仲輔桓公之初
心其自期何如耶晚節末路望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區
區借仲屬之於宋襄焉吾讀書至此未嘗不憐其衰而哀
其窮也世之談伯者必曰尚功利五伯桓公為盛諸子相
屠身死不殯禍且不能避豈功利之效也乎是知王道之

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詠伯以功利者何其惜譽之深也

附錄 左傳曰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杜氏曰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渝關李氏曰觀虢公敗戎之事與晉卜偃之言可知虢滅之由必不係於下陽之滅矣貪功而不懼禍易晉而不撫民即使虢之全地皆存能保宗社之不隕哉

冬十月不雨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不雨者勤雨也范氏曰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按此說不然經書不雨蓋以記其恆暘之咎耳非以人君有勤雨之心故書不雨以明之也若欲明其勤雨而書不雨則以文公之怠慢三書不雨豈亦為其勤雨故乎惟穀梁于明年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閔者也文二年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是於書法之詳畧而見其恤民不恤民得之矣。杜氏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按此說亦不然莊三十一年書冬不雨豈非一時不雨者乎何以不書首月也今歷三時而皆書首月既不似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之總書又不似莊編之止以時書是必有說矣蓋歷三時而使止以時書猶是總統之泛辭惟書冬十月不雨則是自建酉之月已無雨按月計日而猶未得雨也至春正月易時不雨則又書之至夏四月易時不雨則又書之直至六月而後得雨焉則於書月之中而見閔雨之勤其所切於雲霓之望者殷矣然則曷不每月書之也每月書之文則甚繁故第各舉首月以見義是又繁簡之得宜者也。公羊以為記異災在其中矣惟其為災也故可閔僖公閔雨而有志乎民賢於世主遠矣

楚人侵鄭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年

左傳曰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 李曰經書侵傳言伐蓋傳誤

張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顧己長殺子元用子文為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為事必未能制之于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渝關李氏曰春正月建子之月也時當雨雪而不當雨今不書不雨雪而書不雨者雨雪亦雨屬也上下皆言不雨欲於此亦言不雨雨不異其文以其時考之自可知為不雨雪矣文十年十三年兩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正月不言不雨雪而祭言不雨亦猶是也

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子傳曰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言不雨者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太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見文二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見文十年十三年）以著其慢也

汪氏曰有志乎民者心在乎民而憂民事也無志乎民者心不在於民而不憂民事也故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書法之不同君心之所由著也

張氏曰三時不雨則饑饉薦臻民命阽危比雲漢之所以編於詩而去年冬及今年春夏之不雨書法異於文公以著其君憂民之憂也

高氏曰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據僖二十一年宣七年書大旱）凡書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為旱也若直不雨則旱在其中矣連于首月書之見其為災之久而僖公以不雨為念也

徐人取舒（事曰取當作伐說見後）

杜氏曰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

彭山李氏曰舒偃姓皐陶之後楚東境小國今直隸廬州府是其地也舒有數種謂之羣舒一曰舒蓼一曰舒庸一曰舒鳩雖各有君長部落而皆繫之舒今廬州府合肥縣南有廬江西南有舒城皆羣舒之地但不知孰為舒蓼孰為舒庸孰為舒鳩耳

家氏曰魯頌曰荊舒是懲舒與荊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攘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

廬陵李氏曰按春秋於徐亦狄之楚敗徐徐伐吳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昭五年從楚伐吳亦稱人昭三十年滅于吳

渝關李氏曰此取字必是代字之誤蓋取與滅不同滅者

覆而沒之絕其祀也取者収而有之奪其地也滅則容有不取者取雖不絕其祀而已収之為己屬矣凡諸侯取邑取國者皆是土壤隣接思啓封疆而為之今徐為下邳舒在廬江越千餘里之遠何能遠取其國雖在强大之邦亦不能以威力収人於不及制者故齊桓雖伯書滅書降書遷則有之未聞其遠取何國也況徐勢不如齊而舒又有强楚之伺於其側乎范雎告秦王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觀强秦之遠攻猶以為非計而謂徐人之能遠取舒而兼有之也必不然矣且春秋於取牟婁長葛外並無書取國者惟於内取則詳之豈獨於此而書取乎又詩頌僖公曰荊舒是懲是舒存乃可以懲若徐人取舒則舒屬于徐是乃中國之所有矣何以懲為恐僖公所以懲舒者未必在此年以前也家氏以為徐人伐舒似得其實故此年徐人伐舒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事蓋相同此則誤伐為取無疑也○徐近淮夷而習夷俗僖十五年書楚人敗徐于婁林又七年書徐伐莒伏之也伐舒而書徐人者中國之辭也以其服從于中國故從而中國之非取其伐舒而進之也然則舒可伐乎曰可詩云荊舒是懲舒與荊並稱是其

黨楚翼楚已非一日猾夏之罪大何能逭可則何以不予其伐也曰聖人以睦大字小為義以柔遠能邇為德以天地為心無在不圖覆載之仁者也荊舒雖皆可懲然舒之視荊亦有間矣且聖王有作是必先之以德教喻之以文誥如是而猶梗化焉然後可興問罪之師審其輕重而致之法徐人服從中國雖有輔伯之功但舒非徐人所得伐徐雖受命于齊而亦未得為天討也魯是以為挽楚而即于之乎十七年伐英氏亦書徐人亦以著其從齊之實非因伐英氏而進之也昭四年會申書徐子五年伐吳書徐人蓋諸侯皆書爵徐不可以獨舉國也故亦稱爵稱人以與諸侯列其會申而被執也亦稱徐子三十年吳滅而奔楚稱徐子章羽則誌其奔執之實不可不從書爵書名之例矣或者以稱爵稱人為進之誤矣○彭山季氏曰舒有數種謂之羣舒僖公時猶合為一故總謂之舒至文宣時舒始分為三種而不能統於一矣其後楚滅舒蓼舒庸舒鳩（滅舒蓼在宣八年滅舒庸在成十七年滅舒鳩在襄二十五年）而不見別有滅舒者可見舒即羣舒之總名也按此說以舒為羣舒之總名似矣但謂此時猶合至文宣時始分恐未可據安知非僖公以前舒已分為數種乎若前此已分則伐舒者蓋伐羣舒不獨一種也然楚人之滅三舒雖冒舒名而各有別又安知

非三舒之外別有故國名舒者楚人實未嘗滅之或滅之
而不告于魯故不書耶若憑臆而謂此舒即三舒又憑臆
而斷其分合之時亦大非闕疑之道矣

六月雨

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曰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
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
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
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高氏曰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

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

張氏曰得雨而喜見僖公樂民之樂異於文公所以此書
雨彼不書也

廬陵李氏曰一經書雨此為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
異矣

瀹關李氏曰何氏曰不雩而得澍雨所以詳錄賢君精誠
之應也按此說不然龍見而雩此常雩也遇旱而雩此災
雩也夏六月正當常雩之期此時而雩固不待言然公既
閔雨則自此以前或亦未有不雩者春秋不書蓋亦遇災
之常禮耳安得以經不書雩便謂不雩而得澍雨乎若八

閏月不雨而不修雩則為無志乎民矣何云精誠之感天
乎且春秋書雨原非為其精誠之所感若以此為精誠之
所感則文編之三書不雨亦皆歷三時何以無所感而亦
得雨耶或者謂此之得雨以感彼之得雨為幸感者可書
雨幸者不必書雨也然天人之際杳渺難測又安可屑屑
焉私度意斷於此哉但以喜雨而書雨本以著其有志乎
民也而其誠意之所感亦可見於言外矣況自初冬至此
而後得雨是其所以感天者恐猶未盡其誠未可貪天之
功而侈言之此可以喜雨而書雨所以著其有志乎民也
然使無此雨字則上文之三書不雨卻似不雨者止此三

孟月而仲季之月皆雨矣惟至此而書雨又可見其自冬
十月以來皆不雨也且只書一雨字而上文之三言不雨
倍覺惻切有情聖筆之妙如此真化工之文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傳曰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杜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張氏曰去年盟以定其交今秋會中伐楚之約也

胡傳曰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
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
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

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
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
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
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
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故會于陽穀善是謀
也

彭山李氏曰陽穀在齊之西鄙宋公致江黃遠至於此蓋
就齊桓所在而為謀亦欲審其迹耳陽穀會而伐楚之謀
定矣江黃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聲援此其謀也是會
也所託惟在宋公諸侯不與焉亦猶貫之盟耳先儒以為

大會未言不又誤乎

家氏曰桓公之伐楚所謂廟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宋魯
鄭衛同盟已久猶未敢翦楚人之羽必江黃至而後定計
出師去年盟江黃今年會江黃皆為伐楚計也諸侯之師
當其前江黃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
矣故師次陘而楚遂服是以春秋于貫之盟陽穀之會而
屢書之

渝刪朱氏曰胡傳以侵蔡次陘之師江黃不與為齊桓之
用奇其論善矣然細思之猶覺未備夫江黃近楚之國也
各守其境固足為八國之援然合八國以伐楚近者十餘
里遠者數千里一切糧芻器物或有不足不慮其運輸給
餉之維艱乎意者軍需之急多取資于二國而既用其財
不須又用其兵故姑留之而特借以為聲援耳況八國之
師勢衆力強已足制鯨鯢而捋針虎亦無俟於二國之與
偕矣此皆可見齊桓之節制而雖奇亦正也從又命二國
以伐陳未嘗不用其兵其嘉賴于江黃者多矣然則陽穀
之會特與江黃謀伐楚也其計不亦深乎胡傳從公羊
大會未言之說以為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按此謀
誠善據其事實而論之固見其如此非書法欲見其善故
於大會而未言之也夫經文止書四國未聞諸侯之皆在

也何得為大會城楚丘役諸侯以示譏此可為未言耳城
邢之師重書以著其美已不嫌於費辭矣今既善是謀何
為以大會而反未言之邪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左傳曰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杜氏曰涖臨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
詣齊受盟

孔氏曰涖臨也盟者殺牲歃血告誓神明人臨其上從我
去者往彼臨視從外至者我共臨視直舉其來

公羊傳曰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

趙氏曰來盟涖盟不書其誰敵者皆簡辭也
汪氏曰既稱涖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涖盟者四此年公子友如齊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昭七年叔孫舍如齊定十一年叔還如鄭皆涖盟也
渝閒李氏曰按左傳齊桓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尋盟者尋前日之盟也如隱三年傳稱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四年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桓十七年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是皆昔曾與盟今又復與之盟而謂之尋也齊桓創伯以來與莊公盟柯盟防盟扈而盟此又與閔公盟落姑此猶在先世者也其在僖公初立時高子來盟于魯是僖公與齊已有舊盟矣自此而後止有元年之會檉乃邾人同會而輒敗其師齊必不能無疑於魯矣至於陽穀之會伐楚之謀已成不能不借魯以為用故欲因魯之交特請尋盟以申約耳○宛陵許氏曰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往涖盟按此說是謂齊本約公會陽穀而尋盟公不得往而使季友應命也竊意不然夫陽穀之會本不煩諸侯來必其約魯也若約魯僖公豈得不往即或有故不得往而使季友應命亦當如陽穀而不當如齊也況陽穀之四國即盟貫之四國固已無所用盟矣豈獨

欲魯尋盟于會乎此必既為陽穀之會伐楚之謀已成齊桓將用諸侯而尚有疑于魯故請尋盟以申約也觀于檉之會甫踰月而敗邾師齊桓于魯尚能信其從我而不急哉請尋盟而友涖盟則齊魯之交固矣彼江黃之遠國既從宋魯之大邦皆固然後可以大舉而伐楚也其計不亦深乎○彭山李氏曰齊桓將謀伐楚既與江黃遠國定議矣豈有中國諸侯不為師期之理蓋恐蔡人漏機則楚知所備故不煩諸侯而但使大夫往受盟焉其有不協者則陰託宋公為之招徠受事即還至國不限其先後也故不以大會書友之如齊涖盟趙氏以為聽伐楚之期是也按此

說亦不然此時伯主之令行於諸侯者已久即師期欲秘則使人密告其期誰敢不從豈必約其大夫與盟而後授以師期乎夫盟自盟師期自師期比於既盟而授以師期則有之未必為師期故而為此盟也若夫他國之或盟與否未可知其從師期之命或有人至齊不至齊亦皆未可知矣○涖盟者內前定也公子友公孫敖叔孫舍叔還是也使某來盟者外前定也鄭語衛孫良夫是也止書來盟者非前定也齊高子楚屈完宋華孫是也內前定者書涖外前定者何不書某侯使某來涖盟也曰涖者自我臨視之辭不可加於外也書某侯使某便見其有成命矣○外

之來盟書某侯使我之涖盟不書公使者何也外之來盟所以致信於我也我之涖盟所以致信於外也致信於我者可稱君使以達其情尊內之意也致信於外者使非吾君之可比春秋無所用尊矣無所用尊故平其文而從卿出之常例耳且講信修睦不在區區要結之謀盟非春秋之所貴也況使上卿而就盟於敝國未免有卑屈之嫌是以沒公而不書使亦所以為公隱也明乎此義不又可知邦交之宜王也哉

楚人伐鄭

左傳曰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汪氏曰楚師三至于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乎檉于貫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廬陵李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渝關李氏曰莊十六年二十八年兩書荊伐鄭至僖公而三年之中書楚人侵鄭者一伐鄭者二是近年來無歲不受楚患也鄭不能支我有欲成之意是亦危矣自明年齊桓伐楚之後鄭遂不被楚兵直至文九年而後楚人伐鄭伯業之有功於中國也如是夫○楚人伐鄭止書時未知

在何月然明年春正月即有使蔡次陘之師未知此時師已興否竊以鄭事考之知其猶未興也惟諸侯之師未興故鄭伯欲與楚成惟伐楚之謀鄭已知之故孔叔謂為勤我然則楚人之伐鄭蓋必在初冬時耳夫齊桓方謀伐楚而楚猶伐鄭無已時是速諸侯之兵而自益其禍也使楚不知齊桓之謀是不智也知其謀而猶為之不亦狂暴之甚也哉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為讐信乎其為蠢也已

附錄　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渝關李氏曰左傳叙蔡姬蕩公事在諸侯侵蔡之前是謂為此而侵蔡特以私憾興師也先儒不信其說（見明年侵蔡下）誠有然者但蕩公之事未可必其無有觀蔡人之嫁蔡姬可以見蔡人之無齊矣雖齊桓所以侵蔡者必不為此然即此事之無齊不亦為取侵之一端乎故並錄之以備考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六
改卷二十
渝関　李集鳳　輯升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衛侯
蔡蔡潰
杜氏曰民逃其上曰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
穀梁傳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蜀杜氏曰齊桓用兵之心淺于蔡而深欲圖楚也兵至蔡而潰桓公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以此知桓公志於伐楚而不在於侵蔡也
朱子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而侵蔡不非素謀也
趙氏曰蔡自莊十四年荊入蔡蔡哀侯折而事楚已易世不通中國今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於鄭蔡鄭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戶也故齊侯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楚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必能飛越蔡城而伐楚哉說者謂齊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於楚得蔡而後楚之門戶啓矣
彭山李氏曰齊桓自北杏之後未嘗與蔡會盟蓋蔡與楚

隣為楚所逼雖欲棄徐必不肯至故因伐楚而侵之豈若左傳所載蔡姬奔蕩公之誕說哉○齊桓令諸侯雖從簡便然會鄄盟幽之際制猶未定故曹嘗列于小國與邾滕同至是始定八大國以為同會之常而諸小國皆附賦於所從之國不親行矣
廬陵李氏曰蔡姬之嫁其有無不可知然蔡自北杏之後棄代中華甘心事楚齊桓先事侵蔡所以披楚之黨未可以蔡姬之事累齊桓也經書潰四蔡潰沈潰莒潰鄆潰皆民逃其上之詞也逃其上則舉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
渝関李氏曰蔡素從楚其敵無禮于齊而不與中國親者恃有楚耳今以如霆如雷之衆入蔡境而加陵之楚不能救蔡不能支至於逃散而不能為國危亦甚矣使其明於義而事伯主尊周室勤修德政以自强其國家則楚雖大必畏之矣何至依彼以苟安而不免於今日之危急哉然自侵蔡伐楚後楚雖與盟而蔡終不與齊桓之會晉文雖能致蔡于踐土于溫于翟泉後亦專意事楚矣彼徒見楚勢之强畏其近而易反奚暇計夫理義之可否耶○蜀杜氏曰楚之病中國久矣齊桓患其强暴是以會諸侯欲伐而攘之猶惧楚勢之强恐全必勝之功故先侵蔡以震其威而後伐楚按此說却似伐楚而不侵蔡則難保其必勝

故先侵蔡以震懾之殆不然也以齊桓節制之兵合八國以加楚即不侵蔡何遽其不勝齊桓所謂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固不係於蔡之侵與不侵也然而蔡者楚之門戶也齊欲棲楚若不得蔡則無由入勢固不得不侵蔡矣豈欲先震其威故縱於楚而急有事於蔡也哉○胡傳曰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彭山李氏曰齊桓大合諸侯出蔡不意而侵掠之若從天而降當則蔡人勢必潰故脅告于楚而楚人震恐不知所為此齊桓素定出奇之計也按此說是皆不知侵字之正解故以為奇兵而出其不意辨已見於莊十年公侵宋下茲不贅夫合

八國之師而先陵逼于蔡則以堂堂正正之兵何用卧鼓以潛往且齊桓所以謀楚者已非一日今既徵師於諸侯事機難密則其聲勢或亦不能盡掩蔡與楚何至如醉如夢全不知謀而又不覺其來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者耶然則侵蔡伐楚皆屬正兵未可以侵伐分奇正也

遂伐楚次于陘

左傳曰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事曰管仲之罪楚也責其包茅不貢美有之其謂昭王不復事必不可信說見殿

穀梁傳曰遂繼事也次止也

杜氏曰遂兩事之辭陘楚地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

孔氏曰穀梁傳曰遂繼事也杜氏云遂兩事之辭謂既有上事復為下事不以本謀有心無心為異也此齊侯先有伐

楚之心因行而侵蔡耳三十年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如此之類本謀為二事也六年諸侯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如此之類本無謀而因事便行也但是兩事皆稱為遂不別本謀與否

陳氏曰楚入春秋浸強矣而諸夏之交兵非以定篡弒則修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侵蔡遂伐楚伐而後次見桓公之不戰而詘楚也

臨川吳氏曰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不戰而屈人兵者善也齊以楚之猾夏而聲罪致伐然楚衆方強若不持重而輕進深入則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故次于陘以待

其自來屈服所以為節制之師合於不戰屈人兵之善也
何氏曰桓公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次
上善其重愛民命
彭山李氏曰齊合諸侯本為楚也故兵既侵蔡而即伐楚
以絕之然次陘以修告詞而不即進兵相逼亦可見桓公
從容待敵以全取勝之謀矣山按桓公所以責楚者必以
其陵虐諸夏為辭也若左傳所載昭王不復之事則其詞
不足以服楚桓公管仲之智豈宜不及此哉況楚始受封
五十里濱江小國漢水沮漳皆非境內其初篳搆未盛必
不敢加逆於巡狩之王又昭王者康王之子尚在周之盛
時九伐之法猶未弛也安有小國以膠舟溺王而不致討
者乎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言而世儒妄傳之耳不足信
也蓋桓公所為雖非王道然名義亦自足以服人故一匡
天下使諸侯皆知尊王攘夷終春秋之世楚雖強橫而伯
緒相沿人心不泯諸侯無敢貳周而王楚者桓公之功於
是為大矣此其所以為仗義執言之兵而孔子亦許其為
正也欸然則孟子以為春秋無義戰何耶蓋非天吏而伐
國則是以力服人挾諸侯以伐諸侯也人或違命不免恃
威矣視以德行仁無思不服者何如哉
廬陵李氏曰春秋與事書遂者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定
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也
汪氏曰成三年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襄十六年伐許次于
函氏皆不書次其次不足善也惟襄元年晉悼遣韓厥伐
鄭而以諸侯之師次于鄫不欲急師以攻鄭近於齊桓次
陘之意春秋伐而次者齊桓晉悼為庶幾矣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陘在召陵南漢志云汝南郡召
陵縣有陘亭蓋召陵蔡地今許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召
陵城是也其地近在蔡西距楚尚遠杜氏以為楚地豈據
後日為楚所併而言歟按此說似未可信經既書曰遂伐
楚是必兵入楚境矣楚人所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其入
楚境明矣若陘在汝南郡則是蔡地也此時楚未併蔡固
不可云涉吾地且蔡去楚尚遠安有兵在數百里外而第
聲言白彼遠謂之伐者乎且楚人與師言時已曰涉吾地
傳於問答畢又曰師進次于陘若陘在汝南郡豈其進師
而前反出楚地而居蔡地乎意者陘為楚地召陵為蔡地
定四年會于召陵侵楚是先會于蔡地而後侵楚也此年
伐楚次于陘盟于召陵是先致伐而居楚地後乃退至蔡
地而再盟也召陵固在汝南郡陘則不知其何所未必是
召陵縣之陘亭漢志謂汝南郡召陵縣有陘亭者蓋後世

傳聞之誤好事者因附會而爲此名非春秋時之陘地也
夫天下之地名從古而失其實者多矣豈獨一陘爲然哉
今但以爲楚地而不實指其處可俟。左傳謂齊桓伐楚
問其昭王南征而不復意當時必無此問夫昭王不復未
知其果否即或有之未必是楚人溺之也事既不真而不
又甚遠何得援此以問楚今雖命井無知之人欲責人過
亦必不舉先世無涉之事以爲言者兾以桓公管仲之智
而乃妄誕至此哉其責以包茅不貢意必爲實錄蓋伯主
以尊王爲名故舉其不修王貢以責之此固理之可信者
也且齊桓伐楚本爲楚人屢伐鄭故合諸侯而問罪則於

此役而責其陵虐諸侯亦必有之左傳不言及此或有傳
聞之未詳耳。論楚之罪以予觀而僭王號一也漢陽諸
姬滅而并之者已多二也罪莫大於此矣若夫不貢包茅
視僭號爲猶小陵虐諸侯視滅而并之爲猶輕桓公以尊
周室安中國爲名乃不問其二大罪而第以小且輕者致
責何也此時楚勢甚強若問其二大罪彼必不肯伏辜我
亦不可如是而輒止有以知其難矣故姑舉其小且輕者
以責之令其易服而易從耳觀齊桓語屈完之辭惓惓以
同好是求其意可見矣蓋我不與彼深較彼必不與我力
爭但得其稍稍退聽則已足矣何須求多於其際乎此固

桓公保勝之道良亦由其君臣器小之所爲限其器小是
以無大功若天吏之行天討何至舍大問細僅得一盟而
遂已哉嗚呼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之事者歟。彭
山李氏曰真西山謂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管仲不以責
之蓋爲桓公失德者多恐楚指斥以對此不察於事理之
論也夫楚雖僭王但私稱於國中耳未嘗敢公行於諸夏
也此其罪狀尚屬未明必有含容庶開悔過雖湯武專征
諸侯亦莫肯盡發其隱哉按此二說皆不然桓公失德者
固多未嘗僭王號也齊即以此責之何慮其反唇而責我
且王號之大不惟不可公行於諸夏即但私稱于國中亦

豈容毫髮假借者楚既居然稱王而猶謂其罪狀未明誤
亦甚矣若姑含容於此欲以開其悔過而自新吾恐僭王
之大罪未討彼雖悔過止能改其所問之罪未必能悔其
僭王也況成湯伐葛即其殺一童子猶不容已使葛伯亦
僭王又安能爲之含容而不欲盡發其隱哉。胡康曰遂
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
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
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
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曆不請命

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按此說亦不然凡書遂者止以兩事相繼言非為其專也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行止由君而亦書遂其非為其專也明矣且使此事而譏其專是必侵蔡有王命而伐楚無王命既承王命以侵蔡乃又擅行而伐楚此可謂之專耳若侵蔡伐楚俱無王命則伐楚為專侵蔡亦為專矣何不於侵蔡亦言遂乎況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是已命為侯伯令其專征伐笑彼楚之役雖不出自天子或亦未必不告焉未可以其擅合諸侯罪之也春秋書

遂伐楚蓋據其繼事之速而實錄之耳若謂譏其專而以是為書法義例之所係則誤矣曰如此說則桓公本非專春秋書遂亦非譏其專然則伐楚之役果為春秋所深許乎曰是又不然桓公之德教既不足以來遠而格蠻荊合諸侯以伐楚雖以尊周室安中國為名而不正其二大罪徒以小且輕者是責亦已末矣況其欲與同好第望其服從於己以無撓夫伯權而已非有見於君臣之大義不可陵中外之大閑不可越而真心實意以為之也使其果能如此豈僅致其來盟而遂以為足哉是雖伐楚而能抑強次陘而能緩攻未嘗非春秋之所取然以王道律之固未

見其公正而無間然也據事直書而其是非從可知矣

夏許男新臣卒

高氏曰新臣即許叔在位四十二年

穀梁傳曰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地

趙氏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

胡傳曰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成十三年曹伯盧襄十八年曹伯負芻皆書卒于師在會則稱會定四年書杞伯成卒于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後歸其國之驗也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江氏曰椑棺親尸者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

會天也許男新臣卒非天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客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慾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

愉聞李氏曰劉氏曰召陵地在頴川是以許男復焉按召陵在潁川蔡地也此時師猶在陘尚未退召陵安可便指召陵以為言乎陘去許國亦不遠許男有疾而歸國誠以其近也但非自召陵而歸耳○伐楚之役亦中國之義舉許男有疾召世子至陘授命請於伯主而告於王令得正

其嗣位之事則可矣即或時迫而世子未至則留遺命于從行之臣亦無不可如此則卒于師中是亦變而不失其正者也奈之何遂歸本國以就親暱而圖便安是豈義之所得為乎許雖去楚不遠然既身在行間王與諸侯同事未可去此而必卒于國也故不書地如常例以著其非經於死生之際蔽矣哉。許穆公於桓十五年入許而復國在位四十二年卒子業嗣是為僖公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傳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退次于召陵（事曰桃師退次于召陵六字當在屈完又諸侯盟下說見跋）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

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杜氏曰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穎川縣也

彭山李氏曰屈氏完名楚卿也特使卿來重其事也師即次陘之師杜氏曰召陵穎川縣蓋召陵蔡地今許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召陵城是也。來盟者自外請盟之辭曰來盟則既盟矣孔氏以為屈完本意欲即盟于軍齊桓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後儒多宗其說是謂屈完來盟時尚未盟退召陵而始盟耳如此則云如師可矣何必預言來盟哉況經中凡書來盟者皆即受盟也然則召陵別出一盟是兩盟矣蓋屈完初至于陘本畏齊師之盛而求服也故先請為盟而後齊始退師及至召陵禮成完將歸楚則齊又要盟以堅其志此其所以兩書盟歟但來盟于師出於楚意而盟于召陵則出齊意耳然即召陵之盟而又有以

見楚人之心未足深信也何也完果誠於慕義則一言即孚何待再盟哉書盟于召陵而楚人滅弦圍許滅黃伐徐之端已見於此矣然桓公但知懷遠以德而已何暇計其他哉師徒不勤兵刃不血而強楚屈服諸侯用寧雖不足以案合王者之心亦庶幾因壘崇降之事矣豈非二百四十二年之所僅見哉

公羊傳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曷為與桓為主序績也楚有王者則後服楚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穀梁傳曰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來者何內桓師也
廬陵李氏曰來盟不稱使正與齊高子同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齊晉謀楚皆於召陵此年及定四年會召陵侵楚楚也召陵或要地故後來楚子簡東國之師于召陵即此

汪氏曰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與屈完事相類然桓公服楚以義而荊楚亦服桓公之義故春秋序續晉郤克等以力屈强齊齊因戰敗而强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曰書及以譏之

陸氏曰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也楚蠻夷之强國未嘗與中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以褒之

陳氏曰桓公合八國之衆以討楚兵莫盛於此楚雖强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為之詘使其大夫即盟于師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

胡傳曰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然而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獨予稱之曰齊桓之時縕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註楊子法言縕亂也

張氏曰楚自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為中國患又積五十年富强呑并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桓公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罪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未嘗聞君臣之大義故捨之天吏討罪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罪僅致屈完來盟然其與屈完觀師恃力驕矜形於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卒踐此言滅弦伐黃故曾西鄙其功烈之卑也

仁山金氏曰按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伐至於邢衛矣南有荊楚之難北伐至於鄭矣所謂南夷與北狄交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北卻狄而南帖荊其有功於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卻狄也緩而帖荊也促聶北之次待邢人之奔楚丘之城在二年之後此桓公之緩也若夫楚之為中國患又有什伯于狄者呑噬羣蠻蓋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鄭諸夏之喉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焉者然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桓公之言私而不及德以為菁茅微物楚所易從若討其僭王猾夏之罪則楚未易平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跨

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諸攻戰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使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始保不戰之勝齊桓兵車之會莫盛于召陵而僅僅乃不會西所謂功烈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是真可謂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矣

渝闔李氏曰或疑此年公在師故屈完曰來成二年公不在師故國佐曰如然僖二十八年陳侯如會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公在會而皆書如可知此年之書來非為公在師中也蓋以桓師為主而內中國之辭耳內中國而書曰來經於華夷之辨嚴矣。按來

盟于師盟于召陵先儒皆謂屈完如師請盟桓公退師召陵而與之盟故孔氏曰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若然則是來盟于師實未嘗盟直至召陵而始盟耳夫實未嘗盟何得書盟未嘗盟而書盟穢其詞而誣其實乎不其然且經書高子來盟即實盟也鄭伯乞盟乃求盟也是盟與求盟自當異詞不應一歟而再書盟也然則再書盟者盟者再耳蓋屈完來陳師之中已服義而與諸侯盟齊桓退師召陵以禮楚又與屈完為此盟觀再書盟而皆著其地其為再盟也明矣不然國佐如師亦欲與盟何不書齊侯使國佐盟于師乎。以荆人來

聘（見第二十三年例）之則彼書人而此書名氏似為進之之意（胡傳曰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然以宜申見僖二十一年薳罷見襄三十年）例之則稱屈完亦書名氏之常耳屈族也完名也書名又書族者以其賜族為屈氏故從而族之薳罷之稱族猶是也若以書名氏為進之則宜申椒之稱名與薳罷之並稱名氏豈皆可為褒辭乎雖屈完之服義誠可褒然亦直書以見義耳或不係於書名與書氏也。胡傳曰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按此說蓋以來盟亦是求盟故主彼言而以為服義至召陵始與之盟故主我言而以為序績是未知兩書盟者本再盟也公羊傳歸以來盟為

序績得其旨矣然而彼之服義亦於此而可見若夫盟于召陵乃桓公之禮楚績固不在此耳。汪氏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雖不重言楚屈完之盟與鄭伯之會而楚鄭之服可見矣按此說亦不然齊桓次師而服楚晉悼蹟武而定鄭事自不同故屈完之來盟得書而盟于召陵不復書屈完者則承上文而省言之耳此與蕭魚之會異鄭伯而不書者又不同安可以其一言之相類而一視之乎。王氏曰晉文退三舍避楚亦桓公退次召陵之意使得臣服義則亦不戰矣按此說亦欠考核晉文避楚以

報其意彼時楚人固未服也齊桓次陘而不戰及屈完來盟而退召陵則是楚人既服而旋師也事自不同且得臣私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彼亦未有必戰之意也而晉文激怒得臣而與之戰則其陰謀取勝本不可測豈徒咎在得臣之不服義哉。按左傳楚子使屈完如師〻退次于召陵云〻竊意觀師講好之說當在退師召陵之先蓋觀師講好既與之盟遂退師召陵而再盟耳不然屈完一如師而師即遠遁雖畏楚如虎不應至此且屈完如師之時本欲覘其强弱何為此時不矜其盛乃無故退却須至召陵而後陳師與衆而觀之乎夫退師召陵本為禮楚則戰攻矜衆之辭在此殊覺無謂此以知左傳之失實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羊穀作袁

左傳曰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公羊傳曰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彭山李氏曰轅氏與袁同濤塗名陳卿也左氏公羊皆以濤塗欲辟軍道故齊執之如此則小事耳責以大義薄示刑威斯已矣何必執其卿而又侵伐其國哉桓公雖非以德行仁然必知所輕重故能服人以一事之微而輒以重怒加陳此今之諸侯之所為也管仲以練達賢臣豈應聽其為此暴虐失人心之事乎況當時天下諸侯大兵雲集拯楚方服威振華夏而齊之軍令素嚴法宜書一濤塗安敢復行辟軍之術哉。按陳自莊二十七年幽之後不復與齊會盟蓋陳之為國南與蔡隣勢必懼楚而有挾楚抗齊之志者也是以桓公伐楚之事常與宋謀而不以腹心託陳但示之以坦懷而已觀江黃於陳為近而會盟皆止宋公預焉意可見矣桓公以為陳人陰懷二心異日必先向楚故乘楚服陳執濤塗以其執陳致忌隨又繼之以伐重之以侵凡以威陳而已此固伯者以力服人之事然亦有關於天下之故豈為陳大夫一謀不協而發哉

陳氏曰齊侯稱人貶也東遷之後春秋之治在諸侯北杏之後春秋之治在盟主是故治在諸侯于郎戰稱君盟惡曹稱人治在盟主于陘伐稱君執濤塗稱人于溫會稱君執衛侯稱人

淪聞季氏曰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據此說是師實循海而歸遇陷而執濤塗也夫循海而歸路固不由陳而大師之行必有鄉導何至大陷于沛澤之中及既陷而乃知其詐乎左傳不言陷軍事而申侯慮其出東方而遇敵是師未出東方齊侯已知濤塗之詐而執之理或然也故執濤塗即在盟召陵後蓋此時師猶未行耳但以下文伐陳觀之知其還也意必由鄭不由陳若出陳鄭之間則因此行而舉大師以伐陳豈不甚便何為獨役魯而又徼江黃之

兵乎季彭山並不信左公說謂陳人懷二心而齊桓惡之故執其大夫而又侵伐之不已似得其情然濤塗之謀未可必其無有安知非齊桓素疑陳特因此謀而深懲之乎故二傳之說雖難盡信亦當存而備考可也。公羊傳曰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陳氏曰凡執譏也春秋猶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為褒貶苟當乎罪雖晉厲公執曹伯得為伯討苟不當乎罪雖齊桓執轅濤塗稱人而已矣按此說皆以晉侯執曹伯對言故以稱爵為褒稱人為貶夫稱人者固可為貶然稱爵者原不為褒也曹負芻殺太子而自立篡逆之大

賊也晉厲不即討遲之二年而又與之會盟則是成負芻之為君者晉侯也雖然執之於會與諸侯之執諸侯無以異亦安見其為伯討乎故稱晉侯以執乃春秋之變例未可以此例彼而謂為褒也（說詳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下）蓋凡書執者皆執之者之罪未嘗以當罪不當罪分褒貶比如殺大夫者第罪其殺而被殺者之有罪無罪考其事而可見柳豈以罪否為褒貶哉若夫楚子等會盂執宋公晉侯入曹執曹伯楚子等伐吳執齊慶封是又承上文而言亦非予之也然則稱爵之非褒辭也明矣。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之袁氏蓋世卿也僑為濤塗四世孫公穀於此並作袁

証之袁僑誠有然者襄十一年陳轅頗出奔鄭公羊於彼亦作袁亦於袁僑有合矣左傳經文於濤塗與頗並作轅穀梁於頗亦作轅皆與袁僑不合也三傳不同如此未知其本氏轅而書袁者誤去下車旁耶抑亦本氏袁而書轅者誤加下車旁耶要之為一本則一也若夫公羊陷軍之說或亦有自來意者因濤塗之名誤傳為道塗之沛澤遂以為師行大陷事耶此則事之未可信者矣。彭山季氏曰執不至國但隨所在治其罪而即釋之故不稱以歸（據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按此說亦不然惟隨所在治其罪故不言執地若夫不書以歸恐非為其即釋之

故據左傳則歸濤塗在侵陳〻成之後先儕未即釋也盖或於伐陳時亦拘濤塗在軍中如執宋公以伐宋然及伐陳而陳不服則濤塗之至齊不至齊未可知即或至齊亦可畧之而不書故與書執以歸者不同耳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曰秋伐陳討不忠也

臨川吳氏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會之且以其國近于陳故今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孔氏曰直言及江黃者將卑師少故不言主帥言 微者及之

汪氏曰或謂書及者蒙上文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及之也然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偪陽遂滅賴之類此不言遂實魯及之耳

渝關李氏曰左傳以為討不忠以濤塗之欲辟軍道也伐陳之故雖不專為此未必不因此而發也濤塗避害營私其謀國似忠而實為不義桓公責其不義而以為不忠於伯國當其時是必執之不服而後伐〻〻之不服而後侵者故至侵陳〻成而乃釋濤塗也夫伯主以術御諸侯人亦以術應之而又不顧成其視以德服人者之深淺為何如

哉。用江黃以伐陳而魯人與焉以示陳之與國如魯近國如江黃皆為我用而其威力愈彰矣且江黃近陳其勢既便而先速後勞役使維均不尤見桓公之節制乎況魯與齊為姻隣相睦之邦而與江黃同事此又新舊親疎大小之相維不無深意於其間矣桓公之用兵誠有法但既執其大夫而又伐其國是亦未免為過舉耳。吳臨川以此為魯主兵桜列國主兵之說原未可信如十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等侵陳自是以內會外之辭豈亦可謂魯主兵乎但伐陳之役別無大國則命姻隣大國之人與小國同事以此而謂魯主兵或亦有之故臨川之說未可以為不然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渝關李氏曰朱子曰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于遠據此說則知聖王之所以御四夷矣楚雖負其强而僭王猾夏罪在莫逭然此時齊桓僭伯果能崇內治而修文德足動遠人之悅服者乎既不能求而大興諸侯之兵恃衆勤遠役歷三時未嘗無危道焉是故桓會不致而特致伐楚所以為好武功而勤遠略者之明戒也其意微矣○齊桓伐楚有懐夷之功然恃衆而勤遠畧則亦不能無過晉文圖霸有尊周之名然懐私

而假王命則亦不能無愆春秋皆書公至此正大義之所存或乃為之張大其事而深許之則春秋之旨隱矣。伐楚之役當時侈以為美談而經書公至以危之便見不足北攀之意伐山戎而稱齊人伐楚而書公至聖人之不貴勤遠也如是。穀梁傳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吳氏曰或致前事或致後事蓋夫子取其重者志之也按伐楚之事固重大於侵蔡然謂以其重大而致伐楚也恐亦不然比觀春秋之所書其或前後各異者未可以輕重大小槩通之也要當按文而思其旨義之所存則得之矣。汪氏曰春秋諸書

至或以前事致者或以後事致者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三朡而序書者曰湯歸自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序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滅夏滅奄其事重於伐三朡伐淮夷故耳。按此說固是但春秋褒貶之所係與書序〻事之體不同是故或致或不致義各有在況前事後事之所致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於其際乎。春秋之書至不同有以後事書者有以前事書者有前後皆有事而書其中者有無後事而書法異者如僖二十八年先會溫朝王而後圍許次年則致圍許成七年先救鄭後同盟則致會十三年先如京師後伐秦則致伐秦十七年先伐鄭

後同盟則致會襄十一年先伐鄭而後會則致會定四年先侵楚而後盟則致會是皆以後事書者也僖六年先伐鄭後救許則致伐鄭襄十一年先伐鄭後同盟則致伐鄭十八年先圍齊後同盟則致伐齊是皆以前事書者也此年侵蔡伐楚盟師盟召陵而致伐楚是前後皆有事而書其中者也成十六年會諸侯伐鄭未同盟而致會是無後事而書法異者也大抵義繫於前事則書前事義繫於後事則書後事但當按其文而考其義可也若以一二例律之則難通矣。春秋之或致前事或致後事固各有旨義之所存未知史氏之舊即便如是而聖人因之耶抑或聖

人筆削而更定之如是耶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意魯史之舊原寓褒貶已與他史不同其間義例之所繫或去或取或因其事實而更定數字未嘗無之故春秋直謂之作蓋必有裁自聖心而獨出手筆者矣此在凡事皆然而又何疑於此乎

葬許穆公

左傳曰許穆公卒葬之以侯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歛

渝閑李氏曰按許穆公本卒于國左傳以為卒于師誤矣既非卒于師何得從死王事之例而葬之以侯劉氏曰似

當時臣子欲追美君父故引許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
之禮葬之不據此則葬之不以禮矣豈忠孝者之所為乎
冬十有二月蓀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
侵陳
左傳曰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〻成歸轅濤
塗
杜氏曰公孫茲叔牙子戴伯也
胡傳曰楊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
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征陳〻不果納執轅
濤塗其斁矣夫先知篇注言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桓公識明而量

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欵
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陘綏懷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
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
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惜乎楚方
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
侵而怨猶未息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
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君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
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三國志劉焉傳曹操擊劉表〻卒子琮以荊州降劉璋以操得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時操已定荊州不存錄松〻怨之歸勸璋絕操習鑿齒曰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五代史高季興世家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季興入朝莊宗欲留之郭崇韜諫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其誰不解體何能久長吾無憂矣成湯勝夏撫有萬方
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〻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
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
量相越豈不遠哉
家氏曰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於伐楚之役見
之蓋規模宏大者憂樂吉凶不足以動其方寸而識量淺
狹者勝負得喪足以移其常心斯王伯之所以辨而伊尹

周公與管仲狐趙事業所以分也當桓公之始伯管仲佐
之謙以處己和以遇物諸侯小國會不會朝不朝不深責
也遠近咸服小大俱乎遂率之以伐楚〻伏其罪還自召
陵君臣俱驕憂喜易位濤塗謀避軍道以紓其國于齊未
大有所損執其人命諸侯之師伐之以伐為未足又從而
侵之楚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陳反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
猖狂妄行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由其
器量淺狹如貧人之家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行
也責楚之無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卒不與會
本以救鄭未幾逃盟雖稍伸中國之威終不能大挫強楚

之焰於是滅弦伐許使中國自救之不暇而桓之伯浸衰
矣惜哉
張氏曰桓公怒陳之深至於伐而又侵可謂過矣況大兵
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乎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
之必怠人亦悔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弦滅而不
能救皆怒陳之過致之也故詳書伐侵以著其罪
臨川吳氏曰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桓怙制之功有歆辟
軍道之過既執其臣遂以三國伐之今又動七國之兵臨
其國厚人之功而薄人之過者蓋不如此
沙隨程氏曰濤塗既執又再侵伐陳罪特暫謀之不善耳

非有荊楚暴殄中國之罪也桓公責強夷甚畧罪弱國甚
備非道也
林氏曰伯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陳氏曰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孫茲帥師會侵陳公
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渝關李氏曰既伐而又侵當其伐也必有深解而不服者
矣於是大合七國之師以侵之陳不得已而乃成焉伯國
之以力服人也如是。是役也仍用伐楚之歉國蓋以示
數國之心力俱協以之制楚無不足豈以之病陳而不見
其有餘乎決侵陳而迫之以成既欲堅其從齊之志則凡

同役之國必皆畏其威而不敢有二心矣此伯國之深謀
或亦不專為陳計也且不再煩諸侯而第令其大夫往抑
豈非桓師之有節也哉但懷私忿於同盟為是黷武而不
已招攜服遠之道當不如是此伯術所以不足道也夫。
家氏高氏皆以書人為貶非也春秋之初外大夫皆書人
此亦書人之常例不內舉族與名而外書人其皆大夫從
可知若夫逞忿黷武之罪豈必待貶而始明乎。胡傳曰
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按此說是以侵伐為無名有名之殊
故以書侵為深責之然先儒謂無名行師曰侵胡傳曾辨
其非至此又從此例不亦自相矛盾乎張氏曰桓公怒陳

之深至于伐而又侵孟子謂成湯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
耕者不變若時雨降民大悅則桓公於此慙德多矣按此
說是又以殺掠為侵謂夫縱肆其暴不若湯師之仁也夫
桓公之侵陳未知果行殺掠否但侵非不義之稱見於諸
經者既多安可以侵為殺掠乎說詳莊十年公侵宋下。
公子牙謀弑子般公子慶父弑閔公而茲與敖猶全為卿
為將此僖公之謬也錄弑逆者之子而執國政無惑乎後
日三家之無君也蓋已胚胎於僖公之世矣且茲于明年
娶于牟此時年必尚幼何得命之帥師雖主兵者在齊而
諳練未深抑亦何以御衆耶

附錄國語曰大子至稷桑閔二年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稷桑皋落翟地也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當為外嬖相似誤也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惠順也去避奚齊為順父志而遠於死也惠於衆謂不戰也大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權金玦也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蝎木蟲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不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無指里克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言里克欲為閒樂事君之道反不自親其智曾不如鳥烏敢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己亦指里克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大子交也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

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況益彼有成矣難以得閒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言驪姬唯無忌憚之心執之已固不可敗也子將如何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君為我心言以君為心也里克曰弒君以為廉廉潔也以大利子欲殺君以自利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人謂申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言利得道以求成子吾不能為也大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孫氏曰申生甘處徙危而擇術從厚君子有諒悲焉

柳州柳氏曰古之所謂善深謀者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今狐突覩申生之敗而杜其門則好矣而曰善深謀則

無以勸乎事君也已里克曰中立丕鄭曰君為我心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附錄 左傳曰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渝變也攘除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

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李曰傳言申生縊在十二月經書殺申生在明年春蓋傳誤也說見後）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春秋釋傳辨疑卷三十七

首二行不寫　五年捘七篇

渝國　李集鳳　翻升

五年春

附錄 左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曰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李曰晉使來告必謂申生有罪而自殺春秋斷之直謂晉侯殺焉不）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彭山李氏曰凡書殺者皆有欲殺之心者也申生為驪姬所譖獻公苟無欲殺之心則申生必不奔新城獻公必不殺其傅矣新城奔而其傅殺此申生所以不能自明也然則申生之自縊實晉侯拒不得通而逼令自殺故直稱晉侯罪獻公之嬖寵庶孼本有欲殺其世子之心矣左氏所

記申生不辭不行以安驪姬之說亦因其父志不可回而安於命耳若果出於初心則雖新城亦不必奔矣既奔新城則申生猶望其父以不殺尚未有必死之心也奔而不赦則申生知無所逃不得不自縊矣如此然後合於經文於晉侯書殺之意而豈虛加以立義哉

穀梁傳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公羊傳曰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據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胡傳曰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逃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譖人得志

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陸氏曰小仁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𥨸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前漢書趙倢伃傳倢伃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戾太子傳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后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姦白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急白皇后發武庫兵斬充與丞相劉屈氂戰敗走皇后太子皆自殺○司馬公曰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高氏曰諸侯世子誓於天子不可專殺也且父子人之大倫非他人所得間者今至於相殺則人倫廢矣

家氏曰獻公殘忍不君溺於內嬖所與朝夕潛圖密慮不過為樹建庶孽之計耳方東山皐落之伐豈無他人乃以命冢嗣狐突先友梁餘子先丹木之徒固洞見公之肺肝而勸太子為避禍之謀不待歸胙於君人皆知其不免矣

張氏曰獻公嬖寵庶孽聽譖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喪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危所謂為人父而蒙首惡之名者此也

東萊呂氏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殺申生者實士蔿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羣公子之出於桓莊者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蔿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畧無慘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嬖苟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日遽譖其三子哉彼士蔿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

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襲吾前日諸富子之
術也蒲屈之城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術也使我不唱之彼
鳥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鳥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
忍之心者士蔿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蔿也已開則
不可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
有是理耶雖使一法吏蔽是獄亦必有士蔿而從驪姬也
吾嘗考晉國之本末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蔿其所從来
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桓叔其季也而自桓叔
以来視文侯之子孫不啻雠仇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
過欲啟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

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
昆弟矣然則桓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桓莊殺之也
桓莊親其子而仇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仇其私已甚
及獻公親奚齊而仇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仇可謂
私之私矣私日勝則心日狹當桓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
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
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獻公殄滅桓莊子孫之時
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
害申生者乃吾身耶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
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桓莊之

族以除其偪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變於驪姬遽移其愛
於奚齊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桓莊之族者也向之愛
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
奚齊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
即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矣然則狗私者豈能真有所
愛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
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苟能悟此愛之非
真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
離何憂乎士蔿何憂乎驪姬
南段軒曰按戴記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曰

子盍言志於公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
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殺君也天下豈有
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由是觀之申生誠忠於君父而
不自惜其死矣又使人辭於狐突曰吾君老矣子少國家
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
而死信斯言也申生無辜而死不但無一怨言而愛君憂
國之心至死不變記稱其為共世子宜哉
渝閬李氏曰申生之縊于新城也晉使来告亦必道其自
盡之期若果在去年十二月是雖晉使春来而魯史稽實
亦必按其原期而誌之矣春秋明書五年春其自盡於春

月無疑左傳以為去年十二月非也意者本在今春之二月當為夏正之十二月左傳誤傳而失實耳十五年晉及秦戰經書十一月傳以為九月亦然後來如此類者尚多大抵皆由夏正而誤者也。陳氏曰太子縊于新城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辭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矣按此說似是但不惟其欲殺之心與夫逼殺之實只以信讒故而致其自殺逆皆歸罪於君父恐猶未盡若心本不欲殺且非令其無地自容雖其子出於一時之寃忿而自殺未可以君父為首惡也此年晉侯殺申生襄二十

六年宋公殺痤試問二君之心為何心二世子於此尚有容身之地哉春秋直書君殺自是明允之定衡非徒惡其信讒而深文以罪之也觀季彭山之說可以知陳說之不然矣。朱子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愚於申生之孝亦云然雖皆未合於中道然君子固將取焉哀其志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范氏曰參譏謂伯姬杞伯魯侯也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譏世子此不譏者明子隨母行年尚幼弱未可責以人子之道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夏嫁至今十三年則子幼可知

高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尚幼稚如之何而勝朝乎

家氏曰世子預會盟禮猶有殺況未為世子而用朝禮見之乎

張氏曰朝者人君相見於宗廟朝廷之上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皆失正也

臨川吳氏曰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豫欲托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僖受其朝皆非禮也

彭山季氏曰按杞惠公之卒當在是年公以魯婿必無不訃喪之理然而不書卒者魯弱其君因有諸侯之事出外日久遂不弔也（不弔故不書卒說詳七年曹伯班卒下）伯姬之子其後為成

公

渝關李氏曰按伯姬以莊二十五年歸于杞至今十三年則子年當在十歲左右其母將之而來朝故繫於母曰來朝其子也夫父在而世子來朝春秋譏之是其能行朝禮且猶不可況幼穉不能行朝禮而預以成人之道相接乎且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父母沒兄弟不得而歸寧莊二十七年之伯姬來已為非禮今又來朝其子妄亦甚矣僖二十七年又來三十一年又來求婦皆越禮而無忌憚者也故詳書以識之。莊二十五年伯姬之歸不稱子則伯姬蓋桓公女也父母俱終自無歸寧之禮杜氏謂伯姬來寧寧成風也孔氏曰杞伯姬來絕句伯姬未必是成風所生但哀姜既死成風得為夫人縱非其母亦得歸寧也此皆認伯姬為莊公女因以來為歸寧之說非也且以杞伯姬來絕句亦不然經書來朝其子是為朝其子而來非來歸寧而兼朝其子也來字聯下為文一經之中此類甚多是故有來朝來聘來盟來錫命來賜命來歸脤來輸平來奔來戰來乞師來獻捷來獻俘來歸祊來歸田來言田歸齊來求婦來逆女來逆婦來逆叔姬來逆子叔姬來納幣來媵來歸來求賻來求車來求金來歸賵來歸襚來奔喪來會葬來逆喪以歸是皆聯下為文者也公羊傳曰其言

來朝其子何與其子俱來朝也其以伯姬為俱朝固不可然不以來朝其子為二事亦足証伯姬來之不可絕句明矣。彭山季氏曰伯姬之子其後為成公是時未立為世子故不稱名按此說不然桓六年子同生於其生也未為世子而已稱名豈伯姬子未為世子而獨不可名乎且武氏子仍叔之子並非以其賤也而不名可知此不稱名畧之云亦無他義也。史記謂德公十八年卒德公即惠公也惠公卒於此年惠公卒子成公立史記闕成公而以桓公為德公弟非也僖二十三年左傳謂杞成公卒則桓公之為成公弟可知

夏公孫茲如牟

左傳曰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汪氏曰經書公如他國者朝也書大夫如他國者聘也

臨川吳氏曰魯於隣近大國未見使其臣以時往聘牟小國也桓十五年牟朝于魯自後並不再有邦交之禮今公孫茲乃往聘于彼蓋以私事行而有請於公托君命以往故書以譏之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載伯因聘而娶不書逆者不予其因聘禮而行私事也按此說不然以為不予之而不書豈凡春秋之所載者皆予其得禮而後書乎蓋莊十九年公子

結滕陳人之婦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是因公事而行
私事者也比年公孫茲如牟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成八
年公孫嬰齊如莒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是因私事而
行公事者也因公而行私因私而行公要之於禮皆不當
然而書媵不書逆者以上卿而媵隣人之婦非所以重國
體而正邦憲也故特書之以示譏況褻君命而輕大國尤
當誌之以著遂事之失乎若夫大夫之娶妻不得繫於公
家之策以是為私事之常而略之矣然則略其私事何以
見公事之由私而起乎曰古者邦交有定制此觀春秋之
所書不皆循制而合禮也不必紀其聘盟之由也第書如

某而邦交之是非俱見矣何暇又討大夫之逆也大夫之
逆以為私事而不書然則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
仲是無公事而專行私事矣又何以書曰以上卿而葬隣
國之大夫國體於此而褻邦憲於此而紊矣此正與公子
結之媵婦相類是亦不得不書者也豈可與大夫之娶妻
例視之乎。由公孫茲等之書聘盟而不書逆推之意內
大夫之娶於他邦者告假於公而往若非聘盟則亦不書
矣莒慶齊高固之來逆以其公自主之故書之未嘗聘故
不書聘未嘗盟故不書盟。孔氏曰牟是附庸之國唯桓
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自尔以來更不朝聘于魯〻

不應使卿聘此小國當是叔孫聘妻已定但卿非君命不
得越竟故咨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為逆婦故傳稱娶
焉明其因娶而聘按此說是謂公孫茲本為娶妻特借行
聘以為越竟計恐未必然窃意大夫娶于他邦古者原有
此制故凡大夫之娶妻皆不書此婚姻之正原非外交之
可比也若夫束帛之問不出竟蓋謂無故而外交者耳曲
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或以婚姻之故而私
行未必非情理之所有也婚姻可以私行何不可告假於
公而往如公子友之葬原仲當以私事越竟矣莒慶齊高
固之來逆亦未當假聘盟而始越竟也然則公孫茲於此

若無君命行聘豈遂不可如牟而娶乎此必因已娶妻欲
聯二國之好以增榮寵耳然亦非禮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左傳曰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
杜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
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
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范氏曰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為襄王言及諸侯會王世
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
穀梁傳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

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胡傳曰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
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撥亂世反
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
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於三公宰臣之下亦
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汪氏曰晉制皇太子在三恪下宋丹太子在三恪之上齊梁陳周之隋制皇太子與會設坐於鄉東而西而唐制朝賀首皇太子次上公自天王而言欲屈遠
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
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與叙禮秩而
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
周公祇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
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媯為后生太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
立之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
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
階也

廬陵李氏曰襄王子帶皆陳后子僖二十四年傳曰不穀
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是也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
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

陳氏曰王世子危不得立齊桓公率天下之諸侯而為會

以定之禮之變者也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夷于諸侯所
以定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

高氏曰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侯以為議之于
朝覲貢之以諫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
知也莫若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為鄭
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終
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

汪氏曰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
下搖矣齊桓定王世子鄭于首止而王室寧使惠王無易
樹子之過渠王不能早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成周
城成周之勤晉頃寧王室於已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難
於未亂之先也或謂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
諸侯今王世子不稟王命而出與諸侯會是世子外交伯
國以脅制其君齊桓不請於王而率諸侯以會王世子是
為世子私植黨以拒父也是不然漢高欲易太子張良招
四皓與游卒定惠帝程子予之以為納約自牖之義彼四
皓非以高帝之命而至惠帝亦非有父命而招四人也朱
子詳載其事於綱目豈非法春秋許首止之盟而然欤蓋
襄王之為世子實惠王命之為世子也齊桓以諸侯會世
子是會王之世子也彼惠王雖有立愛之意而未嘗有命

廢襄王齊桓適事之權定天下之大本於危疑之際乃伯功之合於義者也朱子曰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公也豈不信哉故成十六年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十七年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襄三年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春秋皆不以殊會書之獨此殊會王世子蓋以明至尊之儲副非人臣之比也夫殊會之文或及以會或會以會或會以及或及以及義各不同公及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皆衆人會一人之辭然首止以卑會尊及而後會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會吳則以此會彼會而又會所以謹華夷之辨也文雖同而

實則異也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以兩人會一人而男女之別也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以一人會兩人而內外之別也文雖似而實不同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大夫自盟而書諸侯以統之以諸侯失權于大夫故殊及以志其始也李曰穀公羊皆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也蓋此盟專為陳袁僑故殊及之恐非為其失權于大夫而志其始也此皆變例之變讀者不可不深察焉殊會殊及之例詳見隱元年盟蔑下

渝閱李氏曰王世子名鄭即後日之襄王也據左傳則襄王與叔帶同母據史記則襄王母早死後母生叔帶疑史記說是蓋惠王之欲易樹子以其溺于繼后之私寵也左

子誤傳為同母耳然天下同母之子未嘗無偏愛者如鄭武姜惡莊公而愛叔段若非武公不溺於私寧保莊公之得嗣位乎然則襄王叔帶或果同母王愛少子而欲奪長亦未可知故左傳之說又未敢以為必不然也。首止之會非王志也諸侯將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由是觀之可知其非王志矣非王志則王世子必有不告而出諸侯必有不請而會者矣以子背父而會諸侯以臣背君而會王世子惡乎可曰惠王欲廢世子而立叔帶未有不加世子以罪者也此必世子懼罪出奔故齊桓因合諸侯往會之此正權事之變所以

正天下之大倫者也豈可謂之背父背君乎夫大舜不告而娶君子以為猶告也小弁之詩怨孟子以為仁故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且猶不以順受為孝況易世子而倫常將墜宗社將危乃欲拘恒節而過責之乎在王世子可以違難而出在諸侯可以翊正而會所尊者天王之適嗣所扶者天王之國紀所救者天王之大過是雖不協於王心而其所全亦大矣觀下文重書首止與鄭伯逃歸乞盟之辭此為春秋之所予也明矣故曰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是會也王世子必以違難出奔故齊桓因變而

為此舉庶幾為合義不然王世子出會諸侯非有天王之命則為植黨齊桓率諸侯徑請于王而使王世子出會則為脅君若不請于王而擅使之出會其無王也尤甚矣均未見其有當也故知此為出奔事無疑然而春秋不書出奔者王世子未可言出而亦未可言奔況世子之位未絕尤不可言奔以絕之也但誌其會而已矣。諸侯世子皆名而王世子獨不名王臣皆列會而王世子獨不列會春秋之尊王貳也至矣然不朝而會以是為差降於王耳。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按襄邑即今開封府睢州距洛陽七百里世子出會不應如

是之遠疑首止必近周疆非衛地也按此說未必然王世子違難而出非尋常出會之可比何不可遠至衛地乎從杜說可也

附錄左傳曰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于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杜氏曰為七年鄭殺申侯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何氏曰省文從可知

穀梁傳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 汪氏曰據祝柯重丘閒有異事則復舉諸侯馬陵柯陵于戚亳城北平丘無中事不舉諸侯 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也

孔氏曰王世子者王之儲副周禮膳夫掌養王及后世子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是其尊與王同也齊桓行伯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王之世子於會則虛序諸侯言會王世子則王世子不序諸侯之列也盟則諸侯自盟世子不與是殊貴世子也

高氏曰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

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乃所以定世子也齊侯可謂之尊王矣

胡傳曰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

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張氏曰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也
方伯者察天下之勢而正救於未亂者故桓公之謀寧周
春秋之義舉也不敢以約信加之尊者桓公此舉其義既
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為一匡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
之
盧陵李氏曰謹始例春秋雖重君父之命若非制命以義
亦將壅而不行故于首止之盟專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
勢不與焉此非盡倫者不能斷也或有不以為美以為桓
公挾天子者非矣。齊桓之編書諸侯者四皆前目後凡

之文此年盟首止九年盟葵丘十四年城緣陵十五年救
徐是也。首止葵丘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丘畏楚
之事惡之大也會罃盟蜀雖微不同亦當入大惡之例此
皆書詞重複以見意也（于宋見襄二十七年平丘見昭十三年會罃盟蜀見成二年）
汪氏曰會盟同地而書詞重複者四首止定王嗣葵丘明
王禁平丘示戒而晋伯衰于宋晋楚為成而中國失伯事
異而文一施之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
陳氏曰桓有諸侯之事三于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
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于葵丘亦序周公於諸
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子之宰異於微者也盟于首止
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蔚
天子之宰比也桓公於是知節矣
渝閬李氏曰春秋會盟例書公及某侯盟于某地者不行
會禮而與盟也書公會某侯盟于某地者行會禮而與盟
也書某日公會某侯盟于某地者會盟同日也（隱六年于艾桓十二年曲池穀丘武父十七年于黄于趙莊二十三年于扈僖二十一年于薄二十五年于洮二十六年于向二十七年于宋二十八年踐土宣十七年斷道成五年蟲牢十五年于戚襄二十年澶淵定十二年于黄此皆公與會盟者文八年衡雍于暴襄二十年于向此皆内大夫與會盟者）書公會某侯其日盟于某地
者會盟異日也（文十四年新城襄三年雞澤）夫以同會之諸侯而與盟
中間若無他事皆不再舉諸侯之文故新城雞澤平丘雖

會盟異日而不書諸侯馬陵柯陵于戚亳城北雖會盟異
地而亦不書諸侯（馬陵見成七年柯陵見成十七年于戚見襄九年亳城北見襄十一年）惟
首止會盟同地中間不隔他事而書諸侯者王世子不與
盟不得不書諸侯以別之耳若夫于薄之書公會諸侯于
宋之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祝柯重丘之書諸侯皐鼬之書
公及諸侯皆隔他事故以凡舉非以于宋之會盟異日祝
柯重丘皐鼬之會盟異地然也（祝柯見襄十九年重丘見襄二十五年皐鼬見定四年）
葵丘之盟雖隔他事先儒謂宰周公不與故書諸侯以
明之觀左傳宰孔先歸則其不與盟可知然齊桓令其先
歸而不挽留以同盟是亦齊桓之尊宰也故其文與首止

一旋之或曰葵丘之盟中隔伯姬卒不得不再書諸侯亦
如蒲宋祝柯重丘之例耳恐非為宰孔不盟特書諸侯以
別之也若以宰孔不盟而書諸侯則定四年皐鼬之盟劉
子與焉何亦書諸侯且周公雖冢宰夫亦寰內諸侯耳何
不可以書諸侯況周公既序諸侯之列而無殊會之文則
總括為諸侯而不異其辭似亦無妨若果宰孔不與盟似
當書宰周公歸京師諸侯盟于葵丘其事方明據鄭伯逃歸不盟書
歸而經不然則宰孔之先歸未可信而書諸侯盟于葵丘
似與皐鼬書法無異亦不見宰孔不與盟也曰是不然以
王爵論則諸侯之辭固可統寰內諸侯以外臣論則諸侯

之稱亦自與王朝公宰蓋春秋之文前後多異此時齊桓
尊周未敢以攜貳疑王臣故書諸侯盟于葵丘自知宰孔
不與盟矣後來王室衰于列國王臣出會無不與盟故書
諸侯盟于皐鼬便見劉子之與盟矣且宰孔之歸亦常事
耳何必誌若誌其歸却似宰孔自不與盟而去不見齊桓
尊宰之意矣然則葵丘之盟即中間不隔他事或亦書諸
侯如首止彼當與首止為例不當與皐鼬為例也故杜氏
於盟葵丘曰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於盟皐鼬曰召
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一別周公一統劉子杜氏之說
其必權之審矣或曰齊桓於僖八年曾與王人盟于洮何

獨於宰周公而不盟且前乎此者隱元年宰咺曾歸賵矣
桓四年宰渠曾來聘矣後乎此者僖三十年宰周公亦來
聘矣以冢宰賵聘不以為嫌豈其與之盟而伯主乃不敢
乎且晉文可盟王子齊桓獨不可盟冢宰乎曰是又不然
夫冢宰之賵聘是王室之降尊也諸侯之盟宰是外臣之
覲周也齊桓不敢覲周未至如晉文之抗自是齊桓之美
不必疑也。廬陵李氏曰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
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丘皐鼬是也王官與會而後與盟
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雞澤平丘是也皐鼬盟
惟趙氏以為劉子不與觀下文即有劉卷卒之書則劉子

不與之說為是但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晉人能尊之也
按此說亦欠分曉會首止盟首止中無他事而重書諸侯
固為別世子若夫柯陵雞澤平丘則以中無他事故不書
諸侯皐鼬則以中有他事故必書諸侯非為王官之盟與
不盟辨也且劉卷卒于七月公歸之後盟在于五月亦難
定其有疾也觀將盟之時衛與蔡爭長之說萇弘曾以告
劉子何謂有疾而不與乎況柯陵雞澤平丘之會王臣皆
與于盟豈召陵之會劉子於此頓有所嫌而獨不盟哉然
則皐鼬蓋亦盟劉子惟葵丘之宰孔先歸不與盟即使中
無他事亦必重書諸侯如首止未可以首止葵丘皐鼬槩

視為一例也。以湨梁雞澤例之湨梁見襄十六年湨梁第書大夫盟而不再舉地雞澤第書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亦不再舉地然則會盟同地者第書諸侯盟又何不可乃首止葵丘平丘于宋皆再舉地夫葵丘乎宋猶謂其中隔他事不得不再舉地耳至於首止平丘中間皆無他事而亦再舉地以是知其義意之有在也孔子所謂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此類是矣由是言之首止平丘不須疑葵丘于宋雖隔他事然以義類推之亦當入此例于蜀之會盟雖前寡後衆之不同使其書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某人某人盟亦無不可經乃再書于

蜀是亦重複之例矣或曰隱四年暈會伐鄭再序諸侯僖元年城邢再序三師此可謂重複今前目後凡而不再序諸侯之爵何為書辭之重複乎若以再舉地為重複則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夫亦再書伐宋矣將亦可入重複之例乎蓋湨梁雞澤之盟大夫統於諸侯故不舉地以略之首止平丘諸侯之盟不可略故必再舉地斯固書法之常而亦何必有異說乎曰是不然單伯之會伐也若不再書伐宋何以成文此固書法之不得不然者至於暈之會伐為大惡三師之城邢為大美若不再序爵師何以見義不然而止以凡舉則書諸侯之師城邢亦與城緣陵之書諸侯無異而伐鄭之役二君二臣亦將何以凡舉乎此見再序爵師以見義所以別於單伯會伐與城緣陵之文也若夫首止之盟第如左傳之辭曰秋諸侯盟此自可以成文而經不然是必有說又如桓六年寔來蒙上年州公如曹之文彼以踰年而不再舉州公此僅踰時曷為再舉首止乎此以知重複之義無疑矣且謂湨梁雞澤之大夫統於諸侯而不地是矣然觀諸侯之殊會王世子是以臣禮尊之也在大夫可統於諸侯而不地然則首止之諸侯獨不可統於王世子而亦不地乎經乃不然可知首止等之再舉地未可視為書法之常而忽之也既再舉地已見義意之

所存故凡舉諸侯不必再序以費辭此春秋所以為簡要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曰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〻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杜氏曰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使叛齊也國君輕走與匹夫逃竄無異

趙氏曰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劉氏曰其言逃歸不盟何但言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書不盟者在盟前逃也

胡傳曰事有惡者不與爲幸其善者不與爲貶平丘之盟惡也諸侯無勤是以爲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

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張氏曰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鄭伯背公狥私違棄衆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深罪之

家氏曰鄭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待既盟乃去然後於義爲盡安有執王私命逃諸侯而遂去者乎

高氏曰齊侯以楚數病鄭之故遂率諸侯伐楚〻既服遂會王世子于首止明大義於天下此盛德之舉也當是時諸侯未有從夷狄之心而惠王由嬖孽之私棄理義之正撫鄭從楚甚間中國自是楚復與中國爭衡夫齊之服楚所以營圖之非一日矣幾踰年而惠王已導鄭伯以叛之故知中國不競非獨强楚與諸侯之罪王室實有以啓之也

澹起朱氏曰王使周公召鄭伯從楚叛齊夫楚以蠻夷犯夏乃命叛其尊王室者而從其猾諸夏者何以示天下乎

仁山金氏曰按齊桓公殊會王世子不以王世子夷於諸侯定世子也然是會也世子之出必以他故而諸侯會之耳世子無王命而會諸侯桓公率諸侯會之而世子定春秋美之鄭伯有王命而逃諸侯春秋逃之比齊桓公之一匡天下也周之爲父子者定而諸侯之爲夷夏者可以辨矣

陳氏曰國君而曰逃賤之也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屬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諸侯逃歸見襄七年

汪氏曰君之逃惟首止于鄬書鄭伯陳侯逃歸徑之逃斷

道湨梁之會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而惟書鄭詹逃來於
此見齊桓晉悼之伯不可棄也闇之先師曰陳鄭書逃書
乞聖人之予齊晉也昭昭矣
渝閬李氏曰鄭伯逃歸不盟以其有王命也王惡齊桓定
世子諸侯雖盟若王意不回諸侯與世子又何以處此使
徒恃首止之盟而輕令世子歸京師在世子為抗父在諸
侯為縮君亦未見其可也竊意既盟之後齊桓於此必且
委曲陳請於其間使知大義之不可易也然後王意回而
嘗日之為父子者定此雖不見於經傳要亦情理之可推
者也但其伐鄭圍新城忍患桓公以力加鄭未免有迫脅

天子之勢此伯術所以不純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傳曰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
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彭山李氏曰任氏公輔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即杜
氏所謂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者也
高氏曰齊侯自侵陳之後已起諸侯之叛心至是鄭伯竊
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為寇中國之兆也
張氏曰鬬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顒以當齊桓雖外
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貪圖之心至此窺見王懷愛叔帶之
意而不悅桓公此舉遂因王間鄭而帥師滅弦弦子書奔
不服於楚而逃去之黃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
亦自此始桓公不能救弦以啟救鄭圍許之紛紛使桓公
此時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
之橫歟
孫氏曰楚人滅弦惡桓不能救也十年狄滅溫十二年楚
人滅黃義同
林氏曰夷狄始滅中國
渝閬李氏曰高氏謂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張氏謂
楚人因王間鄭而帥師滅弦按此說是因鄭伯逃歸不盟
與此相睽故云然其實楚自召陵之盟雖偶服齊而終懷

異心其滅弦也猶是猾夏之故習未必因王間鄭而鄭與
楚通乃敢如此也然亦無從見其必不然存其說焉可也
。黃氏曰諸家多罪齊不救弦然齊處北楚在南齊積二
十年間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弦近楚滅之旦夕耳豈齊
救之所能及哉弦非黃比也黃受伐歷三時而不救此則
齊之罪耳按此說量其地勢不能及似矣然細思之亦覺
不然弦子恃其姻國之睦於齊而不事楚意何為乎亦恃
齊之能救我而有以抗楚耳地勢雖遙若使聞警而來在
弦國亦可守死以待援即不能保而被滅亡齊人於此抑

豈不能討其滅國之罪令其興復而後已乎今乃前無救
援之兵後無問罪之舉坐視其滅漠然與我無與也何以
稱伯主而為小國之所托哉蓋滅弦滅黃總罪其不能救
十一年冬楚人伐黃十二年夏楚人滅黃滅黃為再舉本
非伐歷三時之謂也如此則二國之不救尤不可以異視
之矣。經書滅國三十二楚獨滅者十二楚同他國滅者
三齊桓與伯而鄰[illegible]有滅國之慘伊誰之咎哉然王道能
正己而後能正人滅譚滅遂桓已自處於不仁宜其不能
問楚也。張氏曰黃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
自此始按此說或亦有之但黃之所以被滅者未必專在

此使黃人受其奔而以弦為鑒急修德政以自強何懼於
楚不則自有滅亡之道即不受其奔亦何能免於滅亡哉誠
若徒咎其受奔事恐隣君之罹患來依者將謝絕之而不
敢受大非仁義之行矣無益於保國而徒為是不義與不
仁固未見其可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曰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
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
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
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
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孔氏曰國語稱文王敬友二虢仲叔皆文王之
時虢君字也據傳云鄭滅一虢晉滅一虢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
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
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
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
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
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
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

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
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
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
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
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
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
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穀梁傳曰執不言所于地縕于晉也范氏曰時虞已包裹屬于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
胡傳曰虞地之縕于晉久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執獨夫

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于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杜氏曰虞公貪賄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執之若執一夫

平菴項氏曰虞公之執前無所由後無所歸如執匹夫然見虞之無國也

劉氏曰春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故虞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實于滅下陽而深沒其迹于執虞公使天下之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矣

王氏樊義曰滅而稱執者言虞滅久矣今但執之而已若書曰晉侯滅虢遂滅虞執虞公以歸斯實錄耳非裁成義理之文也

汪氏曰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或疑春秋不當沒晉滅虞之罪夫聖筆之立文如化工之生物安可拘拘於常例哉如梁亡而不書秦滅皆變其常法也梁亡見僖十九年

渝闕李氏曰此晉侯執之也何以書晉人貶之也蓋凡執皆譏執大夫者且貶人之況執國君乎其不書地又不書以歸者何也據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書地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雖非執也而亦書地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皆書以歸也凡在本國執者皆不書地皆不書以歸如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成十七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二十六年晉人執衛甯喜昭八年晉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定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是也其或不在本國執而亦不書地者以有上文之可見耳今無上文之可見夫豈執在他所之例哉惟虞地之縕于晉也已久如在晉地執之故不書執地而亦不書以歸此春秋之微意也此實滅也何以不書滅虞無國也無國何以稱虞公不沒其爵也若曰以上公之貴而勢如匹夫所以深責之也蓋虞公貪利背義而拒諫直亡國之君也昔則同晉滅下陽今則復假以道而滅虢親隣業已喪忠賢業已待則虞公者一晉人守外府之臣司外廐之圉尔晉人執之如執本國之匹夫何待書滅而後見其亡國哉失位失

國何以不名不知其名故不名又或史失之無所考也此如諸侯卒則名亦有闕之而不名者他如失位失國者或亦不名非盡義例之所係也或謂虞公當為天子三公故不名然則州寔獨非公歟。滅虢更重於滅下陽書滅下陽而不書滅虢者一告一不告也滅虞更重於執虞公書執虞公而不書滅虞者國已亡而深罪亡國之人是又一義也不然滅虞執虞公本一時事豈有告執而不告滅者哉惟告滅而不書滅必有深意存焉矣未可與滅虢不書例論也滅虢不書若非因其不告故則義無所取蓋因國不以山谿之險咎不在一邑之淪喪耳。先儒因經文不書

滅虢滅虞遂謂二國之滅由於滅下陽夫下陽雖險要而國家之本務不在此安有一邑之地利偶失遂關二國之喪亡哉但二國亦當分別窃意虢之滅未必由於滅下陽而下陽之滅實為滅虞之端非其失險之謂也虢于虞為同宗之國唇齒之邦不可棄也百里奚宮之奇皆虞國之忠賢不可違也彼乃貪利背義導晉師以病虢親隣已亡而無與忠賢已去而無輔目之為獨夫良不誣矣然則下陽之滅虞實為之豈非虞國自滅之端哉是以不書滅又不書執也明其虞已滅而縕于晉也否則遠而義實較然矣。杜稷為重君為輕滅虞甚於執虞公春秋書執不書

滅何為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乎曰是不然責其所以亡社稷者是即所以重社稷也目虞公以獨夫即深責其亡社稷之罪不待言滅虞矣。劉氏曰左氏云晉襲虞滅之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非也虞晉同姓滅之大罪也雖其自欲文飾修祀歸貢不足揜其大惡春秋曷為聽之耶左氏以其文異常因彫琢遷就為此說 按劉氏此說極是但修祀歸貢事未可定其無有若果有之亦未必如許叔居西偏紀季入酅之類何遂不可書滅哉春秋不書滅而書執蓋欲明其無國而為獨夫耳必不為其修祀與歸貢也此左傳之鮮經未可據姑存其

事實可矣 又左傳曰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按此說亦未甚確蓋目晉人以執春秋豈獨罪虞哉雖執虞公如匹夫因見其易然左傳之意是因其不書侵伐而書執以是為易耳此如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辨見僖十七年滅項下） 彼例既有所難通尤未可以論此後。公羊傳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按此說非也亡國而出奔以歸者亦言滅此若書曰晉人滅虞執虞公以歸抑豈嫌於上下之同力者乎然則虞不書滅者明其為早亡耳穀梁傳曰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

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范氏曰臣民執其君故稱公虞服于晉故從晉命而執其君按此說亦非也虞本公爵故稱公其曰虞公自是書爵之常茲既明書晉人執何得從虞國臣民之稱若曰晉命行乎虞民故稱公此豈虞人自執其君乎即使虞人自執之亦當書曰虞人執其君耳春秋除篡某公外無從彼國稱公之例也胡傳曰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按此說亦非也實為匹夫豈遂不可書以歸若書以歸豈遂不見為匹夫乎此當與不書執地為一義無他說也。李彭山曰虞公爵出自太王長子泰伯泰伯無子武王封仲雍曾孫國章之弟虞仲以為泰伯嗣據

此則虞之本爵蓋公也史記曰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按史記不言虞仲為何爵要之周章已封吳則封虞仲于虞者是使為泰伯後也夫泰伯有讓國之至德周之天下實由泰伯之讓以成之是必特加優崇而爵以公非他親功之可比矣史記以吳為世家首亦得此意豈知武王所以尊泰伯者已以公爵錫之使其冠於諸侯之上哉夫五等之爵首曰公有周之制畿外諸侯同姓之為公者惟虞異姓之為公者惟宋而已若夫州公祭公周公皆畿內之諸侯然畿內諸侯猶

周公為世爵蓋以公但有大勳勞於王室故後世仍令其襲爵又與州公祭公之為三公稱公者不同矣。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按三以天下讓或以為讓商或以為讓周讓商者是謂泰伯之德可以有天下乃以天下讓之商也讓周者是謂周至武王有天下是其讓國於季歷實以天下讓于周也竊以為二說皆不然當時商道未大衰無論太王必無翦商之志即或有之泰伯於此又安知己之必有天下而欲去之以讓商耶夫辭其所應有者而後謂之讓今以茫茫不可知之事而謂以是讓之本朝也蓋亦不情甚矣若夫武王

之有天下亦是其後來事在武王十三年以前尚不欲其有天下彼泰伯者何能於古公尚在時即知後世有天下而預讓之耶然則孔子何以云然也天下者即指當時之周國言也自周得天下後追王太王王季古公季歷既可稱王遂以其國傍言之而曰天下耳夫泰伯讓國於季歷第托採藥而逃荊蠻並無授受之迹可見又孰得而稱之哉孔子以是為至德而深嘉之良有以也若泥天下之辭為是紛〻之異說則是聖人本欲闡幽而至後儒註解反使泰伯之意不白於天下恐亦非論世知人之道也歟。周制畿外諸侯之封公者惟虞與宋而已虞以嗣泰伯宋

以祀殷祖故其爵為特隆焉宋固不待言虞則見於春秋
見於左傳又見於孟子皆以虞公稱其為公爵明矣若夫
虢者左傳常稱公而季彭山以為號亦公爵或未可信左
傳於隱八年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桓五年曰王以
諸侯伐鄭虢公林父將右軍杜氏註云林父王卿士蓋此
時猶未得公爵其稱公者亦虛號耳莊十八年傳曰虢公
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
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據此則虢公實
為公爵矣此必虢公執政久而晉秩為三公非先世之本
封然也蓋虢之先世虢仲虢叔皆為文王卿士雖云勲在

王室藏於盟府必不若太公周公之勲為尤大也以太公
周公之元勲猶止封侯而不封公孰謂二虢便封公而竟
駕於齊魯之上耶惟虞為泰伯之後特封公爵以報至德
在太公周公之受封且遜于虞孰謂二虢可與虞並耶雖
或武王欲尊叔父而特厚其封亦不應偏私若此且使武
王果如此成王欲報叔父之德何不亦踵而行之乃止以
侯爵而封周公于魯乎此以知虢爵本非公特以其世為
卿士而或晉秩為三公者遂為公爵而在侯伯上其實與
虞公之本封自別耳或者謂虞公亦如虢公皆外侯之人
為三公者也是又不然虞公若在王朝何不一見於傳記

且以虞公之[illegible]亦必不能晉秩為三公使其先世曾為公
又不應後世之有國者仍襲公爵而世稱之也且使果如
此則是外侯之公爵止一宋將孟子所謂公一位者不可
以槩天下而除先代之後並無一人封公者何為以列爵
惟五之制獨使宋公居一等而諸侯俱不得與哉雖欲居
重以馭輕內有三公而在外不必其多設然於宋公之外
豈無一人可膺此位者又何為獨靳此位而但以上公為
流爵也然則外侯之封公者必不獨一宋而陳杞既封侯
太公周公亦封侯若以泰伯之至德而使嗣世者亦列於
次爵更有何人可為公者哉故以為虞爵本封公雖無他

佐証亦可據春秋之所書而旁推互考有以知其必然也
已○泰伯有讓國之至德武王特隆其後封而爵以公所
以報至德者亦厚矣晉人執虞公而滅其國又不止於滅
同姓已也以如此之至德而使絕其中國之祀晉之不仁
為何如哉此時天王不知問伯主不加討曾不思先王之
厚泰伯者謂何而泰伯之得有厚封者謂何而竟聽虎狼
之肆虐如此也良可悲夫・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
廬陵李氏曰經書執諸侯始此前此晉執虞公者滅之也
不入此例按經於此事既不書滅而書執則以此為執諸
侯之始亦無不可。左傳之書虢君無論其在王朝之先

後莫不稱公是必虢本公爵亦與虞同故左傳云然耳春秋諸國興廢說曰虢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于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為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地入于晉據此說則左傳所稱虢公者皆實爵也意者虢仲賢而有功又為文王之愛弟故武王得天下即封仲于虢國而爵以公非他諸侯之可比也故自此以外雖以太公周公之大勲亦限以制不復以公爵封之及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成王於叔父

未敢效武王封虢之制封魯以公爵而於王朝尊之為周公又於周公既沒之後賜魯以天子之禮樂祀之所以待之者亦厚矣然則李彭山謂虢亦公爵不信然乎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八

改卷二十一

渝關 李集鳳 翀升

六年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曰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傳曰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

杜氏曰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 李曰按密縣今屬開封府禹州

公羊傳曰言圍何彊也

何氏曰惡桓公行伯彊而無義也鄭背叛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彊非所以附疏

彭山李氏曰伐鄭之役許不預者留守其國以備楚也

渝關李氏曰鄭伯從王亂命而逃盟從楚固為不義然齊桓率諸侯而伐之亦見齊桓不知事理之要徒以恃彊而妄舉也鄭之逃盟從楚也王之命也齊桓於此但當上訴天王使知長幼之分華夷之辨乃天地之常經天王不得以私枉者也王心正自當命鄭從齊矣萬一王心不回亦當綏鄭以文德諭鄭以大義而俟其自服不宜恃彊伐之而且圍之也夫諸侯雖正王命雖不義若惡其從王亂命

而擅伐之，不我伐王命乎故書伐書圍以著其暴又書公至以危之而中書楚人圍許又見蠻夷之不服而無華被其害則是許國之受圍齊桓實致之雖有分災救急之美而功亦不足償其過矣先儒皆以伐鄭予齊桓殆不然也。伐鄭圍新城伯主之以力服人也以力服人而人不即服伯術之不足尚也明矣使非楚人攻其所必救則新城之為新城未可知也故此未得志而明年又專伐之此與隐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又何異乎。孔氏曰鄭人新築密邑故傳稱密經不稱圍新密言圍新城傳云鄭所以不時

城也解經言新城之意鄭以非時築城違禮害民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故書新城為鄭之罪狀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按左傳之解經不然也鄭人新築城而名為密可言新密亦可言新城若因其城之不時故言新城而不言新密是何義乎且諸侯伐鄭既為其逃首止之盟則夫新城之圍亦弟以其伐之不服耳豈又區區焉責其不時城而以是為鄭罪哉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曰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杜氏曰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叙

穀梁傳曰善救許也

張氏曰楚人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密之圍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見桓公之急於義也

胡傳曰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

莆山季氏曰楚欲救鄭故圍許是其志未嘗不欲圖中國

也彼雖服于召陵而尚來時窃發非齊桓公勤於捄卹則其為患豈止此哉終桓公之世不敢大肆於中國者皆由能抑其暴故也

汪氏曰聖人筆削當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故上書鄭伯逃歸不盟則齊桓之伐鄭書伐書圍以見鄭之不服罪下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圍許其罪不可揜矣齊桓圍鄭之新城所以討其逃翼戴儲君之盟也晉文之圍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也圍非美事而桓文之圍實為王室計也晉文遂圍許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朱子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豈謂是歟朱子曰伯功雖不可廢然春秋之致圍

許蓋有不足晉文之意此致伐鄭而不致救許猶於齊桓之救有取焉是救許圍許亦未可同日語也汜書
遂救者美其赴難之甚速若所謂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
也書遂伐遂侵遂入遂滅者譏其憤兵之無已也惟齊桓
遂伐楚乃所以救鄭而非他國遂伐之比尔
廬陵李氏曰按桓公之編書救者五莊二十八年救鄭閔
元年救邢僖元年次聶北救邢此年救許十五年次匡救
徐是也救欲速進聶北于匡皆次為義不勇也此年之救
不反兵而赴許得被髮纓冠之意故以書遂為善之尤蓋
救兵不以生事為貶也
渝圃李氏曰傳稱楚子而經書楚人者貶之也楚子圍許

以救鄭而必貶之者惡其黨鄭不義以夷猾夏而抗伯主
之師也諸侯遂救許則又善其攘中國而勇於義焉聖人
之情可見矣。汪氏曰楚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以救與
陽處父伐楚救江異者不予楚人之救鄭也按此說不然
文三年晉陽處父之伐楚必書以救江者原其伐楚之故
所以明其非討賊也曷嘗予其救而書救乎僖十五年齊
師曹師伐厲傳謂伐厲以救徐經止書伐而不書救亦非
不予其救而不書也蓋上書諸侯之大夫救徐其非不予
其救也明矣上既書救徐此即再書以救徐未為不可而
經不然自是責其陵小之罪而不必言其故也夫以齊桓
之伐厲救徐且猶不言其故況楚子之圍許以救鄭其猾
夏也罪尤甚焉又何疑於書伐而不書救乎然則楚救多
不書惟僖二十八年書楚人救衛襄十年書楚公子貞帥
師救鄭所以誌其私庇夫與國以與中夏爭諸侯經蓋譏
之而亦非許之也若此年之圍許以救鄭又與專救者不
同則亦但書圍許以著其猾夏之罪可矣而又何可書救
乎襄元年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傳亦謂其救鄭經止書
侵而不書以救亦猶是也若以陽處父例之而以不書救
者為不予其救抑豈春秋之旨哉。按春秋之旨因人因
事而各變不可以一例求也如鄭伯逃盟為不義至諸侯

伐鄭則不可諸侯伐鄭為無君至楚人圍許以救鄭又不
可許之受圍明為齊桓之所致及其釋鄭而救許則又為
善讀春秋者要當平其心易其氣各求其旨義之所存則
得之矣
冬公至自伐鄭
渝闕李氏曰以其不義而致之蓋從亂命為非義而伐其
從亂命者亦非義也且恃彊而環攻其邑能無危乎先儒
謂其出踰三時而以久致也或不然矣。其不以救許致
何也本為伐鄭出且伐鄭不義而救許則善也善則雖以
撓楚無危道矣。天王撫鄭以從楚而桓率諸侯以伐之

非與楚爭鄭實與天王爭鄭也自此而後天下止知有伯
主而愈不知有天王矣此亦春秋之所傷故書公至以見
意欤

挨亡畜富

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傳曰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
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
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
不及夕何以待君

張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彭山季氏曰楚得鄭則足以圖中國而諸侯之心搖矣此
天下之大機也故桓公急於服鄭耳

瀹閣李氏曰伐而又伐竟成齊人之私憤矣若夫以德服
人者何至黷武而不已哉

夏小邾子來朝

杜氏曰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何氏曰時附從伯者齊桓公白天子進之

瀹閣李氏曰莊五年郳黎來來朝附庸之微者也今則別
稱國號又易名而稱子未知其進爵在何時杜氏謂始得
王命而來朝則是新與五等之列或有然者但黎來之朝
距今三十餘年未必是黎來得王命亦未必仍是彼來朝
耳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曰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李曰

說當音悅二十八年傳曰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杜註說音悅此說字杜雖無註亦當與悅同大全音註曰如字非也

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彭山李氏曰申本國名而邑于楚以國為氏者也侯者名也申侯本自楚來仕鄭故尊鄭背齊從楚鄭將復歸齊故以從楚之故歸罪於申侯而殺之以說於齊不責己而罪其臣失道甚矣故書殺大夫以見其殺非正刑也

胡傳曰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於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臨川吳氏曰鄭伯因惠王有撫女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盟齊興問罪之師鄭服逃盟之罪則齊師息矣今不自下齊而乃歸罪於申侯蓋信讒而頗於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

渝關李氏曰申侯自楚奔鄭其不忘故國而尊鄭從楚蓋有之矣有則以此殺申侯不亦當其罪乎曰非也若申侯未嘗尊鄭從楚而以從楚之罪加之固為不可若申侯本欲從楚亦必臣政議政者共以為可而後從之從楚者權不在申侯一旦有變乃獨歸罪於申侯而殺之何其謬哉且申侯專利而不厭者也觀其反濤塗之謀是又險詐不情之人宜其取人之讒忌而鄭伯亦惡之也鄭伯素惡申侯乃因齊師之至借以說齊而殺之非其殺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用刑之頗也若夫擅殺之罪不又於此而可見耶鄭高克好利而不能遠申侯專利而不能去乃因狄患與齊師借以舒其夙昔之憤忌可謂有政刑乎故彼曰棄其師此曰殺其大夫申侯所以責之者深矣二事皆稱國君臣有同責也。公羊傳曰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按此說亦是而猶未盡稱國以殺者不獨罪其君而大臣亦與有責焉大臣亦當國者也但罪君之意居多耳若獨見其君之罪何不直曰其君以殺之哉。何氏曰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按此說是謂君為國體大夫為股肱彼既自剪其股肱故書國以示其同體若然則稱君以殺寧不足見為同體乎窃意以國體錄此說良是但所謂國體者是合君與大臣為一體非指所殺之大夫為一體也

蓋君主政大夫從政大臣亦當國者也君爲元首臣爲股
肱元首股肱合爲一體故凡言國者君與大臣皆在其中
此可謂以國體錄耳若夫殺其大夫固爲自剪其股肱抑
豈於稱國見之哉。廬陵李氏曰左氏載陳濤塗怨申侯
之反己勸之城虎牢美乃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
叛也又載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二說前說不
可信後說理或有之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尊鄭伯以從楚
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愛申侯而賜以虎牢
鄭乃殺之得罪于齊矣何得謂說于齊乎按此說亦不盡
然竊意左傳前說或亦未可疑也蓋申侯不辟軍道故齊

侯愛之而賜以邑及其導鄭從楚則又不能不惡之矣愛
惡本不相妨安得以殺申侯爲得罪于齊而疑前說之不
然哉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母

左傳曰秋盟于寗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
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
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
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
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
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
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
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
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
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
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
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
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
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
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寗母魯地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

音如寗按方輿即今兗州府魚臺縣其地在宋北而西近
曹

孔氏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
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鄭玄云祀物
者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
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如彼禮文諸侯所貢之物皆
以服數爲差尚書禹貢任土作貢皆貢土地所生不計路
之遠近然則周禮雖依服數亦貢土地所生不宜遠求他
方之物以貢王也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既
衰諸侯情慢貢職之事無復定準故伯主總帥諸侯尊崇

天子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傳言諸侯官受方物
是諸侯各使官司取齊約束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也
美齊侯能以禮服諸侯
張氏曰傳言齊侯用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不受鄭世
子為内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
汪氏曰今三傳皆有鄭世子華則桓公但却子華内臣之
請而未嘗使之不與盟也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盟于甯母謀鄭故也此時鄭已從齊
何須再為之謀豈猶慮其貳于楚而必欲得其盟耶故管
仲有招携懐遠之説而於子華内臣之請又曰君其勿許

鄭必受盟可知其為盟鄭謀矣然傳謂齊侯修禮於諸侯
諸侯官受方物是此盟亦為王室謀非專為鄭謀也但為
招携懐遠而修禮則是修禮亦為服鄭故左傳以為謀鄭
故耳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而不親來意其從齊之心
猶未堅也及聞辭子華之請故明年而有乞盟之事德禮
之足以服人也信然矣○管仲曰諸侯之會德刑禮義無
國不記作而不記非盛德也今觀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
官受方物又辭子華内臣之請夫亦作而可記者矣且會
四國而二世子與焉亦見齊侯之寛也○子華内臣之請
意必在既盟之後故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

終之毋乃不可乎終者畢事之辭也○管仲曰會而列姦
何以示後嗣今據經文子華既列會位即齊侯不許其請
寧免列姦之咎乎蓋不許其請則姦事不成不謂之列姦
若管仲者可謂不成人之惡者矣○廬陵李氏曰此會以
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
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事觀
之則與邢丘相類蓋此明王室之貢而邢丘亦改命朝聘
之數也邢丘見襄八年按此説比類亦覺未當首止定王世子為
正天下之倫甯毋辭鄭世子内臣之請為正一國之倫固
有然者但首止本為定世子而會盟甯毋辭鄭世子之請

不過會中之一事耳豈可與首止例言之乎且此明王室
之貢是知有天子邢丘改命朝聘之數則不為王室而為
晉國計是尤不可以例言之矣

曹伯班卒

渝關李氏曰曹昭公班僖公赤之子也亻公卒在莊三十
二年而昭公立昭公在位九年卒子襄立是為共公○彭
山李氏曰曹伯班卒不書日不訃也曹昭公與魯同盟日
久而齊桓時諸侯方睦何以不訃乎嗣子有爭故也嗣君
未定則不暇訃喪而諸侯先使人弔之矣故録其卒又曰
凡外諸侯卒魯往弔雖不訃亦書卒如曹昭公班是也魯

不往弔則雖訃亦不書卒如曹僖公赤是也以杞事觀焉
杞惠公之夫人莊公女也惠公之卒必無不訃之理而經
不書蓋魯素卑杞故雖告而不弔亦杞伯姬卒亦不書則
文十二年書子叔姬卒之誤也不然杞小魯大乃敢匿其
女與壻之喪而不告乎故知凡書卒者皆魯往弔也按此
說謂魯不往弔雖訃亦不書卒或有然者其謂魯往弔雖
不訃亦書卒且以不日為不訃則必不然春秋書卒而日
月不具者多矣如隱七年滕侯莊二年齊王姬四年紀伯
姬十六年邾子克二十三年曹伯射姑二十九年紀叔姬
三十一年薛伯僖此年曹伯班二十三年杞子二十八年

陳侯款文三年王子虎七年宋公王臣九年曹伯襄十三
年邾子蘧蒢十八年秦伯罃宣四年秦伯稻九年滕子成
十三年曹伯廬十四年莒子朱秦伯十五年宋公固十七
年邾子貜且襄十二年吳子乘十八年曹伯負芻二十二
年王子猛二十五年吳子遏昭五年秦伯六年杞伯益姑
十四年曹伯滕莒子去疾十五年吳子夷昧十八年曹伯
須二十三年蔡侯東國二十七年曹伯午定四年杞伯成
八年曹伯露十四年吳子光哀十年薛伯夷此皆有月無
日者也又如僖四年許男新臣十四年蔡侯肸二十四年
晉侯夷吾定九年秦伯十二年薛伯定哀十三年許男成
此皆有時而月日俱無者也凡若此者豈皆不訃而往弔
者乎況隱元年公子益師八年無駭九年挾宣四年叔孫
得臣此皆内大夫之卒不書日者而文十八年子卒亦不
書日豈亦因其不訃之故乎此蓋史有詳畧又或闕失不
可考亦如或名或不名之例非以不訃故不日也且因不
訃而斷其嗣子有爭尤為無據若夫杞伯姬不書卒或亦
史氏之闕失耳以為子叔姬之誤固未可知要亦難定其
必然也

公子友如齊

汪氏曰甫盟寗毋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

十三年夏會鹹冬季友復聘與此同

趙氏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
季友聘終齊桓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
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
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
即世當齊之伯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朝聘之節未嘗廢
也

廬陵李氏曰公子友如齊二此年及十三年吾大夫正聘
于齊始此

渝關李氏曰魯望國也魯之事齊謹則諸侯莫敢或後矣

齊伯之成魯亦有功惜乎其不如京師而但如齊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左傳曰春盟于洮謀王室也
彭山李氏曰洮杜氏以爲曹地水經註曰鄄城西南五十里有洮城今按鄄城即今濮州南界于曹則洮當在今曹州之北境古曹地也汪氏引鄭漁仲所謂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者當之則甚誤矣
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爲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簒立周之大臣亦有能爲襄

王謀者故遣人告難于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
張氏曰齊桓雖主會而先王人可以訓矣
渝關李氏曰此必叔帶將作亂王世子遣人告難于齊齊桓欲爲之謀故王臣出會而與諸侯共爲此盟耳吳臨川疑惠王有疾理或然也左傳於去年冬曰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若果如此則秘不發喪將誰欺以惠后爲主於內而叔帶爲王之愛子未有不知王崩者惠后叔帶不可欺豈欲欺戴戎之諸侯乎又於今年春曰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

喪王定位而後發喪杜氏曰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若然豈有春發喪而年終方訃至又豈有以訃至之日為王崩之日乎甚矣其舛也。公羊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孔氏曰釋例以為中士稱名下士稱人此言王人是天子之下士也按先儒皆從此說而以王人為下士之微者恐不然王世子之告難于齊也此或是微者齊桓為之約諸侯而共謀之此時王臣所與會盟者未必仍是告難之人也此蓋王朝之卿士能知助正以戴世子是以世子使與會盟而相與謀不然以謀王室之大事是豈微者所得與哉況世子於此方欲大張聲勢以奮奸人之魄亦必不使微

者往而竊與之會盟矣先儒但見諸侯無貶而會首書王人遂以王人為微者而不知其非經義也經當王人自是王朝之卿士貶而稱人非微者也習以此人為微者然則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亦列諸侯之爵而先書楚人豈亦可以楚人為微者乎且自桓伯以來書法亦各不同如北杏之會首列齊侯而餘並稱人于幽之初同盟並爵諸侯而內獨諱公今則書公而並爵諸侯獨於王臣稱人未可謂非義例之所存而第視為微辭而不深思其故矣然則稱人為貶曷為其貶之也曰王人者王朝之卿士也以王朝之卿士為王世子之難而出會必有

不請於王而私行者矣不請於王而借外侯以為援則是私相會盟而以天子立嗣之權予外侯也雖其所輔者正抑豈臣子之所當為者哉春秋於是貶而稱人以明大義之不可所以為臣子戒也然則內書公而外書爵諸侯其無譏乎曰人王臣所以人諸侯也春秋之法以內制外不以外制內諸侯之為此舉雖於王室為有功然以外侯之勢約王臣而私與之盟是明與天子抗而制天子立嗣之大權也或亦覺其不臣矣特以其義近於公而所全者大是以不加顯責而但於貶王臣見之未可以其文無貶辭而謂諸侯獨無譏也。王臣與諸侯會盟而春秋貶之然

則習王室之變者可以坐視其亂而不為之所乎曰是不然王臣之於王也當先格其君心之非不幸而遇此變亦當以大義詔王使知世子之必不可易王亦未必不少悟者且於世子亦惟教以孝友而已教世子盡誠盡孝以事親無怨無惡以待弟而又端良恭謹以接羣臣與外侯其濟則世子之幸而社稷之福也萬一王意不回而道黨愈橫世子將如之何哉亦惟以義命自安或聽其所處或逃而去之而已且夫以正率人者人多從之於是以大義諭羣僚相與同心協力以衛世子而又裁叔帶之奸黨而防其變凡若此者是皆已亂之方而輔正之道也又何必借

援於外侯而為此私相會盟之謀哉惟於數者皆不能徒欲借外侯以為援是以春秋惡之而貶稱人聖人之意微矣。或謂諸侯於此時不得不與王臣盟昔也會盟于首止固惟世子是從矣今以王臣之重為王世子之難而求援於諸侯諸侯其可辭乎諸侯而辭其命也是聽世子之無成而以不信不義終也於是權事之變而與為會盟則其所全者大矣雖諸侯不可盟王臣而為王世子與之盟非亦變而不失其正者乎曰是亦不然前此盟于首止是王世子遇變而出世子在會而諸侯自相盟謂為變而不失其正可也今則世子在京師豈無大臣之能輔正而善

全其事者乃又借外權以為重竟使王臣出會而與之盟將置天王於何所哉齊桓於此止宜上請於王而匡救之且以孝友告世子使之順受其正而已即使世子欲為此盟亦惟以信義白之使知己之必無二心也於是盡禮於世子而訖同心之大臣曲為調護於其內如是則廢世子以道而自處亦有禮也又何必盟又何必與王臣為此盟哉不知出此而私為此盟以相結則是以外權制內變徒知為世子而不復顧天王此春秋所以不足於此也夫首止之盟重書其地以美之于洮之盟首貶王人以示譏明乎此然後桓公之功罪不相掩而是非於是可定[illegible]王人者是助世子而能從正之人也王人助之于內諸侯援之於外惠后叔帶將奈之何即天王亦將奈之何哉且王人非諸侯則在外之聲勢不能壯諸侯非王人則在內之調護不能周是世子之得終安其位而不失者惟賴王人與諸侯為能相濟以有成也論者獨推齊桓之功而不及王人則亦昧矣但以大義裁之則均不能無咎耳。公羊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按此說以王人為微者固非其以此為王命尤不然王欲廢世子鄭而立叔帶則于首止之盟已命鄭伯不從矣至於今未聞其有悔心之萌特使王臣而定世子也若果如此

則于洮之盟正得天王之治命鄭伯於此是亦道王命而來會盟者也經乃何以書乞乎。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按此說不以王人為微者是矣但亦以王命為言猶是公羊之說也不知此事原不出王命大抵是世子與大臣之所為耳世子大臣之所使者本是王朝之卿士故得序於諸侯之上是尊王臣即所以尊王也豈必出自王命而乃貴之乎。胡傳曰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

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隱元年祭伯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以私情出訃者止錄其名（文三年王子虎卒定四年劉卷卒）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尔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按此說亦以王人為微者而亦以此為王命皆非也且其論序王人之先諸侯敢抑是聖人有意重之以示尊君之義尤不然此自是當時位次本如此春秋據實書之非聖人特立此例也且祭伯非朝故止書來祭叔之聘非王命故不稱使王子虎劉卷之訃例當書名號以既

書族也可以不書爵卷不書爵者蓋闕文又或內諸侯祿而不嗣之常例也凡若此者曷嘗是聖人有意輕之而書法乃尔乎彼非聖人有意輕之此亦非聖人有意而重之也明矣。胡傳以先王人為春秋之尊君不知貶而書人之更為尊君也夫先書王人固可為尊君然猶位次之末節耳以其私結外侯而背天王故貶而稱人是以大義裁之而深斥其無君之罪也尊君之義不尤大乎況當時位次本先王人此乃齊桓之尊君非春秋有意尊之也齊桓知尊君而不知所以尊君之義故春秋貶在王人而齊桓之罪亦於此而可見矣。汪氏曰春秋凡伯者主會必

書公會而序伯者於諸侯之上首止會王世子而書公及齊侯則王世子在會而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此書公會而序齊侯於王人之下亦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後此葵丘翟泉柯陵雞澤平丘書法皆同按此說謂首止會王世子不以齊侯主會是矣其以此會首王人亦不以齊侯主會或不然王人雖序齊侯上不過禮貌之優耳要其制命之權在齊侯未必非齊侯主會也如翟泉之會首王人既以晉大夫主盟豈亦不以晉大夫主會乎諸如此類自與首止之殊會王世子者不同未可泛其先後之辭而欲與首止例論之也。孔氏曰諸侯相與為盟所以同獎王室天

子之臣不與諸侯同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二十八年踐土之盟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杜云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宣七年傳曰諸侯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杜云王叔桓公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尊卑之別也哀十三年傳曰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杜云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此三者王臣皆不與盟是其正法然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使臣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美又無貶

責此王人與諸侯盟不識者王室有難王勑使來盟故也
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襄三年公會
單子晉侯云云盟于雞澤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
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皆事與此同以情義可許故都無
貶責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於時諸侯新睦王室無虞而王
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稱王人是依禮不合故據
法貶之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識與不識皆
從此例按此說謂王臣不可與諸侯盟是矣其論春秋識
與不識之例或亦未得其旨蓋王臣不與諸侯盟正法也
亦定法也其或遇變而勑使盟諸侯亦惟蒞臨而不與同

歃則可耳隱元年盟蔑下孔氏曰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
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
下故傳曰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狩及諸侯有事
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盟禮按此盟禮蓋亦天
子使人監之未必與之同歃也首止不敢盟王世子葵丘
不敢盟宰周公豈非正法當如此哉餘則凡與諸侯盟者
皆非禮未可原其事勢而不識也夫事勢之急莫重於王
世子之難今于盟洮貶王人而可謂其不識乎且于洮之
盟乃為王世子事非為天王事也王實未嘗勑使來盟奈
何以為王使而寬之也且王臣之盟諸侯自于洮始貶而

稱人雖不尊為其盟故然盟諸侯之非禮亦於此而可見
矣故後來凡與諸侯盟者皆書爵氏以是為常例而不足
責耳不然頃靈二王之新立未聞其有變也而蘇子之盟
女栗單子之盟雞澤何以皆無貶辭乎然女栗之盟公不
朝王而盟王臣是以諱公而不書諱在公而蘇子之罪從
可知亦未可謂其不識矣至盟于翟泉王子虎亦貶而稱
人者蓋以晉大夫主盟故又不專為下盟之瀆大典也然
則孔氏所謂識與不識皆從此例者揆之經旨豈有當乎
若夫踐土之王子虎黑壤之王叔桓公黃池之單平公經
既不書亦未可信若果與會不與盟如王世子宰周公之

會皆書此即不可書盟未嘗不可書會矣然而經皆不書
則何也○經書王臣與盟者凡六而有七人于洮翟泉
之兩王人女栗之蘇子柯陵之尹子單子雞澤之單子平
丘之劉子大抵皆卿士耳惟于洮翟泉之稱人為貶餘皆
書爵之常例也然盟洮猶為王世子翟泉而復皆不以王
事盟諸侯而且習為故常而不足異也王室之陵夷何如
哉

鄭伯乞盟

左傳曰鄭伯乞盟請服也
穀梁傳曰以向之逃歸乞之也

臨川吳氏曰鄭伯前年狗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為王矣故鄭伯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也

孫氏曰鄭世子華雖受盟甯母鄭伯猶懼見討故自乞盟於此

胡傳曰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張氏曰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可得足以見伯權之重而可以使鄭伯之自反

孔氏曰傳稱鄭伯乞盟請服也既言請服義無不受諸言乞師皆乞得其師知此乞盟亦乞得其盟

汪氏曰鄭伯乞盟不言使大夫則鄭伯親至於會也不言如會則鄭伯得與于盟矣然不序列而別言乞盟以見鄭伯在會而卑屈以請與于盟耳苟非在會而後至則當如袁僑如會圉佐如師先書如會而繼書盟矣然襄三年晉士匄乞盟于齊不書此特書者以見其輕於逃義故不憚屈己以請服也

高氏曰楚為中國患鄭先受害自莊十六年書荊伐鄭至二十八年荊又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又侵鄭三年楚又伐鄭齊桓召陵之役楚始懾服則楚之不復加兵于鄭齊桓之力也鄭伯胡為背齊而附楚耶聖人備書其逃盟乞盟之事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自此至十七年小白卒楚人絕迹于鄭桓之伯功盛矣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乞六乞盟一乞師五

渝關李氏曰攢甯母之盟鄭世子華與焉是鄭已從齊齊已叛鄭矣何為於此而乞盟當其會甯母也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猶未知齊侯之見納否也齊侯姑與之盟未必不以鄭伯不來為憾也故齊侯將許子華內臣之請管仲諫曰君其勿許鄭必受盟是齊人不以世子華之盟為

快也齊侯辭子華之請鄭伯使請盟于齊是鄭伯亦不以世子華之盟為足也至是而為于洮之盟又為王世子嗇齊侯因逃盟之嫌未嘗徵會于鄭伯鄭伯聞之而即來會猶未許其盟也故不憚卑屈而乞求之耳使當日徵其會即當與之盟使當日許其盟亦當無待於乞矣且果如此又何不列序鄭伯而乃別言乞盟乎曰按鄭伯不書如會（據僖二十八年盟踐土書陳侯如會　襄三年盟雞澤書陳侯使袁僑如會）是鄭伯適在洮也其會盟也列序諸侯而鄭伯闕焉是鄭伯不得與於斯盟也曷為不得與於斯盟是齊侯外之也豈逃歸之怨猶未釋而甯母之盟惡其不親來而有責言欲試鄭伯乞盟而不

再書盟辛亦得與於斯盟矣可以齊侯不聽子華故而鄭伯乞盟是齊侯之能招携也外鄭而致其乞盟是齊侯之不忘舊惡也即此一事而伯主之功過不相掩亦可見矣曰逃曰乞皆匹夫之賤行鄭伯不知義而甘蹈之良可醜也夫。書逃書乞春秋之不足於鄭伯也明矣既不以鄭伯為是即不以諸侯為非矣何以貶王人而亦不足於諸侯也曰春秋之義多變未可以一格論之也且亦思鄭伯之逃盟何為也哉天王有辭命將欲倚夷楚而易世子世子其可易而夷楚其可倚乎此大義之斷不可從者而鄭伯從之悖甚矣諸侯之盟洮也義近於正特不可與內臣

私相結而以外權制內變耳春秋之不足諸侯也究義至盡之意也然以視從楚而欲易世子者其為得失何如哉春秋於此深惡鄭伯而書逃書乞以鄙之蓋亦欲其從正而不從邪也若第見其鄙鄭伯而遂深嘉夫諸侯吾恐諸侯雖可嘉將無以為天王地且無以為內朝地矣此論世者不可不深長思之也

夏狄伐晉

左傳曰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杜氏曰前年事也傳言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臨川吳氏曰齊桓當存邢衛而未能挫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伐晉春秋傷齊伯之不能攘狄也

渝閣李氏曰聞釁于晉而致其伐咎不在於示弱也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梁虢二子豈知此義乎未可以其德中而稱之也○彭山季氏曰晉距齊甚遠未嘗相通狄之伐晉於齊何預耶而吳臨川亦謂桓公不能攘寔不過歟按此說不然齊之于晉未若秦楚與吳越也何云甚遠此時雖未相通然齊桓既為伯主安攘之責在已凡戎友邦孰不當在經恤中耶使合諸侯而能救晉以挫狄則伯功

愈盛而晉必奔命不遑矣以為狄之伐晉無預于齊不必責其不能攘也烏知所謂王道之大者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孫氏曰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於此秋禘祭用夫人之禮致于大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按夫人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

孔氏曰禘自是常不為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於常禮故史官書之若其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當為

用致夫人而書之耳
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立妾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范氏曰君以為夫人君以夫人之禮卒葬之主書者不得不以為夫人也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傳終其事說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李曰于大廟去氏姓以示貶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李曰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不言夫人蓋春秋之義例不以為夫人所以正其終耳非謂秦人不以為夫人也使其不以為夫人豈肯為之歸襚乎
范氏曰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以為夫人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

者又庶子為後為其母緦是妾不為夫體明矣
劉氏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上下之所由亂嫡庶之所由爭其惡乃比於無父無君已之母父之妾也今背死而使之配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必天子命之者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無君無父無君王法所禁天子不能正是王無天故含賵會葬皆以王之無天為譏也見文五年
胡傳曰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見禮記祭統又見明堂位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大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大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祀乎其先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强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

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家氏曰僖公為非禮之禮致其母為夫人及文公立又以祖母事之以夫人薨葬之故於此書用致夫人者以其開薨葬夫人之端也
汪氏曰哀公欲以嬖妾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以妾為夫人古無其禮也夫自僖公致成風以妾母為夫人自後宣公致敬嬴襄公致定姒昭公致齊歸皆以妾母為夫人不復志於經矣而釁夏猶謂以妾為夫人則無其禮蓋雖立妾母而未嘗立妾也於以見魯衰之甚而舊典猶存也

渝關李氏曰采蘩之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是夫人本有助祭之禮若子為諸侯助祭者有人矣母雖先君之夫人何與其事然以義推之想亦未嘗不至廟中也至廟中想亦未嘗無其事也妾媵不得入宗廟僖公尊妾母為夫人乃因禘祭以致之非禮甚矣故去風氏以示貶焉及其歿也含賵會葬王皆不稱天而秦人之歸襚也畧其君臣之辭且書僖公成風之襚是皆義旨之最著者也聖人之為倫常計者不亦嚴且至矣哉。以妾母為夫人卑先君也以妾母為夫人而致之于太廟輕太祖也不知有父不知有祖並不知有天子而自溢於王

法之所不得為者謬已甚矣若夫禘禮之僭由來已久其失固不待言今因用致夫人而特書之不亦可見其僭竊之非禮也哉。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爵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據此說可

知禘為大祭自與他祭不同夫人有薦豆籩之禮非夫人則不得與於斯矣意先君之夫人亦當至廟有所薦不則亦當至廟瞻拜之故僖公尊其妾母為夫人特因禘祭而致之于廟中耳夫禘于太廟既成之為夫人他如大祫時祫四時之祭或亦皆致夫人而不必悉書矣春秋於此蓋亦擧重而特書之者歟。明堂位曰升歌清廟按清廟之詩乃祀文王之樂歌故其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今于周公之廟歌此詩則何取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

歎之耳據此則清廟之奏不同於他歌魯人用之而以頌文王者頌周公所以尊周公也抑知太廟縱可擬清廟公德縱可比文德而所稱者明非其人不亦妄乎夫魯之季世三家者以雍徹竟以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之辭用於三家之堂而不思助祭者非辟公主祭者非天子也今以清廟禘周公竟以稱其父者頌其子而不思享祭者非文王也二事之為無知蓋亦相類然則禘祭敢僭天子其悖禮也已甚又何疑於樂歌之妄擧哉。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吳氏澂以肆獻祼為禘饋食為祫可知禘禮莫重於灌也孔子謂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

欲觀之矣意其灌禮猶加謹過此則情文俱覺其非是以發此歎耳胡傳曰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據此說則當云禘不欲觀何獨不欲觀於既灌而往哉朱子曰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按此說與胡子說不同然第泛言初祭之猶誠而不專言重典之猶謹恐魯之凡祭皆如此何獨於禘而云然哉。孔氏曰三年一禘鄭氏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按二說不同疑鄭氏說

近之蓋左傳無祫而有禘故孔氏認禘為祫耳家語曰凡四代帝王之所說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此即五年一禘之証然觀明堂位與雜記之言又似禘禮比年行之矣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雜記曰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蓋言六月者禮之常言七月者禮之變此皆歲行之典也然則魯禘或歲行之或五年一行固未可知要之此年之禘是必常舉之禮也若是五年一行此當是五年之期若是比年行之此亦偶在七月耳。鄭玄解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與孔氏三年一禘之說不同孔氏曰杜氏解左傳都

不言祫以左傳無祫語則祫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諦昭穆謂之為禘明其更無祫也按此說以祫禘為一祭故謂三年一禘不知禘非所以審昭穆祫自為祫禘自為禘二事自當有別鄭氏謂三年祫五年禘理或然也但觀明堂位與雜記之言又似禘當每年一行矣意者禘為祀祖之通名而祭始祖當歲行之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則須五年一舉耶觀春秋書禘于太廟不言禘文王當是祀周公而為歲行之典觀明堂位言升歌清廟當是祀文王而五年一舉之特明堂位誤以為祀周公耳然亦未敢定為必然也。或曰此年之禘必非常舉之禮也蓋春秋識不在祭

者皆書大事與有事使此禘為常禮何不亦書大事哉即云書大事恐與大祫無別不得不出禘名然書禘于太廟致夫人如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可矣何必書用字觀一用字便見此禘非常禮以其欲致夫人而為此祭故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猶曰用是以致夫人耳所以明其為夫人禘也何氏曰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據此則為夫人禘也明矣按此說亦未必然若果五年一禘此則未及禘期特為夫人行此祭固可書祭名若是正及禘期特因此祭致夫人獨不可以書祭名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雖以沿襲之常不必悉書然而因致夫人而書禘名未

當無義旨蓋魯禘已非禮而以妾母亂重祭是亦非禮中之非禮也故舉祭名以重之豈必此祭之非正期而後可書祭名乎若果比年行之此則不在六月而在七月是即可以書祭名矣即云踰月為小失而以妾母亂重祭尤可舉重以著其失矣若為其用致夫人而乃行禘是必六月禘而七月又禘然後可然而經不兩書禘不比桓八年之兩書烝昭二十五年之兩書雩可知此禘非為夫人故尤非為夫人禘而乃言祭名矣若必泥於用字謂其本為夫人禘也如大易所謂王用享于帝王用享于西山此等用字又將何所為哉又如成十七年九月用郊亦非以其有

所為而云然也然則用致夫人與躋僖公異者蓋亦史文之偶不同耳書用者其辭婉不書用者其辭直婉直繁簡之文偶不同豈以此祭之書用者為欲明其所為之故哉若夫夫人見廟當特祭乃是夫人始至之禮而其祭亦殺矣今於至重之祭典致夫人不過因此而順成之耳若為夫人故而特舉重祭則以卑事而瀆太祖之尊既不近情且亦何急於此而不俟夫正祭以致之哉。○穀梁傳曰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按此說非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蓋亦不言氏姓矣豈亦立妾之辭乎然則稱夫人而謂之用致此乃立妾之辭其不言氏姓者貶之耳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臨川吳氏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

滄關李氏曰惠王在位二十五年崩太子鄭立是為襄王○臣子之於君父也奔喪會葬禮莫大於此矣縱不能親行而亦不使卿葬之且又不使微者往天理滅人心亡矣僖公號為賢君而乃至此是所不解豈沿於莊僖二王之不葬而然耶抑亦王室有叔帶之難而於葬事遂簡不以禮致諸侯之送葬耶夫沿於舊習而不改因其簡禮而亦闕是皆罪之不能逭者也齊桓為伯主未知齊之能葬王否而諸侯有不葬王者孰非伯主之咎也哉○天子七月

而葬惠王於此年十二月崩則明年六月正同軌畢至之時也諸侯方於夏月會葵丘而於先王之葬禮竟闕焉豈其急於會事而不暇及此耶夫禮莫大於送終今縱不能親行會葬若其命一使臣而亦何所不暇乃徒聞其崩而卒未見其葬也抑亦何以為臣子哉

附錄左傳曰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下接寫九年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九

渝關　李集鳳　翀升

宣公

孔氏曰魯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文公之子敬嬴所生以匡王五年即位謚法善聞周達曰宣

渝關李氏曰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庶子也元年歲在癸丑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渝關李氏曰春秋誅桓之法備矣至于宣公之篇未嘗如彼其嚴何也桓公弒隱為覆載不容之大惡故于彼焉特嚴之今殺子赤差異于弒君而宣公又未與聞乎故其罪薄于桓矣然則罪薄于桓何以亦書即位也殺赤所以利宣公宣公利其殺而以得位為幸故亦如其意而書即位所以著其篡而明其忍也亦同入于亂賊之歸而已○穀梁傳曰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按此說非也若與聞乎故是與仲遂有同惡矣其贊子赤之殺宣公未必知情雖書即位與桓同止以罪其安忍而樂居之耳豈必與聞乎故乃可如此書哉○胡傳曰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弒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

自立之罪而不嫌于同辭異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二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于同按此說亦未必然閔公亦為弒君者所立亦受之而不討賊豈可謂亦聞乎弒乎蓋宣公有意于篡故如其意而書即位自與閔公不同慶父之殺般非以為閔故閔公之立非篡也況公年尚幼而無知乎仲遂之殺赤本以為宣故宣公之立實篡也況公年既長而樂居之乎觀即位之書與不書而二公之是非可見矣

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傳曰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大子赤齊出也仲遂弒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于見討故結婚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廢失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王氏曰赤齊之甥也懼齊之有所黨故欲急昏于齊也公穀譏喪娶不知喪娶之不足罪也可罪者喪娶之故也

石氏曰翬弒隱公遂弒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為賊而桓宣以為忠也故

於桓宣之世舉逆皆稱公子無異辭

家氏曰宣公繼世之初嘶焉在疚而首遣大夫如齊逆女所遣者又同惡之大夫春秋書之所以著敬嬴襄仲弑君篡國之本謀亦以見齊元無道實其臣而使之弑君也蓋請婚割地魯所以自結于齊者皆在逆與得臣如齊之時故即位未幾而襄仲隨有逆女之行無何又以割地而出春秋書即位書逆女書逆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公會齊侯于平州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弑其君著齊人輔魯之篡俾弑其君益明王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

渝關李氏曰又四年書逆婦姜于齊此年書公子遂如齊逆女彼以微者逆故不書名氏此以卿行故書公子遂也但以此律彼彼當曰逆女于齊以彼律此此當曰公子遂如齊逆婦姜而經不然者彼以成風之命往故于其逆也即已稱婦姜此以宣公之命往故于其逆也稱女而于其至也稱婦姜此書法所以不同也或曰彼不書至而此書至彼惟不書至故可于逆時明婦姜之義此惟書至故可明婦姜于至自齊之時是說也但以致與不致異其文恐非春秋之正旨歟曰以出姜之歸而不恤忘其母矣以文公之喪而不顧忘其父矣雖然公之得罪于父母者豈但如是而已哉寵亂臣而不加討奸大位而非其宜其得罪于父母也大矣況齊侯許仲遂之立已而成其惡是齊侯乃子赤之讎而魯國之寇也今娶齊女為夫人將欲借此以為援是尤先祖先考之所深恨者矣抑亦何以奉宗廟哉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彭山季氏曰夫人婦姜齊惠公女敬嬴欲結齊惠懼為出姜所謀故喪娶其女如是之急也宣公雖敬嬴所生亦當在文四年娶出姜之次年至此約可十五歲耳而即為冒喪娶婦可見其急

公羊傳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汪氏曰有姑則以婦禮至無姑則專以夫人禮至不稱姜氏而稱婦姜著敬嬴之以姑自居也

陳氏曰婦有姑之常稱也若妾姑則不書氏所以別嫡姑也

高氏曰稱婦姜見敬嬴妾也而姑之也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昏禮莫重于親迎豈容他人得以之歸哉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

家氏曰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逆挾齊以箝其君娶齊女為暮君之婦魯之家國實制于逆書以著著其罪也李曰按此說論逆之罪是矣但春秋之書以者當不為此故不然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于其至也亦書僑如以宣僑如亦有罪焉而以書以著之乎公穀言婦有姑之辭婦姜之嬌姑則出姜也經于子卒之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于宣公始立書逆以婦姜至自齊所以責齊侯人之出母而與之婦所以責魯棄母于齊而娶齊女事悖妄以為姑也絕滅天理甚矣滄起朱氏曰出姜歸而婦姜復至魯之無禮甚矣齊不責魯逆母之罪而許其納婦何耶春秋于此異魯而亦異齊也

渝關李氏曰異穆姜也李彭山以出姜為齊孝公女以穆姜為齊惠公女夫孝惠二公兄弟也二公之女為姊妹而適魯為姑婦古者諸侯之夫人本不拘倫次如姪為嫡而姑可為媵豈姊為姑而妹不可為婦乎但二公皆桓公子此時惠公年已老或以其孫女為繼夫人亦有之然而不可考也○杜氏曰不稱氏史闕文孔氏曰夫人以姜為姓與姓而稱姜氏去氏稱姜則不成文義知不稱氏者史闕文也又曰夫人之稱姜氏猶逆之稱公子也舍逆之族而去子稱公可乎逆不可去子稱公夫人安可以去氏稱姜也按此說不然夫人既繫以氏配姓而不稱氏豈亦不成文義乎公子去子恐疑于公姜氏去氏夫何所嫌然則去氏稱姜蓋有深旨之所存與文四年之逆婦姜無異若以為闕文既于經義無所見且亦不應二事之皆闕也此以知其說之誤矣○孔氏曰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穀梁之意亦然穀梁傳曰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先儒取以為說服虔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弗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杜不然者女之出嫁事由父母夫來取之父母許之

豈得問禮具否拒逆昏姻之命從夫喪娶父母之咎自可罪其父母何以貶責夫人按孔氏不取貶義其說良是乃胡傳仍主貶義言以為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豈有當乎○胡傳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凡稱婦者其姻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

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按此說以不稱氏為貶殊未當而以稱婦為見敬嬴之罪亦未必然也蓋當喪而娶罪不在姜何獨于姜加貶且以文姜適桓公從亂逆之元兇猶稱姜氏而不貶何獨貶于偶從喪娶之非禮者乎又文公之逆出姜不在喪中而亦不稱氏可知此年之不稱氏非為喪娶而加貶也若夫而稱婦姜其詞既同其義亦必不異況婦姜于齊固以病文公豈不病成風乎以婦姜至自齊固以責敬嬴豈不責宣公乎且春秋之責敬嬴固事以見義本無成心于其間若為敬嬴之罪隱而未見故因夫人至而稱婦以顯之則是春秋有意異其文也假使宣公之逆女亦如襄昭不見于經又將何以顯其罪乎況文公之逆出姜亦稱婦未聞成風與聲姜有何罪也成夫人之至自齊亦稱婦未聞穆姜有何罪也彼非為其姑之有罪而特稱婦可知此事之稱婦非為敬嬴之罪未見而欲因此以顯之也明矣要之此年之婦姜與文四年之婦姜大槩相同此為妾姑彼為祖妾姑非其姑者則婦亦非其婦矣春秋書婦以誌其濫而去氏以正其名自與成夫人之有嫡姑而稱婦姜氏者不同然則婦姜之稱誠不可槩指為有姑之詞若槩指為有姑之詞不幾以妾姑與嫡姑並可同日語也哉

今亦止就妾姑之義而論敬嬴之非可矣不必又間其他罪恐難通于文成二夫人之稱婦者也○哀姜去姜而書氏罪哀姜也出姜穆姜去氏而書姜非罪出姜與穆姜所以辨妾姑祖妾姑之分也文姜之罪最大其孫齊也則並姜氏亦不書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曰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胡傳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極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事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簒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歟

呂氏曰君母不正孽子簒立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泯矣

張氏曰文公世子之死在官當誅者公子遂其首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

家氏曰季友受托孤之寄酖叔牙戮慶父立僖公魯之宗社賴以再安行父其孫也乃為賊使齊而歸先君之母（李曰子赤猶未為君行父如齊亦非為歸其母）令文為之再使納賂請會有忝厥祖多矣

渝關李氏曰行父兩如晉不能翦商人之兇而如齊反以成宣公之篡殺不知大倫為何物矣且仲遂之不道非行父無以濟其惡而行父之自專非仲遂無以重其權也亂臣之比周為奸有如此其罪可勝誅哉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曰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杜氏曰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于險）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杜氏曰克甲之子辛甲之屬大夫）

彭山季氏曰胥氏甲父名胥臣之子也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至是晉靈漸長祭河曲無功由于挑臾駢之事故罪甲父而放之蓋晉靈于此已疑趙盾矣是時衛善于晉故放于衛

公羊傳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

胡傳曰放猶屏置毋去其所以于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武以為近正非矣（公羊傳曰近正也〇何氏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大夫當官既不請于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于司寇而擅刑猶不遠于正乎

永嘉呂氏曰書放大夫惡專放也稱國以放君與大夫咸與焉

薛氏曰諸侯不專放大夫其書者僭天子之事也

高氏曰諸侯之大夫有罪當請于天子或殺或放今晉專放其大夫可乎況舜討驩兜之罪而放之崇山者投之遠方也崇[illegible]猶在封疆之內非蠻夷外國也晉人于衛同為列國而放其有罪之臣于衛是鄙衛也衛人受晉之逐臣而不辭豈亦迫于大國之勢歟

劉氏曰秦穆公悔不用蹇叔之言以亡三帥自改其過而作秦誓晉靈公恥不得志于秦而追咎善謀放胥甲于衛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使晉之君臣因胥甲之言推而廣之修己而不責人鄙國將來服奚患秦哉春秋書放胥甲以其無罪而譏晉之濫也

滄起朱氏曰河曲之戰不用命者趙穿與胥甲也穿何以不放趙盾庇之也故桃園之罪他日亦不歸穿而歸盾盾何以庇穿也穿其族子也晉放胥甲而立其子克是殛所以待鯀也克乎其何以當之

張氏曰穿以趙之側室而獨免刑之偏頗如此非所以治

有罪主諸侯也

渝關李氏曰臨川吳氏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于趙盾而逐之也按此說似亦有見但春秋稱國以放是乃晉君之意非獨趙盾之所為也且左傳討不用命之說必有所據豈以其久而不足信乎意者軍門之呼穿與甲父同罪彼時盾不加討不無徇私于其際者今靈公漸長聚河曲之無功而乃追治其罪公已窺盾之私矣盾又庇穿而無為之解故止放甲父而不放穿不益重公之疑忌乎然則盾為權臣而公疑忌之彼亦必疑忌于公焉此非公殺盾則即盾殺公其勢然也明年桃園之禍蓋已兆見于此矣○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見文十八年傳大學曰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若果有罪之人即放之夷裔自不為過但夷裔亦天子之所統故得放之于其地晉非天子不得放臣于夷裔況鄰國乎此可見于衛之放甲父亦非其所而且不請于天子尤不免于專放之罪矣○春秋書放三此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昭八年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于越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此三事者或放本國之臣或放他國之臣要皆放之于列國者也然而書法則各不同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彭山李氏曰平州齊地後漢志瑯琊陽都有牟臺注云平州在縣西杜氏以為在泰山牟縣西是蓋認牟臺為牟縣也陽都註見閔二年齊人遷陽下牟註見宣九年取根牟下

胡傳曰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于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于諸侯則不復致討故魯人以此請賂于晉見成十八年左傳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于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

汪氏曰齊惠因歜職之逆得立故魯宣納賂求會雖然而從益同惡相濟且恃齊之強大足以庇魯故宣公君臣殫意以固結之也

張氏曰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有伯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患公不明于義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之適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晉為盟主諸侯所取

正而齊宋弑君威弗能加魯亂不治見晉之無能為也
涪關李氏曰桓元年公會鄭伯于垂此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弑篡之賊必借鄰國以為援前後一轍也會垂之後即書鄭伯以璧假許田會平州之後公子遂如齊下即書齊人取濟西田黨惡之人必規學利以自私亦前後一轍也
○公出十有一不致者三此年會平州四年伐莒取向十八年伐杞是也非皆不告廟亦非皆無危也非義之行其危易見是以不須致耳

公子遂如齊
左傳曰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杜氏曰謝得會也
胡傳曰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與如齊拜成再書于策于以著其始於成就弑立之謀以成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于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汪氏曰唐武三思李輔國通韋后張后而權殺五王遷上皇于西內崔胤崔昭緯結王行瑜李茂貞朱全忠而劫帝殺杜讓能王摶蘇檢貶陸扆王溥其處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汪氏曰從得臣同如齊為公子挩而請立之逆謀之始也今既定宣公而拜成于齊逆謀之終也
涪關李氏曰遂與行父更番如齊非此則彼非彼則此二人之相濟為奸是皆有功于篡君者也篡君以為功而春秋則以為大罪矣故于二人之如齊一書再書而不已豈猶尋常之往來而已哉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傳曰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穀梁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
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非為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晁氏曰宣公賂齊以自輔私賂之故書齊取
胡傳曰魯人欲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

春秋討賊凡嚴于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與鄭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稱備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簒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于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為戎夷人類滅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于弑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張氏曰濟西田僖三十一年取之曹者桓公篡立求援于鄭而委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田以利

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
自立矣曰假曰取蔽罪鄭齊誅其貪利而成亂也大學論
治國平天下深戒以利為利孟子論先利後義不奪不饜
皆拔本塞源如春秋之微意也歟
仁山金氏曰齊商人弒舍惠公之為公子也則惡之終不
曰君曰夫已氏及既自立矣則許襄仲之請而立魯宣公
亦親其自出也見殺而不顧哀姜其姑姊妹也(子曰哀姜 遂齊孝公
女當是惠公 之從女也)大歸而不恤徒以利嫁女利濟西之田故曰
豈不忍子赤之死獨舍之死宣之立猶商人之立乎在己
則惡之在人則許之不能充羞惡之心以至于此也魯宣

春秋辨傳辨疑　卷十九　宣公元年　事

公之立重賂土田既輸之齊外為强齊所抑內為三家所
專何與于為君而為此哉我故曰齊惠見利而忘義魯宣
見利而忘害也
渝谿李氏曰陳氏曰外取邑不書襄二十六年齊取我高
魚不書必有歸之者然後書是故濟西田書取讙闡書取
據此說不然此年取濟西田哀八年取讙及闡後來國皆
歸之矣然成二年取汶陽田是亦復我故土者則當齊人
之取于我也何以不書且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既書來歸何亦不書齊人之取乎穀梁傳曰內不言取言
取授之也程子曰非為强取故不諱此二說得經旨矣是
故齊取龍不書(見左傳成二年)齊取高魚不書齊取汶陽田與取
鄆讙龜陰田皆不書蓋皆强取非授之耳○此魯人賂齊
而取齊人取之也何以不書歸而書齊人取乎蓋賂齊之
事既當為魯諱與魯無歸田之使則亦不可書歸也在齊
人收其土田固可據實書之且以貪賂而成其惡尤為可
誅是以蔽罪于齊而書齊人取耳貨賂之行與者取者同
罪春秋之書齊人取也非寬魯人而欲專罪齊也責其取
之者而與者之非義自可見故特著其黨惡之由而以是
結正齊人之罪其所以責之者深矣若夫魯人之行逆而
以賄成豈猶待責而後明也哉○高郵孫氏曰春秋取田

春秋辨傳辨疑　卷十九　宣公元年　未

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為昭公取鄆以其取
不為己得特書其爵據此說不然稱人以取者君臣之辭
辭耳非貶之也夫以竊取人土豈猶待貶以見罪乎昭二
十五年齊侯取鄆自是齊侯親行是以據實書之而稱爵
在齊侯不能仗義復昭公但取鄆邑以居之蓋亦不能無
咎矣抑豈以不為已得而予之乎○程子曰不義不能保
其土故不云我據此說亦不然濟西田本非魯地亦本非
曹地也故僖三十一年取之于曹不必繫之曹此年取之
于我亦不必繫之我也至十年歸我濟西田其稱我者明
其有私于齊之意非以魯之故物而云然也○齊惠公助

公子遂之纂立而以其女妻之其與魯好者猶謂其昵于
私親故不以魯爲罪耳及其會于平州而終取其田則是
私親猶不足以相結而必規學利以自封也此即市井之
匹夫不屑爲奈何以千乘之大國而甘爲不義至此哉春
秋書此以結齊人之罪而後知惠公之始終成其惡者止
以其貪慾之故而遂不顧人理之大不可也嗚呼貪心失
志莫此爲甚不亦深可哀也哉

秋邾子來朝

彭山李氏曰文公時邾魯相讎宣公篡立而邾即首朝則
以齊惠公援魯而邾不敢與魯抗耳然魯因齊得邾故終

春秋集傳辨疑　卷三元　宣公元年　辛

惠公之世不復讎邾矣

渝嗣李氏曰宣公爲弑君者所立邾子不能討而反朝之
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與桓二年滕子來朝同○經書
邾子來朝五此年成十八年襄元年二十八年定十五年
是也然而邾魯之交伐者不一則其向背不常亦可見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曰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
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
取賂而還劉炫曰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也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
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

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彭山李氏曰楚子者莊王也鄭陳宋皆新城從晉之國也
而鄭獨改事楚矣

胡傳曰楚書爵而人鄭者罪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
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
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

張氏曰不討有罪固晉之無義而亦未至如僭王猾夏之
罪大也鄭舍晉從楚附無王之夷狄以爲中國患故人之

家氏曰使鄭穆公從楚之後能以楚師討宋弑于境上問
昭公之故宋人必能以賄爲殺更議立君則不失其棄晉

春秋集傳辨疑　卷三元　宣公元年　大

之初志今乃與楚子俱侵陳遂侵宋此役暴楚各之師浚
焉中夏非討亂之舉也

廬陵李氏曰楚莊以文十三年即位數年之間不聞有猾
夏之師休養以有爲也至此而爭伯矣○楚自僖二十七
年圍宋至是而再及宋中國又無伯也

趙氏曰楚莊天下奸雄也前日滅庸背結秦巴以侵中國
之西今日侵陳侵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
不及庸未得鄭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既服東西之勢合羽
翼成謀成而後趨中國耳

陳氏曰南北之勢于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

年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
渝關李氏曰李廬陵以此役為楚莊之爭伯誠有然者林
氏以為楚始伯呂氏以為楚子執伯權則不然一國率從
何足云伯且自此以後鄭之從楚未堅楚亦何伯之有又
此役之退師也速未嘗不畏晉而亦未必得志于陳宋也
伯者固如是乎文十年厥貉之次亦止楚子與蔡侯楚穆
既非伯可知楚莊于此亦非伯矣○永嘉呂氏曰盟會而
書楚子自盂始征伐而書楚子自侵陳始次厥貉嘗書楚
子矣未加兵于中國也伐麇書楚子矣不過加兵于其與
國也侵陳侵宋書楚子傷中國之無伯而夷狄得以執

伯權也按此說亦非也春秋之書楚子蓋皆據實之辭非
于盟會征伐之事特以始爵示義也若傷中國之無伯則
即貶而稱人不可見其無伯之實乎且晉悼復伯時經書
楚子者不一可知此時之稱爵原非為其無伯故也況楚
莊猶未伯而謂夷狄得以執伯權尤于事跡未有當矣○
或曰楚子獨稱爵始伯之辭也鄭伯貶稱人罪其背夏即
夷而從夷猾夏以啓楚莊之伯也夫晉人之受賂縱賊固
不足以為盟主然晉中國也楚蠻夷也諸侯方從晉而鄭
獨甘心服楚以助其惡則是蠻夷之逆主夏盟由鄭啓之
也故獨貶而稱人貶其所以從楚者而楚勢孤矣按此說

亦不然楚子稱爵原非始伯之辭若以為伯辭恐難通于
厥貉之不人蔡矣且經于此役人鄭者亦非責其本楚為
伯而責其從楚病中國也厥貉之次尚未加兵于中國故
于蔡侯不加貶今鄭伯從楚病中國安得不加貶以見義
乎故楚子率諸侯以圍宋則人楚而爵諸侯鄭伯從楚子
以侵陳宋則爵楚而人鄭義可互見也貶其所以率諸侯
者可知蠻夷不可主中國貶其所以從楚者可知中國不
可從蠻夷此皆關于天下之大變是以互見其義有如此
豈必以楚為始伯而後可貶鄭伯耶○爵一君而人諸侯
者惟有北杏之會曹南之盟在齊桓為始伯在宋襄始以

伯自居也今二侵之役爵楚而人鄭乃不可以伯事論以
諸侯之勢未集也十一年辰陵之盟從楚者有陳鄭楚幾
駸于伯矣然而不人陳鄭亦如北杏曹南之辭者楚為蠻
夷不可使與中國之伯事同義已見于僖篇之圍宋後則
可以從同同也今惟不以伯事論而第責其從楚病中國
然後他役之類此者亦可從同同而不復加貶矣不然前
乎此者圍宋之役既未貶諸侯後乎此者從楚以伐人國
不一並未貶諸侯成十八年伐宋襄十一年伐宋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伐鄭昭四年五年伐吳哀元年圍蔡經亦何以見法乎○圍宋之役人楚而爵諸侯與北
杏曹南之爵齊宋而人諸侯者正相反此二侵爵楚而人

鄭與圍宋之人楚而爵諸侯者又相反彼相反者華夷之不同此相反者首從之交責也此只當與圍宋至觀之不當與北杏曹南例言之若與北杏曹南為一例亦將視為始伯之辭失經旨矣○或曰此鄭人蓋亦大夫之恒辭耳若鄭伯親之彼雖有罪而亦何待于貶乎按此說不然以楚子之親將而深入以寇中國其驕恣也甚矣鄭既新服楚焉敢坐視其侵鄰而不與之同役乎且楚子之伐圍中國止有與諸侯同者未有與大夫同者可知此役之必鄭伯矣惟此役之為鄭伯貶而人之有深旨焉若第以為大夫之恒辭而春秋之義隱矣○楚子稱爵道其親行猶夏

之貴也楚子不須貶故獨貶鄭以見義貶其從楚之與國可知役于夷者之罪大也鄭既貶而楚子之辭中國以病中國罪亦從可見矣○胡傳曰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按此說亦非也經書二侵亦據其本末致伐而從實錄耳非為其不討宋罪而特書侵以正此師為不義也且侵者入境加陵之名雖在彼未嘗不殺掠而論侵字之正解抑豈潛師掠境之謂乎○一舉而病二國暴亦甚矣且侵陳遂侵宋是將宋于陳也將宋于陳不知宋鮑之為亂賊矣其愈于晉也幾何哉彼又無辭

以間宋而徒為是侵陵之舉吾恐宋人之罪不止於負固不服之條已也陳以無罪而亦被侵又與有罪之宋等楚子之暴横妄行如此而亦安能與晉爭伯耶○陳氏曰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滄起朱氏曰齊桓有事于楚道先由蔡楚莊有事于宋道先由陳雖其興師之正不若齊桓而行師之謀則一也按此說皆不然齊桓之師固本為伐楚楚莊之師未必專為侵宋在齊桓先事而侵蔡是固道由于蔡而因其便若楚莊者安知非志本在陳而遷延及宋又安知非志本在二國特以其道之便而先陳後宋耶若沾沾于書遂之辭與夫經由之道謂其本為宋往也夫亦固哉其為春秋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孔氏曰陳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北至于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棐林同共伐鄭棐林鄭地明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陳者是致其意耳

彭山季氏曰趙盾本無救宋之事故經不書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善救陳也胡傳曰鄭在王畿之內而附當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書救善

之也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按此說似是而亦覺不然以扶危恤病之義言之則此役誠足嘉矣抑思此時之天下何如乎文十六年宋有弒君之禍十八年齊莒皆弒君而魯亦殺其君之子也三年之中弒篡頻仍亂莫甚于此矣晉為伯國正當以討賊之責自任者乃十七年伐宋受宋賂而反援賊令則徒與楚爭鄭為興大師以救之豈非緩其所當急而急其所當緩者乎然則經于趙盾無貶者蓋亦直書其事而罪自見者也以文九年之救鄭貶諸卿而稱人此亦可以從同同矣豈曰善之云乎哉○晉師本以救陳往書救陳于侵宋之下其不及救也明矣

不及救陳何以不救宋晉師比至棐林而楚鄭已去宋矣是以駐師棐林而會諸侯以伐鄭是則救陳者其本意陳圍不及救宋亦無待于救也經書救陳而不書救宋實未救宋耳左傳見陳宋並受侵故有救陳宋之說而杜以反疑經為闕文誤矣○胡傳曰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書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肉刑紊矣張氏曰陳無罪而蒙伐當救也宋有弒君之罪不當救故略之按此說皆以宋不可救救云然不知救者事實也非褒辭也趙盾若果救宋何妨書之以志其實蓋救雖善事而救其所當救

則為善救其所不當救則亦為非歷觀春秋之書救未必皆以為善者說詳莊六年子突救衛下不可謂書救皆褒之亦不可謂褒之始書救也此即書曰救宋亦何嫌于褒辭而經不然自以其實未當救耳○春秋之書救兵雖皆從告或亦有略之而不書者以其善不足稱故也如此年伐鄭楚為賈救之明年侵鄭楚闘椒救之豈皆不告而經不書略之也若救其所當救雖僖十八年之狄救齊哀十年之吳救陳經亦書之此可見略之而不書者皆外夷之救所不當救者耳若夫中國之救中國當不從此例故無論其當救不當救若宋告為皆患書之如子突救衛以王朝之失體

而且書豈以伯國之失義而不書乎然則趙盾于此數國之賊皆不討而徒救陳斯亦不足取者經猶書之以誌其實至于不討宋賊而反救宋若果如此奈何略之而並沒其實蹟哉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傳曰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彭山李氏曰棐林鄭地杜氏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即水經注所謂林鄉在新鄭東北七十許里苑陵故城東南五十許里者是也地而後伐會而殊晉師見楚鄭時已

退兵晉師至是而諸侯會焉然後伐鄭也晉之威德不足以服鄭人之心不能戢而歸生舉大棘之師有由然哉○宋陳衛曹皆與晉同盟新城之國也而許獨不預焉志已向楚矣

陸氏曰晉師先在棐林故言會又言伐

汪氏曰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先講會禮而後往伐此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乃會師以同伐文似而實異也

陳氏曰會伐者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于袲棐林是也○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伐鄭大夫用諸

侯也春秋不以大夫用諸侯故上書趙盾帥師救陳下書諸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臨川吳氏曰晉師即趙盾救陳之師也晉伯不競荊蠻方強晉卿能致四國之君討鄭附夷之罪不能服鄭而反遺楚爭中國之不振可傷也

廬陵李氏曰書會師二此年及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也

渝關李氏曰諸侯同晉卿以伐鄭則亦平列其人而直書伐鄭可耳何爲先書會而且以殊會書也晉師本以救陳往以至棐林而楚師已去遂約諸侯共伐鄭本非前定之役也會在先是以先書會其必先爲會者或亦有所謀焉而後有事于鄭耳晉師先在棐林而諸侯往會之故以殊會之辭書然書晉師而不書晉趙盾則沒趙盾之名氏不使諸侯共役于晉卿尤春秋大義之所係也○公羊傳曰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按此說非也君會大夫亦多矣不始于此何獨于此與其辭穀梁傳曰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按此說亦非也鄭之從楚雖有罪然以修德來遠之道律之則不必伐且無天王之命則亦不可專伐也乃趙盾伐之又俾宋賊以同役耳以大夫而用諸侯之兵也在盾罪深無可誅以爲大其事而書師以

大之可乎孔氏曰晉師趙盾爲將不言會趙盾而言晉師者杜氏云取于兵會非好會也言所會會其兵非會其人故稱師按此說亦非也此特趙盾在師中諸侯之赴棐林也自是會趙盾豈徒會其兵焉而已乎且凡書會某伐某者不必皆好會是兵會亦可書人矣何爲獨不書趙盾莊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是皆不爲其師往蓋亦會其人也今乃以爲非會其人而稱師未可爲通論矣胡傳曰春秋立法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于卿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于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于微之意也其立

義精矣按此說亦非也文十四年新城之盟以七國諸侯會趙盾猶書趙盾之名氏何獨于行師有異辭哉且趙盾在上而諸侯在下乃是兩事而各書此即再書趙盾于下亦如新城之文豈為臣疑于君而經不然知非為此而稱師矣胡傳于會戚傳曰按左氏晉士鞅荀寅秋齊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及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按此說亦非也凡書敗某師與某師敗績者非獨師敗而將不敗也若非大夫被獲皆不書此固重師之義至于會伐之事

何不可以書大夫蓋師統于將而將為三軍之司命未必不重于師矣故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言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之師又不言大夫帥師是亦以將為重也况二會之主持惟趙盾與士鞅則其事權皆在于大夫何獨重師而沒其將乎或曰專言師可知其將凡師未有無將者也專言大夫則不可知其師凡大夫不必皆帥師者也故棐林于戚之會書晉師是皆以帥師將之辭也按此說可通于會戚不可通于會棐林棐林之會上既明書趙盾帥師此即再書趙盾何疑于不知其師乎且凡言帥者未必皆有君也夫人姜氏如齊師齊侯在師

而止言師豈亦可謂以師而該君乎彭山季氏曰殺陳者趙盾也以其將尊師衆故稱帥師以示師與大夫相敵之意戚會則稱師者蓋一事再見則從略之常詞也觀昭十一年楚棄疾帥師圍蔡而不書楚師滅蔡齊氏所謂承上省文而稱師是也按此說亦非也若以滅蔡之從師為略辭則昭八年楚師滅陳上無楚某帥師之文而亦稱師豈亦以其再見而省文乎知滅蔡之稱楚師非略辭可知此會之稱晉師亦必非略辭矣且成九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下書楚人入鄆其不稱師而稱人者既以貶辭見義豈不稱人而稱師者獨無義例而第緊以為略辭可乎哉

然則數說皆難通其義將若何曰此惟陳氏之說能得其旨乎蓋諸侯之會盾伐鄭是以大夫而用諸侯大亂之道也春秋為諸侯正其體故不曰會晉趙盾而曰會晉師以是為合兵同衆之事而諸侯之于此會夫乃無嫌于亂常矣然則沒趙盾而不書蓋亦所以罪趙盾也故以趙盾而主諸侯則于文七年之盟扈書曰晉大夫以趙盾而用諸侯則于此年之會棐林書曰晉師此皆罪盾之辭而為天下之大分計者豈淺鮮哉若夫列數諸侯而不以凡衆則以義見于盟扈而新城之盟己不略諸侯故于此亦自其爵而道其實耳大抵稱師之義不一未可一例論也歟某

師與其師敗績者重其師也楚師滅陳滅蔡者黜其功而著其暴也夫人姜氏如齊師者諱齊侯以示貶也齊侯使國佐如師者師為屯聚之所而諸將皆在此也公會晉師二之又者為恭于晉卿而隱其人也夫以魯君為恭于晉卿且書晉師而隱其人何况諸侯為役于晉卿可不書晉師而沒其將哉觀于此而春秋之大義可見矣○陳氏曰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伐鄭大夫初用諸侯也林氏曰此趙盾也大夫而用諸侯之師于是始按此說不然以大夫而用諸侯通經中僅有此一事有何初始之可言哉盧陵李氏曰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左傳注云卿不書不敵公也

春秋辨傳辨疑　卷十九　宣公元年　元

然則此會亦可援此例杜預彊為兵會非好會之說自相異同耳按卿不敵公之說即公羊所謂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羊說既未可據可知會瓦之不書卿亦非不敵公之謂矣要之此會不可援彼例豈獨兵會之說為不然乎蓋以諸侯為役于晉卿則書晉師而沒其將以魯君為恭于晉卿則書晉師而隱其人此二事者事義雖各異其為大分辨者則一也若夫以卿敵公以君會大夫原不始見于二事何必又于二事有異辭哉○胡傳曰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着其美者穀梁傳曰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一美一惡無嫌于同按此說亦非也會衰伐鄭非疑詞辨已見于彼事下會晉師于棐林伐鄭蓋晉人駐師于此而為此會不得不據實而志其所也豈為欲著其美而地之乎且伐鄭之役何美之有鄭之從楚雖不義毋乃己德有闕不足以來遠而招攜乎不以德綏而以威脅從連四國以報怨是亦未免為忿兵耳蓋陳可救而鄭不必伐未可均以為美也且無王命而擅興又與弒篡之宋公同役均為不義之甚者况以大夫而用諸侯是尤大亂之道矣而又何美之可言哉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傳曰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二十　宣公元年　十

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孔氏曰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為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為衰祖穿為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

任公輔曰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

彭山李氏曰崇即今西安府鄠縣在秦東約二百餘里秦與國也

胡傳曰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設己甚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于

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过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弒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于此矣○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世豈有欲求成于强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筭無遺策獨憒于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此條見二年秦師伐晉傳）

家氏曰晉欲求成于秦發一乘之使述先君之好而秦成合矣今伐崇以求之秦愈怒而兵愈不可解矣蓋穿者志于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不然何独謀之若是而執政者且無所可否于其間乎

趙氏曰穿盾之黨也穿見盾主諸侯而已無寸功于是帥師侵崇以圖立功媚盾而固其寵焉

高氏曰晉欲得秦而反加兵于他人之國適足以衆晉之敵爾此謬計也

渝關李氏曰崇本商之侯國也詩皇矣謂是伐是肆是絶是忽朱子詩傳謂忽滅也是文王已滅其國矣宋子愈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見左傳僖十九年）據此說則文王本未滅崇與詩言異意者詩言本實錄而子愈之說是猶傳聞之失真者歟不則文王但殲其君而所謂因壘而降者乃其國人之所為也然詩言本非是再舉又與子愈復伐之說不合或者文王別有伐國事本如子愈之所稱者特子愈誤以為伐崇歟要皆不可考矣○此晉欲求成于秦而侵崇也其欲求成于秦者何也所以撓楚也蓋自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則秦與楚合久矣今晉不競于楚故欲求成于秦秦成則楚勢孤此謀未為不可但聽趙穿之言侵秦之與國而脅之使成則大謬矣不能得秦之成而反以斂秦之怨明年秦師伐晉夫圍晉人之所自取耳且皇矣之詩曰以伐崇墉此則文王之伐崇乃天吏之事而為伐其所當伐者仁義兼至之師也崇一伐而得四方之無侮又得四方

之無拂若此者豈非方伯之所為乎今也晉欲求成于秦而乃侵崇其為謀也已甚况以無名興師而徒擄掠于境中益亦愈形其陋耳卒之崇不服而秦亦弗與之成也是求一國之順從且不可得而又何論于四方哉○胡傳謂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于伐國以用其衆趙氏謂趙穿侵崇以圖立功媚盾而固其寵此二說者未知當時果有此情否但弒逆之人奸詭多端則亦何所不至未可謂其必不然也然則盾與穿以宗族之親比黨為奸其為權也已歸于盾其為謀也亦出于穿其帥師以侵伐人國也非穿則盾非盾則穿趙氏之勢固已牢不可拔矣靈公即

欲殺盾其將能乎公不能殺盾而公亦不能以自全其勢然也然則桃園之禍抑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曰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杜氏曰報同解揚于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杜氏曰為明年鄭伐宋張本○仁山金氏曰按趙宣子輔幼君不為置賢師傅而徒償諫此宣子之失也

臨川吳氏曰棐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故更于再伐不復可致三國伐鄭者為宋也故獨與宋連兵

胡傳曰宋人弒君毗附于會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會與鄭是謂以亂伐亂備愈乎其害

晉人宋人蓋貶而人之也

家氏曰晉受宋賂而輔之以纂今復借宋伐鄭私也蓋鄭可伐也為宋而伐鄭則不可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討宋之文一見于四國之伐書人再見于諸侯之會不序至是而又貶焉春秋之法嚴矣

彭山李氏曰晉初未嘗救宋而棐林之伐又無功故與宋人復伐鄭鄭以係宋之心而不知連宋之禍也

渝關李氏曰棐林之役晉以上卿師師合四國之君以伐鄭而且無功今則止偕宋人往豈能以將卑師少而從事乎將師非卑少而乃稱人其為貶也明矣鄭人之背晉即楚未為晉人受宋賂而不能討賊也晉方無辭以謝鄭矣今乃以其從楚二使故一伐再伐而不已未知鄭罪之視宋為何如又未知鄭人之所以不服者何為乎且是役也為報北林之囚解揚圖欲自舒其忿然而不能制楚何獨責鄭且宋賊不加討而反惡其病亂賊者又附亂賊之目為亂賊報怨而因借是以濟其私是二國之相助為虐而黷武亂常莫此為甚安得不貶二國而俱人之乎大抵文宣之世列國諸卿多貶而稱人皆以其不能討賊而特因事以見義焉故文二年之伐秦稱人罪其不討楚賊而伐無罪之鄭邦也三年之伐沈稱人罪其不伐楚而伐從楚

之小國也九年之救鄭稱人罪其不伐楚而徒與楚爭屬國也十七年之伐宋稱人罪其受宋賂而反助之纂也至宣公此年之伐鄭稱人罪其不伐宋而反為宋報怨也三年之侵鄭稱人罪其為宋雕鄭之無已也十年之伐鄭稱人罪其不討鄭賊而以從楚之故伐之且亦不討陳也十二年之盟清丘稱人罪其不討陳賊而令楚得伏義以成伯雖相同盟無益也凡若此者皆為其不能討賊而各因事以貶之此可知討賊之義莫重于此亦莫急于此也不知大義為何如而輕其所重急其所緩不亦失職之甚乎此時政在大夫以列卿之連合同事乃非不足而俱情然

于此也故不得已而于諸事三致意焉○偕宋伐鄭貶而稱人然則會于棐林伐鄭亦有宋公而不貶何也曰封亂賊者豈非諸侯之責但此時政在大夫而諸侯已失其權以為諸侯不足罪也故獨于大夫加貶焉耳且貶必于甚者彼為侵陳侵宋故猶未見其專為宋也同役者四國猶未見其專與宋也故可目其爵而不貶今連宋兵復宋怨不辭再役而復伐之不義甚矣此其所以貶而稱人歟○殺梁傳曰伐鄭所以救宋也被楚師之去已久此時宋不受兵何云救乎或曰棐林之伐鄭所以救宋是乃攻其必救之術也曰是不然棐林之會有宋公若彼時楚猶未退

則楚以強師壓境宋公方自守之不暇豈肯棄其國而從晉伐鄭乎且晉人不能急驅以救宋而反約其君來會其棄國而從我伐人也夫亦不情甚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傳曰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

彭山李氏曰宋華元華督之曾孫也大棘宋地杜氏謂在陳留襄邑縣南按其地在今歸德州睢陵縣西南七十里

○鄭歸生帥師伐宋報復之兵也而聽于楚命不義甚矣宋華元不能反己息爭而輕與之戰至于喪師辱身豈為善謀國哉

高氏曰元年秋鄭人與楚子侵宋宋人既為棐林之役以報之是冬又與晉人伐鄭一役而兩報之遂起此役今鄭師之來宋當明大義以諭之否則慎固封守使鄭不得而犯焉華元乃遽帥師出與之戰于是三軍大敗以至見獲不能效死徒殄民辱國而已以見中國困夷狄之故而自相殘如此

胡傳曰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

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師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見閔二年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見僖二十八年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永嘉呂氏曰此年戰大棘與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見哀二年皆兩稱帥師其衆敵也春秋書戰言大夫帥師自此始自

是而後若晉荀林父（見宣十二年）衛孫良夫（見成二年）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亦見成二年）齊國書（見哀十一年）皆書大夫帥師春秋書獲者乙唯齊國書及此年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

浛關李氏曰●張氏曰宋以弑君致寇而不服罪故書宋及猶曰華元為志乎是戰也按此說不然鄭人此役本怨宋人之再伐非以賊討也雖鄭人背晉之故由于晉受宋賊之賂然當從楚侵宋時未嘗聲言其罪也豈至此而能責其弑君與賂晉乎鄭人未責及此又安望宋人之以此事服罪也且春秋方惡華元之為亂賊用不僅為其不服

罪而已若以愛惜民命故而惡其為志乎是戰則鄭人之黷武殘民殆有甚焉又未見其必不得已而乃與宋戰也是亦不可專罪宋矣竊意宋為中華之大國鄭人背晉從楚又受楚命而伐之則鄭乃蠻夷之屬國也以蠻夷之屬國而來戰于宋地即使鄭人為志乎是戰亦不可以鄭及宋矣蓋中國凡與楚戰皆以中國及楚所以正華夷之大分也今則治其從楚者而以華元主是戰蓋亦內中國而外夷狄之意豈猶是為志乎戰之常例云爾哉若夫宋人之不服罪而強與之戰亦可因事而見之恐春秋之正旨不為是也○趙氏曰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按此說非也據左傳卻是華元被擒而後師敗績其序羊斟之事曰與入鄭師故敗又曰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則是敗由失將也明矣敗由失將而先書師敗績者重民命也大夫雖與師等而以主師言則大夫重于師以大衆言則師尤重于大夫故春秋之書戰也先將而後師其書敗也先師而後將義可互見非亦以其相等而並重之乎○華元歸生罪皆可貶春秋不貶而人之者直書其人與事而罪自見者也二卿之罪易明是以無待于貶況春秋之義例已見于他事之稱人矣此又何必盡貶而人之乎斥言其氏名而貶意即在其中非于二卿無所譏也○宋人從晉

者也鄭人從楚者也鄭受楚命以伐宋而宋與之戰則此戰也不獨關宋鄭之盛衰而亦晉楚榮辱之所係也春秋書曰以謹之固為慎戰之意抑亦慎夫所係之非小歟

秦師伐晉

左傳曰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趙氏曰秦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場之虞蓋亦厭戰爾趙穿無故而侵崇秦于是有報怨之師穿之罪不勝誅矣

張氏曰欲求成而反召兵所以著趙穿之妄也

永嘉呂氏曰晉文之欲與楚爭也必得秦而後敢戰報函

之役晉襄度淺而先軫諸人見利乘便自是更相報復無有窮已楚方有凌駕中國之心鄭復背晉從楚以侵陳宋晉將與楚爭則通秦以軋楚可也否則置秦而勿問可也而盾之族子興侵崇之謀盾非病狂何故聽之是啓秦之爭也宋方敗于鄭而晉復病于秦非自致之而誰耶

渝關李氏曰本欲通秦以撓楚而反以致秦之寇秦與晉有隙而秦楚之交愈固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曰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

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杜氏曰為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家氏曰鄭惡晉之釋宋不討而從楚晉不知自愧猶為宋報鄭是以敗四國之大夫皆書人是時晉之趙盾實無鬬心故棐林之役楚因解楊晉師即還是役也與鬬椒遇即謬為之辭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復去之盾本無欲戰之心也左氏乃曰晉侯侈趙盾驟諫不入是以不競于楚何失實之甚耶

滄起朱氏曰秦伐晉圍焦以報崇也晉以救焦遂侵鄭不能敗秦而遷怒于鄭也楚鬬椒不辭其難以救鄭而趙盾又畏楚而去也僞言欲示弱以驕之既欲驕楚則不侵鄭可也鄭獲宋之大夫晉為宋報恥而不能獲其一乎何也

胡傳曰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易于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于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于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永嘉呂氏曰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可依也率諸國以討宋乃立公子鮑而還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為不足與而

附楚以侵宋晉乃託宋以伐鄭鄭復使歸生伐宋蓋有辭于宋也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成罪于奔命至一再而未已也伯主之舉動詎可輕哉

高氏曰自是楚與晉爭晉不能競反有弒逆之禍于是楚益自肆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渝關李氏曰大棘之戰宋既喪師失將于鄭矣晉人黨宋又連衛陳以侵鄭焉不知自反徒以黷武阻兵欲為弒寇之賊復其怨不義甚矣故于諸卿貶而稱人也盾畏楚師而去之雖亦合于知難而退之法然輕動無功不能衛宋

之辱適以重晉之恥耳鬭椒救鄭不書者其善不足稱也不與楚人之救鄭又可見鄭人之從楚亦不免于王法之當治矣○趙盾僅興師蓋何為宋其實止以為名而已未嘗真為宋也故與諸侯伐鄭遇為賈于北林以失解揚而即還與宋人伐鄭雖無楚救而亦無如鄭何今又聞鬭椒之救鄭託為示弱以驕之未及致伐而即去也使其真能為宋則合數國之兵以加鄭何畏于楚何亦不能以力服人若此哉惟盾之才既不足而意又不誠是以屢出無功而卒不競于楚也○棐林之會陳侯先衛侯以衛人先陳人者卿位有尊卑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

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

于桃園（杜氏曰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君以示于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孔氏曰周語單襄公云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晉世家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杜氏曰壬申十月五日有日而無月）

臨川吳氏曰趙盾專晉國之政幾二十年境內境外知有盾而不知有公靈公既長不堪其專遂欲殺盾鉏麑受命不肯殺盾而死提彌明救盾而鬭死靈輒內叛倒戟免盾于死則盾之私屬與公徒敵無復有臣禮矣君臣既為仇敵非盾弒公則公殺盾勢固不兩立也穿盾之族子平日

所愛信之人也弒公而盾乃復穿之弒為盾弒也盾為首惡穿特承意行事者爾盾陽為不知謀以求自免弒君之罪將誰欺乎夫子書曰趙盾弒其君誅首惡也自三傳以來說者多方為盾分釋則是亂賊不可以欺聖人而乃可以欺後儒也

家氏曰晉襄託其孤于趙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其屬于盾者為何如盾乃與諸大夫謀外求君及畏逼不得已而後立靈公則靈公之立非盾意也竊疑盾所以謀其君者非一朝夕之故矣齊商人宋鮑弒君基國晉為盟主所當治也盾合諸侯將有討于齊宋已

而受賂不惟不討又為之定篡竊之位無君之心久已萌矣堂上之甲方興桃園之攻隨至靈公固在趙氏罝網之內欲無及得乎

胡傳曰趙穿弒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免而至懸無知史大鄭崔樂之徒可紫歸獄而受職焉史大註在下鄭崔樂事見公羊傳閔元年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于禽獸也歟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朱子曰左氏見識甚卑如孔子云惜也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解免耶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此說未可盡信穿為盾之從父昆弟子又其所素庇者盾素庇穿穿亦感盾之私恃盾之勢故敢肆然而動于惡則是穿之弒君本以為盾而盾亦幸其所為而已乃得免于禍也不然穿有異志彼豈不能預察且身為正卿權勢在手抑豈不能先事而力誅之即或公

不可回穿不可制獨不可見幾而蚤避乎今俱不能即使出亡越竟亦不免于首惡之誅矣況遲回觀望而不果乎即使反而討賊明正趙穿之罪亦不過如鄭崔樂史大等之受戮耳況置而不問反令其逆君而邀寵乎董狐之歸獄于盾誠為明允孔子以董狐為良史蓋有之其論宣子之言必傳聞之誤矣○公羊傳曰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夫賊固當討若第以其不討賊而即目之為賊恐晉國之賊不獨在趙盾矣蓋討賊之義人人與有責焉豈獨責之當國有權勢者哉當時盾即殺穿盾亦不免于罪可知晉史之書盾弒必有深

當其罪者故孔子從之若如公羊所述之說未知盾之所為仁義者何在而不責其所以成夫弒者乃獨于縱惡是咎焉然則趙盾之罪豈僅復國不討賊而已哉○穀梁傳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范氏曰盾以亡不出竟反不討賊受弒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止以藥不知嘗藥受弒父之罪孝不至故也按此說之謂罪盾誠是矣其謂盾以入諫不聽而出亡不言靈公歎欲殺盾事則是不知穿為盾弒之由矣至于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之說亦同左傳要之皆未當也其謂志同則書重者似為得之但穿之弒本以為盾故以盾弒書之豈僅有其同志而已哉趙盾非忠臣許止非孝子春秋之書盾

止弒君也自是明正其罪以示義非以忠臣之至責盾以孝子之至責止也抑何于是而見忠孝之至乎三傳之說略相同蓋皆傳聞之誤以晉史之書辭觀之穀梁傳云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此當為實錄至于左傳云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公羊傳云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獆夫在本國不當書其君不當書晉不當書君名而左公之所述如此是于史狐之書辭且未覈實況其斷獄之旨何能實得其所以然者耶春秋為誅亂賊而作凡亂賊之手刃君父者孰不知其為大惡豈待春秋而後明耶惟弒逆不必其親行而君父之禍由彼而成彼方文奸飾惡自以為

無罪也而罪必歸之此實大義之不可假聖人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趙盾之輔幼君凡見于經者類多背義亂常之事久已失臣道矣至于權勢盛而私黨多君欲殺之不能人乃為盾而弒其君此非盾罪而誰罪乎晉史書賊曰趙盾聖人亦以為允而依舊文以為斷此實千古之定案盾乃為之說者又將為盾曲原之左傳謂孔子稱盾為良大夫公羊謂史言爾為仁為義穀梁謂于盾見忠臣之至不知盾即有善可稱不過小仁小義小忠小信之屬而已又何與于君子之大道哉在春秋既成而後後儒之紛紛援盾者猶惑于習聞而其說如此其在未作以前未知被

盾之愚猶盾之名者當如何其推崇而盾之自欺以欺人者又如何其驕假也不有春秋大義何自而明大奸何自而懲乎嗚呼此春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其此類也夫○胡傳曰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爾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弒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汪氏曰趙盾之專晉猶司馬昭朱全忠之專政于魏唐也靈公之欲殺盾猶高貴鄉公之欲殺司馬昭唐昭宗之謀朱全

忠也趙穿弑靈公猶成濟史太之弑高貴鄉公與昭宗也盾未出山而復猶昭全忠之陽驚自投于地也魏唐舊史及通鑑皆書成濟史太弑帝而邵子經世書及朱子綱目則筆之曰魏司馬昭弑其主髦朱全忠弑帝蓋取法春秋誅趙盾之義也司馬昭族誅成濟朱全忠盡殺友恭叔琮等尚不免君子直筆之誅況盾使穿逆成公于周以固新君之寵則元惡之誅不于盾而誰任乎按此說論誅首惡之法則盾與司馬昭朱全忠固無異也但趙盾之事與昭全忠迹相近而實亦不同蓋昭與全忠素欲行逆趙盾雖無君恐亦不至于此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而朱全

忠胥遣李振等圖之矣今趙盾不忘恭敬人不忍殺如是豈可同日語乎且高貴鄉公之欲殺司馬昭唐昭宗之見畏于朱全忠則以其驕橫逆主將有篡逆之謀也靈公之于趙盾雖未必不忌其專然其欲殺之也特惡其強諫而已不得恣行故耳昭與全忠猶殺成濟史太等趙盾不能殺穿且使之逆新君焉是尤不同矣似未可以彼事例此事也○晉靈公在位十四年遇弑文公子黑臋立是為成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春秋輯傳辨疑卷四十

渝關　李集鳳　翀升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穀梁傳曰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汪氏曰春秋書郊牛災而改卜者四此年改卜之牛又死成七年鼷鼠又傷改卜之牛故皆發郊定十五年哀元年鼷鼠傷郊牛改卜牛而不復變異皆行郊禮故知不郊者非悔非禮而不郊實以郊牛之洊有災傷不得已而不郊特書乃不郊猶言乃還乃復所以著不郊之由係于郊牛

之變異也經書不郊者四成十年襄十一年皆以卜不吉而發郊則魯君之誠意不足以格天此年成七年牛災發郊而皆猶三望則天示譴告之意而不知止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按此說以不郊與三望並譏之殆不然蓋左傳不知魯郊之僭本為非禮反以不郊為非禮誤矣○胡傳曰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寖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汪氏曰桓公不奔桓王喪而會于齊之艾文公成公不奔頃王定王之喪而同盟于鄭之新城

蟲牢襄公不會靈王之喪而如楚且送楚子昭之葬于西門之外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
問汪氏曰簡王之喪襄公不弔而邾子來朝衛剽晉荀罃來聘閒將以是為可舉而不
廢也乎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
秋備書其義自見按此說以未葬而郊為非其時似失考
校天王雖未葬若在王國郊禮自不可廢但不宜親行祀
事耳魯郊既僭而宣公又欲親祀焉此乃為非禮胡傳不
罪其不攝免欲以王事廢天事也豈其然哉○張氏曰此
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蓋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
之罪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豈可僭天子越紼
行事之禮春秋所以特書之按此說亦不然天子之越紼

行事蓋謂大臣之攝祭耳今宣公若郊祀是必公自親行
矣豈僅僭其越紼攝祭而已哉況以牛傷牛死而廢禮是
春秋所書者乃不郊之故所以志禮之變原非特書郊事
而欲志其忘哀而僭禮也夫既不郊猶幸其不從吉而未
蹈忘哀之愆矣若以忘哀從吉罪之不亦失其實乎○汪
氏曰天王崩三月天下服王崩至是已三月海內諸侯皆
當斬衰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魯為同姓之宗國而不
服其服則無王也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
門苟釋凶服而從事于大禮是慢天也且天子嘗禘郊社
簠簋既陳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皆廢

其禮況可聞喪而猶治事乎王制所紀祭天地社稷越紼
而行事亦以已卜時日而忽有喪則大臣越紼而攝祭耳
按此說謂已卜時日而忽有喪大臣越紼而攝祭誠有然
者然當既殯之後未葬之前若遇祀期或亦未嘗不祭此
時而使人攝之亦即越紼行事之義若必謂已卜時日者
方可攝不然則止則是以卑廢尊以王事廢天事恐亦情
理之難安者也至于既葬而後大祀亦可親行蓋先君之
大事已畢即釋凶服而親祀事自不為過如新君之即位
尚且從吉豈以郊廟諸大祀獨不可以易服行禮乎但匡
王之喪未葬在王國猶當攝行而宣公之于郊祀乃欲親

之使果郊焉正不免于無王慢天之罪矣幸以牛死不郊
而免于戾蓋亦事之可以已而已者歟○公羊傳曰曷為
不復卜何氏曰據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
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何氏曰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于稷者唯具是視何氏曰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啖氏曰凡牲必養二牛一以祀上帝
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
為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按此說皆
謂郊牛有二卜二卜之外不須卜他牛也似與杜註孔疏
之說不合然則將孰從曰杜註孔疏似得之公羊啖氏說

恐亦猶未盡也蓋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此牛若死則改卜再養之稷牛以代之此牛若又死乃可不郊且卜稷牛不吉則改卜他牛以養之他牛若死乃可不郊未必止用二卜而稷牛不吉與夫稷牛又死即不郊也曲禮曰卜筮不過三意者郊牛之卜亦至于三焉此左傳以牛死不郊爲非禮而杜註孔疏皆責其不更改卜而發郊祀歟

猶三望

左傳曰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汪氏曰襄七年三卜不吉而免牲十一年成十年四卜五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　宣公三年　四

卜不吉而不郊雖曰不郊非其本意然固是而止猶庶幾焉僖公本年免牲猶三望此年成七年不郊猶三望可已不已不當爲而爲其過益甚矣

渝關李氏曰是時天王未葬即遇郊期亦當令人攝祭宣公不奔王喪既廢臣子之禮使郊牛不傷不死而郊焉公必親之矣故不郊而望亦必是親行望禮非攝行也○魯郊在三月不在正月今書三望于正月亦將欲正月郊乎曰非也觀于正月改卜牛此牛猶未成牲而待養也必不于正月郊焉明矣然則此郊亦必在三月特因牛變而上郊事從于此時行望禮耳○或謂猶三望雖在正月不郊下其實不郊云者乃以正月牛死而預定其不郊非此月當郊而廢禮也郊不在正月望亦不必在正月此咸聯書其事而失三月之文耳如鄭伯蘭卒于今年冬十月亦即書葬于其下柳崖葬在十月哉曰是不然三望葬鄭伯即失月必非葬王之可比經于諸王之葬皆書月此下書葬匡王其在正月無疑矣葬王在正月安見三望之不在正月乎夫僖公之三望在四月成公之三望在五月皆過其時則此年三望之或先時未可謂其無此事也○天子之大郊至日而配以月祈穀之郊望祭山川義各有在矣魯僭祈穀之郊亦因而三望是三望所以爲郊事也今不郊而望廢其所主祀者而修細節已爲非禮況行望祭于大郊之朔尤非其時乎此時一陽初動地氣猶未上騰未可以祈穀而遽于山川是望焉甚矣其非也○僖三十一年免牲猶三望既已失禮于前矣然僖公雖亦可已而不已猶未至于棄王喪而且失祈穀之期也至宣公因仍其弊而又甚焉豈非積漸之勢使然歟是以君子必謹于始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　宣公三年　五

葬匡王

胡傳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葬王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高氏曰前期而葬者簡也且著王室之微罪諸侯之不正
也
家氏曰桓王七年而後葬譏緩也匡王四月而亟葬譏速
也
永嘉呂氏曰經書王崩而葬者五葬桓王葬匡王葬簡王
則不書其人葬襄王則叔孫得臣也葬景王則叔鞅也或
謂桓匡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考之葬諸侯而使
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人者皆為公親往可乎
渝關李氏曰莊公之於桓王既慢于前襄公之葬簡王又
慢于後蓋歷數世有同惡焉特較之書崩不書葬與夫崩

葬皆不書直視君父如路人者猶為差愈于彼耳○惟葬
襄王書日餘皆不日者史失之也
附錄 左傳曰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杜氏曰為夏楚侵鄭
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
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
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
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
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
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杜氏曰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
遷之于伊川遂從戎號
孔氏曰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
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是此戎為允姓也彼
註云瓜州今敦煌則陸渾是敦煌之地名也從之伊川復
以陸渾為名故至今為陸渾縣

彭山李氏曰陸渾戎允姓故城在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
里詳見僖三十三年晉及姜戎敗秦于殽下
胡傳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
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
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陳氏曰楚伐陸渾窺周室也
汾陽朱氏曰楚子問鼎欲以偪周而取天下而諸侯曾無
有討者知諸夏之無能為矣幸有王孫滿正言以折之
五峯胡氏曰左氏以為鼎者圖象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
神姦者愚竊以為誤矣螭魅罔兩自古不以為天下患惟

鄙夫鄙婦則或言之縉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爲事而肅鑄之于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别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又鑄于鼎以爲萬世準耳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久遠者必于鼎矣

贊甯要言曰詳禹鼎不止圖山川猛鷙之物又每州氏戶墍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役語云據九鼎按圖籍注云秦掾執得周九鼎自然業次知九州戶籍圖書也

仁山金氏曰象物神姦之說王孫滿蓋設辭以神之耳古之鐘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九州圖籍之說近是鑄九州山川及所產異物則有之爲其圖籍所以歷代寶之歟

渝關李氏曰僖十一年左傳謂伊洛之戎同伐京師是伊洛先已有戎矣僖二十二年又謂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蓋居被髮祭野之處别是一種也楚子伐陸渾必以其得罪于楚而不服彼者非爲周室致伐也然而不由王命而動干戈于王室之側其無天子爲何如哉春秋特書楚子所以著其偪周之實非予之也若夫遂至于雒而觀兵問鼎其心尤不可問春秋不書蓋亦爲王室諱而存天下之大防也歟○仁山金氏曰自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世爲周室之憂所謂逼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楚子伐戎未必非周室之幸也按此說不然此戎之近王都固爲周室之憂然其遷也至此時方十五載猶未聞其寇周也即或爲寇亦未敢有睥睨神器之心楚以累世之强横恣日甚凡其所以戰伐圍滅肆虐于列國者莫非剪周之事豈猶諸戎之可比哉今伐陸渾蓋亦自爲其私耳非爲周室除患也即使此戎遠于王都而夷狄相攻亦爲中國之所忌者况其地甚近而聲勢有相及者乎以是而爲周室之幸吾不信也○陸渾之戎兩見于經此年楚子伐之昭十七年晉荀吳滅之滅之者以其貳于楚也則于此伐後蓋亦即從楚矣○王孫滿以一夫而抗强夷侃侃數言重于九鼎此辭命之所以稱善也彼其援祖援天固足奪奸雄之魄但以是析楚子則可周人以是而自恃則不可今觀東遷以來後王之所以守鼎者皆無正位凝命之實尸空名而擁虛器日滅月銷不啻如邾滕之小國是卽年世遐長而亦何益之有哉且此鼎之爲人覬覦者不一楚靈將欲求鼎以爲分此固無足道者至東周君時秦師臨周求九鼎顔率以鼎誑齊而得齊救及齊將取鼎乃謂其寄徑于梁不可寄徑于楚不可以梁

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而謀之者日久又謂其至齊之難而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人之數以紿之而齊閔乃止此又說客之譎謀智斯下矣未幾秦滅周而九鼎遂入秦豈其世數既終年數既盡而祖德之所庇覆無以及于數十傳之後耶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使後王修德以回天心將文武成康之業不難再舉而振興矣何至寶鼎之終淪哉惜乎周人之不能也又可見空言之辨終皆無補于存亡之數者也悲夫

夏楚人侵鄭

左傳曰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胡傳曰鄭既見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家氏曰春秋繼伐陸渾而書楚人侵鄭惡楚莊圖伯之急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以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僞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按此說不然鄭之背楚從晉固為正然成公立而不討賊仍使趙盾執政而穿猶為卿其愈于簒也幾何其愈于夷也又幾何豈以其服從諸夏而特與之乎即曰大改過許遷善是亦春秋之情若以此義論此事正當書鄭晉之平以著其美何為反沒其實而不書乎且使書鄭晉之平而又書楚人侵鄭未嘗不見楚人侵掠諸夏之罪也而經不然可知其非與鄭獨罪楚而仲尼為此削之矣○汪氏曰後此七年鄭及晉平八年陳及晉平經皆不書惟十五年宋及楚平則書之不與中國之服于夷狄也按此說不然陳鄭之或從晉或從楚者屢矣而皆不見于經蓋二國介于晉楚之間其莫適誰從朝夕變易而無常者亦以勢不得已耳當之則不可勝書故皆略之而止書晉楚交爭之事所

以責晉楚也然觀晉楚之侵伐則其或向或背蓋亦可見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而經書之者宋中州大國也楚人強圉而力服之尤關于諸夏之大勢此其所以特書之歟

秋赤狄侵齊

張氏曰赤狄狄之別種謂之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也

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

彭山李氏曰赤狄隗姓別為一種隗俗尚赤衣者也在山西潞州以北而東界黎城即古黎侯國也其種有潞氏甲氏留吁鐸地相連者也赤狄距齊甚遠而連年侵至其國未有不由狄境而往者然而狄不為規蓋自叔孫得臣敗

狄于鹹之後狄勢稍衰而赤狄浸强則取道于狄而無忌
矣害及于遠則近國懷疑固晉之所憂也特以無釁可乘
耳其後酆舒為亂而赤狄遂為晉滅有以哉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棘撓之時也
林氏曰赤狄始見經

宋師圍曹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
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
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

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于宋哉不能反躬自
治恃衆强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
之治也故書法如此按此說不然經凡書某伐某者皆事
迹之實錄非謂其能討罪而乃書伐也如明年鄭歸生弑
君而下書楚子伐鄭抑豈以其能討罪哉然則二族以曹
師伐宋而不書于經者或不告或闕文必非聖人有意削
之而獨書圍曹以罪宋也且宋文之罪既不可赦聖人于
此方欲誅殛之不暇乃猶責其不能反躬而自治也豈以
端本清源之道望之亂臣賊子哉○高氏曰武氏之亂非
曹人所致也宋不能内睦九族而與兵以圍人之國不亦
左乎按此說亦即胡傳之意也夫宋文以弒簒得國則必
猜忌其親屬而欲除之者是乃小人之常情至是而望其
睦族亦迂矣且亂賊之大惡已極即使内睦九族不過假
以媚衆之術亦非春秋之所取也彼既不能至于興兵以
圍人國以視大惡為猶末耳何須責其所為之計左哉○
彭山李氏曰按左氏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
以作亂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盡
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
亂也夫昭公子不知其名是録與否姑置勿論若司城須
則國卿也又文公之母弟因亂以殺所繫不小而曹師伐

宋正宋師圍曹之所起釁于法不應不書而經皆削去此
何足以著其實乎且以時世考之昭公在位威權盡制于
華氏殺大夫殺司馬又逐司城而華耦代為司馬華元主
為右師是戴族之力足以鼓國人弒昭公矣其氣焰何如
也曹以小國近與宋鄰夫豈不知而敢為武穆伐宋耶此
事理之所無者也然則宋師圍曹必不為武穆之亂矣蓋
晉宋陳衛曹同會棐林以伐鄭者也及華元見獲于大棘
戴族之恥也故尋棐林舊好以侵鄭正以雪此恥也晉宋
衛陳皆行曹獨畏楚不出此宋華氏之所以深憾也然楚
勢方張懼曹與鄭合而啓楚釁也故久而未報至是鄭即

晉而楚侵之宋乃聚鬭圍曹耳按此說亦未必然經于事
之應書而不書者多矣或不告或闕文豈皆聖人之所削
而且必無其事哉今宋公殺須等而二族以曹師伐宋其
不書者蓋亦不告闕文之例無足疑也且宋之華氏雖專
政至于殺大夫殺司馬逐司城原非華氏之所為即宋人
之弒昭公亦非專在華氏也曹以小國而與宋鄰固不敢
伐宋然二族既在曹宋國之情形虛實二族必悉知之且
有黨與為內應則曹人惑于其說而為之用蓋亦有之又
安見其深畏華氏而必不敢伐哉且彼謂宋師圍曹是為
曹人不與侵鄭之怨未必無此情然亦未必專為此也蓋

侵鄭之不與在去年若專為此何為彼時不圍曹遲至今
日而舉兵乎彼謂鄭未即晉懼夫曹與鄭合而啓楚釁也
至是鄭即晉而楚侵之于是乘間而為此舉抑知曹與鄭
遠安能越宋衛而與鄭合是其久而不報者當不為鄭故
況此時鄭既即晉晉必釋怨于鄭矣晉且與鄭好安有宋
人之素服晉者猶怨曹人之不侵鄭而力攻之乎然則宋
之不即報曹者蓋方專力于鄭而且備楚是故無暇于攻
曹或亦懼齊魯之庇曹而不敢即報之耳此時晉成新立
而鄭服可以相安于無事矣特以怨曹之心猶未忘而又
益以二族之亂曹師之伐是以恃晉勢而為此舉不復懼

齊魯之庇彼也要其所以圍曹之故非專為其不侵鄭今
或兼此以論之可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渝關李氏曰鄭穆公在位二十二年卒子夷立是為靈公

葬鄭穆公

臨川吳氏曰葬速禮不備也

渝關李氏曰鄭穆公于冬十月卒比葬必在十二月蓋亦
三月而葬者也不書十有二月蓋闕文耳不然魯之距鄭
有千里訃告弔葬之禮豈能于本月而俱行乎定四年葬
劉文公不書九月亦與此同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彭山李氏曰張氏曰郯己姓國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
城按郯在莒之南沂之東其水西則界于邾之沂西田也
今為郯城縣屬兗州府沂州郯莒壤地相連故有隙

杜氏曰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

王氏曰及郯以大及小也

穀梁傳曰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

劉氏曰兩怨相仇能辨其曲直使人信之者唯己有道也
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約我無所
用盟于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子路可謂能

以言信矣推子路之心居郯莒之間安有不聽者哉使子
路動而違義言而廢信不可以次鄉黨之平況千乘之國
乎
瀹閘李氏曰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明是齊魯之君也然而
經不書地在齊歟抑在魯歟曰公無如齊之文非在齊也
凡在魯國盟者皆不書地此蓋齊侯來魯而邀莒郯之大
夫以平之也經無莒子郯子之文其君未來不可言莒子
不肯大夫受命于君又不可言莒某不肯其稱莒人者蓋
衆君臣之辭如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是也高氏曰曰莒
人見其不肯者非特其君也如此則是莒子本在此春秋

欲見其臣子之意是以特稱人恐不然矣○王氏曰及有
二義及齊公之志也及郯以大及小也按此說以及郯爲
以大及小是也其以及齊爲公之志則不然觀公獨伐莒
取向其假齊侯以爲平者固公之志特以不行會禮故不
書會非以內爲志而乃書及也蓋及猶與也公及齊侯以
內及外之辭耳○公之志蓋專爲郯其與齊侯同事者蓋
假齊侯以爲重而脅莒人以必從耳然而莒人不肯公與
齊侯無如之何是亦二君之羞也夫二君者雖其信義不
足以服人然兩國相怨本非不共戴天之讎何不可因二
君之和解而釋怨以相好乎可以肯而不肯此莒人所以

爲悖也獨書莒人不肯所以責莒人者深矣文十八年莒
有弑君之禍未聞亂賊之被殺也齊魯不加討而于此焉
相與平二國亦已謬矣此即莒人肯平而二君亦不爲光
況夫信義不足以服人而爲莒人之所梗也

公伐莒取向

左傳曰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
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
有無治何以行禮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向莒邑蓋向本小國（隱二年莒人入向　桓十六年城向）
後爲莒取而邑之

胡傳曰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
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若是也雖以勢力強
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莒郯小邦宜其降
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
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平者成也取者
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
大不能行之于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
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高氏曰莒郯相怨而郯乃魯姻之國公欲爲郯平莒而
挾齊以爲重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也不

知自反而取邑于人亦已甚矣公旣無以得莒復書郯伯
姬來歸則郯亦不能固其好也
家氏曰事有大而書之略事有小而書之詳此書公及齊
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辭繁而不厭示後人
以持平救偏正義辨利之要夫莒郯所以爭爲不平故耳
齊魯求其平高者抑之下者擧之以我之平而平彼之不
平庶乎其可也而魯之于莒積不相下徒挾齊人之威力
而要莒以必從其不肯也宜哉宣公遂以兵加莒而取其
一邑以已之不平求人之平况又因以爲利無道甚矣以
濟西賂齊而積憤于莒春秋首書公及而終之以取向深
責之也

廬陵李氏曰宣公平莒郯而伐莒取向正與桓公平宋鄭
而伐宋戰宋相類蓋二公皆不義失平怨之本也
渝關李氏曰齊爲東方之大國莒蓋久事之公欲平莒郯
而挾齊侯以爲重意其無不從者今莒人方命不肯豈獨
宣公之所怨齊侯能不怨之哉宣公怨之故有伐莒取向
之事齊侯亦怨之故聽宣公之伐取而不問也且主此平
者在宣公齊侯本不深爲之力其怨較魯爲猶輕此所以
公獨伐莒而齊人不與其事歟
秦伯稻卒

渝關李氏曰秦共公在位四年卒子榮立是爲桓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傳曰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
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
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
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
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
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
不足也
杜氏曰歸生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

李曰權不足者謂其威權不能用耳非權變之不足也
胡傳曰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
以歸生爲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
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
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
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奔之死節耳書爲首惡不
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爲大夫乃貴戚之卿固執國政可
以不從一也嘗帥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
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發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操
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己猶犬羊之伏于虎也

何畏于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討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昭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于失身為賊所制矣

永嘉呂氏曰宋欲弒而不敢發先以語歸生則歸生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勢在歸生而輕以徇人其為首惡宜矣

陸氏曰子公弒君之賊也其惡易知子家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蓋謂此也與書趙盾之弒義同

高氏曰宋之罪無疑也治歸生則宋罪自見非重歸生而輕宋也

汪氏曰十年傳載鄭人討幽公之亂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鄭人當時已以歸生為首罪矣

汾陽朱氏曰不書公子宋而曰歸生者以禍實始于歸生也宋食指動此細事也以聞于君公食黿不與宋宋謀先公為難此大事也何為乎不以聞于君乎歸生權不足以弭亂始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繼懼反譖而遂從之獄有所歸矣一鼎之嚮君臣死焉禍機所動可畏哉

渝關李氏曰聞之伐國不問仁人況與謀弒君乎公子宋與歸生謀先必其素相洽比見歸生與公有不相得之嫌是以向彼為此隱耳夫歸生本有無君之心為奸人之所窺伺而欲倚之以作亂其意不可勝誅矣且身握重權臣下之密謀不軌者尚當覺察而急討之況其來與相商可以過辭謬語而謾上之耶彼之聞宋邪謀而不即討罪已難逭乃又懼譖而從之聽其所為而坐以待變則是公子宋之手刃其君皆歸生有以成之也歸生不從宋必不敢行逆春秋于此安得不歸獄于歸生哉○大棘之戰歸生為將而獲華元彼既有功其被寵任也必重且鄭人討幽公之亂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歸生既死而後敢討可知其權勢為獨隆矣公子宋畏其權勢故必資之從已而後

敢動于惡奈之何力能誅宋而不加誅反以成其所欲為者哉夫公子宋之惡人所共知也歸生之惡未顯乃鄭人者能于其既死而顯戮之亦可見人心是非之公猶有存者惜也斲棺之罰猶輕而其討罪猶甚晚耳○臨川吳氏曰左傳所載事蹟猥陋疑不可信蓋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于其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為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于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按此說亦不盡然左傳所載以食黿之故而致弒君雖未必盡得其情亦不可謂其無有在歸生之不獲于其君是固有之然而彼雖無君未必即有今將之

志也高老俾殺之言想亦果出由中但迫于畏禍而苟且
狥人遂從之而行逆且夫以貴戚之上卿秉國重權而從
賊行逆罪即有所歸矣豈必本有是心陰欲假手于宋而
後可加以首惡之罪也哉○趙氏曰左傳載食黿之事其
跡甚誣世豈有一饌之隙而弒君哉按此說亦不然一饌
之隙雖微而禍機所伏抑豈在大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
愆易曰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夫愆失祇由于乾餱訟
師皆本于飲食則一饌之所係匪輕矣況臣弒其君子弒
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其素有無君之心特因食黿而
致此難未可謂其無此事也○鄭靈公在位一年弒弟堅

立是為襄公

赤狄侵齊

高氏曰以齊之強而連年為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
矣

渝關李氏曰赤狄再侵齊而晉皆不救又不為之討狄罪
此以見晉成之無能為矣宜乎齊人之不從晉也

秋公如齊

高氏曰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如齊至是
亟朝于齊謹事大國以自固也

渝關李氏曰公如齊朝惠公也或者為伐莒取向之故而
假朝禮以媚之歟大抵公之僕僕于齊者蓋皆為私非為
公也至于不朝天子而朝鄰君尤其罪之易見者矣

公至自齊

胡傳曰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
之也（江氏曰此年明年九年十年四朝齊十年又弔齊惠公之喪皆書至）夫以篡弒謀于齊
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
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唯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
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
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江氏曰宣公以篡得國上不畏司馬九伐之誅下不畏鄰

國大夫沐浴之請固以始謀于齊饋賂焉而惠公援之
甚力為足恃也而不知彼能制吾死生之命安危榮辱係
于齊君大夫嚬笑之頃明年高固使齊侯止公宣公得不
甚懼矣乎盟會之書至始于桓公之盟蔑朝大國而屢書
至始于宣公之如齊春秋蓋危桓宣之不得返而又嘆其
不見討也

渝關李氏曰公每如齊而必致見鄰國不可以屢朝也公
即無罪而屢朝之猶為可危況以篡逆故而唯利交是奉
乎

附錄左傳曰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

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
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
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
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
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
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陽而
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
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伯棼射王汰
輈及鼓跗著于丁寗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
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于是矣

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
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
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
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
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
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
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
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鄭

左傳曰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彭山季氏曰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復伐其君親行故稱
子聲罪致討故曰伐其實上爭中國非為討賊也

廬陵李氏曰晉成公即位之後楚兵再至鄭矣

張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
辰陵而鄭又徼事晉于是明年圍鄭遂敗晉于邲而後鄭
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

渝關李氏曰廬陵李氏曰此書子者胡氏所謂歸生弒君
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王氏曰三年楚
侵鄭稱人此年伐鄭復稱爵何也三年所伐者穆公也此
年所伐者襄公也穆公捨楚歸晉則討之為無名襄公為

弒君者所立不討賊盟主不能問而楚莊伐之是中國之
君不若夷狄之知類矣故曰進夷狄所以傷中國也按此
說皆未可據若楚子果討弒君之賊則中大義雖強兵何
難取歸生與宋而並誅之乎乃伐鄭而鄭猶逆命且歸生
得終其天年而宋亦相君于黑壤未可謂其為討賊也蓋
此役本為其不服即使致伐之時曾問其弒君然元兇未
殄與未伐者無異何足以與之如文十七年諸大夫伐宋
討曰何故弒君以其不能獲賊耳而稱人今鄭賊亦不能
殺何獨于楚子而特進之乎況九年十年之伐鄭十二年
之圍鄭皆書楚子也如十一年之入陳十二年之滅蕭十

三年之伐宋十四年之圍宋亦皆書楚子豈皆與之而稱
爵乎大抵稱人稱子皆實錄隨事觀之而其是非可見不
必拘褒貶之義而以曲說強解之也○歸生弒君而立襄
公中國既不能討即在夷邦亦當取歸生以為戮請于天
王而另置其君者也使楚子果能如此則義聲震天下何
憂鄭人之不服哉今以楚國之強楚莊之重擁大師以臨
小國止為其不服故而致伐其所爭者陋已甚矣是以直
斥其爵而明著其猾夏之事則是可以討賊而不加討正
于楚子有深責焉豈曰無譏云乎哉

五年春公如齊

左傳曰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漸關李氏曰是行也必有不得已于齊焉而後往未知仍
為莒事否甫半載而又如齊雖諸侯之事天子亦不若是
其數矣

夏公至自齊

汪氏曰宣公五如齊唯此年踰時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跡
而比事觀之其實亦不可揜矣然則宣公之朝齊皆有危
殆之憂而此行尤甚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經無子字

左傳曰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
自逆也

彭山季氏曰高氏固名高傒之曾孫齊之世卿也

杜氏曰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不書女
歸降于諸侯

趙氏曰時君之女故加子字以別姑姊妹

胡傳曰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
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
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別于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于
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屈尊與
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

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
楙有其室 事見左傳昭公元年 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通于高固
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
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于禮以
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說不近于禮奚足遠恥辱哉

家氏曰閭巷之人為強有力者脅之而昏且猶不受況于
堂堂之侯國乎脅而求婚已為不可而又以大夫抗禮于
國君所以陵暴魯國者甚矣豈公用齊之力篡弒得國國
不以是為辱魯之宗社重為之辱矣嗚呼以千乘之國涕
出而女于吳且猶羞之而況于女鄭國之大夫者乎春秋

書之責魯也責齊也正高固廢犯之罪也
渝關季氏曰叔姬稱子時君之女也以叔姬而爲宣公之
女亦自可疑蓋宣公者文公之庶子也文公四年娶夫人
二妃敬嬴之至當在此時距今甫二十載即敬嬴發生宣
公以年計之約不過十八九歲耳彼宣公者安能使有及
笄之女可嫁齊大夫乎左氏經傳皆無子字至下叔姬來
經文方有子字意者叔姬是先公之女經文本無子字下
文之有子字者因文公之篇有二子姬故亦誤添于此歟
或曰公穀經文前後皆有子字未必皆誤添也左傳經文
下亦有仔字獨于此事則否蓋偶遺之耳若使叔姬爲文

公女不應三女皆字叔使叔姬爲僖公女不應二十餘年
尚未嫁也由是言之則叔姬之爲宣公女也必矣但宣公
年未長而有及笄之女此誠可疑或者文公未娶出姜之
先已有敬嬴生宣公然又不應納妾十餘年而後娶夫人
或者文公先有嫡妻而蚤卒故嬴其故妾而出姜其再娶
者如此則宣公之年當在三十上下方于子叔姬之年有
合然宣元年方娶齊姜又不應五年有女而出嫁也又或
者宣公未立時亦有嫡妻而蚤卒叔姬乃其妻妾之所生
歟且此姬字叔上當有伯仲姊妹不必差年歲固有異母
而同年生者此以知叔姬之爲宣公女則其稱子本實錄

非衍文也按此說似亦可從但謂文宣未娶夫人之先皆
有嫡妻而蚤卒皆無他証且文公既有二叔姬何不可又
與同字而爲三者即僖公之女年踰二十抑豈無愆期而
猶未嫁者以此言之安能定叔姬之非先公女乎姑兩存
之可矣○一說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十四年齊人執子叔
姬二姬果爲文公女此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此姬果爲
爲宣公女也觀三女之皆稱子而以其年計之可知文宣
未即位之前皆已娶妻而蚤卒特以公子之妻法當不見
于經而文四年之娶出姜宣元年之娶齊姜蓋皆再娶夫
人者也此雖無他佐証而據三姬之稱子御使可推豈非

據經而見其必然乎按此說似爲得之即以此說爲定論
或亦無不可也○彭山季氏曰公之如齊高固請叔姬爲
公必不欲故高固親來強公必許如楚公子圍之逆鄭公
孫段氏也按此說不然當止公而請叔姬時公辭不欲必
已許之雖此而納幣諸禮必已行于來逆之前矣非先不
與今乃親來而強求之也故謂其止公而強之以必許則
可抑豈至此而乃強之乎楚圍之娶段氏也彼謂圍布几
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亦非至鄭而乃求婚明矣未可引
以爲例也○高氏曰高固之娶叔姬之嫁齊許之來皆與
之婚皆非禮也按此說止就昏配論亦未得解諸侯之女

以配鄰國之大夫亦不為過齊許來而魯與婚抑豈為非禮乎所可責者國使止公而彊求之今又與公為歡則非禮矣在周為抗在公為卑叔姬之順不得正而齊侯之寵世卿有以致其敢于敵公也是以特書其事而並識之。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公自為之主也此年之事亦與彼同二事雖皆非禮然而莒小而齊大莒慶之視高固則有間矣高固恃大國之强脅公以婚今又敢與公敵而抗禮其為驕横不已甚乎公自為之主蓋不得已而欲借此以媚齊歟不則莊公之所為已非何又效尤而亦出于此也。孔氏曰僖五年公孫茲如牟注云娶于牟也卿非

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于牟因自為逆然則此高固亦是因來聘而自逆也經書公孫茲如牟是以聘為文此高固以逆為文不言聘者此二者皆以非君之命不得越竟請君行聘而因自逆姜本意為逆不為聘也從魯而出私娶輕而君命重故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則嫁女重而受聘輕故書逆不書聘內外之異文耳按此說不然桓八年祭公來逆逆王后于紀祭公無事而來尚且書之而以逆后為逆事況聘亦大禮也彼將君命而行聘豈可不書然則經不書聘實未嘗聘耳非春秋有意為輕重而以內外異其文也

叔孫得臣卒

汪氏曰莊叔也子僑如嗣是為宣伯

渝關李氏曰內大夫書卒者三十一卒而不書日者四隱公之世公子益師無駭挾此年叔孫得臣是也程子曰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然則得臣之不日當亦史氏之偶闕耳。胡傳曰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略尔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

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强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按此說之論大義固正但內大夫卒不書日者原非因恩數之略特以史氏偶闕聖人所不能益耳說詳隱元年益師卒下此年得臣卒之不書日也亦然夫得臣之黨奸謀逆與仲遂並使如齊其罪固大然以大夫之禮卒之正見魯人刑賞之不當而貶義已在其中矣何必去日以示貶乎使以去日為貶則黨亂者可貶為首惡者尤當貶矣乃諸侯之躬行弒篡者卒亦多

書日未嘗削而貶之又間有不日者豈皆削貶之義乎據宣公之篇考之凡宣公之事多以時書而不月夫以君事而且略其月則得臣卒之月而不日者亦偶然耳不必有異說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傳曰冬來反馬也

杜氏曰叔姬甯固反馬

孔氏曰禮送女適于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于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

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甯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俱見其事以示譏也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鄭玄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于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李曰凡送女者必以婦車往婦當乘其夫家之車以歸武亦不獨士禮為然也故雖天子諸侯皆有送女之車而女子之所乘未必即其所送者至于所留之車乃是其家車豈必女子乘之而乃可以留乎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是說禮有反馬之法唯高固不宜親行耳杜氏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夕成昏質明贊見婦于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玄云謂助祭也曾子問篇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陳氏曰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昏三月乃見于廟祝詞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吉來為婦也蓋選擇吉日而行此禮廟見祭禰即是一事非見廟之後更擇日而祭也成婦之義者成盥饋之禮之義也鄭玄云謂舅姑沒者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因

以三月為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禮又稱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于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按杜氏云叔姬甯固反馬傳惟舉反馬不言甯者以甯是常事惟反馬非禮故傳舉其非禮者

滄起朱氏曰固來逆公不宜為主而為主反馬固不宜親來而親來者以報公也

高氏曰子叔姬不冠夫氏者承上高固及之也

何氏曰言及者猶公及夫人

公羊傳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何氏曰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

啖氏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

薛氏曰舍君事而從婦歸甯且非度高固之無忌憚也

胡傳曰左傳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要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高氏曰歸甯常事不書反馬亦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家氏曰反馬不躬至歸甯無並行高固列國之卿而挾婦俱來前日以臣抗君猶以爲未足更挾婦以要魯宣館甥之禮宣固無所嫌魯之宗廟朝廷實重爲之辱矣

渝關李氏曰反馬之禮不必親行若當親行則高固之來必不書矣且以他事考之莊公之娶齊女者無曾親行所不至丹楹刻桷曲誇其盛如齊觀社以尸女納幣逆女春秋俱詳書之使反馬有親行之禮公豈不行而春秋抑豈不書乎且桓公之娶文姜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亦未嘗親反馬也宣公娶齊姜成公娶穆姜亦未聞其三月如齊也夫親迎之禮貴賤皆同可知反馬不親行亦無君大夫一矣○春秋之于昏事也納幣非禮書逆女非禮書致女非禮亦書（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高固親反馬既以爲非禮矣而經不書反馬豈爲細事而略之乎曰非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不以其細事而不書何獨于高固之反馬而略之蓋高固之來或者欲以婿魯而親其妻父母非專爲反馬來也故經止書來而不書反馬如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固致夫人而行聘經亦書聘而不書致夫人也蓋皆重其來聘而于他事則略之耳

楚人伐鄭

左傳曰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杜氏曰爲明年晉衛侵陳傳）

彭山季氏曰楚稱人非君將也左氏以爲楚子誤矣荀林父救鄭之說亦經所無不足信也

盧陵李氏曰楚兵三至鄭矣

渝關李氏曰三年之中比年被兵鄭之困于楚也甚矣然而不爲楚屈豈恃晉人有以庇己歟乃晉救不見于經未可信其能庇鄭也或者鄭惡楚人之貪暴而以國亂倖立之故有賴于晉力是以不肯背晉而從楚亦未可知至九年晉成卒而楚又伐鄭雖得晉師之救而卒從楚自此反覆無常以致晉楚之爭鄭無已時則亦何利之有哉○家

氏曰經書楚伐而不書晉救者歸生弒君晉當出師討賊今既更歲因楚師之來而以兵救鄭是當討而不當救也晉人苟能為鄭討賊即所以存鄭楚師將不禦而自去何勞救乎張氏曰屢失機會大義不立營營救鄭欲致楚人益陵諸侯攜貳茲晉之所以失道歟按此說皆以救鄭為不可誠當理矣但經不書救未可信其果救也若謂削之而不書何以著其非義之義而罪晉人之實不知義者哉又九年救鄭曾貶諸卿而書救未可謂救之不義者即當削之而不書也○左傳謂晉荀林父救鄭伐陳伐陳之說或即明春侵陳事又或因九年荀林父伐陳之事而誤之

不然相去二三月一卿來而一卿又往何為亟亟若此乎一說元年秋伐鄭冬又伐鄭事亦類此當時之勤兵黷武者何憚于煩而亦何嫌于縣也或者伐陳侵陳亦果是兩役特以其告侵不告伐故不書伐而書侵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曰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陳氏曰趙盾之罪富著于春秋其再見寓為無貶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則凡人而已矣

彭山李氏曰孫氏免名衛卿也蓋良夫之族孫良夫見七年

劉氏曰不言帥師將尊師少爾

胡傳曰按傳稱陳及楚平經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當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救陳伐鄭並見元年今乃即楚無乃于己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遂以兵加之則非義矣

趙氏曰晉楚爭陳自此始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蓋自晉人不競于楚陳知伯國之不足以庇己也又見鄭之屢被楚兵于是以震鄰之恐不得已而與之平迫于勢也況晉靈與鄭穆相繼遇弒晉成即位以來以勢則不足以庇鄭以德則不

足以服遠無惑乎陳人之背晉即楚也春秋略陳人之從楚而識晉衛之侵陳豈非欲其反躬自修而責盡夫所以招徠之道也哉○家氏曰陳之叛晉即楚以鄭故耳鄭穆暮年棄楚弗事而託身于中國亦望晉人有以大拯其危急曾不期年鄭有歸生之亂晉坐視莫之顧陳叛而與楚良以是耳晉成弱君政在趙氏豈能為鄭討賊黑陳鄭每相視以為向背鄭賊之不討無以服陳人之心陳雖受伐而終不為晉屈也按此說亦不盡然晉人之不討鄭賊固為不義然晉亦不能自討其賊而以賊臣主諸侯則陳人之惡晉豈但惡其不討鄭賊乎若專為此則陳人焉能

知義者當其從楚之時何不勸楚以討賊將以伸大義于天下而愧伯國之不知義也哉大抵陳鄭之于晉楚每視強弱以為從違且相疑忌以為進退非能真知義禮之可否也不然彼既明于君臣之倫亦必明于中外之分矣今乃舍中國而從蠻夷知義理者固如是乎○晉大夫與列國大夫列書名氏自此始大夫盛而後書名氏且以是為兵爭之常故書名氏而不貶也況趙盾弒君而復見孫免亦與之同使則是亂賊猶如常而免亦忘其為亂賊也備書名氏以著其實豈非大義所當誅者乎由是言之亦不待貶而罪已見矣

夏四月

錄附　左傳曰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秋八月螽

賈氏曰書災也

胡傳曰傳謂螽為穀災虐取于民之效也（劉敞曰貪虐取民則螽）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感之矣夫善惡之感萌于心而災祥之應見于事宣公不知奮悉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于改助法而稅畝蓋自此始矣經于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高氏曰秋八月者唯八月有之非歷時也

汪氏曰春秋書螽災者十有四（詳見隱五年螟下）而宣公之世有四焉（此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五年又蝝生）蓋身為不義而貪暴于民是以致天災之亟數也

渝關李氏曰螽者害稼之物災害之生總由德政不修陰陽不和所致未必專在軍旅與賦斂也胡傳以伐莒等事為言特舉其重與顯者耳螽之生也不止在一境蓋有生于他國而飛至此者故後世有飛蝗不入境之事亦惟仁政有以弭天變耳此螽若自外來則宣公之無德可見矣

而春秋雖記魯災其或自外飛來又或自魯飛去聖人于此豈僅憂在魯國而已哉○春秋書螽十而在八月者三此年僖十五年襄七年是也至于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是皆以月書者餘則無不書時矣雖書月者未至如書時之久而禾稼之所傷已多矣罔不深可憂乎

錄附　左傳曰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杜氏曰為十五年晉滅赤狄傳）

東萊呂氏曰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舉共驩者必非信朋

跖蹻者必非康入許史者必非正屠袁劉者必非忠見其事則其心固不問而可知矣事非心是理所無有亦天下有事是而心非者乎曰有赤狄伐晉圍懷之際勢方强也晉侯欲抱其强荀林父欲待其衰林父之策是也赤狄酆舒殺伯姬之際惡已暴也晉大夫欲縱其暴伯宗欲討其罪伯宗之策是也酆舒事見十五年左傳人觀其前莫不非晉侯而是荀林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孰知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圍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是固理之正也至于所以設謀者則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嗚呼是誠何心哉酆舒之事伯宗奮厲欲討其罪

是亦理之正也至于所以設謀者則曰後之人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聞君子成人之美矣未聞成人之惡也聞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治也今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伯宗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此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論者安可信其事而略其心哉

冬十月

附錄左傳曰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杜氏曰為成二年王甥舅張本

滄關李氏曰不書逆亦不書歸按桓八年襄十五年並書逆桓九年書歸事固不關魯杜氏曰事不關魯故不書亦以王人不來告而魯且無禮及之也夫以天子之大昏而藐若罔聞將所謂母儀于天下者魯竟不知其為母矣天下尚復有臣子哉

附錄左傳曰楚人伐鄭取成而還杜氏曰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滄關李氏曰九年傳曰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十一年傳曰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所謂厲之役者蓋即此年伐鄭事以楚兵至厲而鄭與成及既成而鄭伯逃也惟鄭伯迫于楚勢不得已而與之成是以從楚之意未堅而于此焉逃之又與于明年黑壤之會焉然則此年之伐鄭不書者亦未告也

附錄左傳曰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杜氏曰離下震上豐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鄭與圖宋之人楚而對諸侯者又相反儀辨夷春

春秋輯傳辨疑卷四十一

渝關 李集鳳 撰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曰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彭山季氏曰孫良夫衛卿是為桓子與孫免同族

杜氏曰公即位衛始修好

趙氏曰晉宣以援立之賜事齊而外晉晉成將求諸侯以興伯業惟衛久睦于晉凡伐來鄭使斯使陳無役不從而魯宣未嘗與也今晉將為黑壤之會欲俾衛來魯結盟以示信焉

胡傳曰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劭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為晉收魯而魯專事齊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江氏曰他國大夫來盟皆公與之盟但言來而與公敵體可知外大夫之伉尊魯君之失列不待貶而自著矣宣公倚齊篡國晉為盟主鋏于修好欲與衛結盟而不能遵伯者之討蓋于已有歉而欲稽小信以免辱其足恃乎然魯衛兄弟之國解紛救患迭相為援衛成之執僖公為之納賂于王與晉侯而得免黑壤之執疑亦衛成言于晉而以

略得釋耳
孔氏曰文二年晉人以公不朝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去其族以厭恥也然則公與大夫對盟則為恥辱此良夫來盟無貶責者彼公親朝晉晉侯不與公盟故遣大夫歃公是為恥辱此則衛侯不得親來遣臣來與公盟不對彼君非為恥也李曰以成三年及孫良夫盟例之彼不言公蓋亦諱恥未可謂此盟之非恥也但視處父之盟差減耳
滄關李氏曰衆盟稱使前定也不稱使非前定也穀梁傳曰來盟前定也然則高子屈完華孫之止書來盟者豈亦可謂前定乎曰左傳曰謀會晉是宣公之會黑壤乃衛人

有以致之耳趙氏謂晉將為會而俾衛來魯是此謀本出于晉意若果如此則衛人之為晉致魯亦即晉人致魯之術也夫德政不足以服遠而徒假他人以致之抑豈顧比無私之道也哉衛侯使為此盟固為輔伯之力然亦以其信義不足故恃盟詛而相與結亦已陋矣經書衛侯使孫良夫所以譏其君而並譏其臣也衛之君臣既被譏而晉人之失亦自可見○文十三年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傳謂其請平于晉是十四年新城之盟公為之介也今則魯專事齊而衛人與之謀會晉故此冬黑壤之會公亦與焉豈非衛為之援乎二國之相為周旋如此彼晉人者若非

同姓為之招徠恐亦未能合諸侯而為盟主矣此以知靈成之伯業皆不足道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彭山李氏曰萊子爵國杜氏以為東萊黃縣今山東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五里有故黃是萊子國也
黃氏曰萊東夷之國近于齊故伐之魯為齊役故助其虐
高氏曰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興兵以陵弱小之國此取辱之道也
滄關李氏曰左傳曰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孔氏曰釋例曰與謀者同志之國

彼我之計未定相與共謀謀議利害計成而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不與謀而出師者謂不得已而應命故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之也公親會齊侯伐萊而傳以師出示例所以通卿大夫帥師者也魯既春會于曹以謀伐鄭見桓十六年夏遂起師而更從不與謀之文者厲公篡太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不與謀之例若夫盟主之令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雖或先謀皆從不與謀之例成八年晉士燮來聘且言將伐郯下云會伐郯是也按左傳之說本未可據杜氏孔氏皆曲徇其說而亦覺其辭適也通經之中行師書及者三隱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

入許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而已餘則無不書會豈與謀者止此三事乎且桓十六年春會于曹謀伐鄭也至夏伐鄭而亦書會杜氏以為諱不與謀夫既書會曹是明著其與謀之迹矣乃又諱之使從不與謀之例是自相反也况侵伐之不義者皆從實錄而不諱何獨諱其與謀之非義乎竊意凡同他國侵伐者無論其與謀不與謀皆當書會是乃合兵同事之通例耳惟入許不書伐不可言會入伐宋伐邾則以桓皆不書主名矣若亦書會嫌于公會而諱之也故止書及而已安得以三事之書及為與謀又盡以不書及者之皆非與謀乎

秋公至自伐萊

汪氏曰萊微國也伐萊特書至者竭志從人而不恤力之不足聲罪伐人而不察己之有玷兵出踰時煩民毒衆為宣公危之也

大旱

胡傳曰伐萊嚌志也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汪氏曰旱之為言悍也上之人恃亢陽之節暴虐于下則旱災應之宣公連歲事齊煩于朝聘兵戎之事故先乎伐萊而螽為災後乎伐萊而旱為虐猶不知警而重取于民蓋不至于稅畝不已也

渝關季氏曰經書大旱者二僖二十一年夏此年秋是也言大旱而雩不待言未嘗不大雩也或曰宣公非僖公之可比未必有恤民憂國之心則雖大旱而不雩者或有之觀文宣之篇並未書大雩豈皆未遇旱乎夫螽因旱起文八年書螽宣六年十三年十五年並書螽十五年又書蝝生此皆未必不旱也然而不書大雩蓋未嘗雩耳即文二年與十年兩言不雨皆以歷時總書是固無志乎民而不閔雨矣又安見其能舉雩禮哉今宣公之書大旱或亦未嘗行大雩是以不見于經故胡傳亦兼不雩以為說也要之難定其果否姑並存之以備考可矣

附左傳曰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杜氏曰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曰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

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杜氏曰黑壤晉地一名黃父
家氏曰晉自新城以來君侈而臣專政亂于內威蔑于外
伯權盡削諸侯離散楚行師中原而不敢問齊崛強東夏
而無所忌成公新立合五國之君以為此會鄭舍楚而從
晉再會于扈諸侯皆序庶幾中國之猶有伯也
孔氏曰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于時晉以讒愚
知其不與公盟公不得與非國之恥故書其同盟而顯言
不與者時公實有罪為晉所執不得與盟是公之恥故諱
而不書其盟

胡傳曰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汪氏曰成十六年會沙隨晉聽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汪氏曰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晉聽邾莒之訴公不得與盟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與于會不
與于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
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
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于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
臣為君隱子為父隱于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
文以賂免則不直在己矣
汪氏曰文公以不朝晉而見討處父之盟書其事而不書
公以諸侯之去當朝王而不當朝晉其罪未可深責也宣
公亦以朝晉而見討黑壤之盟書公而不書其事以違歲
朝齊則亦當朝晉其罪實不可追也是文公之辱其責在
晉而宣公之辱宜自責也雖然忽盟主而不事缺于朝聘
之禮特小過耳宣公簒立得罪于君父此大惡也晉人略
大惡而問小過蓋當時伯者逞其私欲唯利之求故罪其
慢己以取賂而已矣
廬陵李氏曰自文公以來晉以不朝討魯者再見矣文公
二年辱以處父之盟今年不與黃父之盟晉固可責也而
文宣之不能謹于禮以至衰敗亦有由矣就二公論文公
止辱以處父之伉而黑壤之會且諱盟不書也宣公五年

止于齊七年止于晉何以為剛哉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盟于黑壤又謂盟于黃父杜氏以為
黃父即黑壤蓋一地而二名也李彭山非之而以昭二十
五年會于黃父証之謂黃父之會是謀王室謀王室不當
在晉地黃父者其近周東境之地乎此說似亦有然但文
十七年傳謂晉侯蒐于黃父其為晉地可知且亦安知黃
父之會非在晉地而相與謀乎今但仍以傳註說而以黑
壤為黃父可也○左傳此年無秋字蓋闕文也且記此會
于冬前而日冬盟于黑壤則是秋會而冬盟矣經則書會
在冬蓋傳誤耳○文十四年新城之盟有七國至十五年

盟扈十七年會扈經不序諸侯傳則列序有蔡侯除文公不與盟會外是亦七國也今黑壤之會止五國而蔡陳與許皆不與焉晉成之伯業亦微矣此即修恩禮以來諸侯猶慊其不我從也乃竟止公而以賂免又何怪乎已會者不能保而未會者終不服哉○論宣公篡逆之罪無時可赦若徒責其不事盟主之故今既來會可以釋前憾而結新好矣晉人止公而辱之于會所謂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者也況于獲賂乃免之失尤甚矣夫衛人為晉致魯而卒不免于執辱將使魯不信晉亦不信衛且衛人無以謝魯而亦無以信晉也晉又何以主諸侯哉自此魯堅事齊

晉成衛成之卒皆不會葬或亦不無深怨于此歟○宣公被執而不書諱之也不書執又不書盟何並外事而皆諱之蓋我君既執而不得與盟何忍言其盟事哉此如文二年及晉處父盟不書公又不書公如晉者然是皆深為之諱以厭恥也然而彼猶書盟而此猶書會則亦未嘗全沒其事焉若全沒其事無以見二公與晉之實矣彼是公實與盟故可書盟而諱公此是公實與會而會時未執故可書會而並書公若夫止公之辱更甚于臣盟臣既諱公而且不書如晉事止公之事雖不書何不可並沒諸侯之盟而諱之哉○或曰以沙隨平邱之事相較此似為其有

罪也故諱之但沙隨平邱雖以無罪而不諱然亦未嘗被執耳若被執焉或亦無不諱之矣由是言之則黑壤之盟不書蓋以執止之辱甚于不見不與盟故于此焉深為之諱非為有罪故也但考其事而乃知為有罪耳按此說似亦得之但沙隨之不見公平邱之公不與盟宜與黑壤之不書盟不書公不與盟對不宜與其被執不書對也蓋沙隨平邱公無罪使公被執止可諱執不言耳未必不書盟未必不書不見公公不與盟也若公有罪既不被執而不見不與盟或亦未必不諱矣今黑壤之會公既有罪使公不被執而亦辭公之會盟則亦未必不諱若公無罪雖被

執為之諱但不書止公可矣何不可書盟于黑壤公不與盟乎經乃不然可知其為有罪故是以並沒其迹不與沙隨平邱同也由是言之凡被執者無論有罪無罪皆為之諱而不見不與盟之事則以有罪而諱之無罪而不諱此經義之較然者歟○或曰黑壤之盟不書而其盟也亦自可考而知蓋自晉文倡伯以來晉君繼世者終春秋有十君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定是也除晉頃未盟諸侯外他君無有不盟者晉成猶未失伯此豈徒會而已哉九年會扈而晉成卒是尤未得為盟者以此考之亦可知其必盟矣按此說亦殊然諸君雖皆有盟而于他會亦有不盟者

安見晉成之盟必在此會乎且使晉成能以信義諭諸侯
即不為盟尤為盛事未可必以諸君為例也要之既為君
諱則于外事之常雖沒其實固不嫌于不見矣夫惟不見
其盟而聖人之心方快何必又于他事見之諱而不盡諱
焉如此哉

八年春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以義言之宣公篡立而又不事晉今乃與于此
會也固可書至以危之以事言之公見止而不得與盟已
受危辱而今乃返不尤可書至以幸之乎僖十六年淮之
會以明年滅項故止公至九月而以會致是亦被執而書

至者也然則二事之公至自會雖與凡致會者同辭或不
與凡致會者同旨也以他會但危以義此二會兼危以事
則于其至而欣幸為尤深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彭山季氏曰黃齊地註見桓十七年盟黃下

杜氏曰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
疾還非禮也

孔氏曰下言其卒故疑有疾而還也聘禮曰賓入竟而死
遂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哀十五
年傳曰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
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

公羊傳曰其言至黃乃復何 何氏曰据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 有疾也
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
不反 何氏曰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踰疾者喪尚不當反況于疾乎

胡傳曰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
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
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戚大命隕隊絕世
于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
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

君子以為知禮 事見左傳哀十五年

何氏曰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 見昭二十三年 此不言有疾者
有疾猶不得反也

江氏曰言乃者有辱意士匄之乃還 見襄十九年 辱而合于義
者也仲遂之乃復辱而不合于義者也

渝關李氏曰晉人止公于會責其不事晉也公歸未幾而
即聘齊豈其怨晉之深而益堅于事齊耶此以後公如
齊者三大夫如齊者三而渺無一人如晉者且于扈之會
不與甚至晉成之卒亦不葬則其怨晉可見矣及晉景立
而十七年斷道之盟公乃與焉明年乃有公孫歸父之如

晉矣曰公孫敖如京師以懷己氏而返公子遂如齊以有疾而返是敖之罪視遂為尤重矣且經于敖言而復遂言乃復而字較乃字為平辭是敖之無意于至而不至又與遂之欲至而不至者不同也但二卿之罪雖有輕重之殊而其廢君命則一耳觀二復之皆不言故則可見矣○陸氏曰穀梁云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文正倒也當為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師還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士匄聞齊侯卒乃還皆不復更往故曰還事畢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黃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按此說似是而亦不然蓋復與還皆來返之義但至其地而返則曰還未至其地而返則曰復如士匄之還曷嘗畢其事但至所侵之地而即去故曰還耳若以還為不復更往豈言復者必更往乎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杜氏曰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為繹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省文從可知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

臨川吳氏曰有事者時享之常禮也先儒謂此為時祫慈溪楊氏云四時禴祠烝嘗祭羣廟禮煩乃于太祖之廟合高曾祖禰之主共祭之今按禮有一植一祫之說或分享于五廟或合享于太廟時享常事不書欲知仲遂以祭之日而卒故書

胡傳曰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于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以答之也經于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廬陵李氏曰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反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杜氏謂蒙上文是也仲遂弒君正與公子翬同當不書卒此書卒者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也有事祭也以非祭之失故不書祭名仲遂之子為公孫歸父歸父以宣十八年出奔魯人以歸父之弟仲嬰齊後之為仲氏見成十五年 李曰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嬰齊若是歸父之弟亦當稱公孫經不稱公孫而稱仲者當是歸父之從子耳

孔氏曰定五年傳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房是魯地卒于竟內故不書其地垂是齊地非魯竟故書地也

渝閣李氏曰臨川吳氏以此有事為時祫是矣何以知之以其在太廟知之也但又謂合享則書有事于太廟分享則書四時祭名此或不然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亦未書

祭名豈亦合享之謂乎蓋原祭有禘有大祫有時祫有禴祠烝嘗此皆祭享之定名也祭非其常則書祭名以識之祭得其常因事之變而書則書大事有事而已以其失不在祭也故不書祭名若四時之祭未嘗失禮而亦遭事之變未始不可書曰有事于先公但不可專言某廟某宮耳惟昭公之祭武公乃在武宮事故書有事而以武宮專言之○王氏曰當時禴祭不書禴者失不在祭也按不書祭名固為失不在祭但以此事為禴祭則不然六月非禴祭之時且禴祭當享于群宮抑豈專在太廟乎○杜氏曰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閒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衛氏難杜云

其閒有辛巳有事于太廟何得為閒無異事泰氏釋云有事于太廟是為仲遂卒起文只是一事故云閒無異事也按仲遂不言公子止是因上公子遂如齊文不必兼言閒無異事也凡一事而再見者卒各之並不為閒無異事故如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不言公孫上書公孫歸父如晉中隔公薨事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不言叔孫上書叔孫豹會晉趙武等于宋中隔衛殺甯喜衛鱄奔晉事昭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不言季孫上書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中隔公至自會蔡侯歸蔡陳侯歸陳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事凡若此者中閒雖有異

事何嘗不因上文而省言氏族乎此隔有事于太廟亦可謂異事但經之不言公子者初不問其異事之有無耳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下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也亦止書遂例與此同○生而賜氏者不獨季友與仲遂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其書字也亦猶友與遂之賜氏也以功肸之賜氏也以德要之皆私恩也○翬不書卒而遂書卒胡傳以為因事之變卒之說亦可通但春秋所以卒遂者或亦不專在此觀下文之書猶繹識其不重大臣之喪是固不以亂臣論矣豈以亂臣之卒不可書特因事變而不得不卒之耶蓋遂有大罪宣公不以為罪而反德其援立之功生

賜之氏以寵異之春秋于此亦如季友之書氏書卒者能所以著其褒亂賞惡之實是又一義也○彭山季氏曰垂魯地杜氏以為齊地非也蓋仲遂之卒與有事太廟同日必境內之地訃可及者若在齊地則訃必後于卒期其書法當如士匄侵齊至穀先書齊侯環卒後書聞齊侯卒乃還之例先儒不察遂附會魯大夫卒其境內則不書地之說豈不誤乎按此說不然魯大夫卒皆不地其書地者惟此年仲遂卒于垂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而已貍脤非魯地安可以垂為魯地乎定五年季平子卒于房房為魯地故止書卒不書地可知凡書地者皆非卒于境內

者也若以卒在齊地而訃必後期為疑抑知齊魯二國地
本相鄰仲遂之復在昔日今至于垂而地必近魯矣垂近
于魯甯不可一日而訃及耶況猶繹在明日中間已隔一
宿安知非將繹之時方聞遂卒則經一日一夜即或地遠
甯不可傳置郵而速訃之耶令但以祭卒書在同日而謂
垂非齊地則亦固矣○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垂桓元年
公會鄭伯于垂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杜氏以垂
為衛地季彭山則以為曹地以得之今仲遂卒于垂為齊
地蓋亦異地而同名者歟○彭山季氏曰有事太廟重喪
可以不訃而仲遂之卒訃不敢後期者以其有寵于宣公

也按此說亦不然禮記檀弓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
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矣但辛巳之
祀事已畢則于繹祭之前訃告及焉亦自不妨以繹禮較
輕于正祭而大臣之喪亦重事也觀孔子以猶繹為非禮
而謂卿卒不繹其重大臣也如此安有正祭畢而卿喪可
不告者乎然則仲遂之訃不後期者自是所當訃恐非以
其有寵于宣公故矣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傳曰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彭山季氏曰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朱子曰
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
之人竊意此蓋孝子不忍死其親而復以賓禮燕之耳賓
尸在堂然爾雅曰繹又祭也家語曰繹祭于祊祊在廟門
之西則復求神于外之意也

孔氏曰爾雅釋祭曰繹又祭也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
祭也天子諸侯謂之為繹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
尸按曾子問嘗禘郊社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
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祭為輕故當廢之

何氏曰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
大夫曰賓尸士曰晏尸殷曰彤周曰繹籥所吹以節舞也

吹籥而舞文舞之長

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
聲者廢其無聲者（何氏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存其心焉爾存其心
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萬入去籥以其為之變譏
之也

朱子曰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
戚文用羽籥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

齊氏曰萬入去籥樂不盡去也去樂卒事則盡去矣

杜氏曰繹之祭所以賓尸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

喪不宜作樂而不知發繹故納舞去籥惡其聲聞
汾陽朱氏曰禮大夫死為發一時之祭李曰卿喪不廢正祭或足小祀當廢之終事而聞則不繹知卿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是其
心不在于卿也萬用其無聲籥避其有聲何不掩鬼之耳
并籥而亦用之也哉
胡傳曰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汪氏曰禮弓衛太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今按君在祭不當告故衛獻公越常禮以厚其臣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
肅敬之誠于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于臣子今仲遂國
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
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彼世法家尊欲隆

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著法
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茅堂胡氏曰若專于尊君則君視臣如犬馬臣亦視君如
寇讎上下俱無恩禮則賢者退處所存者阿諛小人將有
以天下奉一人之說矣春秋書仲遂卒猶繹謂君與卿佐
為一體股肱或虧豈不隱痛仁宗以富弼母喪在殯罷春
宴韓魏公薨神宗發哀過舉數皆得春秋之法○君臣上
下繾遝壅蔽即失王以此看春秋于人倫上有無窮妙意
石氏曰禮有重輕先後之不同以祭視繹則祭為重而繹
為輕以繹視卿佐之喪則繹為輕而卿佐之喪為重有國
者當圖其稱也
高郵孫氏曰仲遂弒君之賊苟以弒逆討之則罪無所逃
矣宣公恃之得位既任之為大夫則當盡遇臣之禮卒而
猶繹萬入去籥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廬陵李氏曰遂之生不當賜氏而賜氏遂之卒不當繹而
猶繹或進或退一則謹世臣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並行
而不相悖也○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略同彼以去樂
卒事為得禮此以猶繹去籥為失禮皆記事之變也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孔氏
曰釋詁云繹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以賓敬此尸也按此說

訓繹為陳或不然正祭重于又祭正祭之所陳者尤盛未
嘗取陳義而為言也何獨于又祭言陳乎況正祭者以神
道事之又祭者以人道事之繹雖有陳焉恐不仍用昨日
之禮也又何陳其前禮之有乎竊意繹者繼也蓋繼昨日
之禮而再祭之也又或是尋繹不忘之意當以何氏孫氏
之說為正○何氏曰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是王侯
之與大夫同事而異名者也然則繹者止為賓尸計乎曰
繹是祭名非燕尸之名也此祭亦用尸雖以人道事之而
用燕饗之禮祀其先其實繹祭後則有燕禮賓其尸不可
謂繹止賓尸而不祭亦不可謂繹即賓尸禮也爾雅曰繹

又祭也家語曰繹祭于祊明是祀先之禮高宗肜日曰典
祀無豐于昵是于祀禰有獨豐焉故有此戒若肜繹止以
賓尸何為言祀言祭乎且觀繹祭而有萬舞之盛可知其
為神計也不然他廟之樂固有不用武舞者豈以賓尸而
用盛樂乎詩鳧鷖朱子以為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則
是賓尸別自有樂而亦不復用萬舞矣其詩曰鳧鷖在涇
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言公尸之燕飲而不及祭神事可知繹祭之後又別燕尸
此皆是同日行之故說者以繹為賓尸要之非無所別也
○家語高子臯曰周禮繹祭于祊祊在廟門之西揆廟門

之西當在廟門外乃詩楚茨曰祝祭于祊祀事孔明朱子
註曰祊廟門内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于
門内待賓客之處也據此說則祊又在廟門内何也宗廟
之門亦不一家語所謂廟門之西者蓋指主廟門外言朱
子所謂廟門内者蓋指廟之外門以内言也若繹祭不在
外門内則萬舞何以言入乎鳧鷖四章曰既燕于宗朱子
註曰宗廟也可知賓尸亦當在廟中者即門内待賓客之
處乎然則待賓客在此繹祭亦在此此蓋以人道事之而
再為燕饗之禮于先祖不止正祭時祝祭于祊已也○詩
簡兮呂氏詩解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

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春秋書萬入去
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
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其解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
此詩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
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
名明矣按此說甚明辨朱子詩傳亦以萬為舞之總名誠
是也乃陳氏註禮記則又不從此說其言終未可據○猶
繹言萬入是武舞文舞皆入舉其盛而總言之也有事于
武宮言籥入是文舞方入而叔弓卒舉其時而偏言之也
舉其盛者謂用全樂而但去其籥舉其時者義不繫于全

樂而以弓卒之時誌之也且去籥之籥與籥入之籥所指
亦不同去籥者止就籥管言籥入者是兼羽翟言此亦不
可不知○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籥舞方入聞卿喪而
即撤撤樂也此言萬入去籥是萬舞方入念卿喪而乃廢
籥也蓋叔弓卒正當籥入之時固當書籥入此則既書仲
遂卒于垂猶繹是已聞其喪矣若于將繹時即有去籥之
命則當書曰羽舞去籥可矣何必又誌萬舞之入乎然則
書萬入者蓋據其去籥之時言之原非無故而亦書入與
彼同也○家語曰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
門襄仲卒壬午猶繹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

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按孔子此說蓋亦就事論事姑順其
問以答之耳恐非正論其所失也使子游問及仲遂之前
事豈亦許其生賜之氏且以大夫之禮終之乎蓋仲遂殺
惡及視而立宣公此天下之大惡也公于是明正典刑以
戮其罪正大法之所當仲者今即不能乃反德其援立之
功而寵異之是已以重臣視遂不復知其有大惡矣視之
為重臣即當待以重臣之禮安有聞其卒而猶繹不循卿
喪之常典乎春秋于此蓋亦就事言之是為卿禮辨非為
仲遂辨也若論仲遂之罪即使聞喪不繹亦為不可何須
責其繹祭之尚行耶此當會于意言之表未可泥其辭而

舍大問細徒識宣公之薄遂已也因春秋之于遂事前已
隱致其辭故于此事不復論其罪而深絕之至于答子游
之問尤非正論魯事而寬仲遂之大惡也檀弓上記孔子
之說而不記子游之所問豈魯大夫之練而杖孔子果不
知其是禮否將以不知之說為定論哉家語子路問于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君
臣之分一立則于其間毫不容假故雖篡弒之君我既事
之不可于彼有二心且雖行逆我既不以為罪而任之為

股肱可不即以大臣待之乎在宣公之德遂也深固非有
意薄待之然不知卿卒不繹之禮是即薄待其卿也雖嘗
去籥以表其感何如不繹之為愈也哉然則春秋之于亂
臣不欲為之君者薄其禮可知君臣之際無可苟而已也
故有春秋而後天下之為君臣者定

戊子夫人嬴氏薨

胡傳曰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
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于是乎嫡妾亂
矣春秋于風氏凡始卒四變之則禘于太廟秦人歸襚榮
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

也敬嬴又擊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
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
于私情而非義循雖欲正可若何

啖氏曰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以著其
非

家氏曰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弒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公
于是尊其母成風為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哀姜不
終則僖亦未敢遽如此今敬嬴之事則異于是嬴以嬖妾
私事襄仲弒子赤立宣公逐嫡母歸齊而已僭夫人之位
出姜無罪為賊臣悖妾所逐不得與哀姜同例嬴與其子

弑君逆毋僭號夫人亦不得與成風偶使遇齊桓則敬嬴襄仲皆當誅而誅戮王室不競中國無伯得以肆行無忌孰知天道禍盈至是八年仲使齊死于路後八日嬴隕于魯與哀姜慶父先後殛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耳

汪氏曰春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則知哀姜為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為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直書于策讀者比事以考之雖微傳而嫡妾之分明矣

澮關李氏曰秦為嬴姓敬嬴蓋秦女也文十年秦人來歸

僖公成風之襚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或亦以其女媵而加禮耶然或鄭國亦有嬴姓者敬嬴是為鄭國女亦未可知也以妾母而用夫人之禮薨葬之春秋直書其事而與成風之薨葬無異辭所以著其欲亡之實也此雖無含賵諸事之可見而貶義具見于成風則亦可以類推也

晉師白狄伐秦

左傳曰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杜氏曰白狄狄別種故西河郡有白狄胡

彭山李氏曰白狄別為一種俗尚白衣者也在西河秦晉之間故秦晉相攻皆連白狄成十三年左傳載呂相絕秦書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當在晉西趙氏所謂介秦晉之間者也史記亦載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圁今之神木縣洛今之洛川縣皆屬延安府蓋延綏葭鄜諸州悉其地也○此趙盾當國之事也結白狄以伐秦而秦自此不敢加兵于晉者七年於憤泄矣然必于報怨而不顧自傷其類尚為能善其後乎

家氏曰不書及偶晉于狄亦狄晉耳

林氏曰白狄始見經

澮關李氏曰高氏曰殽之役書及姜戎此不言及者以傳

考之白狄為主也經先晉者不與夷狄之會中國也中國而為夷狄所帥晉之恥也按此說不然傳謂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蓋主白狄言之而屬辭如此未必白狄主此事也此時晉人約狄伐秦故狄來會其師安見晉之為役于狄乎即或白狄有恨于秦彼知晉亦怨秦故借晉力以共伐又或白狄欲寇秦晉人知之因借狄兵以舒憤俱未可知但以伯國之強大而與狄共事非為役于狄者之可比豈以白狄為主故不書及以明之哉傳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昭四年楚子某某淮夷會于申楚子某某淮夷伐吳皆

不言及大抵皆等夷之辭所以明其族類不分耳傳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戎猶為役于晉也故以殊辭別之此則華夷無所別矣安得不以等夷之辭書乎若夫先晉後狄者亦非不與夷狄之會中國而乃如此書也以貴賤論晉宜在先狄宜在後以大小論晉亦宜在先狄亦宜在後春秋之先晉後狄也自是貴賤大小之常例若謂不與夷狄之會中國將亦與中國之會夷狄乎豈以夷狄為主而用中國固不可即以中國為主而用夷狄以伐同類亦不可况以義當懷狄之伯國而用夷狄共伐其姻鄰其為不義尤甚矣春秋直書其事而罪惡自見恐非以先

後之序示法也○白狄見經者三此年晉師白狄伐秦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襄十八年白狄來是也白狄之强不及赤狄故赤狄兩侵齊（三年四年）皆為獨役而白狄則與秦晉共伐也彼以獨役侵齊而不能攘已為中國之羞况與之連兵而伐同類乎白狄之從中國以伐中國是固無足責者及其宋魯而與望國相好尤大異于赤狄之侵齊矣故赤狄見滅于晉即在宣公之世而白狄猶見于襄篇卒亦未聞其滅之也然則强暴者不能以久存彼亦何足恃也哉

楚人滅舒蓼

左傳曰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孔氏曰舒蓼一國名

張氏曰此如舒鳩舒庸蓋群舒別種非二國也

彭山李氏曰舒蓼詳見傳三年徐人取舒下文公時楚人圍巢群舒俱已服楚今必因其叛而滅之其未叛者猶存也楚自文公以來吞併近鄰小國殆盡至是又滅舒蓼其勢益强然後入陳圍鄭滅蕭伐宋恣行而莫能禦矣

趙氏曰舒近中國舒蓼滅則中國失南門矣

胡傳曰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

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强大將為中國憂而氏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慎有懷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象山陸氏曰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夷狄盛强吞併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施矣此聖人之大變也楚人滅弦滅黄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悉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淪闕李氏曰孔氏曰杜氏曰舒蓼二國名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按舒蓼本一國釋例言舒有五名而一曰舒蓼是杜氏已以舒蓼為一國矣可知此註之言二國非杜氏之誤認乃轉寫者之誤書也孔氏以為當云一國名誠是但謂與文五年滅蓼同則不然文五年經書滅蓼[六]未嘗書滅蓼也左傳謂秋滅六冬滅蓼以六蓼為兩國林氏謂六一作蓼則是滅六即滅蓼矣然此書滅舒蓼自與滅蓼有別舒蓼與蓼本二國安見其既滅于昔而又滅于今也哉○楚人滅舒蓼胡傳謂春秋書而不削者楚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陸氏曰夷狄盛強吞併小國將來其氣力以憑陵

諸夏此聖人之大憂也按此說極得重內之旨但春秋所以特書者意亦不僅在此也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若舒人有他罪又或為害于中國固在所當懲然使聖王有作將比舉舒而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舒蓼越在夷服是亦先王之所封者而其相傳已久矣彼亦有宗社彼亦有臣民其庇覆于大國之下亦欲求一日之少安耳今即或有二心毋乃楚德有闕不足以來遠而招携乎不知自反乃遽恃強以滅之絕其祀而并其土其為不仁不義甚矣春秋書此蓋惡楚人之强暴而傷小寡之不能以自存也雖在鄙國夷邦猶不忍其覆滅而特書之此

天地之心大公之德無分內外而一視之者也豈僅憂及中國而已哉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曰月三十日食

象山陸氏曰日者陽也陽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苟有食之斯為變矣食至于既變又大矣吉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李曰亦有食在朔而不言朔者隱三年己巳日食杜氏謂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曆差也

淪闕李氏曰魄月食必在望可知日食必在朔矣此年日食在晦日陸象山以為曆差是也蓋古曆雖精密而周室

既衰曆家或失其官豈曰無之然朱子詩傳曰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據此說則兼晦朔而言日食是日食亦有當在晦者恐未必然且朱子通鑑綱目多有月晦日食之文豈非後世之曆亦多差乎[說詳隱三年日食下]然則春秋于此不書晦或亦特正其差以明此日之本非晦也歟○五行志以此食為楚鄭分則其應在楚鄭固有然者然而天道甚大是凡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者莫不于此有咎焉豈僅楚鄭應之也哉況日為人君之表天王之君萬國其象日也尤明此時

諸夏衰微夷狄猖獗列國之無父無君者比比皆是而天
王既不能治且天下不知有天王視王朝不曾如小國與
無王者何以異哉然則日食而至于既正為無王之象其
所係者大矣若止視為楚鄭之分是亦不知天道者也
附錄左傳曰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杜氏曰代趙盾秋廢胥克使
趙朔佐下軍杜氏曰朔盾之子代胥克為成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左傳曰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胡傳曰成風僭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而使有二夫
人也則四眨之以正其罪今敬嬴亦僭以夫人葬以小君

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于宣公元年即以
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李曰宣夫人當是齊姜說見前曰婦有姑之詞見敬
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
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
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弒君而書即位爾
栗山陸氏曰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為之也敬嬴非嫡而僭
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子
懼蓋為是也
渝關李氏曰按敬嬴之視成風雖從同同之例然成風之
四貶亦因事以見法耳敬嬴無事可書故無以致貶然于

婦姜去氏固已因事而譏之矣若夫僭以夫人葬以小君
以其援例如成風故從實錄而不異其文是雖不貶而義
亦可推矣然則夫人姜氏雖歸于齊非以有罪被黜也乃
其僭葬不見于經豈齊人魯人皆從出與廟絕之例故于
訃音喪禮皆不舉耶如此則略嫡母而崇妾母其罪尤不
容誅矣○觀下文則此日猶未葬也未葬而書曰書葬者
葬爲要之本葬之日不可沒也要得不如此書哉○左傳
本以此日葬而柩已出矣至墓所而以雨阻故于明日克
謂旱無麻始用葛茀然此年不書旱亦不書雩是固未見
其旱也豈以去年之大旱而無麻今則麻猶未成故以葛

代之耶豳風七月之詩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
重穋禾麻菽麥據此則麻于十月方納之雖豳魯地氣不
同料亦不相遠也周正十月為夏正之八月此時麻猶未
成不必今年旱而始無麻可知左傳之言旱者是指去年
之旱言也大抵國用不素儲以致母喪而麻亦不備豈獨
天災之為難也哉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孔氏曰曲禮云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玄云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然則先近日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先卜下旬卜葬則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

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忍其親欲得早
葬故擧卜葬先遠日以証爲雨而止禮也王制云庶人葬
不爲雨止者鄭玄云
雖雨猶葬禮儀少也

何氏曰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庚寅日中而克葬者
明見日乃葬也

穀梁傳曰而緩辭也

公羊傳曰曷爲或言而或言乃 葬定公日下昃乃克葬 乃難乎而也

汪氏曰禮記孔氏正義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
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
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今考此年上書葬我小君敬嬴
而下書雨不克葬則及葬而雨也苟在廟未發則當云庚

寅葬而不云己丑葬矣

胡傳曰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
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東葬不可泯也傳
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
于終事雨不克葬著欲徵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
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

渝關李氏曰按雨不克葬左傳以爲得禮穀梁以爲非制
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
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緣人子之情則左傳爲得
據國君之勢則穀梁亦是二說將孰從曰雨不克葬雨阻
之也庚寅日中而克葬雨止而卒事也愚者因而遲期爲
得其正左傳是而穀梁則非也蓋不爲雨止庶人之制爾
潦車戴蓑笠士之禮爾因士庶雨具不備不得停柩以俟
所謂不可爲悅者此類是也若國君則分尊勢便路次之
與墓所雨具必備不慮大雨之沾濡也故俟雨止而後營
葬方可成禮苟冒雨而置親于土人子之心必有大不安
于此者是無備方可速葬有備方可停柩安得以雨不克
葬爲無備乎夫國君大喪自有定制雨具之修有可自當
預理且此時季文子當國其如晉也猶求遭喪之禮以行
恐不忽其君母之喪而不爲雨備也又宣公私其妾母尊
爲夫人其喪制必無不具豈值夏正之八月乃不慮雨而

爲之防乎雖以無麻而用葛弗其所缺者麻耳未聞雨具
之盡缺也況以萬代麻終是有弗未可因此而証雨具之
不備矣夫諸侯喪禮不同士庶其儀節必繁封閉必工尤
不得冒雨草草者如諸侯見天子既入門而遇雨則廢豈
亦天子之雨具不足乎彼諸侯之朝覲歲時有之又朝禮
之視喪事猶簡其雨具爲易備猶不以其易備而必廢也
然則送終大事揆人子之情必不欲汲汲速葬以貽後日
之悔也明矣是雖葬日已告于先人已遷于廟已祖于庭
而緣情變禮或亦不妨如叔弓卒而去樂卒事君子亦以

爲得禮何况母喪之遭變者哉又古者禁忌之說未聞雖已卜吉期無不可改蓋先王既有雨止之制即五行術數亦不能違似不必拘拘于定期也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既明而後行老子素稱知禮者亦不嫌于改期也由是言之左傳所謂卜先遠日以辟不懷可謂曲盡子情而王制所謂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者明非君公之禮是亦不得概論之矣○雨不克葬不得已也庚寅日中而克葬改期而得展禮也味經文似無譏意若譏其不當止而止則當書曰雨不葬庚寅日中乃葬不必言不克葬與克葬與○克能也此與不克納之克字同杜氏謂克成也恐不然定

十五年左傳曰雨不克襄事杜氏曰襄成也若克亦訓成豈可謂不成成事乎○高郵孫氏曰孔子葬母而壞其墓門人脩之孔子不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既明而後行蓋雨則常有可以前備而日食非常不可預知也春秋書雨不克葬蓋譏之也按此說亦不然孔子之葬母也葬既封孔子先反虞然後雨甚而防墓崩也孔子嘗爲魯司寇原非士庶之可比使于此時葬母而遇雨或亦未必葬矣意者大夫之葬親亦當遇變而遷期故老子爲柱下史其葬母也亦因日食而不行豈非遷期之無害于義乎且日食之變曆家可預知雖老子偶不知然天變無多時尚于此日止而不行若雨之久暫不可必又安知其雨時無多而輒往乎正爲雨常有而可以前備可知此時未嘗不備矣不則榑柩墓次既以無備故而不辭大雨之霑濡何不亦效士庶之禮而速葬乎○汪氏曰季文子適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宣公喪乃不豫備遇雨之具乎然潦車載蓑笠縣封葬不爲雨止皆士庶人之制而非國君之制穀梁譏不克葬而左傳以爲得禮近世名儒亦有講于此者有謂雨而無害于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驟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爲不可追之悔則左傳之說亦未爲失然權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春

秋之書將以埀法于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以雨故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按此說集用左穀說而終以此爲貶亦不然此雨必害于力役故于明日而葬之以雨故不克葬原非人之過也據經所書亦安見其爲貶乎且春秋善惡並記褒譏勸戒皆在其中此事雖亦可法要非爲其可法而乃書也○趙氏曰或謂嬴氏殺嫡立庶天譴故雨不克葬此附會之說耳葬定公亦雨不克葬豈亦天譴耶嬴氏之惡不重于文姜而文姜之葬不雨豈天亦私文姜耶其說不根甚矣按此說極是雨及天事之常不爲敬嬴故而乃雨如老子之葬母遇日食豈日食亦

為其母歟乎孔子葬母雨壞其墓尤不可謂孔子之母亦有罪也今必以此雨為天譴不亦誣乎但天道本不可測敬天者因事而加儆不得謂其於我無與也在悠悠之深者求其咎徵而不得則即以此為天譴亦不為過故有不當變而變者偶也有當變而不變者幸也天下之窮通壽夭大抵如斯甯獨此事之不然乎然則敬羸立子于殺嫡之亂定公得國于逆君之賊以天道言之自是在所當譴者故先儒之為此說亦當存之以示戒也

城平陽

彭山李氏曰平陽漢泰山郡東平陽也隋改今新泰縣見

水經洙水注蓋平陽在魯北鄙近于根牟城之以為偪根牟討也是時魯與齊睦非為備齊而去晉甚遠晉兵未有加魯者且備之亦當在西南境上也李廉疑以為備晉失之矣

高氏曰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

渝關李氏曰家氏曰左傳言水昏正而栽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水星不應昏正此謂書時非也按此說固是然上文雖有十月以下二事未必即在十月內也或者果得其時而在十一月十二月亦未可知如是則經不書月猶是城以時書之常例耳但此役雖得其時春秋書之本以重民力抑豈書時以與之乎

楚師伐陳

左傳曰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高氏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楚

汪氏曰書師書伐所以著夷狄之強而傷中國伯者之不振也

象山陸氏曰六年晉衛侵陳以其即楚之故至是楚師伐之是楚未能盡得志于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疆舒蓼及于滑汭盟吳越而還其強至矣然

猶未盡得志于陳鄭之閒當是時使中國之君臣能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遏其鋒哉

渝關李氏曰左傳言陳及晉平在此時是陳于此年方棄楚也觀去年黑壤之會陳侯不與可知六年晉衛侵陳時陳猶未從晉矣或因不與于會盟晉人將欲伐之陳乃從晉而與之平故致楚師之來伐耳然則晉楚爭強小國受困天下無王而又無伯安能得一日之晏甯哉此春秋所大憂也曰晉于此時不能救陳又不能討楚將諸侯之事晉何為乎及明年而有伐陳之役晉人之意左矣與其後日之伐陳何如此時之救陳救陳而陳不從楚何用伐為

不救陳而楚得志我又無如楚何徒罪陳人之從楚也可
乎哉然則以陳委楚而聽楚之取成而還是誰之過歟為
晉人者當亦自愧之不遑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趙盾
帥師救之猶能庇與國也今則郤缺為政代趙盾意盾于
此時非死則老矣缺既代盾而于楚師之伐陳竟不知救
缺之無能為也如是其才智又在趙盾下矣明年楚子伐
鄭缺帥師以救之急于鄭而怠于陳抑亦何以𨽾諸侯哉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汪氏曰前此五年如齊止書春後此十年如齊亦止書春
惟此年如齊書春王正月蓋所以著君朝于鄰國臣聘于

京師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不知大一統之義亦猶
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係之春王正月而上書天王崩楚
子卒下書五月公至自楚所以著其不奔天王之喪而朝
于強夷俾俟送葬而後歸其于大一統之義何如也或謂
僖公十年十五年如齊襄公八年二十一年如晉皆書春
王正月豈有他意乎吁是不然僖襄如齊晉而王室無嘉
好喪葬之事則春王正月之書乃常例也其與公如齊仲
孫蔑如京師天王崩而公在楚者異矣

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強齊無哀甚矣

渝關李氏曰宣公如齊者五四年止書秋五年十年止書
春十年夏四月如齊則因他事而月之非為如齊誌也其
所以時而不月者略之不然史氏雖簡豈以君公之行而
亦不誌月使皆誌月而亦豈嫌于贅辭乎惟此年獨書春
王正月汪氏謂因下文仲孫蔑如京師書蓋書王正以正
其罪未必無意于此歟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傳曰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
賄之

彭山季氏曰仲孫蔑公子慶父之曾孫公孫敖之孫而文

伯之子也是為孟獻子慶父者莊公之庶兄故為孟氏以
不可先嫡而字曰仲其後因氏仲孫

胡傳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
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
公享國九年于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于如
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
于周而天下皆賢之（史記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
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
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高氏曰傳言王使來徵聘信斯言也益見王室之微矣
渝關李氏曰朝聘者臣子之常禮何以徵為至于王使徵之已為失體況不徵朝而徵聘其所求于諸侯者亦輕矣孟獻子為魯賢大夫其于行聘之儀節未有不加謹者但天王謂之有禮是即以聘為禮耶抑亦以聘儀之得禮耶君即以聘為禮是不知不朝之無禮為甚也若以聘儀為得禮區區文物之末又何足稱蓋王使徵聘乃聘之而公又不朝魯人之罪大矣安可徒取其小節而略其大節之不恭也哉此時周室衰微列國稍有敬王者王即嘉賞之不置焉要之無當于懷柔之正理也□魯之于周有歷一

君歷十年而未嘗如京師者未必全無貢獻並無一人往也物薄而人微是以不見于經耳今則備物而使上卿往其禮似恭但王人不徵聘幾亦未必如京師朝如京師豈真有見于臣節之當修而自盡其禮哉況君朝齊而臣聘周輕重失宜莫此為甚魯君臣難免其咎矣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赤狄北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可以觀惠公長強凌弱矣

渝關李氏曰三年而兩被兵小弱之困于強大也甚矣越三十餘年而卒滅于齊可知齊人之所欲者萊土地也

秋取根牟

左傳曰秋取根牟言易也

汪氏曰根牟蓋小國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所取根牟地

彭山李氏曰根牟小國應邾以為附庸也若附于魯則不必取矣附于他國安有不爭者哉其為小國也明矣漢為泰山郡牟縣今泰安新泰之東嬴博之間牟汶出焉者即其西境也顏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是以為牟子國也則非矣蓋牟子城在今登州府福山縣西北三十里漢為東萊郡東牟而非根牟遠矣魯越齊萊之境而往

取之一千五百里而遠勢之所不使也且根牟與牟異名顏說誤也或根牟乃牟支庶所分而別為一國如小邾之于邾則不可知耳夫根牟則魯東北界者也杜氏以為根牟魯東界瑯琊郡陽都有牟鄉乃因漢志于陽都之下載有牟臺之言故謂牟縣在此蓋陽都屬瑯琊牟屬泰山求之水源限隔山谷是以各分所隸豈根牟界居其間水西流出魯北界者為牟汶其東境入陽都界者為牟縣歟故牟臺牟鄉之名遂因牟縣而沿及陽都之境矣至鄭漁仲又以根牟為都安邱則又以隋嘗于此置牟山縣而誤也苟盡信舊文則其義有不可通耳詳見閔八年齊人遷陽

及定十年齊人歸龜陰田下○根牟蓋屬魯小國而北界
于齊必困于強令而悖慢不共者也是時齊方善魯故聽
魯取夫小國有闕則亦彌縫之而綏以文德斯可矣必欲
邑之而盡收其租稅以入于己此何義乎故取者收奪之
名也義與成六年取鄟同

八月滕子卒

左傳曰滕昭公卒

高氏曰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卒

渝關李氏曰隱七年書滕侯卒此年書滕子卒不日不名
同而爵則異矣子于侯爵降二等蓋自桓二年滕子來朝

而已然安望其能復舊爵如本封哉成十六年文公卒書
日而亦不名自此以後成悼頃隱之卒書日書名而又書
葬以其世近而日名可考禮備而弔葬皆及故耳○隱七
年滕侯卒十一年滕侯來朝桓二年滕子來朝滕已事魯
矣自此以後不朝亦不卒蓋又轉事宋也及齊桓伯而滕
從齊宋襄暴而又從宋晉文伯而會盟征伐滕皆不與未
必不輸賦役于伯國也至文十二年昭公來朝滕又事魯
故于此焉訃喪而魯弔之大抵滕國介于宋魯之間其從
伯國也宋急圖不敢爭及晉伯衰而滕人從晉又從魯意
必于宋有闕是以宋人怨之而不免于今年之圍明年之

伐也敌伐之後滕又兼事宋故襄二十七年于宋之盟叔
孫豹曰滕宋私也昭三十二年成周之城宋仲幾曰滕吾
役也可見滕之事宋矣自此終春秋滕之諸君無不書卒
昭文而後無不書葬至于魯之襄定二公滕子皆來會葬
又可見滕之事魯矣宋魯且兩事之況于晉為伯國安有
不西向而加謹者哉明年宋師伐滕傳曰滕人恃晉而不
事宋可見滕之事晉尤謹夫以蕞爾小邦坐困于數大國
而又無道以自強則其所以不亡者亦幸耳○滕昭公以
前年世皆不可考此年昭公卒子壽立是為文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杜氏曰討齊陳

象山陸氏曰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扈之會乃為陳也

渝關李氏曰是會也陸氏以為為陳杜氏以為謀齊陳蓋
據伐陳之役似止為陳故左傳亦止曰陳侯不會然是時
齊不與晉而且為魯所依晉人于此未必不謀齊謀齊亦
所以謀魯也○黑壤之會有五國今則魯又不與僅有四
國而已晉成之伯業愈以微矣前會止公而以賂免陳宄
楚伐而不能救晉無德義及諸侯何怪乎魯轉事齊而陳
又從楚致此會之寥寥哉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彭山李氏曰荀氏荀息之後林父名晉卿也是爲桓子以其嘗將中行故又爲中行伯而氏曰中行餘見定十三年荀寅叛下

胡傳曰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

汪氏曰不能死陳而討陳晉人之失著矣

渝關李氏曰胡傳回按左氏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于自反而有禮矣按此說不然陳

人背華即夷固爲有罪然楚兵既退而晉不能救陳之所以與楚成者豈得已哉晉人無德于陳而乃爲會以待其至則已妄矣及陳人不至而遽以兵力脅之此固未見其自反而亦安得爲有禮也且夫不能制楚而徒虐從楚之屬邦亦猶不能制齊而徒辱事齊之弱主者然使當時晉侯不卒林父不還彼即果得陳成能保楚人之不爭而陳人終不渝也哉由是言之陳不足罪晉不足與未可謂春秋與晉而罪陳也○杜氏曰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孔氏曰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彼註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彼以師屬晉而經書其師此全不書者彼雖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衆故稱師耳此則全無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按此說亦不然城濮之戰諸國兵衆與此不同彼時未必有宋公未必非卿將然而經皆書師者著其强也此則以兵付晉豈無將兵之人但以師少將微而春秋略之抑亦所以專責晉也如戰于城濮陳蔡不書以其一于楚而不能爲之別也此則將微師少而俱統于林父何必別其某師某師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杜氏曰扈鄭地卒于竟外故書地九月無辛酉日誤

汪氏曰諸侯卒于師曰師曹伯廬及負芻是也卒于會曰會杞伯成是也卒于他國則如許男甯蔡侯東國卒于楚吳子遏卒于巢是也卒于封內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鄵宋公佐卒于曲棘是也晉成公不言卒于會蓋會禮已畢故不言會爾

渝關李氏曰春秋詳內略外魯君雖薨于內而必誌其地外君必卒于外而後記其所若夫他君卒而不地者以在竟內故不書不必皆路寢也范氏曰諸侯卒于路寢則不地豈其然乎○晉成公在位七年卒子孺立是爲景公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彭山李氏曰衛成公初年向楚失國出奔君臣交訟兄弟相殘此孔子所謂邦無道之時而甯俞以沉晦全其身者也及復國以來帝丘再遷抑狄抗晉國勢浸興境內既安息爭修睦自伐沈之後以至于終身諸侯之事無役不從此皆用甯俞之效也于是為邦有道矣孰謂衛成公非賢君哉

胡傳曰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

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何氏曰晉成公不書葬者篡也衛成公不書葬者殺公子瑕也）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渝關李氏曰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已而三君之卒魯皆會葬胡傳謂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今以黑壤之辱不會二君之葬古道泯矣是時魯堅事齊或亦恐為齊人之所忌故與二國絕乎如是則不能自强至于畏鄰之威而失禮于兄弟之國尤可見其無能為也已。衛成公在位三十五年卒子速立是為穆公

宋人圍滕

左傳曰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渝關李氏曰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善其得禮今不惟不能聞喪而止乃反因喪而圍之此實不仁不義之甚者也經故稱人以貶之明年再伐滕不待貶矣故特稱師以著其强焉李彭山謂此亦無待于貶則宋人云者猶是大夫之恒辭耳此則書圍而師

可知彼則動衆而師為重故此不稱師而特稱人彼不稱人而特稱師皆不待貶而罪自見者也二說皆可通故並存之。即此伐喪一事已不足以服滕之心何論他事之陵侮哉是以滕人被圍終不屈服以致明年宋師之再伐可見滕之惡宋實深矣不獨善于守國而已也

楚子伐鄭

左傳曰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杜氏曰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此年伐鄭不以黑壤與伐追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

大全曰自是晉楚交伐鄭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

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四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中華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按此說殊不盡然經于楚兵或稱人或稱爵大

抵皆實錄耳大夫將稱人稱人非貶辭也君將稱爵稱爵非與辭也以其不足與而又無待于貶故皆以實書耳以三年之書人書侵為罪之是必楚子果親伐經特書人書侵以示貶然後可使非君將又非致伐何可以彼為貶辭且如彼說使有事在可與者本非楚子之親將豈亦可書爵以示褒乎若夫四年之伐鄭猶是猾夏之常非為討歸生也自非與之而又書爵五年又伐鄭本非君將而傳言楚子蓋傳誤耳經書人者是亦大夫之恒辭安得以為再貶之乎然則此伐之稱爵以為書重非與之誠有然者但稱爵非與辭豈獨此役為然哉姑以宣篤考之元年楚子

侵陳遂侵宋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四年楚子伐鄭此年楚子伐鄭十年楚子伐鄭十一年楚子入陳十二年楚子圍鄭楚子滅蕭十三年楚子伐宋十四年楚子圍宋凡若此者並以爵書蓋皆誌其親將之實非與之也若于此役謂因下書救鄭知其非與之然則除元年趙盾救陳此年郤缺救鄭外他事並無書救者亦皆稱楚子豈亦可謂皆與之乎夫春秋書法雖以一字為褒貶而在兵事之常義不盡繫於此即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夏之辨亦不在此而見義也已○彭山李氏曰楚子伐鄭或稱人或稱爵先儒以人為罪之爵為與之則例有難盡通者不得不曲為之

說矣殊不知微者稱人君將稱子例之常也至于救與不救乃皆紀實聖人豈容以己意加筆削于其間乎按此說不敢罪之與之之例良是但以稱人為微者則亦不然稱人者大夫之恒辭至成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然後楚將書名氏而並書帥師間亦仍有稱人者亦非皆微者也至于救與不救謂為紀實以論中國之救兵則可若在外夷之救固有或書或不書者以為聖人皆無意焉抑豈為通論乎

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傳曰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

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杜氏曰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中有楚子入鄭之禍）

象山陸氏曰郤缺救鄭猶未忘文公之伯業春秋蓋善之

汪氏曰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李氏曰亦未必盡然說見後）救者善則伐者之罪著矣

黄氏曰晉成方幸楚衆隙而伐鄭晉景方立而未能伯雖郤缺救之亦難保鄭人之不背也是以十一年辰陵之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

瑜關李氏曰郤缺者郤芮之子也郤芮即冀芮欲殺文公秦伯誘而殺之臼季舉缺賢文公以為下軍大夫襄公

時又以一命命缺為卿復與之冀去年成公乃使為政代趙盾然則文公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穀與溱皆郤氏之族未知為芮缺何人也○楚子伐鄭蓋亦因晉之喪而來爭其與國耳晉人于此亦不顧喪而往救之其亦出其不意之謀乎然去年楚師伐陳而晉不救至此而景公初立郤缺出師晉君臣亦可謂有為矣惜乎鄭卒不保而晉楚交爭鄭伯與楚子相為辰陵之盟晉且為鄭而敗績于邲楚愈不可制矣○鄭人去夷即華而被楚伐自是所當救晉人雖在新喪而急于拯患不為不義春秋深為中國憂未嘗不善其救也乃陳人從楚荀林父帥師伐陳而春秋譏之者既不救陳于前又不以德綏而徒以威脅則非義矣由是觀之可知聖人所以急中國保天下之道矣○

汪氏曰五年晉荀林父救鄭經不書者以是時鄭方有弑君之亂所當討而不當救故不書救今此書郤缺之救據明年傳載鄭討歸生之罪斲其棺而逐其族蓋此時歸生已斃矣故書救以與晉也按此說不然五年林父救鄭不書者或傳誤或方出師而楚人已去又或實救而未告俱未可知必非以不當救而春秋削之也彼雖救其不當救亦當書之以示譏如王人子突救衛曷嘗是取其救豈必凡書救者皆善之以不善之而不書救哉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曰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彭山季氏曰洩氏也鄭大夫有洩駕亦以洩為氏冶名也○陳靈公淫于夏姬而寵任其子徵舒此致亂之道也洩冶直諫不能用而反殺之不君甚矣靈公之所以不保其身者已兆于此矣

劉氏曰洩冶信能諫其君然而非大臣之操也所謂大臣

者必潔其身于進退之始不可入焉則止矣今陳侯君臣之淫非一歲之積洩冶猶安其朝至不勝其欲而大亂發男女之節然後言之則其從君于昏多矣孔氏曰洩冶之于靈公其在平日或亦未必無言然雖言之而不納冶亦姑聽其所為矣謂之從君于昏亦無不可夫謂之從則具臣也居大臣之位而為具臣之操過而見殺未為不幸也且陳侯之淫舉國皆惡之不獨洩冶知之然則非能知君淫之為賢以能止君淫之為賢也非能言國亂之為智以能去國亂之為智也

張氏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方靈公君臣驅馳株林之時冶知其不可諫潔身而去可矣至于褻慢朝廷衷服

而戲則立于其朝者雖欲默而不可得矣失于不能知幾而早辨也

汪氏曰洩冶之失在于不能蚤諫以蓄止其君之惡然其捐生盡言未可深責苟皆為辟禍之計則忠言不入于耳淫虐之君無所不至其禍不可勝言矣文定于徵舒弑君之傳曰忠莫顯于身見殺而其言驗其所以許冶者何如哉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胡傳曰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擅之罪矣按此二說皆非也晉殺里克衛殺元咺皆稱國豈可謂無罪皆稱大夫豈可謂不失官守乎蓋稱國者大臣亦與有責焉稱大夫者大夫不得而專殺也○大夫見殺例當書名蓋書大夫之事不得不書名以誌其實其不名者史失之耳必于其間分有罪無罪之異而謂賤之則名貴之則不名遂于無罪而名者又立義繫于名之論胡傳曰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于名而書其名者也或且于無罪中強求其過杜氏曰洩冶直諫于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大抵皆曲說也夫春秋之義以殺大夫為重義係于殺大夫無論其有罪無罪皆可書名惟考其事而後有罪與無罪乃得而見焉其殺有罪者惡其專也殺無罪

者不惟惡其專而且譏其濫也其本有罪而殺之不當其罪者亦不惟惡其專而且譏其私也此殺大夫之大凡也○胡傳曰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以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于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按此說之論大義是矣以論春秋書法殊不然春秋名洩冶自是大夫書名之常例又何疑于無褒詞乎高哀之奔書子文之誤也公弟肸之卒稱

叔生賜之氏也在二子原不為褒詞安得以此例之而謂
洩冶之書名非褒乎冶雖以諫而死誠不如高哀之去叔
肸之隱然其盡言無隱既不愧乎史魚之直豈必猜獻如
比干然後為春秋之所嘉者哉○滄起朱氏曰左傳引孔
子無自立辟之言家語記孔子以比干律冶而曰位在大
夫無骨肉之親比皆非孔子之言也夫君臣之義夫子所
最嚴也冶未嘗擯于陳而責其不去豈聖人之義哉訓文定
不察其理而因仍附會誤矣按此說亦不然靈公之宣淫
已久冶必有屢諫不聽而見疎于君者此時即有可去之
理若必待顯加擯斥而後去見幾之義謂何家語所記無
骨肉之親即孟子異姓之卿之謂至于無自立辟云蓋
亦偶引詩詞以傷其過豈曰無之且家語孔子之言乃答子
貢之問以子貢疑其為仁故有此說未可據為洩冶之定
衡也如或人疑管仲為儉孔子以為不儉或人疑管仲為
知禮孔子以為不知禮子路子貢皆疑管仲為未仁孔子
皆以為仁蓋皆微顯闡幽補偏救過之旨必合觀之然後
乃見其全理固不可以其斥之而盡以為非亦不可以其
許之而盡以為是也然則洩冶之說意亦如是固不可以
孔子之論而專責其死諫抑豈可以死諫之忠而疑孔子
無此言哉

春秋輯傳辨疑卷四十二

渝關 李集鳳 翙升

十年春公如齊

汪氏曰公至是四朝齊矣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曰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杜氏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

胡傳曰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恩遺
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或謂濟西田魯之本封
故書我則誤矣

汪氏曰齊人歸地者三鄆讙龜陰之田孔子以禮化強暴
齊景心服而歸之見定十年讙及闡以哀公悔過遷善歸邾子
益于邾故齊悼歸其二邑見哀八年惟此濟西之田宣公踰禮
以悅齊齊惠喜于媚己而歸其田于魯一出于相與之私
故書歸我我者私己之謂也不惟異于聖人之行王道其
比哀公之改過亦不可同日語矣

渝關李氏曰或謂濟西田以吾故物而稱我必不然也此
田原非魯本封何得繫之于我況元年齊人取濟西田不
書我豈于歸田之書我謂為故物之義乎然則我者私己

之謂如詩言詒我彤管投我以木瓜之我此田特書曰歸
我而彼此相昵之情具見矣○汪氏曰鄆讙龜陰之田書
曰來歸來辭美辭也讙及闡書曰歸歸者順辭也按凡言
歸與來歸皆順辭考其實而是非乃可見齊人之歸鄆讙
龜陰田其事雖美非為美之而書來也不然隱八年鄭伯
使宛來歸祊來歸之文與彼無異豈亦為美辭乎以有專
使故言來無事曲說為也○張氏曰不言來者請而得之
也按此說亦非也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言來
豈亦請而得之乎襄八年齊人歸讙及闡亦非為其有請
故而不言來也今以為請而得之不唯于書法不合且亦

未得其事情矣○家氏曰天道十年而一周人事十年則
一變桓之篡隱歷十年而無討春秋于是歲始書王以正
之今宣之篡亦至此十年天王無討方伯不問齊人忽以
賂田來歸蓋以十年之久天理必復齊人知罪之所在而
自舉本田以復于魯也按此說亦必不然果如此說則是
齊人有悔過遷善之美必將絕其好而討其罪豈但歸田
而已乎今考左傳之言情由甚明且以觀春秋之所書魯
之所以事齊者過于事天子則其悅魯而歸田也又何疑
乎夷齊人之黨惡初猶汲于利終則悅其非禮之禮而且
以利還也情益篤黨益堅矣此乃齊人之益總其惡要見

天理之克復乎○濟西之田昔以賂齊今又歸魯田則如
故也而公之取羞良多矣始以求援而畀之繼以私愛而
復之知義禮者不為也齊侯見利而忘義徇私而廢公一
取一歸于奪任意寧復知篡逆之不可縱也哉此事觀之
而罪可見矣○五年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今也公亦如齊而歸我濟西田安知非得高固為之助乎
然齊人歸田于魯雖為其婿已故感亦所以堅魯之心使
不忍背已而從晉也此時晉之君臣方欲圖齊魯則齊人
之歸田結魯抑豈無意于此乎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杜氏曰不書朔官失之
何氏曰與八年食既應同事重故累食
渝關李氏曰范氏曰穀梁傳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則
此丙辰晦之日也已已在晦日之下五月之上推尋義例
當是閏月矣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言閏承前
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自繫前月之下蓋史策常法
文有定例閏有常體無嫌不明哀五年公羊傳曰閏月不
書此何以書推此言之則春秋固有在閏月而不冠以閏者
矣至于閏月不告月猶朔于廟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
無以言其事故書見變禮按此說論閏月不書之義極是

若此年日食果在四月晦則此說誠得之矣但杜氏每以長歷推經傳亦必于此詳推之矣今杜氏曰不書朔官失之是此食未嘗在晦也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氏謂是二月朔然則言日不言朔者豈皆晦食之謂乎此食不在晦則此月之非閏月可知矣

己巳齊侯元卒

渝關李氏曰齊惠公者桓公之子而懿公之兄也商人弒舍而讓元元不肯取卒至商人被弒而得立而其子孫猶數傳焉是桓公之國統至惠公而乃定也彼他公子之以篡弒得國者徒爲惠公剪除地耳或及其子或及其身而

皆不能免則亦何利之有哉○齊惠公在位十年卒子無野立是爲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曰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安氏曰是歲至杼弒君蓋五十二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爲人所畏疑非杼之身或其父但不可考尔

公羊傳曰崔氏者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何氏曰據齊高無咎出奔名聚也爲聚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彭山季氏曰崔氏食邑于崔出自丁公齊世家也

汪氏曰僖二十八年傳紀崔夭會戰城濮則世襲大夫可知矣且崔氏乃丁公之子孫迨今五百年苟非世大夫安能長有後于齊國乎

孫氏曰東遷之後天子諸侯之大夫皆世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書崔氏譏諸侯大夫

高郵孫氏曰自隱至昭二百年而尹氏世執周政故卒有子朝之難而專廢立之權自宣至襄五十餘年崔氏世爲齊大夫故卒有弒君之禍也春秋之時尊莫如周强莫如齊而世卿之禍如此此聖人于尹崔書氏而深以爲戒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

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劉氏非之曰齊雖告以族春秋固當正之若曰崔杼無罪則欒盈亦無罪何以不曰欒氏出奔耶按劉氏不取非罪之說是矣但侯國之告奔者既有稱名之例安知崔氏之奔衛非亦稱名以告而春秋特書其族耶如必告以族而春秋乃書族無以見書法之義旨矣彭山季氏曰或曰氏當作夭蓋字之誤也按此說不然崔氏或即崔夭然而書法稱氏必非夭字之誤春秋既有書氏之例何獨於此而疑之穀梁傳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按此說亦非也隱三年尹氏卒豈其合族皆卒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豈亦合族同

立之乎且武氏亦世卿隱三年經書武氏子來求賻若崔
氏合族被逐抑豈不書崔氏之族出奔乎以此知經書崔
氏必是一人因世族為大夫故春秋書氏以為世卿戒夫
稱華孫以識亂賊之後書崔氏以著亂賊之端其旨微矣
○汪氏曰崔杼之奔蓋如陳文子之出不久而復返也按
崔氏未必即崔杼此或崔杼之祖若父耳若是其祖父彼
後日之返與不返固未可知或者崔氏即逐齊又為之別
立後是以崔杼得執政也如魯之公子慶父公孫敖公孫
歸父等皆曾出奔而皆有後豈必出而復返始能繼世而
不絕乎○胡傳曰按左氏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逼

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謂崔杼
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彊于此舉氏辨之早也其
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
氏稱世卿而附益之于此亦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
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按此說以書崔氏為以族
奔即穀梁舉族而出之之義又取許翰說謂以宗彊而
舉氏要皆非經旨也若公羊所謂譏世卿者本無可疑自
當與尹氏武氏之例一視之乃反疑為門弟子所附益失
傳意矣○凡書氏者譏世卿也春秋之世列國多世卿何獨
于周齊特譏之耶周齊之世卿亦多矣何獨于尹崔稱氏

乎曰此于世卿之專權最著者因事而垂戒聖人何容心
焉此義明而凡當時之為世卿者則亦因是可推矣安能
一一而徧譏之乎○君方在殯而即逐君之所寵是幸君
之卒也可謂之無君若除國患而勢不容緩亦所不妨恐
高國諸人大抵為其私謀耳安能免于無君之罪哉○人
臣之義無以寵利居成功況于恃君之寵而驕恣弄權者
乎城狐社鼠自幸得依一旦城社覆而窮身無所固其宜
也人臣鑒此亦可自擇其所安矣

公如齊

左傳曰公如齊奔喪

杜氏曰公親奔喪非禮也

薛氏曰行不以禮而源源不已何公之不憚繁也

林氏曰公如齊止此

渝關李氏曰莊公之如齊也凡納幣覲社逆女皆書其事
宣公此年兩如齊皆以不書問疾與奔喪問疾奔喪不可
言也所以為君諱也杜氏曰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
不言其事史之常也以是為史之常而春秋之義隱矣

五月公至自齊

胡傳曰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李曰此必是覲問惠公疾非為朝也安有去年春既朝而今年春又朝者乎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

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會欲行郊禮而汲汲于
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
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即人欲滅
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王氏曰禮諸侯卒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公之于齊非
有服也而親奔其喪諂諛甚矣以諂事齊不明禮之當否
有取危之道故春夏而如皆致之
汪氏曰魯君親往奔喪送葬者三春秋于此年書齊侯元
卒公如齊公至自齊于成十年書晉侯獳卒公如晉明年
三月公至自晉襄二十八年書公如楚楚子昭卒明年正

月公在楚五月公至自楚雖不言奔喪送葬而其實略然
矣春秋凡十有二王惟叔孫得臣叔鞅送襄景之葬公孫
敖奔襄王喪而不至（李氏曰公孫敖如京師當是弔喪非奔喪也）魯之不知所尊
至于此極他何望焉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
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杜氏曰靈公即位于今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盖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
奔楚
彭山李氏曰夏氏徵舒名陳國卿也

胡傳曰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弒何也禍
莫大于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于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
所為不憚斧鉞盡言于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于夏徵
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
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
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
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
民故稱大夫以弒者非經意矣
家氏曰陳靈公朋淫殺諫而弒者以氏名書蓋不著徵舒
氏名無以見禍亂之所從生討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

張氏曰古人以禮為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侍
有居處出入之奉有廉恥羞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
矣何至驅馳于株林以為樂哉洩冶之諫夏南之詩皆以
其捨人道而躬為禽獸之行也考之外傳前年單子如楚
過陳時洩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
冠以淫于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于三年之
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所書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
之主而自儕于閭巷小人所不為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汪氏曰禮稱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
為謔註者謂陳靈公數如夏氏以取弒焉夫人君之舉動

尚謹于嫌疑之際而不可輕也况可紊男女之別恣爲獸
之行其不爲朱温之萬段者幾希矣
渝關李氏曰徵舒爲陳國之大夫靈公何以得淫其母或
者非既爲卿而乃淫之盖既淫于其母而乃陟之爲卿也
如是則以母淫而博高位邀厚寵其人愈不足道矣不則
既爲卿而乃淫之是列卿佐之班而不能幹母之蠱閑君
之邪乃聽其君之戲于朝而謔于家也彼亦安能逭其罪
乎至此而手弑其君陳之臣子無如之何盖其權勢亦盛
矣經于弑君直斥其氏名所以誅其從昏怙势以亂始而
以亂終之大罪以爲人臣戒安可謂其因亂爲亂罪猶不

在于彼也哉若夫胡傳之說所謂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
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者又是一義似于誅亂之
意稍緩然究亂本而治君身經亦未嘗無此意也此于君
道甚有補故並存之○陳靈公在位十五年弑子午立是
爲成公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曰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胡傳曰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
大國爵上公伯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雖有弑逆不能
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故特稱師以
著其罪而汲汲于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家氏曰宋鮑開晉之多故而用師于滕圍之未服又從而
伐之未必無宋襄執嬰齊之心襄且不能有成而况于鮑
乎春秋書之所以貶之也
梁山陸氏曰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伐滕
陵蔑小弱以逞所欲尔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晉
之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故而有
關于宋歟宋亦何義而責滕之事已大當字小恤其不及
焉可也去年因其喪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爲陵
蔑小弱以逞所欲明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朝魯侯而請討

之前月陳方以弑君告宋爲隣邦不知此何時耶而卑卑
焉興師伐滕以逞所欲尚得爲有人心者乎
渝關李氏曰去年乘滕之喪而圍滕已貶而稱人今又動
衆而伐之不必再貶矣故特稱師以著其恃強陵弱之罪
然則不討陳賊而徒虐無罪之小邦何以不加貶也曰春
秋雖切于討賊必不以討賊之義望賊人宋人弑君而立
鮑鮑與宋人皆賊也宋賊未討而自忘其爲賊又烏知陳
賊之當討哉况當邪說盛行之日必以國君無道自當見
殺于其臣以是而寬臣之罪者有之經書宋師伐滕于徵
舒弑君之下以見賊兵悉力以虐小而漠然無與于隣賊

若不知隣國之有賊者然雖其播惡無已時蓋亦積習之
常而賊不惡賊有如此豈不深可悼也哉○魯桓弒隱而
自立經于桓公之篇不書大夫並不書師以為舉國皆無
人也以是推之宋君被弒而立鮑宋國亦皆無人矣乃于
宋之圍滕書人代滕書師者雖云彼義已明可以類推或
亦以宋人弒君而舉國皆賊不僅罪其不能討賊而又君
之也如公子翬同與弒隱而桓篇不沒其名氏安知宋之
稱人稱師非亦如翬類而各見者乎○或曰文十六年經
書宋人弒君鮑雖亦在其中原非鮑之所專弒也鮑既非
首惡何不可以討賊之義望鮑乎曰非此之謂也鮑圖君

位者已久則以弒君而得立是即為首惡矣安得以弒君
之不書主名而輕其罪哉但其君宋已十二年苟能改心
悔過知亂賊之必不可容而于此焉興師討陳未必非春
秋之所與者故先儒責其不伐陳而伐滕而以稱師為著
其罪其說亦不為過故並存之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傳曰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
其位而又以濟西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于
屈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
闕然莫之供也比事書辭義自見矣

汪氏曰春秋以卿會葬惟襄王景王晉之襄平昭公此年
齊惠哀五年齊景及宋平滕成九見而已天子之喪動天
下屬諸侯遣卿送葬夫亦亡于禮者之禮耳晉之諸君猶
曰伯國也齊惠之葬乃宣公所以報私恩而宋平則意如
所以厚私姻也若滕則其君嘗會葬于魯矣當時諸侯慢
于至尊而謹于強大莫不皆然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印
段實往王吏不討子大叔反以為口實積習所致可勝歎
哉

彭山季氏曰歸父字子家其後為子家氏○齊惠公卒三
月耳而葬太速者必以孝昭懿惠凡弟相及國內舉從有

爭也觀崔氏見逐于君終之際而嗣子稱侯于未踰年之
前則必有故而倉卒即位以治喪矣義與成四年鄭襄葬
速同

瀹關李氏曰公孫歸父者仲遂之子而貴戚之卿也會葬
不必使卿而使卿抑豈無他卿之可使者而必使歸父往
何也宣公德齊惠之助已故使卿會葬德仲遂之立已而
寵其子且以遂嘗昵于齊因使其子昵之大抵皆私也觀
歸父者不能蓋前人之愆而且有以繼其事未必不以出
使為榮矣抑豈能知臣子之義者哉○齊歷春秋凡十五
君僖襄桓孝昭舍君名無謚也懿惠頃靈莊景安卽安孺子荼悼簡

是也其書葬者九君而已前乎此者僖公五月而葬襄公遇弒賊已討因糾與小白之爭九月而葬桓公亦九月而葬亦為羣公子爭立故孝公三月而葬昭公卒甫及五月而舍遇弒不書葬者以亂故魯不會也舍與懿公皆遇弒賊皆未討故不書葬後乎此者頃公五月而葬靈公卒在七月葬在冬亦五月而葬也莊公遇弒賊未討不書葬景公卒在九月葬在冬閏月若閏十二月是為五月而葬或以為閏十月則亦三月而葬矣安孺子遇弒賊未討亦不書葬悼公亦二月而葬簡公遇弒在春秋後今惠公三月而葬固乎前此之孝公後此之悼公然則齊君之速葬本非定例非以其有故而然耶至于頃公之立猶未踰年而于國佐之使聘即稱侯亦如舍之被弒亦未踰年而稱君也所以然者蓋欲早正君位以定亂耳然而皆非禮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象山陸氏曰諸侯之師伐鄭而稱人貶也晉楚爭鄭為日久矣春秋嘗欲晉之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為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亦其勢然也今晉不能庇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弒君之賊晉不能告之天王聲罪致討而

乃汲汲于爭鄭是所謂禮義者滅矣其罪可勝誅哉書人以貶聖人于是絕晉望矣

家氏曰人四國所以罪晉也桓文所以得諸侯以其內獎王室外攘荊楚救災恤患汲汲焉躬天下之難諸侯有所恃外夷有所畏是以得成伯業自晉襄沒靈成景皆不克負荷而楚莊日以強盛北向而爭諸侯侵陳侵宋侵鄭伐鄭觀兵周疆將逞其所大欲晉人僅出偏師畏縮不敢犯荊楚之鋒惟伺其去釋恨于小國今又討鄭縱能服之豈保楚之不再出乎夫剪篡鋤兇伯政之最先自趙盾為政宋齊魯皆弒其君盾內有所慊置而不問今郤缺為政又不能治侯國之賊其君者乃幸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遺楚遂使夷國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伯自是愈衰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諸侯之師伐鄭亦師而大夫在其中諸侯未嘗行也如此年冬傳謂諸侯之師戍鄭亦非諸侯親戍之也又文十七年傳謂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而宣元年傳曰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所謂諸侯之師者即指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書皆大夫也而經皆貶稱人可知此年之伐鄭傳謂諸侯之師亦是列國之大夫耳大夫帥師而貶稱人與文二年伐秦三年伐沈九年救鄭十七年伐宋宣元年

伐鄭二年侵鄭十二年盟清丘皆貶大夫而人之者無以異以此時政在大夫故責大夫有獨切也若此伐果諸侯經必直列其爵而不復加貶矣蓋此時列國之弒君者不一而于諸侯之會盟侵伐未嘗貶稱人也此亦何須貶之以見義乎曰鄭靈之被弒也晉無問罪之師于今六載而歸生猶如故但以其即楚之故特聯三國同伐之可謂義乎況是時陳靈又被弒正當聲罪致討務殄元兇而定新君之位陳必服而鄭亦望風歸命矣不知出此乃釋陳賊而不問徒加兵于鄭而問其不得已而從楚之罪稍有知識者恐不若是之悖也故于諸大夫特貶而人之貶四國

者所以均其罪而與宋人同役尤為春秋之所惡也夫○胡傳曰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于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于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按此說引左傳而去之師二字是以此役為諸侯失其實矣且此時政在大夫故于大夫切責之今以此役為諸侯而加貶焉是尤不知切責大夫之旨也況鄭人何嘗無罪去年楚子伐鄭晉郤缺救之今乃舍晉而與楚平鄭罪可知矣但論王者顯比之道則當原其不得已之情而寬其罪于此而連兵伐之其所求于鄭者亦褊矣故謂其不以德綏而用力爭晉亦無愈于楚者其說良是但春秋所以貶諸卿者意不僅在此為其不討陳賊而徒伐鄭以是為可貶耳胡傳止就伐鄭一端論不已疎乎至于楚罪自不可滅以為自是責楚益輕者是見此冬楚子伐鄭而稱爵故云然不知稱爵本實錄其罪無待于貶而非責彼之輕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傳曰秋劉康公來報聘

杜氏曰王季子食采于劉即劉康公也來報去年孟獻子之聘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

何氏曰子者王子先王之季子也

陳氏曰自頃王而下王室無聘魯者于是再聘而王季子實來則已尊矣

胡傳曰王有特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切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

汪氏曰宣公簡慢于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其罪應誅定

王始則徵聘于魯中則厚賄于仲孫終則命貴弟報聘是猶為人父而不責子之狠傲乃三揖于定省之常禮而德色于借糭之微恩也宣公既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故來求之書止于文公來聘之書止于宣公錫命之書止于成公非削之而不紀蓋王命不足為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于諸侯耳翠冢百有餘年而石尚以歸脤錄自是天王之名號不見于經矣

渝關李氏曰按王季子杜氏謂字季子范氏謂子者人之貴稱然據閔元年季子來歸則季為字子不為字據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既書其名則子不可為貴稱耳

玩經文是因王之子而乃書王也若不為王之子則稱字與呼人之貴稱而冠之以王有何義乎然則王季子者自是王之季子猶先王少男之謂耳但繫王子虎王子瑕王子猛王子朝皆王子二字連文今王季子何不亦如此類而乃書季于子上也曰稱名者可書王子而繫名于子下既不稱名何必亦拘此例故王札子名在子上先儒皆以為誤而此獨不可謂誤也此即書曰王子季未為不可而經不然是必有說于此矣陟岵之詩云母曰嗟予季行役朱子曰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然則男子而或過情者豈無偏私于少子者哉此書王季子是乃先王之所私愛者也惟先王私愛其季子故當時以王季子目之而經亦云然所以明其為貴寵耳何氏乃謂天子不言子弟故變其文然則虎瑕猛朝之書王子天王殺其弟佞夫何嘗不言子弟何皆不變其文乎○彭山季氏曰王季子王之母弟也亦當稱王子季誤倒季字于子上如王子札之為王札子耳果如王季子之云則似今王少子之稱然而定王嗣位至此纔八年未必即有少子能奉使也而況稱子以字其義何居耶按此說不然王札子固為王子札之誤以其稱名不可冠名于子上也此言王季子于義可通何疑于誤若以今王之少子為嫌然則凡稱王子

與公子者何不嫌于時君之子耶又如夫人之稱無論君配與君母及君之妾母與祖妾母皆無異文何不嫌于時君之夫人耶況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天王殺其弟佞夫主時君而言皆以其弟為文若季子是定王之子則亦當書使其季子來聘不必又加一王字矣今既加一王字而不言其季子其非今王之子甚明且夫稱子以季者猶如伯凡叔父之類季雖為字亦與貴稱字者不同是固無謬于義者也而況義繫于私愛則其稱季子不為無意安可不思其義而槩以為誤也耶○公羊傳曰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按王子本貴必

謂貴以母弟則不然使如彼說則凡稱王子而非母弟者
獨不貴乎此說果是母弟未可知但謂以母弟故而稱王
季子恐非示人以公之義故母弟之說程子嘗不取焉且
使王以母弟而私愛之當如弟年來聘弟語來盟之書弟
而後可經亦何獨不然乎然則王季子云者當是先王之
愛子愛在先王尤無關于母弟之義此不可以母弟論也
明矣王季子者劉康公也昭定之篇屢書劉子又書劉卷
卒葬劉文公蚤即季子之後歟○宣公以篡得國而又擅
立天討不加而反聘焉悖亦甚矣然渠伯聘桓公冢宰書
名榮叔錫桓公命王不稱天惟前後各貶之故桓五年天

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可以無貶耳今王季子來聘前後既
未見法乃于此焉君臣俱無貶辭何也篡與弒罪有輕重
且殺惡及視者敬嬴仲遂實為之公未與其事也故于此
聘不加貶而特直書以著其非若夫擅立而王不問猶是
當時之常事耳他聘皆不貶此亦可以無貶矣○按國語
劉康公之論魯臣者詳矣已而季孟皆長世宣公薨公孫
歸父即奔齊是不及二君成十六年叔孫僑如亦奔齊是
不及三君康公之言果驗可不謂智乎且其所謂為臣必
臣為君必君云云自是正論惜其于君臣之義猶覺未明
也蓋王禮不供尊于是乎不臣王法不立王于是乎不君

康公身為王臣不能正君以正天下乃御君命而報聘于
不臣之侯國亦可謂之君不君而臣不臣者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張氏曰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山之地為邾
魯二國之境

孔氏曰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繹則繹為邾之都矣更別
有繹邑今魯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繹山為名蓋近在
邾都之旁耳

彭山季氏曰繹邾邑之近魯者杜氏曰魯國鄒縣北有繹
山考之一統志繹山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以為邾文公

卜遷于繹處則為邾都當距魯稍遠而不可以為非繹矣
故鄭漁仲曰邾魯之間繹山多矣邾文公遷繹是邾都也
非此繹也

高氏曰自文公時邾魯有隙宣公篡立而邾子首朝之自
是絕迹魯庭者又十年故歸父伐之

胡傳曰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于亂臣賊子
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
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于邾不亦
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
也

象山陸氏曰魯之伐邾無異于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著矣

汪氏曰無聝者始可以討人宣公篡立惴惴然自保惟恐諸侯之動干戈而聞于赤之弑也其不能討陳宜矣而猶稱兵于邾以奪其地者蓋以晉伯之不振而強齊為之援故耳不幾碩鼠欺人之不見而竊食于盆盎之間乎下書歸父如齊為邾故則魯之為魯可知矣

渝關李氏曰胡傳以邾為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非也邾初為附庸國未知是何國附庸未必在魯邦域之中齊桓之世邾升為子爵非復附庸國矣而胡傳云然蓋未察

耳○觀伐邾取繹後而歸父如齊可知邾亦事齊者也齊于此時不能救及其土地已亡僅得歸父之一往而即不問齊固不肯失魯好恐亦無以謝邾人矣然則小國所以事大國者何賴耶○或曰邾近于宋而亦宋之屬國也歸父之伐邾者所以報宋圍滕伐滕之怨也以文十二年滕子來朝則滕亦事魯宣公九年書滕子卒滕猶與魯相好焉魯人惡宋之虐滕故亦伐其與國耳冬之歸父如齊者或亦宋人欲報魯故歸父求援于齊而為之備也不然邾若事齊魯或不敢背齊而伐邾且既伐邾而得罪于齊齊必不納行父之聘矣又當聘時行父必為之請罪而相與平矣乃行父歸而歸父又往豈非既聘之後乃聞宋人之謀而又如齊以求援耶按此說亦覺可通且有合于汪氏強齊為援之說也可並存之

大水

張氏曰陰盛陽微之徵

何氏曰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繹役重民怨之所生

家氏曰宣公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未有甚于此時旱而書大水而書大以變常書也宣嘗以臣弑君以子逐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殃而為水旱之災民受其虐書以示戒也

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曰季文子初聘于齊 杜氏曰齊侯初即位

彭山季氏曰行父如齊賀嗣君也

渝關李氏曰嗣君在喪未踰年稱子是猶未為君也何以即行聘蓋齊頃速葬先君因速即位故文子賀之而國佐亦以侯命來也然則齊頃固不仁而文子之行亦非義矣○此齊賀也而左氏以為聘或者因賀而亦行聘乎賀則不必使卿行聘亦不必如此速也今以文子賀而即聘焉所以事齊頃者亦過于恭矣

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傳曰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杜氏曰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
高氏曰二歲之閒公與大夫五如齊矣
潏關李氏曰魯人事齊者也若邾亦事齊則歸父此行固為謝齊故若邾本事宋則歸父非為謝齊往而為求援于齊往矣今亦未知孰是抑安知非邾人兩事之而事宋尤謹故歸父伐邾而于此焉解說于齊耶但伐邾者歸父如齊者亦歸父特以侵小之故不敢自安而屈身于大國亦足羞矣宣大夫如齊止此至十八年歸父轉如晉成三年公亦如晉焉蓋以勢交而不以禮合安能保其常親而不替也哉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二　宣公十年　二四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曰國武子來報聘　杜氏曰報文子也
彭山李氏曰國佐國歸父之子齊之貴卿也宣公時魯君臣事齊甚謹而絕無一使報聘今國佐親來豈特為行父之賀嗣君哉蓋齊頃公之立亦因嗣子有爭國中未靖而高國既逐崔氏亦恐其愬于諸侯也故其禮獨異以固魯交耳自此魯使不復如齊豈亦有以微見其情實歟
胡傳曰葬之速也大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隣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為其氓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獲執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高氏曰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故葵丘之會稱宋子蓋齊桓方倡大義以尊中國故宋公雖在喪而來與會亦不深責以其不獲已而趨急務尔魯之于齊與國也聘雖候時亦何害耶惠公之葬既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遽遣使來聘焉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懽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二　宣公十年　二五

林氏曰齊魯之交自此疎矣
潏關李氏曰未踰年而即稱爵已為君也蓋文十四年齊舍被弒而稱君亦未踰年也頃公于此不守明王之典禮而從凶主之悖行有人心者不如是矣雖曰國有事變不得不權宜為之然而舍既不免于弒安在速立之能定亂耶亦徒成其不仁而已○自僖三十三年齊國歸父來聘距今二十八歲始有國佐之來聘魯宣君臣接迹于齊者凡十一見而僅獲此空谷之足音亦足羞矣齊之于魯兼亦未必無小聘但其大聘絕少耳今行大聘而使貴卿來其于報禮似稱然非新君之有意結魯或亦不肯如此

而以當喪而聘抑豈合于典禮之常者乎未知魯人之心亦將以此為可鄙否也

饑

杜氏曰有水災嘉穀不成

公羊傳曰何以書以重書也

象山陸氏曰歲之饑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事孰重于此春秋書饑蓋始于是

渝關李氏曰穀不熟曰饑歲之歉也前此百二十餘年水旱螽螟之災多矣不以饑書蓋雖被災而猶間有薄收者今于大水之後特書曰饑則稼穡之告成者寡矣春秋書

饑二此年十五年書大饑一襄二十四年饑雖差輕于大饑要皆民生之不幸而有國家者之所深憂也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蓋必如是乃可無慮其饑耳宣公享國十年未聞其務本而節用也其無三年之蓄可知王制曰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夫國非其國而遇凶年即欲救荒恐無長策況亦未必思救乎宣公頗于事外國用無節倉廩未必能實而經無告糴之文其宣公之君臣又在莊公臧孫辰之下矣

楚子伐鄭

左傳曰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

戍鄭

象山陸氏曰當是時晉伯既不復可望齊魯之間熟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逐楚師于潁北不見于經縱或有之亦不足為輕重也

東萊呂氏曰自宣四年以後鄭遂南北兩屬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始終謀策只出于此

渝關李氏曰宣公之篇書楚子伐鄭者三胡氏以四年為褒詞九年為貶詞此年為直詞三事同而各異其說未可據也原胡氏之意蓋見四年伐鄭適在歸生弒君之後遂

以為與之九年信經此年信傳故一以為貶楚一以為不罪楚也不知四年非討賊賊不見殺何為與之九年雖罪楚非以稱爵為貶詞此年傳言救鄭不可信抑豈專責晉也竊意此三事皆是以實書重之義楚子本親將經故據實書之所以著其恃強猾夏之迹耳蓋春秋責晉未嘗不責楚責晉者惡其不能芘中國責楚者惡其陵中國也至于不討鄭賊與陳賊蓋亦于楚有責焉此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烏用此迂曲之解而有異說乎○或謂明年楚人殺徵舒楚能討陳賊則于此年之伐鄭可不責其不伐陳也不知明年雖討賊不過後來一端之可取其實入陳納

二大夫罪狀甚明經于入陳書楚子是乃錄貫而無待于貶者也然則此年伐鄭之稱爵蓋亦如彼例安可謂其無譏乎夫徵舒弒君在討賊之法刻不容緩已歷八月而不能討乃動干戈于無罪之屬邦而必覬行以肆虐知仁義者不為也斥言其爵其為罪楚無疑矣○左傳謂士會救鄭而經不書或是不告之故必非聖人削之也又或士會以救鄭為名而不及救其逆楚師于潁北亦或既去而虛追之史本不書于策經亦無據而書之乎要之經既不書亦難信其必然也至于戍鄭之事尤不足信明年春傳謂楚子伐鄭及櫟鄭從楚若諸侯之師戍鄭鄭即再受楚伐

自有所恃何至背晉從楚乎且鄭又從楚抑將何以謝戍師吾恐諸侯于此方且惡鄭而謀伐之彼又焉敢與于辰陵之盟乎由是觀之則戍鄭之不足信也明矣明春楚子伐鄭經亦不書亦未必然或者只是一事而左氏誤分之其從楚之事或即在此時家氏所謂是歲鄭即楚是亦不信傳說者也若果二伐只一事而從楚亦在此時尤足見救鄭戍鄭之失實矣不然晉方勤我而乃背晉而從楚既覺其不情若楚已取成而去然後晉救至而以諸侯之師戍之鄭必又從晉矣何至明年而又與楚子盟辰陵哉大抵此事皆當信經不信傳未可曲說以求通也○高氏曰晉士會救鄭及諸侯之師戍鄭而春秋削之者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按此說非也僖十八年師救齊狄救齊無益于救而皆書救襄十年戍鄭虎牢何嘗能得鄭乎夫無益于救而書救不能得鄭而書戍使此年果救而果戍也經亦何必削之而不書乎

附錄左傳曰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氏曰以四年弒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孔氏曰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然則子家大夫棺當八寸今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耳不知斲薄之使從何禮也）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渝關李氏曰公子宋實弒君而鄭人討歸生得其情矣春

秋亦以首惡歸歸生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者此類是也但鄭人既知其為賊當其生也即當正人人得誅之法乃畏其權勢而不敢討使彼得終其天年亦已過矣今于其卒也即破其棺焚其屍汚其墓而瀦焉猶以不得生殺為恨何但斲棺而已乎法不足以當其罪君子以為猶未討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曰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渝關李氏曰楚子伐鄭蓋即去冬事左傳誤記于今春耳

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此一語貫為二國之定案經
凡所書晉楚事皆以此義求之可以得其大旨矣至于與
其來者之說鄭人所以自為謀者始終不外乎此雖云勢
出于不得已抑豈別無自強之道而使大國有以畏我哉
惜乎鄭人不足以語此宜其反復無常而受兵無已時也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傳曰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按長平故城在今陳州西華縣東北

薛氏曰陳鄭以中國之不足恃而盟于楚由中國之無伯

諸侯之失其情也

朱子曰宣公之時楚莊盛強主盟中國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却似陳鄭新服于楚者然不知陳鄭
之服楚非一次即其同服楚者亦不僅在此一時豈為其
新服而為此盟乎子良曰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然則楚
子之為此盟蓋亦慮陳鄭之無信故也已實無信而欲得
他人之有信難矣今雖歃血定盟而亦何能之有哉○胡
傳曰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
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
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
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中國變為夷狄人類
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
莒晉與狄方會于欑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
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辰陵之盟所以得書于經而詞無貶者聖人討賊之意可
謂深切著明矣張氏曰楚莊于是合二國為盟而欲討陳
夏徵舒也春秋以晉齊二大國方且致勤于莒狄而不能
討獨楚莊合諸侯以討之所以楚子書爵于陳侯鄭伯之
上與之也按此說皆非也楚人之殺徵舒在後日即齊晉
之伐莒會狄亦在此盟後經必不為此而預取夫此盟也

曷以知其非為討徵舒也徵舒弒君不過一亂大夫耳非
如強敵大國之不易制也此時楚勢方張中夏不能遏其
銳況一亂國之大夫乎苟楚莊有意討賊是必聞亂即發
立取元兇而戮之不啻如發蒙振槁耳何為遲之一年必
盟諸侯而謀之乃又不敢輕動至冬十月而後舉行乎左
傳曰陳鄭服也蓋楚子得二國而又慮其無常故為此盟
以要之曷嘗為討徵舒而相與謀哉況其殺徵舒也入陳
納二大夫使其宗社幾亡鄉取一人焉以歸是其意本非
專為討賊者經于彼事猶且責之豈于此盟而即與之耶
先儒見下文有殺徵舒事遂牽就其說以是為與之良以

不察夫情勢而予經旨為甚遠矣○汪氏曰楚自會盂之後未嘗稱爵與于會盟今書子序陳侯鄭伯之上楚初主盟也會盂稱爵貶之也不稱爵則疑于楚大夫而執宋公之罪不著也盟辰陵書爵予之也予其謀討陳之賊也後此盟于蜀楚公子嬰齊序諸國大夫之上貶而稱人不予嬰齊之主諸侯宋虢之盟屈建公子圍先歃而經首晉不予楚之狎主盟也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則皆狄也由是知辰陵之盟楚子先序而無貶詞蓋予之也按此說亦非也自僖二十一年會盂之後楚無稱爵與于會盟者本無會盟之事也至此則三國相盟而楚子主之不能

不以實書而著其罪矣且會盂之爵楚子原非為貶詞若恐疑于楚大夫而特稱爵則于圍宋之役貶稱人何不慮其疑于大夫乎即此盟之爵楚子亦非為予詞此盟非謀討陳賊以蠻夷而主中國之諸侯何取于此而予之乎大抵楚子之主諸侯已貶于僖二十七年之圍宋以後不復貶楚子矣諸侯之從楚已貶于宣元年之侵陳遂侵宋以後不復貶諸侯矣諸侯與楚同會盟已貶于僖十九年之盟齊以後同會盟者不復貶矣伯主與楚同會盟已貶于僖二十一年之盟鹿上以後會盂不復貶矣魯君與楚同會盟已諱公于僖十九年之盟齊以後不復諱公矣惟有他義則更加貶不然則從同同耳若夫成二年盟于蜀楚公子嬰齊序諸國大夫之上貶而稱人者楚大夫初主盟也惟于此焉既貶故襄二十七年之會于宋昭元年之會于虢皆不須貶而以名氏書矣然則宋虢之會兩伯之大夫咸在晉本居先楚本居次經文蓋實錄也盟于宋楚雖先歃經從前目後凡之例而不復序虢則以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亦未嘗書盟也此二會者抑豈聖人有意首晉以示不予楚人之義乎由是觀之可知辰陵之盟先序楚子而無貶詞是亦從實錄耳汪氏歷舉他事以例此而必以此為予之亦安見其有當也哉○林氏以序楚子于

陳侯鄭伯之上謂初予楚莊以伯也其說亦非○陳鄭之屢及楚平經皆不書而獨書辰陵之盟者一國之偶成不必悉書且其君未必出又或平而未嘗盟也辰陵則要盟于二國而三君身為此出則是以蠻夷而主盟中夏自辰陵始故于此焉特書之盟而不月不日者略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張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伐之兵不討亂而挾強陵弱深著齊魯之罪也

罰杜氏曰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以人魯也

汪氏曰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

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
權于魯也至笙之逐得非肇端于此歟

渝關李氏曰十三年齊師伐莒左傳曰莒恃晉而不事齊
故也按此年之伐莒或亦為此故耳夫齊莒素無怨如四
年公及齊侯平莒郯莒人不肯公獨伐莒取向而齊侯不
與焉則其無怨可知矣今莒不事齊或為魯人取向而齊
不加譴是以背齊事晉耶抑亦齊惡之時猶事齊今因齊
頃之不德而背之耶至于歸父會伐雖以事齊之謹不敢
不從未必非以魯莒有舊婚亦欲借此以紓忿也且歸父
以伐邾取繹故懼齊而往謝之齊亦寢其事而不問今且
資其兵力以伐莒同惡相濟之道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左傳曰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
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

彭山李氏曰欑函狄地

胡傳曰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
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
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隣諸侯宜有請兵
而晉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
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
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薛氏曰諸侯之會戎狄皆在所可罪則盟主可知也

高氏曰陳鄭諸夏之國而從楚狄在欑函而晉侯親往會
之夫中國諸侯所恃者晉耳齊方伐莒晉方會狄而使楚
人為伯者之事此反道也

張氏曰晉侯為盟主而往與狄會捨夏徼紓以遺楚討使
楚舉大義以加于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晉老所以敗
于邲也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會主孔氏曰
凡諸侯聚會魯不與者皆歷序諸國云會于某地上盟于
辰陵即其事也狄從諸夏序例亦然僖二十年齊人狄人
盟于邢是也此異于彼而云晉侯會狄是狄在彼地晉往
會之故傳說晉大夫欲召狄郤成子勤其勤是晉侯自往
故以狄為會主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會吳于柤
其意與此同按此說不然春秋凡書某某會于某地者未
必無主客但據其會序而以平辭書未嘗論其孰為主也
何獨于此而必論其狄為主而晉侯往會之乎夫會吳于
鍾離會吳于柤皆是殊會之辭固與此同意然亦非吳在
彼地而諸侯大夫往會之故以吳為會主也如襄十四年
諸大夫會吳于向向為鄭地亦以殊會之辭書又安可謂

其會主在吳哉然則殊會云者大抵是內外之辨尔如據魯而言則魯為內而他國為外故魯君之行皆曰公會某據中國而言則中國為內而狄為外故伯主之出亦曰晉侯會狄此乃春秋外狄之義例非據往會之跡而變文也杜氏孔氏但見晉侯適自往故為此論若使狄來中國而晉侯與會獨不可書晉侯會狄于某地乎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潛魯地也而書會戎由是觀之則不因往彼而以殊會書也明矣今晉侯為伯主而親與狄會則其體勢當有差焉不得不以殊會別之矣故以伯主而用戎師則書及姜戎以伯主而結狄好則書會狄皆外之之辭也外其所

與俗者而晉侯與之之非亦可見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左傳曰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孔氏曰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十二年邲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為左拒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言使隨人守舟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為楚私屬不以告耳）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彭山李氏曰徵舒弒君本有邪說以文其事雖成公以子嗣立亦不知所以為懟矣況于楚人素無禮義豈復知討賊乎特以孔寧儀行父奔愬于楚而徵舒方秉陳政欲奪其權故楚子假此示威以殺之其實欲親入陳而先貿其衆耳左氏序此似謂真能討賊者則楚莊焉知義矣何

其行事全無可觀耶然徵舒本負大惡殺之實當其罪則亦足以快人心矣故楚稱人而夏徵舒不稱大夫

杜氏曰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

范氏曰變楚子言人者弒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其月謹之

張氏曰楚子夷狄也能殺徵舒與蔡殺陳佗一例書之所以明亂臣賊子人人得誅不問中國夷狄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扶三綱于大亂之日也

胡傳曰稱人者衆辭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

廬陵李氏曰楚假討賊之義以有事于中國者四殺徵舒也執慶封也誘蔡般也執陳招也惟殺徵舒得討賊之義故特書人執慶封亦無貶辭但楚靈之暴非莊比矣

渝關李氏曰此先殺夏徵舒而後入陳也楚猶未入陳何以殺徵舒左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此或徵舒懼討而出奔楚人獲而殺之又或陳人執徵舒以畀楚故楚人殺之耳據左傳此時陳侯在晉則是渝辰陵之盟而又從晉也楚子于此伐陳蓋亦惡其背已耳此時徵舒秉陳政或者從晉之謀亦出徵舒故楚子惡彼而欲殺之殺而入陳又縣陳雖因申叔時之

諫復封之猶鄉取一人焉以歸則是貪其所有而以為己利也入而納二大夫或二大夫欲奔徵舒政而為之謀楚亦使其德已而莫之違也夫二大夫借楚之勢以濟其私特假討賊以為名楚子亦假討賊之名而自圖其利抑豈真能討賊實有見于大義之必不容已者哉使其真能討賊必不遲至十有八月之久且元兇既獲即可旋師又何為入陳何為納二子又何為鄉取一人以歸耶然則楚子雖能殺徵舒其心本不可問春秋乃以討賊之辭予之而書人者弑君之賊大惡也覆載不容人人所得而加討者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明年春經書葬陳靈公以其賊既討也賊既討而書葬可知殺徵舒之書楚人自是討賊之辭而為春秋之所與也

丁亥楚子入陳

彭山李氏曰乘陳亂而覦入其城肆行强暴憑陵中華直書楚子入陳而罪自見矣

陸氏曰楚子之討正也故書人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其辟以示不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芥無遺稱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

胡傳曰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于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于為善舜之徒也以

貪取國急于為利跖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不可以不察也（李曰楚莊縣陳聽申叔時之言而復封陳未嘗取其國也然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仍是以貪歸之也）

汪氏曰春秋于楚莊之討徵舒而稱楚人亦猶吳闔廬之救蔡而戰于柏舉稱吳子也楚子入陳目其人而貶之亦猶吳入郢之衆號也辭雖不同意實無異蓋楚莊闔廬實非有討賊救患之誠心故書法予奪如此也使楚莊真有討賊之心則辰陵之盟執徵舒而誅之一匹夫之力耳奚俟于以重兵造其國都而後獲之哉使其素有討賊之志則四年之伐鄭俘歸生而轘諸桔柣之門而仗義之名著

于中國矣奚待于三月之圍失賊不討而受肉袒之降哉由其本無是心而假其事以為功故不足以進于此也文定謂假于討賊以縣陳信矣論者以楚莊居五伯之列亦取其討賊之一節如秦穆之悔過耳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是楚子先入陳而後殺徵舒也經則不然自當以經為正胡傳曰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陳氏曰不書入而後殺予之以討賊之義也則討賊一事入一事也汪氏曰晉文執曹伯非伯討故先書入曹後書執曹伯楚靈殺齊慶封雖殺有罪而不以討賊殺之故先書伐吳而後書殺慶封亦不係之楚

人則知此以討賊予楚莊也按先儒信傳不信經為是曲說以通之誤矣經于入陳書日則殺徵舒在丁亥之前無疑且春秋之施褒貶自各有法必不直任己意而顛倒事蹟以示義也使楚果先入後殺經即據實書之亦自瞭瑜不揜如昭四年先書楚子等伐吳後書執齊慶父殺之何嘗不各見其得失耶然則經書入陳于殺徵舒下自是事本如此從實錄也夫殺徵舒固得討賊之義然元兇既殲即當旋師乃又入陳而納二大夫故春秋變文而稱楚子又書入書納皆所以罪之也以其縣陳即改故不書滅雖鄉取一人焉以歸實未取其地故不書取胡傳乃謂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蓋亦未察其實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彭山季氏曰公孫寧即孔寧也儀氏行父名二子皆陳國卿也通于夏氏以致亂遇亂以出既至楚則遂為莊王腹心故殺徵舒而以寧行父代之使執國政陳之所以從楚不貳者以二卿為主于內也

程子曰致亂之臣固所不容也故書納

胡傳曰此二臣者從君于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于人心

今乃託辭奔楚託于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彊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瀦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事見左傳昭十九年）他國非所當

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
汪氏曰孔寧儀行父不繫陳不使得為陳之臣也書曰納
則二臣之罪與楚莊納之之惡皆見矣
渝關李氏曰●劉敞曰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
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于諸
侯禮也大夫託于諸侯非禮也按此說謂諸侯不可納大
夫是矣其以諸侯納諸侯為正豈知諸侯失國亦非諸侯
所得納者乎夫諸侯託于諸侯為所主者固當援之使復
其位亦必請天子之命以復之庶乎其可耳○茅堂胡氏
曰南唐李氏既臣于周以進退大臣之事請之而世宗無

所可否以他國非所當與也按此說亦覺未當胡傳所謂
他國非所當與者蓋指友邦諸侯言古者諸侯之卿皆命
于天子豈亦非天子所當與者乎南唐之請進退大臣于
周自是臣禮之當然而世宗無所可否不肯專制于彼以
示優容而已此事原不為正法安可舉此以為例哉
附錄左傳曰厲之役鄭伯逃歸杜氏曰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
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杜氏曰為明年楚圍鄭傳

春秋輯傳辨疑卷四十三

渝關　李集鳳　輯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杜氏曰討賊二十一月然後得葬
公羊傳曰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
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按國
復二字未可據徵舒未殺之先陳國未喪何至不得葬乎
經書葬陳靈公于殺徵舒納二大夫之下則知靈公之不
得葬者由徵舒而其得葬者由徵舒殺而二大夫得復位也

十年左傳曰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
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然則此亦改葬而以君禮安
厝之也不然當徵舒尚存時已歷十八月而懸棺不掩無
論成公無以為情彼徵舒者方欲自文其奸焉敢棄其君
屍而不慮罪惡之愈彰哉故以為二靈之改葬蓋相同然
而鄭靈不書葬而陳靈書葬者鄭靈之賊未討歸生死而
斲棺之譏不當其罪其改葬也魯即會之而亦不必書此
則賊已討矣改葬靈公而魯會焉于是可以書葬矣故不
同
楚子圍鄭

左傳曰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杜氏曰九十日。孔氏曰杜以三月克之謂圍經三月方始克之故云九十日也知非季春克之者下云六月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是將欲至河鄭猶未服至河聞服猶欲還師左國聞服師必不發若是季春克之不應以至六月晉人不聞以此知三月非季春也經傳皆言春圍鄭不知圍以何月為始圍經旬有七日為之退師聞其修城乃復更進圍三月方始克之則從初以至于克凡經一百二十許日蓋以三月始圍至六月乃克也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杜氏曰前年盟辰陵而又徼事晉故

汪氏曰據左氏公羊所記公羊說在戰邲下鄭襄公屈服于楚禮卑辭巽以求免則楚之凌暴亦甚矣然其能不聽左右之言而退師許平薄于利而不貪其土則比于狄馮恩啓封疆者猶有改過遷善之美意也

廬陵李氏曰鄭自此從楚直至成五年蟲牢之盟方向晉

渝關李氏曰經書楚子圍鄭著其暴也爲以不書入未嘗入也左傳謂入自皇門至于逵路爾雅曰九達謂之逵。杜氏曰塗方九軌曰逵公羊傳謂勝乎皇門放乎路衢何氏曰皇門鄭郭門路衢郭內衢道四達謂之衢此蓋楚師入鄭郭門至于郭內衢逵之路鄭伯見其勢危故出迎耳若楚子已入都城則亦何得言迎乎惟鄭伯出迎楚子而卑禮巽辭以悅之故楚子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楚既退師其未嘗入也明矣隨武子孫叔敖皆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過張大之辭但據入郭而侈言之耳○胡傳曰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李曰縣陳非滅之也今鄭伯曰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可知縣其國者仍使主其祀而社稷未嘗泯也而經止書入其于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尚為恕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弒君子弒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逼王都之側猶從末減于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按此說不然楚子實未滅陳故不書滅實未入鄭故不書入蓋陳書入而鄭書圍是即著其憑陵諸夏之罪矣安可謂不著其罪而故為之含重而從輕哉且春秋雖切于討賊而于陵王猾夏之惡未嘗不深罪之楚子近逼王都之側環攻

其懿親之國賤王執甚焉鄭從中國而圍之三月致其肉
袒迎降猶更執甚焉此事當不為小過若因討賊一節而
寬其罪不幾為假仁義而蹤厖憑陵者得藉口乎且春秋
之于伯主功罪不掩在一事且然今殺陳賊與圍鄭既係
兩事何為因彼而寬此況去年之事書入書納未嘗為楚
子寬也乃謂于此從末減亦甚覺其不情矣○此時楚勢
甚強其力可以滅陳鄭然聽申叔時之言而復陳國悅鄭
伯之說而許鄭平亦異于貪殘無道之他君矣是于不義
之中猶有一端之可取者未可盡沒其善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曰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
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
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
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
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
釁而動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
善經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伯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
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伯不如死以中軍
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
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

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
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
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
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
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王告令尹改乘轅
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
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
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
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師叔入盟子良在楚

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
可從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
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
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
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
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
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
叔為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
射人角不能進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

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

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是以君子篤于禮而

濟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
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
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
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
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
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
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彭山李氏曰邲鄭地在敖山之東衡雍之北大河之南今
當為滎澤河陰界上地一統志以為在鄭州東六里非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戰不以勝負皆以中國為主

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

胡傳曰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勤民
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
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
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
可違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偪陽之衆匄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事見左傳襄公十年林父既知無
及于鄭馮用之矣諸帥人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
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戮夫豈不可既
不能令乃從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厥子分惡之言知難
而冒進是棄晉師于楚責乎故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茅堂胡氏曰邲之戰先縠趙旃賁敗晉師而獨書林父者
責元帥也武侯祁山之戰違命于街亭者馬謖也失于箕
谷者鄧芝也而武侯深自刻責以為咎皆在已此亦春秋
一統之義也任歸于一者責有所歸權分于下者衆無適
從吳楚既反漢用條侯以梁王之貴太后之尊交請救援
條侯謹守便宜竟破七國唐六道重兵攻圍淮蔡久而無
功及裴度視師雖韓弘亦與疾督戰逆擒元濟代宗以九
節度之師圍慶緒不立元帥一夕而潰其成敗之蹟豈不
著明也哉

汪氏曰林父身為元帥始既不能禁副屬之違令而專行
終又不能躬帥士卒冒矢石而力戰乃鼓于軍中倡為棄
甲曳兵之敗則喪師之罪不責林父而誰乎然書晉
荀林父帥師以敵楚子者尊中國而抑夷狄故不以林父
之有罪而貶之也

張氏曰考公羊則知楚之所以勝考左氏則知晉之所以
敗

永嘉呂氏曰自楚執討賊之權于是陳為楚有鄭不堪楚
之屢伐而受盟辰陵然曰與其來者可也則猶未純乎從
楚也故徼事于晉晉既不能有陳而僅爭鄭則邲之一戰

戎夏勝負之一決也自邲之敗而楚伐宋横行于中國而莫制矣

渝關李氏曰蜀杜氏曰不書救者以其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耳或謂不書救鄭是予楚以伯然晉文晉悼之伯書楚人救衛救鄭豈不予晉以伯乎按此説謂非予楚以伯是矣然謂以緩不及事而不書救或不然僖十八年正月宋公等伐齊五月齊師戰敗而後狄救齊是亦緩不及事者經猶書救此獨何為不書乎或者謂彼至其地而此未至其地也然宣元年趙盾救陳未至陳地而亦書救以致其意豈必至其所救之地而後書乎蓋齊師雖敗狄本為

齊而至陳未降楚盾本為陳而來此皆不及事而猶可書救者也今也晉師及河聞鄭降楚而欲還則是鄭非晉之所有晉亦無所用救而將去矣此自不可以言救且或以不救則不告又何以書若必謂責其不及救而削之不書然則文九年之救鄭宣元年之救陳爲當皆取其救豈獨以其不書為譏哉○胡傳曰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此説不然左傳所謂晉師救鄭者是原其出師之故而云然未幾鄭已降楚晉師及河欲還則是以鄭為叛國而不須救矣于邲之戰不過恨楚之得鄭耳非為救鄭而與之戰也此本不可書救抑豈以其不書為責晉哉且楚人之討陳賊自與圍鄭戰邲無涉何必牽彼以論此在晉人不能量敵制勝固非觀釁之師若謂楚既退師與鄭平不當與之戰此無異禦寇者寇既得志而去即當釋之不問也觀春秋不貶晉卿而書敗績以誌其辱蓋非惡其戰也惡其不知所以戰也使能修德屬兵奉王命而合諸侯以討之若可以戰而大敗楚師豈非春秋之所慰快乎惟不能然而以無制

喪師是故不免于譏但非以晉主之為譏辭也中國之與中國戰固以言及為主戰之義若中國之與夷狄戰何可拘此例故凡與楚戰者皆以中國及之則是此戰之主晉正與常詞同矣何反謂其與常詞異乎汪氏曰據楚成救鄭則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楚得臣救衛則書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今此晉救鄭當書楚及晉戰不知泓之戰非為楚人救鄭故城濮之戰亦非為楚人救衛故彼不為楚救而主宋晉此即晉果救鄭而亦不可主楚也況林父本未救鄭又何疑于不以楚及耶然則楚子不貶者無待于貶而使晉主之仍是泓與城濮之常例也

夫○據左公二傳之所載則此戰也晉楚之事略相同以左傳言之晉師雖濟河而猶不欲戰楚師雖至郔亦將飲馬于河而歸晉林父與諸將多不欲戰楚子與孫叔敖亦不欲戰晉之欲戰者士穀楚之欲戰者伍參楚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而又使召盟楚有三人之致晉師晉亦有二子之怒楚師楚人疑晉師之至而進師晉桓子不意楚師之至而不知所為此二國之欲戰不欲戰皆無異也以公羊傳言之請戰者晉人而不肯辟者楚子此二國之欲戰亦無異也然則欲戰不欲戰者二國既無異而經以荀林父主此戰非為晉之有意乎此戰也明矣内夏而外夷凡

與楚戰皆然而又何疑于此乎○經書戰于邲是在邲地交戰也左傳謂晉師在敖鄗之間楚人進師乘晉軍又曰及昏楚師軍于邲丙辰楚重至于邲則是戰時不在邲及其昏也楚師于此結營明日輜重方至此與經不合似未可據且經明書及戰是必兩軍相接刃矣左傳謂楚進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則是兵刃未接而即走矣夫兵刃未接而即走只可言敗晉于邲耳何可以言戰且不接刃而令人先濟又以賞勸之恐無此情似亦未可信也○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縠而誅之按此說謂林父當誅先縠是矣其以分惡事為徇人情似與韓厥之意不相合徇人情者是彼實有罪而我與衆人共分之也此則我實有罪而欲與衆人同任之非徇人情之意矣夫與衆人同任之是欲均受其罰也而春秋專以敗績罪林父亦安見其惡有所分而果為奸謀之所利者哉

附録左傳曰鄭伯許男如楚（杜氏曰為十四年晉伐鄭傳）

秋七月

附録左傳曰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

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曰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杜氏曰蕭宋附庸國

孔氏曰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為附庸莊二十二年蕭叔朝公是其事也此年楚子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此後復為宋邑也杜氏以長歷校之十二月無戊寅乃是十一月九日此不言月誤者按傳稱師人多寒若是十一月則今之九月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

高氏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中國憑陵諸夏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暴也

汪氏曰楚莊滅蕭所以逼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已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假于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恐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强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據此說是春秋書入書圍書滅皆以已意為重輕全非事蹟之實且以入陳圍鄭為未滅既于楚罪為失出至以蕭潰書滅為斷其罪其為失入又甚矣○左傳謂宋華椒救蕭是必有之蓋蕭為宋附庸宋亦安得不救然謂華椒以蔡人救之恐蔡人之從楚甚堅未敢背楚而助宋也或是蔡國之亡大夫在宋者同與救之然而經不書救者或以不告故又或蕭為宋之社稷臣則以宋人自急其本國而略之歟○夏六月之敗晉也知季射公子穀臣因之以還今此伐蕭蕭人因公子丙而殺之夫穀臣與丙非楚莊之子即其弟也以戰伐之故而禍及其子弟其所傷者實多矣然則楚莊之不仁豈僅在破人之師與夫滅人之國而已哉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傳曰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杜氏曰原縠先縠○孔氏曰杜譜以為彘人則不知誰之子也按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上

文稱其彘子服虔以為食采于彘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于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清丘衛地水經註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今按濮陽縣在開州西南○是時晉伯不振楚子入陳圍鄭晉荀林父亦為其所敗矣至是又滅蕭以脅宋宋與曹衛皆唇齒之國猶欲推晉伯以為主故為此盟而亦何足以制楚哉

胡傳曰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

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
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
政事自強于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
血要質鬼神斯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于是故國卿貶而
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
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楊氏勛曰新城書同穀梁傳云同外楚則清丘亦是外楚
省文也

汪氏曰新城之同晉以趙盾主盟清丘之同復以四國之
大夫盟齊盟所以一天下之心而晉以大夫尸之又甚甚
而諸侯之大夫與焉伯業之不振宜矣

家氏曰幽之同盟內外大小翕然宋同齊伯之方盛也新
城之同盟諸侯散者復合晉伯之漸衰也清丘之同盟異
者衆而同者鮮晉不復可言伯矣

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同盟五清丘斷道蟲牢馬陵于蒲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杜氏曰宋
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按此盟
之後諸卿聞不實其言但其所以貶諸卿者當不在此或
曰新城之同盟皆諸侯而以趙盾為主盟以前此盟于扈
已略諸侯而書晉大夫故于新城特録其實而不貶也今
則晉與列國皆大夫以其政在大夫而大夫共為此盟是
乃天下之大變也故于此焉特貶而人之耳按政在大夫
非一日矣何獨加貶于此盟若第譏其四國皆大夫使此
盟亦有諸侯豈遂免于譏乎然則貶而稱人正為其政在
大夫而所以責諸大夫者有獨切矣蓋諸大夫既專國政
不能討彼陳賊反使蠻夷假義以益其強至於入陳圍鄭
敗晉滅蕭而皆莫敢誰何也徒為是同盟以結之何益乎
貶而人之大抵為其謀之不臧而失強國制夷之本務云
耳夫以強國制夷之本責之諸大夫則凡所以引君子當
道相君以大有為者皆分誼所不能辭又何憂蠻夷之橫

行而諸夏之受憑陵無已時哉嗚呼此春秋不得已之極
思而正大夫以正諸侯之大法也且晉景之同盟凡五除
此之外皆諸侯紙而此既貶大夫則于諸侯之不得自專
者又皆何待于貶乎○在先穀違命喪師幾至失諸侯今
為此盟以結之其罪固不能逭然列國不以勝負為從違
捨燎願強盛之楚從喪敗方新之晉似乎深可嘉者由君
子觀之以是為小貞而非遠猷也卒之不實其言而衛救
陳宋亦及楚平焉孰謂同盟之為可貴哉

宋師伐陳

左傳曰宋為盟故伐陳

杜氏曰陳貳于楚故

彭山季氏曰宋既與晉盟于清丘以晉為可恃也故為之盡力以討陳夫晉本不德而陳為楚所陵其從于楚而不貳亦其所不得已也宋乃為晉而妄興大衆以伐之何足以服陳乎世未有攻其與國而不報者其謀國失圖甚矣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宋為盟故伐陳則是清丘之盟亦嘗約陳而陳不至故于此焉伐之也夫宋人以滅蕭之故勢見迫逼是以約陳而外楚陳人不至而遽以大衆伐之是名為中國討不服實為己謀也不遜而欲舒忿于此也夫不能制楚而徒虐其從楚者無益于事而適以重楚之怒

討已在矣況陳之所以不敢背楚者豈得已哉中國能自強使其自至可也諭以文告亦可也今不能然而強以兵力加之可謂義乎故書宋師伐陳以著其暴春秋于此蓋譏之也未幾被伐被圍而卒與楚平宋人不能自保其不即楚奈何以此責人哉

衛人救陳

左傳曰衛人救陳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杜氏曰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為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滄趙氏曰伐之非救之亦非

渝關李氏曰凡救美事也然美之中亦有不美者存衛人救陳是也蓋宋人之伐陳固不義然欲討其背夏從楚者初非大無道也陳人背夏從楚雖其勢不得已要之于理未當也孔達念先君之約言勸其君以救陳似乎能急鄰國之難而成先君之美者皆不思理有順逆事有公私順且公者當為之逆且私者不當為也此時蠻夷橫而中國之勢方危清丘之盟方欲同心外楚以聯中國之交顧可黨異而背同乎衛人自貶其盟以救陳是殉二國之私好而不顧華夷之大分非小失矣故特貶而書人以明非義之義不足為義舉也然則衛人于此當何如勸陳以勿貳違先君之好陳德棱之謨請于晉宋以止其師從則其快

也不則自守以圖社稷庶乎其可耳○胡傳曰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行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按此說不然春秋之義每多變不可執一而論之在宋不當伐陳在衛不當救陳義各有在也此救自不為美原胡氏之意蓋謂凡書救者皆美辭今衛人背盟失信未見其美求其說而不得遂謂意在責宋也不知上書宋師伐陳責宋之意自明且清丘之盟既貶諸卿其以同盟為非自不以伐不盟者為是矣豈待書救而後見其責宋乎夫

救雖美事若不當救而救者亦不為美不可謂書救皆美
之也孔達念先君之約言而以死爭大國之討意謂寧失
今時之信不可失先君之信抑亦思陳之被伐者為何宋
之伐陳者為何宋為從楚而伐之我乃救其從楚者當亦
先君之所不許也以是而挽中夏之師于伯國之怒其所
失者已大矣貶而人之不亦宜乎胡氏謂不待貶絕而惡
自見既與書救為美之意相背且不知書人為貶辭尤失
經義而不足據者也○是役也孔達主其謀亦必是孔達
為將矣傳謂清丘之盟是孔達而十四年經書殺孔達安
見此救之非孔達將乎孔達為將而書人貶之也于此貶

稱人責其背盟而失華夏之分及其殺也又書大夫孔達
見其罪不至于殺亦非衛人可專殺也書法之前後不同
而義各有在亦何得執一而論之哉或以為此將未必是
孔達然即他卿為將是亦所當貶者文九年之救鄭貶諸
卿此亦為貶可知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左傳曰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臨川吳氏曰齊以強陵弱而伐莒十一年之伐稱齊人此
稱齊師者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

渝關李氏曰文十八年莒有弑君之亂而齊不加討是猶
惠公之罪也至齊頃立而亦莫之問蓋亦相視為固然矣
乃于三年之中伐莒者再但為其恃晉而不事齊故亦安
見其有名也哉前伐已貶稱人至此不復貶矣故特稱師
以著其暴

夏楚子伐宋

左傳曰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

滄起朱氏曰以其救蕭又伐陳與國也

彭山李氏曰楚本欲圖宋者也而去年宋師伐陳攻其與
國則楚人有辭于伐矣書爵楚子親行也楚既屬陳毋又
服鄭惟宋未服故欲圖之觀其初滅蕭以脅宋可知矣蓋

陳鄭宋皆在河南而中國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
而陳則介乎宋鄭之間者也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
則可以致東諸侯而得陳則可以致鄭宋者也陳鄭既皆
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為楚有自是將闚天下矣

汪氏曰楚陵中國不待貶絕而惡自見

相氏曰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
也

盧陵李氏曰楚有事于中國皆自鄭及宋楚成之爭伯敗
于泓楚穆之爭伯弱宋于厥貉楚莊之興挾鄭人以侵
宋平之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

矣戍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圍宋向非悼公之盛
則于宋之盟不待貫公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瀹鬬李氏曰左傳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按此說是
謂清丘之人諸卿為其不實言也因衛救陳而晉衛與曹
不救宋此皆為失信而獨宋之伐陳為得討貳之義故謂
可以免也不知清丘之盟四國既皆貶矣安見宋獨免于
譏乎蓋其所以貶諸卿者原不為後日之失信故况宋師
伐陳不得為義舉亦非春秋之所許也若夫華椒之救蕭
自是救所當救者本不為罪又何嫌于罪累其國而左氏
云然未免失經旨矣○胡傳曰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

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致死親
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于伐陳攻楚與國非
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按此說謂宋人之非策
誠是矣其謂楚子之得書爵殊不然夫書爵本實錄豈以
其有詞于伐而乃書爵乎雖其責宋也特譏其啓致兵之
罪失保國之道而于蠻夷之猾夏反取其有詞而以書爵
為與之蓋亦持論之未平者矣

秋螽

附錄左傳曰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杜氏曰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為變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傳曰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
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滄起朱氏曰討邲之敗及召狄之罪也先縠佐中軍貪躁
違制偏師濟河卒以致敗殺之固宜獨不念先軫之勳而
盡滅其族乎荀林父身為元帥軍令不行楚嬖人伍參猶
已知之而晉不知今坐先縠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
喪師之誅若專論邲之役舍林父而殺先縠晉于是失刑
矣
張氏曰越椒將攻王而楚莊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黃
之所先縠先軫之孫李彭山以為先軫之子未知孰是而滅其族蓋晉
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瀹鬬李氏曰先縠違命喪師當時赦其罪而復其位曾使
主清丘之盟矣邲之敗已歷一年有半今又何故追討之
若專為討邲之敗則主軍者林父同罪者趙旃魏錡尤不
當獨罪縠即獨罪縠而殺之又何為盡滅其族乎竊意殺
縠者專為召狄之罪專為召狄而又曰討邲之敗者意必
謂邲之敗罪已當誅既赦其罪而復其位不知悔過自新
此召赤狄以禍國家其罪大矣是以殺縠而並及其族耳
夫召狄之事未知其有無即有此事亦當請于王朝以正

曲刑晉人無得而專殺也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其為罪晉可知矣○胡傳曰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爲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蹶得其人使讒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職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事見左傳文十二年濟涇而次欒屢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事見左傳襄十四年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高氏曰邲之役三

帥皆欲還先縠固請戰遂及于敗至是以為討然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誅先縠為政不平殺者不受治矣又族滅之惡之甚也按晉殺先縠若專為邲之敗則此說誠是矣但避之年餘而復討必非專為此故也左傳兼言其召狄今乃獨論其敗邲既于事情未得其詳則其所以斷晉罪而觧書法者安見其有當也哉

附錄左傳曰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杜氏曰為明年殺孔達傳

春秋辯疑卷四十四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曰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彭山李氏曰孔氏達名衛卿也衛人救陳實由孔達衛已不之問矣去年楚復伐宋晉不能救必歸咎于同盟之不協謂衛之有貳于楚也故衛懼于晉而殺孔達以說焉此何義乎故不去其大夫

茅堂胡氏曰孔達之死謀之不臧者也先君雖有約言若其有罪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省乎而況同盟口血未乾即亢大國之討以危其社稷乃以身死之求說于晉與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者異遠哉是時陳貳于楚為孔達計者若顧約言告之以不當貳可也

渝關李氏曰此孔達自縊而死尒尚為稱國以殺曰孔達念先君之約言而背同盟之公義不審勢不度理硜硜小信妄以死殉固不可謂知命者然衛人謀國睦隣自有其道有何必不得已而肯渝盟以干大國遂輕棄其股肱之佐乎始則從其失死以救陳終則聽其自縊以說晉是非

孔達之自殺而衛國殺之也經故稱國以殺且況其來告之辭皆以國殺言則亦不得不據辭書之矣彼曰不令之臣達而經以大夫書是乃不許其殺以是而罪衛也然則稱國稱大夫要皆春秋之義斷也夫○胡傳曰殺大夫而書名是義不繫于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于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按此說不然凡殺大夫而書名氏者例之常不書名氏者或以不知故又或史文之偶闕義不繫于名與不名也胡氏嘗謂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

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內）夫謂不書名氏者義繫于殺則可因此而謂書名氏者義不繫于專殺豈可哉稱國稱大夫皆罪其專殺與妄殺非為被殺者之罪累上而乃如此書也然則孔達雖有罪謂衛人當按而誅之既有違于專殺之戒至以稱國而不去其官是為罪累上也又何其過于責君而反為人臣寬乎夫衛君從達之謀而干犯盟主固不能無過然孔達專國政而妄為此謀其罪尤重于君彼以一死塞咎本無足責所可責者衛君臣輕聽其謀至于此時而又無計以全其生專殺與妄殺皆有之此即為君罪矣豈必究其枝殊之事而乃見其罪累上哉○文元年衛人伐晉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四年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夫孔達秉衛政敢伐伯國以取執辱而卒得幸免亦已過矣今又念先君之約言背同盟而救陳是又得罪于晉也及晉人來討達欲以死謝之而衛亦竟聽其死焉彼衛人者何不效前此之執達以說猶可僥倖于不死乎蓋達之得罪于晉者再彼亦自知其難免故寧以一死塞咎然衛人以達為成勞妻其子而使復其位則又以彼為功而非真惡達者雖以不令之臣告諸侯亦祇歸罪于彼以為名耳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所以責衛人者何如哉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渝關李氏曰曹文公在位二十三年卒于盧立是為宣公

晉侯伐鄭

左傳曰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杜氏曰晉敗于邲鄭從楚）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杜氏曰有讓國之禮）

張氏曰屈而知伸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再歲而復興爭鄭之師故書晉侯以著其師之為報怨也

高氏曰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欲靈成以來文公之
澤浸微干戈日尋積而至于蜀之盟而中國盡夷狄矣豈
特失鄭而已乎

滄闕李氏曰邲之敗其怨在楚不在鄭晉人不能制楚而
徒責鄭卽使鄭又從我能保楚人之不爭乎不知反本自
强揵荆楚以洒死者而區區責鄭之不我從甚無謂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
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杜氏曰申舟無畏也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

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
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
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劒及于寢門之
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汪氏曰楚莊始而滅蕭以逼宋繼而伐宋以聲其救蕭之
罪（李曰據經所書則為伐陳居多）又遣使過宋不假道以激怒于宋而使
殺之于是國君親將環其國而攻之然則楚子之志在于
陵暴中國以取威爭伯其惡甚矣

胡傳曰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衆大
衆勤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
必巨易于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于訟
訟而不覺必至于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于見伐見圍
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

臨川吳氏曰宋前以救蕭而見伐今又以殺楚使而受圍
楚之荐食上國宋之挑釁强夷俱可罪也

廬陵李氏曰楚至是再圍宋矣僖二十七年書楚人嫌詞
也此書楚子直詞也

滄闕李氏曰楚莊始而滅蕭以脅宋繼而為陳報怨以伐宋
又遣使過之令不假道以鄙宋宋人怒而殺其使亦其所
自取耳顧乃忿然親將環攻其國至明年夏月而猶不解

兵暴已甚矣春秋于此深惡其憑陵中國之惡故直書楚
子圍宋以著其罪若夫宋人之挑釁召禍固亦不能無咎
然而責宋之意在此似差緩蓋義已見于清丘之盟與伐
陳矣胡傳云云蓋泥于救陳之為美遂謂春秋責宋為深
不知衛救陳而稱人則是不予其救也豈欲著宋之罪以
明見伐之由哉今宋國被圍而猶深責宋雖于端本之道
有得恐非春秋扶陽抑陰之義也故于此專就宋言以為
宋亦有罪則可經書楚子圍宋責楚之意甚明若以責宋
而論書法之旨不亦謬乎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曰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杜氏以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

張氏曰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嘗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

王氏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

汪氏曰大夫會諸侯始于單伯會齊宋衛鄭之君于鄄而後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至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則大夫自為會矣大夫盟諸侯始于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而後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至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然莊僖以下大夫未專政也文宣以下大夫始專政矣

渝關李氏曰凡會也左傳不言其故得毋以楚子圍宋勢通于魯故與齊侯為會而相與謀耶然則或謀其備楚或謀其救兵而相為救或謀其平楚與宋俱未可知大抵是有畏于楚而相為此會觀于此可以見二國之無能為矣

○彭山季氏曰宋之東北界即魯也楚子圍宋則魯有剝牀以膚之慮矣歸父會齊侯將以謀救宋也而齊侯不任其事此魯所以遂使歸父親會楚子于宋以求免也歟魯人背齊向晉之端起于此矣按謀救宋之說或不然清丘之盟有四國未見一人之救宋也以伯國之强且以邲敗之故而不敢救此時魯勢漸衰而又未與于同盟焉敢與齊謀救宋而欲膺楚人之鋒也哉觀左傳孟獻子之言是魯人之欲會楚乃其自為謀者非因齊之不肯救而乃然也或者此會之時齊侯無為魯之意魯亦有見于此而欲背齊而向晉也則有之矣然會穀之後魯即親楚抑豈僅

向晉而已哉○或曰是會也蓋以會楚之故請于齊侯而不敢擅往也按此說亦不然若為會楚故何不往請于齊國乃邀齊侯至穀而復請之耶然則齊侯歸父之會穀必有二國之事相與謀非為會楚事也觀孟獻子之言明是魯人自欲親楚居嘗以是請于齊乎惟不請于齊故齊人疑魯之從楚而背己此仲孫蔑與齊高固又有無婁之會歟

附錄　左傳曰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

君其圖之公說杜氏曰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渝關李氏曰傳言庭實旅百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孔氏從杜註謂皆主人所以答賓者唯劉炫以為皆賓事其說極是孔氏曰小國之免罪于大國也使卿往聘大國而獻其玉帛皮幣之物于是主人亦禮待之庭前所實遂豆醯醢有百品也君自親朝于牧伯之國而獻其治國之功若征伐之功于是主人親以待之主人之身有威儀容貌車服之飾有物采文章嘉淑皆善也有善言辭善稱讚無所違賓有加増賄貨言賓往既其則主報亦厚禮使小國如此朝聘大國者謀其不免于罪也劉炫以為皆是賓事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于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鏡物產于是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乃得為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實于獻賄賂以謀其不免于罪也炫以杜註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于庭非獨主人也炫又云按此勸君行聘唯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之今以文法考之于是有者承上文獻物獻功言自是論貨事下文謀其不免也即承庭實容貌等言亦是論貨事也如此則文法相貫無可疑者但容貌采章嘉淑之說劉氏皆主物言亦覺未足今當作賓之威儀容顔賓之車服文章賓之令辭稱讚加貨者加之以財貨謂即物產諸類可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杜氏曰從前年孟獻子之言也

襄陵許氏曰楚圍宋之威振及魯矣

胡傳曰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啟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懷夷狄存先代之後厭兵固圉以為弊援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于薦賄不亦鄙乎以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趙氏曰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計耳說者徒見經書宋及楚平遂以為歸父平二國之恨蓋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楚夏五月宋楚始平豈緩數月而復能平之魯于楚無一日之好安能犯其怒而為宋謀蓋宋與魯為鄰宋去則楚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迎楚子之意而預絕其兵也

朱子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及楚人平春秋責其叛中國而從夷狄亦罪其貳伯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

陳氏曰吾大夫始特會楚也

廬陵李氏曰歸父會楚子于宋正與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書法事情皆同

渝關李氏曰此孟獻子之謀也獻子為魯賢大夫而為謀如此況于庸鄙之歸父又何足深責哉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曰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

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
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
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
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
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
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
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
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
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

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
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子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
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
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
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
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
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
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傳曰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
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

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
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
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
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
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
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
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
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
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
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

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
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
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
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使而去之
杜氏曰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
孔氏曰平者和也言其先不平而今始平也昭七年暨齊
平定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鄭平與平也諸言平者皆
舉國總言二國和平之意故不書其人謂不書公卿也
永嘉呂氏曰晉與楚爭陳楚討少西氏之亂而陳在楚宇
下矣晉與楚爭鄭邲之戰敗而鄭又在楚宇下矣歸父會

于宋而魯又即于楚矣楚子圍宋宋人告急晉不能出師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伯也門見夷狄之恣横也以見諸侯之有畏于楚而莫有救之者也

陳氏曰凡平不書（李曰此蓋指外平言公羊云外平不書穀梁亦云外平不道）必關于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晉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盧陵李氏曰春秋書平五獨此為外平（李曰宣四年平莒及郯莒人不肯故不得為外平）

景陵鍾氏曰楚圍宋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子反亦以楚之情告曰楚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爾者不幾于輸國情乎然楚君臣實墮華元術中華元告子反之言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歸告楚莊王則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子反心動于君子之名以聽華元莊王又心動于不欺人之名以聽子反名之于人如此故曰楚君臣皆墮華元彀中者宋以名制楚也越滅吳吳請成范蠡援桴鼓應之曰余雖靦然人面哉余猶禽獸也頑鈍如此安得以名制之

汾陽朱氏曰楚雖墮元彀中而不覺然楚君臣亦有謀矣楚軍止有七日之糧晉使解揚致命于宋救兵將至矣不如先救之以為己恩故去之輸情一事左傳為登牀公羊為乘堙夫兩軍相對大師夜入敵壘能必其不執乎余謂乘堙之說近之

渝關李氏曰按左公二傳所記之事互相異同要皆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左傳謂使華元夜入楚師是宋必使元往也公羊傳曰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是楚子使子反窺之也二說不同未知其孰是但左傳謂華元夜入楚

師登子反之牀起之云云或未必然楚圍嚴密即入其師亦難矣安能遽登子反之牀而以病告乎公羊傳謂子反乘堙而闚宋城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則近之矣又左傳謂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亦未必然此或既告王而復與之盟耳焉有不得君命而又不知其君之意輒敢與宋卿相歃乎公羊傳謂子反曰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尤為無禮楚莊非懦弱之君彼亦焉敢如此即或有此言而君不加譴足矣乃反謂其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乎且據公羊所記是此平者不過子反華元一言而解宋楚實未有盟恐當時未必如此也然則二傳有異

同姑並存之以備考夫亦信其所可信者而已○公羊傳曰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胡傳曰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佞佞二卿不受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于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從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

之失奚急于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懷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横見侵偪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弱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郛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洩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按此說不然宋以被圍已踰三時而不肯降華元必不敢擅與楚平楚子志在克宋圍踰三時而不去子反亦必不敢擅與宋平蓋宋不

得已而求平楚亦不得已而許之平雖二卿各以情告或有之及其平也安有不由君命但取成于二卿之私言而已哉然則宋楚皆稱人者蓋兼君臣而為言也二君未相見不可云宋公及楚子平國事非私怨又不可云宋華元及楚公子側平令二傳皆以為貶然使不貶當何如書且楚人用夷降夏宋人背夏即夷皆為有罪豈待貶絕而後見哉今不責其與平之罪實有關于天下之大故乃第為夫所以平者在下而不在上而特貶稱人焉亦已末矣況當時之事實本非二子之私成而又何得如此立說哉○啖氏曰和而不盟曰平然左傳明載其盟辭不可言不盟

杜氏曰盟不書不告也或者宋人耻其盟而僅以平告耶又或是春秋之義欲為中國諱耻故雖告焉而亦不書皆未可知若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則必書之矣以其來盟在彼故也○外平不書此亦外平而獨書之何也一以見圍宋之久必得其平而後去責楚之意也一以見被圍之久既不能出戰又不能堅守終舍中國而從蠻夷責宋之意也一以見圍之久而無救之者至使不得已而與之平責晉責諸國之意也宋與楚平而天下之大勢去矣春秋深為天下懼故于此平特書之○宋人之告急也晉侯欲救之以伯宗之諫而止是伯宗者不能陳善閉邪而

反爲之陳邪開善非獨晉國之罪人而實天下之罪人矣晉既畏楚不敢爭乃以虛辭誑宋使無降楚而曰晉師將至晉師實未嘗起徒令其死守以待之是誠何心哉此時圍宋者九月楚以食盡而將去矣晉縱不能聞難而即起師使能偵知其食盡而與大師以擊之宋猶不至于降也奈之何袖手旁觀全不顧同盟恤患之義則是以宋委楚而實驅之使平耳晉尚可以爲伯主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

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杜氏曰潞氏國赤狄之別種子爵也

孔氏曰狄有赤狄白狄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此潞是國名赤狄之內別種一國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傳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即以國名爲氏但華夏不須言夏國名不以氏配赤狄既須言狄單國不復成文故以氏配之潞氏甲氏皋落氏皆是也劉炫云狄稱種者周禮內宰主春生穜稑之種賤之同之草木故稱種

彭山季氏曰赤狄詳見三年赤狄侵齊下赤狄兩肆侵齊勢日方盛晉與爲鄰慮其爲患欲圖吞併久矣今酆舒爲政殺潞子夫人而又傷其君目潞勢亦稍衰矣晉于是乎乘釁而滅之子爵嬰兒名潞故城在今潞城縣東四十里而東界于黎則唐虞夏商畿內之地也赤狄得以雜居其

閒意帝王之盛時諸夷降附因處以閒曠之土民其人爵其君使並生于政教之中王道之無棄物如此然非類異性貪嗟很愎則亦整兵固圉以威不恪而已何必殄滅其國哉書罪晉也左氏載伯宗之言以爲討酆舒也或者因晉當時所執之辭而文其說耳非真義舉也不然則罪在酆舒何以反害潞子耶

胡傳曰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爲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眾也然則攘其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見書費誓玁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見詩小雅六月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

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强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酆舒數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也

汪氏曰晉景公會狄于欑函而不討陳滅赤狄潞氏而不救宋汲汲于夷狄而忘中國不可以言伯矣

永嘉呂氏曰夷狄屢侵中國晉景滅之似也然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興兵往救而徒加兵于狄今年書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晉侯欲救之而伯宗言以納汙而待自安及晉侯之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為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為謀不過陵弱畏强爾不得志于楚乃求得志于狄晉侯以是賞桓子又以是賞士伯人欲狄于國君臣之間殺無懲遏何暇及然哉備書而義自見矣

瀹關李氏曰春秋重內而輕外此滅狄耳何為書日以謹之曰此天地之心好生之德欲使普天之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者也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蓋無事則致其來王有事則拒之出境未嘗必欲滅之也若其久居中國者又非外狄之可比中國于彼太上則變之其次則制之又其次則驅之而已何可滅也況四夷稱子其爵命亦受之先王抑豈諸侯所得而擅滅哉今潞氏雖狄種既為晉人姻鄰之國是尤在所當恤者晉乃利其土地而欲乘亂以滅之當其命將出師不過假討賊以為名耳使果實欲討賊其臣無道誅其臣而弔其君安定其國家而返可也賊臣既逸中命于列國而令其不容可也今乃滅其國而以其君歸以亂易亂之道其為貪暴何如哉在晉人方以為功當時必以為攘狄之義無不可

滅者而春秋特詳其日以謹之聖人之情可見矣○是役也荀林父為主帥與十二年之戰必同今則滅潞而虜其君不惟掩昔日敗績之罪而且以是為大功矣春秋沒其名氏而止書師所以深罪其暴而識晉人之濫賞也杜氏以為林父稱師從告不亦失經旨哉○胡傳曰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亡于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按此說不然舉號及氏者別其種爾何以為滅見滅之罪且使舉號而不舉氏獨不見滅者之甚不仁乎潞既為國而有爵其書爵者誌其君爾何以為免其責且使潞子有罪而不可免豈

于以歸而可書潞嬰兒乎彼則非其種故舉氏誌其君故
書爵從其夫國之常例故稱名此皆據事直書而晉人之
不仁潞子之不能死于此皆可見矣○彭山季氏曰晉人
已殺酆舒則與楚人殺陳夏徵舒同而經不書必非真有
其事者矣按此說亦不然彼既弒其君夫人而晉景于彼
有姊僻衛不敢容晉豈肯赦特以其不告則不書未可以
其不書而謂無此事也然則晉即殺酆舒亦難寬其滅國
之罪如楚殺陳徵舒而猶罪其入陳豈必不能殺賊而後
滅入爲不義哉○六年左傳謂赤狄伐晉晉侯欲伐之以
荀林父之言而止此年酆舒爲亂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

曰不可以伯宗之言滅潞而虜其君二子之爲謀似是而
心則非呂東萊論之確矣說見六年彼傳下

秦人伐晉

左傳曰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
稷以略狄土杜氏曰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
力人也廣陵李氏曰左氏發傳于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後疑是丈本是此經之傳故陳氏曰秦人秦伯桓公也則亦以爲即七月之伐矣經傳之文其月日先後有甚字○李曰秦人伐晉經在六月左傳在秋七月蓋經爲是蓋晉敗秦師在六月左氏誤謂以爲伐晉亦在七月耳
趙氏曰晉自八年以向狄伐秦今歷八年秦桓乃修舊怨

君子不尚也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二年秦師伐晉今十四年矣此復來
伐者乘晉兵略狄土而闚其虛也故貶而人之按此說是
晉侯先略狄土秦人窺其虛而伐之也與左傳異據左傳
是秦人先伐晉晉侯方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竊意傳說不
然而高氏說似得之蓋此時秦兵不弱又其君親來晉侯
當此敵不併力禦之而反東行略狄土乎左傳謂晉侯略
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可知是晉侯
于七月方還未嘗聞冠而東行也左傳之月日不可據秦
人伐晉當不在七月豈于七月壬午治兵以略狄土爲急

乎但高氏之說亦有可疑晉滅潞氏在六月晉侯之略狄
土若亦在六月秦去晉國數百里安能于一月之內即知
其虛而兵遽至晉乎或者乘晉伐狄之虛而興師師至晉
而晉侯已出七月還及雒而魏顆敗秦師此則時地之可
推者耳其以稱人爲貶固有然者或亦不爲乘虛伐晉故
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曰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札子殺召戴公及
毛伯衛卒立召襄
杜氏曰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孔氏曰傳稱此人為王子捷捷札一人而札在子上故疑
經文倒札字也譜以為雜人不知何王之子大抵非時王
子也或删王札子陸淳以為王子札茅堂胡氏曰讀經當
看大旨有疑處且闕之聖人之意只是罪其專殺耳
彭山季氏曰召伯毛伯天子之大夫也世官專政以行己
私而王子札殺之必有所不得志矣一朝殺二大夫而政
法不行焉此周之所以日替也
何氏曰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
卿
滄起朱氏曰王子專殺天王何在殺人不忌為賊況在天
子之輦轂下而殺大臣乎

蜀杜氏曰桓襄之前列國諸侯交相戰伐列國不稟王命
也至此而王臣有相殺者內之卿士不奉王命也
胡傳曰邢侯專殺雍子于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
邢侯君子以為義事見左傳昭十四年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
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莫陵許氏曰拓拔魏世高歡擅殺叛紘之變而生亂心梁武
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
天下也
渝湖李氏曰公羊傳曰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趙氏以
此為妄穿鑿誠有然者何氏謂天子之庶兄今亦無從見
其必不然但謂因此而言王札子則非矣高氏曰書札而
不書王子則與內臣柔溺之類無異書王子札則與王子
虎無異故變文以別之夫札非內臣固當書王子即書王
子札亦與王子虎無異何嫌于善惡之不別乎經于王族
與公族通無變文以示別者可以知此說之不然矣杜氏
孔氏皆以為文倒而彭山季氏從之彼又謂陸淳孫復亦
云然其為子札之誤明矣此或因王季子之稱而誤倒之
季子云者少子之謂本可繫子于季下札既書名未可冠
名于子上也然則通經中文字之差訛與夫誤減誤增者

不一此即誤倒一字蓋亦如彼類而又何必有異說哉○
文五年召伯來會葬左傳于彼言召昭公此言召戴公蓋
父子也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九年毛伯來求金左傳于
彼皆言毛伯衛而此亦云然則一人矣然則二伯之被殺
例當書名而不書者不知其名又或史氏之偶略耳
義不繫于不名也如左傳載召伯稱謚毛伯稱名至于
召名毛謚則闕焉經若無所據亦安得不悉闕其名乎○
穀梁傳曰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
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
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

何志焉為天下王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按此說不然王子札倒書札子蓋文誤耳本非當上之辭凡殺大夫言其者皆為大夫而用此字故據君言則以上謂下之辭據國人言則以下謂上之辭即據同列言則亦蒙國文而言其大夫耳札與二伯同為王臣既不書王人殺自不可言其大夫且二伯已書爵是亦不必言大夫矣不必言大夫而又何必言其乎然則不言其者自是文法之當然非欲見其兩下相殺故也若夫兩下相殺者或亦不止此此

以王子之權殺而特書王名餘則以人書矣經書人殺大夫者凡五中亦豈無兩下相殺者故雖不書王名未可謂其不志也況凡以下殺上者且志之兩下相殺何可以不志此即不矯王命以殺之是亦王朝之無政而所係非小法亦當書豈必矯王命而乃志之乎可知此書殺者是乃事例之常原非為其矯命故今以矯命言之失其實矣且王矯命言而所謂非忿怒相殺者亦覺不情彼若不因忿怒何故矯王命胡傳乃信穀梁而用其說義亦未之思耳○按左傳是王孫蘇使札殺之也蘇爭政而使札殺之必札恃寵弄權可以擅作威福者其使之殺也或誘以利或間以讒俱未可知要非以尊令卑之使也此王孫蘇之謀而春秋歸罪于王子札者惡其專也若札不聽蘇蘇必不敢殺二伯故專罪札以為恃寵弄權者之戒

秋螽

胡傳曰人事感于此則物變應于彼宣公為國虛内以事外去實而務華傾于朝會聘聞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耗民之事起矣

渝關李氏曰魯于是乎又螽矣不越十年螽凡三見民何

不幸而至此極也夫災之生也既有以召之又無以救之乃于此時而行稅畝之法則是惟思利國而不恤其病民也君之虐吏甚于螽民又何能當此重困哉悲夫

附錄左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杜氏曰為成八年晉殺趙同傳）

渝關李氏曰晉人之于潞氏也以討賊為名滅其國虜其君而又取其地其為不仁不義何如哉林父邀一日之功而貽君父以貪暴之過此晉國之罪人也不以為罪而

反貴之可乎哉士伯之為此謀並非引君于當道者當其諫殺林父亦不過為功利之圖耳今林父雖能得捷亦不足償昔日喪師之罪士伯于此將又何功之有以是而並賞士伯可謂謬矣若夫獻俘于周若果為討賊故是固所當獻者然鄭舒為亂其君何尤乃不由王命而擅伐之並滅其國虜其君而又取其地討賊之義果如是乎以是而獻狄俘徒欲震威名而徼王寵以自張耳周人于此並不聞議晉之非而徒譏其使人之不敬孰謂王朝尚有人哉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彭山季氏曰無婁蓋齊地王氏以為隱四年莒人伐杞取

牟婁即其地（公羊經作牟婁）非也蓋牟婁已為莒取而齊魯方與莒為讎安得往會其地況非齊魯之使道耶意或袁婁之誤耳歸父始會齊侯于穀而齊侯無意于援魯故仲孫蔑復與高固為此會以再定議而齊終無志也晉當其時方滅潞氏甲氏留吁兵威頗振魯由是決意于從晉矣

高氏曰齊疑我之從楚也蔑于是復會焉

滑關季氏以為彭山季氏說其魯人求援于齊而齊與之會以謀之是高氏說其齊人有疑于魯而魯與之會以解之也二說不知孰是然或二說皆有之觀魯卿是仲孫蔑可知為齊疑魯之從楚故以會楚之謀責蔑發之也觀齊

卿是高固可知為魯之求援于齊故以高固為魯擇肯欲援魯以相親也蓋彼雖疑我而我猶欲求援安見二說之不皆有乎惟齊頃志不在魯而且亦不能為魯助魯遂決意從晉十七年斷道之同盟有我公十八年歸父又如晉而自此以至公薨並無一人至齊矣

初稅畝

左傳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

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何氏曰時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

王氏曰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為法至周始詳密而周盡為人君者苟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暴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致水旱螽蝝之變又不能斂奢以節國用而貽饑饉空乏之發于是一切棄先王之制行稅畝之法作法于貪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而賦民之力有加于

古迄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皆肇于宣公之作俑也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至今不復豈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春秋書初者二初獻六羽喜禮之復正也李曰六羽雖正然用之于仲子亦非正初稅畝變田制之變古也美惡不嫌同詞

廬陵李氏曰春秋賦稅例三此年稅畝成元年作丘甲哀十二年田賦是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穀出不過藉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穀梁傳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按助法用藉周本行徹

而三傳乃皆言藉何也徹即寓于助之中亦藉民力而為之者也哀十二年用田賦孔子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又曰若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孟子曰助者藉也徹者徹也又曰雖周亦助也可見周制未嘗廢助而凡言藉者不獨指殷制言也然則助田有公私徹田亦有公私孚曰雖周亦助自是有公私但于公田私田中又有通均之義耳耕則八家合治其公田而官亦常補其不足至于穫時或公田所收者多則分以予民或私田所收者少則分以予官故謂之徹是徹雖訓通訓均亦屬當以公私之名而外助法以為政也故駁發爾私終三十里此成王之詩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王朝采地之農夫答其公卿之詩也使徹田無公私是成王之時即已自廢其法而王朝公卿已廢國法而不行矣何以定為一代之制哉蓋周自公劉徹田為糧後遂因之以為制以周初數聖人智無不周尚踵此法而行之則此法之行于數傳可知也至于世衰道微人各自私其利而通均之義不行于是乎止藉民力而徹法廢矣徹法廢而猶藉其力魯于此時蓋行助也後益無德及民民既困于力役懈于公田且以國用滋侈而天災薦臻公田之所入不足給家國之所需也故于公田之外又復履畝而稅取之不過為權宜

之計聊以濟一時之窮而後且以是為常例矣當哀公時年饑用不足有若勸之以行徹今宣公之不足未必如哀公之甚縱不能行徹但守助法而節用可矣乃于助法之外又稅其畝不亦為先王先公之罪人也哉三傳于此皆舉藉法以為言蓋其有道于古制者非小失矣○穀梁傳曰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胡傳曰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于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

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于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于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利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恤性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彭山季氏曰稅畝者貢法也貢則稅其田畝

助則八家同井中為公田借其力以耕之而于私田則不稅也貢助本無二田而法則有變耳魯本行助法至是征役日煩民多失業宣公以其公田入薄國用不充乃稅畝而行貢法則即助法之田而反古為年取盈之政也先王之良法于是壞矣稅畝既行常額一失則斂之漸厚勢所必至至于哀公十而取二何足怪哉按穀梁所謂去公田者廢去公田之法也蓋即胡氏廢助法之說夫胡氏言廢助法季彭山言用貢法其說似矣但春秋于毀泉臺則書舍中軍則書使如胡氏說何不書曰廢助法乎且春秋于獻六羽則書用田賦則書使如季氏說何不書曰用貢法乎今但言稅畝而已自是助法如故未嘗變助而為貢也況公羊傳言履畝而稅是亦按其田畝而稅取之若廢助法而用貢法則計見成之畝數而即出令以變之可矣何以履畝為哉穀梁傳亦謂履畝十取一乃至去公田言或亦習聞而不察耳至謂公之與民為已悉又與十取一之說不合夫以十取一為已悉至後日之十取二又何如乎○何氏謂稅畝擇取其善畝穀最好者其說良是若于凡畝皆稅之是即為貢法矣夫經不書廢助法則助法之猶行可知經又不書用貢法則貢法之未行可知未可謂其盡稅而無所擇也○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

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朱子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按此說不然哀公謂年饑用不足又謂二吾猶不足是二猶不足之說當在哀十四年饑時（哀十四年左氏續經書饑）未可據此而論稅畝事也若當稅畝時即已什取二則至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其加征者愈多何至哀十四年饑時乃有二猶不足之說耶夫加征者每以始輕而漸重今稅畝而曰初不應一旦輒倍之且當蟲災害稼時不思振民而反倍取非大無道之主或亦不至此況此時孟獻子為卿彼深以聚斂之臣為戒使君欲倍取剝民能不為之

力穡而中止之哉穀梁胡傳皆以為仍是什而取一但廢
古之助法爾不知稅畝非變法曾猶行助而又稅畝當不
止是什一之征矣公羊傳不言所稅之數第諄諄于什一
之說大抵謂稅畝非什一也然則言什二者固非而言什
一者抑豈有當也哉○夏后氏之貢法仍是先世之井田
而以九家各占一區未嘗有公私也但使之各按其畝而
出什一之稅耳至于官祿之多寡則分等差而給之田使
之各收其稅焉助法則田有公私八家分在八區而中為
公田八家同治之公田之所得者即官祿也餘則各得其
本區者惟徹亦然特于其間又有通均之義所以為上下

一體彼此一家而相協于大公之域者也然則三代之制
固莫善于徹豈可以龍子之所不言而謂徹亦不如助哉
但徹法難行于後世而助法每苦于凶年則徹法之仍變
為助助法之終變為貢者勢使之然也今宣公之稅畝雖
于法外有加征猶未廢助而專行貢也故春秋所書上曰
初稅畝而不曰初用貢良有以也且終春秋並無廢助用
貢之文則是廢助用貢當在春秋後至商鞅開阡陌而井
田亦廢先王之制于是乎掃地盡矣彼時雖行貢法而田
非其田稅非其稅然比夏后氏之貢法抑豈果如是哉○
徹于助法中彼此互相濟稅畝則于助法外徒取諸彼以

與此未見君之有濟于民也行之者久則民日益貧稅無
所出而君亦無所得此兩弊之道也有若勸君以行徹若
與二猶不足之說相反其實是反本之論欲其君民皆有
利也蓋徹法行則君不偏多民不偏少所藏于民者既裕
雖遇凶年民自有以奉公而君亦不獨貧矣故曰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是為君民一體之義
然可以經久而不敝乎奈之何徒闕其說而不行也○三
代取民之制夏曰貢殷曰助周曰徹貢助二法易明也獨
徹之為解諸說不同似皆未得其實鄭氏曰十一而稅謂
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孔氏曰諸書皆言十一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云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十一耳不言畿內亦十一也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按此說謂徹為通是矣但不思法
之所以為通者而以通行天下言然則夏之貢殷之助獨
非天下之通法乎且貢助皆十一周之徹既異于貢助其
所為通法者必不指十一言也況周人鄉遂用貢法都鄙
用助法兼貢助而俱行徹蓋合畿內畿外而皆然矣豈獨
以天下之邦國為徹乎南軒張氏曰楊氏云徹者徹也兼
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

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按此說是謂通用貢助二法故謂之徹不知周兼二法而行徹于助之中有通義于貢之中亦有通義豈可以兼行之法目為通徹之制乎況殷雖用助法至于地之不可行助者未必不用貢法矣豈獨周人乃兼之哉朱子曰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按此說是謂田無公私耕則合力以治九區收則總計九區之所獲者而以九分均分之也如此則通者誠為通均者誠為均說亦似矣然而耕收既不分彼此田亦不必名公私乃詩有駿發爾

私雨我公田之文自是私有異于公公有異于私也曷嘗混同而無辨乎且孟子明謂雖周亦助若據朱子說將與助法全不同或亦未可信也次崖林氏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所以謂之徹也通貢助皆然也不是通用貢助二法故謂之徹按通貢助而皆行徹其說是矣然亦以合作均分為徹是即朱子說也夫謂助法為通力止可就公田言私田則不然也貢法既無公田又何通力之可言且既不可言通力尤未可以均分言貢法也彭山季氏曰貢助徹本無二田于民所受田中而納其稅則謂之貢就其中留出公田一分藉民之力以耕而官收其租則謂

之助助亦通力而作者也公劉詩曰徹田為糧則當時已謂助為徹矣但末世人皆自利不相通融故周特以徹名欲人知有通義耳(此說見論孟子)按此說却似助徹本無異所謂徹者特存通融之名耳不知助自為助徹自為徹周制既名為徹是必實有通融之法矣不謂欲人知有通義而已也季氏又曰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夫貢法亦更唐虞數聖人而定校數歲之中而存裕民之意其初豈果不善哉特以衰世之政常乖農時使不得耕耨則凶年始有稱貸而益之者矣是不若助法之公私同利也助法之弊又至民各自私不相友助于是濟之以徹徹即助

也義取通力合作而已周之盛時本行助也(此說見論春秋)按季彭山見孟子有雖周亦助之說遂謂徹即是助若果徹即是助則周先王仍名之助可矣何必別立一名以示異哉且前說既謂助亦通力而作此說論徹又謂義取通力合作徹既與助同何獨以通義名周制耶不知助與徹本是二法二法之于公田皆是同力合作而于私田未嘗不各自治也奈之何合助徹而一之而于通力合作又合公私而一之哉凡此諸說俱覺未安竊意助徹二法有相同者有相異者其耕也八家合治其公田公事畢然後各治其私田其收也公與私各得其本畝之所出者二法蓋相同

也助則耕與收止藉民力為之官不必予民民亦不必予官徹則耕與收皆有通融之義焉其耕也君或補民之不足其收也則于公私各得中又酌量其多寡而差均之二法蓋相與也大抵徹之所以為徹者田藉民力仍有公私之分而義取于相濟雜收本區雖有彼此之別而義取于不偏此在都鄙者然也至于鄉遂用貢法則亦視其豐歉而不拘于常例矣○朱子謂徹通也均也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是義也以之註論語與孟子似乎為定說矣然其語錄又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

未可知也據此則朱子亦未免有疑其所謂收則各得其畝者是即公私之別但通力而耕非衆公私而皆合作也即各得其畝抑豈偏少偏多各聽其所收之不齊截是必于合治公田各治私田時皆有彼此通濟之規而于各得其畝之中又有多寡均平之義此徹法所以異于助法耳○次崖林氏曰井田之說夏五十畝殷增為七十畝周又增為百畝朱子及金仁山皆疑其更換費力恐以傳氏之意推之孟子之言始可信而無容疑蓋井田其制已久非但始于商詩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春秋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可見井田之法夏時已有非至殷始制也

但夏人無公田謂五十而貢則一井之田授十八家每家五十畝耳殷人七十而助則一井之田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十二家授之每家不敷七十畝其數不能恰好然大意不過如此以是觀之孟子之言信為可據不可以不見周禮而疑之也按井田始自黃帝夏后氏亦因之不獨夏時已有也然分田之數三代不同先儒疑其更換費力誠有然者林次崖謂井地不改而人數不同似亦未免那移煩擾之弊愚則以為地數非漸增人數非漸減也惟其尺有短長故其數有多寡之異耳周之尺與今尺本不同如曾子謂可以託六尺之孤陳相謂使五尺之童適市夫今之

大人不過五六尺而彼以六尺五尺為幼童可知周尺視今尺為減半矣故以周尺度地畝則周時之百畝在今日止有五十畝安見夏尺不同于今尺而殷尺又在夏周之間乎且使三代之尺皆同而受田果有其多寡則是周民可足食而夏殷之民多不給也孟子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蓋百畝約可養八口以此推之是夏時之五十畝僅可養四口殷時之七十畝僅可養五六口也若有八口之家豈不至于受飢者之多耶故愚以為三代之受田本同特以尺數不同故其畝數亦異歟○仁山金氏曰夏后氏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士大

夫無不躬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畝以周一井
則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則田已開闢一夫
受田七十畝以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
畝至周則土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田之
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為限鄉遂用貢
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而一夫各受田百畝
其廬舍則撥田之外又共撥若干畝三代可以例推也按
此說亦謂地數漸增人數漸減至于地數所以有多寡者
則以墾闢與官田不同故其受田有異數也大抵皆不然
夫地數非增人數非減前已論之矣其謂闢地有廣狹似

也抑知夏民較少于殷殷民較少于周即夏殷之田猶未
盡闢而當民少之時一夫各授以百畝當亦無不足者彼
縱不能一時皆墾豈亦不能次第漸為之何為夏半于周
而殷多于夏者僅二十畝耶若夫官田之說尤未察其實
焉夏官亦少于殷殷官亦少于周雖夏殷時士大夫亦多
受田者當亦不礙民田又何至以官田之多而蹙民田之
少耶且周時在官者食公田之祿即殷時之助法蓋亦如
此當不至周而君子小人始分也然則夏雖無公田而士
大夫之所受者蓋亦使民耕而但收其稅耳抑豈官與民
無異相與混雜于隴畝之間哉今以二端而論民田之多

寡要皆未可信也○袁氏明善曰井田始于黃帝經界如
井字後世因號為井田孟子因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又曰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上
送于官之名九家同井家授五十畝其半以為菜田助者
藉也謂借民之力以耕公田八家同井家授七十畝共耕
公田七十畝其一井之中除八家所授外餘三十畝以為
菜田及廬舍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孟子
謂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即周之所以通用二
代之法而為徹者也野謂近郊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
井以其中一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其餘為公田

而借民之力共耕之此即殷之助法但比殷則每家增多
三十畝耳國中謂近郊之內什一使自賦者九家同井各
以其什分之一上貢于官此即夏之貢法但比夏則每家
增多五十畝耳其菜田則皆在別井以八等差次分授之
按此說是謂三代皆井田而每區皆百畝又皆以一夫各
占一區誠有然者但謂夏殷時以五十畝七十畝之外為
菜田而周人之菜田又取足于百畝外之別井是不知夏
殷之不同故以菜田曲解之耳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為居
井竈蔥韮盡取焉則是蔬菜之屬皆在公田所居中未嘗
別予之地也即所居之地無餘何不可于本田中別立為

圃而種蔬菜乎且蔬菜之屬附地無多即欲爲木薪等皆
在菜田中亦不至多與之田使如彼說是更以其半爲菜
田説以三分之一爲菜田菜田之數既過多而閑又別取
于他井將他井之田又缺數必有不足于八家者何以通
力而治公田之八十畝哉況一夫既占一區又毀于此何
不并詳其間壟而薄收其租顧乃限之以數上令其爲蔬
菜之用又何爲者耶可知此說亦不足據至于周用二法
以爲徹是尤不知徹之義取于通者非通用二法之謂也

冬蝝生

孔氏曰爾雅釋虫云蝝蝮蜪李巡云蝮蜪一名蝝蝝蝗子

也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爲蚍蜉有翅者非也如
李郭之說是蝝爲螽子也上云秋螽秋而生子于地至冬
其子復生

高郵孫氏曰蝝者螽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夏春秋之
冬夏時之秋也螽爲災于夏而蝝生于秋一歲而再爲災
故志也

趙氏曰按此類生說使爲災如蚕食葉也爲秋中之螽未
息冬又生子重爲災故書

胡傳曰始作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
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
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恤而又爲繁政重賦以
蹙之國之危無日矣

瀹湖李氏曰王氏曰蝝螽之子爾雅謂蝮蜪說者以爲螽
之有子不因牝牡腹中陶冶而自生故蝝曰蝮蜪按此說
或未必然螽本有牝牡豈有不因牝牡而生者況蝮蜪二
字皆從虫自與腹陶二字不同未可以偏旁之近似遂爲
腹中陶冶之說也然則蝮蜪之稱未知何所取闕之可也

饑

家氏曰蝝生自一時而言也饑自一歲而言也

啖氏曰凡歲饑年終之事故不繫于日月皆以冬後書之

張氏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見十年一在螽蝝之後

瀹湖李氏曰據隱公再書螟桓公再大水又螽莊
公三大水無麥苗大無麥禾僖公不雨螽大旱文公三書
歷三時不雨又螽成公大水襄公三書螽皆不書饑按此
說是謂不書饑者益皆有備故也不知諸公之爲國未必
皆有備然而經不書饑者自是遇災而薄有所收猶未至
于饑耳安有凶年不書必至倉廩既竭乃志年歲之不登
乎若夫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饑不假言矣又不可謂其
不饑也下書臧孫辰告糴于齊乃可見其爲無備歟曰胡
傳曰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

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于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傾于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稟虛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救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春秋辨傳辨疑卷四十五

渝關　李集鳳　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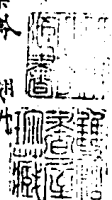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曰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孔氏曰晉之中軍將執政之上卿也又傳大傅于上卿且加大傅以褒顯之天子大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大傅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晉爲伯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佗則晉嘗置二歐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杜氏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幷盡其餘黨

彭山李氏曰潞氏甲氏留吁皆赤狄之別種故繫之赤狄猶舒蓼舒庸舒鳩皆舒之別種而繫之舒耳留吁近潞小國非殘邑也

高氏曰書及者所以別二族

胡傳曰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春秋于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大原而止武侯征伐進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

之事乎
張氏曰晉自不得志于楚而一意用武于狄衆并其地會
書人深貶之也
家氏曰晉滅潞氏則曰討有罪也旣滅之矣而復用師不
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夫豈仁人之所
忍為故書人以貶之楚人圍宋坐視不救諺曰鞭長不及
馬腹又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可已而不已志存乎逐利
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何
渝關李氏曰去年荀林父滅赤狄潞氏此年士會滅赤狄
甲氏及留吁此皆不仁之事也乃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在當時皆
以為大功矣羊舌職謂賞林父為明德而以文王之所以
造周擬之且目士會為善人而以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擬
之在當時皆稱美之不置矣而春秋一則書師一則書人
皆沒其名氏以示貶絕之義聖人之情可見矣旣賞其滅
狄之功曾是可為明德滅其二族以邀賞曾是可為善人
乎嗚呼春秋未作邪說暴行之有害于仁義有誤于國家
類如此而左傳皆詳志之蓋亦惑于其說也已○薛氏曰
欑函之會未幾而三滅狄大無信也按此說不然赤狄與
狄非一國晉侯會狄于欑函本為圖赤狄計蓋恐狄為彼

援是以先離其黨耳非會赤狄而今滅之
夏成周宣榭火（火公穀經文並作災）
彭山李氏曰火公穀作災趙氏齊氏俱從之左傳謂人火
曰火以別于天災則因一字之誤而附會其說也蓋災者
為害之稱也凡火之為災豈盡不由于人乎胡康侯曰成
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
室以便射事故也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
其廟制如榭也今按廟必有室所以藏主也無室之堂不
可以為廟此實宣王講武東都大射之處而非廟也其以
宣榭名見後王之不復講武于此與

杜氏曰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
曰榭謂屋歇前
孔氏曰楚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
望氛祥知榭是講武屋也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
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釋宮云無室曰榭又云闍謂之
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臺上有
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而
歇前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
李氏堯俞曰榭者講武之所宣者其宣王之所為乎至是
歷十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旣不可得而見而王

之迹又煨燼盖痛之也
胡傳曰宣榭火王室不復能中興矣天所以見戒乎
汪氏曰書外災者五皆以國書盖災及于宗廟朝市而非一處也獨此書宣榭以其重紀之也以責王室不謹于火備忽慢先祖之罪著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孔氏曰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為害本非火之所來故指大體而謂之為火天火則自然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以其所害言之謂之為災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春秋天變多矣唯此言火耳按此說謂人火曰火

天火曰災似亦可通但人火天火之殊亦自難辨今公穀二經並作災可知火字之為誤也昭九年陳災公穀二經亦並作火傳寫之誤盖亦與此同指大體而言火指大害而言災其實則一必以為人火天火之別其說近鑿恐未必然也詳見桓十四年御廩災下○胡傳曰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邾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邾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

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按此說不然春秋既曰宣榭其非宣廟明矣奈何據王格宣榭之說而謂此榭之為宣廟乎然則宗廟不應有榭所謂王格于宣榭者或是廟字之誤耳且成周非立廟之所今以宣榭繫之于成周自非宣王之宗廟也況廟有定制未有廟制如榭者廟有定名未有廟名為榭者而無室不可以藏主尤為說之難通者矣其以射堂論榭亦覺未安凡講武者固必校射然而榭為臺上之屋其制頗高而謂以便射事可乎故論榭既非而以榭為廟又難通大抵不足據也至謂貴戚擅殺大臣天子不討天

以此火見戒者是即董仲舒劉向之說也夫天道甚大若諄諄以一事之失而必天災之應未免拘而且鑿矣其以此火為人火盖亦信左傳而不察者歟○汪氏曰啖氏謂宣王廟當在王城發成周乃王城下都之總名分言之則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都邑在焉瀍水東下都為成周商民居焉合言之則總曰成周故洛誥多士序言往營成周成周既成是也或謂原廟始于漢東周未應立宣王廟然詩稱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文王武王則洛邑岐周鎬京皆有廟矣先王立廟盖有故也杜氏以為宣王講武屋外傳亦云榭不過講軍實窃疑宣王南征

非伐講武于此遂以為廟故其制如榭與宗廟不同張氏亦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古者祖有功故不毀是也按此說亦是曲狥胡傳之說要皆未當夫謂成周為總名似矣然昭二十二年經書王猛入于王城昭二十六年經書天王入于成周是王城與成周自當有別未嘗混同而總言之也夫文王遷豐武王遷鎬豐鎬固當有廟且古者朝見于廟周公營洛邑既為朝會之地亦當立廟無疑但文武之廟當在王城不當在成周宣王為平王之祖平王東遷亦必立宣廟于王城而不在成周矣雖宣王有中興之功當奉為宗而百世不祧然春秋既書成周宣

榭災其非王城之宣廟明矣蓋宣王嘗講武于東都車攻之詩所謂駕言徂東者意必在此則此榭者是必宣王所自築也即後人追念宣王之功欲為之立廟何可以榭為廟且宗廟自有定制无不可謂廟制如榭也然則廟以祀先榭以講武用既不同制亦各異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由此觀之安可謂廟制如榭而因謂之榭乎○宣榭而繫之成周緣于此榭之在兩京也宣王講武于成周中興之盛事可于一榭而想見之今而見災匪惑人事之不謹得無天之示戒于後王以其古道不能復遂一旦而盡灰之乎書災于此而春秋之

寄慨深矣○宣王講武于東都車攻吉日之詩以是為復古也故美之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旅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按宣王講武以復古于是乎有宣榭宣榭而猶存也一以志先王之功一以起後王之法非細故也今雖多歷年所猶當修葺使勿壞奈之何衛守弗嚴以致火災而蕩然成灰燼乎故以人事言此災固當為人罪而以天道言或亦天之有意于示儆而非偶然之焚爍矣春秋于此非傷榭也傷王迹之不復

存也然則聖人于詩錄車攻與吉日于春秋志成周宣榭災興亡之徵盛敗之實于斯可見能不為之流連而感歎也哉

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曰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彭山李氏曰郯伯姬文公長女也嫁在宣公時李曰或者嫁在文公時亦如子叔之嫁齊者歟

家氏曰女生而願為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常也見出而曰來歸著其變也

胡傳曰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

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
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
周易序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
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趙氏曰為婦而出著其非也
汪氏曰春秋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所以識父母之訓有
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責郯杞之君失齊家之道
而棄其伉儷也
薛氏曰參譏之也
渝關李氏曰郯伯姬不書歸于郯或者以為遣出故削之

非也遣出者後來之事春秋之法隨事立義豈以後事之
不終而特削其始事乎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子叔
姬之歸齊不書者嫁于舍未為君之先也成五年杞叔姬
來歸杞叔姬之歸杞亦不書者蓋以送嫁之禮薄故也然
則郯伯姬之不書歸郯者或郯子未為君又或禮薄而不
足志俱未可知必非以其遣出而削之也說詳隱二年伯
姬歸紀下○子叔姬書齊人來歸此與杞叔姬止以來歸
繫之于姬何也止以來歸繫之于姬者例之常書齊人來
歸者例之變也商人弒君而執叔姬後乃釋而歸之故書
齊人來歸以罪之若夫郯杞之二姬被國皆無故而姬又
未被執也何得如彼例乎或者謂為有罪無罪之別則非
矣說見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下○子叔姬與郯伯
姬皆不書卒不以夫人之禮成喪也惟杞伯姬書卒又書
杞伯來逆其喪歸則以夫人之禮成喪而仍返其國當非
出婦之正矣
附錄左傳曰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
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
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
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
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渝關李氏曰天王在上朝臣敢于相殺而今又亂其無政
刑甚矣天王無政刑而聽晉人之平王室而且與之宴是
以王室之大事而使晉人主持于其外也王朝之非禮如
此而徒區區殽烝之是循不亦末乎彼武子者不知勸君
以謹侯度而奉命以排解王室亦非陪臣之禮彼受嘉宴
而不知其故猶小節耳及其歸而講求典禮未知其所講
者是何禮也若亦舍大而問細即能修晉國之法而其不
法者必多矣斯亦何足道哉
冬大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春秋書有年皆在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

汪氏曰桓公有年之後遠狩于郎犯害民物宣公大有年之先履畝而稅重困農民二公得國于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撫下殘虐國本怙不爲憂春秋之書有年大有年既以紀天時之反常又以憫魯國之民而幸其猶有年也不爾則人類滅矣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薦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止瑞矣何以爲記異乎

凡災異禨祥皆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于下則天氣和于上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大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爲祥仲尼筆之則爲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按此說以大有年爲異未嘗不是但謂春秋書之爲記異是聖人止怪其反常而疑天道之偶僣也恐亦非仁民之心矣然則書大有年者自是欣幸之辭以必不可得之事而今得之其爲欣幸何如乎蓋宣公篡立而又無德足以召休覩其水旱螽蝝之變不絕于策而去年且以饑書民困已甚矣孰意其大豐驟致而獲此崇墉比櫛之隆乎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在盛世猶以爲喜而在亂國可知矣但在盛世則爲意中之喜在亂國則爲意外之喜其喜同其所以爲喜者不同今以宣公之世而獲大有年故特書之深爲斯民幸以見天之猶不絕魯也此固不可爲祥亦不可毋以爲異因其異而志喜焉此或聖人之意乎說詳桓三年有年下○詩曰綏萬邦屢豐年朱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按武王有道于用武之後宜凶而豐實有所以召和者矣今以宣公而獲大有何道而能致

此乎蓋天心不忍絕魯而周公皇祖陰有以相之不可視爲氣數之偶然已也魯人于此未有不深喜者但徒喜之而不思急圖善政以續天休不有負于天祖仁愛之心哉春秋書大有年雖深爲斯民幸而其屬望于魯君臣者亦切至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渝關李氏曰許昭公在位三十年卒子甯立是爲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

杜氏曰丁未二月四日

渝關李氏曰蔡文公在位二十年卒子固立是爲景公

夏葬許昭公

渝關李氏曰許歷春秋凡八君莊穆僖昭靈悼斯(無諡)元是也莊公國破失位不書卒穆僖昭靈元卒葬皆書悼公書弒亦書葬斯則國滅身虜而卒亦不書矣許于此時專事楚而以昭公之喪訃魯魯人亦往葬之可見魯亦與楚通故二國之不失禮如此然則以楚故而修喪禮抑豈邦交之合義者乎○許昭公于春正月卒而葬在夏已歷三月而又踰時蓋亦五月而葬者經書葬許君者六而卒葬之時月皆不全大抵皆踰時而葬以五月者也惟悼公之葬踰二時則不止于五月而葬矣

葬蔡文公

胡傳曰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于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于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赴怠于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渝關李氏曰蔡歷春秋凡十三君宣桓哀穆莊文景靈平朱(無諡)悼昭成是也宣桓文平卒葬皆書景書弒靈書殺亦皆書葬朱書奔悼書卒于楚昭書殺並不書葬穆亦止書卒哀與莊卒葬皆不書成則卒在春秋後矣蔡于此時專事楚而文公之卒葬並與許同大抵皆是為楚之故○宣公于齊惠之世專力事齊而交隣之禮皆缺是以四年秦伯稻卒九年滕子卒晉侯黑臀卒于扈衛侯鄭卒雖皆來訃皆未嘗葬焉且于三年使微者葬匡王而于十年親奔齊惠之喪又使貴卿會其葬悖禮為尤甚矣齊頃立而齊魯之交漸疎于是十二年葬陳靈公十四年葬曹文公此年葬許昭公葬蔡文公蓋以失齊之恃而後四出以交隣豈有見于邦交之公義而為之者哉比觀春秋之所書而宣公之失可見矣○蔡文之卒月葬時與許昭同蓋亦五月而葬者經書葬蔡君者六宣桓皆三月文平皆五月景則七月靈則三年矣有故者固不得已而過期無故而不及期不亦簡于禮乎故惟五月而葬者乃得其正耳○胡傳曰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

按此說不然凡告喪者例不稱名其稱名者有所証也(說見隱三年宋公和卒下)夫訃禮本簡即或有所失焉亦小節耳何須別其得禮不得禮乎凡告喪者無不言日自當據實書之亦非為得禮故也其不日者史氏之詳略異耳至于葬而不月者亦然又豈以禮數之略而故略之哉(日月例並見隱三年葬宋穆公下)大抵或名或不名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皆因舊史無他義也必于此強立其義則鑿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杜氏曰不書朔官失之
渝關李氏曰以陽氣極盛之月而日有食之陽之不能制
陰愈甚矣前乎此者莊二十五年文十五年後乎此者襄
十六年昭十七年並在六月食非皆春秋之所尤懼者乎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曰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
郤子登婦人笑于房（杜氏曰跛而登階故笑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
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
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
許（杜氏曰為成二年戰于鞌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

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楚辭齊人晉人
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
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
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
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
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
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
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
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杜氏曰斷道即卷楚晉地也

胡傳曰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
非同欲也（汪氏曰如宋襄公盟于曹南）小國訢之大國勉强而應焉非
同欲也（汪氏曰如莒人請盟于魯公孫敖如莒涖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非
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
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汪氏曰襄十八年書同圍齊未嘗講會禮豈亦行會同之禮傳紀楚公子罷戎與鄭人同盟于中分邾人鄭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初無五等諸侯亦豈能用會同之制哉）
穀梁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廬陵李氏曰此盟諸說皆以為謀齊而穀梁獨以為外楚
此舉出于宋及楚平之後而徵會于齊則初意為盟誠因

懼楚但郤克既怒齊遂起伐齊之謀爾
黃氏曰時宋為楚得中國危甚故晉侯為是盟以固魯衛
曹邾之心胡康侯乃因郤克徵會于齊齊婦人笑其跛齊
大夫赴會而見執遂以此盟為謀齊不思徵會乃在未見
笑之先豈預知其見笑故為之會以謀之耶
彭山季氏曰宣公事齊甚謹至是始與晉盟魯衛曹邾相
隣之國也見楚之圖宋切近于災齊不能為主故復推晉
為伯而同盟于斷道夫推晉主盟而僅止四國亦可以見
晉伯之不振矣宋不與盟者夫貳楚也宋被楚圍晉實不
救則固以景公為不足與矣華元方以平楚全國為功豈

肯遂為晉下哉邾本附于諸侯不與大國之列今急于得衆亦聽其從會矣

陳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澮關李氏曰是盟也穀梁以為外楚胡傳以為謀齊二說將孰從曰以左傳考之則穀梁是而胡傳非也左傳謂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夏會于斷道討貳也觀其徵會于齊而齊使四子往可知不為謀齊故矣其所謂討貳者討其貳于楚也是時宋鄭陳蔡皆附楚故晉人為此會而欲討之諸侯于是同盟以截與豈非外楚之意哉胡傳以為謀齊而同欲釋憤者蓋亦

惑于成元年穀梁之說又見明年有伐齊之舉成二年有戰鞌之役大抵皆同盟之國故以此盟為謀齊耳恐未必然也○廬陵李氏曰此盟諸說皆以為謀齊而穀梁獨以為外楚蓋拘于同尊同外之例恐非事實又曰此盟獨魯衛曹者即穀梁所謂魯行父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同日使齊皆見笑辱者也故鞌戰亦具列四子然穀梁以四子聘齊在成元年故此不以為謀齊之盟恐穀梁得其事而失其時耳按此說以穀梁外楚之說為非事實殆不然也諸侯本欲截晉而同心以為此盟何謂其非外楚乎至于穀梁所謂四子同時聘齊者即在未盟之先亦不足信不止失時而已也蓋自十年季孫行父如齊後未聞其再往也何由于此笑其禿且使四子同時亦無同日行事之禮如成三年晉荀庚衛孫良夫來聘與盟皆在一時而各異事孰謂四子之聘俱于同日行事乎且三傳所記各不同穀梁謂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左傳謂郤克登婦人笑于房卻是郤克跛也公羊謂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則客或跛或眇夫臧孫許之聘亦不見于經而公羊所記止二國又未明言孰跛孰眇也且笑客事左傳謂蕭同叔子（見成二年鞌戰傳）公羊謂蕭同姪子穀梁又謂蕭同姪子之母（見成二年國佐如師傳）是其人不同也左傳謂笑于房公羊

謂踊于棓而闚客穀梁謂處臺上而笑之是其地不同也既多不同安可盡信惟左傳獨記郤克事謂此年徵會于齊而取辱考之于經為有合及齊侯使高固等會固逃歸而晉侯辭齊人于是明年伐齊成二年戰鞌要皆起釁于此也然則齊人所謂齊之患必自此始者誠在未盟之先但此盟本非為其見笑故即當會盟時皆亦謀及伐齊事亦必不為謀齊而為此盟也○魯之事齊甚謹齊頃立而齊魯之交漸疎意必頃公無道亦曾失禮于魯故魯人背齊而從晉也觀其婦人笑郤克不難辱伯國之上卿豈能有禮于魯人耶明年左傳曰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左

傳雖不明言其故大抵魯人于此是必有恨于齊矣故成元年為齊難故作丘甲二年逆來北鄙之伐而致于鞌之戰此齊魯之情狀也若夫衛世子臧同晉侯伐齊孫良夫戰于新築又戰于鞌曹公子首亦與于鞌之戰想亦于齊有嫌焉豈止因同盟之好相率而輔晉哉但同盟斷道本為外楚因齊人取怒于郤克又使高固往而固又逃于是辭齊人之會而欲伐齊彼諸國者蓋亦欲借晉力以舒憤耳在諸國之憤必别有故未必如穀梁同時聘齊之說也○斷道之盟有魯晉衛曹于鞌之戰亦有魯晉衛曹大抵諸侯從晉者不過此數國不可謂因四國同聘取辱故相同盟而謀伐齊也使四國受辱而于此會謀伐齊則明年之伐齊何止有二國而二國伐齊之役何又遲之二年始有四國之戰鞌耶夫以四國之戰鞌在成二年可知此年之會盟本不為謀齊且不為四國之受辱故也○據左傳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是此會本晉意也據經同盟于斷道是此盟本諸侯意也蓋因不恊而後會亦因不信而後盟晉慮諸侯之向楚也故為此會以謀討貳諸侯亦慮晉之不庇已也故為此盟而共推為伯耳雖當相會時晉亦欲為此盟皆非諸侯之所同欲何以謂之同盟哉但晉人徵會于諸侯本為謀討貳及郤克受辱于齊齊侯又使高

固來而固又逃歸于是乎舍宋鄭諸國而獨伐齊矣至成二年齊又伐魯而且敗衛彼數國者安得不顧同盟之義而相與興戰鞌之師哉觀郤克至晉時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是晉侯本不欲伐齊也使齊人請罪于晉而高固又不逃晉亦未必即伐齊且使伐齊之後齊不伐魯而又不敗衛晉亦未必合三國而往與齊戰也然則戰伐之由雖起于郤克之受辱而亦曷嘗不為他故哉○邾子自僖二十八年會溫後至此四十一年而始再見蓋邾定公為齊出昔嘗事齊而不事晉今以齊為不足事也故又從晉而為此盟乎

秋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王氏曰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之會事齊而不事晉危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之盟背齊而與晉謀伐齊危齊人之見討也宣自即位以來卑屈事齊惟恐獲戾末年遽有伐之之意初乞師于楚尋復求助于晉晉近于齊而遠借援于大國以間朝夕之好岌岌乎其殆哉按此說不然黑壤之會固有止公之危然使公不見止未必不以為危而致之若夫斷道之盟本為討貳而外楚非為謀伐齊也至于魯雖近齊而魯之所以待姻隣者當未免自失其道春秋于此抑豈危其背近而從遠哉然則致

公之會者謂非王事民事出而晉文不足倚會盟又不足
恃以是爲可危未必有他義也
錄附左傳曰范武子將老杜氏曰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召文子
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
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
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
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渝關李氏曰齊頃雖無道未嘗如商人之弒其而罪不容
赦者也爲伯國者將欲已其亂焉寧可徒恃戰伐之威以

脅之乎況當時郤克盛怒而晉侯不許伐齊猶爲近正假
使晉侯欲伐齊武子于此正當引君于當道而勸止之奈
之何欲使郤克逞其志一旦避位而授之以政乎夫不能
成君之美而欲徇其同輩之私後雖戰勝而能服齊恐非
君子之所取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曰公弟叔肸宣弒而非之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
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
食宣公之食
劉氏曰遂氏七人不同操然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
清廢中權叔肸兼之矣
滄起朱氏曰季札以光弒叔終身不入吳國叔肸以宣殺
赤終身不食宣食此皆有爲者也陳仲子無爲者也
茅堂胡氏曰以先公之子而稱公子史策常文有偏愛之
私情則稱弟無親親之公義則稱弟
陳氏曰凡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是故宋地辰兄弟
也一篇之間識稱宋公之弟辰無識則從其恒稱爲公子
地李曰定十年宋公子地出奔陳雖從恒辭稱公子未可謂爲無識也下書宋公之弟辰者義繫于弟故稱弟耳
陳公子招一人也識稱陳侯之弟招無識則從其恒稱爲
公子招故不弟稱弟不友稱弟傳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

子偃師罪在招也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叔肸稱
弟惡宣公也李曰宣公以非義私其弟故春秋惡之
彭山季氏曰叔肸不爲卿而書卒或曰非卒其官也卒其
賢也魯大夫莫賢于柳下惠奚斯史克子家羈而皆不錄
其卒獨卒叔肸何邪以其公弟恩禮有加焉耳
汪氏曰成二年書公孫嬰齊帥師自是終春秋之世世爲
大夫蓋叔肸辭祿不受而宣公以母弟懿親命其子爲大
夫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
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絶道故雖

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爲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爲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爲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于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于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于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于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于隣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按此說不然凡書弟者不謂其得弟道何獨于此謂得弟道而稱弟乎夫公族雖賢亦無卒而書字之例且既書字矣何爲又書名既以書字見其賢矣何必又書公弟以明其得弟道乎況魯國之賢不一凡無位者例不書卒叔肸既不爲大夫何獨以其賢而卒之由是言之有以知其說之難通矣然則云何曰稱弟者著其私稱字者以字爲氏稱名者例之常而冠氏于名亦與季友仲遂等肸雖未爲大夫而卒以大夫之禮是以特書卒也夫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于貧賤誠可謂賢矣公當終始成其志于其歿而以貧賤之禮待之可也乃不勝其私情

之愛賜之以氏卒以大夫之禮而不顧其所不安也亦大失異于愛人以德者矣或謂叔肸守義宣公推恩庶幾各盡其道不亦美乎曰非也厚葬顏子仲尼以爲不可門人爲臣夫子以爲欺天死生之道分義之常毫不容苟曾是可以私情累之乎宣公之所爲既爲賢弟之所不處乃欲加以殊恩而重致其懟親之愛是何異盜賊殺兄弟而奪其財產乃分貲于群弟以厚其終其將受之乎故變文而稱公弟因錄其氏而書卒皆以著宣公之私情重累賢弟之高誼也其旨微矣故子于此但知叔肸未嘗爲大夫不可生賜之氏故不與季友仲遂例言之不察其實而反以

是爲誤而別爲他解以求通要皆未有當也陳氏曰公弟者何見非大夫也孫氏曰不曰公子以見叔肸無祿而卒也王氏曰死不目爲公子則未仕矣按叔肸生時不見于史策固非爲卿如友遂輩然稱公弟于其卒弟以著其私愛耳何由見其未仕無祿而非大夫乎○盧陵李氏曰兄弟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黃秦鍼宋辰衛鱄佞夫之類罪其兄薄友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季蔡叔魯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詞

也無貶即賢之也其不稱公子者不以貴戚累之其不稱弟者不以私與薄累其兄也上係國者言與國一體也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係之美之也叔肸書字而書弟此春秋之變例稱弟者明其得弟道稱字者著其賢也惟其稱字所以異于其餘稱弟者也按此說亦不盡然諸侯之兄弟凡以臣事見者皆稱公子而名之非以臣事見者但稱字而已說詳桓十一年盟析下此例之正也至于變文而書弟者或罪其兄有寵愛之私或罪其兄薄友愛之義誠如廬陵之說矣但彼以稱名為罪其人何以通于凡稱公子而書名者乎且蔡季許叔諸人以非臣事而稱字自可知為公子

與公弟矣不必論其不稱公子與不稱弟之故也夫謂不稱弟者不以私與薄累其兄猶可其謂不稱公子者不以貴戚累之豈凡公子之稱皆不免于貴戚之累乎即稱字者上係之國亦例之常非為與國一體而云然也且蔡叔為蔡侯之誤季子為不臣之稱又安可與蔡季諸人例言之哉若夫叔肸之書弟書字固為春秋之變例但書弟者原非為其得弟道而書字者亦非著其賢也使果為得弟道而著其賢則于書弟書字之下而又書名將又可謂罪肸之義乎然則肸之稱弟似無異于其餘稱弟者但以生而賜氏實異于他弟故據實書之亦非春秋有意而異之

也。○凡諸侯之子公在稱公子即公不在亦當稱公子三桓之見于莊篇者並以公子書矣惟凡稱弟稱兄者則據時君言之非不可以稱公子也以其義繫于弟而特異其文必非母弟之故也叔肸雖母弟而公以母弟私愛之春秋正識其私而以弟書左傳乃以母弟言之且曰凡稱弟皆母弟也則是母弟可稱弟非母弟不可稱弟也不反訓人以私而大失春秋之義哉○肸稱叔是亦生而賜氏者蓋生不受職特賜以氏欲于殁而榮其子孫也意當叔肸將卒時乃賜以氏而以大夫之禮卒之若在平昔時公雖強賜之彼亦豈肯受之哉○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叔姬

非夫人也法不當卒而卒之公重其賢而以夫人之禮往弔也此年公弟叔肸卒叔肸非大夫也法亦不當卒而卒之公亦重其賢而以大夫之禮泊喪也然則二公皆過于厚而其為非禮則一矣經皆據實書之以示譏其于死生分義之際不既嚴矣哉○殺懸及視者仲遂為之非宣公意也宣公非弒亦非篡然而有以弒篡加之者以不誅賊而遂寵之則是利其所為而私幸其亂也故論公者每以弒篡之罪甚言之耳若夫叔肸之于公未必亦以弒篡目之但傷二子之見殺又薄宣公之幸亂而寵賊是以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甘以貧賤終其身則其志節為足尚矣然

亦必形迹不露未嘗顯斥其惡而但爽然自適于物外是
以宣公愛之重之不能榮于其生猶必厚于其卒也若或
顯斥其惡彼將為宣公之所深忌或亦難免于禍矣尚何
愛重之有哉觀于此而叔肸之賢愈可見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曰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
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彭山李氏曰伐齊者以其不從斷道之盟也○按左氏載
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則何為復有鞌
之師哉況盟繒事關離合而不見于經不足信也

汪氏曰齊自程泉以來不與于晉之會盟而恃其強大侵
暴小國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伯業始則君率衛以伐齊
既而王卿舉合境之兵偕魯衛曹以戰齊蓋非專以婦人
笑客之故也
薛氏曰齊不與于諸侯之會而伐之也書衛世子代父掌
兵非子道也
臨川吳氏曰會朝與伐國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胡傳曰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于禮自己致冦
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欲必
于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遲

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
鑒矣
渝關李氏曰凡用兵者必君臣合謀而後動此時怒齊不
會者君之意怒齊辱已者臣之意兩怒相成而時舉焉則
是役也未可專主一事而為言也○衛之輔晉甚勤衛成
之于晉成也欲魯之往會而有孫良夫之來盟衛穆之于
晉景也惡齊之不會而有世子臧之同伐是皆堅意事晉
而輔之以招携討貳者也蓋衛鄰于晉而與齊楚遠故堅
事之抑豈專為與齊有嫌哉世子臧後嗣君位是為定公
穆公于此役使其世子行但知伯令之當恭而不知國本

之當重其非禮也明矣若夫世子從戎允非奉粢盛而視
君膳之道而晉侯亦不以是為非謂之何哉○左傳謂齊
侯會晉侯盟于繒若果如此何為又有于鞌之戰鞌戰猶
使國佐與盟此時未至于大創齊侯豈肯輕身出盟乎且
使齊侯既盟而公子彊為質則蔡朝南郭偃之囚可以釋
矣何又至于逃歸耶然則盟繒之事經既不書未可信也
公伐杞
高氏曰杞自文十二年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
而欲人朝已亦不恕之甚矣
彭山李氏曰斷道之盟魯必期杞而杞不至故伐之也

涂氏曰公伐莒萊邾杞凡近魯小國無不被伐公之怒也
甚矣
廬陵李氏曰自此以前侵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此以後侵
伐十二惟四書公
渝關李氏曰伐杞未知其何故高氏謂不來朝季彭山謂
期會不至高説得魯情李説合伯事或者兼而有之桓莊
僖文之世杞並來朝獨于宣公有闕焉公亦未必不怨杞
矣惟其怨杞故于此焉觀伐之此高説之可通者也成五
年同盟于蟲牢七年同盟于馬陵九年同盟于蒲杞伯皆
與焉可知去年斷道之同盟公曾約杞而杞不至故于晉

衛伐齊之後公為盟主伐杞焉此季説之可通者也又或
宣公怨杞之不朝而以姻親之故不可加兵今則特假伯
事以逞其私耳不然公既怨杞矣何為遲之十八年而乃
伐之耶此合二説而兼有之可通者也○是役也當在晉
師既還之後若晉衛方伐齊而公即伐杞是明與盟主相
左矣公既不與同伐齊乃獨加兵于小國同盟之義安在
寧不慮晉人之見討耶况伐杞之後公使如楚乞師欲以
伐齊公既深怨齊何不與晉同伐之顧乃含晉已出之兵
而求楚未可必之事亦甚覺其不情矣此可知伐齊時晉
亦借魯為聲援而凡糧餉器具之類又皆資魯以供其乏
是以不復用魯兵也至于晉師既還公方有事于杞而往
責其不會之罪豈非事序之較然者哉然而徵會于杞或
晉為之而伐杞亦出于晉令亦未可知若果如此則二國
之伐尤非一時而並舉矣不然晉亦何急于伐杞乃令公
伐杞而已伐齊凡其所資于魯者何能于出師之時令其
一一取給耶且此時使公伐杞何如使公同伐齊乃不欲
其并力于大國而于小國是急焉恐當時必不如是也

夏四月

附錄左傳曰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杜氏曰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

渝關李氏曰晉侯伐齊而與齊盟齊既服晉矣魯人猶欲
借楚伐齊者齊未經大創猶不足以紓魯之憤也是以又
欲為此舉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
取穀宣公于此蓋欲效先祖之故事而為之者歟然而非
義甚矣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胡傳曰戕者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
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畢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
者則有之矣介子斬樓蘭事見漢書中國則重門擊柝康陛等威侍
衛守禦之嚴矣至于坐使其君為邾人殺之而莫禦乎邾

人盖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滄起朱氏曰外無所禦內無所防而賊入焉揔以見其國無人也

孫氏曰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天子不能誅故此肆然復戕鄫子于鄫也

薛氏曰戕者殺異國之君也邾力足以加鄫而屢無道于鄫則魯以強大加邾盖出乎爾者也

孔氏曰春秋弒君多矣其戕唯此一事

滄關李氏曰左傳曰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杜氏註曰弒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弒者積微而起戕者卒暴之名公羊傳曰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何氏註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穀梁傳曰戕猶殘也捝殺也范氏註曰捝謂捶打殘賊而殺然則三傳之說各異將孰從曰左傳說是也盖弒戕皆殺也特以內外而異名爾如諸凡所以弒者不同而皆書弒諸凡所以殺者不同而皆書殺又殺人以梃與刃亦無以異豈以其解斷捶打之故遂變殺而言戕哉杜氏謂別內外之名得傳意矣但以弒為積微而戕為卒暴猶于字義未當耳孔氏曰弒者試也言臣下伺候閒隙試犯其君戕者殘也言外人卒暴而來殘賊殺害之也按此說以試犯之義解弒字似得之而以戕為卒暴而來恐不然如孟子戕賊杞柳以為桮棬此戕字抑豈卒暴之謂哉盖臣子之虐君父不可斥言殺故以試犯為辭外人之虐國君亦不可斥言殺故以殘害為義所以殊尊卑而別內外之大經也豈以徐驟異其名哉如君大夫之歿或崩或薨或卒皆有尊卑內外之異不可謂其所以歿者亦不同也故殺本國之君曰弒殺他國之君曰戕殺本國之臣曰刺國君降亡曰滅以之祭神曰用之非此類者則槩曰殺而已此通經之凡例也。

汪氏曰邾稱人盖邾子而貶之也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鄫子某今曰邾人則為邾子明矣邾文公用鄫子邾定公戕鄫子皆黜稱人惡其奕世兇虐滅人理而悖天常也蔡靈蔡昭見殺則錄其名而鄫之二君不名盖無罪而受禍爾按此說不然邾人者邾國之大夫也若邾子害之則兩貴相殺不當言戕如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盖戕之與弒固有內外之殊而殺之與戕亦豈無辨而云然哉杜氏謂邾大夫殺之良是大夫非微者故不書盜耳使書盜則不知為何國之人何以明邾罪乎即或微者殺之則

其國曰邾盜亦當書弑不書殺如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梁經作盜弑以襄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例之則穀梁經是矣夫本國之盜書弑然則他國之盜寧不書弑乎今雖書戕而不書盜可知是大夫殺之本非邾子黜稱人也若夫鄫子不書名者或不知其名或史氏之闕略亦非以其無罪之故矣○邾人之戕鄫子也必鄫子嘗有以侮邾故邾人恨之此或出于一朝之忿而猝起以殺之或出于先時之謀而乘閒以害之俱未可知鄫君在國邾人得就而殺之鄫無臣子矣然亦未聞鄫人之報賊也鄫人之罪愈重矣彼邾君者未知其亦與有謀否但其臣下敢于殺

隣君是亦義之所難寛而法之所難赦者乃亦未聞邾子之殺之也且又安知不幸其能戕而反以是為功耶至于盟主不加誅望國不加討竟使鄫君徒受禍焉良可悲矣雖然本國之弑君父者猶相與視之為固然何況外人之戕他君者哉○鄫子被戕于邾人是必有以自取以是而罪鄫人之不救亦就臣子之義言耳其實國君無道即其侍衛衆而守禦嚴豈遂免于意外之禍哉藺相如謂秦王曰五步之内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使相如果殺秦王豈秦人所能救者至于荆軻之匕首高漸離之筑張良之鐵椎皆于秦政

將及焉彼亦幸而不中耳若果中之秦法雖峻而亦何濟于危亡哉若夫聶政之于韓傀累是能殺之矣聶政為嚴仲子報仇自齊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屠以死若此者俠累之左右而亦焉嘗無人哉此可知變生于不測亦非人所能防者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苟能以仁禮存心人方愛敬之不遑又孰忍而戕之故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然則人主而欲保身者亦必明于此道而後可矣勿徒恃國人也

甲戌楚子旅卒

左傳曰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杜氏曰成二年戰于鞌是）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江氏曰吳楚稱子特從天子所封之本爵而黜其僭號也楚至僖二十一年成王會盂始書子至莊王始書卒吳至襄十二年壽夢始書子書卒徐至昭四年駒王章羽書子

高氏曰中國不能自正乃與夷狄相為朝聘相與盟誓相通問好故自此詳志其卒

杜氏曰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絶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

孔氏曰諸侯之葬魯不會則不書知吳楚之葬為僭不書者襄二十九年傳稱葬楚康王公親送葬經亦不書故知其不為魯不會也禮坊記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鄭玄云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辟其號者五等諸侯死則稱爵書卒及葬則從彼臣子之辭皆稱為公若書楚葬亦宜從彼所稱當云葬楚王以此僭而不典不得稱王故遂絕之而不書其葬同之蠻夷言其不足紀錄以懲創自求名號之僞同之蠻夷者蠻夷卒亦不書言其不書似之也

彭山李氏曰楚莊之興志本欲圖中國但以能審形勢故先為務本息民之計不汲汲于兵爭即位三年而始滅庸秦巴既合足以制中國諸侯然後漸圖陳宋動必相機辭足以屈中國亦一時之雄也然滅庸滅舒蓼滅蕭肆其强暴而宋陳鄭聖賢之後無不皆被其毒凡其所為皆貪慾之事非有假仁義以正天下之功說者乃以列于五伯而與桓文並稱豈不誤哉詳見僖二十三年宋公茲父卒下

渝關李氏曰楚子始書卒初來赴也以數千里夷君之喪來訃于魯則非禮矣春秋據實書之蓋亦不能無譏爾○汪氏曰魯史必書楚王某卒聖人革其僭號故曰楚子某卒按此說似矣然識春秋未經筆削之先便已稱子亦未可知傳稱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矣若魯史全無大義何以致宣子之嘉歎耶今必謂某為仲尼之所筆某為仲尼之所削恐亦未足據也○胡傳曰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異名為亂哉按此說以稱子為仲尼筆之以不書葬為仲尼削

之亦難定其必不然也如左傳稱楚某王又記葬楚康王事安知魯史不如此而仲尼乃加筆削于其間耶若夫降爵之說必無此理而以稱子為狄之尤為未當蓋吳楚諸國若果本非子爵特以春秋畀之使從四夷稱子之例此乃可謂之降耳不知彼之故封本如此豈春秋降之而使畀截若荊若吳若徐止以號舉此乃狄之至于稱子云者則是黜其僭號使從王朝所封之本爵何得以是為狄之若滕杞之稱子又彼自降而請于王是以據實書之亦非春秋有意降之而狄之也況滕杞無僭王之罪又何得與吳楚並論哉且進退諸侯者天子之大權也若春秋果降

諸侯而狄之誠為亂名實矣自為僭亂之人猶欲定名實而戒僭亂之功吾不信也○楚僭稱王經于其生也稱楚子于其卒也稱楚子則于其葬也亦稱葬楚某公有何不可顧乃避其號而不書何也曰在我國紀事之法可從周室之爵以正其名于彼國送葬之禮不可改主人之稱而失其實是以生與卒皆稱子而于其葬也寧闕焉此一義也楚君之事不可以其稱王而不書故但易王稱子而已至于葬事之在我者我實以王號稱之則夫没之而不書亦所以為内諱耳此又一義也書其本爵既正其名于生與卒而没其葬事又誅其罪于終焉法可並行而義可互

見此又一義也由是言之亦不止于避其號而已也又何疑于不書葬之故乎○自宣公至春秋終楚歷八君莊共康郟敖麇靈平昭惠是也除靈王弒惠王卒在春秋後餘六君無不書卒者未必魯皆葬之也今莊王既不書葬未知魯亦嘗葬之否但此時魯方乞師于楚未有不葬莊王者此以知為葬之而不書也要之春秋既有與楚不葬之例即或闕其禮而不葬亦何嫌于闕禮之不明哉○楚莊王在位二十三年卒子審立是為共王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傳曰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息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慰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强盛齊少怯矣于是背齊而事晉其于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愨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于背與國易于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家氏曰歸父為宣公謀去三桓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强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哉宜其謀之不遂也

廬陵李氏曰宣公聘晉止此一事

渝闕李氏曰宣公與于斷道之盟蓋已背齊從晉矣今使歸父聘之所以睦晉也其欲借晉力以去三桓或亦因聘而有此謀耳恐非欲去三桓而以行聘為名也且此時三桓未甚抗公室未甚卑季孫行父仲孫蔑號稱忠賢是尤不可去者歸父之欲去三桓也不過欲自專其寵柄豈真

為公室討哉使其果去三桓吾恐公室未能張而歸父之自恣者將覩三桓為尤甚而謀之不臧自速其禍君薨則失所恃彼之所欲去者即轉而去彼又何怪其家世之不能保也哉○彭山季氏曰歸父以父仲遂之故素謹事齊今魯自斷道之盟已敗從晉特令歸父如晉始聽晉命蓋季孫行父當國實主此謀欲使歸父必與齊絕之計也左氏以為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殊不知魯之于晉初交未固此豈遽與謀腹心時哉且歸父志本向齊不在晉也事晉乃三桓之意特懼歸父有異志故使奉使耳歸父欲去三桓不謀于素厚之

齊而謀于初交之晉智者不如是也蓋行父不忌歸父有寵于君而欲以計傾之使處齊晉相疑之地也不待宣公薨而歸父危矣謀去三桓以張公室之說得非行父誣加歸父之辭而左氏誤信以為實乎按此說恐未必然魯之背齊從晉也誠出于行父觀歸父之奔齊可知歸父無絕齊之意矣然而聘晉之役不使行父而使歸父者公蓋于此有謀焉特欲使歸父親信之臣以間三桓而或啗晉以利說晉以辭求其行我之意者是必有之然而不求于齊而求于晉者蓋以齊頃不足與有為而晉力可以制三桓或者念新好而以此事堅我之心耳若歸父之使亦由行父以為欲使歸父處齊晉相疑之地也縱使歸父愚闇不知行父之以計傾我而以行父之私欲結晉者彼亦豈肯身為之用而明與齊絕乎惟其欲去三桓故與公謀而出使則是借此以圖行父故不慮齊人之惡我耳夫歸父以去三桓請于晉未知晉人之果從否至于歸父奔齊未必不以行父背齊之故翹于齊人而令其與彼為讎矣明年傳謂齊將出楚師安知非惡行父而為之耶要之彭山之說殊無據而又覺難通未可信也○左傳欲去三桓之說未必失實蓋歸父有寵于公必為三桓之所不喜而季文子孟獻子行事多正必有不順于歸父而為歸父所深忌

者歸父恃君之愛乃與公謀而欲去其所忌不過以張公室為名耳夫借外援以去強宗自是為計之左使當日公即不棄世豈能必其事之成而得專寵于魯也哉吾恐晉人不為之用而歸父之禍將亦不可知矣甚矣歸父之妄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曰正寢也

湔關李氏曰桓公弒立而薨于齊天道為不爽矣宣公以弒逆得立而獲正終亦幸爾君子猶以為非正命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曰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杜氏曰許為司寇主行刑）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彭山季氏曰歸父自仲遂以來得君專寵而是時季孫行父當國所深忌也今歸父使晉而還適遭公薨之變行父欲自文其預聞弑赤之故于是逐東門氏亦必以向不事晉之罪歸之謂其有事于齊也則歸父懼罪于晉勢無所歸有奔于齊而已歸父奔齊見歸父之志在齊也左氏以

壇帷復命于介為善而胡康侯遂許其志仁則過矣至笙遂奔而使介復命蓋其事勢不得不然耳況考歸父平生則如齊取繹伐莒等事乃一導欲濟凶之人而奔齊必以國事怨焉非忠臣也何善之可言哉不自位奔故不言出笙魯境也

杜氏曰笙魯竟外

穀梁傳曰還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至檉遂奔齊遂繼事也（笙穀梁經作檉）

胡傳曰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于莫羊五之屬（見左傳成公十八年）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遂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遂忍乎哉（季曰逐東門氏時未必君猶未殯穀梁傳曰子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其已殯也明矣）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傳曰損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此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滄起朱氏曰季文子當時不能討襄仲之罪而以罪後之人夫仲當討則宣不當立宣之立久矣俟其薨而罪其臣又沒而以罪其子子安能服哉○季文子之逐歸父也曰其父昔弑君也夫襄仲之黨宣公固矣成公為其子而逐父之黨以彰其父之罪是父子相訐也當時而訐過之大者也過時而訐又可知也

家氏曰季氏不以君薨為戚肆出悖言追仇既往首逐其腹心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為春秋于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自茲以往政在強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于此

彼篡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爾反爾尚復誰尤春秋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討垂將來之戒云

高氏曰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于殯前若其有罪待命于新君可也今歸父還未及魯境遂即奔齊則有惡于新君矣

汪氏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墮君命而廢使事者也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則能達君命而畧使事者也然楚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若敖氏既滅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見左傳宣四年歸父苟

能不避斧鉞之誅而歸復命于殯斯為盡人臣之職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杜氏曰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胡子曰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于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茅堂胡氏曰歸父欲入而復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之惡其出奔賢于入也況又壇帷復命于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不失禮乎曰還曰至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按此說皆不然蓋人臣之義受命而出君若薨即或有罪亦當入而復命于殯待罪于新君之為正入而赦之則幸也不則其分也豈慮殺而增君之惡以為僥倖苟免者所藉口哉歸父之至笙奔齊雖有復命于介袒括哭踊之儀不過為失禮中之禮耳春秋書還書至書遂奔明罪其不能復命于殯之非何從見其得禮而善之耶且歸父以襄仲之立公而被寵要亦私情之合而已其所以哭踊成禮者安知非感先君之私恩而為之豈有見于君臣之義造次不可違而故盡哀以奔也哉夫畏罪而不敢入既失復命于殯之禮雖有哭踊之小節僅免于棄命忘哀之罪耳奈何以其小者信其大者而一以為得禮一以為志仁相率而善之若此耶且歸父成父之惡媚齊固寵不可謂非魯國之罪人

也比觀春秋之所書凡其所為未有若于義者而謂造次顛沛之能仁乎孔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若以此小節許之為仁則天下後世之志于仁者亦多矣○杜氏曰笙魯竟外故不言出但以不言出而見其為竟外則不然使笙在竟內而未及復命亦不可以言出如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居嘗不至晉地之令狐哉以未復命故不書出此或亦如彼例耳然必以笙為竟內亦無所據故杜氏竟外之說可並存之○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以有疾而墮命也公孫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以有罪而不復命也歸父之視其父有間矣然而其失臣禮則一也○公子遂殺適

立庶以圖富貴而欲及其子孫必自以為厚利矣身死十年而東門氏被逐則亦何利于此哉春秋書歸父之奔可以結逆之罪矣奈之何魯人徐傷其無後也又使仲嬰齊後之得毋念仲遂之功而不忘其舊耶嗚呼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魯人之謬如此是又春秋之所傷也夫

春秋辨傳辨疑卷四十六

渝關　李集鳳　翽升

成公

孔氏曰魯世家云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魯世家云成公穆姜所生釋例曰計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案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自齊即穆姜也至此始十八年耳二年傳稱公衡為質于楚公衡成公子也既堪為質則其年已長成公若是穆姜之子未得有成長之男按此說以公衡為成公子而疑成公非穆姜所生殆不然也成公于十四年娶齊姜即位之時年尚幼安能有子而于明年堪為質耶意公衡是成公之庶兄以其母賤而不得立故于二年為質于楚耳公衡既非成公子安可以公衡之年而疑成公為非穆姜所生者耶然則成公為穆姜所生彼其生也何以不書而穆姜于成十六年又有僑鉏留君之說何也曰桓六年書子同生蓋以太子生之禮舉之也宣公之篇不書子黑肱生者或以宣公昵于他寵而不舉嫡子亦如文公之不舉子赤者然雖穆姜適于宣伯使公逐季孟而公暫辭因指公子偃與鉏而謂公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安知

非以淫亂成惡毒逆惡生子之不已從耶且使穆姜非成公之生母恐亦無所恃而欲爲所欲爲者矣由是言之又未可以穆姜皆君之說而定成公之非嫡子也姑從孔氏之前說可耳○成公元年歲在辛未定王十七年也夫人齊姜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杜氏曰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孔氏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彼春無月則是竟春無冰此

春秋辨傳辨疑　卷四十六 成公元年　二

亦應竟春無冰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四月寒最甚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冬而無冰是時之失故書之記冬溫也

胡傳曰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調爕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于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愼于微之意也每愼于微然後王事備矣

渝關李氏曰吳氏曰二月今之十二月舉此無冰則一時無冰可見矣若待終時乃書則今之正月豈可更言無冰乎穀梁之說非也穀梁子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按穀梁之說惟終時無冰則志一難爲非耳以難通于桓篇之正月無冰也其言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蓋謂此月寒當加甚而至無冰則終時皆無冰矣此與孔氏竟春無冰之說亦無異但其語意迂晦不如孔說之爲明顯也

○經書無冰者三襄二十八年有時無月以其竟春無冰

春秋辨傳辨疑　卷四十六 成公元年　三

故以時書桓十四年有正月無二三月惟于正月無冰故書在正月此則正月二月三月俱備不必每月書無冰故于加寒之月特書之蓋加寒之月無冰則前後之無冰可見矣敢以此爲該前後之辭未爲不可

三月作丘甲

左傳曰爲齊難故作丘甲

胡傳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李曰公田未嘗有夫也當是八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見周禮小司徒之職甸地方八里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前漢書刑法志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齊

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
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
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
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
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陵盧
李氏曰司馬法舊制四丘作三甲為七十五人今四丘作四甲四甲為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則
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
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
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
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

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
倍者誤矣劉氏曰穀梁云古者農工皆有職以事上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丘作甲非正也非也若惡使農夫為甲何不言井作甲邑作甲農作甲而必曰作丘甲乎丘民作甲井民獨不作甲乎杜氏云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亦非也丘者十六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魯亦必不為也且云丘甲不云丘乘也
高郵孫氏曰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
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
茅堂胡氏曰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
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爾今作丘甲
即一丘出一甲其于賦增三分之一也杜征南最號知兵
及釋此亦誤乎因看李衛公論車乘法方曉此李曰按杜說之誤誤
在魯使丘出甸賦耳其言舊制云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孔氏以此為司馬法文是杜氏此說亦未嘗與李衛公所論車乘法有異也
張氏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
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
番易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丘出
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率加其四
之一聖人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識之
劉氏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
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

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然而不得擅
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
先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汪氏曰兵制之變始壞于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于
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
五千乘楚薳啓疆謂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
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
于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遂致魯以秉禮之國亦增丘甲而
不以為嫌也厥後楚之乘廣魏之武士秦之戎卒窮兵極
詐以快貪殘而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于前而國滅亡

于後然兵農既分更歷千載雖有明君賢臣不能復古抑
可歎哉春秋作丘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意深切矣
廬陵李氏曰作例五直云作者三作僖公主作丘甲作三
軍新作二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也
渝關李氏曰胡氏曰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
出故懼而作丘甲按此說與左傳為齊難之說似不合齊
難者齊欲伐我也左傳下文曰聞齊將出楚師此即所謂
齊難也若我欲伐齊楚師不出何可謂齊難以為因此而
齊欲伐我則可耳惟齊欲伐我是以懼而作丘甲豈為楚
師不出之故乎○孔氏曰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

齊難暫為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按此說不然作者創
為之辭以主兵賦之定制言故言作言作則亦不假言初
矣若暫為之而後輒止或亦無有不書者如作三軍舍中
軍皆書今書作丘甲豈止丘甲而不書乎○胡傳曰甸地
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于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
法一成之賦也按此說謂旁加一里于甸外而為一成之
賦或不然據漢書則一甸之中即出兵車一乘何又多此
一里而以成計乎若以成計則此一里之所出者又是何
物今不知其所出者而但言一成之賦似亦未可據也○
丘甲之作增人數歟亦增車數也古者兵車之制甲士三

人皆在車上若增人數而不增車數則一車之中安四甲
士不慮其狹隘不便乎惟人與車俱增則是三丘而出一
車三甸而多一乘也然以甲言而不以車言者丘出一人
為甲士其法本以丘地齊故據丘甲言之其實言人而車
自可見焉有人數增而車數如故者乎魯頌曰公車千乘
是僖公之世原有千乘不至昭公蒐紅而始然也今作丘
甲已益兵而至蒐紅仍止千乘者彼時兵俱歸三家或三
家留守其私邑猶有未盡與蒐者耳○古之言兵者車數
與人數多不相準如詩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千乘當有
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而徒止三萬則是以三十

人共一車人數為較少長勺之戰齊桓公謂帶甲十萬車
五千乘五千乘當有甲士一萬五千人步卒三十六萬人
而帶甲十萬蓋兼步卒言則是以二十人共一車人數為
又少孟子謂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三
百兩當有甲士九百人步卒二萬一千六百人而虎賁止
三千則是以十人共一車人數為更少李衛公謂太公以
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眾若以三百兩計之則是以百
十五人共一車與楚二廣之法同人數又較多矣凡此多
寡之用皆不可考大抵步卒之衛車者可少亦可多而甲
士之在車上者不可以增減故甲數增則車數必增未可

謂其每來而增一甲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曰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彭山李氏曰臧孫許魯卿臧孫辰之子也是爲宣叔赤棘
杜氏以爲晉地是盟雖臧孫許往而主之者季孫行父也
胡傳曰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
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
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爲齊難旣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
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
汪氏曰春秋內大夫特盟外諸侯者五郲丘赤棘扳句繹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六　成公元年　八

習書及唯稷祥書會
淪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左氏曰齊將出楚師盟于赤棘
此言未爲得實蓋魯方善楚而齊非善楚之國也齊本强
國不賴于楚其欲伐魯則自晉侯衛世子臧伐齊之後已
蓄此謀至是以將出師故臧孫許往與晉盟以期禦齊也
按此說不信將出楚師之言似有然者但楚師未必即出
或齊人以將出楚師而嚇魯此年冬臧宣叔曰齊楚結好
我新與晉盟是齊楚之結好在先而魯與晉盟在後也魯
戌新立即與晉盟而不與楚盟未見魯之能善楚者而齊
與楚結好又安見其非善楚之國乎雖齊國之强不須用

楚師而以强益强自可并力以撓晉且魯乞楚師以伐齊
而楚師不出齊乃將出楚師以伐魯是尤魯人所深懼者
况左傳于此但曰聞之云耳但曰將出云耳柳邑富奥有
此事哉觀明年齊侯伐我齊師與衛戰皆不聞楚師則于
此時未必欲出楚師以伐我也况此時齊本未伐我則是
伐我之事亦虛可知將出楚師之事更虛矣然則張虛聲
以懼敵國蓋亦兵事之常又何疑于傳說之失實乎○胡
傳曰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爲是見逐而奔齊矣
今季孫富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
討也故往結此盟按此說不然自宣十七年斷道之盟魯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六　成公元年　九

已背齊而從晉矣十八年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當爲
別有他怨故是宣公未薨歸父未逐時魯已恨齊而與彼
爲讎豈至今日而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乎若夫晉人
不能討罪已經易世而斷道之盟宣公已與晉侯同歃矣
豈至此而又懼晉侯之見討乎然則魯欲以楚伐齊而楚
師不出齊遂結好于楚新君而聲言將出楚師以伐魯是
以魯人求援于晉而往爲此盟耳專從左傳說可也胡傳
又曰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書及晉侯盟于赤棘
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
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按此說亦不然反猶與也非以內

為志焉故書及雖三桓于此本有汲汲欲盟之意使行會禮而書會則其欲盟之意亦自可見豈必變文書及而後見其汲汲欲盟乎且是盟也魯人固欲求晉援然斷道之盟晉侯有意求諸侯而齊侯不至又加以郤克之怒晉無一日忘齊欲與齊爭不得不結魯不可謂此盟非亦晉侯意也若非晉侯意何以屈伯主之尊而輕與魯大夫盟乎○主此盟者季孫行父意也既出行父意何以使臧孫許往覲去年行父罪歸父許雖怒而猶為之逐東門氏可知季孫之强臧孫亦莫之違也新君立而季孫當國臧孫于此尤不得不唯其所命矣○家氏曰中世以後諸侯之大

夫多自結于伯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于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以賄結其大夫故君嘗見疎于伯國臣反挾伯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按此說論後世大夫之弊誠有然者但謂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却似此盟為大夫之私交非為國事盟也不知春秋所書者大抵皆國事特以尊卑之分不明故列國之大夫敢與伯主為盟會雖亦因此而得親于伯主要非為其自結計也然則彼之結于伯國君臣者當別有在曷嘗于其盟會而見之哉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傳曰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杜氏曰平文十七年郰垂之役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杜氏曰戎平還欲要其無備○孔氏曰傳言平戎于王戎必遣使詣周受平但康公要戎者非要戎平還之使欲伐其國耳以未平之日設備禦周今既平矣戎必無備要其無備將遂往伐之故下云遂伐茅戎起兵伐其國也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杜氏曰徐吾氏茅戎之別也○孔氏曰敗于徐吾之地也茅戎已是戎內之別徐吾又是茅戎之內聚落之名王師與茅戎戰之處○季曰左傳言平戎在春敗績在三月癸未王人來告敗在秋蓋稱秋來告敗故亦書敗于秋此必不然告敗者必道其時月即于秋來告敗寧不據彼所道之時月書之乎經既書敗在秋果在秋敗明矣平戎事亦或在夏月以要其無備而伐之時當不遠故也

彭山季氏曰茅戎亦允姓戎之別種也杜氏不詳其處當

在鐵內諸戎之間今按水經注盧氏縣東有鬱谷水東流入伊[illegible]其地必即今之茅峪也豈因茅戎而得名也歟詳見傳二十三年姜戎下

杜氏曰茅戎戎別種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

胡傳曰程氏曰王師于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于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

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于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于伐鄭康公不以悖信持國而輕于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汾陽朱氏曰此劉康公徼戎而敗績于徐吾氏也夫不共王命者五侯九伯征之可也而顧憖王師以伐馮勝猶恥矣况又敗乎

孫氏曰定王庸暗無道王之烈王師為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只書自敗所以存周也

陸氏曰王者之于天下也蓋亦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之訓誨之如又不至則增修其德而問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師與夷狄為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為文所以深譏王也

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乃徼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及諸侯不勤王之義咸得而見矣

陳氏曰天王出居于鄭鄭棄其師皆以自致之文書之梁亡齊人殲于遂王師敗績于茅戎亦皆自致譏不在人也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按此說謂為尊者諱敵為親者不諱敵是矣其謂為尊者不諱敗為親者諱敗則不然若果尊者與戰而敗績豈止于諱敵彼只見此年王師書敗績故云不諱敗然則桓王伐鄭亦敗矣何以諱之而不書乎諸侯有列國固于親者不諱敵然而乾時之戰我師敗績何嘗諱其敗也但書我師敗績而戰不書公以是為諱則可耳○桓王伐鄭不但不書戰而亦不書敗天子親將也今王師伐茅戎雖不書戰而猶書敗者天子不親將也汪氏謂桓王不言敗而劉康公必言敗

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此說是矣然又謂桓王戰于繻葛諱不書敗而此不諱敗者夷狄正朔所不加可以言敗而天子于諸侯不可言敗所以別華夷之分也此或不然若如此說使天子親與茅戎戰豈亦可以言敗乎但諸侯或與王師戰亦必不言敗耳莊十一年左傳例曰京師敗績于某按此說只據此事而云然不知經書王師敗績者獨有此一事以與茅戎戰耳若與諸侯戰豈亦可言敗績于某乎○或曰不書敗地即在茅戎之地也如莊十七年齊人殲于遂是于遂地殲之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于衛地戰敗也此則徼戎伐之亦在戎地

與戰而于戎地敗績耳不然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
歸于一使之伐屑且書地若王師敗在他地經亦豈不書
乎此若書曰王師敗績于某地固不知為誰敗之若或書
曰王師于某地敗績于茅戎亦無不可經乃但指為所敗
者以為言可知即在茅戎之地也按此說亦不然左傳曰
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孔氏曰敗于徐吾之地也此既
明有其地矣而經不書地當必有故意者以王師之被創
不忍詳其地故但略言茅戎耳如公羨例書地亦有遺變
而不忍言地者今雖敗在徐吾氏是為茅戎之刑又何忍
于此而加詳哉若夫戎伐凡伯言楚丘乃是責衛之辭未

可以彼律此而齊人之殲衛人之敗各在本地者尤未可
與此例言之矣○劉康公即宣十年來聘之王季子也彼
為先王之所私愛故稱王季子定王于彼昔既使之聘魯
今又聽其伐戎得非寵任之已久耶夫王以晉使而與戎
平既欲相安于無事矣彼季子者乃又要其無備而加兵
焉意其為人好以私智自用欲托奇策以邀功者是以無
復忌憚若此耳不然彼于聘魯後所論魯大夫之禍福無
一不果驗焉何于此事而竟憒憒耶然春秋之書敗績不
言王季子帥師而但言王師者以王師為重而王季子不
足稱也蓋六軍之威天子之大權係焉觀其不書戰以示

無敵于天下其重可知矣今乃輕用而為茅戎所敗伊誰
咎也春秋于此抑豈專罪季子而已哉○左傳曰晉侯使
瑕嘉平戎于王嗚呼即此一語已可見華夷之辨亡而君
臣之道喪矣蓋周與戎平周與戎何異于列國晉侯不能
敵王所愾顧乃平戎于王而且使臣往此何義耶夫既與
之平矣又要其無備而欲伐之市井之徒所不為也而劉
子不聽叔服之諍王亦任其所為而莫之止也謂之何哉
失信棄義而輕動干戈其取敗也固宜春秋書曰王師敗
績于茅戎一以示無敵之義所以尊王也一以明自取之
咎所以責王也扶王綱于既墜挽大道于既頹不有春秋

天下不幾如博夜乎

冬十月

附錄左傳曰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
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
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杜氏曰為二年齊侯伐我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曰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
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
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高氏曰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

胡傳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家氏曰此齊人爭魯于晉也前日魯宣專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暮至書齊侯伐我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夫既辱晉使又以兵加于魯則其志在于與晉為敵好戰而不度力其頃公之謂矣

盧陵李氏曰此齊之犯魯第四役也自齊懿公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二十年于是再見

渝闕李氏曰自盟斷道之後齊人已欲伐魯矣然猶畏晉而不敢動也魯以怨齊故猶恐晉人不足以病齊而轉求好于楚欲以楚師伐之不愈重齊人之怒乎成公立又不親齊齊乃結楚以為挽晉計至于晉魯盟赤棘而齊愈恨之以為有楚可恃不復慮晉人之援魯也故于此而有北鄙之伐此雖不用楚師未必不借強楚為聲勢矣取龍邑而南侵及巢丘以忿濟貪齊侯之不義何如哉未幾于鞌之戰喪師棄地而所得不償所失亦徒見其妄而已○為齊難而作丘甲盟赤棘又令修賦繕完具守備魯人之防齊者周矣然亦不免于北鄙之伐龍邑之喪何也本務不加修而守在四鄰之道未得也○齊人取龍不書以其強取于我故諱之也說詳宣元年取濟西田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傳曰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杜氏曰闕文失新築）戰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杜氏曰賞于奚）辭請曲縣

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杜氏曰新築衛地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

胡傳曰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張氏曰易曰師左次无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

受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
必進而戰致敗其師幾于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良夫
而以之主新築之戰也
陳氏曰衛書大夫帥師于是始大夫强也良夫世為卿至
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
渝關李氏曰宣十二年諸大夫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十七年斷道之同盟魯衛二君皆與焉則其盟也亦必以
恤病討貳相誓矣齊侯伐魯晉遠而不及救與魯近者非
衛乎然則衛侯之使孫良夫侵齊也或亦借此以救魯如
晉處父之伐楚救江者然不然齊師在魯衛人未有不聞

此時方有震隣之恐而不以自守反以侵齊即欲乘齊之
間以毒之恐非無為而為此舉也○杜氏曰齊伐魯還相
遇于衛地按自魯還齊不經衛地何以至衛地相遇乎此
蓋齊人伐魯遂伐衛故相遇于衛地耳左傳叙下事曰郤
克將中軍云云以救魯衛又晉人對齊侯曰晉與魯衛兄
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恨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
臣請于大國彼皆以魯衛並言可知此役之為伐衛至衛
地矣稱齊師而不稱齊侯者或齊侯不與戰又或齊侯已
還而遣將伐衛俱未可知○夫齊張大之國也衛即怨齊
而亦不可以輕舉若欲仗義以救魯是惟與魯聯兵以為

犄角之勢庶乎可以樂齊耳今乃率爾興師欲以獨力侵
之在諸大夫之受命而出已不能審己而量力矣及與齊
師遇又何為輕與之戰而必不欲還哉若為齊人伐衛不
得已而出師則遇齊師而知其不可敵亦當退為自守計
未可輕于一戰而自取敗也乃良夫不從石稷之計而決
意交鋒喪師辱國罪莫大焉此春秋之所深惡故以良夫
主是戰而且書敗績以譏之○或曰小不可以敵大弱不
可以敵强衛之不可以敵齊也明甚若知其不可敵當于
衛師未出之先力諫于君而寢其命然後可未知諸大夫
曾亦諫君否今既受命而出即當惟敵是求矣至于遇敵

而乃欲還如君命何且兵法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
蓋相機宜以為進退非一于退避之謂也使其不遇齊師
而直入齊地齊人出師禦之猶未可以輕返奈之何師未
出境輒欲望風而遁哉然則新築之戰人但知良夫之戕
民生而不知石稷之欲還是為違君命也使為將者皆執
此法以行師未免為貪生怯敵者所藉口大非臣子之道
矣此可知良夫之罪亦在輕出而不在輕戰但就戰事言
之是以罪其輕敵好戰而已按此說論衛師之輕出也誠
是以為既出而不能不與之戰或亦不然夫不廟筭其可
否而輕于出師在諸大夫固皆為妄舉求而既遇齊師雖

如其不可敵則于此焉還師而為自守計雖云違君命猶不至于貽君辱也蓋為君父保國恤民則其所全者亦大矣若既輕出而又輕戰不愈重其失也哉春秋之罪良夫正罪其不可以戰而輕與之戰耳若可以戰而不與之戰則是貪生怯敵者之所為又為良夫之罪人矣恐春秋不以此道律人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左傳曰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 杜氏曰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為晉侯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

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

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

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李曰公羊傳曰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斬于是斬逢丑父按此說謂稽首馬前者是郤克又謂郤克斬丑父皆與左傳異然左傳記韓厥丑父郤克之言頗詳是必有所據矣況郤克曾聘于齊固已識齊侯今以齊侯居右縱在車中不能辨安有使下取飲又操飲而至更使之革取清者而猶不辨乎故左傳說為是

彭山季氏曰叔孫僑如得臣之子是為宣伯公孫嬰齊叔肸之子是為子叔聲伯郤克缺之子是為獻子○大國三

卿古之制也東遷以來諸侯僭越如晉初命六卿後加至
八魯晉此時亦以四卿並將而其外尚有仲孫蔑焉則又
不止四卿也非復先王之制矣詳見文九年晉殺士穀及
箕鄭父下○杜氏曰鞌齊地穀梁傳曰鞌去國五百里蓋
在今濟南之西也李曰左傳謂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按齊輸志與職方地圖華不注在今濟南府東晉追齊師至此意其戰鞌處果在濟南西矣但鞌地去華不注不應甚遠其去齊都臨淄當亦不至五百里也○魯晉衛曹同盟于斷道者也齊頃驕蹇自恣拒晉致
雠而又伐魯挑衛以致四國忿怒加兵此有取敗之道者
也行父以四卿並出而合晉與曹衛之卿必欲一戰而敗
之自癸酉至己酉凡三十七日而兵在齊郊大肆忿慾强

暴甚矣四國雖同雠而行父以歸父奔齊之故不遺餘力
其惡為尤甚矣

何氏曰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虛國家悉出用兵重
錄內也

孔氏曰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其他國
唯書元帥詳內略外也

胡傳曰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
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息焚雍門之茨侵
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

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為盟
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于郤克一怒之忿
故春秋不以齊為主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為志乎是戰雖
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

齊氏曰鞌之戰齊有必勝之氣晉有不敵之勢而齊以驕
輕取敗晉以必死取勝也

穆文熙曰鞌之戰郤克有報齊之志而佐之以韓厥子范
文子將帥和睦所以致勝若邲之戰有先穀輩以撓亂其
間欲不敗得乎

汪氏曰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之會盟者踰四十年而袁
婁以後迨于悼公之終歷三十餘載無會之不同無役之

不與則亦以鞌之敗衂有以挫其氣而摧其强故耳晉氏
世伯合諸侯以加兵于齊者二此年戰于鞌襄十八年同
圍齊是也至襄二十五年夷儀之會則狥于利而不能討
矣

渝關李氏曰據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是此時猶二軍矣
二軍而書四卿或四卿各將其半而不相統耶抑亦有主
副之殊而經以序列之耶曰行軍之法必無並將而不相
統之理竊意季孫行父者主將也行父將上軍臧孫許將
下軍而僑如嬰齊皆副佐也以其皆內卿也故悉書之如
文十八年二卿如齊襄十四年二卿會向雖不無主介之

分而以卿為介不得不並書之今二軍俱出四卿俱行蓋
亦以卿為副帥安得不悉書之以示譏哉。胡傳曰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
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
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
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時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
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
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
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
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按此說可疑者甚多

魯止二軍今以四卿並將不無主副之分上軍下軍雖各
有將又必以上軍之將為主如晉之三軍各有將佐而中
軍之帥乃主將也胡傳謂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既
與襄公之作三軍不合而又不分主副是止泥于三軍之
有三帥者也又謂臧孫許本不將兵特預謀議尤不察于
經書帥師之文矣經書某某帥師可知許之將兵也甚明
如衛孫良夫亦如晉乞師今亦將兵而與齊戰又何疑于
臧孫許之為將乎左傳所謂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者或
先獨逆道之而後帥師或既帥師而逆且道之俱未可知
但不止于往來其間而不預兵柄也且為季孫一怒云云

蓋信穀梁四國同聘之說亦未可據下文盟于袁婁穀梁
傳又曰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獻子齊有以取之也
言敖獻子而不言敖季孫是穀梁此說亦與左傳合矣奈
何不信其所可信者而猶以季孫一怒為說乎至于以四
卿皆書為堅冰之戒尤覺不然此時季孫當國政已在季
氏當不以四卿並將為專政且臧孫等屈責成之卿使之
之為副佐正以明其非體爾抑豈著其各得兵權將生跋
扈之患耶況三家少仲孫而臧孫許公孫嬰齊後來又未
竊魯也此即一時並將何慮其專而必以此為堅冰之戒
耶然則晉國行師多有列卿而春秋止書元帥魯則凡卿
皆書其為略外而詳內也明矣。何氏曰魯諸卿俱帥師
又見昭十年伐莒哀二年伐邾三家專兵丘甸卒乘悉為
所有其君孤立于上國益不可為而春秋終矣戰輩乃魯
卿擅兵之始也茅堂胡氏曰司馬懿曰春秋任大責重諸
葛武侯曰春秋責帥臣職是當故使舉上客而不及其介
將稱元帥而不列其副春秋之例也邲之戰三軍之主將
皆在而獨書林父者責在林父也此戰並列四卿不以季
孫主之何也見公室卑弱四卿擅命各得魯國之兵權乎
陳氏曰凡帥非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
是各自帥也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

之勢成矣于是衛書孫良夫曹書公子首而實輩之功晉
于是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國之臣戰齊君
甚矣按此數說大抵皆同胡傳之意不知四卿之中未嘗
無主副既以行父為元帥他人雖亦將兵未必各自擅權
而不相統也但臣位莫尊于卿而使為副佐失國體矣經
亦安得不悉書之又古者行師有主有副主將最尊而副
佐次之然後權一而志無不協焉今四卿並將雖有主副
之列寧不慮其位同勢均而不相下乎然則此戰雖幸勝
而以四卿帥師實為兵家之所忌經但識其違古制耳恐
非罪其擅兵權也若夫三家之分兵擅權至有各帥其兵

者乃是後日漸積而致之當亦不由此時之並將兵遂不
歸于公而且不統于一將也故以此為數卿並將之始則
可安可謂為擅兵之始哉○斷道之同盟有五國今魯晉
衛曹皆出師獨無邾人何也意者邾亦有兵從但其將微
而兵又少是以不見于經耳觀左傳謂齊侯入于狄卒此
時狄卒尚有從晉者何況同盟之與國乎○左傳謂齊侯
使請戰似可以齊侯主是戰矣然魯衛志在報齊曹亦有
齊怨皆欲借晉力以與戰者而郤克又以一怒之故未嘗
一日忘齊也故復請戰之言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杜氏註曰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夫不須齊君之命而亦

與戰且以一戰勝齊而侵車猶東至海其志蓋可見矣然
則春秋之以四國主是戰也不亦宜乎○此一役也齊師
勇甚高固桀石投人餘勇可賈齊侯欲滅此朝食不介馬
而馳之目中無四國矣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張侯矢貫
手及肘左輪朱殷斯時敗幾在晉然而齊師竟敗者齊病
在驕輕而晉人志在必死也強勇之不足恃也如是夫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左傳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
以紀甗玉磬與地杜氏曰媚人國佐也○孔氏曰經書齊侯使國佐如師故知賓媚人即國佐也
杜譜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本號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
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
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其無乃非德類也
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
不義何以為盟主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
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
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

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
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
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
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
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于難其榮多矣齊晉
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
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
聽禽鄭自師逆公杜氏曰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
高氏曰國佐受成命于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非服晉而
往也直畏晉强賂晉而請盟爾故不曰來盟而曰齊侯使

如師師在齊境故書如
張氏曰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伸中國
之大義而屈完情屈而不敢校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也郤
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于
齊反為國佐以理折之而氣遂餒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記國佐如師在秋七月前是于六月　如
師也或不然此年夏四月丙戌杜氏曰丙戌五月一日以
此推之五月六月之大盡小盡不可知則六月癸酉當是
六月十七八日七月己酉當是七月二十三日上下也若
于六月如師晉人已從其請則至七月二十日復方與之

盟何為若是遲乎蓋經書如師在秋七月自是實錄傳說
未足據也○僖四年屈完來盟于師在陘之師也以諸侯
之師次于陘故知其來至陘也此時四國既勝左傳謂晉
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蓋已乘勝而前不復在鞌矣
如莊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高氏曰不言地者師之次止
無常也夫次止無常此固不復在鞌地或者即在袁婁乎
左傳謂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可知師亦至此矣但國
佐如師之時未知四國之師已至袁婁否據左傳齊侯使
賓媚人賂晉之事記在擊馬陵下是猶未至袁婁也惟其
未至袁婁故下文別言盟于袁婁以明之然則國佐之如

師其師或在馬陵或即在袁婁而袁婁之去馬陵或遠或
近要皆未可知也○楚屈完來盟于師不言楚子使屈完
如師此獨與彼異者何也楚子未嘗有成命故不申君命
而言楚子使此則賂晉求成齊侯已有成命矣故書齊侯
使以明之且屈完言來者內中國之辭而國佐言如者師
不在魯故以往彼之辭書也如僖二十八年陳侯如會襄三
年陳侯使袁僑如會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雖有魯君在
彼而亦止書如非皆據其會所而以往辭為言者乎若夫
如師及盟兩書之又不言齊侯使國佐盟于師者此時制
命在晉盟不盟未可知是以但言如師而已若屈完之盟

是乃齊侯之所欲者而屈完即順其意以為盟歟以屈完來盟書尤與此事不同矣○納賂請成何以不書乞盟也據傳八年書鄭伯乞盟蓋乞盟者諸侯相會盟而彼不得與于是遜辭以求之故書曰乞盟此則未有會盟者而國佐之納賂蓋亦求與之好非即求與之盟也何得以乞盟書乎且齊侯之命國佐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夫聽客之所為將有不肯甘心者是尤不可專以乞言焉○齊國佐六見于經宣十年來聘成此年如師又盟袁婁十五年盟戚十六年伐鄭十八年則被殺矣大抵國佐于齊蓋亦用事之卿也

公羊傳曰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按此說與左傳大略同而實多異不如左傳之可信也齊侯之使國佐如師蓋必即以賂往如左傳說矣公羊謂郤克責賂而求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哉不然左傳稱蕭同叔子蓋謂蕭君同叔之子耳附庸之君例稱字故舉蕭君之字言也公羊則誤叔為姪而何氏註曰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與齊生頃公夫不直言其君子而曰某君姪娣之子不亦迂乎且當時有蕭國無蕭同國而婦人謂其卑幼者為姪娣在國君可言庶妾不可言姪娣也左傳謂背城借一而公羊則謂盡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然則戰爭大事一遭敗衂而國幾危何能于再敗之後猶欲至再至三乎左傳謂魯衛自諫于郤克公羊則謂克使魯衛以國佐之辭而為國佐請則已僞矣且左傳謂魯衛之諫即在國佐來言時而晉人許之公羊則謂國佐揖而去之克使魯衛為之請然

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是又泥于反盟之辭謂其既去而反求與之盟也豈可信乎惟左傳但言使齊人歸我汶陽田而公羊則兼以衛言亦與穀梁同或當時果兼言之也○穀梁傳此說大槩同公羊然蕭同叔子公羊既誤為蕭同姪子穀梁又誤為蕭同姪子之母愈失實矣范氏註曰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史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齊侯與姪子同母異父昆弟不欲斥言齊侯之母故言蕭同姪子之母也夫蕭為蕭叔大心之後本不姓同人亦無以姪子為字者又國君之妻妾不應再嫁于隣國況其人既已生子尤無再嫁

之理齊惠公又何由而再娶之耶

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左傳曰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杜氏曰公會晉師不書史闕）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穀梁傳曰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孔氏曰齊之四竟不應過遠且鞌已是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于穀梁又曰一戰緜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例土地名鞌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衞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

張氏曰齊國治臨淄去洛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袁婁山彭（李氏曰按齊國漢名臨菑今屬青州府臨淄縣北有古齊城）

家氏曰召陵之師諸侯皆在兵力甚强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退師而禮與之盟鞌之戰郤克既敗齊師極其兵力之所至追于袁婁去國都五十里進師將及其城而强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進而盟盟之以其力也

陳氏曰盟于召陵退以禮楚子盟于袁婁進以偪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臣敢為之甚矣鞌戰之忿也

汪氏曰齊桓末年公孫敖師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而未嘗會盟也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虎而非征伐也今魯以四卿帥師會伯國之上卿與衞曹之卿大夫敗齊侯于鞌又盟齊國佐于袁婁而征伐會盟皆大夫矣厥後晉悼以復伯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城虎牢盟陳袁僑征伐會盟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翟泉之大夫貶稱人此不勝貶則從同同也

渝關李氏曰戰鞌之役與齊桓伐楚迥不同春秋書法亦不同者蓋因其事蹟而實錄之非聖人有意異其辭欲于字句之閒分優劣也彼云次于陘不亟攻也楚屈完來盟于師楚服義也盟于召陵退師而禮楚也此則書戰書敗

續肆兵力也齊侯使國佐如師勢窮而求成也及國佐盟于袁婁進師而與之平也此皆事蹟之實而優劣已較然者何必泥于字句之異同哉○盟于袁婁未嘗至城下也穀梁謂焚雍門之茨何耶曰此或前師有至城下者范氏所謂師已逼其國是也但四國之將帥與全師方至袁婁而與盟耳若穀梁謂爰婁在師之外則不可信安有師不從將而諸卿之盟國佐必遠離營壘而與同歃乎然則盟在袁婁其師亦必在袁婁召陵之盟猶是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傳曰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殉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君生則縱其惑（杜氏曰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為（李曰厚葬事宜記在明年二月葬宋文公時傳即言于卒時者從其類而並及之也）

滃關李氏曰宋公鮑弒篡之大賊也時不能討使其君宋者二十二年而得保其首領以沒反常甚矣春秋書卒書葬與下衛穆無以異亦見當時君賊之實有如是夫○宋文公在位二十二年卒子固立是為共公

庚寅衛侯遬卒

左傳曰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于大門之外（杜氏曰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人逆之婦人哭于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杜氏曰據傳庚寅九月七日

滃關李氏曰傳記衛穆公卒在九月與經庚寅日合若八月則無庚寅矣庚寅是九月七日八月壬午當是八月盡前一日八月盡日是癸未今以衛侯之卒書在八月壬午下而別有日焉是必卒在八月癸未日也經乃不然豈經誤癸未為庚寅而傳誤八月為九月耶若果卒在庚寅日則左傳未嘗誤而經遺九月二字矣觀明年正月葬衛穆公自此年九月計之正合五月而葬之期○衛穆公在位十一年卒子臧立是為定公

取汶陽田

公羊傳曰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杜氏曰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彭山李氏曰汶水名自萊蕪縣發源詳見定十年齊人歸鄆讙龜陰田及桓六年公會杞侯于成下水北曰陽按水經注汶陽之田在汶北平暢極目蓋汶水自漢鉅平縣界西南過剛縣北剛今為寧陽縣即魯闡邑也水北為漢蛇丘縣即定十三年所築蛇淵之囿也又西南逕下讙城南即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處也讙北為棘即成三年叔孫

僑如所圍之邑也棘南去汶水八十里與蛇丘下讙連界棘之西南為遂城則莊十三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其地東與棘連當在今肥城之界內蛇丘也讙也棘也皆所謂汶陽之田也蛇丘本鑄國古未有蛇丘名必通謂之讙也讙曰下讙則蛇丘為上讙可知故定十年歸讙而蛇丘在其中矣據孔疏魯在汶南則汶陽之田北與齊界本非魯田必侵小所得如鑄亡之地而齊魯互爭者也故不繫之國左氏于僖元年季友獲莒挐之時即云賜友汶陽之田而說者遂以汶陽為魯故田失之矣（李曰此田雖非本封地然屬魯者已久即謂之故田亦可故八年季文子謂韓穿曰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魯恃晉兵力一戰勝齊

遂取汶陽豈謂以義得之者乎此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義同

石氏曰汶陽田魯地也魯因晉力而取之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于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

廬陵李氏曰汶陽田侵于齊久矣一反于曹沫之盟（李曰經不書蓋未可信）再復于鞌之戰又失于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爲政然後有鄆讙龜陰之歸鄆讙龜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也（李曰季彭山正以讙爲汶陽田說詳定十年歸田下）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按此田若是魯本封則魯人不請于天王但以晉命而私受于齊誠爲取之不以其道矣此田本非齊地亦今非魯地今晉人使齊歸魯是乃復所不當復者何暇責其不請于天王且爲取所不當取者何暇咎其取之不以其道哉惟胡傳謂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是則能得事理耳○八年季文子曰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是此田爲魯故地矣然雖爲魯故地當亦不在本封百里之內齊人以此賂魯而魯受之當時必以爲復其所當復者乃春秋亦書曰取與得非其有者無以異蓋春秋以王制正之不以侵小所得者認爲已所固有而幸其復也蓋滅絕小國而利其土其罪非輕如有王者作必將正魯之疆而加損矣今即請于王而王許其復抑豈春秋之所予者哉說詳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

○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是此田爲季氏之私土也今齊人戰敗而反我汶陽田得非爲季氏之所利故以此田媚季氏歟經書取汶陽田罪于君臣有同責而其罪季氏者更深切矣○齊取汶陽田不書不專爲失地諱也以

其本非我所有是以略之而闕其事亦以王制正之有如此經凡失地不書者放此若夫宣元年齊取濟西田則書者蓋爲賂齊故以見齊人之貪利而黨篡也是又一義也○復其所本有者則不書僖公之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見于詩而不見于春秋是也失其所本無者則不書文公之取須句定公之齊人歸鄆讙龜陰田歸讙及闡但見其取與歸而不見其失是也○石氏曰內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郚取防取訾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讙闡按此說不然齊人取濟西田何嘗非外取內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何嘗非內歸外乎又曰汶陽田魯

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按此說亦是而未必盡然齊人取濟西田何嘗非我志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何嘗是我之意乎又曰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于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按此說亦不然齊人取濟西田取之內者何嘗不書取而鄭伯使宛來歸祊見隱八年抑何嘗是我之所有乎且凡言歸者不謂皆彼之所有又汶陽田非齊所當有何為使若齊之所有乎書取書歸之異說詳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與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下○家氏曰取汶陽田與取濟西田其事同故書法不異蓋濟西本魯田為曹所侵晉人取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為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皆魯侵疆也今而得歸春秋不以為歸而以為取為其因伯國之力而得之也伯國復不稟命于王分正疆理而擅其予奪所以書取若此田非魯之舊疆必繫之于齊不直書取汶陽田矣按此說亦非也取汶陽田與取濟西田書法同義亦同然其事則微不同蓋濟西田本非曹之侵于魯者自與汶陽田之見侵于齊者有異且彼不因戰勝而取之亦有異于此之戰勝而取者矣然則二事不同而書法同者以其皆承伯令强取之皆為不義所以書取者亦非為其不

請于王而云然也若第以為是魯之舊而不復考其所由來則亦踈矣

附錄左傳曰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杜氏曰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逆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夫杜氏曰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

冬楚師鄭師侵衛

左傳曰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李曰戰鞌之師已退齊不須救矣為此役者蓋欲為齊報怨耳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杜氏曰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二君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斵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杜氏曰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

胡傳曰二國稱師著其衆也

高氏曰鄭以中國從夷狄而首伐衛喪是操戈與冠而攻其親戚罪不勝誅矣列鄭于下所以深罪鄭也

渝關李氏曰楚共即位甫二年而即遣師侵衛以為猾夏之舉此時君方弱而子重啟為之其罪不容誅矣未幾于蜀之盟幾徧天下是其先君不能致者而今能致之甚矣楚勢之可畏晉亦無如之何焉天下不復知有中國矣○

左傳曰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然則侵衛書侵我何以不書杜氏曰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按楚師使果侵我公即賂之而退我已被楚害矣焉得不書侵此或楚師方至魯境未肆侵掠而魯人即往賂之彼遂屯兵于蜀而待會

盟也不然彼不師師直前而必師于蜀者何為乎既師于蜀而又侵及陽橋者或彼遊兵冒至此亦未嘗大肆侵掠也是以經不書侵今只當據經為斷而左傳謂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未盟于蜀之先公已特會而左傳闕焉止謂公及楚公子嬰齊某某盟于蜀此皆未免失實然則侵我之說經既不書而又何足據乎○或曰不書侵我尊責魯也若書侵我則似不得已而會盟者責魯之意反輕矣如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胡傳曰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此亦與彼同義按長勺之役猶未致伐而即敗之故不書伐非為責魯故也此亦未肆侵掠故不書侵不則魯夷為冠于宗邦何不據實書之以著其罪而反為之專責魯乎且彼書敗齊師于長勺自可見齊師之伐我此若實侵而不書侵則下文所書無以異于尋常之會盟矣惡乎可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杜氏曰公子嬰齊楚莊王弟也蜀魯地

臨川吳氏曰楚用子重之謀加兵于魯衛魯納賂請平又約諸國會盟李曰諸國會盟恐非魯人之所約說見盟蜀下公先往會嬰齊不没嬰齊之氏名者欲見其挾衆威魯而以臣伉君也

何氏曰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

故先舉于上乃貶之

家氏曰晉為魯衛大舉伐齊可謂有德轍未及息遽為此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叛華即夷以望國之君而屈于夷之公子魯之辱也春秋責之深不復為之諱自楚人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胡傳曰致賂納質没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于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于忿悁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

有忿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
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
辱逮君父不亦憯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玫其行
事深切著明于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
汪氏曰公與外臣特相會二百四十二年唯此一書故備
錄楚大夫之氏名以見貶焉齊之盟沒公不書而書楚人
見僖十九年隱其從夷之失也蜀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書
氏名著其從夷之辱也齊之盟春秋猶不忍書也蜀之會
春秋不勝諱則詳紀之而具文見意耳
陳氏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無公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

始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楚公子嬰齊以大衆與鄭師臨
衛久未退兵而嬰齊實先至蜀以魯之素有舊好而相親
亦遠交之術也故成公親會之夫楚雖强橫于魯實親故
僖公出盟而宋襄釋歸父往會而宋圍平凡有所言無弗
聽命魯雖失禮罪不加焉而左氏以此為侵我師于蜀經
文所無則附會矣桉此說信經不信傳于經之不書侵我
合矣昔者魯嘗求好于楚國二君卒而不克作好故楚人
于此特欲親魯而與會盟但楚共新立濟人即與之結是
固為楚所親者魯方受盟于晉而今又會晉伐齊楚必有

恨于魯而因此加兵焉亦其情也且楚人即重魯亦未必
唯其言而莫之違者宋襄之釋宋圍之平並非魯為之請
又何言無弗聽之有況以楚人之暴橫何厚于魯乃能必
其失禮而罪不加乎然則左傳之說雖不足盡信而所記
此事頗詳未可以經文所無謂為附會而盡除之也○陳
氏曰凡吾君會諸侯則有大夫得稱其大夫故洮書莒慶
僖二十五年向書衛甯速僖二十六年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
君故莒無大夫則曰莒人隱八年齊有大夫則曰及高傒盟
莊二十二年晉有大夫則曰及處父盟文二年始以大夫敵吾君
矣皆不書公以是為齊晉之譏則諱公焉耳此其曰公會

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嬰齊夷也于楚之會盂僖二十一年公
後諸侯至于楚之圍宋僖二十七年公亦後諸侯至魯猶重從
楚也公與嬰齊夷楚何譏焉不足為公諱焉爾桉此說僅
有一二語可取餘皆不欸也夫莒慶衛甯速書名氏者以
著大夫之强耳若謂吾君會諸侯有大夫乃得稱大夫然
則桓十二年穀丘之會盟書燕人僖元年檉之會書邾人
二十八年溫之會書秦人成十五年戚之會盟十六年沙
隨之會並書邾人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鄫人此皆吾君
會諸侯而外臣皆書人豈皆非大夫乎至于無諸侯而公
與盟者未嘗皆諱公如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固已

書公而不諱矣且莒人楊當非大夫抑豈不以獻公而書
人也其以高傒處父之盟爲譏齊晉而諱公說誠是矣然
而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亦獨與盟而不諱公齊
人雖不書名氏而亦書大夫也又安見其不以大夫敵吾
君乎大抵凡書人者多是大夫之恒辭惟于强臣乃書其
名氏而有義繫于大夫者則書大夫以明之至于諱公之
義亦非一端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是爲公與宋臣盟而
諱之也此既諱公而不書故後來浮來于蔇之盟皆可不
諱公矣惟高傒之盟與議雒昏故又爲公諱不義處父之
盟公在晉而晉侯不出故又爲公諱耻耳然則此二盟者

雖云譏齊晉而公爲不義又不能遠耻抑豈于公無譏
也哉若夫此年之公子嬰齊亦以其强而書族與名成公
會之原出于不得已必非得已而不已甘與嬰齊爽也且
會盂圍宋之後諸侯雖從楚之意未堅然會盂之先已有
于齊之盟（僖十九年）圍宋之先已有如楚乞師以楚師伐齊之
事矣（僖二十六年）以爲至此而猶重從楚也必無此情又于齊
之盟没公而人楚彼未以强兵壓魯尚且于楚有譏焉况
此以震隣之恐逼門之寇强其致賂納質而君親會盟也
顧可謂成公自與嬰齊爽而于楚無譏乎然則前已見貶
例可從同下又稱人義可互見此則直目其人以著其抗
非無譏也其不諱公者以爲不足諱焉則得之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
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曰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
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
盟于蜀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孔氏曰小國之從大國其征伐也皆自乘其車自率其軍至戰陳之時與同出力且此二君棄己之車乘楚之乘乃爲楚王左右則是失位既失其位非復國君故使與盟會並皆不序經書楚師鄭師侵衛于時蔡許在矣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蔡許亦在也以盟又蔡許之君在焉侵也會也盟也三事並失其位經患不書故傳于盟下釋之明上侵衛會蜀皆失位也）君
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

諸侯况其下乎

杜氏曰齊在鄭下非卿

胡傳曰盟而魯必與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
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
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
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李曰楚本蠻夷國春秋之趙楚者當不爲其僭王矣）晉
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
結隣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荊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
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于夷也
乃是之從亦爲不善擇矣經于魯君盟會彙中國從夷狄

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者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荊楚而與盟既諱公于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于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廬陵李氏曰楚專主中國之盟莫盛于此以楚成之强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宋之盟止書諸侯商臣之暴所得者亦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次止書蔡侯雖以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役啓之也春

秋安得不重貶之哉貶楚及諸國則不諱公可也○合此一年之事觀之晉蓋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縱楚之害大矣

汪氏曰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亦所以人公也春秋盟會之書人者凡四盟齊盟蜀貶從夷也盟翟泉譏慢王也會澶淵刺不討賊也其所以內夏外夷尊君父討亂賊之意切矣李曰翟泉之譏不僅在慢王

臨川吳氏曰嬰齊于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欲見楚人即公于嬰齊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為楚之車左車右降在臣列同于楚臣

彭山李氏曰邾薛鄫親來預盟漸非桓文之舊晉景亦聽其自至未有改焉至悼公時則遂以為定制而小國多不附大國矣

渝關李氏曰公方會蜀十國之卿大夫何為一時咸至也以為魯人召之耶當楚師侵衛之先魯尚向晉不應為楚召諸國且諸國幾徧天下若召之于侵衛之後何能于旬月之間使之遠邇齊集乎以為齊人召之耶齊方被伐楚救不至又何益于從楚而為之致諸國耶欲借楚以雪恥然當鞌之後恐亦不能令諸國而使為此盟也此蓋楚人欲耀莊之雄業先已徵會于諸國又假兵威以脅魯衛

是以公會蜀而十國之卿大夫皆至蜀也臧孫許所謂晉楚爭盟者于斯見之矣夫合王室三恪之國兄弟甥舅之邦無大無小無遠無近而咸聽命于荊楚之一臣此豈非從來之所未有而天下之大變也哉春秋切責諸大夫于是特貶而皆人之有以也夫○嬰齊主盟而率從者十一國楚莊之遺烈于斯可見在楚為極盛而在中國為極衰矣有心世道者能不為之深憂而重傷之也哉○盟于齊始與楚盟故人諸國而諱公以後凡與楚盟皆不諱公矣然會在蜀盟亦在蜀雖會盟皆在一月也此蓋書曰丙申遂及某人某人盟亦無不可經必再書公而再書蜀者蓋

亦書詞重複之例也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
然則此盟非小失也○內以諱為貶然亦隱惡之意不徒
貶也令以望國之君下與楚臣盟而且推之為盟主不義
莫甚焉何不亦為之隱乎蓋合天下而從楚所謂同浴者
不識裸也○文宣以前政在諸侯每于諸侯切責之文宣
以來政在大夫每于大夫深罪之如文二年之伐秦三年
之伐沈九年之救鄭十六年之滅庸十七年之伐宋宣二
年之侵鄭十年之伐鄭十二年之盟清丘凡若此者皆貶
大夫而人之此年之盟蜀皆稱人亦猶是也蓋蠻夷當服
于中國而不可以制中國中國當制夫蠻夷而不可以服

蠻夷此皆諸侯所當審者而當時皆失其道故于諸侯是
識焉已而諸侯不足責則以大夫專政又不得已而寄望
于大夫春秋特貶而人之所以惓惓于華夷之辨者不愈
切哉若夫公為諸侯亦不須以諱為貶而貶在諸臣魯大
夫于此蓋亦不能辭其咎矣○國楚大夫之為此盟故十
國之君皆不往而俱使其臣與焉亦以當時之政在大夫
彼卿大夫既與于盟則其國事已在彼矣故不責其國君
之來也惟公以門庭之寇迫于不得已而獨覲與會盟以
媚之魯弱愈可見矣此亦豈非魯大夫之咎哉○左傳曰
卿不書匱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孔氏

疏曰私竊為盟盟終不固此盟是匱乏之道也按春秋之
意蓋以此盟為天下之大變而實諸卿之所為故不書卿
以貶之豈惡其匱盟不固乎又此盟幾偏天下新從楚者
少而舊從楚者多彼既公然誓命于東土亦安見其畏晉
而竊與楚盟乎左傳下文曰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夫
晉既辟楚則諸大夫之從楚而不畏晉也可知矣○左傳
曰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按此說未敢信為
必然也蓋蔡許久附楚戰與楚臣無異矣故宣十一年辰
陵之盟蔡許亦不與焉安見此盟之有二君乎但乘楚車為
左右未必無之以其服役于楚未嘗列為一軍也故于僕

衛則不書亦如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陳蔡附于楚右師
而經不書者然然則二君既在軍未有不與會盟者傳謂
此盟之有二君其信然矣但失位之說或亦不在乘楚車
傳序此盟首嬰齊次蔡許若其位次本如此則以國君屈
于楚臣之下此乃謂之失位耳夫蔡為王室之懿親許為
大岳之後嗣今乃臣服于楚戰如嬰齊之偏裨焉名位之
倒置何如耶春秋深為中國諱是以沒之不書以立天下
之大防也或者謂削二君以為失位者之戒豈以春秋之
大旨僅為二君之不君辨哉○彭山季氏曰秦于中國無
事也然南界于楚是時已與楚合而又方通好于魯故亦

来與盟焉與楚並序諸國之上秦强亦可知矣按此說是
謂秦人乘便而與之盟亦難定其必然此時秦勢亦强秦
既與楚合楚又借秦以脅中國則于此焉特約其卿以為
此盟蓋有之矣豈必因其通好于魯而亦來與楚盟乎且
經無秦人來聘之文則以為通好于魯而與盟焉是亦無
據之臆說歟○胡傳曰經于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
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按
此三例止有從夷之諱公為可據僖十九年于齊之盟是
也若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原非為其不信而諱公僖二十
九年盟于翟泉亦非為其不臣而諱公也今乃指其不信

不臣以為言豈有當乎○杜氏曰楚卿于是始與中國準
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按此說亦不然屈完宜申
得臣椒或止稱名或兼稱氏已無異于中國之卿矣豈至
于此始與中國準乎且自此以下楚卿不書者亦有稱人
之恒辭未可謂其皆貶之也如後來中國之卿多以恒辭
而稱人者又何疑于楚卿乎若皆以為貶則自此以下凡
書楚卿之名氏者皆可以為無惡而不貶矣恐不然也○
陳氏曰楚為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是故諸侯之大夫
復不序晉大夫初會盟則不序楚大夫初會盟則其言公
何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耳按此事乃是楚大夫初

主盟非初會盟也僖十九年盟于齊楚大夫已與于會盟
矣且凡總言諸侯之大夫者可謂之不序今既一一列之
豈亦為不序乎又僖二十九年之盟翟泉雖為晉大夫初
會盟亦以其初主盟也是以諱公而不書今楚大夫之初
主盟雖尤悖于伯國之大夫無不可以放例而推論之矣
蓋伯國之大夫初主盟經已為公諱豈夷國之大夫初主
盟猶待于諱公以見義乎況此時諸侯已不足責而我公
亦不足諱故于諸卿再加貶而于我公不復諱也彼謂此
盟無足諱焉固得之但謂公與嬰齊夷則是望國之君亦
與楚臣相等夷也若果如此則其尸辱為尤甚經又何不

為之諱乎○劉氏曰盟于蜀是嬰齊也其以力為功藉于
義而陋于禮與郤克一耳郤克不得稱諸侯之大夫故嬰
齊亦不得以其名通也此文異而意等也按郤克固不義
而齊不稱大夫者乃是春秋之常例且稱大夫與稱諸侯
之大夫非褒辭豈以貶克而克乃不得稱大夫乎嬰齊之
名已見于上至此則加貶焉不可謂其不得以名通也且
上文即以名通何嘗于彼無譏乎○項氏曰蜀之盟與棐
林之師皆事之難言也棐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
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
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

按此說亦不然棐林之師與蜀之盟皆先後兩事故兩書之使趙盾不先救陳豈必先書趙盾之師師成公不先會蜀豈必先書嬰齊之會乎然則同盟于新城以趙盾主盟而不先書趙盾盟于齊以楚人在會而不先書楚人也何獨于此而異其辭乎又是盟也惟齊非卿故在鄭下非與諸侯之微者盟也若盡以為微者則是稱人非貶辭而春秋之大義隱矣○廬陵李氏曰一會一盟前不書嬰齊之名氏無以見楚之強後不貶諸國無以見中國之弱惟貶諸國之卿不得不貶楚也按此說亦不然華夷之強弱非名與不名所可見春秋之義亦非以名與不名示強弱也

使前亦書楚人豈不見楚之強後即名諸卿何至不見中國之弱乎春秋之義只為楚卿驕抗是以直斥其氏名且楚卿主盟而諸國從之是以皆稱人焉以示貶耳豈區區為強弱辨哉又楚卿儼然主盟無復忌憚其可貶也甚明若謂貶諸國之卿不得不貶楚則是嬰齊不必貶反為諸卿累之而亦使稱人也抑豈說之可通者哉○侵衛與會盟皆嬰齊也春秋連書三事而一則稱師一則稱族名一則稱人義互見也然或以為貶在盟而侵與會亦可以此推之而知其貶也則亦不然以楚臣而主盟于十一國悖經之罪為尤大故于終焉特貶之若夫侵衛之以夷猾夏猶其常而會蜀之以夷臣抗魯君較之此盟猶其小故皆直書以見惡耳不然使當日若無盟蜀事則侵衛之與會蜀蓋亦如此書矣又豈諄諄焉必以一貶而例其餘哉

附錄左傳曰楚師及宋公衛逃歸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

附錄左傳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

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渝關李氏曰晉獻齊捷于王非禮也鞏朔又非命卿而來故定王卻之觀其所以語鞏朔者辭嚴義正凜然于舊典之不敢違宜鞏朔之不能對也惜乎以積弱之勢不能治晉人忿暴之罪而申儆之猶以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禮鞏朔亦已過矣乃又私與之宴而私賄之則是明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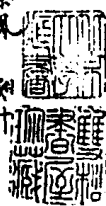
其非禮猶以非禮之事自處而處人也抑亦何以正天下
哉

春秋輯傳辨疑卷四十七

渝關　李集鳳　翽升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胡傳曰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夫討邲之役則復怨黷武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徽也宋衛未葬背殯越境以從金革之事也

彭山季氏曰鄭自晉敗于邲之後從楚而不貳者也宋以平楚解圍亦不向晉故斷道推晉主盟惟魯與衛曹同焉及楚合鄭師侵衛而魯君會嬰齊于蜀于是前日晉所同盟之衛曹皆轉而就楚良以中國無主懼其憑陵不得已而苟從耳今晉景以諸侯從楚由于鄭人附楚侵衛故特起而討鄭以復伯圖則前日同盟之諸侯復合而宋亦至焉此三國者雖皆以魯為望然亦見中國諸侯不忘晉伯之本心矣使晉能以德撫綏則凡諸侯之携貳者孰不改圖北向哉然而專務力爭使小國無所恃以安靖此鄭之所以卒不心服也歟魯公今日與諸侯從楚明日與諸侯從晉反覆無常則皆其不自立故耳抑豈盡由中國之無伯乎若宋衛背殯越境以從金革之事則不待貶矣

趙氏曰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與鄭盟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信也伯主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也久矣使晉有志于抗楚而服鄭爲若移鞌之役于今日乎今兵力既盡于齊諸侯既屬于楚而區區摟諸侯于從楚之餘以伐鄭宜其不得鄭也

濬起朱氏曰楚伐鄭之服晉晉救之而敗于邲則服晉者自必轉而服楚矣晉欲服鄭在服楚而服楚則鄭自來不能制楚而討鄭鄭其能拒楚乎然晉卒不競于楚者以兵力之疲于齊也使移鞌之役以拒楚則晉可以帥諸侯矣

高氏曰去冬之役鄭爲楚導而宋魯衛曹雖盟于蜀猶不

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鄭敗晉游兵于丘輿使皇戌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

盧陵李氏曰此邲之後晉再伐鄭而不服也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左傳以爲討邲之役或亦不僅爲此也去年晉魯衛曹共敗齊師楚人爲齊報怨而連鄭師以侵衛又將侵魯于是爲于蜀之盟天下皆背晉從楚矣晉人畏楚之强不敢責楚而積怨于鄭是以爲此役耳夫清丘之盟本有宋衛曹于鞌之戰亦有魯衛曹至此而晉又徵師在數國雖與楚盟蜀而又不敢不從晉矣據經文去年冬楚師鄭師侵衛此年春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則是伐鄭之舉爲報侵衛之怨甚明左氏見宣十四年晉侯伐鄭爲邲故遂以此伐亦爲討邲之役然則晉鄭之怨雖起于邲而至此年之伐抑豈猶爲此故也哉○于鞌之戰大敗齊師可以威振中外矣然不旋踵而即有侵衛盟蜀之事可知服天下者果不在此兵力之末也晉人不知自省而力疲于齊又懲戰邲之敗不敢與楚校猶欲以兵力迫鄭之從鄭其從之乎覆諸鄤而敗諸丘輿在鄭人不爲無罪而晉侯之妄動取辱亦足羞矣又何怪其不競于楚也○晉楚皆大國也晉畏楚楚亦畏晉楚人爲敗齊之故不敢聞晉而侵衛晉人爲侵衛之故不敢責楚

而伐鄭避强擊弱晉楚之迹一轍也然諸侯時而從晉又或從楚時而從楚又或從晉兩伯之端已兆于此矣○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宋文楚莊時事也宋已從楚故十七年斷道之同盟宋公不與焉十八年楚莊卒成元年楚共即位而二年戰鞌之役宋亦不從晉也是年宋文卒而喪猶在殯楚人爲蜀之盟宋亦猶從楚也今年宋共即位即與晉侯同伐鄭豈晉人之德與力皆勝于楚哉特以楚遠而晉近不敢違于晉命之至也是雖改父之行而棄夷從夏蓋亦改其所當改者但以背殯而親與伐焉猶非孝子所忍爲者耳○胡傳曰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爲

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按胡傳之意是以稱爵為褒辭而凡書伐者謂其有可伐之詞也其實不然此年書伐與宣十四年晉侯伐鄭何異蓋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且春秋之凡稱爵者不皆是褒辭而凡書伐者抑豈以討之有名而乃云然乎。胡傳又曰宋衛未葬蜀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按此說是謂先君未葬不得稱爵特以吉禮從金革之事是以稱爵以志其非禮說亦非也嗣君踰年改元雖先君未葬而亦例當稱爵如僖公薨在三十三年冬十

二月宣公薨在十八年冬十月昭公薨在三十二年冬十二月皆未及葬而于次年皆書公即位由此觀之宋文衛穆雖未葬而嗣君以踰年而稱爵固其宜也且二君背殯伐鄭或如晉襄之敗秦于殽而衰墨即戎亦未可知今其先君猶未葬未可以嗣君之稱爵而遂斷其用吉禮也但先君在殯而與從金革之事初非強敵壓境迫于不得已而然者而急趨晉令如此考其故而晉侯之不恤其喪與夫宋公衛侯之背殯而往罪皆可見矣豈以變禮故而特稱爵以譏之哉

辛亥葬衛穆公

高氏曰此見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

滑關李氏曰王氏曰六月乃葬非禮也按衛穆之卒經書在去年八月庚寅以八月計之至今年正月是為六月而葬矣然去年八月無庚寅庚寅是九月七日左傳謂九月衛穆公卒此或是實錄若果如此則至今年正月正是五月而葬者蓋亦未嘗失禮也但伐鄭葬穆公俱在正月內則其葬也雖得成禮亦殊覺其倉皇之甚矣

二月公至自伐鄭

滑關李氏曰家氏曰伐鄭所以攘夷攘夷所以尊中國晉宋衛曹去強盛之楚而從衰弱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之所嘉也按諸侯未能修德來遠徒加兵于不得已而

從楚之小國豈得為義舉乎觀春秋之致伐鄭以危公則不取其伐也明矣臨川吳氏曰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按春秋之凡致伐者不為其無功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未嘗無功而亦致伐今致伐鄭蓋亦為其不義故耳然則不義便可危豈必無功而乃書至哉或謂鄭人禦敵而敗之公亦未免有危焉是以特幸其至而致伐也說亦可通但當時使無敗事經亦未必不致者如僖四年召陵之役亦致伐豈嘗少挫于楚也耶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

不忍言也
何氏曰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故謂之
新宮
高氏曰君子于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殺君之子而篡立
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
而日之
滄起朱氏曰新宮災不慎其事也哭特具文耳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
新宮按此說不然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
宮桷其言桓宮者猶謂桓主之入廟已久也若夫閔二年

吉禘于莊公莊主未入廟而亦稱謚若就莊主言之何不
亦言新主乎然則此年之書新宮者蓋為遇災而不忍言
宣宮公羊之說誠是也由是言之即使災在數年後或亦
可以新宮書以對祖廟而言則祖廟為故禰廟為新也豈
必新入廟時乃可謂之新宮乎若哀三年桓宮僖宮災不
言故宮者世既遠所以明有別也今禰廟之遇災視彼尤
親故異其稱而以新宮言之若必以新入者為新宮則是
禰廟之常例當如此書而春秋之義隱矣○胡傳曰廟災
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睢氏劉絢曰新宮者宣
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

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
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于遷主可知矣言災則
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
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
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于斯食于斯會族屬于斯其居
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
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于人情何居按此說亦不然以為
神主未遷故曰新宮似矣然文公之于僖公緩作主則書
成公之于宣公緩入廟何以不書春秋不書宣主入廟之
時則非緩于遷主可知也以為神主未遷遇災而哭三日

悃于人情為過矣然此時喪制久從于其正禮猶恐未盡
何能于不當哭者而哭之盡哀耶哭空廟而至三日意當
日必不如是也然則如之何曰新宮者宣廟也宣公神主
已入廟以其遇災而不忍言故曰新宮公羊之說必有所
受之矣春秋于君父之過難者皆致隱痛之意而異其辭
又何疑于禰廟之被災乎新宮災三日哭禮乎曰若止宣
廟被災其神主得救而出即當哭也亦不必哭三日蓋事
死如事生如父母之居室被災而父母無恙豈必哭之至
三日耶意此時亦不為宮廟哭此必宣公之神主亦焚故
哭之三日如父母之被傷害者然因不忍言焚其主故書三

日哭以明之耳且三日後神主又新作雖新廟猶未成亦
必暫祔于祖廟矣是書三日哭又以明新主之卽成也不
則如父母之被焚寧止哭之三日而已耶且災雖偶至而
發出不測若備禦克周救主甚急或亦不至焚其主者如
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傳載魯人救火之事甚悉則其神主
必不焚矣今不能救宣公之神主及其被焚而哭之三日
何益乎春秋于此蓋亦譏其不能救主而徒哀也不則得
禮爲常事亦將可以不書矣○公羊傳曰其言三日哭何
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傳曰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以成
公爲無譏矣杜氏曰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

憑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按此說亦不然哀三年桓宮僖
宮災魯人之救火者甚力安有祖廟旣焚而不哭者而經
不書可知其以得禮爲常也蓋凡得禮之常者皆不書如
僖公之作閟宮如此大事猶不以其得禮而特書之今但
哭之而已又未見其果出于誠否乃必特書以善之則是
略于大而詳于小恐不若是其顚也由此言之則非善其
得禮也明矣○高氏天道之說足以儆惡故錄之其實春
秋之書此事未嘗不責成公之疎失其書日者以其被災
而加謹焉非專爲天道故也雖然經書內災者六（桓十四年御廩）
（僖二十年西宮　此年新宮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　哀三年桓宮僖宮　四年亳社）無一不書日者桓

宣而外他公未嘗有大惡也豈皆志之以示有天道故謹
而日之耶○彭山季氏曰禮諸侯旣薨七月卒哭而告祔
旣祔于廟則祧其親盡之祖及遞遷其祖父于他廟若新
死者之主則反于寢而名其廟爲新宮至三年喪畢然後
入廟而廟以謚舉謂之某宮宣公薨至是已及二十九月
而猶稱新宮豈遷主如是之緩哉蓋子生三年然後免于
父母之懷古者三年之喪必終三十六月而禮家所謂除
喪于二十七月之後者豈亦短喪之漸衰世之衡歟考新
宮之書可以見禮意之猶存而二十七月之制非古矣按
此說亦不然諸侯五月而葬旣葬而虞七虞而卒哭孔氏

謂諸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是也然七虞之說杜氏不用
（說見文二年作僖公主下）是雜記所謂諸侯七虞者已不足據矣卽使
諸侯果七虞約不過半月又安得謂之七月而卒哭耶若
夫卒哭而告祔者是于卒哭明日卽以新主附祖廟祔祭
畢反主于寢猶未立廟也此時親盡之祖猶未祧而祖父
之他廟猶未遞遷安得輒有稱廟而謂之新宮乎夫三年
喪畢然後新主方入廟則新宮之不作于祔廟時也明矣
今宣公之薨至是二十九月矣喪制二十七月而滿新主
未有不入廟者旣已入廟而不稱謚自是遇災而不忍言
之耳何必有異說乎且謂三年之喪必終三十六月者未

知其果否但以檀弓考之則知古制之不如是也檀弓曰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又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夫富大祥之後即可除喪陳氏所謂名為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是也後人不忍遽除又加兩月而除喪于二十七月之後焉當必終三年哉喪制既不終三年可知新主已入廟非以喪制未滿而吉新宮也況當孟子時滕人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是喪制之廢已久矣今乃據新宮之稱以為禮意猶存

而斷二十七月之制非古者要之未可信也○或曰新宮者新作之宣宮也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廟制有限親盡則祧未盡者以次遞遷而新主不別立廟如成公立武宮昭公立煬宮若非已祧無廟後來何須更立乎魯至中葉于親盡當祧者則不復祧而于新主又別立廟如隱桓為穆二廟一世莊為昭一廟一世閔僖為穆二廟一世文為昭一廟一世合太祖之廟為五至成公之世則隱桓當祧閔僖當遷而宣主當入僖公之故廟也因桓廟不毀故閔僖不遷而宣廟必新作春秋是以言新宮耳按此說似矣但考仲子之宮于不當考而考者則書作僖公主于不當毀而毀者則書立武宮立煬宮于不當立而立者則書若違古制而別立廟春秋何以不書乎曰此或先公之別立廟者已在春秋前故春秋不見今弟因事書之亦如郊禘大雩之類也曰若春秋之前已如此武公為隱桓之高祖至莊公時武宮亦必不毀矣何以成公又立武宮乎且使如此則桓公當亦新作者而莊篇之丹楹刻桷何不亦書新宮乎以此觀之可知春秋以前原無不祧不遷之事非以舊失故而于新作皆不書也但桓僖二公之廟不毀故至哀世而以災見耳然則二廟既不毀不毀則不遷後來之新主將何所入意至成公之世隱與桓廟本當毀特

存桓廟而獨祧隱于是遷桓主于隱宮而遷閔主于桓宮僖主則遷于閔宮宣主則入于僖宮也至昭公之世而　王當入于宣宮宣主當遷于僖宮僖主當遷于閔宮而閔主則當祧矣蓋桓僖之二宮至哀世而猶存者未必仍是其故宮而後來之新主自可從祖之昭穆為昭穆又何必別立其新廟乎○或曰別立新廟之說似亦無可疑者魯至哀公之世桓宮僖宮猶存是二公之廟未毀也桓僖二廟不毀則僖主不遷安得不為宣公別立廟意古者宗廟之制新主皆當別立廟是以不書于策耳若諸侯上有五廟或兄弟數人為君而同昭同穆如衛之懿戴文齊之孝昭

虢惠者宜可同在一廟耶若同在一廟曾之隱桓同穆閔
僖亦同穆不應桓僖有專廟矣哀三年何以獨稱桓宮僖
宮災也蓋諸侯五廟之制是論世數非論廟數弟繼兄者
既可別立廟子繼父者獨不可別立廟乎不然別舊主之
當遞遷者或其曾祖有一廟祖之兄弟數人有數廟當如
何遷若盡遷其祖輩不可以數主皆遷于一廟若止遷其
後君未免有後君踰前君之嫌若止遷其前君而後入之
新主不亦躐在不遷之祖位上耶竊以為新主皆別立廟
其舊主原無遞遷之禮所謂遷者親盡則祧之謂也惟親
盡則祧廟乃當毀非改塗易茨而又遷別主勞勞焉反覆

易位為也新主各立廟若地無所容或者又合前後之故
地重改五廟而新作之如閟宮之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
作蓋即改作之事也其三章曰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蓋亦
兼作群廟也惟其地無所容故當改作惟其禮當改作故
經不書由是言之是新主應別立廟故桓僖之廟雖不毀
而無碍于後君宣公以下之廟雖新作而皆不見于經耳
按此說亦非也宗廟之制本當遞遷無為新主立廟之禮
若兄弟數人為君者止遷其前君而入新主亦無不可朱
子曰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
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壓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

不嫌尊于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
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此謂昭入當
遷昭而穆不易穆入當遷穆而昭不易以非時祫之祭故
昭穆各取其相偶四世乃得其整齊雖子在父上而不嫌
也夫子在父上既不嫌則凡他主之凌越亦必不以為嫌
矣但兄弟數人為君者後君之昭穆如前君當為後君別
立廟其別立也立其所當立則不書且桓僖之廟久存是
必遷桓于隱而稱桓宮遷僖于閔而稱僖宮未嘗仍其故
宮而不改固無妨于新主之繼入者矣然則新主不各立
廟何至于地無所容彼閟宮之謂新作者蓋于太廟之將

壞而改為之抑豈為夫地無所容乎○據朱子武王進居
王季之位不嫌尊于文王之說是蓋論廟制而于時祫之
序不同矣次崖林氏曰時祫不陳毀廟之主則王季雖遷
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進而居王季之位為嫌
其尊于文王也王季之位亦虛之而已以此說推之或者
廟制亦當從此序是昭穆皆遞遷武王既遷于王季廟成
王亦當遷于文王廟而文廟之為穆者獨在于西上而不
與武廟為偶也如此則畢不踰尊廟制不必其相偶矣未
知當日果如此否若果如此則侯國之廟當亦與此同未
必昭遷而穆不遷穆遷而昭不遷也意兄弟之有數人者

亦必移其數廟而俱遷庶尊卑之序不紊而無凌越之嫌乎若夫桓僖之廟久存或至二公當祧時又作二廟于四世之上亦未可知然皆不見于經則何也或為二公別立廟以非武煬之既祧而復立者可比是以略之而不書耶

乙亥葬宋文公

胡傳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考于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焉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

舉之棄君于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觀此非有所不忍于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于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高氏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葬月攷之知其僭禮

渝關李氏曰經書葬宋公者六穆公莊公皆合五月而葬之期共公平公元公皆三月惟文公則七月而葬僭天子矣夫文公厚施于國中以弑君而簒位生免于討已幸甚矣死而又僭天子之禮其文公之遺命耶抑臣子之私情耶總之罪不容誅春秋之所深惡也○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經雖歸獄于衆而公子鮑實利其位而為之謀鮑為弑簒之大惡矣姑無論華元等亦與于弑即其臣事鮑而輔彼為君者二十餘年其罪可勝誅乎先儒第就厚葬一節論之固見其不臣其實華元等即能葬君得禮而亦宋國之罪人也若略其弑君事賊之罪而徒咎其葬事之僭侈何足盡其惡也哉

夏公如晉

左傳曰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杜氏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況以成公取汶陽田而躬朝于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為伯國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

張氏曰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埸之令不出于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于伯國晉偃然受之而八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足見私情之納侮于晉也

廬陵李氏曰成公朝晉者四三年四年十年十八年四年不見敬十年見止張氏所謂納侮者信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彭山李氏曰鄭公子去疾字子良穆公之子也

高氏曰疲命于晉楚而以伐許君子以是惡鄭也

渝關李氏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人伐之夫鄭許同事楚

而鄭敢伐許楚之不足恃也如是夫今冬再伐明年又再

伐五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

皇戌及子國于是鄭人背楚從晉後又背晉從楚反覆無

常而晉楚之交伐無已者四十餘年未必不自此役開其

釁也○鄭大夫書族名帥師始于此

公至自晉

家氏曰諸侯既除喪而入見于王受黻冕之賜然後成其

爲君自東遷此禮廢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

之禮而事大國者也宣公挾强齊之援弑君篡國凡可以

謟齊而求悅者無不爲矣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今成

公借援于晉率循先公之舊其無王之罪大矣書如書至

所以譏也

附錄左傳曰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

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軍矣杜氏曰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

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

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

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

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

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

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

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

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

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

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

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

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彭山李氏曰棘汶陽之北界邑也杜氏曰棘汶陽田之邑

在濟北蛇丘縣今按蛇丘故縣在兖州府寧陽縣北南臨

汶水而濟在其北則與齊連界今當爲肥城縣地矣詳見

二年取汶陽田下○趙氏曰凡内言圍皆叛邑蓋春秋内

叛不書書圍而叛自見矣

公羊傳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胡傳曰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

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衆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是時

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

爲之民也與成公不知薄稅歛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

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汾陽朱氏曰取汶陽田棘獨不服以魯藉晉威非能自勝齊也且又稅畝作丘甲則為齊之民樂于為魯之民也

何氏曰此叛也不言叛者為内諱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

廬陵李氏曰春秋内叛書圍者七始于此昭十三年圍費二十六年圍成定六年圍鄆十年圍郈圍費十二年圍成

渝關李氏曰棘者汶陽之近邑也去年取汶陽田但書取田而不書取棘則是棘邑屬齊而不屬魯也左傳謂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所謂不服者或其田多屬棘而棘人不舍或其取之過限而棘人不從則以疆場之事主相

爭奪固有之魯人于是為此役豈必内邑背叛而後可圍哉○據先儒說則是棘本魯邑也昔既屬齊而不為魯有今雖歸魯而彼不服要非背魯而去也似與内叛者不同然取汶陽田已踰一年而公已如晉拜賜矣此必棘已歸魯又不安魯政而欲從齊不可謂其非叛也此時齊國之政未必遠勝于魯而棘不服魯豈其沒于齊國功利之習見齊强于魯魯第借晉人之威以復一朝之勝其實未可恃耶然亦惟魯德不修未有近說遠來之化故至此魯人不知自反而遽興師以圍之抑豈服人之道也哉

大雩

何氏曰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丘甲為鞌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李曰此明生旱之由以大雩之為旱災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左傳曰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劉氏炫曰廧咎如之國即是赤狄之餘

彭山李氏曰廧咎如杜氏以為赤狄别種然經不繫之赤狄盖本一種而别分為族如狄之有鮮虞也咎與皋同（杜氏）（何氏音註曾以咎為吉力反林氏亦謂咎音皋）閔二年晉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杜氏亦謂赤狄别種而後漢志壺關故黎國注引上黨

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皐其即古所謂廧咎如歟又按黎侯故城在潞州黎城縣東一十八里則廧咎如正當晉東衛西故克與良夫同伐之盖夾攻也

茅堂胡氏曰晉嘗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今伐廧咎如又欲盡殄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滅羌種羌雖滅漢亦亡後世豈嘗絕羌患哉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上矣

家氏曰克與良夫得志于鞌不知自戒更為此舉春秋書之誅善戰也楚方躪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伯業圖其遠

者大者既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以為未快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春秋惡之僅書皆所以貶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孔氏曰謂赤狄餘民散入咎如之內今伐咎如者來就咎如之內討彼餘黨也劉炫以為廧咎如之國即是赤狄之餘今知不然者以赤狄之國種類極多潞氏甲氏鐸辰皐落氏等皆是其類並為建國假令潞氏甲氏鐸辰皐落雖滅自外猶存則是不滅者多止應言討赤狄之類不得稱餘也按杜註孔疏之說皆不然傳謂討赤狄之餘則討赤狄之餘即是伐廧咎如也豈于咎如之

外別有赤狄之餘乎今必謂赤狄之餘民散入咎如之內故討之恐亦無據之臆說也況傳謂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止言咎如之潰未嘗別言赤狄之餘民何如也以此觀之尤可見咎如即為赤狄之餘矣且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十六年又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未聞其滅鐸辰皐落等也是鐸辰皐落等較之潞甲留吁國微而民寡即稱赤狄之餘未為不可豈必言類不言餘然後見其未滅乎今但泥一餘字而謂赤狄之餘不指廧咎如言蓋亦未可信也

冬十有一月晉使荀庚來聘

杜氏曰荀庚林父之子

渝關李氏曰自宣十七年公會晉侯同盟于斷道而十八年即使公孫歸父聘晉矣成元年臧孫許又與晉侯盟赤棘二年季孫行父等會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鞌此年春公會晉侯伐鄭而夏又往朝于晉魯之事晉甚謹矣晉侯于是使卿來聘蓋亦所以為報乎晉聘魯者十有一而此為始其使卿聘也雖云為恭于魯當亦非邪交之正禮也蓋晉于與國不能止其非禮之朝聘又何怪其亦以非禮聘與國乎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渝關李氏曰自宣十年衛穆公即位以來魯與衛二國無

交而其同事者亦少惟十七年斷道之同盟二君皆親之成二年二國之臣共與齊侯戰于鞌而穆公卒矣是年冬魯君與衛人盟楚于蜀今年衛定公即位魯衛二君又隨晉侯以伐鄭而魯且會葬穆公焉衛侯于是使卿來聘則是深欲結魯而不忘夫先世之舊好也然則衛卿之聘魯者四文四年甯俞此年孫良夫襄元年公孫剽七年孫林父而魯卿之聘衛者一襄七年季孫宿多寡既不同矣乃季孫宿如衛以報元年公孫剽之聘又甚緩餘則並無報之者豈魯知卿聘之非禮故其聘衛者絕少哉亦以魯猶無求于衛故不過恭而使卿聘耳要其小聘固常行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今又

來聘且尋盟良夫蓋兩至魯矣然則于牽之戰良夫與季孫等同役或亦二國之卿兩相好是以為此聘也亦未可知〇彭山季氏曰自同盟斷道以來魯衛與晉為黨而魯事晉甚謹故晉使荀庚來聘衛雖晉戚欲與並列亦舉甯俞故事而使孫良夫同時至焉按此說之論晉聘是矣其謂衛欲與晉並列而使良夫同時至者則不然蓋二國各聘于魯晉固不知有衛聘衛亦豈知有晉聘乎彼二卿之同時而至蓋亦偶然耳若據彭山說却似衛侯知晉之聘乃即使人同至而與之並列也是止泥于同至之文而不察其實固亦甚矣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曰冬十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杜氏曰尋元年赤棘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杜氏曰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杜氏曰下卿〇孔氏曰註云下卿者傳稱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又言衛在晉不得為次國則以衛為小國荀庚若是中卿自然當先晉矣乃云晉為盟主其將先之直以盟主先晉明是二人位等以此知荀庚是下卿也〇李曰孔氏曰于時郤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三也晉立三軍其位有六等三僃為下卿則其餘皆下卿也蓋以諸侯之禮唯合三卿三是其正故定以三人為上中下餘皆從下卿也卿有上下往年賜晉三帥皆以三命之服者僃僃之卿禮皆三命上卿下卿命不異也按此說不然往年公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杜氏曰三帥郤克士燮樂書夫三帥是三軍之將原不數軍佐也今乃數中軍佐為二上軍將為三其可據乎然則傳言庚位在三者或以晉有長師大傳為上卿中軍將為中卿上軍下軍將為下卿又或將佐是官職而三卿別有其位次俱未可知但不可止據三軍之數而定三卿之位也若以軍數定之則上軍將位當居二何以荀庚之位在三乎至于魯賜三帥以三命之服未必果當于禮亦不可謂侯伯之上卿下卿禮本無異命也然或本無異命但其中微有等差亦未可知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杜氏曰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〇孔氏曰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以土地之大小命數為等差也春秋之世強陵弱大吞小爵雖不能自改地則以力升降諸侯聚會強者為雄史書時事大小為序此事不可改易仲尼即而用之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曹伯之上不復計爵之尊卑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以地狹小故也襄二十五年傳子產語晉曰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是晉有方千里者三四也昭五年十三年傳皆言晉有革車四千乘計衛比于晉不過當五六分之一耳故不得為次國其為次國者當齊秦耳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孔氏曰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郤犨盟皆是公自及之非臣及之也僖二十八年傳晉欒枝入盟鄭伯襄十一年傳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臣對君者皆君自與盟知此使來亦公自與盟也上言來聘盟又不地盟于國都公親可知故不言公

孫氏曰此公及庚良夫盟也不書公者二子抗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而何故言聘言盟以

惡之
高氏曰庚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魯人盟之先晉後
衛豈非畏晉之强乎
林氏曰聘而遂盟之于是始
廬陵李氏曰聘而遂盟例五此年荀庚孫良夫十一年郤
犫襄七年孫林父十五年向戌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
舊盟也按此說不然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傳
曰鄭子人來尋盟是非聘而言盟未嘗非尋盟者此雖尋
舊盟抑豈因聘而見之哉聘自是聘盟自是盟經因兩事

而兩書之使其昔日無盟而今乃盟又何不可以聘而言
盟哉○據左傳說是二卿者皆受兩命而來也蓋宣七年
衛侯使孫良夫來盟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二
國已有盟矣又宣十七年公會晉侯衛侯等同盟于斷道
皆欲外楚成二年季孫行父等會晉郤克衛孫良夫及齊
侯戰于鞌相與敗齊是嘗從晉也乃未幾而會嬰齊盟于
蜀則疑其背已從楚矣雖至今春公會晉侯等伐鄭而貳
又如晉然晉侯猶不信于公也故欲尋盟以結之衛雖盟
斷道戰鞌盟蜀伐鄭之事皆與魯俱然自良夫來盟之後
未與魯尋盟今至成公又易世故亦因聘而尋盟焉夫聘

而講信修睦果出于誠何不可恃而諄諄盟詛必求要質
鬼神而後信不已瀆乎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屢盟固
不足貴也况于國都之中以外臣而盟國君尤爲非禮在
晉衛之卿爲抗而在魯君爲辱矣故皆沒公以諱之○胡
傳曰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
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爲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
典故不繫于國以見其遂事之辠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
按此說亦未必然諸侯雖有聘無盟而使卿聘當亦爲非
禮卿豈非禮之獨在于盟乎且據左傳說是二卿者皆受
兩命而來耳劉氏見二卿盟不繫國故爲生事專命之說

以譏之不知內大夫一事而再見者皆不書族外大夫一
時而再見者皆不繫國蓋省文也如圍佐受命而盟亦不
繫之齊豈亦見其遂事之辠乎然則襄三年叔孫豹及諸
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何以再書陳也曰上以大夫繫之諸
侯下不得不以袁僑繫之陳矣何氏謂其喜得陳也亦有
旨哉○廬陵李氏曰聘而遂盟例五其皆書日一則以别
于微者一則以别于前定也穀梁疏曰前定之盟不日則
此非前定可知矣又曰卑者之盟不日則此非卑者可知
矣以非前定則知其生事以非卑者則知其抗公此所以
與來盟稱使之書法不同也按此說亦不然穀梁不日之

例本不可信奈何據彼以例此夫荀庚孫良夫既書其氏名自知非微者何須書日以別之且高子屈完華孫皆非前定之盟何不書日以別之乎大抵公與外臣盟凡書來盟皆不日凡書某君使某來盟亦皆不日也以其來之日未必盟盟之日不可加于來字上是以但書來盟而不書日惟書及某盟者乃直據其盟之日而以日書耳荀庚良夫等聘一事盟一事故可分書而誌其日如文公如晉而及晉侯盟亦以兩事分書而誌盟日若內臣之如外涖盟者四亦皆不誌盟日矣且上既書使書來下文蒙上自不須再書使來此雖多一聘事亦與來盟稱使者何異奈何以書日之故而謂別于微者與前定乎○晉衛之卿雖各行聘及其盟也何不共為一事亦如三國之來盟者乎蓋晉侯衛侯各命其使以盟魯故二卿不敢為參盟也且二君既無參盟之約魯亦以專盟示敬而不憚于兩盟之矣夫晉在先而衛在後魯于先後且不敢越安敢任已使而輒與為參盟哉○聘禮不當使卿而使卿過于恭矣大夫不可盟諸侯而盟公過于抗矣二事皆不合禮而二國皆犯之蓋當時弊習日益深始猶覺舉其非禮今乃因聘而盟不知其非禮而又非禮也輕重失宜莫此為甚豈非春秋之所深惡者乎

鄭伐許

彭山季氏曰鄭下或有闕文與文十年秦伐晉同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馬及邲之敗于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況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于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辭略而從告杜氏曰不書將帥告辭略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按此說非也許亦從楚之國鄭之再伐許也正惡其恃楚而不事己非奉楚命而伐之也何為以從楚之故而狄鄭于此役且鄭之從楚自齊桓卒後而已然矣何至此時方狄之且其一歲再伐許固為已甚尤未甚于鄭悼之背瓚而又伐之也何不狄彼而乃狄此乎然則稱國以伐固不為告辭之略要亦非貶而狄之以鄭人之勤兵虐小不待貶矣何氏曰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為黨故夷狄之按此說亦非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經貶楚子稱人未嘗狄諸侯也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經貶鄭伯稱人亦未嘗狄鄭也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又皆稱師而不貶馬夫以從楚而虐中國者且不狄彼以示法今則非奉楚命而伐許楚且惡其伐許而執鄭卿安可

謂其與楚同心而狄之乎陳氏曰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于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于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有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袒矣按此說亦非也受楚害者莫甚于蔡蔡之事楚視鄭為尤堅未聞楚伯之由蔡也何況鄭之兩事而不堅者乎然則楚勢之强盛逼中國已久矣鄭之從楚亦不得已而為自保計何能號召中國以為蠻夷圖伯之助乎今以諸事歸罪于鄭亦已過矣乃謂以此而狄鄭可乎哉且春秋本未狄秦尤未可以秦鄭並論之也仁山金

氏曰按鄭之可狄久矣獨于是年貶貶必于其甚者是歲也復師于鄭敗諸夏之師于丘輿獻俘于楚再動干戈于許于是狄之以為鄭之惡甚矣而明年襄公死襄公子是終于為狄矣按此說亦非也今春伐鄭經不書敗勝負微也若以小敗諸夏獻俘于楚而罪鄭則邲戰之大敗晉師何以不狄楚乎夫楚本蠻夷尚不以敗晉之事而狄楚今乃以鄭人被伐時之敗諸夏積罪于此而狄之迂亦甚矣況楚之伐鄭無已時未見其貶楚而止以號衆也豈鄭之再動干戈于許便為莫大之罪而狄之乎若必以此為甚惡則成九年鄭人圍許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其惡又當為何如何但稱人稱氏名而不狄之乎范氏曰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楊士勛曰秉不于伐喪貶者其罪不積不足以成惡也按此說亦非也此年鄭兩伐許非伐許喪也去年從楚伐衛喪固為不義既不于彼狄之矣何為移譏于此事以為罪不積不足以成惡則諸侯之罪大惡極者多矣何獨于此狄鄭也且宣七年會黑壤八年會扈十七年盟斷道並未有鄭亦未有許又何叛盟之有況今此伐許乃惡其恃楚而不事已非叛諸侯之盟而伐之也柳宜為此而狄鄭乎凡此數說皆不足據然則將謂之何曰此闕文也或伯或師或人或某

氏名偶有闕焉固有之惟以為闕文乃無可疑不則鑿其說以求通亦安見其有當哉說詳傳三十三年敗秦于殽下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文十年秦伐晉皆止稱國而闕其將與師亦猶是也惟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乃夏狄晉之義未可以彼例此耳○或曰以本事論之一歲之中伐許者再背義陵小黷武猾夏狄道也故從而狄之然諸侯之屢虐鄰國者不一何獨于此而狄鄭耶蓋春秋之義有專就本事言者有不專就本事言者如荊吳之止以號舉也爲嘗以本文所書之事而狄之哉此或為鄭襄之從楚而固此以結其案耳不專為伐許貶也鄭襄堅于從楚以終其

身至明春而即殁矣故因此事而于其終焉貶秋之此亦可為一經之通例凡諸侯之從楚者皆可如是觀勿視為一國一事之義而已也按此說似勝于諸說而實亦不然莊八年次郎圍郕不稱公而稱師則以齊襄將被弑而大讐未復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文公生而稱名則以文公將卒而滅同姓也春秋深罪其不復讐深罪其滅同姓故因齊襄衛文之死期將至而立此義耳若夫諸侯之從楚前已貶楚貶諸侯矣又何待于狄鄭且其從楚原不得已而鄭襄亦曾事晉矣特以晉伯不競故專事楚使其天假之年安知五年蟲牢之盟非即鄭襄之與同哉今乃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七　成公三年　千

欲從彼二例而于將死結其案罪彼從楚終其身也烏乎可況鄭與許皆為從楚者伐許之役原非為楚病中國則彼以從楚之人伐其恃楚而不事己者將與背夏即夷之罪又何涉今必以此罪罪之特于伐許示之義也亦甚覺其不情矣況莊篇之師還下齊襄即被弑僖篇之滅邢下衛文即告卒故可因事以識之今伐許之役踰年而鄭襄卒中間又隔宋聘事奈之何欲以彼例論此事乎由是言之可知此說亦不足據其為闕文也明矣

鍘按左傳曰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曰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杜氏曰宋共公即位○孔氏曰文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始聘謂君初即位聘鄰國耳在魯而出謂之始聘自外而來謂之通嗣君言彼君嗣位以來未嘗與魯通于此始通之也

彭山季氏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至是以成公事晉甚勤晉特遣荀庚報聘故效之而使華元來以觀魯也

王氏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其為共公謀晉張本乎

臨川吳氏曰晉衛宋三國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會伐鄭茨結和好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十七　成公四年　三

廬陵李氏曰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及八年華元襄十五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

渝關李氏曰宋于魯昔亦未嘗無小聘而使卿聘則始于此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杜氏曰壬申二月二十八日

渝關李氏曰二年公與鄭人盟于蜀今來赴喪或亦不忘盟蜀之好而為之歟去年公會晉侯等伐鄭鄭人不以為憾而猶來赴喪不失中國之交焉此可見鄭之從楚原不得已未嘗有意絕中國也○鄭襄公在位十八年辛子貫

立是為悼公

杞伯來朝

左傳曰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杜氏曰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明年春正月杞叔姬來歸

澮關季氏曰杞自文十二年來朝而不復至魯宣十八年公會伐杞矣至此乃以歸叔姬故而來朝非為謹于事大之禮也然必來朝而後歸叔姬亦可見其有畏魯之心矣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杜氏曰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為大夫是為武仲

澮關季氏曰許父文仲于文十年卒許之嗣位已久矣許于文宣之篇並未一見獨于成篇有兩事焉與伯主盟赤棘與大國戰于鞌鞌之戰四卿並將而許居次其亦貴戚用事之臣歟○臧孫紇宣叔之庶子也舍嫡長臧賈臧為而立紇穆姜之意也事見左傳襄二十三年

公如晉

左傳曰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杜氏曰言將不能壽終也成十年溺廁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高氏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

張氏曰晉景公見公不敬勝齊而驕也

汪氏曰成公此年朝晉而取款忽之辱豈非禮愈繁而身愈卑徒自屈而已耳

澮關季氏曰去年夏公已如晉矣今年夏又如晉以千乘之尊望國之重僕僕于道路而不憚煩季文子徒譏晉侯之不敬而不知輔君以肯為匡君以有禮則亦甘受屈辱而已此魯之所以終于不振而于君臣有同責也

葬鄭襄公

汪氏曰喪未五月葬之速也大不懷也

澮關季氏曰季彭山謂鄭襄公堅卒二月而葬非也據杜氏說則鄭伯之卒月日必有誤若其葬果在四月是必卒在二月也不則日有誤焉

秋公至自晉

左傳曰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家氏曰甚哉魯成中無所主遂變而屢遷也始與晉人連兵伐齊以有鞌之勝謂當與晉為睦晉未幾月率先諸侯受盟于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前日蜀盟之過一不為所禮又將叛而即夷春秋

于魯成之從楚適晉備書以貶之也

渝關李氏曰公以晉侯不敬之故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諫之是矣然亦見其所以相君者猶未善也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公既耻于不見敬正可迎其機而勉以自强之道如孟子于滕文猶望其創業垂統彊為善也況以堂堂千乘之望國視滕為何如乃徒較量于晉楚之可否而明其字我不字我乎今既不能有為而含羞事晉至于十年公如晉晉人止公送葬十六年沙隨之會不見公而文子且被執焉其為耻辱愈甚矣然則從晉之謀雖是而亦何當于遠猷哉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斯言其至也

冬城鄆

杜氏曰公欲叛晉故城鄆而為備

孔氏曰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杜云此西鄆此為公欲叛晉故城鄆以為備當是西鄆也

彭山季氏曰此魯西鄆鄆本在濟西田內宣十年齊人分其地以歸于我者也田歸而鄆邑亦來附矣第以取汶陽田之故惧齊復來爭鄆故特城之以備齊也

渝關李氏曰杜氏以此役為備晉季彭山又以為備齊但魯人德政不加脩徒欲勞民以為備亦計抑末矣○鄆與齊魯為鬭盖亦邊地之衝邑也或其頹圮者多故用民力以城之春秋之責城鄆盖亦以重書也（隱七年城中丘公羊子曰以重書也）雖得其時亦必書之以示譏其重民力為何如耶此又不主備敵言未必事情經義之不如是也

鄭伯伐許

左傳曰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杜氏曰為明年許愬鄭于楚張本）

何氏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李曰此二句當

分看以其樂成君位而又以君將親伐許也不則是為伐許而成君位豈其然乎）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胡傳曰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廬陵李氏曰鄭自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鄭許世讎至此凡書于經者又四侵伐矣

渝關李氏曰家氏曰不書子而書爵絶之于名教也按此說是謂聖人有意絶之故書爵非也此與齊舍未踰年稱君齊頃晉悼未踰年稱侯者無異盖皆實録耳已成君而録其實自可見其得罪于名教矣○彭山季氏曰按左氏

晉欒書救許事不足信許自文宣以來久安楚宇晉豈得以兵救之哉按此說誠是蓋邲戰之後鄭伯許男皆如楚侵衛至蜀時許男乘楚車是許與鄭皆南向事楚者鄭雖有憾于許而屢伐之許亦止當告急于楚不得告急于晉也許不告晉晉何救許之有且使告晉而晉救之彼許男者亦必不敢復見楚君臣矣何以子反之救鄭也鄭伯與許男訟焉明年許男又愬鄭于楚而鄭訟不勝乎由是言之有以知晉救許而楚救鄭之說皆誣矣但有一說當時諸侯因勢而屢變者不一此或許人告楚而楚不應則又變計而告晉如公與楚人盟于蜀即從晉侯以伐鄭鄭悼公如楚訟不勝即從晉侯盟蟲牢此皆近日之反覆無常者今許人屢被鄭伐而楚不聞安知許不告急于晉晉人亦欲來繫以伐鄭而又恤許以爲通鄭計未可謂其無此事也若楚人視鄭重而視許輕則與晉爭鄭而往救焉亦有之矣然而許終不敢背楚也故與鄭伯訟愬于楚而鄭不勝非楚人原其不得已而告晉之故而曲宥之哉如此則傳說亦無可疑特以不告則不書耳

春秋輯傳辨疑卷四十八

渝關　李集鳳　翩升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胡傳曰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于內女其歸其出錄之甚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錄之詳爲世戒也

臨川吳氏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爲其子求婦而僖公以次女叔姬與之歸爲杞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之上而姬始被出而歸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別有妾子爲太子叔姬心不自安而願歸魯故叔姬既卒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也

家氏曰此與他悖義之出者不同必叔姬自不安于杞或以疾而求歸非杞之絕之也

渝關李氏曰叔姬被出而卒于魯杞伯逆其喪以歸知非杞伯之欲絕之也先儒疑其無子與有疾良是但七出之法雖有無子惡疾之條然身爲國母年踰六十即或無子娣媵之子皆其子即有惡疾次妃可以攝內事有何不可自安而必欲歸魯耶經書來歸則杞伯之不能刑家叔姬之不能安室魯人之不能訓育以正也皆可見矣且夫既出而與廟絕乃魯以夫人之禮卒之杞伯復逆其喪以歸

其為非禮又何如哉此皆直書而義自見者家氏謂春秋書其逆喪歸葬無貶辭汪氏謂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喪以歸而郯伯姬來歸之後不復見于經則其善惡優劣不可以概觀矣其說皆非也

附錄左傳曰晉趙嬰通于趙莊姬（杜氏曰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杜氏曰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

仲孫蔑如宋

左傳曰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

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蔑僑如遂于晉令遂與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譏于邦交者固

如是乎

渝關李氏曰宋卿聘魯者四魯卿聘宋者五自文十一年公子遂如宋後至今再見此報去年華元之聘也此外無復相報者矣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傳曰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杜氏曰野饋曰餫運糧饋之敬大國也）

彭山李氏曰荀首林父之弟別食于知號曰知莊子穀齊地非過魯之道荀首至此而僑如往會焉

高氏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

汪氏曰自文十一年彭生會郤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荀首如齊逆女是為君逆也晉景公于宣九年即位至此已十四年矣意其即位之時尚幼故于此時方娶夫人也不則景公之夫人未聞其卒也豈其繼娶于齊而然哉○荀首過我而饋之可也道不經魯而遠饋于齊地所以媚晉者至矣春秋不書餫事意者猶為魯諱耳

梁山崩

左傳曰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穀梁傳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

何輂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
何伯尊由忠問焉輂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
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
為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
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彭山李氏曰梁山即漢志所謂夏陽有梁山者也註云梁
山在西北水經註亦云梁山在夏陽之西北臨于河上今
夏陽故地西北為韓城則當梁山之南矣梁山本古韓鎮
也雖韓為晉滅而梁山之東南則為晉地西南則為秦地
西北則為白狄地適當華夷三界之間焉夫梁山山之大

者也又當限隔華夷之處而至于崩則為變不小矣梁山
之崩必無告者此以其變為大據所聞而書耳
公羊傳曰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范氏曰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
何氏曰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記山崩者此象諸
侯失勢大夫擅恣為海內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弒君
十四亡國二十二故溴梁之盟徧剌天下之大夫（汪氏曰自此至昭十六年凡六十年經書弒君唯晉州蒲齊光衛剽吳餘祭蔡固莒密州楚虔凡七滅國唯舒庸鄅萊偪陽舒鳩賴陳蔡州來凡九耳故徐彥疏云註誤今考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何氏謂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十証諸經亦不合抑并春秋所不書者言之如穀梁三十四戰者與）
胡傳曰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
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
氏以為邑焉（汪氏曰春秋之初晉滅韓曲沃莊伯之弟韓萬以為采邑）書而不繫國者
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于禮文備
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
禮之文也（李曰左傳謂君為之不舉則減膳亦是一事）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
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于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
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
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于崩竭當

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
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
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家氏曰穀梁具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為伯尊掠路人
之美以為己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其實
伯尊以道路鄙淺之言復之于君失懼災之意夫子必無
是言也春秋于沙鹿梁山二大異特筆而書之以見天下
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自是而始縱具文應變何足言哉是
固天下之異而皆見于晉者周自東遷賴伯者以存齊既
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庸臣貪坐縻伯業晉之削中

國之變也故書梁山崩實為天下記異也

淪關李氏曰穀梁傳于僖十四年沙鹿崩曰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于此年梁山崩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按二說皆非也沙鹿非平壤何得無崩道以為無崩道而書日有崩道而不日是沙鹿之崩為變而梁山之崩非變也豈其然乎然則彼書日者重其變此不日者不知其日故闕之又安問其有崩道與無崩道哉○左穀二傳說大同小異然其中亦多可疑者梁山崩大變也遠邇無不聞豈有伯宗赴召而猶不知其事至重人言之而始知乎且晉侯聞變而召伯宗是必伯宗為國老而素習典故者若降服乘縵等事不過遇變之常禮耳使伯宗不知此禮何為以傳召之而與之謀乎穀梁又謂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輦者謂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若果祠焉而即流豈鬼神為之去石決壅而靈應不爽乎若然則大禹之治水亦止祠焉足矣何為鑿龍門而導河水勞勞焉如彼也此說既不足信至孔子擬為之說尤難定其有無矣

附錄左傳曰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

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杜氏曰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

秋大水

張氏曰陰盛之徵

何氏曰先是既有丘甲鞌棘之役又重以城鄆民怨之所生

冬十有一月天王崩

左傳曰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高氏曰不書葬罪諸侯之不會也

淪關李氏曰此時季文子當國於天王之葬禮亦闕其為不臣何如耶宣九年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夫獻子親受王寵而于王崩之後亦不聞其諫君以會葬彼二子之于魯號稱賢臣即此事觀之其所為賢者安在乎○定王在位二十一年崩子夷立是為簡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曰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杜氏曰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為辭為明年侵宋傳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按封丘縣今屬開封府在府北七十里○三年晉雖伐鄭鄭

固未嘗服也若齊則素不與晉會盟惟文公之時嘗從城濮踐土河陽翟泉諸役而後亦竟不至焉蟲牢之盟蓋晉所甚喜也然未有兢兢懼楚之心而以得諸侯為侈故欵氏曰晉景公于是有驕泰之心矣

薛氏曰王崩而為盟會無王之甚也

汪氏曰是盟乃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蓋諸侯之同盟實有同外楚之心而不知悖于尊王之義天子之喪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況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無人心乎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故襄王方崩則晉魯之卿會盟王都之側而不

奔喪(見文八年)簡王方崩而邾與衛晉修朝聘于魯而不修弔事(見襄元年)蓋將以是為常而不知恠甚者靈王之訃音已達于天下而諸侯旅朝于荆楚且俟致襚執紼越歲踰時而後返而曾不遣一介行李問國恤于京師也(見襄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吁可歎哉

廬陵李氏曰鄭自邲戰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之義以示之汲汲于要之以盟誓此所以竟不能服鄭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渝關李氏曰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胡傳曰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按此說以不奔喪而相與會盟謂諸侯之皆不臣是矣但謂因此故而特書同盟却似春秋有意書同以著其罪也恐不然同盟者同心外楚而相與盟也書同盟自是事迹之實非春秋之義例也考之前後皆然○十二月己丑去十一月己酉已歷四十有一日矣天王之訃音蓋已及諸侯而猶相與為會盟後亦不會葬焉諸侯之惡已甚矣然自僖八年冬十二月惠王崩而于九年夏齊桓會諸侯于葵丘

至秋九月又相與盟亦未聞其葬王也是作俑者齊桓而晉景亦為之效尤耳但齊桓之會盟其所全者甚大而去王崩時稍遠春秋猶節取之此則何關于王事又去崩時甫踰月而毫無顧忌如此其罪可勝誅哉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經書同盟十有六莊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幽不書至桓會不致也宣十二年清丘與魯人成十八年虛朾為仲孫蔑卿出不得書至也襄九年于戲則以危義見下楚子伐鄭而不致襄十一年亳城北則致伐鄭而不致會餘則無不致會者矣以同盟之未可恃而有危道焉故

書至以危之此會之書至也亦然但于王崩之後不如京師而如會無王之罪甚彰于此而書公至自會亦以明其非自京師來也是又一義也○汪氏曰二年會蜀盟蜀不書至者以望國之君侮于荊楚之大夫不可以告廟也此特書至者謂成公苟能自會如京師斬衰哭臨則亦庶幾合于禮者之禮耳今也會同之後奄然歸國故書公至自會以著其無王不臣之罪也按此說不然蜀之盟已貶諸大夫而稱人其義已明即在境外或亦不必書至以危之況蜀為魯地公未出境自不須致若謂不可告廟故不致豈此會之不恤王喪便可告廟耶且春秋第責其不如京

師而為此會耳未必望其自會如京師而乘便以往也○天王既崩天下諸侯固有奔喪會葬之禮然觀顧命康王之誥嗣王即位于初喪自與諸侯踰年即位者不同在諸侯之奔喪會葬者未必不朝于新王但至踰年春正月新王必行改元即位之禮未知諸侯于此亦當來京朝賀否曰此亦無所考也以義度之奔喪會葬者既當朝新王若當此時而遇改元事自行朝賀之禮無疑也若奔喪會葬後遂至數月而方改元意諸侯不必其再來但使其卿往賀耳以其先已見王而述職又自有定期且新王在諒闇之中亦不可屢朝而受賀者故但使卿展禮而足矣今于

定王之既崩既不奔喪會葬而于新王之改元又不使卿往賀焉則是天子之始終藐然無與于臣子也乃廢王事而趨伯事徒為此會以私相結天下尚復有人道哉經于新王正月下特書公至自會未見其有禮于王也抑思所謂王正月者是為何王之正月乎表王號以正新王之統當不比于他年之書王者矣○春秋歷十三王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敬是也而悼王之立未踰年不與焉平王改元在春秋前桓王元年隱四年也書春王二月莊王元年桓十六年也書春正月僖王元年莊十三年也止書春惠王元年莊十八年也書春王三月襄王元年僖九

年也書春王正月頃王元年文九年也匡王元年文十五年也皆止書春定王元年宣三年也簡王元年成六年也靈王元年襄二年也景王元年襄二十九年也敬王元年昭二十三年也皆書春王正月夫桓十六年之正月不書王固為其無王矣其止書春及書春王二月三月者俱與他無異焉既為新王之元年雖無事亦當書王正月以謹其始經乃何為不然乎蓋春秋非王史既不書新王之元年何必于侯國之策定書王正以見義特以因事書之而見此年之王正月又與他年不同所當顧名而思新王之大始者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傳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

立武宮非禮也

彭山季氏曰武宮武公之宮也卽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者是也武公伯禽之玄孫隱公之曾祖至成公時歷十一傳為八世親久盡廟久毀而復立焉非禮也然則武公本無廟矣何為而復立乎蓋武公有武功者也先王尚德不尚武故武公雖有武功而不得尊于宗及行父有鞌之功以武歸美于成公而追立武宮焉見行父之不引君當道而導之以好武也

胡傳曰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卽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卽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卽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陳氏祥道曰武公之于魯猶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于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例成公立武宮昭公有事于武宮積世不毀故記禮者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張氏曰觀春秋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于失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

汪氏曰立武宮違王制故書曰以謹之論者因明堂位遂以武宮為世室今考春秋所書太廟則周公之廟也所書世室則魯公之廟也羣公之廟則皆繫謚若武宮煬宮桓宮僖宮是也苟謂之世室則世世不毀矣奚待于成公而始立乎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不稱世室則其以武宮為世室者妄也況煬宮乃武公之六世祖至昭公已二十世

而桓宮則哀公之十世祖僖宮則哀公之七世祖皆當言世室也煬宮在武宮之上武宮稱世室煬宮獨不稱世室乎是知明堂位乃後世俗儒因魯失禮而為言春秋之時非有世室之名也然考成之十八年晉悼公朝于武宮昭之十七年當晉頃公之世而中行穆子獻俘于文宮晉武公至悼公文公至頃公皆已十世而其宮猶存則當時諸侯之廟親盡不毀者不特魯矣

廬陵李氏曰魯有魯公廟為世室百世不毀而又立武宮煬宮又桓宮僖宮至哀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之外又有五廟也典禮之壞至于如此

渝闕李氏曰左傳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按此立武之說似如邲之戰潘黨謂楚子曰君盍築武軍杜氏註曰築軍營以彰武功夫築武軍當在戰地不當在本國今在本國立武宮可知非築武軍之謂矣經書立武宮杜氏註曰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夫左傳所謂立武者卽指立武宮言以彼不知武宮為武公之宮故下文止言立武而不言宮杜氏謂于築武軍之外又立武公之宮蓋亦曲狥傳說而不知其為誤也且如杜氏後說則是魯人之立武宮

亦如邲之戰楚子作先君宮告成事之事矣夫楚子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亦在戰地不在本國又先君不止是一君今魯人何為在本國立宮而且專立武宮乎要之傳註之說皆不足據但當以宮廟言之與定元年之立煬宮無異也然則傳謂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其亦不可信乎曰此亦無從見其必然也或者戰鞌時文子之于武公或有所禱如服虔之說或至今而武公託鞌功以邀享如左傳所記鬼神諸異事俱未可知。孔氏曰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案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宮立煬宮此若為禱而立何以不言禱也無驗之說故不可從按服虔之說雖信其必然亦難定其不然也。李彭山謂武公有武功故立其宮信如此說豈定公時之立煬宮亦有取于煬義乎曰非也左傳謂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是必武公嘗有武功故而彭山云然蓋亦本于傳說者也若夫季平子禱于煬公而立煬宮則以煬公為以弟繼兄之始而立宮以祈福焉未可以此例言之矣。劉氏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于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述固久矣夫其以僭為典也此春秋所由作也按此說以立武宮為僭天子之禮殆不然

也此于久毀之廟復立之非僭天子七廟之制也且天子七廟雖有功德之君奉以為宗而百世不毀未嘗于宗廟之外可以任意而立遠祖之廟者此雖違五廟之制而別立一廟何為僭天子乎又文武世室之說本不可信在魯國已有伯禽之世室若後世又有太功德者廟亦可以不毀此卽再立一世室而亦非僭也況武宮本不為世室乎然則立武宮者蓋以武公有武功而復立廟以世紀之使其可以世祀焉則武公為莊公之高祖至閔僖時亦當不毀其廟矣彼既毀之何可于既毀七十年之後追崇其禮而立所不當立者乎故以此立為妄舉則可若以為僭天

子之禮則過也

取鄟

左傳曰取鄟言易也

彭山季氏曰杜氏以鄟為附庸國非也若魯附庸則不必取他國附庸則又非魯所得取安有取之而不爭者哉蓋鄟近魯微國而素屬于晉者也鄟地見昭二十六年盟鄟陵下凡脅其國使服己者則曰降收之為己邑者則曰取取非滅也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己而必兼其地豈恤小之道哉義與宣九年取根牟同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凡取地乎外者皆先書伐國如伐邾取須句伐莒取向是也鄟自為一國故不繫之伐國

按此說以鄟為國是矣然以不言伐國見其是國而非邑也亦不盡然宣九年取根牟此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固皆是國而不繫之伐國者若夫昭元年取鄆四年取鄫此皆莒邑而亦何嘗繫之伐國乎蓋取鄆者雖亦伐莒以非公命而略之至于鄫叛而來本未伐莒且鄆與鄫皆非莒國之本封則夫不繫之莒正以見兼并者之無益于己有是亦所以為誡也季彭山不知此義反以取鄆鄫二邑皆謂為微國豈可信也哉○公羊傳曰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邾婁諱亟也何氏曰亟疾也諱魯背信亟也汪氏曰公羊于根牟鄟邿皆曰邾邑然春秋未有取他國之地而不係國者苟以諱亟而不繫邾則僖公取須句訾婁可謂亟矣何以繫之邾耶按汪氏不取公羊說誠是然其以為取他國之地則必繫國恐無解鄆鄫之二取今以取鄟言之去年十二月公會晉侯等同盟于蟲牢而邾子與焉若果邾邑而魯取之魯縱不畏邾寧不畏晉人之討哉且使取邾邑邾必讎魯而深怨之矣何以此年夏六月邾子又來朝不惟不以為讎怨而乃反與之親耶觀于同盟與來朝可知取鄟之非邾邑明矣穀梁傳曰鄟國也故以鄟為國不為無據若夫根牟在魯東北界地不近邾而左傳謂邿亂分為三安可皆以為邾邑哉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曰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彭山季氏曰宋衛本同好之國也三年既皆從晉伐鄭矣五年又復從晉同盟蟲牢矣宋大國也衛又未有隙焉何為侵之蓋晉命也此與秋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事相屬當比而觀之

家氏曰去年冬宋實預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為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莊圍宋歷王時之久

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但曰鞭長不及馬腹今宋人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惛愚諸大夫狠肆事多類此春秋聯書衛魯二侵責晉深矣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左傳謂有晉人鄭人及戎蠻杜氏曰經惟書衛孫良夫獨衛告也然則凡書數國侵伐者豈必侯其皆來告而後書之乎且衛于此役來告何以獨告本國事也家氏曰經惟書衛不與晉人率蠻夷而攻中國也然則凡書與夷同役者豈皆與其率蠻夷而攻中國乎且于此役總不書蠻夷何亦不書晉鄭也此戎伯宗夏陽說之師曾有事于他國而過衛經偶不書而左傳誤以為此事耳至于鄭人及戎蠻戎以其將卑師少而略之亦未可知大抵難信其必然也○此晉命也不書晉侯使衛甚侵宋而以孫良夫自侵為文蔽罪于衛人也經于大夫之將兵者皆不書君使以示君臣一體國事與同之義況衛于晉國非君臣也晉以不義令衛何不可以大義勸晉又為之謝宋以恭盟主自不必從令乃惟命是從甘棄二國之好而不辭則是成此役者衛人之為之故直書衛侵以罪之而已此與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同義為所使者之罪明而主使者之罪亦明矣

錄附左傳曰晉人謀去故絳杜氏曰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杜氏曰盬音古盬也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杜氏曰為季孫如晉傳

汪氏曰經不書晉遷者凡書遷皆小國逼于强暴不得已而遷也晉人擇地利而徙都非不得已故不書遷耳

渝關李氏曰春秋書遷十逼之使遷者則曰某遷某不得已而自遷者則曰某遷于某今晉遷于新田非不得已也故經不書汪氏之說是矣

夏六月邾子來朝

汪氏曰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渝關李氏曰邾定公于宣元年朝魯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十七年與公同盟于斷道矣成二年于蜀之盟有邾人五年蟲牢之同盟有邾子今成公即位六年而始來朝其或以去年同盟之故耶至十八年邾宣公即位而又來朝邾之事魯亦謹矣故終成公之篇邾魯無交兵之事也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曰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廬陵李氏曰成公之編大夫如晉三此年嬰齊行父十二

年行父

渝關李氏曰嬰齊聘于晉而晉命之伐宋也蓋良夫之侵宋未服罪而晉怒未息故因魯聘而又有此命耳李彭山以為命魯與衛同時魯獨以其無名而不往晉人責魯而嬰齊往謝之晉復使之再伐焉如此則是魯敢違命于前而不敢違命于後也然而魯與深相好或者難于伐而以此辭晉又或託以他故而不往及夫晉人再命而乃不敢違蓋亦有之故彭山之說未必非當時之事實也可並存之

壬申鄭伯費卒

左傳曰六月鄭悼公卒

渝關李氏曰鄭悼公在位二年卒弟睔立是為成公悼成二世皆不葬悼公之不葬者豈以年淺而交踈故哉意必為魯方侵宋而鄭有楚嬰齊之伐是以不往會之也若成公則以從楚而背中國諸侯畏晉而不敢會其葬耳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曰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傳曰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于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高氏曰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諭之遽為興師則罪專在魯矣責與衛良夫同

永嘉呂氏曰二卿並書與行父許僑如嬰齊四卿並書之意同

廬陵李氏曰魯宋自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事僅見于此

渝關李氏曰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朱子註曰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據此說則凡有罪之國天子但命諸侯討之不親行也至于三不朝則六師移之間亦有用王師者矣是以桓文以來凡有侵伐俱與列國同役未有伯國無將師而但令他國往者獨至此年衛良夫侵宋無晉人而魯二卿之侵宋亦無晉人焉則是晉人安坐其都以役屬國非僭天子討而不伐之制乎後來習以為常至成十年衛黑背侵鄭襄二十四年羯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卿侵衛皆晉命也襄二年鄭師伐

宋又楚命也原其由來皆始于此年之二侵在主使者以
至尊之權令與國而不以為嫌在為所使者以藩服之道
事盟主而不以為異此實天下之大變豈僅不請于王而
擅興也哉春秋于此没其晉命之事而止以衛魯自侵為
文固以責衛魯亦所以正晉人之罪没而不書以立天下
之大防也其旨微矣○盧陵李氏曰春秋凡奉伯主之命
或為伯主而興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黑背
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襄二十四年獨侵齊定六年公侵鄭
八年二卿侵衛左皆曰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于不得
已故亦無志于深入但淺侵其境敫按此說亦不然襄二

年鄭師伐宋左傳曰楚令也夫鄭從楚令與魯衛之奉晉
命何異經乃書伐而不書侵可知書侵者不為晉令故也
且侵者入境加陵之謂固有肆行殺掠而為暴者則是侵
非淺而伐非深何以謂其為淺深也李盧陵于隱二年鄭
人伐衛下嘗有侵伐之辨曰公羊曰觕曰侵精曰伐是以
深者為精淺者為觕按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乃不
深入者多矣公羊非也今按盧陵此辨甚明何又于此而
自相矛盾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曰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陳氏曰楚初書大夫將也

渝關李氏曰楚將書族名者自此始嬰齊專也襄陵許氏
曰至是楚卿帥師者伯統統幾亡也然則伯統之幾亡非
一日矣何為于此始書楚卿乎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渝關李氏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大雅之詩深美之試問
晉人之遷新田果能若是班乎經書季孫行父如晉是其
所得于人者僅有屬國之來賀而已未見其四方同而無
思不服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傳曰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
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
括欲戰請于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
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
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
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
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
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
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

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杜氏曰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彭山季氏曰欒以邑為氏書名枝之孫也是為欒武子
胡傳曰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于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師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高氏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晉救雖至也若兵矣然而不肯背蟲牢之盟是以善其救也
汪氏曰此書欒書帥師救鄭九年又書欒書帥師伐鄭書救以著其恤與國之善書伐以著其虐與國之惡使晉能修其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助之守禦以保鄭而使之不至于叛則為盡善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顔師古曰鼷小鼠也即甘鼠
鄭漁仲曰草鼠而微黄
孔氏曰釋獸鼷鼠李巡曰鼷鼩鼠一名鼷鼠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乃免牛免放也放不殺遂不郊也改卜被食角者言乃免牛則前食角者亦免之矣從下免省文也
穀梁傳曰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哀元年傳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劉氏曰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語之也

滄起朱氏曰鼠細者也牛巨者也以細食巨改而又食巨之不振而為細所侵也曰此臣犯君之象也
胡傳曰此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家氏曰春秋于魯郊或譏其禮或以記異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四書牛皆記異也

渝闕李氏曰穀梁傳曰不言日急辭也（范氏曰辭中促急不容日）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按穀梁之意是謂初食者有司之過繼食者非其過也言郊牛每日當察一日察之而知其傷察牛之道盡矣因備災之道不盡所以致傷及其改卜牛也有司必謹備之矣而又食角此非有司之過也經不書日以志其過又書其角以免其過此穀梁之旨也竊意不然養牛者不在密室之中亦不必日夜使人伺守而不假寐也且鼷鼠不常有又非牲

甞食牛角者何能知鼷鼠之必傷而預防之乎況既加謹而猶再食則其初食也抑豈有司所能防乎大抵兩食皆是變異皆非人之所能也穀梁傳曲以别之未免鑿矣。新安羅氏曰牛有力之畜何至為鼷所食蓋將祭之犧皆繫于牢設楅衡以制其角故鼷得以制之按此說亦不然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朱子註曰嘗秋祭名楅衡施于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據此說則是牛剛在角其設楅衡者第以防其觸耳固非縶縛之使其頭角不得動也且鼷鼠非大物難制須用角觸者牛雖設楅衡何至為楅衡所累而不能搖首以驅之乎然則鼷鼠食牛角自是變異之事若為楅衡所累將先王之設楅衡也不惟失備災之道亦且為致災之具矣豈其然乎。經書鼷鼠食者三此年兩食牛角蓋天變也定十五年食牛而致牛死變又甚焉哀元年牛雖未死而不言所食之處是必不止于角矣又或食在他處而角未有傷亦未可知大抵皆非常之變以天心之不悅于魯特因郊事以致警耳

吳伐郯

孔氏曰譜云吳姬姓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後太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去之荊蠻自號句吳句或為工夷言發

聲也太伯無子而卒仲雍嗣之當武王克殷而因封其曾孫周章于吳為吳子又别封章弟虞仲于虞自太伯五世而得封十二世而晉滅矣（李曰謂虞封十二世而晉滅之非自太伯至滅十二世也）虞滅而吳始大至壽夢而稱王壽夢以上世數可知而不紀其年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滅矣

廬陵李氏曰此為書吳之始終春秋書伐郯伐陳入州來入郢滅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雞父皆書國雖會鍾離會善道會柤會向會鄫會橐皋亦書國惟襄五年于戚始書吳人襄十二年始書吳子卒二十九年始書吳子以聘至

柏舉書子已同于中國至黃池書子則主諸侯之詞矣後七世而亡于越

彭山李氏曰吳本仲雍之後武王封其曾孫周章于吳今蘇州城是已其爵為子國語云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則因太伯之稱而遂附會其爵為伯耳殊不知武王求周章之弟虞仲封虞為太伯嗣乃公爵也今按史記亦以太伯為吳太伯而曰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是以虞仲之封于虞者嗣仲雍也竊意不然虞爵為公而吳爵為子太伯至德非仲雍可倫先王建邦所尚在德豈有仲雍得封為公而太伯反居子爵之列哉○吳在荊蠻習于夷俗不循禮義此中國之人素以夷狄待之者也今僭竊稱王勢日強盛舉兵伐郯夫吳距郯稍遠而越江淮二水以伐之則爭中國之端也而晉宋齊衛之道亦自此開矣曰吳伐郯則亦本其恒稱耳○郯註見宣四年平莒及郯下

胡傳曰稱國以伐狄之也

汪氏曰夷狄君臣同辭止錄其號吳稱國而不繫君臣比于夷狄也

家氏曰郯己姓大皞之後國雖小尚有典刑昭十七年郯子來朝聖人訪之以官名尚有取焉春秋書吳伐郯憫之也

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伐郯之役兵連上國于是始見于春秋又于秋書入州來著十五國之所以會鍾離也

項氏曰楚初盟于蜀而吳已伐郯入州來異日入郢之禍已兆于此矣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

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于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

仲尼之制也按此說以稱國為狄之是矣但謂所以狄之者為其僭天子之大號則不然季文子謂吳為蠻夷抑豈以其僭號故哉吳本夷俗故春秋因而狄之辨已詳于莊十年荊敗蔡師下又詳于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下茲不贅若夫吳者本非太伯後太伯雖嘗君吳太伯卒無子而弟仲雍立則是後世之吳乃仲雍之後也武王封仲雍之曾孫周章于吳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為太伯後今乃以吳為太伯後不亦誤乎且吳本子爵譜云武王克殷封周章于吳為吳子是也胡氏不信經而信傳乃曰吳本伯爵進而書爵不過曰子則是聖人有意為進退誠可謂之亂

名實矣夫春秋為正名之書吳雖僭王而仍稱子所以誌其本爵之實耳胡氏謂其不以本爵與之是不自知其為誤也以不敢進退諸侯之正論為誤何其不思之甚也。吳之去郯亦遠矣此時吳猶未交于中國郯亦何由得罪于吳而被伐耶此年左傳曰吳伐郯郯成明年四國伐郯左傳曰以其事吳故由此觀之可知吳之所以伐郯者是必責其不事己也春秋既憂楚而又憂吳書吳伐郯而東南又多一大寇矣郯隣于魯又為魯婚姻之國今受吳兵非但魯國所當懼天下皆當共懼者也但必盡其懼之之實可耳。論語以虞仲為逸民朱子註曰虞仲即仲雍與

太伯同竄荊蠻者按朱子此說或誤也仲雍之曾孫周章弟封于虞方稱為虞仲在仲雍時尚未有虞安得便有虞仲之稱哉況伯夷叔齊在殷末周初故序于首若仲雍則在太王王季時不應序之夷齊下也然則逸民之虞仲必非是仲雍亦必非周章之弟封虞者蓋仲雍君吳而虞仲亦君虞何可目之為逸民又何以謂之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也哉此或別有一虞仲亦與夷逸朱張皆無所考耳蓋虞仲為字未必亦冒虞國而為言也如伯夷叔齊不繫之孤竹柳下惠不繫之魯豈必以虞國而稱虞仲哉

附錄左傳曰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杜氏曰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張本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傳曰夏曹宣公來朝

汪氏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渝閭李氏曰曹文公于文十一年十五年兩來朝越今二十八年曹宣公來朝而于魯宣之世無聞焉以魯宣事齊而不事晉雖有七年黑壤之會而又從齊故也宣十七年曹宣公之二年也魯曹二君與晉侯等同盟于斷道魯于此時背齊從晉矣然魯宣次年即歿是以終宣之世無有曹伯來朝者至魯成時曹與魯同事晉而又同預戰伐會

盟之事故于此焉來修好耳

不郊猶三望

彭山季氏曰范氏曰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蓋為三望起杜氏曰閒有事故書不郊愚謂二說相兼其義始備

汪氏曰經書猶三望者三僖三十一年書免牲而繫以猶三望不言不郊者免牲則知不復郊矣宣三年書牛死乃不郊而繫以猶三望不言免牲者牛死無牲可免故必言不郊此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閒有吳曹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之也

高氏曰夫三望因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矣正祭已廢而猶三望此僖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蓋有惑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高氏曰去冬欒書救鄭而楚師還未得志于鄭故復伐之

胡傳曰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

家氏曰晉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至是合九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

廬陵李氏曰二救之善也欒武子之德在民其此也夫若非此二舉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喪矣

渝關李氏曰胡傳謂楚勢益張故晉君自行而合諸侯是固有之或者亦以楚兹頻來晉侯于此欲以親行示其威大合諸侯昭其盛故不同于欒書之恃強而獨往耳蟲牢既盟之後諸侯謀復會合以救鄭之義舉而與會焉固其宜也豈為晉侯之親往故哉○自晉極興伯而後中國救患之師未有盛于此役者矣當楚氛益熾晉伯將衰之時猶能大合諸侯而為此舉可見諸侯之猶不忘中國也使能大修德政以為柔遠能邇之圖將天下無有不畏服者何至鄭人之屢叛而楚人之終與為敵哉惜乎晉君臣不足以語此也○據下同盟于馬陵在八月可知伐鄭救鄭之皆繫于秋者其在七月明矣楚于七月伐晉于七月救徵師之速趨役之敏合九國而同集于一月之中幾如風霆之迅疾而不可測也嗚呼有如此之勢而不能以制楚而固鄭非獨楚勢強也亦以晉人制勝無道徒恃兵力以與之爭而兵力不足恃焉是以僅與諸侯同盟而還終亦無如楚何耳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曰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杜氏曰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

彭山李氏曰馬陵鄭地按河南志開封府中牟縣西南有馬陵岡是也漢河東郡平陽縣及魏郡元城縣各有馬陵杜氏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皆非諸侯同盟處也蓋平陽晉地元城衛地諸侯救鄭不當遠去盟于晉衛地耳

渝關李氏曰左傳以此盟為尋蟲牢之盟是矣又謂且莒服故或未必然莒之服晉已久豈必同與救鄭而後為服乎且如此說是莒人之初服止一國何為因一國之至而

晉與諸侯皆欲同與盟乎然則此會之書同盟者同欲主晉而外楚也晉以兩侵宋而懼諸侯之疑貳又為此盟以結之諸侯亦以楚人兩伐鄭而感晉人之勤恤又為此盟以戴之豈為莒子之與從哉但莒子與救而亦願同盟以視蟲牢又多一國耳左傳見前此無莒子而今有莒子故云然亦未察于晉君之勢情耳○王氏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所以盟者為救徐設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為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辭會魯衛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會以固結之耳按此說亦不然僖十五年盟于牡丘左傳

曰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是不專為救徐而乃先為此盟矣若此年之先救鄭而後盟馬陵以諸侯本為救鄭出至于已救後乃尋蟲牢之盟耳豈必以後事為本意而先事為兼行哉今乃以盟事之先後而分所救之專與不專蓋亦固矣若夫同盟之故其為侵宋之兩役而與訂焉誠有之必非為莒人之始至而固結之也蓋晉文卒後雖會盟侵伐之事莒皆不與或亦未嘗無聽命之人從役之兵但以人甚微而兵甚少則不書亦未見其不事晉也如明年晉與三國伐郯以其事吳故可知吳未伐郯之前郯本事晉矣郯雖事晉而亦不與于諸事當時小國之如此者豈少哉然則郯與莒為隣而莒強于郯故于此焉亦同大國為會盟要之莒人之事晉當不自此始也○家氏曰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盧陵李氏曰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惟此盟無譏焉則以二救之善也惜乎蟲牢不能謹于義于蒲不能謹于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彼善于此君子猶取之按二說皆以此盟為美似矣然觀下文致公之會或亦不足于此者蓋救鄭雖美事而屢為同盟既非講信修睦之正經亦非安夏攘夷之要道也安見幸其同而無譏乎救與盟分別論之可矣○蒙上文而不再序諸侯則此盟之有鄭伯

從可知

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襄十一年公會諸侯伐鄭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大約與此年事相類蓋救伐皆兵事同盟皆會事也彼書公至自伐鄭此書公至自會者彼之伐鄭屢矣黷武之危甚于會故不致會而致伐此以救鄭為義舉故不危其救而特致會以著同盟之非也春秋急于恤患而惡屢盟其意微矣

吳入州來

左傳曰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

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 杜氏曰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卽位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杜氏曰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杜氏曰前是吳常屬楚

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州來淮南下蔡縣按下蔡卽今鳳陽府潁上縣一統志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潁上之連界也○王氏曰州來楚與國也家氏曰州來楚要害之地吳得之可以制楚也按此年春正月吳伐郯所以制中國也至秋八月吳入州來則偪楚矣蓋是時楚强而中國弱服楚則中國不足圖也夫楚方憑陵諸夏吞併江淮以為天下莫與敵也而不知吳兵已擬其後乃復不自省德惟務力爭楚之為楚徒勞何益哉至昭十三年州來為吳所滅而楚遂危好攻樂殺者可以戒矣此說與十三年于越入吳傳意同劉氏曰州來小國世服于楚未嘗特與諸侯盟會高氏曰吳楚爭强始見于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恃强而莫敢與之敵也

陳氏曰通吳于上國晉人為之也盟于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于鍾離而後至盟于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于戚而後至吳不敢自列于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伯矣入州來不可不錄其始也 李曰吳人不至蓋彼驕恣不肯來耳陳氏以為不敢自列于諸夏或未必然

仁山金氏曰入州來非獨楚之憂諸夏之憂亦自是始矣書吳伐郯吳入州來以為此皆諸夏之憂也故謂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天下之辭此類是也

渝關李氏曰吳始伐楚伐巢伐徐不見于經者不告故不書也書入州來一以憫小國之被殘雖在夷邦所必恤也一以著强楚之見逼凡在中國皆當懼也且中國所懼者惟楚耳吳不難于制楚又何有于諸夏晉人通吳之謀所謂引虎以拒狼者也○家氏曰吳伐郯春秋所憂也入州來又春秋所喜也按此二事蓋皆春秋之所憂耳若謂喜

在適楚而中國得借以自紓是又制楚無道而徒幸蠻夷之自相攻也豈以春秋之大義竟欲以亂而治亂者哉○左傳曰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按此說則是楚師之退以有吳兵在州來故不得已而去鄭耳不則諸侯之師雖衆恐其勝負未可知也夫巫臣教吳以戰陣不過數年而吳能用之以制楚奈何以中國之所長者中國不能自用而屢爲楚人之所撓哉嗚呼中國之衰所以不競于楚者當别有在固不繫于兵力之不足也已

冬大雩

何氏曰不恤民之所致

劉氏曰穀梁云冬無爲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不雩乎

渝關李氏曰三年大雩今又大雩雩可也大雩不可也○彭山季氏曰凡非六月龍見而雩者皆爲旱也雩而舉時則歷三月矣三月皆雩是大旱也按此說不然書時而不書月者失其月耳非冬三月皆旱而三月皆雩也若戊亥月無雨何用雩爲若果三月皆雩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一月兩雩而且悉書豈以一時三雩而止總言之乎今必以舉時爲歷三月而三月皆雩也將下文衛孫林父出奔晉亦是三月皆奔矣有是理哉

衛孫林父如晉

左傳曰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彭山季氏曰孫林父良夫之子也是爲文子

汪氏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强國以抗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父自結于晉之權臣爲衛國患幾四十年晉景黨叛臣爲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爲之也

高氏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八年遂逐衛獻公又十三年甯喜弑殤

公而獻公將復國林父遂以戚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

渝關李氏曰孫林父奔晉而晉納之只此一事可知晉景之不足以伯矣自始至終林父之爲惡于衛者皆恃伯國爲之助以有晉大夫相與比周爲之調護于其内是以晉歷景厲悼平四君莫不助惡若此也然則林父固有罪而晉人之罪又豈可勝誅哉○左傳曰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杜氏曰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據此說是晉既納衛之罪人而又納其地矣苟非衛侯之事晉甚恭戚亦豈能反哉晉既反戚衛侯于此必以得地爲幸而不討其他

矣使能以大義請于晉而正其罪何至貽後世之禍而作
亂無已時者因衛侯不能自强惟聽晉人為進退是以無
如晉何而亦無如林父何也若衛侯者其亦深可鄙也夫

春秋輯傳辨疑卷四十九

渝關　李集鳳　翺升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曰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伯主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傳曰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彭山李氏曰韓穿韓萬之後晉卿也

杜氏曰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

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而歸之今又使穿言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詞繁而不殺以惡之

胡傳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郤克戰勝令于齊曰反魯衛

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為國以禮者無憚于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張氏曰制命以義伯主之常也諸侯之所以宗晉以為盟主亦曰以義制其予奪而已今汶陽之歸狥私而匪公比強而凌弱易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著其不得為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罪咸見矣

高氏曰歸之于者強歸之詞

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與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同義

穆文熙曰汶陽之田既以歸魯曷又反之行父不能慷慨明言而乃私之于韓穿沾沾耳語胡足以見大義也此其為三思後行者乎

渝關李氏曰此必齊人請于晉晉人以其事已恭而重違其請故有二命于魯則是重在齊而輕在魯也夫汶陽田本非魯地但其屬魯已久而齊昔取之亦為不義及戰敗後晉令歸田于魯齊固失其所本無也今又令魯復歸齊齊豈得其所本有者乎然則此田之在魯在齊揔之不合于王制令雖令魯歸齊經亦不為此田計也特伯國信義俱亡而制命于魯竟以縣鄙視之此誠晉人之罪而魯人之羞也至于齊人之貪得尤可鄙矣經故特書以譏之○曰來言者諭之以辭耳非以兵力脅之也曰歸之于者見晉命不正非我之所欲歸也僖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展喜受辭于展禽猶以數言而退齊師況此晉人不義之令何難以正理折之哉觀季文子私韓穿之言非不義直也但不敢明拒晉使而第寄達其私情是以雖言無益而汶陽田卒歸于齊也歸于齊矣何以不見于經失其所本無者則不書也既不書矣何以知其卒歸齊也曰若不歸齊豈不可直書弗歸以表魯人之義直乎經既不書弗歸自是歸于齊矣且觀今冬之伐郯唯命明春之盟蒲與同

其不敢違晉而不歸也明矣況魯人既不能以正理折之若卒不歸田晉人豈能無怨而師旅不加乎夫宋一辭會而兩被侵恐其不肯獨恕魯也○此一田也與晉同力戰齊而後得之亦已難矣後又以棘人不服而興兵圍之其為力爭何如哉今晉以一介之使來言歸齊而即歸之是昔所勞力而幸其一得者今竟奪于晉命而不敢留也在晉之制命固為可譏而此田如寄甫七年而又歸齊魯人于此恐無顏面見齊人矣然則不書歸田者雖為失其所本無蓋亦為內諱耳○是田也七年之中一與奪始則以晉而得之後又以晉而失之甚矣藉于人者無益于己也

有國家者當思所以自强而可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曰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杜氏曰謂六年逃于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高氏曰晉得齊之後莫盡得諸侯也蔡則畏楚終不與晉自翟泉以來不與中國盟會者四十有八年矣文十五年郤缺入蔡至是欒書復加兵然非執辭討罪之舉故書侵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曰聲伯如莒逆也

杜氏曰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臨川吳氏曰大夫托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矣非禮也

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

彭山季氏曰莒自文宣以來與魯交好久絕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十一年歸父會齊伐莒莒終未嘗服魯也至是魯人從晉而莒亦同盟于是嬰齊如莒以通好焉

渝關李氏曰左傳僖五年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此年傳曰聲伯如莒逆也按此說却似為逆而往不見因聘而娶之實矣若果專為娶妻事經既不書其逆又何必特誌其往乎文六年傳曰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昭二十五年傳曰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若此二者聘逆兼言乃得其實以此例之可知公孫茲之如牟公孫嬰齊之如莒亦不專為娶妻往也傳但言娶言逆而不言聘者蓋省文耳經但書如某則是重在公事而略其私事矣安可泥于傳說而止就娶逆論之哉○彭山季氏曰先儒以為託聘而自逆婦蓋本于左氏求之經意則未必然故趙伯循以為妄也按此說亦未必然彼雖因聘而逆實則因逆而聘耳蓋莒小國也牟更小于莒若非因逆而聘何至以望國之貴卿而特專聘于小國乎惟其將娶

妻也因請于公以行聘是欲借君事之重以為姻事光何所據而必其無此事乎然則經不書逆者大夫娶于他邦亦禮之常又大夫之私事不得繫于公家之策安可以經之所不書而遂謂傳說之妄哉況于嬰齊之逆愈見二國之相好若非兩怨既平魯必不聘莒魯卿亦必不娶于莒也彼但泥于經文而專主聘好以為言抑豈知卿娶于莒之為更親哉說詳僖五年公孫茲如牟下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曰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高氏曰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之來蓋

圖婚爾
家氏曰華元來聘乃宋公始使請婚俾通其意
彭山季氏曰六年魯使二卿侵宋本非魯意故華元來聘
復通好也而圖婚之事由此起矣
渝關季氏曰按左傳說二聘字蓋不同來聘者是聘公如
中庸朝聘以時之聘聘共姬者是聘女如二年左傳巫臣
聘于鄭鄭伯許之杜氏謂聘夏姬之聘也華元之來聘固
為共姬事然亦方議及焉未必即聘之也蓋聘猶徵也昏
禮之納幣乃是聘女事今方議昏而可遽言聘乎若以納
采問名納吉諸禮而謂之聘則以上卿而行媒氏之事經

必書之以示譏矣如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以內女
之求婦且書豈以上卿之聘女而不書乎然而經既不書
可知是方議昏而納采問名納吉諸禮自有媒氏行之非
于此時而使華元亟舉也意者因聘而議昏亦不為過但
以聘事使卿為非禮經故止書其聘耳傳若曰宋華元來
聘為共姬也如此方可通安知聘共姬之聘字非衍為字
之誤乎○共姬者魯伯姬是宣夫人齊姜之女而成公之
姊也後為宋共公夫人故稱曰共姬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彭山季氏曰公孫壽杜氏本左傳以為公子蕩之子蕩意
諸之父非也蕩意諸在文八年已為司城而見逐于戴族
至是三十六年矣安有子先以卿見逐而三十六年之後
父始為卿乎況公子蕩者宋桓公之子宋桓公在位三十
一年而卒于僖九年蕩之年齒長少不可得而知使其為
卿則當在兄襄公之朝不在父時其世次必不遠也至僖
二十五年蕩伯姬來逆婦距桓公之卒纔十六年耳自此
至文八年亦止十六年耳而意諸來奔必非伯姬來逆之
婦所生而婦即為意諸妻矣然則壽非公子蕩之子意諸
之父也其必別是一族歟
胡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

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
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李曰汪氏曰九年季文子致女復命穆姜再拜則知伯姬乃宣公女穆姜之所出而成公之妹也十四年成公始娶于齊使成公有女可要宋公宋公亦未應娶庶女為夫人也按此說以伯姬為宣公女是矣但宣夫人乃齊姜非穆姜也左傳誤以穆姜為宣夫人李彭山辨之明矣若夫伯姬者或是成公姊非其妹也蓋伯姬于九年歸宋成公于十四年娶于齊以此計之不可見伯姬為姊而成公為弟乎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
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汪氏曰春秋書納幣者三莊公如齊納幣譏其親納幣娶
仇女也文公使公子遂納幣胡傳不言譏使卿以娶喪娶
故舉重而言也此書公孫壽納幣則譏使卿耳

渝閑李氏曰公孫壽蓋襄公之孫非桓公之孫也其父與子皆無所考說左傳者以壽為公子蕩之子而蕩意諸之父誤矣世本又謂壽生虺虺生意諸誤尤甚焉（說詳僖二十五年蕩伯姬逆婦及文十六年宋人弑君下）季彭山謂壽于蕩氏別是一族是為得之故以年世論之意必是襄公之孫耳若是襄公之孫則壽與意諸當為再從兄弟矣自襄至共凡四世則壽又共公之叔父輩也。納幣使大夫禮也使卿非禮也故使大夫納幣則不書使卿則書之夫國卿者人主之股肱也以卿而使納幣其視卿為甚輕矣以納幣而使卿其視納幣又甚重矣輕重皆失其宜是以特書以譏之此義明而後

禮正而君臣之道亦正然則春秋之所譏者豈細故哉。

何氏曰昏禮不稱主人此稱使者宋公無母自命之也

杜氏曰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按此說不然隱二年公羊傳謂昏禮不稱主人本不足據今何氏杜氏見此年之稱宋公使遂謂宋公無母無主昏者寧可信乎夫宋公于此即使有母或亦不可以主昏以夫死從子而母命不通于隣國也然則稱宋公使者乃宣君命之常例但使卿行為非禮是謂使所不當使者耳說詳隱二年紀履綸來逆女下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曰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杜氏曰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孔氏曰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杜氏曰趙同趙括皆趙盾弟趙嬰之兄

胡傳曰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

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矣

汾陽朱氏曰欒郤欲殺同與括而不能用莊姬之譖以殺之然原屏戾于行師而未必勇于作亂殺之過其罪矣

張氏曰晉侯聽讒殺二大夫故以國殺大夫為文同括為大夫不能閑有家以致生亂又不能慎動遠誘使莊姬之譖得行以殺身喪家失以智御人之道矣

劉氏曰同括內不能正其親外專戮以干其君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南氏軒曰按左傳謂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于晉侯殺之而趙氏滅武從姬氏畜于宮

中史記則謂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而趙氏滅程嬰匿
趙氏孤兒于山中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召孤兒
匿之宮中名曰武二說不同又按劉向說苑及邵氏經世
曆述趙武始末俱與史記同愚意劉邵二子皆博極群書
必有所據而劉又近古或非浪說也且春秋本魯史而作
而左傳亦據魯史釋經其于他國事故多略而未詳耳
仁山金氏謂屠岸賈殺趙朔自是一事莊姬譖殺同括又
是一事雖着意說理或然也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與史記所載不同史記謂晉景公三
年屠岸賈治靈之賊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

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如此則在彼時同殺之春秋何
以不書殺朔殺嬰齊而止書同括之殺于此年也且使諸
將擅殺同括不由君命則當從國亂殺之例而稱人矣今
但稱國而不稱人有以知其不然也左傳謂趙莊姬譖同
括于晉侯晉討趙同趙括此說與經合矣但莊姬只惡同
括而潛殺之耳晉人冒奪趙朔之田與祁奚且趙氏之難
程嬰杵臼之忠史記言之甚悉未可謂其無此事也而傳
全不載豈盡史記之誣耶是二書者詳略不同事跡亦異
然則將孰從曰仁山金氏謂屠岸賈殺趙朔自是一事莊
姬譖殺同括又是一事竊嘗思之而信其必然也史記載

賈誅趙氏在晉景公之三年是魯宣公之十二年也春秋
書殺同括在魯成公之八年是晉景公之十七年也史記
謂程嬰藏孤十五年及韓厥具以實告召而匿之宮中正
當殺同括之年左氏不知其由遂謂武從姬氏畜于宮中
耳夫左傳雖不記朔之事然朔自戰邲將下軍而後不見
于傳史記紀誅趙氏于戰邲之年正與此合但屠岸賈止
殺趙朔而欲絕其嗣後來同括以莊姬之譖被殺而趙族
幾滅司馬氏不詳其故遂謂一時皆滅其族耳大抵左傳、
史記皆誤二事為一事左于朔事不知其始史于同括不
審其終遂令學者疑不敢決金仁山分而論之得其情矣

且傳謂武畜公宮以其田與祁奚者田本朔之田朔被誅
而後可以與人也左傳不言殺朔事不惟武畜公宮之故
不明且亦不明朔田與人之由矣由是言之是左傳之說
亦必合之史記而後明然則晉人既殺朔春秋何以不書
也晉不告也彼時魯專事齊而晉事之來告者寡矣今于
屠岸賈之被殺亦不書者或此時賈不為卿或雖為卿而
亦不告耳。孔氏曰案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于時朔已
死矣同括為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
也按此說之辨史記猶覺未當史記謂殺趙朔趙同趙括
在晉景公三年未嘗謂在晉景公十七年也若謂在晉景

公十七年則戰鞌之役欒書將下軍固可見其無朔而朔不得與同括俱死矣不知欒書將下軍而朔已死則殺朔之在晉景公三年也明矣但以春秋經傳考之止可謂同括不得與朔俱死耳而孔氏云云是不辨殺同括之誤于在前而止辨殺朔之誤于在後也豈其然乎○孔氏又曰丁時晉君明諸臣彊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得如此專恣按此說亦不然晉景于此年信讒而殺同括不可謂明且當晉景初年時賈為司寇而以誅討亂賊為名諸臣雖強孰敢違之是雖不請于君君亦未必不服其正矣豈猶亂臣專恣者之可比哉況晉襄之世狐射姑敢殺陽處父

至晉靈時趙穿敢刃其君孰謂賈以執刑之官不敢誅一賊子趙朔乎○彭山季氏曰左傳敘趙莊姬事較之史記載屠岸賈事似為近實但趙武者莊姬之子而莊姬又晉成公之女也莊姬既譖殺同括而併廢其子于義難通竊意此蓋欒郤專權之禍而挾莊姬為譖言耳同括既以亂誅則武為同族不得復立矣若屠岸賈之辭孔穎達氏既辨其妄而程嬰杵臼之義黃震氏亦謂其無攷有武為晉侯外孫畜于宮中而為外人抱匿者哉夫趙氏之盛權在趙宗欒郤之所忌也今趙氏衰而欒郤盛矣則同括之死欒郤必欲為之豈待趙嬰亡齊之故哉自此趙氏無一人

用事至成十八年三郤誅欒書沒而晉悼公初立寬厚坦懷趙武漸得進用其時尚幼又二十七年武始專執國政出會列卿于宋則武年四十餘矣蓋趙氏之所畜養而有恩者韓厥也苟非韓厥武或不立但左氏即以韓立武事載于此年則欒郤方秉政權正宜趙武深避之日厥安敢言要其事當在悼公時耳按此說之疑左傳亦未必然莊姬欲殺同括所以報私怨耳何嘗併欲廢其子夫屠岸賈執國法以誅趙氏趙孤即在公宮亦不能留故程嬰匿孤于山中未必無此事但傳謂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是猶未得其詳耳且同括之死固欒郤之所欲為若非趙嬰亡齊

而莊姬怨同括姬亦何為譖彼而欲殺之哉惟同括既殺而趙宗滅趙孤亦將成人韓厥乃乘此機而廢其事或亦未必不與姬謀也此時欒郤勢雖盛而武方初立猶未與政權固不足為欒郤之所忌況有韓厥為之援而又何憂欒郤也哉然則韓厥立武事載于此年正與史記合至晉平之世趙武乃見于經則是立久而始得晉政耳何所據而謂其立在悼公時乎○據史記屠岸賈有寵于靈公則賈乃靈公之私人也賈為靈公之私人趙盾必素惡賈賈亦必素忌盾矣及盾弒君賈畏其勢而不敢動盾死朔嗣位而賈適為司寇于是治盾弒君之罪而欲絕其嗣推賈

之意蓋亦為私怨非有見于大義之必不容已而為之者也但其偏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已有合于春秋之旨且曰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辭嚴義正凛凛不磨卽使景公殺賈賈亦能為靈公死者也況下宮之攻諸將從之而君又不問其罪此豈非人心之所共憤而罪在擅殺其情猶可原者哉若夫杵臼程嬰之存趙孤可謂忠于趙氏矣千載而下猶能膾炙人口惜其失身于亂賊之子徒為亂賊之子死以愚論之不過與提彌明之死趙盾等耳未必非君子之罪人也程嬰趙武攻殺屠岸賈賈之死賢于杵臼程嬰之死多多矣人徒知杵臼程嬰之忠

于趙氏而不知屠岸賈之忠于靈公甚且極稱臼與嬰而而深鄙賈者是許亂黨之為私人死而不許朝臣之為先君死也今以君臣之大義推之焉敢不是賈而非彼哉是義也于何受之曰受之春秋春秋書趙盾弑其君此獄定而誅趙氏與存趙氏者之是非皆可因此而定矣○南氏軒曰說苑曰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信若此則二子之高誼奇節均為絕代立矣胡後之譚者每多程而鮮及韓乎按存趙孤賴程嬰而立趙孤賴韓厥固有然者然公孫杵臼一死尤為得力非杵臼則趙孤終不免卽程韓亦無以善其後此獨嘉程韓而不及杵臼何也

要之三子之制行雖高而以正義律之蓋皆未免于可議也○趙同趙括趙嬰皆趙盾之弟當屠岸賈誅趙氏時止治趙盾之罪而殺其子未嘗延及盾諸弟也趙朔雖被殺同括猶主成季之祀至趙嬰亡齊同括又被殺而趙祀絕矣故韓厥言于晉侯而立武焉韓厥之言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夫念趙衰之功謂宜立後猶可趙盾之為弑君賊也董狐筆之屠岸賈罪之春秋書之在當時後世莫不皆然厥獨何心而反以為忠為善乎邪說之謬如此因此而立趙武不可謂非靈公之罪人矣乃千載而下卒無人焉議及于此反目厥為高誼奇節而

相侈為美談將置君臣之義于何等也然則當如之何曰趙盾之賊自當絕其後若念成季之勳別立一人以繼之可也若無人焉姑命趙武主其祀勿復使為大夫可矣○趙盾明為弑君之賊韓厥稱之以忠稱之以為善而又為之立其後是獎惡也同括之罪未至如趙盾莊姬譖之以將為亂韓厥于此獨無一言白其冤是縱讒也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而後盾罪無所逃書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而後同括之無罪亦可見矣○宣十二年邲之役軍師欲還隨武子曰善彘子竟以為不可而以中軍佐濟當時趙括為中軍大夫趙同為下軍大夫趙括趙同曰率師以

來唯敵是求克敵得雋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
之徒也以此觀之可知原同括之為人蓋皆勇而無謀者
及其為卿則彼之恃强妄動者必多宜莊姬之譖(得)行而取
斯禍也但誣之以將為亂而晉討之則非其罪矣春秋書
曰晉殺其大夫不惟譏晉之專殺而亦並譏其濫也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二傳經文並作錫）

吳興沈氏曰成公未嘗朝覲于天子又無功德之可褒而
王遣使就國錫之命是長其驕傲之心也春秋書王臣來
求止于文公書來聘止于宣公書錫命止于成公蓋文宣
以後周益微弱而禮文不足以結諸侯爵命不足以羈諸

侯也

高氏曰周之所以王者以其秉天子之權而行天下之義
也賞在我罰在我是天子之權也賞可賞罰可罰是天下
之義也及其衰也有其權而無其義故賞罰俱濫而天子
之權猶在也迨其衰之甚也天子之權去矣其位與諸侯
夷矣其待諸侯有賞而無罰矣春秋所書天王加恩于諸(觀)
侯者甚衆而懲御諸(侯)者無見焉權去而威不行也不能致
罰則吾之賞也不足以為諸侯之榮亦不足以勸諸侯之
功又不足以服諸侯之心徒致悅于人耳此天子之賜命
所以譏也

汪氏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故周公稱成王曰告
嗣天子王矣以王與天子兼言之初非以天子為卑而王
為尊也說者以天子為貶辭春秋于天子之事可貶者非
一何獨于賜成公命而貶之乎今考宰孔賜齊侯胙富辛
請城成周皆稱天子而答者亦云覲禮篇則以王與天子
更互言之則杜氏謂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不謬矣春秋
三書錫命獨此年左氏經作賜命蓋錫賜皆上予下之名
義無以異故韻書賜字或作錫

廬陵李氏曰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
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啖氏以子字為誤也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范氏曰
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
子是再見一稱禮記曲禮曰君天下曰天子臨諸侯畛于
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注曰天下謂外及四海也漢于蠻夷
稱天子于王侯稱皇帝劉氏曰天子者臨天下之言也天
王者臨諸侯之言也胡傳曰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
子蓋一人之通稱按此數說皆以天王天子為通稱若然
則變天王而稱天子未為不可但王為定爵而天子為至
尊之別號春秋皆以爵稱而又繫王于天以尊之間亦去
天以示貶焉一經之義例既如此不應于此獨異也且稱

天王自知為天子何須又變其例而再見一稱乎若夫曲禮所謂君天下臨諸侯之别原不足據觀汪氏所引諸書可見矣漢于蠻夷稱天子于王侯稱皇帝乃後世之狥曲禮而與其稱未可以此証古制也況王使來錫命正是臨諸侯之事何為以君天下之辭命魯君乎陸氏又謂或依策命之文然則他事之書天王者不一又未必策命之文皆不稱天子也由是言之則子字為王字之誤無疑矣。賜與錫亦無異義然不比天王天子之稱係于名號之大而不可以輕易也此或屬辭偶不同蓋亦有之但公穀二經皆作錫自是為原本何可舍二書之相同者不之信而

特從一書之獨異者乎然則左傳經文獨作賜蓋亦傳寫之誤耳。召伯見經者四左傳于文五年之來會葬曰召昭公于宣十五年之見殺曰召戴公于此年之來錫命曰召桓公至昭二十六年召伯以王子朝奔楚而于二十四年傳曰召簡公此固寰内之世爵而其世次不可考矣。定王之崩也公不奔喪與會葬且亦不遣微者往葬之公于喪畢不入見且簡王之立于今三年而又不朝以王法論之當從貶爵削地之罰而不容赦矣今總不能加誅而反遣使來錫命謂之何哉嗚呼君不君而臣不臣此君子所為大感也。經書來錫命者三而事各不同莊元年錫桓公命則桓公既没而錫追襃之命也文元年錫公命則公在喪中而錫襲封之命也此年錫公命則公立八年而錫加服之命也文元年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彼時公方在喪未可加以服以論此命則可耳夫文公居喪而未入見襲封之命可以來錫若加服之命當因朝見而錫之成公既不朝安可使人來錫命乎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是說也以論文篇之來錫命亦未當以論此事則得之矣此三錫命之所以不同也要之三王之三命是皆錫所不當錫者而榮叔毛伯召伯皆以王朝之卿士而供錫命之使尤非其職不亦三事有同譏也

哉

附錄左傳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杜氏曰為明年莒潰傳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杜氏曰前五年來歸者

彭山季氏曰杞叔姬僖公之女成公之祖姑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其卒叔姬何蓋内女嫁為諸侯妻則尊同尊同則服不降而書卒今雖被出而卒之蓋恩禮有加焉者也

渝閒李氏曰內女爲諸侯夫人則書卒以夫人之禮卒之也內女而被出非夫人矣例不書卒故齊叔姬郯伯姬之卒皆不見今卒杞叔姬者仍以夫人之禮卒之故明年杞伯來逆其喪也。左傳曰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杜氏曰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按此說不然紀伯姬鄫季姬宋伯姬皆書卒曷嘗以其來歸故且齊叔姬亦來歸自齊矣郯伯姬亦來歸自郯矣皆不書卒何不愍其見出來歸乎杜氏曰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然夫人雖出恐無更嫁諸侯之禮況大夫乎彼不知出夫人例不書卒竟謂不書卒者之爲更適大夫也妄亦甚矣。出夫人例不書卒

卒杞伯姬者仍以夫人之禮卒之所以志魯人之過也。

汪氏曰或謂爲杞所出不當係之杞魯人未許其絕故不以吾女卒之非也苟不書杞則同于未嫁之女矣不卒可也書卒而不係杞不可也按此說亦不然叔姬雖被出而以夫人之禮治其喪自當仍係之杞豈爲別于未嫁之女乎若欲別于未嫁之女反無以別于未出之夫人又何以說然則春秋之係于杞者正欲見其被出之夫人竟與未被出者無以別也是魯人之過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傳曰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杜氏曰七年郯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正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彭山季氏曰士燮士會之子是爲范文子

渝閒李氏曰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今又使士燮來聘非爲恭于魯也將以求所欲也觀下伐郯之役則知使聘之意爲不誠矣。將欲役魯而先來聘晉人于此蓋以柔道結之而令其不能不從也齊爲東方之大國伐郯有齊人或亦未嘗不聘齊矣夫聘齊魯以爲伐郯計其情既狡而伐郯用齊魯而又有邾所以病弱小者不亦深乎魯人賂

士燮而請緩師燮謂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其爲自謀則善矣但謂君命無貳無信不立者止知無信之爲不可而不知非義之信非信也況此年春韓穿來言歸田事晉之信義胥失之燮無一言論及此而獨于伐郯之舉言信焉亦奚貴此無貳之命也哉。郯在魯東界而又姻親之國也魯聞伐郯而請緩師或亦欲爲郯謀令彼服晉而止其伐也意非不善但不能以正辭諭燮而行賂焉亦已陋矣乃聞燮言之將復若爲是懼而即從之何其不能自立竟如此甚矣季孫之無能爲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胡傳曰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郯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廬陵李氏曰聘而後言伐其不能以大義令諸侯與厲公乞師之舉無異矣

家氏曰不能治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欲責郯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郯此書四國會伐郯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貶也

仁山金氏曰晉方通吳教之伐楚而已有爭郯之役結夷狄以謀夷狄者亦不可不戒也然則晉之于郯宜如何救之于前卹之于後其全中國之義乎

高氏曰內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郯則何以為政于天下哉

汪氏曰季孫謂中國不能相愍恤藹然仁人之心然不能輔君為善逼于强令而從之以困小弱亦何取焉

渝關李氏曰上書士燮來聘此書會士燮伐郯此必士燮已去而僑如方往會之也夫士燮不肯緩師又聘與伐同在一時是燮于聘後而為此役未必返晉而再出也或燮又聘齊而後往又或晉師在途而燮如師是以言僑如會伐耳若聘事畢而即與之同往何以不言及某伐郯乎且僑如不言帥師齊人邾人皆微者或者晉亦無大眾特以卿行旅從之兵又合三國而共為此舉也蓋郯國甚弱小但薄伐之而已足矣何須動大眾哉○齊邾稱人皆微者也然晉魯既以卿行或齊邾亦皆是卿齊卿非專顯故從恒辭而稱人邾以小國之卿未可稱名氏則亦稱人如常例矣○魯與齊邾皆近郯之國也晉欲伐郯而用三國以其地甚近而兵不勞或亦示以隣邦之皆服晉晉雖遠

而彼隣皆可制彼耳在晉人不可謂無謀但不以德綏而徒以力服抑豈伯國之遠猷哉○魯于郯為姻隣之國吳之伐郯也魯不能救今又從晉以伐之如姻隣何雖然宋為大國方與為盟而即有二卿之侵魯之不敢違晉也如此宋好猶不恤又何恤乎小國之相侵者哉

衛人來媵

左傳曰衛人來媵共姬

杜氏曰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二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衛來媵之

胡傳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

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白虎通天子娶十二女女法天有十二月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家氏曰自入春秋內女適他邦者有矣諸國之來媵者皆不書至是伯姬將歸于宋衛人晉人齊人皆來媵蓋伯姬有賢行諸國慕之雖齊晉之大忘其勢而樂以其女為媵聖人備書抑亦譏其過制也

茅堂胡氏曰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啖子非之云直譏三國來媵非禮豈為異姓乎蓋諸侯一娶九女而三國來媵則是十二女也故經備書之以著其失禮不為異姓與同姓

劉氏曰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嬴曹嬀戈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或不能備也天子之妃百二十又可以姓乎左氏之說非也

渝關李氏曰媵之姪娣皆同姓左傳因此遂謂媵者必同姓誤矣若果如此則經止書曰齊人來媵便見其非禮矣何必備書三國乎大抵衛晉之媵未為失禮即晉媵猶有後時之失而衛媵則及時矣特欲誌三媵之非不得不書衛媵于其始此如桓八年一歲再烝為非禮其書正月己

卯烝者正為五月再烝見瀆書也故此年衛人來媵明年晉人來媵皆為齊人之三媵踰禮書而明年晉人來媵又為後時書焉不則衛晉之媵蓋皆得禮之常而不必書矣○春秋貴貴故于媵事皆不書若夫非禮之大者則亦未嘗不書焉如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是為後時而又過厚書也又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且書況媵夫人之非禮而可不書乎蓋夫人之尊視國君而左媵右媵視列卿則媵庶者亦以助內治而繁子孫雖其名分為差輕非亦皆事所當慎者哉故三國來媵則非禮經必比事而悉書之○按媵女之事雖在本國亦自可備數若國君無庶女即大夫之女或亦可以充媵者如大夫可以娶公女豈大夫之女不可媵夫人乎且叔姬歸于紀是為待年于國而不與嫡俱行者若必取足于他國則亦求之他國可矣何為待之六年而後歸乎但古者媵女事或亦無定禮在本國固可媵即在他國亦可媵且不計同姓與異姓也若他國必欲媵女以相好果能得禮抑豈情義所可辭者哉在衛人之來媵自不為非禮但春秋志之非為其得禮書也特為三媵起義耳然即此觀之已可見伯姬之賢聞于留而衛人首媵以為之倡不得不備書以志其實矣況此時伯姬猶未歸宋而衛媵能早又不比齊晉之後時者不亦

可因此而考見其得失哉且明年伯姬歸宋而媵數猶未備則書衛人來媵于其前亦以見當時之與嫡俱行者止有衛媵而已由是言之亦非僅為三媵書是又不可不知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曰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

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

汪氏曰宋襄公母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其母思之義不可往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則出妻固與廟絕不可復反是以啖氏謂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

胡傳曰凡筆于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成五年叔姬來歸八年叔姬卒此年喪歸）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于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汪氏曰內女出而來歸者三郯伯姬齊子叔姬皆不書卒）聖人詳求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按杞伯因我之請而來逆喪固為為我矣若夫卒叔姬者乃我之自厚于姬何謂其為杞乎蓋以杞夫人之禮治其喪欲其仍還于杞也則謂之為杞亦可耳。家氏曰叔姬之歸傳不言其故而自始歸至逆喪皆繫之杞春秋與之歸而為之書也汪氏曰春秋書叔姬卒與杞伯逆喪以歸悉無貶辭則知叔姬蓋無悖德反義之行故杞桓公猶逆其喪夫在而逆喪歸葬自應祔廟與宋襄母不同矣按此數說皆有稱許叔姬意恐不然春秋之書逆喪歸也謂出婦無歸葬之禮故直書以示譏齊叔姬夫君被弑非有罪應出者之可比而卒與喪歸不見于經蓋齊叔姬郯伯姬未以夫人之禮卒之又無齊郯之來逆喪皆得出婦之正者故經不書令若以此為與之則是以得禮者為非而以失禮者為是也豈其然乎然則叔姬之卒仍以夫人之禮治其喪自當仍繫之杞是卒與喪歸無貶辭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耳杞伯畏魯故于叔姬之將出而先來朝于叔姬之既卒而又親來逆喪也杞之不能自立亦可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曰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杜氏曰為十五年會鍾離傳）

彭山季氏曰蒲衛地註見桓三年胥命于蒲下

胡傳曰按左氏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
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于甯
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
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
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
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
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
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本矣特
書同盟以罪晉也

汪氏曰程子以是盟患楚之强同盟以相保則是同懼楚
也蓋晉人懼諸侯之貳者懼其貳于楚耳然晉既失信于
奪汶陽已則無信而要人以信慮人之異而强其同安能
保之不異哉于蒲于平丘皆同病楚皆晉人懼諸侯之貳
而同盟也
廬陵李氏曰自蟲牢馬陵于蒲三盟中國之勢稍振然蟲
牢鄭服而不能明于尊王之義已不足以駕楚馬陵再救
雖足以協列國之心而伐郯之舉不足以令諸侯汶陽之
歸不足以固諸侯于是鄭魯皆有叛意矣執鄭伐鄭止公
盟公紛紛如是卒至會瑣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借吳援
晉伯不足言矣
渝關李氏曰七年馬陵之盟諸侯也同宗晉矣自是以來
晉無一事足以服諸侯豈特以汶陽失信之故哉受孫林
父之奔[則]非所以善隣也使欒書侵蔡則非所以威遠也士
燮與三國伐郯則非所以字小也晉之所爲如此宜乎諸
侯之有二心也雖與之同盟何益乎○此一蒲也昔有二
君之胥命今有九國之同盟其地同其事勢不同而人情
又不同君子于此可以觀世變矣
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宗晉而晉不足恃外楚而楚不能懲故于其

盟也屢致以危之
二月伯姬歸于宋
彭山季氏曰伯姬宣公女是爲宋共姬也
范氏曰逆者非卿故不書
渝關李氏曰宋公不親迎而使微者來逆非禮也始命貴
卿納幣繼使微者逆女蓋當時昏禮久湮故或過或不及
惟意所適而皆不中節耳魯文之娶出姜亦與此同○伯
姬歸于宋與隱二年紀伯姬莊二十五年杞伯姬僖十五
年鄫季姬三女之歸書法無異皆非親迎者也故皆不書
其君來然除紀伯姬外並不書逆者穀梁子謂逆之道微

無足道焉爾其說是矣○劉氏曰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逆也自逆則常事不書矣王姬歸于齊齊侯實來而不見于經此其明驗也按此說不然諸侯自逆女則兩君好會有其儀宗廟授受有其禮事莫重于此者安可以為常事而不書若以為常事不書莊公之如齊逆女亦當不書矣然而公往逆者既書彼來逆者何可不書況俟我于著風人致譏聖人存而不刪若果諸侯自逆何不于昏禮久湮之日書之以示褒乎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左傳雖有齊侯來逆共姬之說然而不見于經方當以其不見于經而証左傳之未必然奈何以左傳未必然之說而証經之常事不書乎○汪氏曰杞郯鄫皆小國必君親迎春秋皆不書逆則以為常事而不志明矣按此說亦不然大國失道小國效尤此時昏禮久湮則小國之不親迎非倣也蓋已相習為固然而不以為非矣

附錄左傳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杜氏曰為晉人執鄭伯傳)

渝關李氏曰晉靈公取宋齊二國之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見宣元年左傳)今鄭成公乃為楚賂而背晉與楚成是二君之從楚同而其所以從楚者不同也彼惡伯國之受賂于人而去之此悅蠻夷之行賂于己而親之觀

于此而二君之優劣可見矣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曰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李曰宣夫人是齊姜伯姬母也傳以為穆姜誤矣)

孔氏曰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此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二者其間並近三月禮婦入三月廟見知致女必以三月蓋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致其成婦之禮也仲年行父俱是致女而彼言聘者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但言聘外內之異文也

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也

胡傳曰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女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

渝關李氏曰致女者致其存問之意于其女而慰安之也此致字如趙廣漢所謂致問之致(趙廣漢謂湖都亭長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

不為致問與僖八年用致夫人之致不同古者三月廟見而後成婦于是反馬于女家而女家因使其人存問焉至是而昏禮始全可以矢偕老矣內女之歸不一未嘗不致女也以其得禮之常故不書今以致女而使卿行踰禮甚矣故必特書以譏之。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孔氏疏曰經書來聘傳言致夫人是行聘禮而致之也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歸之也按欲以之歸之說或不然古者送女留馬于夫家謂其不堪事宗婦則以之歸可耳今于齊曰來聘于魯曰致女自是婦禮既成因為聘致以篤其好何欲謂以之歸乎意古者廟見而後反馬反馬而後致女至于致女時不必又為兩可之辭以示謙也。既成婦矣何以猶稱女父母之辭也母在故稱女猶如姑在而稱婦者然君宣夫人沒而于成公為兄弟或不書致女而書致伯姬矣但經之凡書逆女者未必父母俱存又或父沒而母猶在也意者嫁在兄弟時亦必告于祖廟禰廟以行禮則以父母國言之無不可以稱女者蓋又別是一義耳

晉人來媵

臨川吳氏曰伯姬已嫁而晉人來媵蓋譏其不及事且為齊媵起也

胡傳曰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胡傳曰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汪氏曰因諸侯六佾之復正而見仲子立宮之非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汪氏曰因納幣致女使卿三國來媵之過禮而見伯姬之賢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忌妬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于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永嘉呂氏曰意者魯人以為賢而備書于冊故仲尼得以從而述之因其記錄之詳而得以著其失禮爾

渝關李氏曰晉人來媵雖在後然亦必許媵于其先矣不則伯姬歸宋時媵若不足豈不可于本國充數乎若本國已有媵而晉又來媵焉當不俟齊人之來媵而媵已多矣恐不然也。伯姬之歸于其請期時固已有日矣以晉國之大送媵于魯何至不能速備而早行乎今乃遲至致女之後而始來媵則是徒慕其賢而怠于事竟使伯姬之歸不得全其正始之禮也是晉人之過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杜氏曰丙子六月一日

渝關李氏曰杻氏曰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按從赴之說不然也七月卒十一月葬正合五月之期經書七月

丙子蓋亦誤在日耳○齊頃公在位十七年卒子環立是為靈公

晉人執鄭伯

左傳曰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

杜氏曰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鄧故晉執之

胡傳曰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非伯討也

高氏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于晉是已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當捨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春秋所以深罪晉而人之也

襄陵許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于楚鄭獨能無懲于肉袒牽羊之禍乎故晉景之執鄭伯有愧于漢武之遣樓蘭也

渝關李氏曰稱人而執者兼辭也責其君並責其臣故以兼辭書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穀梁傳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以彼例之則此執稱人亦貶辭但先儒多以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對論之遂以稱侯為伯討而以稱人為非伯討則不然說詳桓十五年執祭仲及僖四年執濤塗下鄭伯雖會楚人于鄧猶未與晉絕也今朝于晉其事晉猶如故也晉人于此正當釋其前愆而善遇之彼方愧悔之不遑而又何以執為哉昔也鄭悼公訟許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悼公于是棄楚而從晉以彼之不直而臣子被執猶且如此晉亦豈不稔知其故乎今乃因鄭成之來朝而强執之以是而欲鄭人之不我貳也難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曰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汪氏曰晉不能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怒鄭之貳于楚拘其

君伐其國戮其行成之使暴矣

高氏曰中國失道夷狄抗衡自文宣以來晉楚爭盟而伐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而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鄭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于鄭而鄭伯甘心于楚者蓋追怨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楚伐宋侵宋同撓中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會盟會無虛歲諰諰然常以失鄭為憂是禍

也實晉有以啓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渝關李氏曰六年救鄭者欒書此年伐鄭者亦欒書書法無異考其事而是非可見矣

附錄左傳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杜氏曰為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渝關李氏曰雖有戰鞌之嫌亦有屢盟之好故葬之葬之誠是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左傳曰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

杜氏曰月六日

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杜氏曰十八日

楚人入鄆

杜氏曰鄆莒別邑也

彭山季氏曰文十二年城諸及鄆鄆本屬魯時為莒得之矣

胡傳曰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于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于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家氏曰莒同盟馬陵及蒲楚伐莒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恤春秋所惡也鄭會楚則執其君以伐之莒敝于兵則置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

渝關李氏曰家氏曰楚之伐莒以救鄭也按此說非也欒書伐鄭距今五月晉師必已退矣何須救乎此或報伐鄭之役虐其與國以相軋耳又或以震隣警齊魯又或以能遠攻示吳人也俱未可知○凡潰皆不日

僖四年蔡潰文三年沈潰昭二十九年鄆潰皆不日

此局以日方被楚伐不數日而即潰雖有諸侯

之救兵其能待乎故特書曰以評之深罪其無備而失人心也然楚人入鄆之後而諸侯之救兵無聞焉則同盟之不相恤罪又可見矣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曰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胡傳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見宣八年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于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于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

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王氏箋義曰不言及夷之也

家氏曰儕秦于狄貶秦也奚貶乎以其黨楚而為之出師也前日秦晉交兵自為其私曲直猶有所在今也楚人爭鄭正急出師潰莒以撓晉而乃率白狄共伐之其為楚謀善矣然捨中國而甘為外夷之役秦之所以自處者卑陋甚矣

高氏曰晉為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携貳而秦又連白狄伐之見景公不能伯矣

彭山李氏曰秦自敗殽以來與晉爭兵者凡十二見晉本倚白狄以伐秦今白狄又為秦所得則晉復將何恃以抗秦乎十三年大會諸侯以伐秦為此故耳

渝關李氏曰蜀之盟秦人與焉而序諸國之上楚重秦也以後諸侯皆從晉而秦人不與焉秦黨楚也然則連狄伐晉家氏以為為楚出師是必有之但二國之構怨已久則其所以屢與晉爭者非亦以其私恨故乎胡傳以稱人為貶詞義誠是矣

鄭人圍許

左傳曰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杜氏曰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

戴氏曰鄭既被執被伐而遂圍許其恃楚而無憚于晉之情亦可見矣

渝關李氏曰此陽示晉以不急君而實所以急君也鄭伯卒以此謀而得歸然則是役也其迹則非其意豈不善乎曰非也晉人所以執鄭伯者何為也哉非欲其土地非欲其人民非欲其財貨特以其貳于楚也欲得三者而後歸其君固當以社稷為重而不必饜晉之求今既止為其會

楚故則是棄夷即華者正也棄華即夷者非正也鄭人于此正當奔命不遑惟晉是從以誓永終之勿渝晉必得所欲而歸鄭伯矣計不出此而乃無故圍許欲以權謀致君之歸豈不謬哉

城中城

穀梁傳曰城中城者奢非外民也

薛氏曰中城者郛之内而郭之外也不能自治而夾城重險故穀梁氏謂之外民也

家氏曰穀梁于定六年城中城云三家張也以是觀之中城者國中之城耳非杜氏所謂廩丘者矣杜氏曰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范氏曰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不能衛其人民

高氏曰蓋以莒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

胡傳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傳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冠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于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別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汪氏曰襄十九年書城西郛西郛者國都外城之西郭則兩書中城為國都之内城明矣夫諸侯有道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境不務修政撫民而僅完國中之城以為守其能保乎

彭山季氏曰按中城之城本以完舊義所得為時亦未失而春秋特書以其久廢不修而取急于一時耳胡傳之說蓋在德不在險之意非謂中城不必城也讀者不以辭害義斯可矣

渝關李氏曰定六年城中城穀梁傳以為三家張也據此說則城中城乃以衛公宫者非都城也今城中城不但失守在四隣之義而于國都之民亦略而弗計是豈所以守國之道也哉穀梁傳以此為外民而非之其說是矣○成公之用民力者三四年城鄆此年城中城皆在冬十八年築鹿囿在秋八月雖二城之視鹿囿為得時而春秋悉書于策蓋皆有所不足以示譏耳

附錄左傳曰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附錄左傳曰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曰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彭山季氏曰黑背衛穆公之子定公之弟也是為子叔氏

胡傳曰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永嘉呂氏曰其書弟者蓋以見其私也仁人之于兄弟固親愛之而已矣待之過厚亦非所以為中齊年之子無知黑背之子剽皆致篡立春秋以弟書者豈非以寵愛之私聞于隣國而史冊書之孔子因以記之乎天王弟佞夫陳黃衛鱄秦鍼陳招衛縶宋辰或殺或奔或叛書之所以見其

薄友愛之義矣一則以厚一則以薄悉書于經而兄弟之義著矣

臨川吳氏曰晉既執鄭伯矣又命欒書伐鄭矣今又使衛侵之伯國之所為如此其何以服鄭之心乎

渝關李氏曰晉師不出而使衛行衛亦為所使而不敢辭亦如六年孫良夫之侵宋者然甚矣盟主之驕且僭而諸侯之日愈卑也春秋蔽罪于衛是以但書衛侵焉至于晉命之事没而不書所以立天下之大防者其旨不亦深哉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曰夏四月不時也范氏曰郊時極于二月五卜強也

孔氏曰曲禮論卜筮云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則卜者每旬一卜傳稱啓蟄而郊則周之三月郊之大期此云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

師氏曰卜至于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耶

公羊傳曰其言乃不郊何何氏曰据僖公不從言免牲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高氏曰魯不當郊也今之不郊非據禮也五卜不從乃不郊爾

渝關李氏曰卜郊不從者四襄七年四月三卜郊僖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襄十年四月亦四卜郊惟此年四月五卜郊是皆卜而不從者也夫四卜且非禮況五卜乎且七年鼷鼠兩食郊牛角猶以物變致警也至此則五卜竟不從上帝之譴怒愈甚矣不書免牲而書不郊是于免牲之禮亦廢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曰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

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劉氏曰左氏謂晉人生立大子州蒲以為君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舉晉書其名乃可明爾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信經足矣○家氏曰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傳聞之誤耳○汪氏曰廢立之際聖人所謹王猛已稱王而其卒書子昭公喪已至自乾侯而定公始書即位所謂一年不二君也豈以一國二君而聖人無舉乎或謂春秋因其稱爵從而志之見其悖禮此亦惑于左傳而為是說也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高氏曰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成焉晉既取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

渝關李氏曰晉合諸侯以伐鄭又受其賂與之盟而納質

焉然後歸鄭伯晉之無禮無義為何如哉春秋執君十有三不書歸者多矣說詳僖三十年衛侯鄭歸衛下若此年之伐鄭以歸鄭伯凡與伐者莫不親見其釋之矣何以不書釋乎曰此春秋略鄭伯之釋所以甚晉人之罪也

齊人來媵

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

趙氏曰齊人來媵先書衛晉者九女既足而又來媵所以為失禮

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衛晉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

彭山季氏曰衛晉皆魯之同姓而齊則異姓也見媵不論于姓之同異矣

渝關李氏曰既過其數又後其時齊人于此有二失焉當不為其異姓譏也○衛晉之數已足齊又何得來媵乎然而在魯當辭在宋亦不當受也參譏之

丙午晉侯獳卒

左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

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杜氏曰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先儒辨之甚明必不可信今按君父有疾此臣子之所深憂而未可須臾離者矣安有君疾即別立君又使之即戎而不令其視疾備後事乎且觀晉侯惡不食新之言而殺桑田巫是蓋以死為忌矣抑豈肯自居于死而別立太子為君乎然則伐鄭之晉侯自是景公景公五月伐鄭而以丙午卒經不書卒于師者是已歸國也蓋伐鄭之後方有疾其求醫于秦往返必需十餘日左氏

以為卒在六月誠是也況月令孟夏月麥秋至農乃登麥是卽周正之六月也觀晉侯使甸人獻麥可知其在六月矣丙午為六月七日經但有日而無月豈非遺却六月二字乎○晉景公在位十九年戰伐盟會史不絕書惟有救鄭者三差强人意耳自此而外旣無德政以服遠又無信義以結人則徒勞勞于外事無益也雖亦號稱繼伯何足道哉○晉景公在位十九年卒子州蒲立是為厲公

附錄左傳曰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渝關李氏曰或以叔申叔禽為忠亦邪說也夫改立君而紓晉使君卒以是而得歸豈曰非忠但為譎謀以圖君而不知有君臣之義雖在危難中亦無得變亂而擅更之也使晉非欒書之議縶其君而不釋伐其國而不休不惟君終不得歸而鄭之受禍無已時也將使髠頑之為君何以自立于人上乎由是言之是鄭伯之得歸蓋亦幸耳以是而謂二叔為忠吾恐窮愈之忠不如是也然則鄭伯之殺二叔亦非殺無罪者但其志本無他謀亦有效而身竟不克以自全是則良可哀也夫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曰秋公如晉晉人執公使送葬于是糴茷未反杜氏曰是春晉使糴茷至楚結成晉謂魯貳于楚故留公須糴茷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故不書諱之也

彭山李氏曰親弔非禮

高氏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為晉人所止使之送葬故聖人于景公之葬沒而不書也

家氏曰州蒲傲惰無狀止望國之君使之送葬是以王禮自居也

胡傳曰葬晉侯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

滄起朱氏曰諸侯有喪大夫會葬李曰此下大夫也非指卿言公葬晉侯將等晉于天子乎抑貶魯君之夷于大夫也

渝關李氏曰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此年晉侯獳卒公如晉親奔大國之喪皆以事天子之禮事之也魯稱秉禮之國而甘自卑辱若此謂之何哉今也晉又止公而使之送葬儼然以天子之禮自居矣此春秋之所深懼故沒其葬而不書所以立天下之大防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曰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于楚故止公
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杜氏曰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歸
王氏曰襄公留于楚者七月書正月公在楚傳者謂存君
也今成公在晉不書公在晉者晉雖恃强見止猶在中國
也襄公見止而在蠻夷則外矣
渝關李氏曰羈栰既反而後止公是必驗其實而見公之
果貳于楚矣蓋當時諸侯雖從晉而亦未嘗絶楚也以楚
勢方强晉又不足以制楚諸侯于此安敢與楚絶乎晉人不
以德綏而驟止公獨不思奔喪會葬公皆親之公之曲致

其恭者如此奈之何猶以無道加之哉昔也鄭伯往朝而
被執今也魯君弔葬而見止是晉人之以威脅諸侯者父
子有同轍也又安望諸侯之心服而不變也哉○歷九月
而後得歸公其殆哉岌岌乎書公至自晉危之也亦傷之
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
己丑及郤犨盟
左傳曰郤犨來聘且涖盟
高氏曰公留于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于國而
使大夫盟之見晉侯無禮于公甚矣
盧陵李氏曰此沙隨不見公之權輿也
渝關李氏曰晉既止公而又聘焉猶之既笞其人而又溫
言揖遜以親之非其情矣況爲涖盟而來抑豈實欲爲恭
于魯哉此年以涖盟而行聘明年以伐秦而乞師蓋皆爲
恭于魯之意也十六年沙隨之會不見公而又執季孫行
父則其喜怒曷有定乎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曰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臨川吳氏曰郤犨既歸而行父遄往報聘畏晉故爾左氏
以爲且涖盟盟與不盟未可知也

彭山季氏曰涖盟未有不書者而今不書則左氏之說妄
亦明矣
渝關李氏曰張氏曰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文子之
聘也亦且涖盟爲春秋皆不書而獨書郤犨之涖盟何也
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鉄以
自明晉因公之弔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
郤犨來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強大之
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犨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
良夫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涖盟豈能得晉
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而諱皆魯之恥也按此

說不然若成公與行父果盟于晉即與大夫盟亦無不書如文二年及晉處父盟雖不書公未嘗不書盟也何至此而以盟為諱乎或謂處父之盟不書公如晉此書公如晉不得不諱其盟也此說似矣但公既受盟于其國何為又使臣來而涖盟且春秋即為公諱若行父與晉臣盟又何所嫌而亦諱之乎然則經不書盟實未嘗盟爾不必有異說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曰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薛氏曰由鞌之勝始交好于齊也

張氏曰僑如之聘蓋謝鞌戰之師捐歸汶陽之忿而行之迫于晉之辱而不得已也

彭山季氏曰自蟲牢以來晉復與齊相厚故魯亦親齊將以媚晉也而十四年如齊逆女之議始于此矣

渝關李氏曰襄陵許氏曰魯蓋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歟按此說不然此時齊亦事晉而無役不從魯人即欲背晉豈敢倚齊以為援耶且公即有忿亦如四年之欲叛晉者然而有季文子之三思慮患昔猶不肯從敵晉之楚今抑豈肯從事晉之齊耶或者齊與晉親公既受辱于晉而懼齊人之乘間而來恐也故為此聘以結之

張氏所云迫于晉之辱而不得已也其此之謂也夫季彭山以是為媚晉或亦有之魯方媚晉而求晉人之悅焉有欲貳于齊而重干晉人之怒者哉且觀十四年僑如如齊逆女則以此聘為結昏之權輿可矣

冬十月

附錄左傳曰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杜氏曰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李曰盟宋西門外蓋未可信說見彼事下○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杜氏曰為十三年伐秦傳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曰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伯與之與孔氏曰本亦作與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

彭山季氏曰周公天子之三公也先王時慎選三公常兼冢宰重其任也春秋之初尹氏專政不重其選矣惟僖公時以周公閱為宰猶見三公之權足以統百官也今周公不繫之宰則奪其要職事任他分而體勢下陵矣蓋是時專政者有人三公無權而周公又不能以禮立身故為其所輕至于見逐耳據左傳周公之奔起于爭政但所謂伯

與者不知為何人也

孔氏曰凡言出者謂出其封內天子以天下為家本無出封之理以無外之故雖有出奔之人史策皆不言出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實出而不言出是其事也襄王出居于鄭見僖二十四年周公出奔晉是不應言出而言出皆所以罪責之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自周無出蓋曰天下一周也何往而非周乎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特異之者孔子之意也

涇氏曰王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乃書法之常耳襄王御萬乘之尊周公都三公之貴皆當以天下為家其書出則為貶矣

盧陵李氏曰王書居三居皇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奔三子瑕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

渝關李氏曰周公奔晉事左傳記在去年夏又于此曰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是謂王使來告在今春經故書奔于此殆非也出奔必在此年春而來告在後其來告也必言出奔之時月安有不據所告之時書而乃以告之時為奔之時乎且使出奔在去年夏安有遲至半載之餘而始來告乎或者奔在春而告在夏左氏誤聞遂謂奔在去年夏而告在今年春耳今特移傳從經繫之于此可

也。左傳曰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按自出之說亦不然蓋必有逐之者而後奔若以忿怒自去何謂之奔既云周公之難夫豈無人逐之而自出也。胡傳曰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于天也按此說謂其叛盟失信自絕于天與杜氏所謂為王所復而自絕于周之說亦微不同杜氏曰天子外故奔者不

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于周故書出以非之大抵皆不然也使當時周公之出
王不使劉子復之又不盟于鄄而入彼特遂然奔晉未嘗
叛盟失信也豈亦不可言出乎胡傳又曰自周無出而書
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于天下爾按此說與
前自絕于天之義又不同使果如此則襄三十年王子瑕
之奔晉昭二十六年王子朝之奔楚皆不書出豈以周室
之政令能行于天下乎春秋于此蓋責周公之不能治周
而深外之以示貴重三公之義耳當不為周室政令之不
行而書出也且惠襄之族及伯與敢逼天子之三公出奔
此乃政令不行于王國也政令不行于王國至于不保其

三公是固可以言出矣然政令之所以不行豈獨天王之
咎哉不責周公之敗周政而責周室之不能保周公恐春
秋不為周公寬也若謂晉受天子逋逃臣是周室之政令
不行于天下矣是亦可以言出矣然周公未嘗得罪于天
子非天子逐之而奔也晉人不為逆王命抑豈以此書出
哉張氏高氏之說皆以發明胡傳意要皆未可信也○高
郵孫氏曰王之所以為王以有其位而天下皆其有也王
得言出是自絕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其有雖居
鄭不可不言出也周公之所以為公以其左右天王而與
王共治也為三公而自絕于王是不能有三公之位雖止
奔晉猶若出于四海之外也天下一王而王有三公春秋
書出用見天下無王而王無三公也按此說似是而亦不
不然蓋襄王失其統天下之權而夷周于列國故于居鄭
而書出周公失其御天下之道而以列國視周故于奔晉
而亦書出耳若以襄王之書出為自絕其位而不能有天
下則天下既非其有而又何得言居乎若以周公之書出
為自絕于王而不能有三公之位則王子瑕王子朝何嘗
非自絕于王而不能有其貴戚之位也何以皆不書出乎
然則天下無王而王無三公者固可于此見之要其所以
書出之義當必不為此也

附錄 左傳曰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華元克合晉楚之成蓋必有之傳于
秋曰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又于冬曰楚公子罷如晉聘
且涖盟彼二國之交相聘盟由華元之有以合之也但謂
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云云則必不然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彭山季氏曰瑣澤公羊傳作沙澤即定七年齊衛盟沙之
地
杜氏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今按元城屬大名府有

沙河近沙鹿然則沙澤其沙鹿間近水之地歟
高氏曰晉厲之會始于此
渝闕李氏曰左傳曰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按此傳或不足據先儒亦皆疑之。劉氏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會何耶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

三國會而已又何耶然則左傳之言未足信也趙氏曰若實華元合晉楚之盟則無不告諸侯之理經不應不書今瑣澤之會楚不與焉何以証其成乎高氏曰攷傳事實與經不合仁山金氏曰晉楚之盟不書于春秋而史記年表亦不見一二年間兵交自若按此數說旣不信晉楚大夫之盟于宋又不信瑣澤之會為成故誠有然者或者盟于宋西門之外卽襄二十七年盟于宋之事而左傳誤記于此且瑣澤之會止有晉魯衛三國恐與晉楚之成無涉也
○梅溪林氏曰宋西門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按此說非也前乎此者與楚會盟皆書後乎此者與楚會盟亦皆書何獨于此削之而以存中國乎家氏曰晉楚為成關係不細春秋略而不書豈無意乎蓋春秋所以待夷狄者乃帝王御外之道猾夏則禦之無王則伐之未有舉中國之大而求與裔夷為盟好者也齊桓之于楚討而服之晉文之于楚敗而却之而伯者之職舉矣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惰偷以避楚為得計至是因俘縶以通意遂交聘而為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怙其強大略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為盟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于夷楚之庭申之會冠屨倒置其禍端實兆于此故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為此

會也按此說亦非也襄二十七年盟于宋昭四年會于申以及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關係亦不細也而皆書何獨于此不書乎且謂盟宋會申之禍端實兆于此是尤在所當書以示謹始之戒矣何為略而不書乎先儒多不信傳誠是也信經焉可矣意者晉楚之使交聘而盟于其國外聘不書二國之盟又未來告而亦不書也左傳不察乃以襄編于宋之盟誤混于此而有此說耳蓋于宋之盟向戌為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因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事與此類以為此卽彼事之誤不其然乎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曰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李曰宋之盟本有此盟然而君未出師夫行何至乘隙而為冦乎或者間瑣澤之會以侵晉左傳失其實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杜氏曰交剛地闕

穀梁傳曰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范氏曰不使夷狄敵中國

渝關李氏曰鄭氏曰交剛狄地按狄來侵晉何至敗之狄地乎高氏曰此狄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按經止書狄自非是白狄此乃狄來侵晉非晉往伐狄何云報九年之役乎

附錄左傳曰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孔氏曰卒聞地下鐘聲出其不意故驚而走出其出實為驚怖因即飾辭辭樂言己不敢當大禮匿其驚走之意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

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杜氏曰為十六年鄢陵戰張本

汪氏曰僖三十二年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南北之交文公為之也

冬十月

附錄左傳曰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渝關李氏曰晉侯之與公子罷盟也不使其臣而君親之又不盟于國而盟于赤棘其待楚人者勝于待望國之君矣隳內外之防失上下之辨卽果能固楚之交而亦不足道況甫三年而楚子卽伐鄭又一年而卽相與戰鄢陵乎吾見晉楚之成與秦晉之成無異也秦晉為成見去年左傳　亦同歸于偽妄而已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左傳曰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

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待杜氏曰為十七年晉殺郤錡傳

杜氏曰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郤錡郤克子故傳曰嗣卿

孔氏曰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許是解乞為謙意

胡傳曰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伯主之尊而乞師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于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于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于乞哉

張氏曰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于王命然攘夷討罪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辭以乞之春秋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伯體也

汪氏曰春秋書乞師者五其一則我乞兵于楚其三則晉郤錡欒黶荀罃皆厲公徵兵于魯悼公初立而士魴來或者猶襲厲公之遺法歟

廬陵李氏曰晉厲之乞師三厲公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悼公初興伯事未定謙以接諸侯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列國疏分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常山劉氏曰雖晉之大命魯興師亦書曰乞所以正王法按此說是謂當時未嘗言乞特聖人抑之而書乞師也若然伯國之命魯興師者甚多何獨于此抑之而正王法乎且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其于本國亦如此書矣何為抑魯而不婉以成章乎夫內外皆書乞師自是當時之實事直書其事而蔑棄王法之罪于斯可見必非聖人有意卑其辭也。凡列國之合謀而用兵者不必乞師凡乞師者皆假其兵而以為己用者也假兵而言乞師乃當時列國之常辭若伯國則諸侯服屬于彼如用其師不過遣使徵令而已何須言乞乎且凡乞師者不必使卿行令使卿來乞師所求于魯者益切矣意自晉伯以來凡所侵伐未必無乞師之事特以不使卿來故不書觀經書內外乞師者凡五莫非卿也蓋以其卿來故書之此如大夫之聘不書而卿聘則書者然由是言之可知春秋之旨重在卿來不僅譏夫乞師之非義也已。

或疑公弔晉喪而見止錡來將事而不敬其肯卑辭以乞
師乎曰是不然晉厲之意本欲大舉伐秦以報父怨又恐
諸侯之憚于敵強國也故使其卿特執卑辭以請之如士
燮之言伐鄭成公猶請緩師若晉厲召兵伐秦能必諸侯
之皆從乎然則乞師之說自是實錄春秋據實書之正以
見其君臣不謹于度抑亦無以令諸侯也○公子遂如楚
乞師下書公以楚師伐齊此于伐秦不書以者春秋主魯
不可謂晉侯以公及某某伐秦也又晉為盟主雖來乞師
至其用兵時猶從會伐之常而無異是亦不可言以矣

三月公如京師

左傳曰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
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
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
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
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
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
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
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杜氏曰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

杜氏曰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臨川吳氏曰魯號秉禮之國歷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之
久僅有成公一如京師乃因會晉伐秦道自王都因而朝
焉本意不在朝王也故書曰如而不曰朝

高氏曰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然上書晉來乞師下書公
自京師遂會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乃志其不
敬也

汪氏曰經書朝王之禮者三僖公朝王所為會晉而行成
公如京師為伐秦而往皆非有尊周之本心也然此年書
乞師于前書至伐于後則見朝京師實因行以見王而簡
慢之罪視僖公不侔矣或曰一經之中魯君僅一如京師
而貶之有如是者則朝者反得罪而不朝者無譏歟吁不

朝之罪經不書而貶自著今也因過京師而朝王苟不示
譏而予之以朝則天下後世將謂尊君之禮可以簡慢而
欺世盜名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又將借稟命伐秦之例以
為口實矣其關係豈淺淺哉

渝關李氏曰廬陵李氏曰孔氏正義云公本為伐秦道過京
師因往朝王不稱朝而言公如京師者以明公朝于王所
王不在京師故指言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
在京師京師是國之總號不斥王身不可稱朝故依尋常
朝聘隣國之文稱如而已此說亦近之愚按此說殊不然
蓋王所者以地言彼云朝于王所者亦據王所言之非據

王言之也豈其言王方可言朝乎京師亦以地言此即云朝于京師亦無不可不然或書公如京師朝天王不更明乎經乃不然第依出適列國之文而止稱如可知不與其朝所以規臣道之正經而責事君之實禮也其義大矣豈以不斥王身故不可言朝乎○胡傳曰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按不成朝禮之說亦不然此雖非朝禮之正雖無朝禮之誠然既相率而朝王矣何云不能成朝禮乎僖五年杞伯來朝其子未必能行朝禮而書朝僖二十八

年公朝于王所非朝覲之正禮而亦書朝何獨于此而謂不能行朝禮故不書朝乎汪氏曰春秋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所以正其尊王之名蓋謂事雖出于權而禮則尊也書公如京師者一而不言朝以其無尊王之實蓋謂事雖似于正而禮則簡也斯言得之矣（汪氏說已錄公朝王所下）。自入春秋以來已歷七公而不識京師為何若君臣之義安在乎今成公如京師而朝王將見夫堂陛之尊法物之備儀禮之嚴迥與侯國不同也則拜手稽首于王庭而復臣常于既墜者不亦深可嘉也哉惜也本為伐秦往而道由京師于是乘便而朝王焉則是過其門而不得不入其室者以語尊

王之實則未也夫成公終喪而不入見兩踰朝期而不往朝已干貶爵削地之罪矣王不知問至于是而猶以賓禮答之蓋猶幸其過我而不徑去耳嗚呼諸侯不朝王不可言也諸侯不朝王而僅乘便以朝之尤不可言也君不君而臣不臣尚可以朝事書也哉春秋沒其朝之迹而第以如京師為文所以正君臣之大分不欲一毫苟且于其際也○據左傳公及諸侯朝王是朝王者不獨公也如公朝于王所朝王者亦不獨公而經獨舉公者內事必加詳而略諸侯之朝以示譏也此則公如京師書諸侯之如京師不書是亦詳內略外之意以其朝禮不專而且不書公之

朝矣又何論夫諸侯之朝王哉○據經公如京師在三月自京師會伐秦在夏五月左傳俱記在三月內與經不合蓋周正之五月為夏正之三月意左傳誤夏正為周正故謂三月會伐秦乎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曰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

鉞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杜氏曰終劉子之言

公羊傳曰其言自京師何何氏曰据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所公鑿行也何氏曰鑿猶更造之意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何氏曰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修朝禮而後行

張氏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于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為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

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不為朝京師也而劉子成子之在會亦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朝王之專禮而伯主違典禮以遂私意摟諸侯以輕王室之罪具見矣

彭山季氏曰秦自春秋以來未嘗預中國會盟至僖公時始與晉文公敗楚城濮而預于溫之會翟泉之盟然皆序于諸小國之下弗敢先也李曰溫會皆諸侯惟有秦人是大夫耳秦雖強大夫不得先諸侯也若秦伯亦與會抑宜序在鄭伯陳子下哉至于翟泉之盟皆大夫而秦人獨在後可知秦伯未敢與列國也及文公卒而始與晉抗其後至相報復兵革相尋宣成之間秦勢漸盛故十一國盟蜀推楚主盟而秦則偃然序于宋陳諸國之上矣既而乘晉之衰遂與白狄伐晉此晉人之所痛心而未克逞志者也厲公初立銳意報秦欲集人心則聘魯以厚其禮欲資兵力則乞師以早其辭經營二三年間亦唯伐秦一事而已然而內無用賢厚本之政外失反己息爭之方而徒欲以威制強國卒何以服秦哉

渝關李氏曰公如京師穀梁傳曰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范氏註曰時實會晉伐秦過京師因其過朝故正其文使若本自往公自京師遂會某某伐秦穀梁傳曰言受命不敢叛周也范氏註曰使若既朝王而王命已使伐秦叛周謂專征伐按此說却似春秋非實錄特聖人有意為之

使若如此如此也豈其然哉夫公雖本為伐秦往而先適京師經故據其所適言之如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其書來也曷嘗使若本自來乎彼則下書逆王后此則下書自京師會伐秦可知祭公之來者成公之如京師蓋皆非專行矣且自京師會伐秦則是重在伐秦而輕于事若其罪自難揜矣故公朝王而不書朝王人會伐秦而不書劉子成子經乃泯其朝之迹沒其王人而為天王隱又安見其受命而不敢叛周哉若本非自往而使若本自往本非受命伐秦而使若受王命則凡逆理亂常之事皆可變文正之而以為訓恐春秋不若是之誣也○胡傳曰因

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覩
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其義得行則臣必敬于君
子必敬于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
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按此說以朝王為重若以之
泛論人臣之禮則當矣以論春秋伐秦書遂之意則未也
遂者繼事之辭經書公自京師遂會某某伐秦方欲明其
輕于事君而重于伐人大失臣子之禮矣豈其以朝王為
重故以伐秦為遂事乎○是役也左傳謂從劉康公成肅
公而經不書又謂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亦不書杜氏
曰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戰敗績不書蓋經文闕漏傳
文獨存此說然乎否曰非也觀劉子論成子之說言之甚
悉可知祭社同伐事不可謂其無有但晉人之伐秦也不
過為其私怨耳王狥晉人之請特命二卿助之伐是屈君
父之尊而為臣子用是亦不可為訓也故沒而不書以正
天下之大防若十七年尹子單子伐鄭單子再伐鄭則責
其從楚之從定四年劉子伐楚則討其猾夏之罪皆非為
晉人之私怨也故悉書之此與襄王下勞踐土不書而狩
于河陽則書之略同以其下勞為失體而狩猶近正也今
二子既會伐何云兵不加秦而且因此不書哉戰與敗績
不書者或以前師之小鬪而差勝焉軍中侈大其事而謂

秦師敗績也○陳氏曰但書伐秦不言戰略之也自狄秦
以來秦晉之相加兵皆略之故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
伐秦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為不足詳焉按此說
亦非也楚為蠻夷之國晉與楚戰未嘗不言戰未嘗不書
敗績也即使經果狄秦何為與楚異視之且以一事之謬
而每略其戰每略其敗績亦未免惡惡之甚長矣況僖三
十三年經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秦不言師蓋闕文耳
本非狄秦之謂也自此以後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
衙秦師敗績則書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則書十二
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則書凡若此者未嘗以其狄秦
而略之何獨至此而云然乎然則經既不書便未可信且
左傳不詳交戰事可知其為傳聞之妄也○晉厲公假天
子以令諸侯自此始後又執曹伯歸京師兩用王師以伐
鄭非果能尊王而必請命也無道以制人特借王靈以脅
之亦欲效晉文之故轍耳不知王靈不足重王臣王師之
行蓋亦徒取輕褻而已夫以伯國而用王臣與王師竟致
其輕褻有如此晉之獲罪于王朝也不亦于此為尤甚哉
○觀自京師會伐秦可知公如京師之時大師必隨公行
而次京師外矣奔走晉命屯兵于京師之外而入朝王此
何禮也況又偕王臣而往徒為伯主復私怨耶春秋不書

朝王又没王臣而不書所以正君臣之大分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曹伯廬卒于師

左傳曰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杜氏曰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杜氏曰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高氏曰非戰死也死于行耳故不書地

渝關李氏曰非為王事非為義舉而為伐秦之役致令曹伯卒于行間不得盡其喪禮之常而且生亂于其國晉人

不能辭其咎矣○經書卒于師者二此年曹伯廬襄十八年曹伯負芻是也書卒于會者一定四年杞伯成是也夫僖四年伐楚有許男以其去師而卒于國也胡傳譏其不知命則似卒于師與會者為無識矣然而後世之師與會皆非桓伯之可比雖其疾也義亦不可去特因此事而不得如其常則穀梁以此為閔之未為不可但于簒君負芻之卒于師亦以為閔之則非耳○曹宣公在位十七年卒公子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是為成公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渝關李氏曰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王氏曰書至伐則著公之此行非為朝王言其實也按此說不然上書公自京師遂會某某伐秦則是已去京師矣何得又致京師且據上文便已見其非專朝矣何俟書至自伐秦而後明哉

冬葬曹宣公

左傳曰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渝關李氏曰曹宣公之卒經傳皆在夏五月葬亦皆在冬葬月不可考即在十月亦踰五月而葬之正期矣以其卒于師而喪還之遲不能不踰期也若成公亦卒于師而葬

之速者彼則伐齊而此則伐秦地之遠近有不同耳○曹歷春秋十三君桓莊僖昭共文宣成武平悼靖陽國滅無謚是也史記謂悼公下又有聲公隱公則不可信辨見定八年曹伯露下僖公卒葬皆不書魯莊薨而魯亂故也陽被宋虜而國滅矣餘則無不書卒葬者惟宣成二公皆卒于師故宣以六月葬成以四月葬餘皆五月而葬者也或謂成亦五月葬而經闕其月亦未可知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杜氏曰此渠丘公卽季佗也在位三十二年卒子密州嗣是為黎比公

何氏曰莒大于邾至此始卒

渝關李氏曰莒自隱二年已與魯通而書卒者絶少除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外其書卒者僅有此年莒子朱昭十四年莒子去疾而已文公以前或以屢有他怨而訃弔常不及焉故不書卒後則弑與卒奔每間書之而郊公之卒又在春秋後也是以卒莒子者絶少耳若夫庶其密州之亂魯未必葬即或葬焉亦可以其賊未討而不書也去疾不葬胡傳以為季孫怒莒而不會得其情矣今則魯莒無嫌而朱不葬者或以貌其衰弱而亦闕禮耳徐貌謂莒行夷禮君終無謚故不書葬不知吳楚之不葬者以其避王號也莒雖無謚以號為稱獨不可從其國人之稱而書號乎然則不書葬者實未葬焉非為無謚而不書也

秋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曰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杜氏曰為十七年郤氏亡傳

孫氏曰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而得歸衛國之事可知矣

高氏曰晉受衛國逋逃罪戾之臣又強歸之故書自晉歸

彭山季氏曰林父奔七年矣而田祿未收故歸不稱復不惟宗強亦以晉之庇也晉又奉之而歸強臣介恃大國而不知有君晉實為之也何以為盟主哉

盧陵李氏曰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林父以成七年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奉晉命伐齊二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甯喜弑剽林父入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為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

渝關李氏曰曹負芻篡立而不即討衛林父逃罪而強歸之晉屬于此全不知有君臣之義其怙亂也甚矣未幾厲公亦被殺良以大義淪亡而臣子之相習成風無復顧忌至此耳若夫郤犨奉命而送林父義所不得為者不能自知其失而又何以傲為哉甯惠子徒責其受饗之非儀而不咎其奉使之不義則雖言之果中不過一端之明而已

要亦未見其大者也○郤犨來魯而以淫聞至衛而以傲見在郤子固非保身守家之道而晉國以之為卿則其用人之失可見矣宜厲公之不足以大有為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彭山季氏曰此逆成公夫人也僑如此行議自十一年如齊始矣

高氏曰公即位十有四年國家無事迄今始娶又不親迎而使同姓之卿逆之援公子遂之例也故書以為戒

渝閒李氏曰經書魯卿如齊逆女者三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此年叔孫僑如是也翬與遂皆以作亂獲寵

故逆女之事不使他人而獨使翬遂往也成公無弑簒之惡而僑如雖非翬遂比今亦使之逆女如翬遂必有素加寵任而為所重用者矣故書法與彼無異考其事而可以知其人也○十六年左傳曰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由是觀之蓋僑如素與君母通而遂獲寵故十一年之聘齊與此年之逆女于齊皆使僑如往也未幾僑如行譖而晉聽之竟致沙隨之會不見公而季孫行父且被執彼亦因是奔齊焉非恃君母之寵以為惡又以屢與齊親故依齊人以為逋逃主耶然則僑如之淫慝讒奸固非保家之道至于昏禮之事公縱不親迎何必使彼逆之意者公狥母意而不敢違故使不義之臣逆女而莫討其非不亦深為昏禮之羞也哉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曰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杜氏曰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

彭山季氏曰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也○許之棄晉從楚久矣鄭伐許而楚不救者是時楚方以備吳為急姑待而徐舉也故明年六月楚始伐鄭

襄陵許氏曰鄭逼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兵力强弱更相吞

噬夷夏一道而人理盡矣

高氏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厲之不伯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今又伐焉使厲公而伯則鄭人怒隣兼弱敢如是乎明年許遷于葉辟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而襄三年晉荀罃伐許猶討其與楚也夫

渝閒李氏曰此時許從楚而不從晉故中國之侵伐會盟皆不與而明年又依于楚以遷葉也然許人雖不從晉使晉人有字小之德禁鄭以勿伐而令與之平豈非懷遠招攜之道而晉亦可以得許哉奈之何置而不問甘聽夫小

國之受困焉是亦晉人之咎也若夫許之被伐被圍而楚屢不救則又無足也已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摯由上致之也

彭山季氏曰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從省但舉其名耳夫人齊頃公女婦者有姑之辭時宣公夫人尚存也

廬陵李氏曰夫人有姑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書氏惟此齊姜書氏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

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按此說之贊春秋誠當矣但以僑如稱族舍族之故遂贊春秋有此五善則非也蓋有族則稱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自是書法之常○姜氏齊姜也婦者有姑之恒稱妾姑妾祖姑則書婦姜而不書氏此並書氏者所以明其為嫡姑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曰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杜氏曰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左氏載大子不哀事是孫林父文姒之說也按林父之文姒固亦有之然而獻公無道敗禮敗度之事不一則于喪次而忘哀也定夫人固已預決其不終矣後來衛國之禍豈盡由臣子之無良哉但諸大夫聞之聳懼而孫文子即有異謀則遷重器以備亂善晉大夫以求援其心為不可問耳○衛定公在位十二年卒

子衎立是為獻公

秦伯卒

渝關李氏曰此秦桓公也不名者史失之去年公會與于伐秦而今則訃弔及焉怨不廢禮古之制也○秦桓公在位二十八年卒其子立不知名是為景公

渝關　李集鳳　輯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己巳仲嬰齊卒

盧陵李氏曰以仲遂生而賜氏之說考之則仲固為族無可疑矣

茅堂胡氏曰按魯自有仲孫蔑叔孫豹故叔彭生叔老不言叔孫則仲嬰齊宜亦不書孫矣

彭山季氏曰仲氏嬰齊名魯卿也而未嘗見其行事蓋為卿不久而即卒耳。仲嬰齊所以後公孫歸父也非後歸父所以後仲遂也歸父奔齊不返今既卒矣故為仲孫立後行父方傾歸父必不立歸父之子而仲嬰齊者必歸父之弟之子而仲遂之孫也然亦行父當國猶存忠厚之體于仲遂矣胡康侯以為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夫以弟紹兄可嗣其官而不可亂其世嬰

齊若果仲遂之子于法當稱公孫至其子始可受氏今以公孫受氏而繼其兄則世次亂矣雖春秋時必無此例公羊所謂為人後者為之子此豈可以語兄弟哉又劉炫云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則其說亦非何也蓋歸父繼仲遂之後止稱公孫則子不得以父字為氏可知而嬰齊稱仲必非仲遂之子矣且歸父字子家而其孫以王父字為子家氏本非無後者公羊亦何所據而為此說乎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范氏曰父有弒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子父不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是疏之之罪由父故按此說雖以嬰齊為仲遂子猶未言為歸父後也但歸父亦仲遂子而稱公孫何不由父疏之耶杜氏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按此說雖以嬰齊為歸父弟而言紹東門氏後亦未明言紹歸父後也至于不稱公孫而稱仲則又無以為解矣公羊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返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

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于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也按此說亦以嬰齊為仲遂子又謂歸父為其兄而嬰齊為兄後也如此則以兄為父將必以父為祖此固不可稱公孫矣然而亂倫莫甚焉何所據而云然耶

胡傳曰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按此說蓋從公羊說但知後歸父之不可而未知當時本未如是也且謂後襄仲而以稱父字為非是亦泥于嬰齊為遂子而有此說豈其然哉李彭山辨之甚明可以知諸說之皆妄矣○仲嬰齊者何是襄仲之孫而歸父兄弟之子也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其王父嘗賜族故其孫得以氏稱不稱孫者嫌與仲孫氏同也先儒皆謂嬰齊為襄仲之子歸父之弟若然何不如歸父稱公孫而乃循孫從祖氏之例而稱仲乎若據公羊說嬰齊為兄後為人後者為之子則是以兄為父以父為祖故以襄仲之字為氏不得復稱公孫者吾恐魯稱秉禮之國其風雖衰未必父其兄而祖其父而悖謬至此極也況三桓既惡歸父之去己豈肯又為歸父立後然則立後者蓋從襄仲起見欲為襄仲存世祀耳魯人念襄仲立宣之功宣公子為君則立宣者不可令其無後乃以嬰齊後襄仲焉以襄仲之孫而為襄仲後自當稱仲而不稱公孫何嘗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又何嘗以父字為氏哉然則謂嬰齊為歸父之弟者既無他証

而以經書叔老例之叔老為叔肸之孫則仲嬰齊亦為仲遂之孫無疑矣此以知嬰齊本以後襄仲也○此時魯大夫有二嬰齊皆公族也一時而同名但以世族為別耳楚公子亦有名嬰齊者○仲遂者魯國之亂臣也其子歸父既被逐又立其孫為仲氏何其寵亂之無已耶及嬰齊卒後仲氏不見于經意其家世自此絕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彭山季氏曰晉景之時諸侯已貳厲公新立不能以德撫綏而即以伐秦為事大合諸侯遠勞師衆人心又解體矣

故復合諸侯以盟戚焉戚衛地見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下即孫氏之邑也孫氏出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則其受戚久矣去年林父歸衛晉即就戚而同盟亦以親林父也

汪氏曰三月宋世子成會盟六月宋公卒蓋宋公有疾而世子出會也

臨川吳氏曰諸侯世子代君會盟伐救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涂閣李氏曰晉厲公即位五年矣雖與魯衛有瑣澤之會與諸侯有伐秦之舉未嘗相與一盟也此時諸侯將解體故特徵會而同盟于戚是本為同盟會非為討曹會也左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蓋左氏見晉侯執曹伯遂以此會為討曹若然則徵會之時即以討曹召諸侯曹伯必不敢來即使來而就討晉侯于此便當執而歸諸京師矣何必先與會盟而後執乎高氏曰戚之會將討曹伯也若欲討之不與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故特書同盟以譏之按此說謂假他事相會執之左傳以為得情但如此說却是晉侯以討曹為主特假會盟而誘之來也或亦不然據經所書蓋晉侯本為同盟徵會于其既盟又假大義而執曹伯歸京師耳若夫同盟非譏辭以為特書同盟以譏之又不知同盟本實録而識意亦在其中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傳曰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穀梁傳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程子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

張氏曰厲公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善也李曰此即先執曹伯然後盟亦已遲矣但視既盟而後執者猶差善耳覩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姦之門豈小失哉

涂閣李氏曰胡傳曰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按此說似是而實不然春秋之凡書爵者不必皆褒辭載考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嗚呼此何等事可以俟諸他年而始問乎今既容其

君曹二年又以同盟徵會而同與會盟則是成負芻之為
曹伯者晉侯為之也至此乃以為討而執之討賊之法固
如是乎春秋變文而書晉侯執曹伯明係兩下相執之辭
穀梁傳以是為惡晉侯蓋必有所受之矣今不以為譏而
反予之為伯討蓋見其書法獨異于他執而不思伯討之
文必不如是書也但歸于京師不書之字是為順易之辭
可見曹伯之為有罪晉屬執之猶愈于晉文之執衛侯耳
曹伯不名者以等夷之辭書所以深責晉侯也○執宋公
于會不別言楚子執者分惡于諸侯也執曹伯于會必別
言晉侯執者尊責夫盟主也夫執宋公者本楚子經則分

惡于諸侯以刺諸侯之縱夷暴而不救違而于楚子無足
責焉爾討負芻者諸侯會請之經則專責夫盟主以譏盟
主之稽天討而不即治而于諸侯猶可輕焉爾然則為所
執者雖有有罪無罪之殊而執之者之書法不同別有義
旨存焉此義明而後强夷無得而横行賊子無得而竊位
矣此春秋之大防也不然執其無罪而責楚子反過寛執
其有罪而責晉侯反過嚴豈能得夫情理之平也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渝關李氏曰宋共公在位十三年卒子成立是為平公

楚子伐鄭

左傳曰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
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
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
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
民孰戰（杜氏曰為明年晉敗楚于鄢陵傳）

家氏曰晉楚為成期以弭兵甫及三歲而楚伐鄭首禍也
書楚子目其人而譏之非褒也

趙氏曰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
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

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鄭有以招之也

渝關李氏曰楚共王即位十五年矣成二年楚師侵衛六
年七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九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
莒猶皆使臣往也至此年而君親伐鄭猾夏之心愈銳矣
使明年不有鄢陵之敗楚患寧有艾乎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渝關李氏曰經書葬宋公者六穆公莊公皆五月而葬此
正禮也文公則七月而葬僭天子矣至于共公之葬雖不

敢僭而亦不如五月之期季彭山謂因群臣之爭而急于襄事疑亦有之若夫平公元公之葬皆三月蓋循故事而為之未必皆有變也○庚剛日也經于内外之葬書日者三十三大抵皆柔日惟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皆以雨故遲至次日用剛日也今于庚辰葬宋共公貳亦以雨故而用剛日耶春秋詳内而略外故于内葬皆書雨而于外葬則不書考其日而可知其為變禮矣

宋華元出奔晉

左傳曰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師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彭山季氏曰按左氏宋共公卒既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止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國人攻殺蕩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華元止之不可遂奔楚今以經文考

之則有不然者元既奔晉因晉力而得歸故曰自晉則止于河上之說不通矣魚石與山同族山既見殺則魚石懼禍而奔勢所必至若以為魚石止元而許討則己處于無過之地不必自疑者也何故奔而為亂又以為大夫同奔而元止之則經但書魚石奔楚其說亦不通矣趙伯循劉原父皆嘗辨之趙氏曰按傳魚石自請討蕩澤則是處無過之地矣既討之後何乃魚石又奔假如魚石為與蕩氏同族懼而自去則是知恥之人後不應却入彭城為亂蓋魚石直與蕩澤同惡謂國亂用兵相攻則仇敵也如何自止乎○劉氏曰左氏云華元自止魚石五大夫此傳未可信也而亦未知左氏所傳乃為華元文奸之言耳蓋華元宋之巨族及元為右師國事皆其所制文公繼弒君而立又其所擁也至于共公其

勢如舊必有取恨于桓族者桓族怨之久矣特以元得君
專寵未敢動耳至蕩山魚石因共公之卒乘嗣君之幼而
共謀逐之元之奔晉蓋以此也夫山石以報私怨害同列
志在專權不為無罪然亦元有以致之豈可不自反哉今
奔未踰月藉晉即歸倏忽之間便生變異竟使蕩山不得
全其生魚石不得安其位權勢所在莫不承風而國皆以
元為能討賊矣非春秋于元之歸書自晉山之殺書大夫
則元之奸惡孰從而白于後世哉

渝關李氏曰蕩澤殺公肥而華元出奔晉則公子肥者是
必華元之黨也肥見殺而勢將及元故元不得已而出奔

耳若據左傳說是華元自愧失職而去國或一不然蓋凡書
奔者皆以有所迫焉而後去未可以其自去而言奔也。
經文明書奔晉又書自晉歸于宋是華元已至晉矣傳乃
謂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是華元至河而
復未嘗至晉也與經不合矣此或有人止元于河者未必
魚石止之也即或魚石止未必許討蕩山而華元即反也
不然魚石既許其討則魚石已不黨山亦可無惡于石矣
何為于既討之後石又出奔奔而又入彭城為亂乎○華
元當宋昭公時已為右師彼成公子鮑之所為而臣事之
其不知君臣之訓者甚矣至此而以蕩山殺肥為卑公室

而自愧其不能正孰重孰輕尚可謂之知類乎李彭山謂
左傳為華元文奸誠有然者蓋晉趙盾宋華元輩皆列國
之名卿左氏不知大義而皆有取焉每以當時之所妄傳
者誤信而特記之春秋書曰出奔明是畏禍而去所以罪
其不能正國而因無以自安其身也故以昭公被弒公子
肥被殺事前後合觀之而華元之情狀可見矣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渝關李氏曰蘇氏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
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
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于出奔必

不能討矣鄭子產為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卷退而徵役
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亦猶是也胡傳曰元之出
奔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
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
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
顧寵重于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按蘇氏之說未必是
胡子取之而以華元之出入為正蓋亦未之思耳夫春秋
再書宋華元詞繁而不殺者非與之也以華元為失大臣
之道而深罪之也何也華元當宋昭公時既已為右師文
公死共公立元仍為右師姑于前罪不復論然文公在位

二十二年共公在位十三年元以昭公之舊輔而又歷相二君其執政也甚久其得君也甚專使果能秉德維均正己正物則人將悅服之不遑安有忌惡于彼者乎況大臣持正風紀凜然即有强族之在側者果能防微杜漸諭之以禮勅之以法則人必望風而畏懾之孰敢卑公室而思為亂于國也華元之為人不可考觀大棘之戰食羊不及其御意其為政亦不平矣聞蕢申之謳去而弗問意其待人亦過寬矣不平則取怨者必多過寬則容奸者必重以是久為右師而擅一國之名寵何怪蕩山之不法乎然則蕩山之殺肥蓋亦怨元而剪其黨元乃懼其及己而去也

春秋以彼自奔為文其責元者已深矣且彼既奔晉何又不久而即歸一往一來如同兒戲若非懷祿顧寵不忘故位之榮當不至此且以晉人奉之而歸意其歸而殺山亦必得晉命者若借大國之力以報私怨尤非君子之所為也春秋再書宋華元而又書自晉歸其責元者不益深乎觀下文殺山而不去其官則是殺之不得其道者殺山不得其道而謂許之殺山而歸為得其正焉吾不信也

宋殺其大夫山

彭山季氏曰山即蕩澤司城意諸之子宋桓公之後也

渝關季氏曰據左傳是華元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而殺山也何不稱人以殺而但稱國此雖國人與其事實為在上者之所使也華元當國而討之嗣君亦欲討焉故以國人為文殺山而不去其官者山罪雖可殺而殺之不得其道故書大夫以著宋國專殺之咎也然則當如之何曰正明其罪而請于王朝歸于司寇以正典刑庶為得之今恃晉力而脅國人之從己相率以攻而後能殺之也非朝廷訊刺之正典矣故其書法如此○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華元既歸而蕩山何以不奔魚石固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則此輩之無忌憚也明矣故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之而後能殺焉○左傳曰書曰

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杜氏曰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胡傳曰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于人而忍伐其本乎按此說皆以不書氏為貶辭或不然大惡如里克其被殺也未嘗不書氏即鄭良霄晉欒盈亦皆有罪之臣而其殺之亦未嘗去氏以示貶也何獨于山而不書氏族乎若以為惡其背族而去族使當日山殺異姓之卿便可不去族矣如此則是春秋止重宗族而不為國討也抑知國法所在無論異姓與同姓而同為朝臣孰得逞忿而擅殺之乎況王札子殺毛伯召伯毛召皆姬姓

而札殺之札亦書王子以此例之則蕩山之殺公子肥若書于經未有不書氏族者何為于其被殺而必去族以致貶乎然則蕩山之殺不必去族而去族亦如子哀之奔不必書字而書字者然此皆史冊之舊本如此書經亦因是書之于其人之賢而書字者以見賢臣之去國為可危于其人之有罪而去族者以見大夫雖有罪而亦無得而專殺也豈非經義之較然者哉○左傳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所謂弱公室者與言背族之說不同背族者專譏其無本弱公室者兼罪其無上也夫尊尊親親道雖並重若以國法論之雖在士民而亦無得而擅殺者況乎公族與朝臣觀華元之言亦未嘗論山之背族也今乃取背族之說以論經義其不足據也明矣然則山惡本在于無上彼弱公室而擅殺其公族斯其罪之所難寬者乎

宋魚石出奔楚

汪氏曰魚石公子目夷孫公孫友之子也目夷字子魚與公子蕩皆桓公子

趙氏曰魚石與蕩山同惡

何氏曰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也

彭山李氏曰晉奉華元歸宋而魚石奔楚厲公不可謂能正宋矣宋中國要樞楚所欲爭也他日助魚石入彭城非悼公討之不幾于禍天下耶

渝閒李氏曰按魚氏蕩氏皆桓族魚石與蕩山親近同惡聲勢相倚故山被殺而石即出奔然華元奔晉而魚石奔楚晉與楚華夷不同而又敵國也觀其所奔可知二子之情判若水火矣○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並為貴戚之卿而並居相位正宜同寅協恭相與翼戴新君而與宋室者也奈之何先公甫葬此去則彼留此來則彼去此以適伯國彼以投夷邦而事每相反若此哉大抵國政衰而強宗驕橫各有異同雖有為國而不為私者又無虛公之量嚴正之規主持于其際是以猜忌成風相殘相逼之無已而國幾危也今按春秋所書一曰宋華元出奔晉一曰宋魚石出奔楚一曰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一曰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比事觀之則其為邪為正固不待辨而自明矣其實華元當國為首輔者數十年既不能正己而獲自安又不能正人而使之各安則是宋國之亂元實為之可專罪夫魚石輩也哉○左傳曰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杜氏曰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孔氏曰襄元年傳謂此五人為大夫故除去魚石謂之四大夫也彼四大夫所以不書者宋人獨以魚石告不以四人告也服虔云魚石卿故書以為四人非卿故不書杜不然者案文七年

傳云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六卿和公室哀二十二年傳宋景公無子于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據彼二文則向為人為大司寇亦是卿也若五人皆告為卿則書向為人亦當書之何以獨書魚石杜言獨以魚石告正為向為人不書故也或少司寇二宰等六卿之外亦是卿官合書名氏獨如魯之三卿外別有公孫嬰齊臧孫許但非如六卿等世掌國政也按孔氏不取服虔書卿之說是矣但從杜氏獨

告魚石之說或亦不然蓋四大夫亦國重臣若皆出奔焉有獨告魚石而不告四子者乎汪氏曰五大夫同奔亦同復入但書魚石華亥向寧華定宋公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出入悉列名氏蓋魚石首惡舉重而書之餘不重紀陳氏所謂罪其甚焉者是也亥寧定辰佗彄地其罪皆同故備錄之耳按汪氏此說似為得之但左傳所記多誣華元自止五大夫事既不可信至于五大夫同奔之事顧可信乎然則五大夫未必同奔是舉重之說亦未必其果然也據經所書止論魚石可也

附錄　左傳曰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杜氏曰為十七年晉殺三郤傳）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傳曰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彭山李氏曰高無咎國之子也鍾離古嬴姓子爵國名晉屬淮南郡隋唐為濠州即今鳳陽府臨淮縣地故城在舊府城東六里西近州來杜氏曰鍾離楚邑淮南縣蓋其地在淮南壽夢時吳楚以此為界杜佑所謂鍾離互為吳楚

之邊邑是也

汪氏曰實吳子也比之淮夷姜戎白狄之類故不書爵

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何氏曰据楚不殊）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穀梁傳曰會又會外之也

胡傳曰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永嘉呂氏曰向也為中國患者楚而已與中國盟會者亦楚而已未有吳也自成之七年吳伐郯始見于經于是吳

為中國患矣此年會吳于鍾離于是吳與中國盟會矣然
所與同會者猶曰諸侯之大夫也戚之會柤之會則諸侯
實與為會矣馴致黃池之會遂與晉爭長而奄然主中國
之會盟開門延盜以來斷髮文身之夷非晉之咎而誰哉
汪氏曰一會鍾離而合七國再會于柤而合十二國三會
于向而合十三國天下諸侯無一不聽于吳幾何而不胥
為夷乎春秋特殊會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
廬陵李氏曰晉之會吳六鍾離柤向善道諸侯與大夫往
與之會而主吳故以殊會書而稱國于戚吳人來與中國
之會而不為主故以列會書而稱人黃池則吳晉兩伯而

晉及為吳後矣故亦以殊及書而稱字順內外之常著盟
會之實也。吳之見經始于郯之伐盛于州來之入晉之
通吳始於于蒲之欲會成于鍾離之往會始也以夷狄攻
夷狄中國若未甚憂繼也資一夷狄以治一夷狄中國之
大體虧矣
林氏曰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為會之始
高氏曰外會書卿蓋始于此
渝關李氏曰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以內會外之辭也宣
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欑函其書法亦猶是也然會吳三事
亦不同鍾離為吳楚之界吳子不肯來中國故諸大夫相
率而往會之柤近彭城則中國地也或吳子來至此或吳
子約在此中國急欲親吳故諸侯與大夫亦相率而往會
之向亦吳楚界上地諸大夫所往會者未必是吳君大抵
以會吳為主故皆殊會以外之善道之會亦然若于戚之
有吳人則彼來聽會而求好非屈中國以從彼也故列序
之而不必殊會矣然以殊會書又必先書會而曰會某會
吳者先相會而後會吳以同會吳之故也襄十年左傳曰
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觀此而知先
書會者其為先相會也明矣不然或書及某會吳如公及
齊侯等會王世子于首止或書會某及吳如公會晉侯及

吳子于黃池亦無不可何為書會以會徒為是複辭而無
當者乎。杜氏曰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
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按此說是謂吳人來
求會而諸大夫往會之殆不然也九年于蒲之會晉景公
將使會而吳人不至今豈無故而吳肯來通乎然則左傳
所謂始通吳者是主中國與彼通言或亦有使至吳矣若
夫殊會云者明是外吳之辭如杜氏說是但為其非同好
而特以殊會明之也內諸夏而外蠻夷之義安在哉況此
會已通吳而與之伺好至襄十年會柤十四年會向乃尋
前好而為之者春秋亦以殊會書將亦可謂吳始來通而

諸侯與大夫往會之故以殊會明其非同好乎。孫氏曰
諸侯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子于鍾離
爾按此說謂諸侯不敢致吳子在其初會或有然者若夫
于向之會以吳告敗于晉而為吳謀楚又何不敢致之有
且謂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子于鍾離是吳子先來在此
地于是徵諸侯而使來會已又或諸侯聞其來而使大夫
往會之也如是則以無約而驟為此會或無此情且于會
向之為吳謀楚亦將有所難通矣夫盟于蒲晉景將使會
吳吳雖不至已有使之者盟于雞澤晉悼又逆吳子吳雖
不來已有逆之者彼既使會而往逆之安知鍾離相向之

三會非亦有使命相往來而約在某地相會乎若有約在
先吳子先至會所以待諸侯與大夫恐吳子之驕抗自恣
而兩會不至必不肯先至以待人也即為謀楚故或于會
所先待之亦不應三會皆如此矣竊意相約為會在某地
或※子先至諸侯大夫相會以赴之或吳子後來諸侯大夫
相會以待之至與吳子為會無不可以殊會書也夫使吳
子在彼而相與會之乃以殊會書然則公及齊侯等會王
世子于首止豈亦世子先在首止乎且春秋凡書會者不
必齊至其地但據其成會而列序之未嘗論其孰先至也
。胡傳曰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
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
諸侯不能與之敵也按此說之論首止是矣其以會吳為
不能與之敵是謂以殊禮尊吳也恐不然吳雖強大此時
中國未被創也何至以殊禮尊吳子又于柤之會皆諸侯
晉主夏盟豈肯臣服于吳而尊以殊禮耶若夫于向之會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未有敢數其不德以退之
而猶不能與之敵者況晉侯會狄于欑函未嘗不以殊會
書矣彼晉侯者豈亦不能與狄敵也耶趙汸氏曰其言會
又會何是兩會也大夫會大夫一也大夫又相與會吳一
也大夫自相為會然後會之也按此說亦不盡然殊會之

上不言及而言會以是為兩會誠有之若以兩會故而書
會又書會也則下文會吳云者却似因兩會而不得不如
此書不見殊會之義矣若果如此何不兩書其事以別之
而但稱會以會乎襄五年善道之會止是一會而仲孫蔑
衛孫林父亦以會吳書可知殊會吳者自是外吳之旨特
以先相為會而後會吳故不書及以會而先書會字于殊
會上耳因此會本専為會吳故從省文而不兩書其事未
可視為兩會之實而不思其義旨之所存也。襄三年叔
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書及以及者以盟袁僑
為主也此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等會吳于鍾離書會以

曾者以會吳為主也于柤于向之會吳也亦然然鍾離柤向之會以我從彼故以殊會書于戚之會以彼從我故以列會書此其所以不同歟

許遷于葉

左傳曰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彭山季氏曰葉今為南陽府裕州葉縣在楚方城北二百二十里（職方地圖曰裕州楚之方城葉縣在州北二百二十里）許南界一百五十里內地此時猶未屬楚左氏以為許居楚地非也楚人豈肯以近方城之要地與人哉○許自僖二十八年晉與諸侯往圍至三十三年再伐而僅得其從于救鄭盟新城二役自後安楚宇下矣

穀梁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高氏曰許微弱之國隣于鄭鄭亟加兵今遂遷焉蓋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

張氏曰葉近楚而楚遷許以自近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蠻夷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盧陵李氏曰許以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皆避鄭也又二年而滅于鄭游速矣觀其所主而成敗見焉許之逃中國而主楚其亦不善擇所從哉

渝關李氏曰季彭山謂此時葉未屬楚誠有然者若是楚地而許遷于此則在楚邦域之中許亦為楚國之內臣矣何以自立其國猶如列國之常哉且當時兼幷成風楚常滅人之國而取其地今乃捐其所有而使之立國恐無此情襄十六年左傳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所謂請遷于晉者亦未必欲遷于晉地也○許靈公遷葉以為可以免鄭患矣然襄十三年晉荀罃帥師伐許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則其受兵又無已也至二十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本以救齊非為報許怨也二十六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卒至客死于楚而後楚子乃為之伐鄭且亦無如鄭何也然則靈公不能以自强今雖依楚遷葉亦何益于保國之道哉後又自葉而別遷者三卒為鄭人之所滅也良可悲也夫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曰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孔氏曰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今世時有之皆寒甚所致也

胡傳曰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

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前漢書劉向傳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上古以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比類相從各有條目號曰洪範五行傳○王安石曰劉向明災異為蔽自著洪範傳以若訓如言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夫天人不相干豈可强合也○程子曰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但人以淺狭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滄起朱氏曰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象也

高氏曰雨著木而成冰上溫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菽相反劉向謂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後世雨木冰多應在大臣天人之應或可推也漢儒之學豈無所受但不當每事求合爾

渝關李氏曰雨木冰雨字如雨雹雨雪之雨乃自上下下之謂也非如孟子沛然下雨之雨蓋此雨字去聲下雨之雨上聲先儒皆謂雨而木冰却似雨為雨水而非雨雹雨雪之雨矣其實本以雨水而成木冰先儒之說亦不為謬但于經文語意有未當耳然則雨著于木而後成冰何以謂之雨木冰也冰雖在木而見而氣澤實降自天故曰雨如隕石于宋五豈其在天亦為石哉經云隕石蓋亦降自天而至下成質者也○孔氏曰雨木冰今世時有之高氏曰後世雨木冰多應在大臣據此說則木冰之異後世亦常有乃通鑑綱目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續綱目凡四百八年並無書雨木冰者宋徽宗宣和七年春雨木冰曾見于宋史而續綱目亦不書蓋皆略之耳春秋于此必書之其謹于天人之際者微矣未幾季孫行父為晉所執魯又刺公子偃咎徵之應不亦較然而不爽哉

附錄左傳曰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杜氏曰為晉伐鄭起

渝關李氏曰九年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今楚子又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是仍用前術以餌之也鄭伯昔貳于楚至于為晉所執今又復蹈前轍而從楚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並不知有害謂之何哉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傳曰夏四月滕文公卒

高氏曰滕入春秋至今三書〻皆不名至是日之矣

彭山季氏曰滕文公本名壽史失之耳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滕文公卒而孟子時又有滕文公豈古者謚法本可以從同如書有文侯之命是晉祖也而晉重耳亦謚文蓋以年代遠而不嫌于無别耶說詳僖三十三年葬晉文公下○滕文公在位二十五年卒子原立是

為成公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曰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服楚為楚加兵于宋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渝關李氏曰鄭人貪汝陰之田而背華即夷以侵中國其罪大矣此時宋魚石在楚鄭之為楚侵宋也或亦魚石之挑釁耶九年鄭背于蒲之同盟而從楚猶未侵中國也今背于戚之同盟而為楚侵宋自此而鄭國之受兵無已時恐區區汝陰之田不能償其所失也若鄭人者良可鄙也夫

附錄左傳曰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未必有晉命觀郤犫之如衛乞師在此後可見蓋鄭人背同盟而從楚又為之侵宋衛侯不平于此也故為晉而伐鄭其亦有志于輔伯者哉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渝關李氏曰六月建巳陽盛之月也時當陽盛而日食古尤忌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傳曰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犫如衛遂如齊皆乞師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彭山季氏曰欒黶晉卿欒書之子也

孔氏曰十八年晉悼公之入黶尚為公族大夫此時欒書尚在黶未為卿而得名見經者襄二十九年鄭公孫段未為卿而見經杜云蓋以攝卿行然則此亦當以攝卿故書

高氏曰晉失伯主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侯厭惡伐鄭之役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爾

渝關李氏曰季彭山以欒黶為卿高氏說亦然孔氏疑其為攝卿二說不同據經言之微者姓名不登于策若欒黶非卿何以得書且傳謂郤犫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乞師于衛齊者是卿則欒黶之乞師于魯亦必是卿矣或者欒書為上卿又使其子黶為下卿則以父子同卿而分上下豈曰無之至十八年悼公之入使欒黶為公族大夫者或列卿位而兼大夫事如郤犫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者然見會沙隨左傳若必以是為攝卿則不然蓋乞師者不必使卿行

卽以大夫將命未為不可何必攝卿而來乞哉此季彭山
與高氏皆以欒黶為卿固亦說之可信者也但以襄二十
九年鄭公孫段之城杞例之或皆是攝卿亦有之蓋晉侯
重其求而使欒黶攝卿以行魯人亦以卿禮待之是以得
書于策也此孔氏之說又未見其必不然姑兩存之可也
○左傳曰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杜氏曰卑讓有
禮故知其將勝楚按乞師本非義而使卿來乞師尤未合
于禮者孟獻子乃嘉其卑讓而決其勝是不明于義禮之
大經而徒以末節是取也彼雖幸而獲勝豈有當于制勝
之道者哉夫伐鄭之役范文子深以為不然老成憂國其
賢于欒書遠矣若孟獻子者惡足以知之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曰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
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五月晉
師濟河李曰此言五月晉師濟河可知戊寅晉師起者是四月之戊寅也竊意起師當不在四月濟河亦不
在五月何也鄭公子喜于四月侵宋未必晉師即起于此
月且使起師在戊寅前安有四月行而至六月方至魯者
乎觀欒黶之至魯在六月可知晉師之起當不在四月矣
若夫河距鄢陵不及二百里若于五月濟河則當濟河時
已聞楚師將至矣何至月餘而後遇楚師即或楚師有未
至又何至月餘而不伐鄭乎且乞師者既久又何以遂至
戰日而齊師始至衛侯方出于衛也由是觀之可知晉師
之濟河當去戰日不遠約亦在六月內耳然則六月亦有
戊寅去甲午晦十七日或者起師亦在六月亦未可知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

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
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遇楚子于
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
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
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
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
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
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
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
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
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
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
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杜氏曰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
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
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
聽誓矣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
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杜氏曰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
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

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從之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杜氏曰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景陵鍾氏曰欒鍼數語法家之言與韓非罪典衣典冠同一學問春秋時治國治兵同法如此癸巳李曰癸巳戰之前一日也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

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見客免冑承命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

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筏杜氏曰為郤至見譖張本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

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盧陵李氏曰穀梁傳曰日事遇晦曰晦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正二十九日公羊以晦為晝冥記異也非也

彭山李氏曰書晦例見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下鄢陵鄭地在今鄢陵縣西北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即其邑也○鄢陵鄭之東南鄙也

高氏曰晉將伐鄭鄭告于楚楚子遽引師而來于是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敗之我既未致伐于彼彼亦未致伐于我故直言戰而已

公羊傳曰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何氏曰末無也無所取于言師敗績）也

穀梁傳曰楚不言師君重于師也

胡傳曰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于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

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高郵孫氏曰韓之戰實獲晉侯不言晉師之敗君獲則師敗矣鄢陵之戰楚子傷焉不曰楚師敗君傷則師敗也

汪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宋襄泓之敗楚頡頏行諸夏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邲之敗楚之陵駕尤甚嬰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其鋒前此未有中國諸侯助楚以戰中國者惟鄢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目之勝則楚將倚鄭為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勝之大計終乏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于內而徒務求逞于外是以三假王命以伐鄭而鄭終不服聽讒譖之言而刀鋸日弊卒及于難迹其所為去楚審無幾耳由是論之鄢陵之戰固不可不勝而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遂伯也

戴氏曰鄢陵之戰與城濮同功然厲公所以異于文公者一勝之後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季孫行父之見執厲公之志驕矣

穆文熙曰范文子不欲戰蓋真見厲公之不足以立功而

姑以外患懼之其憂深其慮遠矣何晉之諸臣獨不見及于此乎。欒書不從范文子之言而與楚戰邀一時之功醞成弒君之禍書之罪殆不容誅矣

汾陽朱氏曰鄢陵軍中楚子召子反謀子反醉不能見殺機已萌于此矣能逃敗北之罰乎

渝關李氏曰以晉侯主是戰內中國也宋襄傷股為之諱楚共傷目為不諱者外蠻夷也覩復晉侯不書師敗績可知宋襄若與中國戰則必書曰宋公敗績而不專指師言矣今楚子傷目而不言師敗績重君之義無夷夏一也日

孔氏曰此戰楚師未至于敗而楚子身傷故書楚子敗績

也泓之戰宋公傷股師亦敗績故書師敗而不書宋公敗也君將不言師師以君重于師也戰陳以師相敵死亡旣多舉師為重故師敗君傷者唯書師敗而已不復書君身敗也按此說不然泓之戰不書宋公敗績者蓋為中國諱辱也孔氏不知此義遂以彼為師敗君傷此止君傷而非師敗也若然師敗君傷者唯書師敗則是師重于君矣不幾與春秋重君之旨相悖乎夫君旣被傷師敗可知今呂錡射中楚子目則楚子之卒未有不被傷者若非楚師皆敗郤至于此又何能三遇楚子之卒也且子反之對君使曰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又對子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

死以此觀之可知楚師亦皆敗績但以君傷為重是以獨舉楚子耳然則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何以敗師與君滅並舉也詐戰之師與偏戰者又不同彼未先敘與戰者若闗胡沈之師不言敗則專言二君之滅亦未見其為吳所敗而陳亡矣故雞父之役先必總書敗某師而後言二君滅乃書法之不得不然者抑豈師與君並重而特如此書哉○穀梁傳曰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按此說以敗為傷未為不可但經言楚子敗績非言楚子敗也敗績者喪其功績之謂恐不專指身傷言然以敗績直斥其君則其君傷固可見矣若必以

此敗字訓為君身之傷寧有當于敗績之義乎○郤至料楚之言曰陳不違晦孔氏曰日為陽精月為陰精兵尚殺害陰之道也行兵貴盛之時晦是月終陰之盡也故兵家以晦為忌不用晦日陳兵也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晦吳敗楚師于雞父吳犯兵忌而戰勝者杜云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彼知楚有可敗之機晦是兵家所忌原楚之情必以吳為不動故以晦日掩之擊楚不備故也按此二役皆在晦日而各有勝敗正如紂以甲子亡周以甲子興者然可知天時之說本未可泥也然則此書晦而彼不書晦者史之詳略異耳○觀郤至六間之說可知楚有必敗之

形矣及其戰也非晉之果能敗楚亦楚之有以自敗之也欒書欲俟諸侯之師而固壘以罷楚未嘗非持重之謀郤至以為不可而乘六間以破之亦可謂深于兵機者欒書于此乃怨郤至之不從己而敗楚師也因為讒譖以害之此豈君子之所為乎尤可異者以范文子之憂深慮遠不從其言而莫之顧也乃以郤至之不從己言為恨則是以貪功之心而欲戰又以忌能之念而怨其勝不由己也其為私也已甚矣然則晉國之亂非欒書有以致之而孰致之者哉○郤至三見楚子必下奔又不受楚子之問三肅使者而退國語稱其勇以知禮可謂謬矣夫夷君之與吾

君敵乃吾君之仇讐也安可見之而下車况郤至佐新軍亦副帥也身為副帥惟敵是求總不肯如呂錡之射楚子而乃下車以致敬如君事何且使養由基于此亦以一矢斃之于車下則以副帥而見隕亦未免為辱國也又何知禮之有哉若夫韓厥從鄭伯可以及而不及郤至從鄭伯可以俘而不俘一則不肯辱國君一則不敢傷國君非猶下車免冑之可比矣蓋國君之尊通于天下若非大逆之不可不誅者何得辱而傷之以干大分而且益重其怨乎然則二子之釋鄭伯以是謂之知禮其庶幾耳○州犂晉人在楚而輸情于楚賁皇楚人在晉而輸情于晉其事新

君均可謂之無欺矣獨不念故君之亦不可害乎夫君子去國不適讐邦不則遇戰爭事而進退語默俱有所不可矣○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以善射者在君側卒無救于楚子之射目雖能以一矢復君讎則亦何益之有哉當其蹲甲徹札特楚子怒其大辱國是亦知戕其藝矣而不知制潞之無策至于身傷師喪其辱國也莫大焉抑豈養由基之罪也乎且楚師之薄于險也養由基再發盡殪未嘗不賴其技以退晉師但此等者可以備戎行而亦不足恃也苟有得于軍國之遠猷又何用此區區技能之末者哉○欒鍼之為晉侯右也君前父名使無侵官乃掀公而出

于淖可謂車右之得人矣唐苟之為鄭伯右也使御者石首以其君免而己力戰而死之然則鄭伯之幸而得脫固因韓厥郤至之不及追亦由唐苟之死戰以禦敵也苟之忠于所事不亦深可嘉也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曰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杜氏曰王引過亦所以貰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杜氏曰聞子玉自殺終二御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

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彭山季氏曰公子側字子反楚之大司馬也

汪氏曰楚審躬臨戰陳以罷卒致敗而集矢于其目乃歸咎于司馬側而殺之亦異于秦穆公之不替孟明矣傳稱王使止之弗及而卒亦猶頵之止得臣曰無死蓋亦偽耳嬰齊身為令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鬬心而委罪于側何耶

高氏曰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于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强于天下其所以能强者兵强也兵所以能强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
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至于中國之敗
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于一主將者國勢浸弱遂成姑
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為鑑
渝閩李氏曰是公子側自殺之也曷為稱國以殺側對君
使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是君有賜側以死之命矣子重
使謂側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是令尹有使
側自盡之辭矣君與令尹皆迫以死是雖側之自殺而實
君與令尹共殺之也故春秋以國殺為文然則側可殺乎
曰可殺佐其君與晉爭鄭出師既云無名且申叔時謂其

不復見姚句耳謂其不可用郤至謂其六間不可失而側
身為司馬主將中軍莫知其非至于君被傷而師徒覆敗
非側之罪而誰罪乎及其既敗楚子召側與之謀竟至飲
醉而不能見是尤不以君傷師覆為介意者側罪之可殺
也明矣側既有罪可殺則楚國殺之實當其罪春秋乃以
大夫書之何也征伐非諸侯所得專則其殺敗軍之將亦
非諸侯所得專也故書殺其大夫是乃正王法而重大臣
之旨必不以其有罪故而廢天討之公典也其義嚴矣此
與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同義但得臣不稱氏此
則不去公子者猾夏不恭而好戰殃民惡義已見于得臣
此則可以從同同耳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
于壞隤（孔氏曰出于衛者已出衛竟也公出于壞隤始從壞隤而出猶未出魯竟下云公待于壞隤設守而後行是出國止于壞隤更從壞隤而出○杜氏曰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宣伯通于
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
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
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
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
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

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
不見公

杜氏曰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見公者不
及鄢陵戰故

穀梁傳曰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
在諸侯也

程子曰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公為非矣彼曲我直
故不足恥也

胡傳曰臣子之于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
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于魯事有君臣之義

故君弑則書甍出奔則書孫屈己而與强國之大夫盟則
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
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
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
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己而
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
魯有内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
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
也昔曾子嘗聞大勇于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

地之間沙隨之不見于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
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
義大矣

厝陳氏曰公不及鄢陵之戰且誣于宣伯晉侯不察其實
而信其誣是罪不在公故書以彰晉侯之信誣明我公之
無罪

汪氏曰聖人嘗言譖愬不行可謂明也已矣晉厲聽叔孫
僑如之譖而不見公于沙隨晉昭聽邾莒之愬而不使昭
公與盟于平丘自晉人觀之皆曰所以討魯之貳也然沙
隨之後又執季孫行父而從楚之鄭三伐不服平丘之後
執季孫意如以歸魯昭如晉又執而諸侯之貳于晉者自
若也蓋以晉之責魯非義故不足以令諸侯也晉厲之所
以不克終而晉昭遂失伯業考諸沙隨平丘之事而見之
矣

渝關李氏曰不見公是公不得與于此會也先書公會
者何志公之行本為會事往至于會時而後拒之不見耳
如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既云弗遇而先書會亦
志其為會往也此下書曰公至自會蓋自會所而來豈公
曾與于此會乎○廬陵李氏曰晉曲魯直故不為諱若曲
在魯則諱之黑壤是也按此說以黑壤與此相對謂有曲

直之殊似矣然而實亦不然蓋黑壤之會公被執非僅不
見已也公既被執雖使無罪而亦不可不諱此年若亦被
執雖云無罪豈可書曰止公乎然則沙隨之不見公雖以
無罪不諱然亦以其輕于執也安得以黑壤之被執者相
較乎說詳宣七年會黑壤下○沙隨之會不見公而不諱
與平丘之會公不與盟而亦不諱同然其中亦微有別不
見公者是主諸侯言之也其辭直公不與盟者是主公言
之也其辭婉成公之後期本無罪故直書曰不見公昭公
之伐莒蓋亦不能無咎焉故婉其辭而曰公不與盟○不
見公信讒而拒公也此時魯有内難師期既緩必以實告

晉人而既聞之矣晉人既聞其故果能推詳事由爲魯侯討其奸邪而弭其患則一舉而大義伸于天下矣豈惟魯人不忍貳乎今聞諸侯之難漠然無與于己反聽奸人之譖徒切切于後期之是咎而拒公不見則是縱惡信讒不恤同盟之難而反害之也悖亦甚矣春秋之書不見公固以魯直而不諱亦所以志晉人之悖德無以主諸侯而大失與國之心也○此晉侯不見公也經不別言晉侯者蓋亦分惡于諸侯之意夫諸侯與魯比肩事晉義當同與休戚者晉人乞師而皆後期不獨齊衛爲可免也况魯以内難而甚遲本不得已諸侯于此豈不皆聞其故乎今以僑

如之奸讒郤犨之欺蔽晉侯輕信而不察在同會正當共白其實而使晉侯會公爲之執法以正二臣之罪方于友邦之義爲有得矣不知出此而苟且承順于其間甘聽僑如之謟其君郤犨之欺其主遂成晉侯之惡而莫之救也則是公之不得與于此會者非獨晉侯爲之而諸侯共爲之也經不別言晉侯而總書曰不見公所以責諸侯者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

公至自會

君氏曰公之此行内有僑如之患外不見于伯主故危而致之

滑關李氏曰雖有内患而公猶至會其事晉者如此之謹豈得已哉以不得已而往猶爲晉侯所拒而不得見危亦甚矣書至自會又與尋常之至不同矣

附録　左傳曰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杜氏曰為曹伯歸傳）

滑關李氏曰十三年曹宣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其罪大矣十五年于戚之會晉侯執負芻諸侯將欲

立子臧子臧辭立而逃諸宋在子臧雖能不失守蓋亦不知討賊之義者今觀曹人此言並不知負芻之爲賊反以晉侯之執負芻而亡子臧爲大泯曹而疑先君之有罪焉謂之何哉至謂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其說尤非蓋晉侯使列諸會者自是晉侯之咎至于既會而後執之討已遲矣乃反以是藉口而謂晉遺德刑于曹也是蓋不知德刑之所以爲德刑者當必如何而得正也然則負芻之所爲即暴行曹人之所言即邪說晉卒請于王而王命歸之竟使暴行者得以縱其暴邪說者得以行其邪而倫常之大義于是掃地盡矣春秋安得而不作乎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傳曰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頴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杜氏曰尹子王卿士子爵宋衛不書後也

王氏曰春秋于尹（氏）之卒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書氏者著世卿之禍也于盟會侵伐稱尹子則指其人而正其爵也

高氏曰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斁于人矣晉為曹伯請于天子因假王命以再伐鄭故以尹子主會也宋衛以後至不書

汪氏曰前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桓文之大征伐雖不請命而專行然猶以尊周安夏為心未嘗瀆王臣以臨師旅比于假天子之命而威諸侯者尚為彼善于此也厲公嗣伯以私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偕行以携貳而爭鄭則要尹武公單襄公而屢往于是王臣奔走道塗轍不及息而為伯者之用矣

彭山李氏曰自此以後厲公凡三伐鄭而皆有王臣與焉以伯國而要結王臣以王臣而協助伯國失道無王甚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王臣會伐者四此年尹子十七年尹子單子其冬單子皆伐鄭也定元年劉子則侵楚也皆假天子之威而服人者也

渝關李氏曰戰于鄢陵在六月晦可知秋會沙隨必在七月無疑矣下即書曰公至自會是諸侯皆歸其國也既皆歸國而又會伐鄭可知此役之不在七月矣左傳謂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恐往返數千里之遥不能一月而及事也此或是公行在七月會伐在八月而左傳誤言之耳。汪氏曰春秋于伐秦不書劉成者所以削其請王師

師而著因行朝王之慢也于伐鄭游書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苟伐秦書劉成則為朝王請命而伐秦為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抑楚不為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按此說不然伐秦之役晉侯本未朝王何嫌于朝王請命而乃不書劉成哉且使果能朝王請命則以王臣而為晉報怨是亦未得為善也若夫伐鄭之役其是與非又不係王臣之有無豈為挾王臣之罪乃以此役為不可哉然則春秋之不書劉成而書尹單何也伐秦者晉人之私怨也伐鄭雖亦私然猶中國之公義也故王臣之率衆伐鄭可言也王臣之為晉伐

秦不可言也然春秋書此亦見來逺招携非其道雖假王
命以興師無益也適足以勞禁旅而褻王靈耳汪氏謂洊
書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此說得之矣。鄭人戰
敗而不服屢伐而不服豈以九年被執之故宿恨于中而
不釋耶晉人不以德綏而徒以威脅其不足以來遠而招
携也宜矣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曰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程子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絶其位也自京師王

命也

胡傳曰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絶也不絶其位所以累乎天
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
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
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置諸刑典而使復國則
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廬陳氏曰不曰自京師歸于曹而曰歸自京師若平常之
歸而書公至自某也

高氏曰篡逆之人殺君之嗣子而自立旣列于諸侯之會
又赦于天子之虔是率天下而入于亂耳

渝閩李氏曰據經文是曹伯之歸由王命據左傳則曹人
請于晉者再是曹伯之歸由晉命矣蓋晉侯雖歸曹伯于
京師而制命不由于王也故曹人不請于王而屢請于晉
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可見曹伯之歸實出于晉命特晉
人告王而王乃許之歸耳夫旣命出自晉經乃書曰歸自
京師若專責王而不見其責晉者何哉天王者天下之至
尊命曰天命討曰天討是皆天子之事諸侯不得而與焉
者也晉執篡逆之負芻雖不出于王命然旣歸于京師王
當明正其罪置諸刑典為曹人別立君焉而後可今不能
斷以大義毅然自伸其大權乃狥晉人之意而特釋之抑

思居天位而行天討者何人之事可以操縱在晉而不在
己也哉經書歸自京師專以責天王所以正天下之大綱
而匡黜陟之典于王朝也其旨深矣。晉文執衛侯歸京
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之稱人為貶辭晉
厲之稱爵為叓辭叓辭云者罪其不逮討而使列諸會也
但晉文以私怨討衛晉厲猶以公義討曹故彼書歸之于
京師此書歸于京師是皆有所不同矣衛侯之歸衛與曹
伯之歸曹亦一也然衛侯非不可赦之罪其釋之也不以
累天子故第書歸于衛而已曹伯之罪大矣天子不加誅
而反令其歸國故書歸自京師所以深責王也衛侯曹伯

皆不稱復歸者位未絶也衛侯名而曹伯不名者失位例當名彼則據其失位之實而賤之此則大罪不明故以有位之常書之以著其失是又一義也。啖氏曰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不黜之是不失國故不名也按此說以京師與他國對言而分名與不名之故亦不然衛侯鄭之被執曷嘗不歸于京師彼在京師而王亦不黜與此無異及其反也何以彼書名而此獨不書名乎然則衛侯之書名者是賤其失位曹伯之不書名者是又明其為常君也夫以大罪之人而使之歸如常君則天王縱惡之非于斯可見恐不為其在京師故也。彭山季氏曰曹伯得釋必以賄行也無故而拘留諸侯者二年以責賂焉周亦何以為天下之共主哉穀梁以為斷在晉侯者誤矣按此說亦不然此時曹伯行賄或亦有之如衛侯鄭之歸衛也襄王與晉文皆受十穀之玉乃許之歸安見曹伯之歸曹而不以賄行乎竊意曹伯雖有賄蓋亦賂晉而未必賂王即亦賂王亦未必王故留之以責賂也蓋此時與昔時不同觀晉人請隧王不可欲殺衛侯王亦不可是襄王猶能知義而晉文亦不敢違也且以十穀賂王而乃許之歸是襄王雖怵于利猶能自制其命而晉文亦不得專也若夫簡王之與晉屬豈猶昔時之

可比哉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子單子訟諸晉事見十一年左傳且晉侯請伐秦而王臣與之屢請伐鄭而王臣皆與之是簡王不能以自主故曹人之一請再請皆在晉侯而不在王也然則所請在晉侯意必賂晉侯即或賂王亦必彼自為之抑豈留之二年而特為責賂計哉況曹伯實有罪以為無故而責賂也尤失其實此時制命實出于晉若以斷在晉侯為誤則是不察其時勢而又不知春秋之旨不責晉侯而責王者是為大義之所存也吾恐穀梁未誤而彼說之為誤實多矣。左傳曰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據此說則晉侯必欲反子臧者是為厚子臧實非所以處子臧也子臧反而曹伯乃得歸是曹伯之歸由子臧而子臧于此亦失所以自處之道矣何也子臧者蓋知負芻之為賊者也彼既不能討賊而亦不可臣賊故當先君既葬後子臧即欲亡以負芻之告罪而暫留焉及負芻被執諸侯欲立子臧而子臧逃諸宋彼亦可以脫然自適其志矣今乃必欲反之而歸負芻將使子臧隱忍而全其賊是豈所以處子臧者乎且子臧既奔宋苟能以大義告諸侯求其請于天王以正負芻之罪已總不肯立無不可以再立君者如此則大義庶能伸而可告無罪于先君矣奈之何又反其國以為負芻歸曹

計彼雖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過自全其節而已其實負芻之得成其簒者亦由子臧以全之未知其國隱居時彼又何以自安而甘聽逆賊之晏然為君也歹為簒君之兄弟而不肯仕簒君者魯有叔肸曹有子臧而已在二子皆能自高其節而簒君亦加禮焉以視貪利而忘義卒為簒君之所疑忌者不亦大相逕庭哉惜乎討賊之法皆未明君子雖有取焉而猶不足于二子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左傳曰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

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 季曰孔氏曰朝亡之謂朝失蔑與行父也魯必夕亡謂亡屬他國也下云亡而為讎是欲棄晉而屬齊楚按此說以朝亡之為失二子是矣其以魯必夕亡為亡屬他國或不然上言寧事齊楚有亡而已是指滅亡言則此亡字亦是滅亡之謂也下言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者蓋謂魯滅而為仇讎所有晉雖欲治魯何能及乎彼以危辭動晉人故有此說若止亡屬他國則以晉國之强何云治之何及乎 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杜氏曰苕丘晉地舍之苕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

孔氏曰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此言舍之苕丘明其

不以歸也大夫因使被執無罪者則書行人以見無罪于時行父從公伐鄭在軍見執雖則無罪不稱行人以其非使人故也

程子曰寘之于苕丘也

汪氏曰晉人舍季孫行父于苕丘如秦穆公獲晉惠公舍諸靈臺

張氏曰舍去聲或作捨非也下文行父盟郤犨則著其釋行父矣

廬陵李氏曰晉執魯卿三此年行父及昭十三年執季孫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舍也皆稱人者罪晉之私也然就

三子論則意如之惡又非二子比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則是執與舍皆在一地矣若果在一地彼文子未被執時何為至晉地乎孔氏謂行父從公伐鄭在軍見執此說與傳異而于經有合蓋執在軍中經故不言執所而但言所舍之處耳未必舍在此而執亦在此也○鄢陵之戰公以内難而後師期未嘗不至沙隨之會也今則内難未息而猶與于伐鄭魯之事晉甚謹矣乃于前會不見公此會執行父魯之君臣皆被辱止為僑如之譖故在僑如之罪固不容誅而晉人之回惑横恣如此抑亦何以令諸侯哉嗚呼魯以周公

之裔素稱望國至于君臣受辱于晉而俛首束躬于其際魯幾不可以為國矣然則季孟二子並執魯政不能輔其君以正家强國之謀竟致内患方殷外侮疊至君位危而己身將不能免焉是誰之咎歟公雖倚之為社稷臣恐古之所謂社稷臣者不如是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曰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杜氏曰諸大夫共盟僑如奔齊
杜氏曰公未歸命國人逐之
高氏曰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魯人立其弟豹以為叔孫後是為穆叔
彭山季氏曰僑如即宣伯也僑如之情旣白于晉則魯有所恃而僑如無所容矣故公未至而即奔齊僑如自此不復經見蓋終于齊而不復返也
渝關李氏曰僑如内通國母外賂伯臣縱不至有弑君逐君之謀而欲去季孟危及其君罪亦不容誅矣魯人于是明正其罪而請于天王告于盟主以加戮焉亦無不可今但令其出奔而已是使亂臣得幸而免也夫以有罪之僑如而得奔無罪之公子偃而被刺比事以觀而魯人刑政之不平不于此可見哉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及郤犨盟于扈

左傳曰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杜氏曰近在七月聲伯使豹請逆于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始見經傳于此因言其終
彭山季氏曰扈鄭地見文七年盟扈下
杜氏曰晉許魯平故盟
高氏曰晉釋行父行父自苕丘與郤犨為此盟也
高郵孫氏曰不書釋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
汪氏曰晉不見公而盟季孫晉人下比之端兆于此矣
渝關李氏曰郤犨受僑如之賂而行其譖至于不見公而執行父雖亦明知其誣而不恤也今乃與行父為此盟豈

其能自悔過而特與之好哉良以欒范為之主不肯信譖
慝而棄忠良犨乃不得已而相與為誓言耳且必不信而後
盟覲于是盟可以知其猶不信魯矣彼郤犨者始以狥私
而陷人以罪繼以懷疑而要人以盟未知其臨歃時何以
捫心而告鬼神也若夫晉人欲執則執之欲盟則盟之行
父于此無不俛首而聽命焉則其受制于晉為何如哉
公至自會
高氏曰大夫執則致行父不致者公待行父偕歸焉舉公
為重也
張氏曰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著公之危不在于伐而在盱

渝關李氏曰行父被執公亦幾乎不免矣此時會晉如近
虎狼豈獨兵革之事為可危哉春秋致會而不致伐幸公之
得免于會以見晉人不足與也
乙酉刺公子偃
彭山季氏曰公子偃宣公之子而成公之弟也偃蓋僑如
之黨以卿攝國者
高氏曰公之將行穆姜指偃與鉏曰皆君也鉏尚幼則姜
之意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
臨川吳氏曰象謀殺舜及舜為天子則封之舜豈不知象
之謀殺己也故孟子以為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富貴之此舜所以盡為兄之道而為人倫
之至也偃雖為穆姜所指然不過脅公使從己耳未見姜
真有廢立之謀而偃實有今將之心也今僑如既逐成公
當修身齊家以感化其母威權在己則偃雖真有邪謀亦
焉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
處象者為何如也公子者非氏也屬也言先公之子也而
可殺乎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偃鉏二公子公庶弟按此說是泥于
毋弟稱弟之說而見偃不稱弟故云然不知毋弟稱弟之
說原不足信偃之被刺不稱弟者義不繫于弟故以公子

之常稱稱之耳未可以稱公子而斷其為庶弟也○以公
子而為卿者非有大逆之罪則不當殺亦非侯國之所得
殺者也偃而被刺是必以大罪加之矣加以大罪而猶以
公子書是為無罪之辭也惟其以無罪而被刺故必書日
以謹之公子買之被刺亦無罪而不書日者見僖二十八年公子
買戍衛與不卒戍之上既皆不可以書日若書日于不卒
戍之下却似不卒戍者是為書事之常不見坐此刺之之
故矣彼蓋為其文不便是以不書日也況史氏有詳有略
即或刺彼與此同而偶不書日亦如例當書日者或日或
不日焉蓋亦有之豈必屑屑無異辭乎○或曰春秋之初

猶以不稱公子為貶故隱篇之暈兩帥師皆不稱公子自此以後即公子慶父之弑君公子遂之殺世子季孫意如之逐君未有不書氏族者安見偃稱公子之為無罪乎曰是不然魯臣之行逆者固不可用其直筆然亦魯本待之如其常經故以常稱稱之耳若夫偃之被刺明以國法加之若果有罪則即去其公子而不書亦何嫌于過直而傷厚乎然則偃書公子亦如買自是無罪之辭偃即未嘗無罪亦非必不可赦之罪也若亦視如有罪之稱氏族者未免失經旨矣。穀梁傳曰先刺後名殺無罪也若然公子買先名後刺豈為殺有罪乎夫以殺偃為殺無罪則可未

可以先刺後名而見其為無罪也劉氏曰穀梁謂殺無罪非也先刺後名是得其罪先名後刺是不得其罪按此說以殺買為不得其罪是矣然而不得其罪亦不以先名後刺而見之至于公子偃者或是僑如之黨而亦有罪亦必不以有罪故而先刺後名也大抵偃雖黨于僑如亦非必不可赦之罪觀其不去公子則可見矣然而買書罪而偃不書罪者加買之罪可言也加偃之罪不可言也言買罪不得不書刺于其下不言偃罪不可書曰公子偃刺之也是買之先名後刺偃之先刺後名文法自當如此安得泥于其辭而必以此分得失乎若必泥于名刺之先後如宣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治先殺後名曷嘗非無罪而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此亦殺無罪者曷嘗不先名後殺也又如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俱是殺有罪者而一則先殺後名一則先名後殺曷嘗有異義也。李文子孟獻子皆魯之賢大夫也僑如行奸而忌二子之專政于國大不利其所為者以是而欲去二子固其所也公有內患而迫于伯事不得不往若非獻子居守而文子從行則僑如之為亂不知其若何矣雖以僑如之譖君臣皆受其辱卒之僑如奔而偃亦刺公得安枕而無虞者是皆二子之力也然惟二

子皆有功是以魯政之下移至于終不能返者實基于此此又春秋之所深憂者矣

附錄左傳曰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李曰為明年晉殺郤至傳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十二

渝關 李集鳳 闕升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彭山李氏曰北宮括衛成公曾孫是為懿子

高氏曰晉命也據左氏鄭侵晉衛救晉侵鄭夫鄭雖背晉猶畏晉之强豈敢興師自與晉抗乎此必不然雖楚來入中國亦不過侵伐宋衛而已觀經之所書事實可見

渝關李氏曰或曰左傳謂鄭子駟侵晉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蓋實録也如文元年衛人伐晉以晉襄之繼伯而衛人猶敢伐之安見鄭人于此而必不敢侵晉乎或者鄭師敗

續後不自悔禍又怨去年之來伐而欲以此報晉也衛人于是救晉而侵鄭焉此時晉人讎鄭甚深若果鄭人侵晉晉亦安有不告魯以是重鄭人之罪而起諸侯之師為有名乎况衛人之侵鄭猶來告豈以晉被鄭侵而不來告者告之則必書之矣經既不書可知無此事也一說左傳言鄭之侵晉紀其人曰子駟紀其地曰虛滑不應憑虛而妄言之也當時諸侯之無道者何所不至以鄭人怨晉之深或不審勢度力而欲自逞其忿焉未必無此事惟其如此是以晉率諸侯于是夏又伐鄭所以報也蓋鄭人所侵者淺晉故不來告衛師起而鄭即退未及救是以不書救也此說亦自可通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曰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汪氏曰成王少子臻食邑于單至襄公世為王卿士

杜氏曰晉未能報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

高氏曰晉厲之失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强楚者由假王靈挾義以令天下也

渝關李氏曰十三年伐秦之役亦有劉子與成子然猶未見于經也經書王臣並將者惟此役而已夫以二卿並將又不同于去年之一尹子矣屢奉王命而用王師而俱無如鄭何焉甚矣虛名假義之不足以服人也秖以益重其羞耳至于齊侯親役而宋公衛侯與曹伯亦並至焉雖此役更盛于去年要皆無益于事者也故曰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附録 左傳曰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劉炫曰士燮之卒適與死

會非自殺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傳曰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杜氏曰柯陵鄭西地
彭山李氏曰此盟因人心有貳故不能服鄭而復推晉為
主也王臣亦同推晉而與盟失正甚矣
陸氏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
廬陵李氏曰王臣與盟而書同者三柯陵尹單雞澤單子
平丘劉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王官失正甚矣春秋不
重言諸侯所以見二子之與盟也至于書同則同外楚而

已不為尹單劉子而書同也胡氏說詳見雞澤下在襄三年
渝關李氏曰盟于首止重言諸侯王世子不與盟也盟于
葵丘重言諸侯宰周公不與盟也今不重言諸侯則尹子
單子之與盟也可知矣或謂定四年侵楚有劉子下書公
及諸侯盟于皐鼬劉子亦必與盟而必重言諸侯者中有
他事故也葵丘之會盟中亦有他事則其重言諸侯安知
非亦皐鼬之例乎葵丘皐鼬既如此若此夏伐鄭之下有
他事則于此盟未必不亦重言諸侯矣恐不以不言諸侯
而見二子之與盟也曰非也盟于葵丘宰周公既歸京師
實未與盟使其上無伯姬卒一事亦必重言諸侯一如首
止之例矣故柯陵之盟可與首止對言之亦無不可與葵
丘對言之也若夫皐鼬之重言諸侯雖以中有他事故而
以諸侯統劉子以見王臣之夷于列國也是又一義今此
盟若亦有他事經亦重言諸侯與彼同固未可知但承上
文而總書同盟以為二子之與盟也不信然乎。左傳以
此為尋戚之盟然十五年之盟戚也有鄭伯而無王人此
則鄭伯已叛去前日之同盟已無益矣又何貴于今日之
同盟乎至于王人下比而與同盟在二子為失王朝之體
在諸侯為失侯度之常是尤不義之大者况曹伯之于前
盟或猶未免有懼心今則簒位已安與他諸侯無以異凡

同會者亦皆相視為固然不復知曹伯之為賊矣此其相
率而入于亂也又何如哉由是言之可知此盟雖與戚同
而譏意較深于彼未可據同盟之文而一視之也
秋公至自會
左傳曰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張氏曰公得罪于晉未久而晉侯自是益驕則公之危不
在于伐而在于會則致必以會錄也
渝關李氏曰廬陵李氏曰伐後而盟故以會至此即穀梁
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也與襄十一年伐鄭會蕭魚定
四年侵楚盟皐鼬至會書法同按此說不然以前後事考

之晉厲伐鄭者三晉悼伐鄭者四公皆與焉然于晉厲之伐鄭也初再致會而終則致伐于晉悼之伐鄭也初則不致再三致伐而終則致會蓋各有義旨之所存恐非穀梁所謂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也如此年之先伐後盟與襄十一年之伐鄭盟亳城北襄十八年之圍齊盟祝柯何異彼亦二事偶而不以後事致可知此例之難通矣且去年伐鄭未嘗同盟而亦致會又何後事之可言乎非後事而亦可致會可知此冬之致伐鄭與襄十年之致伐鄭皆是危在于伐故以會致不但為其不盟已也至于柯陵蕭魚與臯鼬若是義繫于伐豈亦不可致前事一如亳北祝柯之致伐而不致會者乎大抵或致或不致或致伐或致會義各不同此時晉厲闇而驕去年伐鄭執行父而公幸免危不在伐而在會也其義甚明今或驕傲益甚諸侯皆自危且此會之不義更多于前故亦致會而不致伐也至此冬之會伐不必再致會矣故致伐鄭而特著其黷武之咎焉若夫晉悼之伐鄭盟戲初事之危猶輕故可從略而于伐會皆不致再伐三伐則皆致伐以譏其瀆四伐則黷武之咎不必言而蕭魚之會亦大異于王道之服遠也故致會以危之凡若此者義繫于伐故致伐義繫于會故致會安可執穀梁之例以為斷哉臯鼬之致會也亦別有義

說見彼事下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曰齊慶克通于聲孟子（杜氏曰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

汪氏曰無咎身為卿佐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至于見逐亦不為無罪矣故書奔無異文

彭山李氏曰高國既去崔氏（左宣十年）則事權已自己出矣然慶克者崔氏之黨也而無德以服之安得不致其譖害哉此高無咎國佐所以不能自保而崔氏復進矣

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自沈惟墻奔其世臣以長禍亂悲夫唯巧言能使閉門索客者為將不納君也

渝關李氏曰高無咎者齊國之世臣也以世臣之重而聽誣構之言使其被罪而至出奔讒譖之于人甚矣哉據左傳則慶克之見譎本由鮑牽與國佐高無咎無與焉特以

高鮑共處守而乃罹此禍也意者高鮑素亦相比故夫人與慶克深惡鮑牽而並及于無咎耳及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觀其子之不臣可知無咎之于平日亦必不有其君矣夫勢隆則忌之者衆黨盛則怨之者深而又素無忠貞之誼見信于君公以是而為奸人之所中傷也不亦宜乎春秋以彼自奔為文其垂戒也遠矣

九月辛丑用郊

彭山季氏曰以杜氏長曆推之此辛丑者九月初四日也

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范氏曰郊春事也

穀梁傳曰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何氏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字

茅堂胡氏曰劉原父謂用人于郊按左氏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左氏言始用人于亳社者謂此年初以人祭社也今成公以九月祭天所謂用者不宜用也若以此為用人于郊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用人于亳社矣又左氏素好誇誕若成公果用人于郊豈不張大其事而記之乎如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楚師執蔡世子有用之岡山當時子魚申無宇皆有言矣若成公果用人以祭豈舉魯國之人無一言乎且邾楚季氏皆是執獲仇敵之人快意于山川之社成公之時未聞執獲仇敵之人又無背叛之賊豈至殺一無罪祭上帝哉于理有必不然矣但書九月用郊其失時失禮自顯然可見何必以為用人乎權衡曰公羊謂九月非所用郊也五月郊何以不加用五月豈所宜郊乎且如公羊之言但識郊失時耳直曰

九月郊理豈不明而加用乎按定十五年哀元年上文皆言鼷鼠食郊牛改卜牛故下文直云五月辛亥郊四月辛巳郊此上下皆無連文直書九月辛丑郊則文勢不備故特書用字耳若以為何必加用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何以加用乎

渝關李氏曰用郊者有事于郊之謂也譏其非所宜用而用之故書用易曰王用享于帝又曰王用享于西山又曰利用禴又曰利用享祀是凡祭禮皆可言用豈必以此為用人乎但易之言用猶是行祭之常辭春秋之書郊乃是非所用而用焉以明用之之失時耳○臨川吳氏曰九月

夏之孟秋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焉特書用非時不敬之大也按此說不然郊重祭也卜郊亦常典也魯猶秉禮之國恐無不卜而用郊者若以過時之久不須用卜而即郊焉其慢天也尤甚矣夫三卜四卜五卜之不從改卜牛而牛又死傷且不敢郊豈敢任意用郊竟不用卜而慢天至此乎或曰此時之郊亦嘗卜牛與卜日以其卜之不從而猶郊也故特書用以見之按此說亦不然凡龜違牛傷而不郊者皆詳書之若此亦卜郊而不從何為不書不從之實乎夫不從屢見于龜自是天心之不悅所當書之以示警者而經不然可知非以不從而郊而書用也○此郊若亦用卜是必卜而見從矣以非時之郊而天神亦與之何也曰魯郊之僭其非禮也莫大于是觀通經之中止書卜郊不從者四可知從之者甚多矣豈皆天心之所悅者乎蓋天道甚大魯郊非禮乃是後世沿習之過天亦無所用咎焉特以他罪而見譴則有之亦未嘗屑屑而屢示之也如七年鼷鼠而食郊牛角十年五卜郊不從固已見惡于天矣今雖非時而欲展禮豈必又重絕之而為已甚之罰哉況卜筮之道止為正事謀而不為不正者謀彼以非禮非時而莫知其非卽卜之幸而得吉蓋亦偶然未必是神明之所嘉與者也凡若此者必不可以淺見測天但

論人事之得失可也○魯郊在三月公于夏時會伐鄭必為興師之擾而悞常典矣至秋時方歸魯故于九月而用郊焉急于伯事而緩于天事在魯固不足責然以非禮而又非時何如並不郊焉之為愈哉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彭山季氏曰荀罃晉卿荀首之子也是為知武子

杜氏曰將伐鄭也

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于魯耶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

薛氏曰伐秦之役公如京師故以郤錡乞師起事之端伐鄭三出王卿士而起之以欒黶荀罃之使明諸侯之不以王命會且書王師之重猶役于諸侯也

渝關李氏曰晉厲公乞師者三終于此夫去年不見公而執行父其勢何難于役魯又必使卿佐來乞師者一年再伐嫌于屢用其衆也故執卑禮以求之去年伐鄭今夏伐鄭皆未乞師而今書來乞師可見此冬之伐鄭雖有單子與同伐要不出于王命而出于晉令者也以晉令而伐鄭

則單子之同伐與諸侯之役于晉者無以異豈以王臣爲主果尊王命而討從楚之叛國哉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曰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 杜氏曰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杜氏曰鄭猶未服故

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厲三假王命合諸侯以伐之而終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渝關李氏曰晉人無道以制楚無德以服鄭而或假王命或借吳援或卑辭乞師于諸侯終未能制楚而服鄭也是雖勞于計而勤于行則亦何益之有哉止見其自取羞而已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曰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汪氏曰王官下臨諸侯景從以郤已敗之楚服懷貳之鄭宜若振槁然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望風却走何哉蓋厲公既勝鄢陵驕佚放恣黷于用武慢于尊王是以諸侯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復肆非中國之力有不足蓋厲公之德有歉爾有嗣伯之資而以無道行之惜哉

渝關李氏曰伯業不成王靈不振三伐鄭而鄭終不服其危可知故以伐鄭致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杜氏曰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貍脤闕

孔氏曰杜長曆推十一月丁亥朔六日壬辰十六日壬寅二十六日壬子十日丙申二十二日戊申不知壬申二字何者爲誤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也十月庚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聲伯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又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脤魯地也然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會境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内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貍脤非魯地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還自鄭是嬰齊從公伐鄭而還也公先至而嬰齊猶未入境者嬰齊將兵徐行至于貍脤而乃卒耳○左傳謂聲伯夢涉洹云云杜氏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按洹水在今魏縣屬大名府蓋衛地也聲伯涉洹而至貍脤則貍脤者去洹當不遠疑亦是衛地耳或以貍脤爲魯地誤矣○公孫嬰齊者叔肸之子也忠于魯而不愧于其父之賢以忠賢而竟早殞是亦邦家之不幸也嬰齊卒子叔老嗣爲大夫是爲子

叔齊子

附錄左傳曰齊侯為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杜氏曰為明年殺國佐傳）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濟關李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去年六月是正月此年十二月是陽月當是時比年日食其變已甚此時王朝屢役于晉而晉厲且無道楚既橫而吳又張宜乎天變之至此極也

邾子貜且卒

汪氏曰定公也在位四十年子牼嗣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傳曰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于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

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

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彭山季氏曰郤錡郤克之子郤犨之從姪（杜氏曰郤犨郤克從父兄弟）而郤犨則郤至之伯父也欒欲自傾危趙氏之後（殺趙同趙括在八年）權勢日張而郤氏一族三卿尤為强盛不惟胥童惡之雖欒氏素為黨者亦忌之矣況厲公以寡恩輕聽之君讒言安得不入哉故謗言一至而胥童等遂奉君命以攻郤氏然郤氏雖多怨而未有必誅之罪也故不去其大夫[illegible]

張氏曰郤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刼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

滄起朱氏曰郤至矜功伐已取怨于衆公前而射殺寺人于公亦有難下之勢矣惟是鄢陵之戰雖違欒范亦以為國耳欒書何為而怨之設計陷害以至于死耶且至也臨難不亂引罪待死謂宜特宥以奬悔過而慢無分別晉于是乎失刑矣

穀梁傳曰晉禍于是起矣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此蓋執之而治以國法也故稱國左氏所載長魚矯等以戈殺三郤則是國人亂殺之辭非稱國以殺之意也按此說不然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殺之也蓋凡書國殺者未必皆治以國法但是命出自上無論其歸于司寇否無不可以國殺書矣是惟國人亂殺乃可書人而不但書國耳若必治以國法而乃稱國彼夫稱國以弑者豈亦以國法治其君乎然則三郤勢盛君雖欲殺而不敢用三刺之法故長魚矯等僞為訟者而以戈殺之未可謂其無此事也○此時欒書當國稱國殺而欒書亦在其中矣不獨其君殺之也且晉卿不一如中行偃等皆狥欒氏而不肯救三郤則夫三郤之見殺亦豈非諸

大臣之過也耶○三郤取禍之道見于傳者不一如郤犨之來聘求婦淫也郤錡之來乞師不敬惰也郤至之獻捷于周驟稱其伐矜也且郤至與周爭鄇田郤犨取貨于宣伯又與長魚矯爭田郤錡奪夷陽五田三子者莫不以貪聞且郤犨之傲衛侯驕也譖魯君與行父妄也郤至之射殺寺人暴且專也郤錡之欲攻公亂也凡若此者諸惡皆備于三郤人皆早知其必亡而彼猶怙勢而莫知其非其見殺也不亦宜乎然而郤至之敗楚為有功及其關難猶守信知勇之三德而不敢爭以視錡犨則有間矣今乃並取而殺之是亦輕重之失別者哉○八年殺二趙比年殺

三郤皆晉卿也一族而有二卿與三卿權勢為甚盛矣而
皆無德以居之故卒不免于禍有如此比觀春秋之所書
可以為人臣之永戒矣○左傳曰厲公將作難嗚呼是何
言也亂臣之為亂者乃可謂作難君雖無道而欲亂殺豈
可以作難言之乎○左傳謂書偃執公在十二月或未必
然此下有閏月至明年正月庚申方弒君豈有執之月餘
而乃弒者乎使果執之月餘二子之意將欲何為若欲廢
置其君則于執公後既當遂孫周矣乃至明年既弒而後
逆之可知二子之意不止欲廢而已也若欲弒之如此大變
事何可以多待意者二子之執公與其殺胥童皆在弒前
一二日內耳又或先殺胥童然後執公而即弒之亦未可
知夫殺胥童經書在正月自當以經為正且以時勢度之
胥童與君相依倚庚申弒君為月五日亦不應早殺胥童
于五日前也左傳謂閏月乙卯晦書偃殺胥童于此月日
既有謬安見執公之不亦有誤乎

楚人滅舒庸

左傳曰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任公輔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地譜盧州城下舒城

彭山李氏曰舒庸說見僖三年徐人取舒下楚敗鄢陵之
後舒庸有異志于吳故楚滅之以振威于與國也

渝關李氏曰舒庸乘楚之危而道吳人以病楚其為不義
孰甚焉且恃吳而不設備亦失所以守國之道矣以是而
見滅于楚固其所自取然楚人不能字小而宥其過乃遽
襲而滅之抑豈仁者之所為乎○左傳謂舒庸道吳人圍
巢伐駕圍釐虺杜氏曰巢駕釐虺楚四邑按傳于駕言伐
或者駕是小國而釐虺即駕之邑亦未可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傳曰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李曰去年傳曰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按閏月者閏十二月也今當據經為正故從經文改錄于此

彭山李氏曰胥童晉卿胥克之子而申父之孫也

高氏曰宋督殺孔父而弒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書偃殺
胥童而弒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蓋孔父忠于殤公者也
胥童嬖于厲公者也

渝關李氏曰胥童導君妄殺而其君由是以殞童固晉國
之罪人矣殺之曷為稱國而且不去其官曰稱國者當國
大臣之所為也胥童已為卿彼雖有罪亦非大臣所得殺
者況以其劫己故而以私怨殺之乎書曰晉殺其大夫不
以亂治亂之道也○左傳曰民不與郤氏胥童導君為亂
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按此說是謂郤氏與胥童宜為國

戮故受國討文失經旨矣家氏曰春秋繫之國殺為其有
當誅之罪也是亦狥左傳之失也蓋郤氏胥童雖有罪而
殺之不以其道抑豈春秋之所許者哉彭山季氏曰胥童
既致三郤于死而遂欲併害欒書中行偃則生亂之道勢
有所不可行矣故書偃得以亂國為辭而致胥童于國法
故臨川吳氏曰殺胥童者書偃也而書國殺蓋二子當國
而以國法殺之是也然殺胥童者書偃之私也故不去其
大夫按此說亦不然書偃當國以胥童之亂而殺之而君
又不能庇焉雖非君命亦可以國殺書但非專為己私不
比于兩下相殺之事故不書其主名耳此時國中危亂童

又未必無黨與彼二子者豈能用三刺之典而以國法殺
之乎若夫不去其大夫者自是惡其專殺之意必非為其
以私故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曰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
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
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
此今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
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
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
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宫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
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彭山季氏曰自十二月丁巳至正月庚申凡六十四日則
其間當有閏月矣

陳氏曰弑不言故弑而言故有自來者矣晉殺其大夫郤
錡郤犨郤至晉殺其大夫胥童晉弑其君州蒲蔡殺其大
夫公子駟蔡放其大夫公孫獵盜殺蔡侯申春秋書弑未
有詳于此者也李曰凡殺放其大夫經皆為其各事書非以此言弑君之故也但比事觀之而弑君之故則亦可見于此耳

汾陽朱氏曰晉厲公視遠步高目不在體足不步目郤伯

語犯郤叔語迂郤季語伐國佐語盡單襄公謂俱必有禍
後果如其言

汪氏曰晉人立襄公少子捷之孫周是為悼公

景陵鍾氏曰廢立之際巨室為政新君處此辭氣動止一
毫軟媚不得一毫躁率不得要在理直氣强而辭不妨婉
周子初見群臣數語悚然不臣者喪志不待其逐之矣然
如此乃可為逐不臣者張本盟而館館而朝節次甚安漢
文帝從代來頗有此風真千古應變定難之法而逐不臣
者七人之後用人行政又有一番絕妙舉動所以服人

渝關季氏曰據左傳欒書中行偃執厲公于匠麗氏使程

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于翼東門之外此實書偃弒之也乃春秋稱國以弒而不著書偃之名氏何哉曰此春秋分惡于士匄韓厥等不獨專罪書與偃也書偃執厲公而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亦辭夫書偃之召匄厥也蓋亦畏匄厥而兾其助己也為匄厥者既知其不可而不從正當倡明大義率國人以救君父之難相與殺書偃而使厲公得免則幸矣不則力不勝而繼之以死亦其分耳蓋此時韓厥將下軍士匄亦繼文子為世卿非無權勢而無奈書偃何者今二子俱辭召而韓厥且以殺老牛莫之敢尸為喻韓厥之心亦悖矣且厥于孟姬之讒無所偏助而能去其兵彼殺臣子而不當其罪故可不與其事耳此則君父之危事孰大于此者抑孰急于此者顧可閉門待變坐觀書偃之執與弒而不忘身殉難以速救之哉然則厲公之弒非獨書偃為之亦匄厥等姑聽其所為以成之也故春秋不專罪書偃而稱國以弒所以分惡于執政諸大臣也○左傳曰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據此說則諸大夫之怨公者必多矣三郤既殺必有人人自危之意故士匄韓厥雖不從書偃之召而亦不肯捐軀以赴難豈惟匄厥諸大夫于此亦皆坐視而不恤兾彼去其所欲去者矣春秋之稱國以弒也固不

止書偃而亦豈止匄與厥也哉但匄厥辭召而不赴難尤其昭然可見者耳○國語晉陽畢謂平公曰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註曰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雖弒厲公然人被其德不以為惡傳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註曰覆敗也宗大宗也謂殺厲立悼以取重于國厚其家也據此說是弒厲公者欒書而晉國不以為惡者蓋以厲公無道書素有德于民至是行逆必將斥其君之罪而有文奸之辭國人惑于邪說亦直以獨夫目其君矣陽畢謂其誣晉國其說良是夫以陽畢之論如此安知魯史之舊不亦謂書弒君亦如内外傳之所述者乎今春秋稱國以弒而不言欒書是厲公之難所以成書之弒者實繁有徒故聖人原情定罪分惡于諸大夫而書法如此較之言書弒者不亦法更嚴而義更深也哉○陽畢曰欒書殺厲公以厚其家是書立悼公必獲其重賜矣平公曰欒書立吾先君是悼公既没猶念其有功矣然自弒君後欒書不見于經傳此年十一月傳曰韓獻子為政杜氏曰欒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書蓋不久即死也然則悼公于是欒書書雖死而仍用其子故襄元年欒黶圍彭城其本不罪書明矣襄十四年伐秦之役使荀偃偃實與書同罷欒氏也明矣襄十四年伐秦之役使荀偃偃實與書同弒而悼公亦用之使欒書不即死又或不請老寧不重用書而使其當國者哉○三郤胥童之殺與夫厲公之弒皆

稱國稱國雖同而義則各别殺三郤而稱國者君為主而大臣亦在其中殺胥童而稱國者是指當國大臣言弒君而稱國者又指諸卿言不止于當國大臣矣此春秋不可以一例求也○宋昭公之被弒也先書宋人殺其大夫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後書宋人弒其君杵臼所以著其國亂無政而為禍漸深也晉厲公之被弒也先書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又書晉殺其大夫胥童後書晉弒其君州蒲所以著其妄戮大臣而相傾及上也雖書人書國有不同然皆先及大夫而後及君可見君與大夫為一體股肱之佐與人主相倚為安危者也顧可不重與○胡傳

曰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于人心而定罪聖人順于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弒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于匠麗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于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矣獨于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于欒武子闊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討亂臣賊子之大要也

而後可與言春秋矣或問胡氏傳曰書弒晉厲公事若許欒書之弒何也朱子曰文定之意蓋以為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弒也張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絶不可曉不知何謂也按胡傳之意蓋即穀梁之說穀梁傳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蓋謂厲公之惡有以自取之故不罪欒書以此說難于立訓故不明言其旨耳夫厲公之惡未至如桀紂欒書之志未能如伊尹聖人于此奈何許其易位而恕其弒逆也且經文明書弒君大分甚

昭大兇甚著豈為厲公之不君而不問其大臣不軌之罪哉嗚呼經解不明而害義傷教之弊不减于邪說之横行其非小失也夫○汾陽朱氏曰晉卿之賢固以趙宣欒武為首稱矣然盾弒靈公書弒厲二子皆有名章徹而春秋所載有盾無書胡氏于董狐之獄不煩再訊獨州蒲一傳讀者反覆推詳竟莫有其旨歸豈謂厲不君故稱國以弒而不著書之名氏為仲尼特筆耶然春秋魯史也孔子未必取成案而漫為之更變也桃園不以弒赴魯史安從書盾匠麗果以書赴魯史安得漏書或曰匠麗積謀不比桃園之倉卒書偃從容鎮定以撫國人誰敢實赴其名氏宋鮑之

于昭公楚圍之于郟敖皆是類也此于從告之說似為可據然讀春秋者欲一一以類求之頗多難合而康侯作傳概謂聖人有特筆春秋多微詞往往索之艱深而不免于支離晦澁焉其詳見于陸子胡傳辨疑一書康侯復起當無以易之矣按此說謂孔子作春秋未必取魯史而更變之誠有然者但魯史雖從告未必盡依其辭而不為之旁稽詳考而徵實以書者如董狐之于晉事且直書盾弑而無所隱豈以他國之史但據告辭而盡其文奸之說乎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春秋未作之先未嘗無義旨之所存而不僅從告已也今觀內外傳二書事頗詳而間亦有論斷安知魯史不亦如此孔子作春秋又于其中裁定而筆削之固不敢擅易其事亦未必盡仍其文孔子所謂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是也如温公通鑑悉本于前史朱子綱目亦本于通鑑因其事與文而合立其義則其勝于史鑑者不亦多哉故謂聖人有特筆春秋多微詞者未嘗不是但或不得其辭而不免于支離晦澁則有之如欒書弑君而稱國謂以厲公不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吾恐聖人雖有特筆當不如此立訓也此則實不可從耳○張氏曰聞之師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其君之辭也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既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為心可以行易位之權而程滑遽弑之故稱國以弑而不言二臣分其惡于衆也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按此說以稱國為衆辭蓋本于公羊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公羊傳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其君之辭然稱人以弑者乃是衆弑其君之辭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今亦以稱國為衆辭雖指舉朝諸卿言而不比宋莒之稱人者為指通國上下言但其所以分惡于諸卿者義别有在若止為程滑遽弑而以此故分其

惡恐諸卿亦不任罪也大抵書偃之使滑弑其罪本不容誅春秋之罪諸卿正罪諸卿之不討書偃以救君而欲共成其弑焉非過為書偃寛也今乃謂書偃可行易位之權而弑君不由于書偃其為彼曲解之者深矣即使果是如此而無伊尹之志者亦欲行伊尹之事可乎哉夫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蓋驅厲公之嬖臣非討厲公之亂臣也何得援不誅書偃以為証耳春秋之凡繼弑而立者多矣固有反以為德而過寵之者宋莊之于華督是也豈皆剪其所忌如晉惠之殺里克衛獻之殺甯喜者哉○臨川吳氏曰春秋之作正為誅亂臣賊子也趙穿弑靈公傳不言盾使

而經書趙盾弒君程滑弒厲公傳以為欒書中行偃使之而經止書國弒何也曰此春秋之所以別嫌明微也蓋靈公之不君其惡未加于一國欲殺趙盾而趙穿為盾弒之實盾之所欲弒也故春秋誅盾為首惡厲公之無道剛暴不仁徧得罪于一國欒書中行偃執公而殺其輔君為惡之嬖臣蓋將以匡晉國而未有弒君之心也程滑因國人之所共怒而弒公蓋非書偃之尊謀也故書國弒若獨書書偃則罪歸于二卿而一國之人得免于弒君之惡矣曰二卿執公可乎曰孟子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欒書當國之卿厲公既誅三卿矣不可諫也必將大亂晉國生視社

稷之隕則亦何以為國卿乎故將廢置而更立焉國人遂弒其君聖人不以首惡加二子非縱之也蓋辨是非定邪正以示萬世左氏使程滑之言非經意也按此說亦不然靈公厚斂以雕墻害不播惡于其眾厲公忍于小民而司冦之刀鋸日弊見國語范文子之言固多得罪于民矣然欒書有德在民民亦不至欲弒其君且此時欒書當國而勤兵伐鄭又皆出于書之謀未可專咎于君矣抑豈以此怨君而欲弒之乎但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群大夫而驟殺三郤在諸卿必皆自危而欲弒之者故書偃得以為其所欲為而竟弒之也夫稱國以弒者亂在上蓋指諸卿之執政者言非徧指一國臣民言也且國君無道國人怨而惡之亦人情之常今以一人之弒君謂因國人之所共怒而為之遂使一國之人無得免于弒君之惡後世腹誹之法亦未甚于此者有是理哉孟子謂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蓋亦天子乃可變置耳其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蓋亦未有不請于天子而敢擅行者若非貴戚之卿則尤不得行此事矣不然齊桓公存三亡國義士猶云薄德則是諸侯不得封隣君豈大夫而可廢君父哉竊意欒書中行偃即從社稷起見但欲廢公而不殺公而不請命于天子亦非春秋之所許者况其以違己故陷郤

至以刼己故報胥童其執公也蓋亦懼禍而謀先也安見其為社稷謀哉又范文子不欲伐鄭又不欲與楚戰深知厲公不足以立功而屢勸欒書之止兵而書皆不聽其不恤社稷明矣至是而謂以執君為社稷吾不信也且使書偃執公實無殺公之意而程滑得因其執而行逆是亦書偃之罪矣况夫以臣執君將欲置之何地伊尹放太甲于桐未嘗執太甲也昌邑王為帝而霍光廢之未嘗執昌邑也今執厲公如匹夫必不止于放之廢之者矣不止于放廢其心寧可問哉然則春秋之不書書偃非謂書偃之無罪也書偃之罪不待言而諸卿共成其弒而不肯救是皆與于亂

賊之歸者也故稱國以弑以均其罪有如此者上書欒書弑其君則凡懼禍而有恨于君父者皆可聽一二人之所為而安坐以觀變謂于我事無與也遂使奸人無所忌而弑事乃成彼且得免于誅焉禍亂何自而息乎由是言之可知春秋之所書自非淺見所能識今則求其說而不得乃謂書偃可以易君而其弑也又非書偃之專謀故春秋恕之其失經意愈遠矣。或曰此程滑弑之非書偃意也程滑因諸卿之不自安而弑其君蓋諸卿懼禍而有逐君之意程滑乃敢為其所欲為而無忌憚也書偃當國而人得弑其君或當時有歸罪書偃之議者左氏誤聞遂謂書

偃執公而使程滑弑之耳且欒書中行偃不但未使程滑弑公即執公之事蓋亦未必有若果有之春秋亦必書之矣春秋不書可知無此事也況其執公意欲何為此時天王睦晉諸侯景從嬖幸滿朝一旦而欲易其位非惟不敢亦必不能若執而欲弑或不欲弑而人得因其執而弑之則首惡皆所不免矣春秋何為恕之而不書耶又觀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是書偃實未嘗弑實未嘗執也執與弑皆是程滑故經不書書與偃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之篤亦獨何歟按此說亦不然不書執而書弑舉重也不稱欒書而稱國均其罪于諸卿而書偃亦在其中也若

謂書偃無此事程滑素未有權勢何敢執公而弑之即彼弑之經又何為不稱人哉蓋此時厲公無道嬖幸滿朝已殺三郤而刼書偃書偃危如朝露矣彼雖幸免于死勢必不能久生者書偃于此明以懼禍而謀先執謂其無執公弑公之事哉使果彼不欲弑而程滑弑之彼以當國之大臣將必討滑而以禮葬其君矣今程滑不聞加誅而葬公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則是明斥其君之無道故加以惡謚而且不以君禮葬之意當時亦必讙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以此為辭故公然弑之而又葬不以禮如此耳且悼公既入逐不臣者七人杜氏註曰夷羊五之屬蓋悼公亦

謂厲公無道自應取弑故但逐厲公之嬖臣而不誅厲公之亂臣又不聞其改葬厲公不俟踰年而即稱君也非亦以獨夫應誅而不知弑君之大惡哉況悼公入境即慮其立而人不從命不無畏諸臣之意故必與之要言而又盟而後入焉其逐不臣者七人不過去其所忌而防患耳且悼公雖剛明諸大臣亦頗强偪若當上下危疑之日急正亂臣之罪而加之誅豈不慮激成其變而事又不可知者然則悼公即欲誅書偃蓋亦時勢之難行也奈何以其不誅而謂書偃無弑君之事哉惟書偃以君為無道而殺之而諸侯從之悼公安之百姓信之亦皆以為君實無道而

應殺也大抵相率而文奸不復知君臣之義為何物矣春
秋明正其罪曰弑君而大分明矣又不以書欒書弑而稱國
而眾罪昭矣其所以扶剛常于既墜而闢邪說暴行于横
流者豈曰小補之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晉厲
公在位八年弑襄公曾孫周立是為悼公史記曰晉襄公
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談生周孔氏曰厲是
文公之曾孫悼是文公之玄孫彭山季氏曰悼公名周襄
公之曾孫厲公之再從子也按襄公之後至此有四君靈
成景厲是也成公為文公子與襄公為兄弟景公與桓叔
為從兄弟厲公與談為再從兄弟則悼公誠為厲公之再

從子而襄公之曾孫文公之玄孫矣未知厲公曾有子否
然厲公既弑即使有子亦不得立又或成景無庶支故迎
周于京師而立之耳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曰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
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使清人殺國勝國弱
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
使嗣國氏

張氏曰無咎奔于去年之秋而鮑牽刖齊靈可以省毋之
言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
慶克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數
等矣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
歸于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惟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
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
矣

襄陵許氏曰慶克作慝濁亂宮闈譖害大臣不誅不詰使
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為俱靡而已于是因以
為國佐罪

廬陵李氏曰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

殺叛故也杜氏註曰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
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按國佐固嘗有三罪而
齊侯以是討之但謂因此三罪之故春秋乃如此書則不
然夫人臣有此三罪其無君也甚矣殺之似不為過然國
佐當國惡慶克之濁亂宮闈譖害大臣遂以憤疾而成三
罪其實情亦可原猶可從末減也況其叛也齊侯既與之
盟而復之何又追討前罪而殺之哉然則齊侯之使殺國
佐必為其母深恨于彼故特指其三罪而加戮焉春秋于
此方欲明其罪不及死豈欲正國佐之罪而謂殺其所當
殺者乎且齊侯罪國佐之專殺而不知專殺大臣亦非侯

國所得為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蓋亦識其濫且專耳如左傳之說未免失經旨矣○高無咎之奔莒也高弱以盧叛齊侯使崔杼慶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夫國高為天子之二守而世為齊卿其權勢盛矣靈公不察慶克之淫亂輕信其讒逐無咎而疑國佐固為失君道然無咎奔而其子卽叛國佐又惡慶克之圍盧而棄命專殺亦以其邑叛焉尚復有臣子之禮哉且以慶克之淫亂國佐譎之于前而又殺之于後志在于除惡而已殊不知以此致罪而在己之惡殆有甚焉尤非所以自全之道矣大抵權臣當國莫

不怙勢而助黨則其無君而自恣者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卒之國佐被殺而其子勝亦就殘要皆彼之自取禍耳為人臣者亦可以戒矣

附錄左傳曰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杜氏曰朝廟五日而卽位也厲公殺絶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孔氏曰辛巳距乙酉五日先定所修之政待朔旦而後施之故五日也厲公被殺而嗣絶故悼公自外而入卽位之日卽命百官施布政教與居喪卽位其禮不同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侯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伯也杜氏曰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卽位之年

渝關李氏曰欒書中行偃既弑厲公遂使人逆周于京師而立之觀其初入境而與群臣數言便自有操有縱及其卽位之初敷政官人便自卓然正大各有條理誠賢君也

但以大義論之則悼公之立蓋亦不得正其始者何也周居京師非在外者遠于王朝之可比一旦聞君父之難正當察亂賊之實告于天王以請討至于君位之得失可無問也晉人雖來逆尤當請命于天王則奉天王之命以為君又從六師而必欲正其弑君之罪將申大義以討賊晉亦豈無人焉響應而合攻之者哉如此則書偃諸卿之罪既正而後可以正位而君晉矣或曰此時晉國之權在欒書若必請討于天王則天王不能自主勢必君位失而己且不能自保矣若社稷何曰非此之謂也君位之得失命也亂賊之當討義也君子以義制命不以命廢義若果有

志于討賊則為家國扶綱常為子臣匡倫理事果濟而正名為君孰不畏神而服教者萬一事敗而賊不能討主社稷者何慮無人又何至以討賊故而致社稷之遂隕也不知出此告之以難而夷然若常迎之以歸而懼然就道並未聞有請討請命之事于天王也則當其即位之初雖有諸事可觀何足語于正始之道乎雖然又有說焉前此之不討賊又不稟命姑無論悼公既立大權在握若于令行禁止後揚其大逆之惡而治其罪又為之改葬厲公以明君臣之義事雖遲猶庶幾能悔過者柰之何刑典不章而耳罷罪人而使其長有世也良以邪說盛而暴行恣天下

不復知有君臣矣故雖以欒武之名卿甘行大逆而不以為非雖以悼公之令辟恬視元兇而不以為罪將見舉國之人莫不如聵而如聾矣又何怪乎新君之草草受國于賊手而且用賊以為臣哉嗚呼此春秋所以作而聖人之必不得已者有如此夫

公如晉

左傳曰公如晉朝嗣君也

滄閩李氏曰討賊者天下之公義也伯國有賊彼不能誅與國亦所當討今則不思討賊而急朝賊人所立之嗣君是欒書既誣其國而又以誣天下天下不復知彼之為賊矣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曰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彭城宋邑按今直隸徐州即其地也○楚鄭伐宋以其逐魚石也而魚石乘之以入彭城復入者既絕而復入也自魚石之奔至此未及三年而已先收其田里不欲其自新矣乃魚石倚楚為援因伐復入以奪其邑可乎哉

孫氏曰此楚鄭間晉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偪宋也

蘇氏曰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以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曰復入

胡傳曰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復入者止魚石欒盈大夫無繼世故稱復者已絕之詞稱入者甚逆之詞

滄閩李氏曰討賊者天下之公義伯國不能討責在諸侯中國不能討責在外夷此皆公義之必不容已者也楚共

與鄭成旣聞晉國之亂或楚約于鄭或鄭請于楚相與連與國而興問罪之師則以晉悼之剛明未必不戮罪人以謝天下者如此不惟天下皆義楚而晉亦畏服之不遑矣奈之何置而不問乃反間晉之變以伐宋而徒為宋姦謀也此豈僅猾夏之罪為可誅哉春秋爵二君而直書其事辭不加貶而其所以罪之者深矣○此伐宋以納魚石也據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宣十一年）則大夫亦可書納據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昭十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哀二年）則其據邑也亦可書納今不書納宋魚石于彭城者何也曰書伐宋而即書復入知二君為魚

石而伐也書復入而先書伐宋知魚石恃二君而入也楚鄭伐人之國以納其姦固大不義然經以魚石自入犯君為文所以責魚石者抑又至矣○蘇氏曰不言叛者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罪重于宋辰趙鞅也茅堂胡氏曰孫林父宋辰趙鞅荀寅皆據外邑以自保故書叛魚石欒盈將以亂國故書復入按此說不然凡叛臣背君無復忌憚非僅懼罪自保已也宋華亥等入宋南里以叛將以覆其宗社而禍及其君豈猶不足為亂耶且亂臣之惡除弒君而外莫甚于以叛更安有罪重于此而別為亂國之事耶彭山季氏曰魚石據邑要君特欲求復其位耳雖非人臣之禮然未至于叛君也故不書叛又曰欒盈之入特與諸大夫爭强求復其位不惟生投鼠忌器之嫌而亦犯尊祿周旋之戮矣然未至于身叛也故不書叛按此說亦不然魚石之據邑要君豈僅求復其位而已哉將欲入國而殺其所忌內專政而外事强夷所害于國家者實多況以楚鄭伐其國而奪其地是明與君為難又不止于饑華元矣如此而謂其未至乎叛君未可信也若夫欒盈之攻范氏乘公門矢及君屋以彼之大亂國而禍將及君猶謂其未至于身叛也抑豈說之可通者哉然則何以不書叛也曰魚石欒盈與宋辰趙鞅等書法雖不同大

抵皆為亂臣無異也其書法所以不同者蓋魚石欒盈之位皆已絕故皆書復入彼雖復入而宋公晉侯未嘗復命之為卿則非其臣也是以不言叛宋辰趙鞅等之位未絕于其入而不稱復則猶其臣也故須書叛以正其罪此書法所以不同耳安可謂石與盈罪重于叛又或未至于叛是以不書叛乎○書復入者不書叛亦如閽盜之弒不言其君者然一以其已絕一以其甚賤經豈無故而異其文乎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曰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彭山李氏曰士匄晉卿燮之子也是為范宣子

襄陵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傳曰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杜氏曰為平公不徹樂張本

涪關李氏曰除杞伯姬來朝其子外杞君之來朝者六止于此

附錄左傳曰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曰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汪氏曰成公末年杞邾相繼而來朝蓋皆謀從晉耳

涪關李氏曰晉悼公初立威望足以服諸侯而尤親厚于魯故杞邾二君相繼來朝雖以修舊好實欲附望國以審所從耳及悼公復伯凡征伐會盟等事杞邾多與焉此固晉政之所致蓋亦由魯人有以成之哉

築鹿囿

左傳曰築鹿囿書不時也李氏曰經義不止為不時然譏不時亦在其中焉

杜氏曰築墻為鹿苑非土功時

公羊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

穀梁傳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汪氏曰古之聖王臺池園囿與民同樂今築墻為囿為阱于國中以厲民此豈君人者之心乎

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況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

襄陵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于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廬陵李氏曰築囿三始于此年成公自朝晉而歸士匄來聘杞邾來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耳而

成公遽自以為安肆意于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者也

高氏曰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是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張氏曰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于國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囿蛇淵囿亦師其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樂此春秋所謹也

涪關李氏曰郎囿蛇淵囿以地名鹿囿以物名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濯濯白鳥鶴鶴觀于鹿鳥如此而化國之氣象可

見矣公方築囿而卽薨使其未薨而得遊逸于此吾恐鹿
日肥而民日瘠亦何取乎獨樂以厲民哉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曰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穀梁傳曰路寢正也男子不絶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廬陵李氏曰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鞌戰以後汶陽未歸
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于晉嫌隙已生
然方其事晉也東鄰于齊南屈于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
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于晉也
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沙隨困苕丘執而辱于外僑如

譏夫人失德而亂于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
其末年幸悼公之興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
孟獻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
贊以綏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為矣季氏曰四卿得志于齊
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免沙隨苕
丘之辱如京師似可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掩背華
之耻成公得不救失而不悟其非也斯言信哉

渝關李氏曰成公之世雖政在大夫而季孫行父仲孫蔑
等猶當時之賢卿也成公之所以保魯而無大患者未始
非諸賢之力然觀春秋所書凡其所為未有合于義者要于
古大臣以道事君之理猶未講耳夫以上卿當國凡所以
格君心而强國勢者豈異人任今則君非日著而國恥頻來
亦安見其大有造于魯者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曰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韓獻子為政（杜氏曰于是欒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
伯安彊自宋始矣

汪氏曰前書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此書楚鄭侵宋而不
曰救彭城彭城不可救也比事考之黨叛臣之迹見矣荆
楚蠻夷不足責也鄭附夷而崇姦何至若是之甚乎故特

貶而人之序鄭于楚下以著其惡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本為救彭城意者老佐卒而彭城之
圍已解故但侵宋以毒之耳楚將是子重鄭將亦必是卿
然而皆書人者哉以為大夫之恒辭未為不可蓋二君之
伐既稱爵而二卿之侵是亦無待于貶者也但公子嬰齊
前後皆以族名見而此獨不然其為貶也可知蓋前伐之
稱爵直斥其君以罪之此則人其卿而實加貶焉以黨叛
之惡最大此時政在大夫故不得已而重責其臣臣見貶
而君惡亦自可見豈非經義之較然者哉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傳曰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彭山季氏曰士魴晉卿士會之子士燮之弟也

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伯業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渝關李氏曰一聞宋被侵而卽乞師謀救之韓厥所謂欲求得人必先勤之者悼公于此可謂能用其言矣經書乞師止此。左傳所記臧武仲之言或亦非正禮凡伯國乞師而魯以師往未必一如來使之班爵經書乞師凡五皆

以大夫乞師故特書之若他役之以微者來乞師又或來召兵豈亦可因來使之賤而以少師與之乎或者待來使之禮如其班爵而加敬焉則可耳

附錄左傳曰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李曰此傳本在楚鄭侵宋下韓獻子所言之後傳蓋因其侵而卽以救事備言之也其實晉侯之救宋當在士魴乞師後以先命使乞師于諸侯而晉侯乃親行焉雖經書乞師事是在士魴至魯時要之晉侯之至台谷當亦不在此時前也今特移錄于此然後乃得其序耳

廬陵李氏曰晉文伯業始于釋宋圍悼公伯業又始于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強自宋始矣

汪氏曰晉悼公一出師而楚師還異于楚師至而諸侯亟還者矣

渝關李氏曰晉侯旣救宋何以不見于經或楚人聞晉師之將至而卽還固已去宋郊矣及晉與楚相遇于靡角之谷楚又避之而去是于旣還而遇之非旣遇之而乃還也如此則宋不須救是以不書救耳然會于虛朾左傳又曰謀救宋也今楚師已還又何謀救之有蓋乞師徵會本為謀救宋以晉師先出而楚人卽還及諸侯與齊魯大夫繼至宋遂辭之而但請師以為彭城之圍耳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左傳曰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杜氏曰為襄元年圍彭城傳 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林氏曰虛朾宋地

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為此盟也

彭山季氏曰晉悼公始立而卽以楚黨逆臣陵虐中國為慮故卽合諸侯于虛朾然承厲公之衰人心方散曹滕諸國多有不豎魯使仲孫蔑齊使崔杼晉皆懷柔之而已但卽見在諸國而推晉主盟悼公唯有成伯安强之志是以

雖當衰弱之餘而諸侯復合伯業復合興矣○崔氏食邑于崔出自丁公至崔杼九世矣

陳氏曰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已而殺高厚齊無世臣矣于是伐莒伐魯皆杼帥師焉而後弒君齊之禍靈公爲之也

廬陵李氏曰晉悼公同盟四虛朾雞澤戲亳城北

渝闕李氏曰晉悼公以新立之年而首謀救宋其恤患也勤矣列國之三君二卿卽相與同盟以戴晉其成伯也速矣以是光前烈而諸侯嘉賴之若悼公者不誠賢矣哉然以正義律之則悼公救宋之謀與列國同盟之戴晉或亦

不無可議者何也悼公之得國以厲公見弒而爲諸大夫所立者也諸大夫弒君而擅立君大惡滿朝不此是問而急救宋夫亦孰重而孰輕乎且己國之亂臣不加討而欲攻與國之叛臣是尤不知內自正而欲正人者也夫厲公急于外事而內難作悼公繼之正當按甲息民鑒前轍而專于內治可矣卽有楚鄭之侵宋而宋人告急豈不可命將出師以助之守又以崇姦猾夏之罪諭楚鄭令其愧服而自還乎不知出此而親行救宋又乞師同盟相沿于故習而不知返未見其若于義也○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公所以仁諸侯也按此說亦未必然傳九年葵丘之會有宋子定四年召陵之會有陳子曷嘗不以在喪而出會哉魯襄卽位之年方四歲此時方爲孩提之童蓋以其幼弱不能會而使上卿往非爲在喪故也以是爲晉悼之仁諸侯或亦失其實矣○觀宋公亦與于會盟可知楚鄭之師已去宋矣左傳謂宋人辭諸侯是欲諸侯歸國也又謂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是獻子先諸侯而歸魯而列國之卿從君來會者方有事于彭城不皆歸也然彭城之圍無崔杼則崔杼亦以有故而歸矣至獻子葬君畢而又會圍曹莒滕薛四國之大夫亦皆聞命而繼至焉惟齊人不會彭城故晉人以爲討而

齊以太子光爲質于是次鄫之役又有崔杼矣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曰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杜氏曰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曰書順也孔氏曰自此以前莊宣薨于路寢桓莊僖文宣皆書葬矣今于此公薨之下言言道也于葬之下言書順也獨發傳者隱桓閔皆爲人所殺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皆其薨不得道也莊宣雖薨于路寢莊則子般見殺宣則歸父出奔家國不安是得道順禮唯成公耳故傳于此發之釋例曰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是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十三

渝關　李集鳳翔仲

文公

孔氏曰魯世家文公名興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渝關李氏曰文公者僖公子也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公元年歲在乙未杜氏謂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范氏曰繼正謂繼正卒也隱去即位以見讓桓書即位示安忍莊閔僖不言即位皆繼弒

何氏曰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喪服焉

胡傳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于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也

吳氏曰嗣子為君明年正月朔就位南面改元

家氏曰即位必以歲首改元亦必以歲首若歲首不書即位而餘月書之則非元年正始之義矣

高氏曰文成定即位於未葬之前皆稱公者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二君故終年稱子又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

勉齋黃氏曰人君即位之別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踰年今正改元之位三年今正踐作之位如春秋書元年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作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蓋有未殯而踰年者矣

孔氏曰釋例曰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之喪

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也按杜引顧命康王之事以譬此者彼是既殯此是踰年雖時不同取其暫服吉服事相似耳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麻冕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

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

汪氏曰文定及九峰蔡氏皆以即位之事冢宰攝告廟攝臨羣臣朱子則以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而人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為己私服其意蓋欲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服不可廢也

彭山季氏曰胡康侯於此論古者即位皆以冢宰攝行告廟臨羣臣之禮恐於時宜亦有所不合也何則易世傳授國之大事告廟臨羣臣人君即位之不可廢者在商以前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人無異心故人君得以三年不言至

周成王三叔流言人有叛志則時異勢殊雖欲不言不可得矣而奉嗣王以見厥祖則事之重者禮宜親行雖商時亦豈得使人攝哉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子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祇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祇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訖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按此說似多未當書於舜曰格于文祖是舜服堯喪三年畢而告踐作之禮也於禹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

帝之初是禹攝舜政而告廟臨羣臣之禮也引此而論改元即位之事固不合矣且孔子所謂君薨事乃以冢宰攝國政非以冢宰攝君位也以此而論即位之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抑豈足據乎至於伊訓所言則是改元即位之事矣其謂伊尹祠于先王者因伊尹攝政故主伊尹言之則祠先王乃出伊尹之命非伊尹自行祭也觀下文奉嗣王祇見厥祖可見矣安有嗣王在廟不親祭而令伊尹攝行者哉下又曰侯甸羣后咸在羣臣既在廟中未有不見嗣王者冢宰雖攝政斷無居君位而代王臨下之理且凶服不可入宗廟嗣王與羣臣想亦未嘗不從吉也胡

傳以是為攝告攝臨至免喪而後從吉且以祗見厥祖為伊尹以奉嗣王事見太甲之祖也不亦大失經解乎若夫顧命康王之誥載成王崩康王受命即位之事甚詳其曰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是康王于父崩之日即為憂居宗主矣又曰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云云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是康王即位于父崩之九日自乙丑至癸酉是九日安可謂其猶未成服而宅憂哉然則成王之殯康王之成服書雖不言要皆不在癸酉即位日故新君之麻

冕黼裳羣臣之麻冕蟻裳自是變凶服為吉服非仍吉服之常而未變也及既受命後其曰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者王親祭也其曰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者王親朝也其曰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者反復也言其復被喪服也非至此而後成服也若如胡傳說則以釋服離次而即吉者為誤是不知己說之誤而反以正解為誤也弗思甚矣由是言之康王於既殯之後即位尚用吉服而親祭親朝也何況改元之吉

廟臨羣臣有不即吉而親行之者哉且觀羣臣之言曰敢敬告天子又曰惟新陟王康王之言曰惟予一人報誥是未踰年而已稱王矣蓋天子之禮與諸侯不同諸侯未踰年者皆稱子以上有天子為共主故可懸其君稱而不居若王嗣子不即稱王天下不幾無統哉故於先王既殯即即位不可以一年二君為嫌惟至踰年方行改元之禮耳但凡告廟臨羣臣天子諸侯皆親之必無大臣攝行之禮如文公之改元經既明書公即位其非大臣之攝行明矣若弟以不可變服為解是止為私親計而不為宗社之大事計也又何以謹始而正新君之體哉○舜典所謂受

終于文祖大禹謨所謂受命于神宗者是舜禹攝政之禮也舜典所謂格于文祖者是舜服堯喪三年畢而踐阼之禮也伊訓所謂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者是太甲踰年改元而即位之禮也顧命所謂麻冕黼裳入即位者是康王於先君既殯而受命之禮也凡若此者各主其事言之是固有所不同矣然除舜禹居攝外未知既殯即位改元即位喪畢即位之禮三代皆兼行之否與以周制之詳備固兼行之乃觀伊訓之奉太甲是在踰年改元時未聞其初喪行即位禮也孟子謂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是在三年喪畢後未聞其踰年行即位禮也或者夏殷時

禮猶未備而諸禮未必兼行歟今亦難定其必否姑據書言而各論其事可矣○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蔡氏曰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舜典又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大禹謨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蔡氏曰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按舜禹之居攝固皆告廟臨羣臣矣乃舜典不言舜之踰年改元事而書格祖於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之後即大禹謨與夏書亦不言大禹之踰年改元

事也豈舜禹於先帝崩後本未踰年改元乎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據此所稱舜禹即真之事甚詳則是實無踰年改元之禮矣但不知堯舜崩之後三年之喪未畢大統歸于何人而紀年當繫何代也通鑑前編仍紀堯舜之年恐堯舜既崩無仍用其年之理竊意河南陽城之避皆不待三年而之中國而踐天子之位或亦

不俟三年後也舜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蔡氏曰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今按大禹謨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孟子曰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以三十三年與十七年共計之正合五十載之數此以知舜之在位實五十載非至堯喪三年後方改元也張氏紀年敘曰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見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闡而弗章故以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于

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禹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爾據此說則自舜之改元至其崩時止四十八載而其命禹總師也方宅帝位三十一載即禹之受命居攝亦止十六載耳若史官通數之而以堯崩之明年為舜年既已失誣而在帝舜之自言者豈亦妄以未宅帝位之年為己年乎至於薦禹十七年又自正月朔前舜方命禹時通數之以合此數亦覺其難通矣竊意堯崩在癸未舜改元在甲申格于文祖

在丙戌命禹總師在丙辰禹居攝在丁巳舜崩在癸酉如此方與五十載陟方死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及薦禹十有七年之說皆相合矣大抵堯崩之明年舜已改元書謂格于文祖者自是除喪踐阼之禮非至此始陟帝位也以此推之禹之改元當亦在甲戌歲然則孟子三年避子之說或亦傳聞而失其真耳不然堯崩舜崩之後未聞朱均改元而即位也舜禹於此豈其虛懸帝統而使天下無所繫屬乎夫天下不可曠年無君在虞夏之時縱不似周制之既殯而即位或亦不至三年喪畢後必不得已而登大寶者矣○邵子皇極經世書於乙卯唐堯七十二年曰薦舜

于天命之位即於丙辰下大書虞舜曰正月上日舜受命于文祖以後則曰丁巳二戊午三云云則是丙辰為舜改元歲此時舜即為天子矣於癸未二十八年曰帝堯殂落以後仍接前數紀年而曰甲申二十九乙酉三十丙戌三十一於丙戌三十一年下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於丙辰六十一年曰薦禹於天命之位即於丁巳下大書夏禹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以後則曰戊午二己未三云云則是丁巳為禹改元歲此時禹即為天子矣於癸酉十七年曰舜陟方乃死以後仍接前數紀年而曰甲戌十八乙亥十九云云於癸未二十七年曰東巡至於會稽崩即於

甲申下大書夏啓以後則曰乙酉二丙戌三云云則是甲申為啓改元歲此時啓即為天子矣夫以舜禹攝政之年即為改元之年不惟與孔子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相背謬且與虞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之說大不合矣據書言則舜不如此可知禹亦不如此此邵子考核之未精者也惟於夏啓之改元書在禹崩之明年是為得之雖與孟子三年喪畢益避啓而天下從啓之說不同要之理勢當必如此啓既如此安見舜禹之改元不亦在堯崩舜崩之明年乎以為舜禹之改元在堯崩舜崩之明年亦與孟子三年喪畢舜避堯子而天下從舜禹避舜子而天

下從禹之說不同然猶不似邵子之以攝政為改元既皆孟子而於事理尤失正也今惟據理斷之可耳○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氏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巵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已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

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惟不避而強取之乃為逆僵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避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比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虔而無恥則是王莽

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言聖賢之事其誤甚矣按朱子此說深得聖人之心則謂舜禹之避朱均似無可疑者但以虞書考之而見孟子之言或亦未必然也書載帝堯之讓舜曰汝陟帝位帝舜之讓禹曰汝終陟元后是帝舜明以天下讓舜禹矣既以天下讓舜禹則當殂落陟方死之前堯舜必有以處其子而安舜禹矣舜禹即欲避朱均於此亦安肯聽其避而不中父命以固留之哉且堯舜為天下故而以天下讓舜禹是以天下皆諒堯舜之心而不敢逆其命天下之從舜禹是即所以從堯舜也不然天下哀堯如考妣

考妣之去世未久乃舍其子而他從亦非所以報先帝也使如孟子之言是堯舜欲撰而猶未讓姑聽天下之從違而已無與是舜禹得天下於天下而非受命於先帝也且天下非從先帝之命第出天下之所愛戴而自擇主朱均非戚先帝之志第處無可奈何之勢不得不俛首而從人比不惟誣堯舜而且誣天下並誣朱均矣欲明堯舜之無私而反沒其讓禪之實事欲明天下之歸德而反失天下與朱均所以共全忠孝之至情亦安見其信然哉又觀帝堯之咨四岳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且

堯讓舜曰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舜讓禹曰汝終陟元后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未堯未得舜已以巽位之說咨四岳四岳第以否德辭而終舉舜未嘗言其不可巽也抑舜讓于德未聞奉丹朱禹讓于功未聞推啇均也當其讓位之時不極言嗣子之必不可易不極言大位之必不可移第欲他謀于有德有功之人豈其居攝已久天下已歸心乃退避其子於喪畢之後而欲天下之歸朱均益亦覺其不情矣由是觀之堯舜為天下而得人舜禹為天下而受命在當時固不必避不必避而避之是止從一身起見而不顧天下之重托也夫以湯武之為天下行天討猶

不辭放伐其君孰謂天之歷數在舜禹而舜禹之於朱均
乃必過為辭遜如此哉曰孟子謂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
篡也若舜禹不避朱均不幾類於篡乎曰非也堯舜既崩
朱均當居何所先帝既以天下與人若其子仍居先帝之
故宮而不肯去則是不能承父志而猶覬覦於天下之歸
己也朱均雖不肖恐亦不至此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淵為
諸侯意商均之封為諸侯亦然二子既為諸侯則先帝未
崩之前必使之往就其國而不在帝都矣至於舜都蒲坂
禹都安邑雖皆後來事要其涉位之初未必居先帝之故
宮也在當日雖不避位何嘗居其宮而逼其子哉大抵舜

禹於朱均不必避其涉帝位而改元亦不必待三年此揆
之情理事勢俱見其如此也況夫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
乃死之說彼誌舜者尤為鑿鑿可據者乎書雖不言禹之
在位幾何載而以舜推之亦必於舜崩之明年即涉位也
然則遏密八音夔夔齋慄等語孟子之論堯舜每引書辭
以為斷今不信虞書可信之辭而獨信孟子之所傳聞或
亦論世者所不許也○仁山金氏曰按春秋以上君薨嗣
君踰年即位於廟夫即位必踰年者當喪未君也踰年而
即位者不可曠年無君也獨唐虞之際三年之喪畢而始
即位何以知其然書稱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矣

而後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則是舜之即位在三載之
後也即位于三載之後則聖人之心可見矣南河之避何
足疑乎且謂避之非者以勢言也聖人有天下而不與固
不以勢之利害入其心者而況五帝之世世質民淳帝堯
陶天下于禮遜雍睦之中百有餘載而岳諸聖賢咸萃朝
廷當是時也帝舜從容其間勢亦無不可者夫聖經者事
之衷也聖心者理之主也論事而折衷於聖經以求聖人
之心焉是為得之矣按此說亦不然書言舜格于文祖在
帝殂落三載之後乃是喪畢踐作之禮也其實舜之改元
即位當不在此時蓋堯與舜皆以天下為心者也堯以天

下為心是以讓位於舜舜雖面辭而堯不從姑令之居攝
而行天子之事則當其臨崩時未必無遺命而令其即真
者舜以天下為心亦即以帝堯之心為心矣既受遺命於
帝廷乃懸大統而不居復避其子於喪畢後其如天下何
其如先帝之命何且欲明一己之無私而不計帝堯之不
私其子欲明一己之不安而不計帝堯之不安於身後是
舜與堯未得為同心而亦安見其有當哉況當時世質民
淳帝堯之陶天下已久而諸聖賢又皆在朝天下之臣民
孰不知堯之心孰不知舜之可以有天下孰不知帝堯之
已讓舜而必欲其陟位者則於堯崩之明年即遵堯命而

改元即位執曰不可蓋其受命於帝堯帝堯之心即在朝諸聖賢之心亦即天下臣民之心也天與人歸之徵抑豈俟三年避子而乃見哉故謂舜之改元即位在堯崩之明年者考之於經未嘗不與在位五十載之說相合而以格祖為喪畢踐阼之禮又未嘗有背於經也此以知避子之事不足信觀於舜而禹亦可知矣○升庵楊氏曰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於廷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偽為退避則如曹操司馬懿之術矣而謂舜禹為之乎且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至於益避禹之子尤為無稽孟子嘗曰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按此說不取孟子避子之說極是但以當受而退避為偽則不然即使舜禹果避朱均未有不出於誠者原不可以偽論要之舜禹之避雖出於誠亦自不回蓋堯舜以公天下為心故以天下讓舜禹舜禹既辭於廷而不獲命則為天下而受禪是固義之所當受者也裹在當受乃猶避之以明一己之所不樂居則是不以天下為心而亦拂乎先帝之心也可乎哉且使舜禹必不樂居與其避之於喪畢何若於受命之時即以去就爭之若彼時必不可去則此時愈不可避矣既不可去

之於前而乃避之於後是何為者耶天下之歸心於舜禹已久舜禹知天下之從已而不從朱均豈待避之而後從違乃決哉不待避之而後決似亦多此一舉矣恐舜禹不如是也○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此弟據承繼一節言之以視桓宣之書即位莊閔僖之不書即位為正耳其實王命未至而輒即位是亦非禮之正也古者國君薨訃告于天王隨即請命以行踰年改元即位之禮王命至而改元即位乃禮之正若先君薨於歲暁時迫地遠王命不能即至則暫行攝位之禮以待王命之至而後即真此雖經傳無文自可以義推如諸侯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而

受命雖已得襲封之命猶以士服見者以其未見天子而受服故服士服以示謙由此推之使先君薨於歲晩而王命未至安得輒自即位如有王命之實事哉此時告廟當以攝告臨羣臣當以攝臨居攝可以不書如隱公以攝為名而不書即位是也春秋諸公皆不請命于王不待王命而輒即位故史亦據實書之而聖筆不削所以誌其擅也文公雖有命而王命未至已即位其罪亦與諸公等未可以其繼正故即以為得禮之正不復責其擅立之咎矣或者以為內有所承猶得書即位以正其始是率天下知有父而不知有君也不幾為無王者所藉口乎甚矣其傷教

也○先儒以擅立之罪最大見隱公不書即位遂以爲仲尼之所削至于他公之書即位者求其說而不得遂以爲内有所承而得書即位不知惟其擅立是以直書即位以著其無王之罪觀元年之錫命在四月而即位在正月其爲擅立也明矣如隱四年衛人立晉晉非衛人所得立也經必直書以示譏然則魯公之無王命而自即位是亦不可不書者也不然魯公之不由王命而侵伐不由王命而會盟者春秋皆誌其實而不削何獨於即位削之乎即位可以不削則諸公之書即位總以著其無王也隱公以攝爲名是以不書即位耳○王命未至暫行攝位之禮將亦

可以改元乎曰可先君之沒已踰載不可仍用先君之年且以社稷之重政事之繁其年不可以無統正惟踰載當改元是以不得不攝位不然何不俟王命至而後即位乎如隱公以攝爲名而亦改元定公即位于六月而歲首已書元年然則王命未至而改元者或亦周制之通典而不嫌於無王者歟○古者雖有諒陰之禮若宗廟臨羣臣亦盡委之冢宰而已不與則新君之立僅有其名而無其實恐非所以待衰世也若王命未至而新君攝位自是不妨新君攝位以俟王命之至冢宰攝政以全終喪之禮上以尊王綱下以定國統內以盡子道外以正君維古人或有

其宜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杜氏曰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淪闢李氏曰按公羊經日上有朔字此無朔或是傳錄所遺亦未可知○自此年至襄十五年凡九食無不書日其不書朔者此年宣八年十年襄十五年而已自襄二十年以後凡十七食無不朔日並書矣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曰春王使内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

後于魯國杜氏曰爲八年公孫敖奔莒傳

孔氏曰叔氏服字也傳稱内史叔服内史於周禮爲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

汪氏曰諸侯五月而葬僖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者宣王室謹禮以懷諸侯惟恐失期而先至也歟僖公未嘗遣使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會僖公之葬比事以觀得失見矣

彭山季氏曰按襄王當爲世子時位幾危矣而僖公附齊桓盟首止以定之爲天子特位既失而方復矣而僖公會晉文盟踐土以朝之此所以德于魯而不忘也故當其存

也則使宰周公來報其朝及其殁也則使叔服來會其葬錫命文公以及其子賵葬成風以及其親襄王之于魯厚亦至矣文公親被寵榮略無感激送死之禮不周奔喪之使辱役必致毛伯求金而後使得臣繼往其負義不忠如此何以立大本而勸羣臣哉

渝關李氏曰諸侯之使來會葬者豈無他人而經皆不書微者來且以常事不勝書也天王使叔服來會葬見天子恩禮之過厚矣故特書之所以譏其不度也然魯侯之事天子者未嘗盡禮則是天王過厚而魯反過薄也君不君而臣不臣甯不重可悼耶○公羊傳曰其言來會葬何會

葬禮也穀梁傳曰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胡傳曰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按此說皆以叔服會葬為得禮故書則是不書會葬者皆非得禮之常者矣不知崩薨卒葬固當書然而外來葬內與內往葬外者自不同內葬外者不以得禮之常而不書所以詳內事也若無其事則闕其文其或失禮而害王法之甚者識有削之以示義者矣外葬內者書之不可勝書也故略之且非卿來則常禮也故不必書惟於越禮之常者則書之通經之中止有天王兩使與滕子兩來而已此年叔服葬僖公五年召伯葬成風皆王使襄公定公薨滕子皆來會葬除此之外無聞焉豈諸侯通無使臣葬魯之事而天子之於他公皆無人焉來會其葬乎若來會葬而不書抑豈皆為失禮而害王法之甚者乎夫戰國之滕微乎微矣滕君薨齊使孟子往弔之文公之薨定公孟子又謂弔者大悅以戰國之滕而有弔葬也則春秋時之魯無不弔葬可知矣又如含賵等事天子諸侯之於魯君通無其文當時喪禮未盡廢不應全不及魯君且平王歸賵於仲子襄王歸含賵於成風秦人之於成風亦歸襚以妾母而有弔喪之禮況於魯君之喪乎意魯君之喪當時未嘗無含賵特以得禮之常故不

書而凡所書者皆非禮也來會葬者之或書或不書當亦如是若以書者為得禮不書者為不得禮將召伯之葬成風與滕子之葬襄定皆亦可謂得禮而除此以外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並無得禮而可書者此尤未得為通論者然則叔服之會葬本非禮彼反以其非禮為得禮不亦誤乎所謂叔服之非禮者何也鄭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夫送葬之大夫蓋指下大夫之微者耳考之春秋雖以桓文之伯亦止遣微者往是必為常禮矣若天子之於諸侯尤當使微者而叔服以中大夫實來故特書之以示譏且孟子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

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受地同則其秩品亦必同經於滕子之會葬既識之宜於王朝大夫之與外伯等者而無識乎以此觀之則叔服之為非禮也明矣又春秋十二王書崩者九而書葬者五其使卿葬者唯文八年叔孫得臣葬襄王昭二十二年叔鞅葬景王而已至於桓簡匡三王之葬不書其人蓋皆微者夫魯於王朝不可使微者而且使微者往豈周于魯國可使微者而不使微者來乎微者來而得禮之常故不書可知叔服之書是必過于常禮而不能無識也已或謂春秋十二王魯人會葬者僅五春秋十二公周人會葬之禮豈無闕焉弗及者若盡以為得禮之

常而不書或亦不然曰此又不可以槩言矣當時之闕而弗及者豈惟周人即在諸侯亦多有之彼既無其事是尤無可書者夫以不葬之無可書與葬而得禮之不書者經固不嫌於無別而不辨其孰有與孰無蓋亦薄責於人之道也歟若夫內葬外者無其事而不書亦與失禮害法之不書者無以別是亦不可以槩言者傳內事外事之書與不書皆當於內外分別觀之不則得失皆淆亂矣汪氏曰失禮如成公親葬晉景公害於王法如見弒賊不討及吳楚僭王之類據此則皆內葬外者之事可以削而不存以示義至于外葬內者滕子之來葬襄定無異於成公之葬

晉景何嘗以其失禮而不書且隱閔之賊未討在本國且不書葬抑豈為此而削他國之來葬者又魯非吳楚僭王之可比其來葬者又何害于王法之甚而不書也故以內事例外事則皆難通有如此今惟於內外分別觀之然後得失可得而正耳○四月葬而二月即來中間又有閏三月來之過早未知其何故或者來在春末而史失其月歟若果如是經雖書在二月下蓋亦繫之於春末耳非以二月貫此事也

附錄　左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杜氏曰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

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李曰歸餘於終有謂歸在歲終者與此不同說見跋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古歷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恒同初章閏月傳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治歷者皆以彼為章首之歲漢書律歷志云文公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一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

曰非禮也志之所言閏當在此年十一月後今三月已卽
置閏是嫌閏月大近前也杜以為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
年閏正月故言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
置閏嫌置閏大近後也杜為長歷置閏疏數無復定準凡
為歷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僖五年
正月朔旦冬至則是年當閏十一月也杜長歷僖元年閏
十一月五年閏十二月與常歷不同者杜以襄二十七年
再失閏司歷過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哀十二年十
二月螽云火猶西流司歷過則春秋之世歷法錯失所置
閏月或先或後不與常同杜唯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為長

歷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
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頻置閏所以異於常歷故釋例云
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一如算
以守恒數故歷無有不失也始失於毫毛尚未可覺積而
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順之書所謂欽若
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
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故當修經傳日月以考晦朔以推時
驗下又云據經傳微旨考日辰晦朔以相發明為經傳長
歷未必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歷也是杜自言不與常歷同
按上二月有癸亥下四月有丁巳癸亥距丁巳凡五十五

日癸亥為二月一日則丁巳當在三月而不在四月惟閏
在三月而後四月再有丁巳也左傳以為閏三月無疑矣
但傳以此閏為非禮若據漢志說則閏三月為近前據杜
註說則閏三月為近後二說不同將以何者為非禮乎竊
意二說皆未得解若論其正則當閏在八月前後耳蓋歷
法之常大率三十二月當置閏以文六年閏十二月逆推
之則四年當閏四月此年當閏八月僖三十一年當閏十
一月雖今歷閏法不齊有多至三十五月一閏者有少至
二十八月一閏者然合一章而論大率是三十二月一閏
也今謂此年當閏八月蓋亦約略計之而於前後亦當不
遠耳使如漢志說則僖五年為章首此年當閏十一月後

如杜氏說則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此閏當在
僖公末年以此二說順推之皆與文六年之閏十二月不
相合而亦安見其有當乎大抵漢志之說蓋據漢歷而云
然然後世之歷與古歷不合者多矣如春秋日食三十六
諸歷通驗或得二十六或得二十七或得三十五其推日
食既不合可知置閏之不合者亦非古法之舊也且杜氏
之長歷與常歷又不同彼自言長歷未必得天則彼說原
不足據彼唯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為長歷夫經傳之日月
豈無偶差而失真者若第據其日月之見於上下者遷移

置閏以求合其不足據也亦明矣此二說所以不得解可
不求傳義於二說之外也哉○左傳以閏三月為非禮而
以歸餘於終明之是謂此閏不於終焉歸其餘也夫歸餘
於終之義有主歲終言者有主中氣終言者要皆不當閏
三月汪氏曰考之經傳凡言閏月多在歲終文六年閏月不告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皆在彼年末
秦之後九月實做於此元城劉氏曰古今
歷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以十月為歲首故遇閏
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至
於漢初因而不改按此說是謂歸餘於歲終也漢志以僖
五年為章首之歲謂是歲閏餘十一閏當在十一月後杜

註謂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
歸餘於終按此說是謂歸餘於中氣終也然則二說將孰
從曰是亦未可定也朱子曰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
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據此則正月有中氣閏月無中氣
矣若前月晦日是中氣後月不置閏必將以無中氣之月
為正月而積至歲終又將以有中氣之月為閏月不幾錯
亂之甚乎或者古法不嫌於錯亂特取月數之整齊故於
歲終置閏耶如此則傳言閏三月非禮者是謂不閏於歲
終也但此年實閏三月若古歷當閏歲終自為定法而不
可易者何獨於此變法閏三月又於後來仍閏歲終耶或

者古法本不在歲終羸秦之後九月自是秦法之謬而春
秋之於歲終書閏月或亦本皆無中氣耶如此則傳言閏
三月非禮者是謂不閏於中氣終也竊意後說似勝於前
說以此年閏三月推之他月既可閏可知閏法不專在歲
終矣但文六年閏十二月明明可據自此逆推而上此年
不當閏三月而亦非若漢志之當閏十一月後與杜註之
當閏僖公末年也要之司歷者既失歸餘之法以是而識
其非禮固宜矣或謂古歷精密而閏法亦甚簡明何至誤
置一閏若此乎曰是不然春秋之世禮壞樂崩禮樂多不
如古常至於天運歷數之微渺豈無任私智而輕變法者

乎如羲和世為歷官其在仲康時猶不免有俶擾天紀之
罪又何疑於後世之誤置閏者且自炎漢以來歷法之改
造者甚多漢凡五改唐凡八改或曰七改宋凡十六改或曰十八改
必其有差而後改而所改者亦未必窩無誤也然則此年
之誤置一閏宜曰無之然或歸餘本當在歲終此則變法
而偶一為之亦未可知姑闕所疑以俟知者可矣○潘宣
陳氏曰歷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
絲毫餘重新起歷是將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
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歷之第一日故謂之歷元漢
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

時皆甲子為歷元按此說亦有可疑者孟子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則歷法之始於日至也固矣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蓋冬至本子月之中氣自當以月中之至日為正若子月朔旦乃是建子立春之正節豈可以此日之長至為歷元乎意必甲子年甲子月月半長至日時皆甲子此乃可為歷元耳若夫章首之歲雖不必皆甲子或亦不當以朔至同日為始也漢劉歆曰朔旦得冬至是為章月律歷志以僖五年正月朔日至為章首之歲但取月日之整齊以便推算而已抑豈理數之正也哉況自文六年閏十二月逆推之又與章法之閏數不相合是尤

難信其必然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渝關李氏曰此年閏三月而於四月葬僖公不數閏正合五月而葬之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而喪事不數也

范氏曰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六年閏月不告月傳註）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傳曰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李曰衛蓋毛伯名如宰孔之類杜氏以為字或未必然）

杜氏曰毛采邑（僖二十四年左傳獲毛伯註）伯爵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孔氏曰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冬官玉人桓圭以下皆謂之命圭是用之以命諸侯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魯是侯爵當賜之以信圭也玉人又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其冒邪刻其下與圭頭相合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天子執冒以冒之觀其相當以否所以合瑞為信也僖十一年晉惠公新立王賜之命此亦新立是其比也傳稱晉侯受玉惰以此知賜命必有玉也）

彭山李氏曰毛文王子毛伯采地在畿內與召伯同襄王厚報僖公誼及其子故來錫命也

汪氏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以為世子及其君薨必告於王王遣使省其終事遂命世子嗣為諸侯三年喪畢乃以士服入京師見天子於廟而受命為未受命不敢服其服自見天子錫之黻冕之服與命圭合瑞於是服之以歸設奠於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春秋諸侯立世子既不誓于王及其嗣位又不請命于京師王不能罪因而命之兩失之矣○天王之錫命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錫命者有既沒而追命之者此年毛伯錫命及虢公命曲沃武公為晉侯召武公賜晉惠公命皆始立而錫命者也召伯廖賜齊桓公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文公皆以其有功而錫命者也榮叔錫桓公命及成簡公追命衛襄公皆既沒而追命之者也若召伯之賜成公命則

始立未賜命歷八年而後命之耳劉定公之賜齊靈公命
雖非有功王將娶于齊故以私恩命之也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孔氏曰
僖二十四年傳有原伯毛伯杜云原毛皆采邑此毛與彼
計是一人而註不同者此毛當是文王之子封為畿外之
國於時諸侯無復有毛或是世事王朝國雖見滅從此以
後常稱毛伯國名尚存仍為伯爵必受得采邑為畿內諸
侯故註彼云采邑此云國也封爵既存故云諸侯為王卿
士者按毛之為毛國與采邑本有兩說僖二十四年傳富
辰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夫毛與管蔡諸國並稱其為畿外之國明矣然此時未聞
有毛國而毛伯屢見於經傳如僖二十四年傳謂頹叔桃
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
富辰杜氏曰原毛皆采邑此年經書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宣十五
年經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凡若此者皆在王朝而為世
臣且與周公原伯召伯並稱可知毛亦在畿內是必采邑
而非國也孔氏以為毛國滅而受得采邑為畿內諸侯或
亦有之意者毛國近西京西京既喪亡而毛亦滅毛伯從
平王東遷別受采邑于成周左右而仍名為毛耳如此則
此毛為采邑而毛伯世為王臣未可仍以此毛為國且以

毛伯為諸侯為王卿士者矣李彭山謂毛伯采地在畿內
是矣但謂因以為氏伯字也此則不然以桓四年宰渠伯
糾律之則伯本爵名且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二
臣見殺必不以其字書可知毛伯之為邑爵無疑矣詳見
隱元年祭伯來下○胡傳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
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
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
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
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
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

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
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
而獻功也何為來賜命乎故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
命來錫命非正也按此說援引頗詳但不知此年之錫命
蓋錫襲封之命耳古者諸侯之立上必請命於天子既請
命則天子當有錫命之典矣恐不俟其喪畢入見而後命
之也不然諸侯宅憂不可入見天子豈其三年之久王無
一命之及而顧擅為諸侯乎然則春秋之意非譏其喪制
未畢公未入見而來錫命也譏其不請於王而擅即位王
不加譴而寵命且下及焉以是為非典禮之常耳○諸侯

始立而請命王即命以襲封而正即位之禮及其終喪入
見然後賜以黻冕之服以歸公羊傳請命者何加我服也
是誤認此命為終喪之命矣終喪之命有受命無來錫命
穀梁傳以此錫命為非正蓋亦未知始立之命未可往受
而誤以彼禮律此事耳○汪氏所謂始立錫命之例亦當
有別晉惠公魯文公襲封者始立之命也曲沃武公初封
者始立之命也初封者可以有服故晉人為其君請於天
子而求命服詩所謂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是也若襲封
者終喪入見而後有服公羊傳以此為加服之命則非矣
杜氏謂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意此命亦當有命圭而

春秋不書者重在命而不在物也○或曰王使來錫命因
魯請命而錫之也魯使微者往是以不見於經按此說亦
未必然若果請命於王是魯人猶知有王矣魯人猶知有
王則於是年春正月王命猶未至何不稍待王命而暫行
攝位之禮乎既不待王命而輒即位則必不以王命為重
而上請之也明矣此蓋天子有意懷魯故於會葬之後又
錫公命以榮之不待其請而然也如齊桓侶伯天下既推
為盟主天子於是錫命以役之伯豈齊桓請伯於王而後
命之乎非也○此命之使毛伯蓋亦非禮毛伯者天子之
卿大夫也襲封之命庶士亦可以行豈必卿大夫乎魯不

請命而王錫之命錫命不可使毛伯而使毛伯來王朝於
此有兩失焉在天子既不自知其非使毛伯者不能以禮
匡王又不能以禮自處而亦安能免咎乎魯人受其寵命
亦不知夫襲封之典禮不如是也皆非春秋之所取也已
○王使來錫命文公於是乎非擅立矣然四月錫命而正
月已即位其初當非擅立乎後雖有王命之及初亦難免
無王之罪矣

晉侯伐衛

左傳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
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

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
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
孫昭子

彭山李氏曰晉侯之於衛成素未有恩者也豈獨執歸京
師之故哉及被狄圍又棄而不救致有帝丘之遷不可為
以德綏諸侯也然成公毅然侵狄而狄遂城下受盟此何
輸于晉哉自是則不事晉而反與晉抗矣故伐許之役襄
公將以嗣文業也而衛亦不從此其所以有伐衛之兵歟
襄公不能反己有闕乃恃兵戎而徒責之不亦過乎其書
侯居將之恒稱耳王氏箋義以襄公為克纘父功陷為盟

主首能戒服諸侯故書晉侯伐衛以責之則似襄公真能
仗義討罪者殊不知襄公非賢君也權歸臣下志在兵爭
業承文公餘烈未遽失墜耳豈能以大義正諸侯者哉
東萊呂氏曰晉襄公朝王于溫人皆善其尊周也及考其
朝王之由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責之然則尊
王之善豈襄公之本心哉使衛侯先來朝晉則吾知晉襄
之師未必入于周境矣彼因人而有善者果足以為善耶
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必因責人而始敬父則父得
子之敬寡矣臣必因責人而始朝君則君得臣之朝寡矣
又況子之敬父自敬汝父耳於人何有臣之朝君自朝汝
君耳亦於人何有使晉襄之事周春秋朝覲不絕書亦
晨省昏定之常耳猶不足以自高況甫涉周之庭遽傲然
自足鳴鐘擊鼓交責他人之無禮安得不納孔達之侮哉
雖然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大學之道也晉襄先朝王而後
責衛似有合於大學之旨可議耶非也觀書者要當忘言
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己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
者將非諸人之時常思無諸己之戒不欲學者持無諸己之
論因為非諸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己次曰非諸人其意
主於攻己過而不主於責人過明矣
渝闕李氏曰杜氏曰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

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陳氏曰春秋苟其君意雖卿帥不
書故伐衛書晉侯不書先且居成十三年伐秦書晉侯不
書欒書襄十年滅偪陽書晉侯不書荀偃士匄哀元年伐
晉書衛侯不書孔圉所謂深探其本也汪氏曰文宣以後
大夫專政凡征伐會盟君雖在而大夫任其事故經書晉
侯而傳言大夫也按此三說皆不然經既明書晉侯自是
晉侯之親將蓋於朝王之後晉侯即至師中矣何事曲為
之說乎若夫圍戚取戚不書者略之也或以為不告故不
書然晉侯疆戚田公孫敖往會之豈猶不知其故者而經
不書故知其為略之也◐衛成公有憾于晉而見其伯業
亦浸怠是以不肯朝晉而且侵其與國其不從盟主也明
矣襄公嗣位欲修伯業而衛不服抑思衛之所以不服者
何故可不內省其闕以求顯比無私之道乎今乃不以德
綏而徒以力爭為是加兵于衛不辭親將以討之雖終能
成服諸侯克纘父功繼為盟主其術不足稱也故春秋直
目其辭以示譏蓋與晉文之伐衛同一書法耳王氏以為
稱爵而貴之則誤甚矣○晉襄喪制未終亦非朝王之時
且因伐衛之便而朝王欲自免於放亢之禍耳非真見於
分義之當然而毅然為之者也然當時列國君臣不惟不
知分義之常而亦不知事機之要使其以大義諭天下而

躬率諸侯以朝王則亦孰敢不從者天下之尊周由晉侯王必錫以伯命而諸侯皆服矣何以伐衛為哉不知出此乃於喪制未終之時因使以朝王而且借此以為責人地其禮不足言其心愈不可問矣故雖既朝而伐亦為擅興之師總難免於無王之罪者也無惑乎衛人不即服不踰時而即有報伐之役也已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曰叔孫得臣如周拜

杜氏曰謝賜命

彭山李氏曰得臣者叔牙之孫公孫茲之子也是為莊叔

渝關李氏曰先儒皆以公不親拜為譏或不然公尚宅憂未可入見天子則使卿謝命自不為過但終喪之後公不往朝于京師其罪為難逭耳會葬僖公錫命文公含賵會葬於成風是天王之愚禮及其父又及其身且又及其庶祖母也此無論諸侯之朝王義所當然即以報稱之情言之亦當往朝以答其禮而公竟不一朝焉何其忍心害理一至此哉嗚呼公之不忠不仁為已甚矣〇文公在位十有八年歷襄頃匡王三世終其身不朝于京師蓋其積習已久矣天下尚復有人道哉若夫此年叔孫得臣如京師拜王命也八年公孫敖入京師弔王喪也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會金葬也然敖且不至而復其至京者僅有得臣之兩如而已以諸侯之事天子惟一二使臣之至京遂可畢吾臣子之禮耶吾恐禮當親行者公不親行而但使臣往亦難免於不臣之罪矣〇經言如京師而傳言如周即此周字便見左傳立言之謬凡言周者或對先代而言孔子所謂周監於二代是也或統天下而言詩所謂明昭有周式序在位是也至於魯乃有周之侯國若以如周為辭是以周與魯對言之也周與魯對言之是以列國視王室也可乎哉經言京師而不言周禮則恭而義甚精矣此春秋所以為春秋而非史傳所可及也歟

衛人伐晉

左傳曰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渝關李氏曰稱人者大夫之恒辭也伯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罪乃反稱兵報伐之直書而罪自見不待貶矣先儒以稱人為貶辭恐未必然〇觀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可知此時晉侯猶未返也晉侯未返而即伐晉衛之忿暴不恭亦甚矣不知有王又不知有伯是誠天下之罪人也然而晉徒以力服人人不肯服而反受侮抑豈非伯國之羞哉〇春秋與國伐晉者三此年衛人伐晉襄二

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哀元年齊侯衛侯伐晉以衛齊
之伐晉如列國又與齊桓卒而宋曹衛邾之伐齊者不同
矣蓋四國之伐齊納孝公雖害於義猶云狥齊桓之意耳
茲乃明與伯國為仇卒至晉勢衰而伯統遂絶莫非齊衛
之大國為之也然亦豈獨齊衛之咎也哉○是役也是從
陳共公之謀而為之也左傳曰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
謀夫越國而謀固為古道然而謀之不臧又何異於築室
道謀者乎杜氏以為合古之道而失今事伯主之禮故國
失其邑身見執辱是亦不足於此謀也然則君子以為古
者取之之辭乎抑亦譏之之辭乎謂是取之則義不當謂
是譏之則意不明要皆說之未可據者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傳曰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李曰疆戚田之說未可信說見後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今開州城北
七里有戚城是也○戚之會魯欲為晉說衛而衛尚不服
也不然衛人何以不預乎○左氏謂晉侯疆戚田是不知
文宣時晉界尚未交于衛也

杜氏曰禮卿不會公侯

臨川吳氏曰凡魯卿會外君直書不隱以見其非

胡傳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士者也列國
之君非王事而自相聚會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
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
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
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李曰此傳
本在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下今繫之此

永嘉呂氏曰春秋之初蓋有以大夫而會諸侯者矣未若
公孫敖之專會也外大夫有會盟公者矣內沒公而名大
夫則及齊高傒會于防是也內不沒公而不名大夫則公
及齊大夫盟于蔇是也內大夫有會盟諸侯者矣柔會宋
公陳侯蔡侯盟于折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非專會也
若公孫敖會晉侯則專會矣

廬陵李氏曰內大夫特會外諸侯五敖會晉侯于戚行父
會齊侯于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
會楚子于陳是也此為大夫特會諸侯之始

渝關李氏曰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是于戚邑為此會也此
必晉侯已破戚故得為會于此邑可知左傳圍戚之說果
實錄也但謂其取戚疆戚田或不然哀公之世衛猶有戚
文公之世晉界未交于衛安有取其邑而疆其田者乎此
或晉人入戚而掠其野左氏誤傳而云然耳然而圍戚不

書者取重於入入重於圍經自僖公以後外取邑不書自
僖公以後外圍邑不書而通經之中並無書外入邑者惟襄
十二年書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以其取入圍邑者甚多是以略之而不
書也戚之不書圍入蓋亦略之但書會晉侯于戚亦可見
戚邑之已破矣一說會于戚未必在戚邑中也如宣十四
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楚未入宋其
為會也曷嘗在宋國中乎以彼推之可知此亦圍戚而相
會于戚之近郊耳此說亦是未知當日果如是否也○上
書晉侯伐衛是晉侯之親將也若非晉侯之親將即欲疆
戚田何必為此而將來況疆戚田之事未可信可知晉侯

之在戚是蓋親將而猶未返耳○彭山李氏曰左氏謂晉
侯之伐衛也圍戚至是疆戚田是不知文宣時晉界尚未
交于衛也況戚不書圍又不書疆何因而發此傳乎按此
說不信疆戚田之事良是但以此時之晉界明之即可知
其不然矣何足又以經不書疆為解乎通經之中外疆田
者皆不書惟昭元年書叔弓帥師疆鄆田此即果疆戚田亦在不書之列
矣未可以書與不書論有無也若夫圍戚之事未必無之
經自僖公以後外圍邑者多不書豈獨一戚為然哉今乃
以其不書而不信其事或亦未可據也○季彭山謂戚之
會魯欲為晉說衛而衛不服蓋有之矣但此時晉亦不悅

魯故明年以公不朝來討安知此會之非自為謀而不暇
于為衛解乎如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昭九年
叔弓會楚子于陳是皆為賄于楚非為楚說宋陳也然則
此或往勞晉侯而亦為賄焉蓋亦有之要皆難定其必然
也○是會也為魯事乎為衛事乎其所以為會之故不可
知但禮卿不會公侯以公侯共相會而御往參之已不可
況于晉侯在戚而敖與為尋會乎嗚呼此弊之積漸已久
矣若為魯事未必不以為恭若為衛事未必不以為厚而
以春秋之法律之以是為踰名分之大閑也而亦安見其
有當哉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左傳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
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
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
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
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杜氏曰江芈成王妹嫁于江從
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
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
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
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

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彭山李氏曰按左氏序商臣所以弒君之由其事宛然如見可以為後世之鑒但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二言則怪誕矣君薨舉謚常在葬將啟吉主始剝謚安得謚於未崩之前乎李曰按彭山說極是然或楚國之法即於死後議謚亦未可知且亦安知非未殯之前偶有論其行事而聚及於謚者遂致此異耶如楚共王將死請謚靈與厲俾於生時自請謚蓋亦異於常禮矣今亦難定其然否闕之可也）

范氏曰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尊也商臣於尊親盡矣

胡傳曰書世子弒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弒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

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几廢書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見唐孝敬皇帝弘傳）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於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禁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佛旨而見弒矣（唐書弘本傳帝語侍臣弘仁孝賓禮大臣未嘗有過而武后將騁志弘奏請數佛旨后鴆殺之）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

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程氏曰楚頵以莊二十三年篡立在位四十六年召陵之前伐鄭侵蔡者四召陵之後圍許敗徐滅弦黃齊桓既沒益肆憑陵執宋公伐宋而獻捷于魯戰泓而宋襄遂傷其身既而伐齊戍穀分諸侯圍宋天下之禍憯矣）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汪氏曰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譖之致死楚成於此可以自省矣而猶有廢立之志狐疑不決是速其斃也今考世子弒君父實與大之變經書世子弒君三楚商臣蔡般皆

其君有以致之許止不嘗藥亦俾公敎之未至耳有國有家者視此可不知所儆乎

張氏曰商夷無道之極感應之理故至於此後世如匈奴頭曼魏拓拔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而更甚胥皆以外夷盜賊毒被天下中國不能制而受禍於其子積不善之餘殃千載一律故商臣之惡特書之使為君父者知謹履霜之戒以此防人猶有驟欲廢立以啓劫奪之禍者

汾陽朱氏曰商臣蜂目豺聲忍人也況既立而又欲黜之不速禍乎激江芈而洩其謀環宮甲而肆其毒至王請食熊蹯死而不許眞忍矣夫多置宮甲蓋以叛具廢長立少與以叛名皆失在父也若商臣之惡人人知之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而無父顧稱君以見其有君而不君也潘崇畫策師亦不戒其為師又何誅焉

崇陵鍾氏曰楚商臣弑成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王生而以亂取弑死而以瞑爭謚異哉名根之於人如此楚共王將死自請謚靈與厲羣臣以其知過而謚之曰共成王以爭得之欽若共王以讓得之之為美乎

渝關李氏曰楚子頵者楚君之雄也楚至於頵其勢愈强其志愈橫而其惡愈深矣歷年既久二伯迭興雖齊桓能致其盟晉文能致其敗亦未能正其僭王猾夏之罪而厚

誅之也天下如楚何哉然而禍起內庭見弑於世子而不能自保其身考其所由皆其不善之積以致之非偶然也後世之為君父者亦可以此為明戒矣〇按胡傳論春秋之義可謂精矣但其意只欲防其起亂之原而於大惡之必誅未及焉以其不待言也由今論之彼魯桓之弑篡春秋所以誅之者不遺餘力況商臣之弑君父更有甚焉者乎今則直書其事而大惡實有所歸愈莫逃於人人得誅之法矣人人得誅而莫之誅則是上無王下無伯內無國人外無天下歲功不成而天道亦或僭也其如世界何哉夫亂賊之為惡雖不畏死然亦僥倖於不死以為富貴地使其知大法之難逭或亦不敢為惡而少有所止者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可知春秋之作所以懼亂賊也惟既防其起亂之原而又嚴其討賊之法然後君臣父子之道可得而正也〇劉氏曰穀梁云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頵公穀並作髡）非也即不日者乃不謹其弑乎按穀梁之說亦未為非但未可以他弑之不日者相比擬也蓋楚商臣許止皆書日獨于蔡般不書日世子弑則同而日與不日異者非謹於此而不謹於彼也舊史有詳略且亦或闕或不闕故耳安可以彼之不日遂謂此之書日非謹之哉〇陳氏曰楚國未志其志頵何世子弑君不可

以楚不志也按此說不然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固已志楚事矣何事曲說乎○楚成王在位四十六年世子商臣弒之而自立是為穆王

公孫敖如齊

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

劉氏曰左氏云禮也（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杜云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皆非也左氏見諸侯廢喪而聘故推以為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為當喪而吉皆反禮越禮不可以教後世者也

汪氏曰左氏於凡諸侯朝聘悉以為禮既不察其不能謹天下之通喪又不考其尊周交鄰之疏數劉氏辨之當矣僖公三十年宰周公來聘而公子遂報聘于京師且初聘于晉此年毛伯錫命則得臣往拜而敖亦初聘于齊此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渝關李氏曰此時齊不事晉而晉亦不悅于魯魯使卿往聘齊也蓋以借齊援而慮晉人之加兵耳何氏曰書者譏喪娶或于此時議昏事亦未可知今無論其或借援或議昏但在諒闇之中而遽修玉帛之好于鄰國其為非禮已甚矣穆伯既不能諫而且奉命以往能免咎乎○諸侯之聘鄰國不必使卿而公孫敖往非禮也且君方諒闇不可入見天子則於他禮猶未遑矣顧可驟交鄰國乎不可驟交而敖輒聘齊尤非禮也左傳每以非禮之事為禮抑知春秋禮義之大宗此非聖人之所取也必矣

附錄左傳曰殽之役（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杜氏曰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比）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十四

渝關　李集鳳・翽升

二年春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傳曰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杜氏曰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殽箕二役並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杜氏曰為明年秦人伐晉傳）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彭衙秦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按彭衙城在今西安府同州彭衙縣東北六十里○秦師之出尚在境中未至晉地故不書侵伐晉侯聞之即與期戰故書及在晉夫秦懷敗殽之怨而興師報怨之道也然自晉言之則敵猶在外徐而待之彼或自知不縮而引去矣何必急於一戰哉善戰者服上刑此春秋責晉之意也

王氏曰彭衙秦地而晉帥師在焉知晉之欲戰矣

胡傳曰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己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己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己而己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己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己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家氏曰秦有大患于晉不可忘也前日秦乘晉喪而襲鄭襄公衰絰即戎幸而一勝亦云可矣今孟明再至而晉襄負氣好勝親將禦敵復敗秦師以怨報德故君子責之且

文公退三舍避楚旃之所必報及義之所當然也秦之患尤大而晉襄亟戰莫之恤豈惟背恩實忘親矣春秋以是譏之

何氏曰稱秦師者惡其衆惡其將前以不用賢者之言匹馬隻輪無反者今復重師敗績

萊後捷氏曰戰于殽狼瞫以斬囚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此大學問人語也其友曰吾與汝為難瞫曰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數語從容識到義到生死功名之際洒然矣斯之謂勇彭衙之役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死所識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秦師伐晉而經不書伐罪晉而免秦也按此說非也怨兵報怨秦罪亦安得免要之秦罪不假言所深惡者晉侯之好戰耳然則曷為不書伐也彭衙秦地也秦師未出境而晉侯逆戰于此地未及致伐故不書伐晉侯有志乎戰故以晉侯主是戰○秦之敗于殽也秦伯不罪孟明而自罪其貪可謂能知過矣至此又圖報復而為此舉蓋於懲忿窒欲之學未之聞也及其敗績而猶用孟明又於明年再伐之何其罪已而不誅敗軍之將獨不罪己而止其無名之師乎春秋不書將而書師以為秦

將不足責也獨可惡者輕用大師而以其衆予晉耳未可謂其于秦無譏而獨責晉也已○楚商臣以世子而行弒纂之事罪孰大於此者晉襄于楚不加討而乃與秦爭一朝之忿悖已甚矣雖能勝秦何益乎彼秦伯者將伯西戎使移此師以伐楚即與楚戰亦未必敗即或敗而義不為辱且雖繼此勤兵而必正其罪亦無不可如是則義聲震天下孰不畏服而悅從之者惜也取敗于晉義與功利胥失之矣夫以晉襄之伯秦穆之賢而不知討賊他又何望焉惟其以弒纂之大惡相視為固然無惑乎亂賊之復接迹於天下也然則經雖未嘗特貶之不可準於桓篇之義例而見春秋之法聖人之情必不於是而少寬也哉○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下書齊侯許男伐北戎事與此略同皆不待貶而義自見者也然而晉即殺里克可于齊桓無後責矣今商臣纂立而君楚者十二年春秋之責伯國者甯不別有在也耶

丁丑作僖公主

范氏曰主蓋神之所馮依其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張氏曰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

穀梁傳曰作為也為僖公主也作僖公主譏其後也

左傳曰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緩作主非禮也
劉氏炫曰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主是作主太緩故
為非禮也
胡傳曰作主者造木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
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
無傷而不去至于惡積而不可掩所以謹之也
蜀杜氏曰十二公作主祔廟未嘗書之今書作僖公主必
有所譏也
彭山季氏曰胡康侯曰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
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此說本公

羊然經書作僖公主卒哭而祔時事也左氏傳曰凡君薨
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正謂此也蓋始死未有主以木為重
而竪之以主其神未有文也故檀弓曰重主道也檀弓曰重主道
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葬而有謚然後作主而徹重埋
之易重之主即桑主也栗竪可久所以藏也刻之以謚所
以祔也其義主乎吉矣故士虞記曰吉主皆刻而謚之吉
以謚別豈非在卒哭時哉雜記云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
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間傳曰既虞卒哭又按左傳註疏言卒哭葬之餘事與葬
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三虞則天子諸侯皆同禮記

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雜記之說杜元凱所不用然既
葬反虞而卒哭其禮節大致則無異也卒哭之祭告神將
祔于廟故士虞禮載其告辭曰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
某甫而檀弓亦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
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疏
曰祭以吉為成卒哭即為吉祭以卒哭哀殺故為吉祭祔
祭在吉祭後吉祭可知也既祔之後凡宗廟四時之常祀
新主皆當遷祭於廟祭已復寢而練祥禫除之特祀仍於
寢焉行之以終孝子三年之愛至喪畢而後新主始遷入
廟杜元凱以為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疏以為新主既特

祀於寢而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是也但未卒
哭之前則宜暫廢宗廟數月之祭耳李曰凡將宗廟之要祭當使人攝之
之祔以卒哭為常卒哭之主即言主矣豈待練而後作哉
既有練主之名則卒哭之祔必當有主故又言虞主以適
之而用桑用栗不得不分矣夫主因祔作虞時有重矣必
作主哉鄭康成以公羊之說本謂虞已有主則與左傳祔
而作主之言不合故遷就其說以虞主為既虞埋重之後
乃作蓋謂虞未作主作於虞祭之末也如此則時已有謚
易名鬼事方始就用栗主祔廟已可通行鄉乃於虞後用
桑而練時又復易栗其禮不亦煩瀆乎且又泥於左傳凡

君二字謂不通於卿大夫而說者遂曰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者以主祔則益牽強矣夫左氏此例上下皆通但為君薨而發耳安有士大夫之死而祔可以無主乎禮家附會之言大抵如此則謂虞練之有二主者豈足深信哉孔穎達氏曰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一而已非虞練所作此說得之矣蓋檀弓曰殷練而祔此緣孝子之心不忍遽死其親殷時或有此禮也公羊得於傳聞因存練主之說而虞主之名亦強立焉穀梁亦曰喪主于虞吉主于練是不以卒哭告祔當吉祭而以吉為作練主遷入廟也故鄭康成以練後遷廟為定禮而世儒之

論始紛紛矣聖人制禮其有節文新主即於練後遷廟不待三年喪畢尚不亦失之太速乎故用栗之主非練主也作于卒哭之時者也主以謚稱別於生事也僖公之薨至是十有五月始作主者或以文公愛親之過不忍即始鬼事故耳吉主初作告祔方自此也然則此主未祔之前重猶未徹而羣廟之祭必皆因仍簡略矣宜為得禮之中哉渝關李氏曰左傳曰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于廟（此傳錯在僖三十三年末）劉氏曰凡諸侯之薨葬日而虞從是以後間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為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而作祔祭以新死之

神祔于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礿祀烝嘗及三年喪畢為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耳今以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主是作主太緩故為非禮也孔氏曰檀弓曰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雜記曰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如士虞之禮諸侯七虞其六虞用柔日最後虞改用剛日間一日乃卒哭卒哭亦用剛日則諸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也雜記曰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

哭釋例云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七虞九虞杜所不用檀弓曰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是葬前奠而不祭至虞乃為喪祭卒哭乃為吉祭也自初死至於卒哭晝夜哭無時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自此以後唯朝夕哭耳檀弓於卒哭之下云明日祔于祖父士虞記亦云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是以新死之神祔之于祖也於此之時葬已多日尸柩既已遠矣孝子思慕彌篤彷徨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以依神也作主置之于寢特用喪祭之禮祭之於寢不同祭之于宗廟也新主既特祀于寢而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

舊不廢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乃為大祭于太廟以審昭穆謂之為禘於是新死者乃得同于吉也釋例曰舊說以為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按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膰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言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按左傳之說不皆當故二說之釋傳註亦不盡然季彭山謂卒哭之主即吉主則是既虞而作主卒哭而祔祔而

復主于寢也若如左傳之說卻是作主于祔後而置之于寢矣即云左傳之意謂于祔時作主而屬辭有未明然卒哭在祔前何不云卒哭而作主乃云祔而作主乎且惟新主既成乃可卒哭而祔于祖若其未成何取于祔為且卒哭已不用虞主何況于祔祖若使既祔而後作主未知其以新死之神祔祖父也將以何者行祔禮乎此以知傳說之未當而註疏之諸說皆誤矣又左傳不知禘祫之分毋皆誤祫為禘此云烝嘗禘于廟者是謂時祭與祫祭皆遷新主于廟中而同祀之觀此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可知新主亦合祭也至喪畢後新主遷入廟此時特為祫

祭未知其果否即果為祫祭或亦止為入廟故非為審昭穆也蓋昭穆自有定位則當祔祖常祀時其序固已定矣而又何須審定之乎然則審定昭穆之說是認禘為諦審之義故云然不知禘非合祭之禮又何昭穆之可審而不王不禘尤非為審昭穆而行此禮也今諸說之於左傳既已因誤而愈誤且以烝嘗為在喪之常祀以禘為喪畢之特禮分而言之則亦未得左傳之意矣抑豈說之可據者哉○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據此說則

是作主在期年練祭之時不幾與卒哭易主之說不同乎曰檀弓有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由是言之則公穀所稱乃殷禮卒哭易主乃周禮也汪氏曰祔廟則當吉祭苟卒哭而遷廟遽用吉祭不近人情故文定取公穀言練祭易栗主而後祔廟也按此說亦皆未安蓋惟卒哭而祔太遽故孔子不善周而善殷何可以是而必周制之不然謂亦既練而祔哉且周人之制或亦未當不合人情而為之以義度之周人始立諡諡加於葬時則歷三虞而至卒哭即當刻諡于其主而以神道事之矣且先君之違宗廟已半載則體先君之心而祔廟以從先是亦情

理之可通者況宗廟之禮不可以私喪而久使人攝故惟卒哭而祔後乃可親行祭而以新主並享之若此者雖以視殷禮為稍驟亦未可謂周制之盡非也此以知周人之於卒哭易主也明矣曰卒哭易主既為周禮未知既葬而虞須作桑主乎抑俟卒哭而止作栗主乎曰公羊謂虞主用桑士虞記謂桑主不文既明有桑主之說安可謂桑主之無有且虞祭在卒哭之前此時若無桑主何以依神而祭之又文公既葬僖公積十月而乃作主若無桑主則向來之祭享抑亦何以行禮哉意者虞主用桑即檀弓雜記所謂重也檀弓曰重主道也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陳氏

曰始死作重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虞祭畢埋于祖廟門外之東據此則是虞祭以重為主重蓋以桑為之或於葬後書謚于重但不作于虞祭時耳曰公羊謂用栗者藏主也穀梁謂于練焉壞廟其說何如曰曰藏主者是謂後來之所藏者即此栗主耳祔者附之于祖祔祭畢主反于寢猶未立廟也猶未立廟則栗主未可即藏親盡之廟未可遽壞也此不獨周制之卒哭而祔者不然即殷制之既練而祔者亦必不然惟至三年喪畢而後入廟此時親盡之廟方可壞而栗主方可藏矣此或殷周之通典歟然則文公緩于作主既遠周制之卒哭又踰殷制之既練其

失慎終之道也大矣故書以譏之○張氏曰禮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按此說亦不然既虞而卒哭是於卒哭之時方立吉主行吉祭而於明日祔祖廟也當其既葬而虞乃是喪祭而仍用重耳豈其如後世之家禮作主于墓所而奉新主為虞祭哉若使作主于墓所又作主于卒哭時則不數日而兩易其主古禮尤不如是矣○高氏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期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薨十有五月非虞練之時而方作主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躋之故也是以謹而日之按此說亦非也既虞作主卒哭而祔自是周制

期年作主既練而祔自是殷禮高氏槩以為周制遂有兩易其主之說誤矣且虞主不可以祔既云祔而易主安得仍謂之虞主耶若夫新主既成自當祔廟安有作主而不祔廟者若祔廟之去作主亦遠經亦何為不書況大事于太廟原非祔祭之禮又豈以其欲躋僖公故猶未祔廟也哉○彭山季氏曰吉主初作告祔方自此也已踰卒哭之期而始告祔者以閔公乃僖公之弟而為君也次居先文公欲私其親將使僖公升居閔上而群臣之議不能決也決則祔後當序于祫矣故去冬不祫至是論定將躋僖公乃始作主以先祔耳或謂此說良是觀逆祀之舉私厚其

親未必于作主之事漫不經心無故而怠緩至此者比以知彭山之說為得其情矣愚以為不然大事于太廟者祫祭也作主而祔于祖廟者祔祭也僖公之主當祔桓廟而不祔閔廟若有弟兄先後之疑則作僖主而祔桓廟又何嫌於兄後其弟乎且祫與祔不一事又不一時即使果有先後之疑而議未決則循故事而先行祔禮然後徐議祫位亦無不可何為因祫議之未決而並緩其作主祔廟之事也且使此時論定而始作主則于作主之後即可行祫禮而躋僖公矣乃二月作主八月方祫則祫祭之去作主甚遠也安可謂此時之作主是為躋僖之論定故耶然則

彭山所謂愛親之過不忍即始鬼事者庶幾近之未敢以此說為可據也○作主者有司之事也當卒哭之期司喪者未必不令有司豫為之何為至此始言作乎蓋有司雖已具備亦必待新君之命刻其謚焉以成禮故至此而後言作也夫作主則必祔廟作主緩則祔亦緩矣何為誌作主而不誌祔也蓋作主必祔廟此常禮也言作主而祔亦從可知何必又書祔乎○作主非其時胡傳以為慢而不敬是失之不及也季彭山以為愛親之過不忍即始鬼事故是失之過也過與不及皆非禮也此禮制之貴於中也然則過與不及相反未知文公之非禮果出于不及乎抑

果出於過乎曰此亦難定其必然也以公之他事推之觀其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是為怠慢之人矣可知作主不時當亦是怠慢也觀其以僖公之主先閔公以成風之喪訃天王是為過愛之人矣可知作主不時當亦是過愛也然亦安知非以怠慢之性濟以過愛之私是以因循苟且而不裁於中正有如此乎故論作主之失各就一說言之無不可即合二說言之亦無不可要之二說皆不可廢也○喪禮始死而立重蓋以桑木為之既葬而有謚或于墓所書謚于重矣反日中而虞何氏曰謂之虞者親喪已下壙皇皇無所見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虞而立尸有几筵檀弓文陳氏曰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禮葬則親形已藏故虞祭則立尸以象神也筵席也大斂之奠雖有席而無几此時則設几

與席相配也此時則以喪祭易奠禮矣虞主即重也葬者皆用柔日故始虞亦是柔日間一日再虞亦柔日次日與三日皆剛日蓋於三日為三虞焉三虞畢於是作栗主而刻以謚此所謂吉主亦即所謂藏主也終虞間一日亦剛日乃奉新主為卒哭之祭而埋虞主于祖廟門之東李曰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蓋謂既虞則不復用重故云然非即埋于虞祭後也若新主未作卒哭之祭未行此時而即埋重將使死者之神何所依乎故必卒哭已立主方可埋重方於情理為有當歟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檀弓文陳氏曰卒哭而諱其名蓋事生之禮已畢事鬼之事始矣○李曰觀檀弓此說可知古人之於生時名皆不諱也即既死而在卒哭之前亦不諱諱者事鬼之禮也此時則以吉祭易喪祭

矣吉祭云者以視喪祭為救哀耳非如常祭之吉禮也卒哭時即以明日祔祖告之明日乃易吉服而祔主于祖廟為祔祭陳氏曰祔之為言附也孫必附祖者昭穆之位同所謂以其班也○李曰凶服不可入宗廟故于祔祭易吉服若卒哭之祭在寢中恐無釋衰經而用吉服之禮祔祭畢復主於其寢若遇祭期仍着喪服特祀之至遇宗廟之常祀則遷新主于祔位同享之遇宗廟之大祀則遷新主于太廟合祭之祭畢則又復主于寢而特祀如常焉期年小祥而練再期大祥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乃為祫祭祀僖公李曰襄十六年左傳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當作祫蓋指終喪之祫祭吉也雖卒哭以後凡遇時祫大祫已遷新主合祭之至于終喪而入祫特為新主入廟祭也觀晉人以未祫為言可知終喪固有此禮矣祭畢則遷遠主于祧廟而

奉新主入新宮朱子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于太廟因其告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于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為得禮而大事終矣凡若此者王侯卿大夫士大抵皆同其所異者惟在禮數之隆殺耳今合禮書與諸儒說而參互考訂見其節次有如此此論喪禮者所當知也○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其謂始虞用柔日者非于葬日之外又擇柔日而用之也古者葬皆用柔日說詳隱三年葬宋穆公下既葬反日中而虞虞亦安得非柔日乎或因雨阻而葬在剛日則于日中而虞或亦不拘柔日矣若夫再虞用柔日是間一日也三虞用剛日或是再虞第三日蓋次日三日皆剛日若於次日即三虞似亦太迫故用次剛不為過耳○彭山李氏曰王制云喪三年不祭非不祭也蓋凶服不可入宗廟則使人攝可也但未卒哭之前則宜暫廢宗廟數月之祭耳何也新主未祔生事未終則不可以易先君時高曾祖考之稱故祔以卒哭為常也按此說或亦不然王制所謂三年不祭者蓋指外事言謂其不親祭耳若內事莫大於祀先妥可以一日之私喪而至三年不入宗廟乎攝祭之說止可行于未卒哭前若至卒哭祔祖後無不可以易吉而親祭之矣說見閔二年禘于莊公下若夫未卒哭前宗廟數月之祭使人攝之原不廢禮若以新主未祔不可易先君四代之稱為疑則于

未葬而即位者其告廟也抑豈以祖為父而各仍其先君之故稱乎夫稱謂之辭自可隨人而變即至新主已祔祖而先君四代之稱未必不如常但以新君之稱謂則不同耳稱謂既不同是當先君既薨後凡有事而告廟者皆已易其稱矣豈至卒哭以後始然哉今乃于未卒哭前以其不可易稱而欲廢宗廟數月之祭也亦已過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傳曰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李曰經書三月乙巳蓋傳誤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杜氏曰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適晉不書諱之也

穀梁傳曰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胡傳曰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于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及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㬎矣

孔氏曰不地者盟于晉之都也諸侯會聚盟于他國之都者即以國名為盟地魯之君臣獨往他國而與之盟者不復舉國地三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公及晉侯盟是也

高氏曰凡盟必書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及魯大夫往他

國盟不地蓋各于國中故也今不書處父來魯魯亦無如晉者而書及處父盟然則孰與盟耶曰我公也公如晉不書者晉襄責魯不朝故公雖在喪未朝天子而畏晉之威越禮朝晉晉侯乃使大夫盟公以辱之是以沒不書公又去處父之族以著其罪也然此非專罪晉亦所以罪魯之臣子也夫公之如晉豈無卿大夫以從行乎不能明大義以正理折之遂自屈辱甘心受盟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也

張氏曰盟于晉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之

陳氏曰朝而遂盟之于是始凡諱國惡恥在公則但書其事不書公者恒辭也諱在其事則但書公不書其事公會晉侯于黑壤為公不與盟故不書盟在宣七年公如晉為止公送葬故不書葬在成十年甚諱之也

杜氏曰處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與公盟故貶其族

家氏曰處父去族貶處父所以貶晉侯也

汪氏曰抑大夫之伉與及高傒荀庚孫良夫郤犫孫林父同晉特以處父辱公故又去氏

蜀杜氏曰高傒之盟主在於公而此主在處父也

廬陵李氏曰處父之伉與高傒之伉一也處父去氏而高

傒存族者彼于防而此于晉也

范氏曰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不去高傒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於恥差降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夫喪制未終不可以朝天子而況晉乎然晉襄於去歲喪制未終而朝王宜其于魯喪未終而責其不朝己也既以非禮責魯於其朝也又因而辱之悖亦甚矣魯之君臣甘受其辱不能正辭以拒晉謂之何哉○晉文伯而魯無朝晉之例晉人之以不朝來討也意必徵朝于魯而魯不應故使人責之耳夫己無德義足以服人一旦欲人之事我而過於其父驕

泰甚矣及魯君既來朝即當接之以禮懷之以恩相與弍
好無尤矣奈之何不信其情而逼之盟且使大夫與盟而
君不出晉之無道為何如哉彼魯君者以堂堂千乘之尊
號為當時之望國其勢足以有為且魯至僖公時猶未為
積弱今於僖公曾幾何時何不可以自立諸乃責其不朝
而即不敢不朝逼之盟而即不敢不盟令其與臣盟而即
不敢不與臣盟公之卑屈承順如此不亦汗顏于晉而大
為魯國之羞乎然則諱公不書雖為其受辱諱而其所以
受辱之故良由公之不能自強自以自取之也春秋之責
文公者豈淺鮮哉○此時魯與齊好而又不朝晉晉之所

以辱公者或亦不止為其不朝故也若止為其不朝故今
既來朝可以無憾於公矣而晉人不然可知猶有他嫌是
以逼之盟而以處父辱之歟○凡外大夫盟于魯者上皆
有來文此不書來知其非盟于魯也凡與外大夫盟于他
所者皆書地此不書地知其盟于晉也三年十三年兩及
晉侯盟皆書公此不書公知其沒公而諱之也三年伐楚
以救江書陽處父此不書陽知其去氏以貶之也○盧陵
李氏曰處父係國而去氏荀庚良夫等係氏而去國者此
東罪晉侯之失彼止罪大夫之專也按此說非也經於外
大夫一時而再見者皆不係國以其上已有國名下可從

省文耳蓋為止罪其專而去國乎此則上無他事言晉也
若去其國則所盟者知為何國之大夫且貶在臣而君罪
亦可知當不以其係國為罪君也○孔氏曰不貶處父稱
人者貶之稱人則惡名不見貶其族留其名所以惡處父
也翟泉澶淵亦會公侯所以稱人者以其衆卿非一依例
總貶按此說亦不然凡與外大夫盟者例當書名氏然亦
有以恒辭而書人者春秋之初于宿浮來之盟是也雖非
貶而貶意亦在其中有以貶辭而書人者僖公之翟泉
之盟是也雖為貶而貶義非為其衆也若夫襄篇之會澶
淵中有鄭良霄則餘人本非卿未可謂其貶而稱人矣蓋

盟于翟泉以晉大夫主盟而貶人之後則不復貶其主盟
者矣故下文垂隴之盟不復人士穀今亦何必人處父乎
然則晉以處父辱公自是於常例書名之中特去氏族以
致貶豈欲暴其惡名而書處父哉且使果如彼說將惡惡
之義必斥其名而後快則凡貶而稱人者彼亦幸于惡名
之不彰矣是尤未得為通論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左傳曰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
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彭山李氏曰士本士師以官為氏者也穀名士蔿之子晉

卿也餘見定十三年士吉射叛下　杜氏曰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按滎陽縣今屬鄭州○垂隴之會晉襄公乘彭衙戰勝之威欲合諸侯以嗣伯業也然君不親行委於士穀而魯亦使公孫敖往諸侯之來預會者惟宋陳鄭三君耳他不預焉可以見晉德之不足以鼓衆矣○陳氏以為大夫而敵諸侯於是始非也隱四年翬會宋公陳侯伐鄭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莊十九年公子結于鄄及齊侯宋公盟已皆與諸侯敵矣烏得以為始於是乎然觀及處父會士穀二盟則晉政委於大夫可知而處父士穀之以專權見殺其端實見於此矣

薛氏曰垂隴之會士穀專晉國之事也其臣固有罪使之者亦非也

陳氏曰晉遂以大夫主諸侯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于甚則於其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故書士穀

蜀杜氏曰垂隴之會識政在於大夫也桓文之伯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子受制于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晉襄紹伯致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于大夫也春秋亦不與之

盧陵李氏曰內大夫出盟諸侯自柔始繼而公子結及齊宋又繼而公孫敖會三國矣

臨川吳氏曰晉以士穀主盟魯以公孫敖伉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故書以譏之衛敢於伐盟主者孔達之罪也今陳侯為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故免于晉之伐也

襄陵許氏曰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于垂隴之會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公未至按此說是見公不與會故云然然三月及處父盟未必至今猶未至者且由晉返魯是逆去垂隴亦不遠公即未至何不可以使道如會乎此或公未至而晉人已徵會故使公孫敖往且公已與處父盟是以不必親與此會耳○彭山季氏曰左氏以此為晉討

衛而曰陳侯為衛請成于晉殊不知此時衛不預盟冬亦不預伐秦安得有請成之事耶按此說之駁左傳或不然此時衛人未必在會陳侯於此方為之請成耳晉即許之成何遂得與于會且伐秦之役魯亦不預未可謂魯不服晉也豈以衛人之不預而遂謂衛不服晉乎然則陳侯為衛請成于晉未必無此事即執孔達以說蓋亦有之但未必執在此會耳蓋此會未必徵衛使衛猶未得晉命許其成即孔達豈敢徑來于此會若徑來會而晉人不許其會盟終不忘其伐晉之罪士穀當自執之不當蒙陳侯請成之文而曰執孔達以說也今蒙陳侯而云然自非晉人執

之之辭安可謂其執在此會哉且其執也或亦未必是陳
侯蓋陳與衛好何為徑執其卿此或陳侯令衛人自執孔
達以悅于晉晉即悅之而許其成是以不告諸侯而亦不
見於經也不然晉執于會則當書陳人執之亦當書然而
經無執文可知執在此會後而衛人自執之也已○左傳
曰晉士穀堪其事也杜氏註曰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穀能
堪卿事故書按左傳不知大夫主盟為非義反以士穀為
堪其事誤亦甚矣且外大夫會盟自此以後例皆書名氏
此豈為其堪事而乃書乎況微者姓名不登于史冊士穀
既書於經其為卿也無疑矣雖晉之司空非卿而以卿兼

司空之任蓋有之必、非為其堪卿事而書名氏如卿也○
隱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杜氏註曰魯司徒司馬司
空皆卿也今杜氏又於此傳註曰晉司空非卿也然則晉
魯卿大夫之秩果不同乎曰是不然觀孔子家語則魯之
司空亦非卿家語曰孔子由司空為魯大司寇又曰孔子
為魯司寇攝行相事夫孔子曾為司空司寇未嘗為魯卿
其於相事僅攝行耳此可見魯之司空本非卿不獨晉秩
然也然而魯司空無駭晉司空士穀若果非卿何以得見
於春秋意者無駭士穀皆以卿兼司空之任故春秋書之
而杜氏之以司空為魯卿者或亦考核之未真歟○桓文

與伯諸侯之大夫已與于會盟如僖元年會檉書邾人二
年盟貫三年會陽穀並書江人黃人二十八年會溫書秦
人曷嘗非大夫但小國之書人為微辭大國之書人為恒
辭此時大夫猶未盛亦猶未專也自士穀盟垂隴於是書
名氏政在大夫可見矣厥後大國之大夫凡事多書其名
氏世變然也○內外大夫與于諸侯之會盟者屢矣獨翟
泉之狐偃垂隴之士穀新城之趙盾為主盟者晉伯國也
雖有諸侯在會而專制在晉卿故謂其主盟然翟泉之盟
已貶狐偃稱人後則不復貶而直書名氏而已若夫列國
之大夫雖亦與會盟不過奉令從事之常耳非晉卿比也

○蜀杜氏曰桓文之伯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子受制
于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故書王人以先諸侯晉襄紹伯致
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于大夫也春秋亦不與之
故序諸侯以先士穀按此說卻似當時會盟本先齊侯與
晉卿特春秋正其序而以王人諸侯先之也必不然蓋齊
桓之主盟也固當先宋晉文之主盟亦如之以其同為列
國可讓伯主為先耳至於王人則為天子之大夫未可以
外侯先之矣伯國之大夫以視諸侯之名位又相懸尤未
可以人臣先之矣意當時本先王人與諸侯春秋特如其
序而書之要其所以不與者自有義例之可見非春秋有

意為升降而欲以九示義也陳氏曰士穀主盟曷為序諸
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故訖于宋不以大夫主盟
按此說亦似主盟者本在先特春秋奪其權而不以為主
盟也亦必不然蓋主盟者惟其制權在彼而為諸侯所聽
命耳至於尊卑之序定分有常雖諸侯弱而伯臣強恐無
以臣先君之事然則春秋之後士穀蓋本從實錄即序士
穀于諸侯之下其為主盟也亦自可見抑豈特易其序而
欲奪其主盟之權乎○陳氏曰自垂隴主士穀新城主趙
盾（文十四年）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戚之盟書齊國佐（成十五年）沙隨
之會書宋華元（成十六年）甚者無伯而安甫之會君與大夫並
列矣（定十年）按此說亦非也外大夫凡與諸侯會盟者雖有
書人書名之異曷嘗不與諸侯序今但書名氏自此始未
可謂其並序自此始也安甫之會其並列也亦與凡會同
而又何須異說乎要之列序雖同而惟垂隴為主士穀新
城為主趙盾餘則無論有伯無伯皆非主會盟者是又未
可同日語矣○晉襄狃于彭衙之勝而志驕氣盈目無諸
侯亦甚矣是以在國而令處父盟魯公在外而令士穀盟
三國以伯主之亢戾如此抑亦何以服諸侯乎雖其兵力
猶强不失伯業然不能大有為于天下終亦如此而已此
晉襄所以不足道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
民也

范氏曰僖公憂民歷一時輒書不雨今文公歷四時乃書
是不勤雨無恤民志也

胡傳曰文公無意于雨不以民事繫憂樂其怠于政事可
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汪氏曰禮稱至于八月不雨則君不舉（李曰時值大旱即當減膳撤樂矣恐不至八月不雨方不舉）今文公自十二月不雨至七月則陰陽之氣
不和而恒暘為災者八越月矣文公漫不知省雖禫制未
終而屢行朝聘會盟祭祀之事其無恤民之心若是豈可
以居民上乎公羊謂不書旱不雨之日長而無災范注亦
云未為災誤矣綱目於漢獻之世書四月不雨至七月而
分注人相食則為災可知矣

彭山李氏曰不雨止七月則後得雨不言可知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旱為災而不久則書旱旱為災而久
則書某月不雨至某月按此說以久與不久為書不雨大
旱之別或不然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十一年夏大旱
宣七年秋大旱其歷一時則同而書不雨書大旱則異豈

亦以久與不久特分之耶蓋大旱未嘗無微雨而不雨則竟無雨也故公羊以大旱為記災不雨為記異誠有然者但言異則災在其中未可謂不雨未為災也若以其不書饑為不成災然則凡書大旱不雨並無書饑者豈于禾稼皆無損哉竊恐禾稼未必無損卒猶未至于凶歉故不書饑與大饑耳。據經所書則是不雨八越月也然子丑之月當雪而不當雨或於此時猶有雪乎曰非也若子丑月有雪則前此一月不雨何足為異且其所謂不雨者亦當自應雨之月書之不當以不應雨之月亦總書在不雨之中矣經又何獨不然哉況傳三年書正月不雨文十年十

三年並書自正月不雨此皆應雪之月而亦以不雨書可知雨雪亦雨屬經之總書不雨不必有應雪應雨之疑矣○胡傳曰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當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按此說亦覺不然蓋文公之不勤雨不恤民只於悉時總書見之不必又於先書不雨與不書雨見之也故為不雨而記異自當計其始月而即書不雨矣若以後言不雨為冀雨之辭則夫先言不雨豈不嫌於冀雨非一時乎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亦自其不見之時先言之而後總計其年也此蓋屬辭之常例春秋所書亦如之未必有他意也若夫僖公之篇固以閔雨而每特書不雨喜雨而又書六月雨然亦以每時止書首月故須書六月雨以見其從前皆不雨而至此方雨也不然不幾疑於三時首月不雨不此文篇之不雨為最久乎今文公以不閔雨而總書不雨自不必又書八月雨矣若必以不書八月雨為欲見其無意於雨則夫莊篇之冬不雨僖篇之夏大旱宣篇之秋大旱皆未書其某月雨也豈皆為其無意於雨乎李彭山曰不雨止七月則後即得雨不言可知非為文公無意於雨而不書

也蓋亦不取胡傳之說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傳曰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孔氏曰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宋為王者之後得祀殷之先王帝乙之廟不毁者蓋以為其所出故特存焉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魯以周公之故得立文王之廟襄十一年傳稱魯為諸姬臨於周廟周廟文王廟也鄭之桓武世有大功故得立厲王之廟昭十八年傳稱鄭人救

[大使祝史從王祏于周廟周廟厲王廟也○李曰禮大夫不得祖諸侯則諸侯亦必不得祖天子矣魯立文王廟鄭立厲王廟或亦後世之失禮而僭為之耳未必是上禮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何氏曰以言大與有事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何氏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

祖也[何氏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

穀梁傳曰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范氏曰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為喻]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胡傳曰大事祫也合群廟之主食于大廟[李曰此當是大祫大祫者當合毀廟未毀廟之主俱食于大廟而已]升僖于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

臨川吳氏曰曰有事于大廟者四廟之主遷于大廟而合祭也是為祫曰大事于大廟者毀廟之主亦與祭自始爵以下禰廟以上之主皆合祭于大廟也是為大祫

盧陵李氏曰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於顓臾以兵事為有事也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祭祀為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祫為大事書禴祀烝嘗為有事[李曰宣八年有事于大廟蓋祫祭非四時之祭也惟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為時祭亦當分別言之耳]此年大事宣八年昭十五年有事皆于祭畢譏故不書祭名烝嘗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

趙氏曰凡祭而失禮則書祭名祭非失禮為下事張本則稱事

劉氏曰春秋記烝記嘗記禘未有曰大事者其曰大事是乃諸侯之大事也諸侯之事無大於此者祫之謂也[李曰當指大祫]以是推之魯之郊禘非禮也○僖公于閔非父子也然與親父子相襲無以異臣子一體也君之則我以臣事之父之則我以子奉之是故為人後者則為之子矣彼不以子繼父則必以臣繼君君臣猶父子則父子猶君臣也舜之有天下祖顓頊而宗堯堯非同姓也受國焉爾非同

姓尚宗之况親親乎

孔氏曰禘祭之禮（李曰按此下文所言乃大祫之禮其依杜説作禘則誤矣）諸廟已毀未毀之主皆于大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次而下祭畢則復其廟其兄弟相代則昭穆同班近據春秋以來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雖同位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僖閔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

邢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是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禮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

薛起朱氏曰國廟論統不論倫雖以叔繼姪叔不得以先姪况兄弟乎夏父弗忌為宗伯欲尊僖公而謬言有所見新鬼大故鬼小夫以年則新鬼大故鬼小也以分則故鬼大新鬼小也僖公雖長已為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臣繼君猶子繼父也

高郵孫氏曰閔僖之為君臣較然於人一旦以臣而上君亂法之甚

高氏曰父子相繼禮之常也至於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以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漢之惠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議者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為元帝後皆背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生則

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況已實受之後君今乃自繼先君不唯棄後君命己之意又廢先君傳授之命人民土地則歸之己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此皆不可者也豈所以重受國之意也

汪氏曰僖公之不可先閔公三傳辨析明矣但穀梁謂逆祀是無昭穆范甯曰以昭穆父祖為喻何休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孔穎達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即已從

設禮必不然今考文定此傳用韋昭說父為昭子為穆僖
為閔臣子一例而以閔僖各為一世則是異昭穆矣然
朱子謂文王為昭武王為穆自其始祔而已然管蔡郕霍
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子孫亦以為序而不易則
昭穆不可易也但其論天子廟制謂周孝王時武王親盡
始立武世室孝王乃共王之弟而各為一世又以宋大祖
大宗哲徽欽高皆兄為穆而弟為昭皆兄弟對列各為一
世則又紊昭穆矣如何休頴達並立廟而同昭穆則齊之
孝昭懿惠兄弟四人相繼衛之懿戴文公兄弟三人相繼
立廟將無所容苟各為一世而異昭穆則齊頃不得祭其

祖而衛成不得祭曾祖矣古制不存無復可考竊疑古者
一君各為一廟則兄弟同昭穆共為一世祫祭大廟則當
當以僖公特設位于閔公之下後世同堂異室不可以二
先君共祭于一室必至於異昭穆而仍以兄弟共為一世
數之也然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諸侯祫祭則祝迎
四廟之主是諸侯之昭穆無過四廟天子之昭穆無過六
廟考之春秋哀公之世桓宮猶在則是祭十君而八世定
公立煬宮則是祭二十一傳之祖後世天子之廟有十餘
世歷十四五君而其廟皆不毀說禮者反引春秋以為證
而聖王經世之制不可復見矣又按大傳論禘祫而云諸
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
大夫士有事省於其君且得祫祭則諸侯大祫陳毀廟之
主宜不得為非禮矣或者謂諸侯不當大祫成王賜魯重
祭故有大祫疑其說之過也說穀梁者以大事為祫嘗左
氏外傳又以為烝皆未知其為大祫耳苟以此為時祫則
有事于大廟名為何祭耶

彭山季氏曰先儒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亦有可疑若曰
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則可苟遂以父子二世
分昭穆則不可

渝關李氏曰杜氏以大事為禘祭非也禘者祇以祭始祖

與祭始祖所自出耳若果禘祭不應及僖公胡傳以有事
為時祭大事為祫亦非也時祭者祠禴嘗烝享羣公焉若
果有事為時祭不應專在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其
為祫祭明矣於此而云大事可知大事之為大祫非祫之
謂也吳臨川以有事為祫大事為大祫其說良是但昭十
五年有事于武宮未必是祫祭或者時祫時祭皆可謂之
有事而有事者非止祫之謂也然則曷為不書祭名也義
不繫於其祭略書事而已宣八年有事于大廟杜氏曰略
書有事為繹張本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杜氏曰略書有
事為叔弓卒起也由是觀之可知識不在祭故不書祭名

春秋之立言審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大祫為大事書禘祠烝嘗為有事此年大事祫也宣八年有事禘也昭十五年有事烝也此皆于祭無譏故不書祭名其郊禘大雩皆書祭名者祭之僭也烝嘗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按此說亦不盡然其謂書大祫為大事又謂于祭無譏故不書祭名是矣然又以此年之大事為祫是不知祫與大祫亦有别且時祭之常五廟皆與不專在大廟與武宮豈可以有事為禘為烝乎蓋有事于大廟為時祫大事于大廟為大祫故皆于太廟行事若夫武宮為已毀之廟至成公時乃復立之固不可於此行祫禮或亦不同五廟行時祭也

意其時祭別自行禮故特言有事于武宮耳然則宣昭之書有事雖同亦非無所分別于其際矣至於郊為有故禘為亂重祭大雩為旱皆當書祭名抑宣為其僭禮而書之哉○蜀杜氏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矣胡傳曰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按孫氏謂兄弟不得以世數固非而胡傳又以兄亡弟及之世認作七世五世之世亦不然也不知兄亡弟及之世所以定國統而

父昭子穆之世所以序天親道固並行而不悖者安可執一而論之歟○世之一字其說有四有以易姓受命為一世者子張問十世可知是也有以三十年為一世者孔子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是也有以倫輩為一世者王制所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胡傳所謂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是也有以一君為一世者孔子所謂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而朱子註云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胡傳所謂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是也此可見世字不同

各隨所主而書之故一君雖各一世而昭穆之序終不可紊則兄弟之昭與同昭穆與同穆是又以倫輩而共為一世者也但昭穆雖同而立廟各異觀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則桓不與隱同廟僖不與閔同廟明矣○范氏曰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于大廟則其譏自明家氏曰大事于大廟未當祫而祫也按此說蓋據王制喪三年不祭之說故云然其實王制之說別有所指非謂宗廟之祭皆廢也文公之喪制雖未終意其大祫之禮在所當行故經止書大事而已不則未可吉而從吉何不亦以吉書閔二年書吉禘于莊公抑亦何不書大祫而以明其非禮乎○孔氏曰釋例曰凡

三年喪畢而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為節仍計除喪即吉之
月十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
見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遂
以三年為常則新君即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
僖八年禘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
皆得三年之常期也僖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
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
畢不為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耳
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為禘者釋例曰禘于
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

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于襄公亦其義也三
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
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如杜此言昭十五年雖非禘年用
禘禮故稱禘也鄭玄解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解左傳
都不言祫者以左傳無祫語則祫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
諦昭穆謂之為禘明其更無祫也古禮多亡未知孰是且
使禮傳各從其家而為之說耳劉炫云以正經無祫文也
唯禮記毛詩有祫字耳釋天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于禘
者若祫大于禘禘焉得稱大乎按此說不然禮記毛詩既
有祫文而公羊傳又明以大事為大祫則祫之異于禘也

明矣且大祫又異于時祫故以合祭遠祖為大祫非謂大
祫為大于禘也釋天云禘大祭也蓋王者之大祭為禘而
大祫次之鄭氏所謂三年祫五年禘者自是天子之祭禮
在諸侯之大祭止有大祫魯雖僭而行禘要以大祫為諸
侯之大事不可易也孔氏依杜不知禘與祫異故認祫為
禘而又牽合三年之期以為斷大抵皆誤矣蓋僖八年禘
于大廟因為禘其以用致夫人而行禘本非行禘之正期
至於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蓋亦偶同八
年耳豈皆行禘禮豈皆行禘之正期乎且其以三年為期
謂自新君除喪之時為始其後遂以三年為節亦必不然

使果如此說或先君當三年祫祭之期未及祫而薨新君
踰三年始祫又未及祫而或遇母喪或己又卒則踰十年
而宗廟無大祭恐非所以事先之道也夫宗廟自有常禮
竊意三年祫五年禘之說當從歷代相沿之定期非自新
君喪畢而數之也況文公二年之大事喪制猶未畢抑豈
專為喪畢而行此禮哉。僖八年禘于大廟在秋七月此
年大事于大廟在八月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在夏六月昭
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在春二月定八年從祀先公在冬凡
此數事時各不同大抵後世之祀典未必盡合於正期今
亦未知其孰為正而孰為不正也姑隨經文各論之可矣

○躋僖公主大祫之祭升其主于閔上耳未知廟制之立
亦以僖公為上否觀哀二年桓宮僖宮災或者廟制亦易
因桓僖二宮相聯是以一時並災歟曰今亦難定其必然
也以僖公之主既升意其廟制亦必易矣然亦安知非閔
宮在已入新宮之作不得不在閔下今但躋其主而未嘗
易廟乎若以二宮之災證之亦未可據蓋閔宮不易則當
介在桓僖二宮之間今未知哀公之世閔宮猶存否其或
閔宮已毀桓僖二宮猶存自是二宮獨被災或閔宮亦未
毀而火災之變常有超越數屋而莫測者豈必皆因相聯
而始並災乎○夏父弗忌邪說一作陷其君至於無天而

行其罪大矣然則弗忌亦無足論惜以文仲之賢坐視其
逆祀而莫之救仲尼不能辭其咎矣宜孔子以不知譏之
而於春秋特書其事豈獨於文公有深責也哉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曰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
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胡傳曰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
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
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
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家氏曰魯莊忘父之讎及齊為好春秋深責之晉襄敵父
之忠屢戰勝秦乃更率三國之師以為此役故四國皆書
人以示貶也

渝關李氏曰商臣弒君父而自立天下之下變莫甚於此
者矣晉襄繼伯不即討賊而與秦師為彭衙之戰經已直
目其爵以著其罪然猶曰起兵向秦晉弟為應兵耳今商
臣已歷一年而漠然不問乃率三國而又為報秦之舉謂
之何哉況列國諸卿所當引君于當道而志於仁者也不
知討賊以匡亂徒為是報怨以黷武則是義所當為者不
為而義所不當為者必為之也失職甚矣故於此特貶而

人之而於明年之伐沈亦貶諸卿責其不討楚而從虐楚
之與國也惟於三年陽處父之伐楚特書名氏以直亦其
專且妄焉觀書救江之故明其不為賊討可知不足於處
父者故不待貶而義自見矣且九年救鄭之師似愈於救
江特以不討楚賊而但與楚爭鄭則其功不勝罪故亦貶
而人之然則春秋之惓惓於討賊者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晉襄忘父德而報己怨其
罪亦自可貶若論其縱大賊而爭小怨殆有甚焉春秋之
貶諸卿罪固不一要莫重於不伐楚而伐秦矣故須以此
意責之而經義始備未可專責其報復之無已也○陳氏

曰曷為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始大夫將恒稱人由救鄭之役大夫始貶稱人矣廬陵李氏曰自入春秋以來至此除魯大夫帥師外外兵非君將者皆稱人如隱五年邾鄭伐宋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齊桓之伯伐宋伐郳伐鄭伐英氏晉襄以三國伐許與夫明年五國之伐沈皆未有書大夫名氏者則陳氏之考據不為無見按陳氏此說似有見而亦不然蓋文公以前外大夫之會盟侵伐固皆以恒辭而稱人至此年盟于垂隴既書晉士穀則大夫無不可以稱名氏矣可稱名氏而不稱名氏可知其為貶豈必

侯伐國書名氏後乃于用兵之稱人為貶辭乎且三年書陽處父後仍有以恒辭稱人者則未書陽處父前豈無以貶辭稱人者若必屑屑焉泥於三年當名氏而謂此將猶未貶也則亦固哉其為春秋矣況僖二十九年翟泉之會狐偃主盟貶而稱人未可謂在士穀之前不當為貶也今伐秦伐沈之役義皆可貶而並稱人安可謂在陽處父之前而亦不當為貶耶然則兩伐稱人皆貶辭自與文公以前之書法不同亦與三年以後之書法無異此庶為通論歟[illegible]此將魯衛皆從晉矣然而此後無魯衛或晉人未來徵師又或徵師而二國與秦好而託辭不往俱未可知至明春伐沈於是乎二國皆同役焉則亦曷嘗不從晉乎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汪氏曰春秋十二公皆不書納幣惟此年及莊公親往則書之）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何氏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

孔氏曰諸侯昏禮亡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只於納幣逆女士昏禮有六其一納采次問名納吉至納徵始有玄纁束帛士謂之納徵諸侯則謂之納幣以其幣帛多具禮文大與士禮不同故異其名也按士之昏禮納采問名同

日行事納采者納其采擇之禮主人既諾實即問名將歸卜其吉凶也卜而得吉又遣使納吉如納采之禮納吉之後方始納徵徵成也使使納幣以成昏禮也此納幣以前己有三禮獨再度遣使納幣非昏禮之始卿行則書之他禮非卿則不書也

胡傳曰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滄起朱氏曰譏喪娶也按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文公四十

一月乃娶娶時無喪何謂喪娶蓋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居喪之禮不可以吉事雖其心娶後于喪而欲娶之心先于喪心無喪矣故譏之

臨川吳氏曰此年十一月始大祥而行納幣禮是在喪而圖婚未祥而行嘉禮也非禮故書

汪氏曰喪雖二十五月大祥然中月而禫必二十七月始為終制今殺哀而圖婚失禮甚矣宣公元年逆女其蔑禮視此尤甚然其篡立之罪已極于喪娶乎何誅

彭山李氏曰納幣者為娶出姜也納幣非卿事也

渝關李氏曰此年納幣先儒皆譏其在喪圖婚其說是矣

然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胡傳曰納幣使卿非禮也以彼例之則公子遂如齊納幣不惟在喪圖婚且非卿事而使卿行蓋一舉而有二失矣二失之中為譏喪婚為尤重然使不在喪中經亦未嘗不書以其使卿行亦如公孫壽之來納幣耳此又不可不知。汪氏曰春秋凡書四時皆指首月此書冬則納幣在十月是僖公之薨甫及二十三月殺哀而圖婚失禮甚矣按此說亦未必然三年之喪若以二十五月論當在明春正月方滿若以二十七月論當在明春三月方滿由是言之納幣即在十二月是亦在喪而圖婚矣豈特十月為然哉經書在冬未知在何月或者果在十月固有之但必以十月為斷而謂凡書四時皆指首月則鑿矣不知通經之中凡以時書者自是三月皆在其中非專指首月言也。杜氏曰蓋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也按此說是謂僖公在日曾為大子議昏于齊已行納采問名納吉之禮矣但未及納幣而薨至此乃行納幣之禮此亦難定其必然也然即先有昏禮既已逼之至今何不再緩數月而納幣乎納幣既在喪分無論其先有昏禮與否俱難免於悖禮之譏矣。喪未終而納幣何其疾然歷二年而後娶較之宋公之于伯姬夏納幣而春娶者又何其緩豈亦如莊公之于文姜特以待年故而不即

娶耶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此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二事年與時皆同疑皆未可即娶而遂緩之者也齊女未可即娶今乃納幣于喪分之中豈以桓莊僖三公夫人皆齊女欲為世姻而倚大國以為援惟恐齊女為他國之所求也是以如此其急耶然觀四年之使微者往逆又似為他故而無意于娶者然亦惟無意于娶故遲之亦惟無意于娶故輕之此又無求于齊援但與文姜之待年者或亦未可同日語矣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十五

渝關 李集鳳 翽升

九年春宋災

左傳曰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杜氏曰來告故書

廬陵李氏曰左氏載宋司城樂喜救災之政纖悉備具又載晉侯士弱之問對則其來告必矣

高氏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

渝關李氏曰宋災三此年三十年昭十八年是也然書災而不書大災猶未至如莊二十年齊大災之甚也○鄰國之有災也來告則書往弔則書今書宋災彼必告而我必弔矣告者禮也弔者亦禮也○宋樂喜之救火周詳有緒火必不至大縱此實政之能捍災者良可嘉也然而災變之來是必德政不修之所致故遇災變而恐懼修省所以回天怒而迓人休者當別有在豈徒恃此備禦之具而已乎君臣上下皆當因此而致儆焉此春秋書災之意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曰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勤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曰穆姜薨于東宮 杜氏曰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

杜氏曰夫人成公母

穆文熙曰婦人一失其身萬事瓦裂穆姜淫亂後雖能知其過則亦何益

渝關李氏曰穆姜之居東宮也以自愧罪而避處于此乎抑亦臣子輩防閑其惡而閉固之乎意者魯人既逐僑如

刺公子偃亦必徙穆姜而不使其仍居故宮矣觀其始往而筮之猶有幸冀得出之意及以隨卦之義自斷而知其弗得出若非制于臣子之手何以不克自由如此哉今于其死仍以夫人之禮薨葬之者彼其位號蓋猶存不敢以其有罪而深絕之也然則穆姜之失四德誠為先君之罪人今雖沒而得成其喪其有愧于夫人之禮者實多矣

附錄 左傳曰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杜氏曰為十年晉伐秦傳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

彭山季氏曰葬速則其禮亦略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左傳曰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杜氏曰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胡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

汪氏曰齊桓之時在于服楚晉文之時在于勝楚晉悼之時在于敝楚蓋召陵以前楚人連歲加兵于鄭及次陘之伐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前楚滅黃而伯主不

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頗懾服矣迨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陵駕中華既縣陳入鄭又滅蕭圍宋于蜀之會奄然以蠻夷之大夫主盟諸夏而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為已有厲公敗之于鄢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纔伯鄭與于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帖荆之績則楚浸強盛未肯服義而昔者處父之伐不足以屈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之捷則暴骨以逞克不可命而先君鄢陵之勝不足以服其心也于是

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于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有以剗其暴狠之鋒又有以摧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于斯為盛矣

渝關李氏曰晉人敝楚之計先儒皆盛稱之未為不可但以王道之大論之或亦非春秋之所取也晉欲得鄭當先制楚令既無道以制楚而又無德以感鄭乃設為敝楚之策彼來我去彼去我來僕僕于道路之間而屢動諸侯以黷武如此而猶曰于我未病吾不信也大禹之征有苗也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帝王之討罪格頑如此令鄭人之叛晉又非有苗之可比安有不德綏而以力爭一伐不已至再再伐不已至三三伐不已至四將欲敝楚而先自敝其違桓文之服楚勝楚者已遠矣又何論帝王之德化也哉觀十年十一年兩致伐而一致會又以救鄭與楚明係不足于晉之意此年之役雖不致公觀下文楚子伐鄭而其危自見若以是為春秋之所取失經義矣○公于穆姜之喪當承重八月葬穆姜而冬即會伐鄭非禮也蓋當時喪紀之廢久矣父母之喪且有背殯而行事者況于嗣孫之承重而祖母又已葬乎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傳曰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

杜氏曰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

孔氏曰經書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傳言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經傳不同必有一誤而傳于戲盟之下更言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己亥在癸亥之前二十四日以長歷推之十一月庚寅朔十日得己亥十二月己未朔五日得癸亥則十二月不得有己亥經書十二月一字誤為二也

永嘉呂氏曰按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成十七年柯陵

之盟亦書于伐鄭之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于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伐鄭則為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于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廬陵李氏曰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晉方失陳中國之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詞稍直故士匄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皆有疑怠矣獨幸五會之信在人心者未忘而荀罃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修德息民于是有以成三駕之績焉則此盟乃夷夏盛衰之機括也歟

渝關李氏曰同盟者同欲為盟相與戴晉而外楚也今觀鄭人之載書游移其辭而知武子又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可知鄭人于此本未心服而不無異志是其所謂同盟者徒有其名而已又何怪其叛服之無常乎○彭山季氏曰左氏謂此盟為鄭服若鄭伯親至則當書鄭伯如師若遣大夫則當如齊國佐之書名氏矣今經文不然則知其為微者也微者行成當時亦不使預會故略而不書啖氏曰經書同盟自是晉與諸國同盟鄭不預也此說得之然下書楚子伐鄭則鄭與晉成可知矣按此說信經不信傳似有然者但其初請成也或曹使微者至于既許之成鄭伯縱不出亦當使卿往敢以微者與約言乎且鄭既服晉而晉與之成則當諸侯同盟時乃不使鄭國一人預會焉又何為也意者左傳之說本實錄但以諸侯之疑怠而共為此盟原不專為鄭服故故不別言鄭伯而但合伐鄭之諸侯統言之且鄭伯雖預盟而其反復不常原不足齒是以略之而不書耳○穀梁傳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范氏曰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按此說亦非也不異言鄭恐其反覆而略之耳何善之有不致者下書楚子伐鄭其危可知且初伐之危猶未若再三之甚故于此焉不致而再伐三伐乃以書重而致之四則伐

鄭之危不待言故不致伐而致會也若謂恥其不能據鄭而不致然則三駕之役皆致豈皆為其能據鄭乎○汪氏曰悼公四駕伐鄭唯盟戲不致者因子駟之言而未得志于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恥不能據鄭者是也亦猶會鄬謀陳不成救而不書至會耳悼公九合諸侯獨于鄬與戲不致春秋豈無意哉按春秋凡書至者皆是危之而幸其返非如策勳之謂也然則鄬與戲之不書至豈以不得志于鄭與夫謀陳不成救之故哉且十一年夏伐鄭同盟于亳城北不旋踵而又叛之與此年之盟戲何異而亦致伐可知穀梁恥不能據鄭之說未可信也○左傳曰晉

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杜氏曰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吳氏曰左氏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蓋誤重說也按吳氏以傳為誤重說誠有然者蓋門其三門即季武子等門于鄟門門于師之梁門于北門之事而約言之耳不然晉人既與鄭成而已得鄭矣何不得志于鄭之有而必再伐之即使再伐亦必遲之數月而後可令十二月癸亥去十一月己亥僅二十四日安有師未歸國乃又渝盟而再伐者乎由是言之可知傳說之誠誤矣吳氏又曰古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作傳者承兩國之舊史月數不同遂兩載之按此說恐未必然蓋古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容亦有之但春秋所書乃是用周正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若誤在前月者可謂用夏正令以周十月伐鄭又誤謂十二月復伐之十二月者是為夏十月即或以夏正書十月豈有合于周十月之伐鄭者乎然則左氏之誤或因十一年有復伐之事遂謂此年亦復伐也要之經既不書其不足信也明矣

楚子伐鄭

左傳曰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汪氏曰楚書子者國君自將恃強軋弱憑陵中國之稱也

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彭山季氏曰晉伐則鄭從晉楚伐則鄭從楚此所謂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強者而請盟也鄭之執政乃欲以是而庇民焉其謀國不臧甚矣

仁山金氏曰按秦將伐晉乞師于楚楚子囊言晉之不可敵可謂審矣然而歲有爭鄭之師何也蓋助秦則秦強而得鄭則楚強是以雖明于拒秦而昧于爭鄭也于是晉饑不能報秦而亦急于爭鄭蓋報秦不過得志于西戎而得鄭則可以得志于中國此又晉悼之大略也

附錄　左傳曰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傳曰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杜氏曰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季曰杜氏曰癸丑三月二十六日戊午四月一日據此則兩會之日亦相近但經書兩會皆在春自當爲實錄傳言是四月會柤者蓋傳誤耳彭山季氏曰柤古偪陽國地在今徐州沛縣東北界後漢志彭城國偪陽有柤水水經註曰柤水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故城東北是也○是時晉方與楚爭鄭悼公

懼吳之有異志也則楚無擬其後者將悉力以抗中國矣故晉率諸侯又往會吳蓋會壽夢也

穀梁傳曰會又會外之也

汪氏曰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敢屈吳而往與之會已爲過禮今悼公伯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爲會則是舉天下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興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庸愈乎

湔闗李氏曰孔氏曰成十五年諸侯大夫會吳于鍾離五年魯衛會吳于善道皆大夫來也此傳云會吳子壽夢則吳子自來也按此會之爲吳子固見于傳說然據吳越春秋則鍾離之會亦是會壽夢安知會于善道非亦吳子來會乎然則彼二會者未可以左傳之不言壽夢而俱以爲大夫也○杜氏范氏俱謂柤楚地非也柤近偪陽在宋東北楚亦安得有此地乎○經書會而又會者自是諸侯先相會而後與吳會也其先會也亦即在會吳之地故經不再書彼地耳今左傳謂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蓋以成十五年先有鍾離之會故左氏誤以此爲先會于彼地也不知鍾離在宋東南柤在宋東北諸侯于此安有先遠至鍾離後乃北旋而至柤地耶况三月癸丑距

四月戊午僅五日則其路遠時迫亦必不能爲兩會且使先會果在鍾離經亦何爲不書孔氏以爲會不告魯故不書然則經既明書公會某某會吳則是公亦與于先會矣公與于先會又何須告魯而後而後書也哉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左傳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五月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

彭山季氏曰偪陽妘姓小國子爵其地在今沛縣一統志云在嶧縣西南五十里則亦沛之東北界也

高氏曰偪陽楚與國也
襄陵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會吳而因道
用師滅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
甚之故曰而志之也
汪氏曰齊桓之伯滅譚滅遂降鄣遷陽晉文之伯執曹伯
逐衛侯悼公之伯滅偪陽皆功不揜過此孟子所以謂五
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偪陽國及柤地皆在今沛縣乃吳入
中國之要衝則悼公之會吳于柤蓋謀滅偪陽而通吳也
林氏曰此通吳晉往來之道也按此說無他佐証未可據

也且吳晉往來之道未必定出于偪陽即或道必出此以
彼蕞爾小國雖嘗從楚焉敢閉關而不許之通明與大邦
為難乎且自成七年晉與吳通而後往來之使必不絕未
聞偪陽之為梗于其際也又安見此滅之為通道計乎或
曰高氏以偪陽為楚與國殆不然也偪陽在宋東北宋猶
從晉不從楚豈以近宋之小國乃敢踰宋從楚而不從晉
乎若果如此縱使宋人畏楚不敢加兵于偪陽然當諸大
夫之圍彭城時何不移師于彼特明大義以伐之乃至此
會而方滅之耶意者偪陽之見滅別有所以得罪于晉者
彼原非楚之與國也按此說亦未必然偪陽雖與宋近安

能必其不從楚如宋魚石恃楚之援且據彭城以抗宋何
況小國之不受命者乎然則諸侯為會于柤彼偪陽者必
以從楚故而于地主之禮有闕焉是以相率而滅之將欲
示威于吳以見兵力之甚強耳觀諸侯環而攻之彼終堅
守而不服罪若非有恃于楚何敢與之相角而逆伯主之
頻行乎及偪陽既滅而晉以偪陽予宋公楚鄭即為之伐
宋則偪陽之為楚與國也明矣大抵偪陽近宋而不事宋
宋固無如偪陽何且當晉圍彭城時或偪陽又轉而從晉
固有之蓋諸侯之向背每無常安能定其為適主乎○或
曰會吳于柤柤者偪陽境內地也此必吳子有恨于偪陽

以其事楚而不事吳故會于其境內而謀伐之晉欲親吳
因率諸侯與之同伐而遂滅之也不則何地不可以會而
必為會于與楚者之境內地乎觀其會吳于柤可知其為
偪陽而會也本吳志也按此說亦自可通但據左傳則此
役實出于晉故晉人以偪陽予宋而又以偪陽子歸是皆
無與于吳事也姑從傳說焉可矣○汪氏曰吳既會柤必
以兵同滅偪陽而春秋所書若會柤之後繼事以滅偪陽
而吳不與滅蓋不以中國諸侯從夷狄之主滅弱小之國
也穀梁之言是矣（穀梁子曰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按此說不然
偪陽之役非吳子主兵以令諸侯豈為以中國從夷狄乎

且同盟于戲不異言鄭而鄭與焉遂滅偪陽亦不異言吳何謂吳不與滅乎孔氏曰僖四年公會齊侯云云侵蔡蔡潰遂伐楚襄二十二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如此之類一行而有二事者法當言遂遂者繼事之常辭耳伐楚為攘夷伐晉無夷兵而亦書遂可知此滅之書遂必非為其從夷故也○書遂滅偪陽于會吳之下則吳與同滅可知此時吳深怨楚相與滅其從楚之國是必有之或者謂吳子與會而不與滅固未可知但據經文自是吳與同滅之辭耳○孔氏曰會非征伐之事荀偃士匄于會始請則偪陽無大罪諸侯無宿謀因會滅人情在可責傳言自會也是究

其從會行也非之之事也按此說亦不然傳謂言自會者明其為繼事之辭耳滅人之國以滅為重何須論其滅生于會而始非之耶○陳氏曰以偪陽子歸不書宥偪陽子也以為非其罪也悼公合十三國之衆而遂滅偪陽于偪陽子何譏焉按此說亦非也凡書以歸者非為著彼之有罪豈以其無罪而不書乎使晉人果以之歸則以恃強而滅其國虜其君正當備書以治其罪矣不然恐未見其宥偪陽子而先已宥晉侯也豈通論乎然則經既不書蓋未可信或者史氏以滅為重而略其虜君之事亦未可知○欲以封宋之臣而滅人之國向戍為何功偪陽又何罪乎戍之堅辭不受則得矣乃欲以之光啟宋君抑豈義之所可安者哉晉人果以偪陽予宋是以先王分封之土地擅以與所親者又不獨滅國之罪深為可誅也已○偪陽東南之小國也雖背中國而從楚于其滅也猶致矜悼之情謹而曰之春秋覆載之仁使萬物各得其所之意于茲可見

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王氏曰此致前事者二事偶舉其可道者也會夷猶可因會夷而滅人之國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按此說不然春秋之書公至非與之也豈以惡甚則不致而

第舉其可道者乎然則何以致前事也曰會吳便可危不待滅偪陽矣且滅國之危易見也故滅國不必致而特致其會以危之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曰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彭山李氏曰鄭公孫輒公子去疾之子也○鄭之從楚以鄢陵之戰其君為鄭而親集矢于目也晉之伐鄭以鄭人從楚助魚石而伐宋也故晉兵加鄭則報必及宋鄭之恃楚而不知自反久矣今楚子伐鄭鄭之從楚復堅故楚又

助鄭伐宋以報去年伐鄭之役此不過逞其私忿耳豈解怨息爭之道哉宋惟從晉不貳而完壁以守不與交鋒楚雖加害卒亦無如之何矣豈若鄭人信無所立惟強是從徒使其民辛苦墊隘無所厎告哉

高氏曰以宋公受偪陽故也鄭背中國即夷狄又與夷狄同伐中國罪不容誅也

陳氏曰二國言帥師自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始

廬陵李氏曰鄭之從楚未嘗不連兵以伐宋一見于宣之元年再見于成之十八年三見于此年四見于明年

渝闕李氏曰是役也李彭山謂報去年之伐鄭則是楚人之助鄭也高氏謂忌今年之受偪陽則是鄭人之助楚也二說未知其孰是今並從之可矣○宋受偪陽而不免于楚鄭之伐雖云得利而害亦隨之至于桐門之被攻而宋亦危矣然觀去年之宋災也樂喜為政而救火有方令受楚鄭之伐意其城守時必有備之周而禦之力者宜二國之不能屈宋也

晉師伐秦

左傳曰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侵見九年傳

家氏曰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令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略之也

高氏曰晉罃帥諸侯會吳滅偪陽又越千里而伐秦可謂虐用其民矣為晉計者莫若修文公之業求成于秦庶因秦之兵力共攘荊楚可以少安中國不此之圖而反以秦資楚此晉之失也

洛起朱氏曰偪陽楚與國晉滅以與宋則楚連鄭師以伐宋勢也晉宜救宋不宜伐秦自分其兵力而多樹敵非計也雖然晉方借吳為援楚不得不借秦為援楚伐吳而晉伐秦亦其勢也

渝闕李氏曰去年左傳曰秋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至于今而伐秦以報之焉得為義舉乎且經書晉師伐秦于楚鄭伐宋之下則是忘與國之阽危而急紓忿于鄰國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文之伯也先與秦穆親故卒資其力以敗楚于城濮令秦人南交于楚而秦景之妹又為楚共之夫人晉人于此縱不能間秦而使為我用獨不可以尋舊好而使彼亦不為楚用乎奈之何不忘私怨而伐秦以重其仇于是秦楚益相比而伯國又多一敵焉豈非失計之大者乎○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杜氏曰為下殺三大夫傳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曰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汪氏曰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于魯其無忌憚亦甚矣

渝關李氏曰公與莒子前後之同會盟者數矣乃八年莒人伐我東鄙至此又再伐焉在莒子固不念前好未知既伐後再同會盟時有何面目見魯君也晉悼于此縱不能移師以討莒亦未聞于同會時數莒之罪而深戒之故十二年又伐我東鄙十四年又侵我東鄙晉悼皆若罔聞抑亦何以為伯主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曰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于牛首

杜氏曰齊世子光先至于師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永嘉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次所以示譏言專以強弱事勢為先後也

王氏曰齊世子光以與會而長四君蓋伯主摟諸侯之術也

汪氏曰齊世子光同盟雞澤會戚救陳盟戲會柤皆序小邾子之下唯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上而傳稱光先至于師明年兩伐鄭又序莒邾之上傳亦云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氏皆云為盟主所尊故進之蓋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莒邾薛杞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強故素周班而進之也況自晉悼之伯莒邾以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先王舊制論之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陳氏曰隱桓之諸侯皆序爵也伯者作而後小國或序于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于伯者矣于是以世子長于小國之君則悼公為之也

范氏曰齊世子光序滕薛之上蓋驕蹇

彭山季氏曰此因鄭人從楚伐宋而伐之也自此晉人凡三伐鄭皆因楚鄭加兵于宋而後動則亦不得已而應之者歟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玄云誓猶命也言誓者用天子既命以為之嗣也十九年傳云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以子男之下柤之會列于小邾之下是其正也于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

先至心喜其共遂進其班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言其非正法也按此說以光為未誓于天子法當繼以子男下然既稱為世子即當以世子禮待之矣如臣子之不請命而立君者未嘗謂其非諸侯也豈人君之不請命而立儲者不得謂為世子乎且既稱為世子彼亦即以世子自處矣乃前此之諸會皆序小邾之下豈其甘從未誓之例而自下耶若甘從未誓之例而自下何又稱之為世子耶竊意會同之禮本當先諸侯而後世子以諸侯為有爵而世子尚無爵也故杜氏曰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令晉悼以時之宜令在滕子上夫謂賓之以上卿意者其定制未可謂

因未誓然也故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之世子而次于子爵豈非周制之常本如是哉自此以後光每先伯子自是紊亂周制而為悖理之甚者若據世子之稱合之周禮之制則光以世子攝其君當次衛侯而序曹伯之上矣令讓曹伯莒子邾子在前將必以光為謙德而晉悼之尊光者亦且未盡其禮也其可信乎然則周禮為周公未成之書本未見諸施行者未可據此為準以之而論春秋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左傳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杜氏曰八年子駟所殺子狐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杜氏曰子孔公子嘉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

彭山李氏曰公子騑即子駟公子發即子國公子輒即子耳皆穆公族也

臨川吳氏曰凡稱盜蓋皆賤者但當稱人以其所作不義

故不稱人而稱盜

王氏曰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鄭三卿之禍其近是乎

陳氏曰盜賤者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書盜自此始春秋之季小臣圖柄臣甚者陪臣執國命矣

穆文熙曰黜車侵田鄭之執政橫甚不至殺身不已未必皆殺之者之罪也子孔知難而不告雖得暫免後以為政之專鄭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殺之而分其室則其禍愈慘矣小人倖免何益哉

渝關李氏曰左氏謂尉止等帥賊以入云云不知尉止等

即賊也其所帥者蓋皆不義之黨耳抑豈别有所謂賊者乎○左傳曰書曰盜言無大夫焉杜氏曰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孔氏曰若國家討而殺之則舉國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而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但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爲盜按此說不然賤乎賤者不義則稱盜若或下大夫殺之下大夫非卿止可賤之而稱人耳未可謂其非卿而即宜稱盜也公羊傳曰弑君賤者窮諸人稱盜以弑賤乎賤者也然則書殺之例亦當準此○據左傳說則是衆亂而擅殺之也

何不書曰鄭人殺其大夫某某而乃以盜殺爲文乎蓋凡稱人以殺者或非卿而以衆辭書或是國人而以衆辭書耳此則賤乎其賤又非國人之公惡也一旦懷私而作亂于朝非盜而何孔子曰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若尉止等豈非無義之小人乎○杜氏曰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孔氏曰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賤者不繫于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若如他物殺之然按此說亦不然凡稱人以殺大夫者雖非君殺亦言其大夫蓋據彼國之大夫言故言其大夫抑

豈以彼之所有而乃如此書乎廬陵李氏曰春秋若欲書大夫獨不可依蔡侯申例而書曰盜殺鄭大夫某人乎按此說良是然而經乃不然既不書其大夫亦不書鄭大夫者不以專殺大夫之罪罪盜賊也故止書族書名即可知其爲大夫矣義豈繫于大夫之稱哉○胡傳曰盜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爲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强則精神折衝閫有偃息談笑而郤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于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于朝安在其爲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爲當官失職者之鑒也按此說之義似正但止據被殺一節罪其不能保身故以

爲失職而削其大夫殊未責其所以致寇之罪也且以卿佐被盜殺即使書大夫亦可見其失卿職矣豈俟削其大夫以見義乎然則盜者寇賊之名賤之外之故不繫于國不繫于國故亦不稱君大夫也觀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不稱君此年盜殺二公子一公孫哀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不稱大夫可見矣蓋既名之盜不可以君大夫之名分治之故但著其君之爵與夫大夫之族而已恐非責其被殺于盜而乃如此書也○張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鄬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騑弑之及楚

于棄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騑者從夷之人弒君之賊也而發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揜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廬陵李氏曰此條之說張氏最得之夫子騑之罪豈可以失職蔽之耶不書大夫當討之賊也不書鄭人不以討賊之義予尉止等也書大夫則疑于衛縶書鄭則疑于雍廩按張氏之說謂公子騑以從楚之故弒僖公與七年左傳說不合似未可據且謂因此被殺故不稱大夫是亦不知以盜為文不稱君與大夫之義也使為當討之賊而不稱大夫哀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亦不稱大夫豈亦為其弒

君而特削之耶且春秋能以討賊者則不書大夫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不能以賊討者則書大夫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若不以討賊之義予尉止等又何為明當討之賊而不書大夫耶況鄭僖之卒乃疑獄春秋既不書弒而書卒又不俟討賊而書葬何至此而欲明當討之賊哉然則李廬陵從張氏而曲為此說失經旨矣其謂書大夫則疑于衛縶尤不然衛縶未嘗書大夫其言衛侯之兄云者蓋以其屬籍言與騑等之言公子公孫何異但不稱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不無稍異于此耳至謂書鄭人則疑于雍廩恐春秋之旨必非為其非討賊而乃書盜也○此時諸侯之師壓境外患方殷內亂又作鄭國之危亦甚矣夫子駟從楚以召敵陵下以致盜則是貽鄭以危者皆子駟罪也若夫子國子耳同被殺其亦黨惡相濟之徒也哉

戍鄭虎牢

左傳曰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李曰二年既城虎牢矣此又何必再城之經但書戍不書城則傳之又言城者蓋或偶有圮隳令稍稍補葺之故傳以為城而經不書也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

杜氏曰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

彭山季氏曰虎牢獲繫之鄭者是時晉以虎牢與鄭也

滄起朱氏曰始鄭從楚則取虎牢而城之為中國制鄭也

令鄭從晉則居虎牢而戍之為鄭拒楚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孔氏曰二年晉城虎牢則虎牢久已屬晉非復鄭有令繫鄭者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歸之焉善晉侯故探其心而繫之鄭也按此說非也二年城虎牢以偪鄭及鄭已服必以虎牢復與鄭矣至此而為鄭戍之自當仍繫之鄭爾使如傳與孔疏說則虎牢猶未歸鄭何得即繫之鄭鄭服且未可知何得探晉侯之心而豫善之況略諸侯而不書明是不足于晉之意具書戍虎牢者譏之云耳豈曰善之云乎○此年戍鄭虎牢與五年之戍陳雖同而亦有不盡同

者蓋伐陳者伐其國都也伐鄭虎牢者伐其塞邑也然則諸侯不伐鄭都而伐鄭邑雖云居險以衛鄭實則亦有制鄭之意焉但與城虎牢時明以逼之則不同耳伐虎牢者不獨魯然而不書列國者略之也蓋虎牢之戍當時必以為長策春秋略之以為不足稱謂非所以保鄭之道也是故雖得其平而反覆廢興常卒至再伐三伐而後定戍亦何足恃乎五年之戍陳亦不書列國義猶是也比事觀之而見春秋之書二戍其譏晉悼也明矣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曰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彭山李氏曰楚公子貞救鄭所以堅鄭之從也楚本爭鄭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五　襄公十年　二三七

春秋何嘗以救許楚乎紀其實而已耳

滃州李氏曰胡傳曰聖人既以虎牢還繫于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判楚之不若也按此說不然虎牢繫鄭原非所以罪諸侯且其戍之亦非肆其陵逼之謂也然則晉悼之伐鄭雖勤而楚人之伐鄭亦不一令為爭鄭之故而救之安見楚人之愈于晉乎即使諸侯有罪而罪之自有其法亦必不以許楚之救而罪之矣若果許楚以罪諸侯不幾開蠻夷援黨之私而為中國之患者豈淺鮮哉○汪氏曰楚屢救鄭矣宣元年為賈二年關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及公子申之類皆不書其志在于爭中國不可許之以救也然聖人之作春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五　襄公十年　二三八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晉中國之侯伯也楚猾夏之蠻夷晉文公懷怨以攻衛過于侵暴則書楚人救衛晉悼公據險以臨鄭肆其陵逼則書楚公子貞救鄭皆所以備責伯者之不仁而見夷狄反有救患之善也而楚救衛而終不能保衛楚救鄭而終不能爭鄭又以著裔不謀夏之常理耳雖然前書晉悼救陳而陳卒屬于楚此書楚救鄭而鄭遂服于晉得鄭而棄陳悼公蓋惑于諸大夫之言以為陳近于楚是以計近功而忘大義急于此而緩于彼也按

此說謂楚救不書以其志在爭中國而不許其救似矣若
果如此則僖二十八年之救衛與此年之救鄭抑豈非有
意爭中國而獨可許其救乎然則凡書救者未必皆善辭
楚之諸救不書者或不告或不及救或雖及救而來告史
氏略之而不書俱未可知若此二救實為抗晉之大者史
既書之經亦錄之以誌其實曷嘗許其救患之善哉且晉
悼之戍虎牢是乃據險以衛鄭原非肆其陵逼以阸之也
尤不得以此為晉罪矣若夫楚救衛而終不能保衛楚救
鄭而終不能爭鄭困晉人之虐衛困鄭無已時衛鄭不得
不從之豈有係于裔不謀夏之常理乎至于晉悼救陳而

陳卒屬楚楚人救鄭而鄭遂服晉所以屬楚而服晉者亦
不在于晉救與楚救也今但就事論事則可耳○諸侯伐
鄭鄭即與晉平經雖不書平可于戍鄭虎牢而見之矣楚
人救鄭鄭又與楚盟經雖不書盟可于明年鄭人侵宋而
見之矣以南北之兵迭至而向背無適主焉鄭人之無信
義何如哉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渝關李氏曰九年伐鄭不致令則致者初伐已可危再伐
則甚矣故于其甚者致之觀其致伐鄭而聖人不足于晉
之意自可見或者猶欲修言三駕之績謂之何哉

附錄　左傳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
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
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
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
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

渝關李氏曰成十一年左傳謂周公楚與伯輿爭政孔氏
曰本亦作與今年傳謂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此二事者
未知果皆伯輿而為一人耶抑或伯輿及伯輿名字不同
而實兩人耶若果一人則居王朝二十年而周公與爭于

前王叔與爭于後意其人必有不從二公而直行其志者
故二公不平而與之爭焉令觀王叔之政以賄成而刑放
于寵可知與之爭者本不義宜乎王右伯輿而不右王叔
也○天王在上而大臣爭政于其下無王甚矣孰是孰非
不能大振乾綱伸其進退之權乃右伯輿而左王叔亦徒
右之左之而已及王叔怒而出奔猶使復之而殺史狡以
說焉王室之政刑安在哉晉侯使士匄平王室以王室而
待平于晉是天王無如二子何故二子竟至于訟且亦不
訟于王而訟于晉也嗚呼天王在上而二子具訟于晉臣
則是天下之大權全在于晉而不在于王而王室亦聽命

馬名分之倒置莫此為甚尚復知有天子哉夫攬天下之大權而不知有天子徒欲以天子之所左右者亦從而左右之抑亦末矣嗚呼斯亦不至此時而然也晉厲之世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見成十一年左傳固已惟晉是聽矣至晉悼時士匄乃敢聽訟于周殆有甚焉觀于此而知王室與侯國君臣上下之辨掃地盡矣春秋安得而不作乎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曰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杜氏曰政者伯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

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杜氏曰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孔氏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以為己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也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壞者壞其部伍將領也今使各自屬其軍不復立私乘故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孔氏曰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共官力役則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之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也若不以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當斷一而責其二也設利害以懼民既之使入己耳民畏倍征故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知是賦稅者以言役邑入則役之與邑皆從民而入官也從民今官唯在力役與賦稅耳故知邑是賦稅也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孔氏曰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馬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央取其半又以半歸公謂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役傳順序此文顛倒傳意以叔孫為主而先說孟氏言孟氏如叔孫所得使其半為己之臣叔孫所得子與弟也此孟氏若子若弟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使子弟盡為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不然不舍孔氏曰如上所分三家所得又各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取二分而二分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三分歸公分國民以為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舍謂舍故也制三軍分國民若不如是則三家不皆舍其故法而別改作也

杜氏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孔氏曰以昭五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魯本無中軍也以閔元年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下軍知魯有二軍亦名上下軍也季曰襄十年齊師伐我左傳謂孟子據泄師右師冉求帥左師是魯之二軍以左右為名不以上下為名也或者未作三軍之前本名左右軍及三軍既作特加一中軍而左右二軍之名如故邪未可知說詳昭五年舍中軍下此言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知從前二軍皆屬公也明其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以征伐耳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也○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屬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

軍之數季武子令為三軍則異于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唯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彊弱就寇未息卒士盡行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鞌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唯三卿師之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計四千士卒成二十四軍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魯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衆充二軍之數明知此分合竟之民以為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于禮也

陳氏曰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

家氏曰析三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為國君者僅擁虛器于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與于此春秋書城費于前書作三軍于後所以垂人臣貪固跋扈之戒

茅堂胡氏曰作三軍公無與焉而不疑蓋公年十四生于帷墻之中不知君國子民之道殆與晉悼異矣

瀹闕季氏曰孔氏曰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然則止是作中軍耳而云作三軍者傳言三子各毀其乘則舊時屬已之乘毀之以足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三軍也按此說似是然以舊軍盡廢全改為之而書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以中軍分屬于二軍而季氏擇二是二軍未嘗不動也何以但主中軍而言舍乎然則此書作三軍當不為舊軍全改故三軍為大國之制魯非大國而增一軍踰王制矣故以成數言之所以明其為僭也若夫舍中軍亦不為二軍不動故中軍為季氏之所掌故主中軍言之所以明季氏之專私耳如孔氏說但以二軍之動不動而論書法之不同不惟于事難通抑豈當于經旨之大者哉說

又見舍中軍下○作者創為之名曰作三軍便見舊只二軍而今增之爾或疑周禮夏官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僖公之頌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魯既稱大國何以只二軍耶曰孟子以侯為大國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魯以侯爵而稱大國應有千乘之賦矣竊意侯國千乘之賦本只二軍周禮所謂大國三軍者蓋指方伯上公之國言以方伯上公為大國則侯伯國為次子男國為小矣杜氏孔氏皆曰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是也見成三年衛孫

良夫宋聘 左傳註疏黃石公中略曰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夫魯爲諸侯非方伯以此考之止當有二軍明矣又詩公車千乘蓋即二軍之賦如昭五年舍中軍復用二軍也八年蒐于紅革車千乘是二軍當有千乘也公徒三萬蓋即二軍之卒二軍當用二萬五千人曰三萬者舉成數而侈言之也子路謂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猶不爲大國則大國三軍車必不止千乘徒必不止三萬矣魯之車止千乘徒止三萬豈非國本次國而應有二軍之制也哉魯二軍而令爲三軍故謂之作此自是變法亂常之事耳○按周禮之說殊

有一疑先王封建諸侯其兵數當與地數相準如天子地方千里諸侯方百里天子車萬乘諸侯千乘是天子皆十倍于諸侯豈天子六軍大國諸侯乃半天子而立三軍乎即次國二軍較之亦有天子三分之一已與地數車數僅有十分之一者不合矣又魯頌之說亦有一疑魯只二軍而有千乘是以二十五人共一車也魯有千乘而徒三萬是以三十人共一車也如此又與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之說不合矣大抵古之兵制不可復考竊意古者六軍三軍二軍一軍之人數亦各不同未必拘于萬有二千五百人如春秋每書師師

者兵衆之辭抑豈盡如二千五百人之數乎此等處要當知其大略耳其地數車數軍數人數無能一一皆合也必過求之則鑿矣○周禮註曰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人爲五百一十二萬人以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凡七征而歛一次也按此說亦覺可疑千里之地可出五百一十二萬人萬乘之兵當用百萬人六軍之數當用七萬五千人以六軍準萬乘是所用者僅十三分有奇之一以六軍準千里之地是所用者又六十八分有奇之一矣所用者至少何須家出一人以擾民耶即云備數以待用亦不須六七十倍之多也

朱子詩傳曰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三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按此說亦多可疑魯之初封地方百里若成方十里方出革車一乘則是魯初革車止當有百乘矣即至孟子時方百里者五亦止當有五百乘僖公之世何

以便有千乘耶且千乘者二軍之賦有車若干即當有人若干特其用之征伐則人數多寡乃視車數多寡以為衡耳詩言千乘是全設之車數也其言三萬當亦全設之人數也若以三萬為所用之步卒止以供車三百七十五乘何為車就全數言而徒止就用數言耶要之朱子此註未必古制即如此而詩解亦如是也至以魯為大國三軍尤與春秋作三軍不合春秋以三軍為觧則魯本二軍甚明如晉于閔元年方作二軍又何疑于魯本二軍乎○自成元年作丘甲後魯兵已多但未增軍數爾成二年四卿並將亦只四卿統二軍爾非卿多而軍數亦多也今三家創

為三軍則變古制而軍數乃非其故矣或者謂魯本三軍文宣以來伯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為二軍至此而作三軍復其舊也然以經書舍中軍推之若果減軍經亦豈不書者且昔既減而今為復舊則于三軍之再設而又何得書作乎胡傳乃謂三軍魯之舊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若然則是以廢為作尤與經義相刺謬矣○孔氏曰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以後舍其一軍不書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按此說亦不然魯至孟子時地方百里者五可知明堂位所謂封周公地方七百里者誣矣魯地未嘗如此之廣安能必其有三軍耶且詩言復周公之宇者謂復魯之故地耳非謂復古制也若僖公以前無三軍至僖公始復三軍之制豈得不書即云復故可不書及文公舍一軍是亦變故改常之事矣何以不書此皆為大國三軍之所誤故穿鑿其說如此不知經文明書曰作自是創始之辭非復古制之謂也○汪氏曰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魯舊有三軍

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蓋是時軍政隳壞而公室之三軍不能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借改作之名而專兵權也孔氏正義謂僖公復古制作三軍自文公以來伯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為二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四卿並將則三軍未嘗廢也特以僖公而後世卿強盛既有三桓又有臧孫氏仲氏叔氏之類是以采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兵軍數廢闕及是時三家三分公室又壞已之車乘以復三軍之本制其實欲奪公家之兵為已私爾聖人不以作三軍係之三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大法則不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如作兵

中作南門作雄門兩觀皆識也三軍魯之舊制而亦書作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按此說亦不然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蔡氏傳曰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此皆不知魯為次國而本二軍故云然然凡國皆有四郊所謂四郊多壘是也蓋郊遂之數原不因軍數為多寡不則小國一軍謂其止有一郊可乎彼費誓所謂三郊三遂者或令此地之人供軍需姑留其餘以備國用云耳且天子之六鄉六遂蓋亦分屬之名偶合軍數而已若謂六軍而鄉遂故六豈周官之六卿分職亦為按其軍數故耶成二年四卿

並將未必將三軍若因卿將之多以為三軍未嘗廢是尤未可據也後世世卿繁而采地多彼其車乘未嘗不隸于公家所謂三子各毀其乘者則三家之私車至此而足成軍數乃又分之為己有耳非凡采地之所征者本皆臣子之私屬也何謂采地多而公室之軍數廢闕乎且既云復其本制何可以書作若謂不可書作而書作欲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知其罪之在也迂尤甚矣若夫但書曰作而不繫之三家者蓋以國事書之亦非以兵權歸公室之意○卿有所謂百乘之家者雖未必凡卿皆百乘然車乘出于其采地未嘗不隸于公也古者家不藏甲安得有兵車之私乘乎然則私乘之說蓋諸卿之所私有而不隸于公者此已大不義矣今乃各毀其乘以成三軍之數而各分其一是取公家之兵而私據之為己有也其盡征之者全無公也其半取而又半取之者雖有歸公之人而視前此之私乘蓋亦有加焉由是兵權盡歸于三家而其漸積之弊遂有不可言者是有君而若無君三家之為禍于魯也何如哉○永嘉呂氏曰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為臣按此說以勢力之強弱為所取之多寡似矣然以其人考之恐孟氏之使半為臣非其弱之謂也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不肯以過取致于三家之中所取為最少耳雖然使獻子

果能明君臣之義則當季叔二氏之議作時必將力陳其不可而止其所為即不能止而已必不取庶乎其得正矣今乃不然何異于與盜同行而以薄取為廉可謂之義乎彼嘗謂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觀其所為如此則是惡聚斂之臣而不知己犯為盜臣也謂之何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臨川吳氏曰因四卜之瀆以著魯郊之僭

高氏曰魯不當郊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

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

孔氏曰此四月四卜與僖三十一年文同蓋亦三月三卜而四月又一卜也止言不郊不云免牲蓋不以禮免直使歸其本牧而已故不書也

渝關李氏曰經書正月作三軍于前即書四月四卜郊不從于後可知天人感應之際其幾不爽其理不誣有如此而公與三家皆不悟又何其妄而且愚也悲夫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必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彭山李氏曰公孫舍之即子展公子喜之子也

杜氏曰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

滄起朱氏曰子展以晉屢求故侵宋以挑之以宋激晉師之至即以晉師激楚師之至又以楚師激諸侯之師皆至

而乃棄楚從晉其勢甚曲其謀甚苦可知鄭之從楚亦非其心也

渝關李氏曰鄭人苟明中外之分而棄楚從晉一以忠信事盟主何慮楚人之來爭而晉不致死于我哉不知出此乃欲侵宋以挑晉盟晉以致楚而又從楚以怒晉也以為晉能驟來而楚不能乃固與晉將欲恃此以免晉楚之難計已譎矣此春秋之所深惡而據事直書辭雖不加貶而其罪惡不已見乎○彭山李氏曰此因去年伐鄭而侵宋以報之是時鄭人從楚不貳必亦請命于楚矣左氏以為子展欲使晉師致死而後固與也為謀迂拙不近事情蓋

亳北之盟鄭不與盟則無以見鄭取楚怒之實蕭魚之會鄭不與會則無以見鄭及晉平之誠其與子展之謀皆未合也此直報復之忿兵耳按此說以此役為報復之忿兵誠有然者但謂專為其報復不亦與傳說大相左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曰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

高氏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

彭山季氏曰舍之侵宋晉悼不救但亦伐鄭而已

廬陵李氏曰世子光屢以先至而進列悼公一時借以勸諸侯之趨事然莊公之所以易晉者蓋始于此矣

渝關李氏曰鄭舍之侵宋經書在四月不郊下其在四月侵之明矣傳言四月諸侯伐鄭是舍之之侵宋在三月末可信也且據經則鄭于四月侵宋可知諸侯之伐鄭亦必不在四月矣不則一月之中安能即動諸侯之兵而齊集于鄭國乎傳又謂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是至此時而諸侯方至經所謂公會晉侯等伐鄭者安知不在六月

而經失其月乎如此則諸大夫之師先至或在五月而左氏誤言在四月耳○杜氏曰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劉炫以為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為先莒按劉氏之規杜說良是蓋去年之長滕非僅先滕至也此年而又長莒豈為先莒至乎且據左傳是世子光亦先衛曹至矣若先某至即當長某光亦何不長衛曹乎

秋

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並作京

左傳曰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 杜氏曰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彭山季氏曰亳公穀皆作京服氏亦同其地在虎牢之東今滎陽縣西也左氏作亳說者以為湯都偃師之地則在周之畿內而距虎牢西尚百餘里東諸侯安得迂途而至此盟乎當從公穀為是

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

廬陵李氏曰悼公四同盟止此

渝關李氏曰亳作京公穀皆同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

叔 見隱元年左傳 蓋即此地○杜氏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按同盟者諸侯同欲盟耳非謂同鄭盟也若同鄭盟而乃書同以見鄭伯之與盟成十七年伐鄭同盟于柯陵鄭伯不與焉何以無鄭而亦書同乎○廬陵李氏曰啖子以戲與亳二盟鄭皆不與故此盟止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以柯陵之盟觀之則杜氏所謂伐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之說不通矣按啖氏據左傳十二國之說而謂鄭伯不與于此盟似矣然于戲之同盟傳言六卿從鄭伯且述載書之辭甚詳是鄭伯實與于彼盟也今傳雖不言鄭伯事而同盟既在行成後安有鄭伯不與盟者乎

然與于戲之盟皆不別言鄭伯者以鄭人反覆無信其向背原不足紀耳然則左傳所謂十二國者二字誠是三字之誤杜氏伐鄭而書同盟之說雖與柯陵之例不合然而戲亳二盟實皆有鄭伯則言同盟而鄭伯亦在其中矣○或曰戲與亳城北之同盟經皆不書鄭伯矣然傳于盟戲言鄭伯于亳城北止言十二國或者昔曾與盟而今不與盟蓋鄭伯之反覆無常至此時而憚于會晉侯晉侯既許其行成而與之平亦不責其親會盟也是傳于二盟有異說者良以鄭伯之盟與不盟實不同焉故耳按此說既不謂二盟之皆無鄭伯又不謂二盟之皆有鄭伯而以為前

盟有鄭伯此盟無鄭伯焉考之傳說而有然亦可備一說也○晉人之用諸侯也勤矣諸侯道敝而又要之以同盟諸侯亦不得已而相與同為此盟也要之信義不相孚則雖頻于歃血何益乎夫屢伐不嫌于病衆屢盟不嫌于慢神晉悼之伯業如此雖曰終能服鄭而亦何足道也哉

公至自伐鄭

廬陵李氏曰此盟後致伐以先事致與伐楚盟召陵致伐書法同

渝關李氏曰諸侯之伐鄭屢矣屢伐之危甚于會故不致會而致伐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曰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杜氏曰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高氏曰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于楚而數叛晉使楚道敝而固與晉以託國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曰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杜氏曰晉遂尊光

汪氏曰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經皆略之謂鄭不可信而小信不足恃也

渝關李氏曰楚于鄭伯伐宋諸侯不即救宋而又伐鄭者楚鄭之師蓋已退而宋不須救故直伐鄭以討其罪耳觀宋公出國以覵伐諸侯之師又來關其與楚遇也可知彼師之已退矣此與夏鄭舍之侵宋而諸侯伐鄭同

會于蕭魚

左傳曰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李曰據經所書此會是在秋末傳以為冬十二月時月既誤則其所謂戊寅者日亦未必真也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

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稽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杜氏曰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

程子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

永嘉呂氏曰蕭魚之會以盟則不如屈完之來有以服其心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有以讋其氣然以荆楚方强子囊為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師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能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見九年則左傳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

孫氏曰鄭自桓文後晉楚爭之久矣晉悼比歲大合諸侯令始得之亦能有鄭踰二十年此晉悼之績也

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止此八年九合亦止此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按鄭伯之與此會經不書而左傳言趙武入盟鄭伯子展出盟晉侯君臣業已相交盟則此會之有鄭伯也不待言矣然而經不別言鄭伯者一以惡鄭伯之寡信而略之一以薄晉侯之微功而抑之春秋于此蓋交譏之也○蕭魚之會先儒皆謂美晉悼然以書法考之竊見其有責晉之意曷言乎其責之也曰此聖人以王道律晉悼也大易比卦之辭曰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六五爻辭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蓋王道蕩蕩原筮而有元永貞之德則雖不求人比人自比之又何近功小喜之足尚乎鄭人之背晉從楚也固為不義然無乃晉德有闕無以感其志而悅其心故不獲夫比吉之慶耳不知修德行仁大追顯比無私之化顧乃一伐不服至再再不服至三三不服至四竭中國之力殘中國之威汲汲焉爭一反覆無信之孱邦尚可為得計乎且彼今日之從晉與盟戲亳北之從晉何異今雖為會于此不能必其後日之果不叛也而晉悼禮其囚而歸之納斥候

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不過厭兵市德之所為未必能以公義出之也況又多受鄭賂而終以利成則是貪縱之甚私其陋已甚尤不可使聞于諸侯雖自此以後鄭不叛而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大抵功不償過其事不足稱耳春秋沒晉鄭之盟不書于其會也又略鄭伯而不志所以小其績而鄙之也略鄭伯于前書公至于後聖人責晉之意不亦深切著明也哉明乎聖人所以責晉侯者可以語王道矣○晉魏絳勸其君和戎狄以正諸華皆卒賴此而成九合之功絳亦可謂之善謀矣惜也知其細而不知其大知戎狄之可以德綏而不知諸夏之不可以威脅也

且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則是中國安而戎狄自可正令先安外而以之正内為計已傎亦未見諸華之果能皆正也況此時為中國患者不一戎狄在西北吳楚在東南晉和戎狄而且會吳獨與楚人為難焉豈果楚之不可制哉我無所以制楚者是以與楚爭陳而陳已去與楚爭鄭而鄭不易來也然則楚猶横而陳終不從此固盟主之所羞者今因鄭服乃以九合之功歸魏絳謂非魏絳之謀則即無以待戎而服鄭也于是以鄭人賂己之樂分其半賜之將欲與之共樂以酬功焉吾見晉侯于此志已遂而氣已盈又安望其大有為也哉禮大夫有功

則賜樂彼魏絳之功亦僅晉悼之所謂功而已使能以道事君輔其君柔遠能邇安中國以正四夷將踦桓文而直上之乃可言功耳不則遽得金石之樂未必賜其所當賜受其所當受者而亦何禮之可稱乎後之學者惟深明乎聖賢正大之道而不惑于當時功利之說庶乎可以讀春秋矣

公至自會

廬陵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四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

渝關李氏曰伐鄭之危無假于煩言以其屢伐而為此會會亦未可恃也故特致會以危之穀梁傳以此為得鄭之辭（穀梁傳曰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高氏又以變文致會為美之（高氏曰春秋以變文為褒貶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譏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為美也）豈知春秋危公之旨各因其事以立義哉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曰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孫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孚曰左傳記此事于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下則是未成而良霄往也故曰告將服于晉然或是既成而後往亦未可知經書在公至自會下此必是貫緣杜氏以為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蒲魚下是謂執在會前將鄭人告執于列國則在會後故

書楚執在此不知鄭人之告執亦必據實言之若果執在會前豈可因赴告之遲而亦書執于會後乎大抵經既書在公至下令輒移傳從經庶可不失其序耳）

杜氏曰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也

高氏曰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紓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于是堅從晉矣

襄陵許氏曰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于是矣

渝關李氏曰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

以待四方之使者蓋行人官名而據周禮所言但言其主知賓客事未嘗言其出使事也論語謂行人子羽即為行人之官者亦子謂行人掌使之官是又以出使于外言也春秋書行人者六未必居此官但以其出使于外而謂之行人耳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蓋為君所使此即行人事也豈必居行人之官而後可稱行人乎又周禮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而春秋六書行人皆國卿也夫以國卿而行行人之事可知凡書行人者非居此官而乃出使但其出使亦可稱行人即以此為出使之官名亦可也○自此以後楚不與晉爭鄭亦如晉不與楚爭陳也蓋皆棄其不能保者已有各分南北之勢矣然而晉之棄陳未必懼楚之深即楚之棄鄭抑豈畏晉之至哉明年楚公子貞帥師侵宋是猶猾夏如故也但晉人棄陳而楚亦棄鄭者良以徒爭之無益而姑與之略相安耳

冬秦人伐晉

左傳曰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眾曰杜氏曰不書敗績晉耻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按此說固有然者或是小戰小敗晉不告而史亦不書亦未可知）

高氏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于是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

瀛閣李氏曰晉得諸侯而楚勢孤矣秦黨于楚而又怨晉是以為楚伐晉而且自報其怨焉秦亦中國之蟊賊也哉○十年晉師伐秦傳謂報其侵也秦之侵晉在九年（事見左傳）故于次年往報之今秦人之為此役蓋亦報去年之伐耳然以救鄭為名則又為楚庇與國矣至十四年晉合十三國之大夫以伐秦報復相尋而加甚焉是豈所謂懲忿息爭之義也哉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十六

渝關　李集鳳　翩升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按費縣今屬兗州府沂州在魯東境

高氏曰諸侯伐我未有言圍邑者書圍邑自此始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不書圍安足書也范氏曰不足書而今書蓋為下事起按此說非也春秋詳内而略外魯被侵伐皆書四鄙惟至城下乃書伐我耳今書東鄙既致其詳至于圍邑事是亦在所當

詳者豈為下事起而云然耶○莒于八年十年兩伐我東鄙今又伐我東鄙而且圍台則其暴横甚矣彼目中無魯實意中無晋春秋書此不惟見莒人之罪亦以著盟主之羞曲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公年方幼而屢受莒兵誰實專政而取此辱是尤不能辭其咎矣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左傳曰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

杜氏曰鄆莒邑乘勝入鄆報見伐

黄氏曰莒五年之間三伐魯魯未暇治之今又圍魯邑故季氏既救台邑遂入莒邑以報之也

家氏曰宿始繼其父即美城賜邑繼而作三軍取公室之丘甸以為己之私有令而救台遂入鄆其心非為國也

廬陵李氏曰襄公之編書救邑者二此年救台十五年救成蓋作三軍之後魯益弱矣以區區之邦莒而連年來伐況齊乎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而不忌公親救成乃至遇而不敢前君弱臣强又可見矣

渝關李氏曰季孫宿帥師救台是師也是獨季氏所分之衆乎抑亦有公室孟叔氏之兵特以季氏統之乎意此時軍制雖分若有侵伐事猶必各簡車徒以從役也況此乃

國事而亦未嘗不命于公宿豈肯獨勞己衆而不徵兵于公室孟叔氏乎○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政爾穀梁傳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胡傳曰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于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漸矣汪氏曰春秋書遂事者十九而内大夫遂事有三公子

遂如京師遂如晉乃受君命而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也然結之遂盟致三國之伐乃禮樂之事事雖有害而意猶公也宿之入鄆乃征伐之事事雖有利而意則純乎私矣于惡之中又有惡焉遂入鄆之類是也按此數說皆以遂為專遂之義因責其不受命而入鄆未必然也遂者繼事之辭原非專遂之謂公子遂受君命而以二事出曾于如晉書遂矣使季孫宿之入鄆而亦受君命寍不可以書遂乎況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細柳屯營至使天子不得輒入曷嘗在境外也可知

大夫受命禦敵惟敵是求則即出境而爭利亦自不嫌于專未可以此為生事而深罪之然則宿之入鄆果無識乎曰是又不然宿以救台往而以入鄆歸在當時必以為報怨洒恥其功有足嘉者而自君子觀之以是為貪忿之兵而非守正息爭之道也況權臣立功非國之幸季氏自入鄆後功既著而威日張勢愈不可制矣是春秋之所深憂者正在乎此安得謂其無識乎但非以遂為專罪其生事而擅權耳○經書入邑者二在外者惟成九年楚人入鄆在内者惟此年季孫宿入鄆而已區區鄆邑二十二年之間兩被大國之入蓋皆莒人自取之也豈獨入之者為可咎也哉入邑皆不書獨書二入者說詳成九年楚人入鄆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曰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杜氏曰謝前年伐鄭師）

襄陵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也

瀹闕李氏曰元年晉侯使荀罃來聘八年使士匄來聘今又使士魴來聘盟主示謙三使列卿聘與國此桓文之所未有也所求于諸侯者愈重故所禮于諸侯者愈恭由是言之抑豈典禮之所應為者乎士魴于成十八年來乞師今又來聘魴蓋兩至魯廷矣晉悼聘魯者三止于此

秋九月吳子乘卒

左傳曰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

林氏曰吳始書卒

蜀杜氏曰宣十八年録楚子旅卒者甚其暴盛而諸侯交接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乘卒亦以其暴盛且明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

瀹闕李氏曰左傳曰臨于周廟禮也杜氏曰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按吳為姬姓

以同姓論之則臨于周廟似為得禮若以正理論之此所謂非禮之禮耳蓋周公為魯之始祖魯當宗周公不當宗文王是文廟之在魯已非禮矣吳雖與魯為同姓而介在蠻夷其地甚遠非同方嶽之國亦不當赴喪于魯也今因屢會故而來赴魯遂臨于周廟而以同姓之禮行之其不合于禮也不亦多乎○吳壽夢在位二十五年卒子遏立是為諸樊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曰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滄起朱氏曰鄭不可得思泄憤于宋既已失鄭宋亦不畏楚矣

彭山季氏曰晉既得鄭而楚必欲得志于宋故復使公子貞侵之然楚兵加宋每無功焉自是亦不至宋矣蓋為晉人不戢所屈而樂喜謀國之功亦不可少也

渝關李氏曰楚人雖不爭鄭而猶侵宋著楚之不能釋然于中國也廬陵李氏曰著楚之無能為也疑未必然○傳有秦人而經不書或以將卑師少而未告耳

附錄左傳曰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杜氏曰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

公如晉

左傳曰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高氏曰晉侯一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矣

趙氏曰按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歲也而左氏言禮也一何謬乎

渝關李氏曰公于三年四年八年三如晉矣至此年而又

往朝為國不克以自強而媚人過恭安能自免于恥辱哉公朝晉悼者四止于此

附錄左傳曰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也（孔氏曰楚共王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甚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務其歸是非此年歸而即使人聘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傳曰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杜氏曰書勳勞于策也）

劉杜氏曰公行必致危之也今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之

渝關李氏曰左傳于此獨記獻子書勞之事可知他書至者未必皆行書勞之禮也杜氏曰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
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
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按告廟飲至書勞之三事
或行或不行蓋有之其或偏行一禮原史固可書至然而
春秋之書至者所以危公之行而幸其至實有大義之所
存矣豈僅誌尋常告至之恒節已耶

夏取邿

左傳曰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書取言易也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邿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邿亭水經註
亦曰亢父縣有邿亭今按亢父縣在今濟寧州南六十里

一統志以為邿城在濟南府濟陽縣二十五里乃齊之北
境也魯豈敢越齊取邿哉其說誤矣
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邿而不
討取無大亂而已
渝關李氏曰邿近魯之微國素必謹事魯者今其國亂分
而為三必其上下相殘而已魯人于此正當興師往救為
之治亂持危務使其安定而後已庶無愧于恤小庇鄰之
義奈之何以救邿為名因乘其亂而自取之豈知仁義者
之所為乎春秋不書將師而但言取所以明其甚易也夫
惟乘亂而取之甚易魯人之罪于是乎不可掩矣

附錄左傳曰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
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
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
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
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師
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
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刑善也夫
渝關李氏曰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左傳謂欒書中行

偃執公于匠麗氏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欒書中
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然則厲公之弒經雖不書主名而據
左傳所記則書偃其首惡匄與厥辭召而不救君是亦從
逆之徒也若以王法論之書偃等罪皆不容誅矣悼公因
亂得國不能明討賊之義反信邪說而以厲公為應殺不
復以書偃諸臣為罪人也于是寵任專而倚為腹心之寄
夫晉之將佐皆顯秩而中軍之權為尤重今以首惡之荀
偃將中軍逆徒之士匄佐之且趙武者盾之孫欒黶者書
之子韓起者厥之子以亂賊之子孫並為上軍下軍之將
佐凡若此者不誅而寵刑賞之謬何如哉至于諸臣讓位

事不過一節之有禮耳左傳于此乃為之盛稱而極贊之
徒知以讓為善以皆讓為刑善且以為晉國平而數世賴
之曾不計夫厲公之遇害為首惡者何人黨惡從逆者何
人又不計其大亂國而數世之倫常終未定焉乃深取此
區區讓位事竟至忘彼之大惡而不知也是非之謬又何
如哉然則成十八年春秋明正其辭書曰晉弑其君此義
明而後晉國之刑賞是非可得準此而論定之矣讀春秋
者未可惑于左傳之說而不思夫大法大義之所存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淯關李氏曰楚共王在位三十一年卒子昭立是為康王

附錄 左傳曰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
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
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
以吳為不弔 杜氏曰為明年會向傳

冬城防

左傳曰冬城防書事時也于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
事禮也

高氏曰防臧氏之邑也歎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
防者畏齊也

彭山李氏曰防在齊南而近于莒是時已為臧孫氏邑去
年春莒伐魯明年夏莒侵魯則城防所以備莒莒陰與齊
合亦以備齊也

廬陵李氏曰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十七年齊
師圍臧孫于防二十三年臧孫自邾如防以求後于魯此
一防之始末也觀下年會向伐秦齊崔杼皆怠慢不攝悼
公既卒齊師先叛則城防其亦為彊事之備歟

襄陵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邿以為利城防
以為安而已矣

淯關李氏曰防臧氏之邑也隱五年公子彄卒彄即臧氏
之祖也此必彄為大夫時即已受防及其後嗣為世官是

以世守此邑耳自莊二十九年城防至今一百有六年歲
久而又頹故再城之左傳曰于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
農事觀此說可知城防者非出武仲意是必三家欲備齊
而令武仲城之也十七年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防固恃
此城之而乃可守至二十三年武仲據防以請後則是城
之之堅適為亂臣要君之資耳而亦何益之有哉○城防
于冬雖得其時然春秋非以時書而美之也城池為國之
末務不急其本而急其末以是為重役而勞民也故特書
之以示譏耳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

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傳曰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于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彭山季氏曰向非伐莒取向之向杜氏曰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按譙國即今亳州龍亢城在今懷遠縣西北八十五里俱屬鳳陽府蓋吳楚界上地○是時壽夢已卒而中國復往會吳者蓋鄭人雖已服晉而悼公尚欲報秦故覲吳不絕使楚不敢爲患耳然諸侯不親行皆使大夫會而禮殺于柤則見壽夢既卒而諸樊威望亦不及其父矣自是吳楚交爭晉亦不復與吳爲會而至于黃池始見焉

杜氏曰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于會也

孔氏曰叔老聲伯子叔肸孫故以叔爲氏也卿出聘使及盟會皆以大夫爲介禮之常也宿與老二卿會晉以卿爲介晉爲盟主亦列于會于例聘與會唯書使主其介不合書也魯人以其並列于會故並書之

家氏曰內大夫未有二卿俱會者志二卿之不當並行也

汪氏曰卿使則大夫爲介大夫使則士爲介昭二十三年叔孫婼如晉曰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婼卿而回大夫也今魯以二卿會晉而晉列二卿于會晉魯俱失禮矣且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見悼公之怠而伯業之衰也

滄起朱氏曰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會吳而楚自懼也

高氏曰楚結秦以病晉而晉又交吳以害楚亦相激而然

不重言會與會鍾離同○是會也蓋亦謀代秦

任氏曰晉始汲汲于吳將以謀楚也鄭既服但使大夫會焉自是歷昭定不會晉吳謀楚而吳由此伯去彼取此春秋何善焉

廬陵李氏曰晉之會吳止此自此以後吳不資于晉晉亦不能致吳至黃池而兩伯並列矣

渝關李氏曰叔老者叔肸之孫不稱叔孫而止稱叔者嫌

與三桓之叔孫氏同也○二卿並行始自文十八年四卿並將始自成二年二卿並會則自此始也夫使臣之有介猶君朝會之有相也君相必以卿卿爲正使者以卿爲介而不嫌于自尊魯卿之張可見矣若夫同爲卿而爲介于卿或欲媚權臣而親大國故不自嫌于卑焉失已失人且以參國可乎哉春秋特詳書之宿與老有同譏也而公使並行晉使並會之非禮亦見矣○齊宋衛三國稱人蓋微者也微者何以序于鄭卿之上（據成二年盟于蜀齊人在鄭人下）曰成三年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今數國之在會者未知其位分之相當宜何如意公孫蠆實鄭卿齊人宋人衛人實大夫而晉以大國次國之大夫序在小國之卿上蓋亦禮制之常耳況春秋之世每以國勢之强弱為先後故或侯先公或伯先侯或男先伯或子先侯伯或世子先伯子以五等之爵猶躐等降尊如此又何疑于三國大夫之先鄭卿耶且三國之大夫稱人猶是微辭之常例左傳謂是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以其惰而不書殆不然也趙氏曰按經意以事之邪正褒貶不為其小小幹舉情忿生文此說良是意者以其惰而不來但使微者會之故書人非已

至會情于禮而不書也○臨川吳氏曰左氏以此會為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于吳非吳有求于晉也故疑左氏所載事迹非其實高氏謀伐秦之說或是按此說疑左傳之失實而以高氏之說為是或亦猶未盡也經書會吳于向自是外吳之殊辭蓋與吳人相約在向而諸大夫往會之豈必吳人先在向晉人有求于彼而為此會經乃如此書乎然則吳敗于楚未可謂求于晉但吳人欲會中國而不肯遠來反屈中國往就之以為晉有求于吳焉未為不可觀夏四月即有伐秦事或此會果為謀伐秦也然十二年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是亦盟主所當憂者則此會也安知其不為侵宋故而亦欲謀楚耶大抵吳欲結晉以謀楚晉亦欲結吳以謀楚而兼謀秦是必彼此兩相求而于秦楚皆有謀焉如此而後經傳皆可通耳○左傳曰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杜氏曰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按傳言退吳註言不為伐楚之說俱未可信既合諸侯之大夫而專會吳是晉亦有意結吳也即或數其不德而為責善之義何至退之以示譴乎此必當時稱宣子者謂能制吳而侈言之左氏因誤傳之耳至于不為伐楚者或別有故未可泥于不伐楚而遂以是為退吳人也○傳又曰

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杜氏曰在會不書非卿按被執者非卿固可以其賤而略之但務婁為公子春秋時無以公子為大夫者況以小國而赴大國之會或亦不敢使微者何由而見務婁之非卿乎然則莒雖小國而莒卿之見經者不一今既不書執務婁則此事便未可信且至此夏莒人又侵我東鄙若于此會果被執何以全不畏晉至此乎傳又謂戎子駒支即事于會杜氏曰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特達按戎雖屬晉若列于會安得不書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未嘗以其屬晉而沒之也今以為不得特達故不書豈凡見于經者皆為彼能達晉而

後可書乎大抵經既不書亦未可信凡若此者俱當據經論之可矣

附錄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渝關李氏曰襄公之世日食者八始于此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曰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杜氏以為傳二十有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彭山李氏曰荀偃庚之子是為中行獻子晉卿也北宮括衛卿也齊宋稱人皆非卿而序于括上者蓋當時諸侯大夫之位次或以國之大小或以勢之强弱或以事之勤惰或以至之後先皆由為主者之意向而爵位之尊卑傎越其常矣左氏于齊宋强著崔杼華閱之名而附以情擄之義不亦煩乎

高氏曰春夏興師煩擾中國將帥不和咸德而弛晉國之政衰矣

汪氏曰秦晉七十年之兵爭釁兆于圍鄭怨結于殽殺禍稔于三戰大舉于九國之伐而終于此役蓋自文公之伯合諸侯之師未有若是之衆也然以十三國之卿大夫帥重兵以壓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績蔑有晉侯待于境上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怠于政事致諸臣之專恣也

林氏曰秦晉兵爭止此秦晉兵爭始于韓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于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于向書于伐秦攝也按此說不然晉荀偃衛北宮括鄭公孫蠆皆書其氏名可知齊宋之稱人非貶辭也既不為伐秦而加貶若齊崔杼宋華閱果與于此役以彼大國之上卿經乃何為不書乎然則經不書崔杼與華閱者自是此役無二卿衛北宮括不書于向而書于伐秦者自是向無括而此有括也意

所謂情者蓋怠于行而不往所謂攝者蓋謹于奉伯令而與伐耳或當時曾有此論左傳誤聞以為在會而有情攝之異因而或書或不書也○甚矣晉人伐秦之謬也晉與秦雖有世讎不過二國之私怨耳彼秦人者未至如楚之僭王猾夏屢與中國爭諸侯其罪不容誅也此時天下之大患在楚而不在秦晉悼公號稱復伯不敢問楚而徒汲汲有事于秦至此而動天下之兵竭中國之力僅為伯國紓一朝之忿則其妄舉為何如哉卒之無功而還適以自取羞耳春秋直書其事而罪自見咎不獨在諸大夫而已也○晉諸卿去年緜上之相讓何其和此年伐秦之不協

何其戾蓋欒黶之讓乃偶然而其汰虐則固然也荀偃身為元帥不能制欒黶之馬首欲東有愧于中軍將者實多矣士匄之與中軍將讓偃也不亦辱乎左傳于彼盛稱其刑善之美以為晉國以平數世賴之然甫踰一年而不能濟伐秦之事可知其揄揚之太過也已

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彭山李氏曰按蘧伯玉仕靈公朝與孔子為友不應此時已列諸卿能與林父相抗或其言出于他人之賢者而左氏誤記其名耳○李曰或即蘧伯玉之祖若父俱未可知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杜氏曰為二十六年衛侯歸

杜氏曰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

胡傳曰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

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劉氏曰仲尼作春秋皆刪擬大義不與衆史同也謂春秋即用舊史從史文從赴告者皆誤妄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惡藏慝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于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出奔使祝宗告亡且

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爲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爲此類也

彭山李氏曰衛侯之逐孫林父主之也孫林父之惡晉人黨之也夫晉人之援林父久矣林父之執政權專矣何有于君哉然則獻公以自奔爲文者蓋以君道言也君者一國之主所以正身修政以馭羣臣而至于見逐則其自取焉耳○林父逐獻公而立公孫剽剽者子叔黑背之子也非次而立必其私事林父固林父之所易制而欲立者也剽也本無纂國之意特制于林父而不能以禮自持亦難

免于纂矣爲人臣而不通于春秋之意其卒至于陷大罪也宜哉

襄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患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强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强臣而存大義也

廬陵李氏曰凡人君奔例書名鄭突衛朔燕款蔡朱莒庚輿邾益是也獨衛成公奔楚不名衛獻公奔齊不名及其復國則皆書名皆書復歸是二公之書法正同也○此年衛侯奔公孫剽立三十年甯殖卒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十五年晉人令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弑剽衎復國二十七年殺喜子鮮奔晉

浙闕李氏曰諸侯失位則書名罪其不能守位而賤之也獨衛成衛獻不名者衛成之奔爲晉文所逼故不名以罪晉文衛獻之奔爲孫甯所逐故不名以罪孫甯蓋雖以自奔爲文而又均其罪于奔之者此義行而天下之亂息矣○經書君奔者九或迫于外或迫于内皆不得已而播越者也迫于外者莫甚于晉文之惡衛成必欲報復其私怨逼于内者莫甚于孫甯之懟衛獻相與盡力于謀先也經于二君不書名所以罪夫奔之者其意微矣若夫郕伯亦

不書名或以其國小而紀錄簡略耳孫高郵亦以爲罪奔之者說亦可通餘則凡書名者皆常例也○通經之中君奔未有書曰者惟此年衛侯之奔書曰臣奔亦未有書曰者惟文八年公孫敖之奔書曰二奔尤異于常故特書曰以謹之

附錄　左傳曰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澮關李氏曰春秋切于討賊孫甯二子以臣逐君罪莫大
焉晉悼聞之即當興師加討誅其臣而復其君如此則義
聲震天下而伯業為大光矣柰之何泥于其君實甚之說
而視衛國之亂漠然無與于已盟主之義安在哉在師曠
深責衛侯固以警人君而詠于賊之法竟不言是亦未知
君臣之道者也若晉悼者以亂得國既加寵于弑君之人
而不以為賊宜其于逐君者置之不問反為之會于戚而
定其所與立者也然則衛國之亂晉厲釀之于前晉悼成
之于後此亂臣賊子之接迹于天下而晉亦卒有六卿之
禍歟

莒人伐我東鄙
杜氏曰報入鄆
高氏曰莒自滅鄫之後四伐我矣是無晉也
汪氏曰湨梁之執蓋有由矣
澮關李氏曰八年十年十二年莒人三伐我東鄙此年又
來侵焉每閒一年而即加兵于魯春秋屢書之雖以著莒
人之强暴亦以見晉伯之不行至于魯之所以取侮者亦
必有在可不反求諸已而急為自强之謀哉○莒凡伐我
三而侵我一莒兵止于此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曰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
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
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汪氏曰楚既不得志于中國故致怨于吳也
滄起朱氏曰吳不出楚以吳為不能而勿儆吳自隘而擊
之楚反不能救故兵以不能為能也
澮關李氏曰據左傳是報庸浦之役也然是年春吳與中
國比而謀楚是尤楚人之所恨者公子貞之伐吳或亦忌
其謀故已而于新君之初立為是興兵以示威歟○去年
楚敗吳師于庸浦獲公子黨此年吳敗楚師于皐舟獲公

子宜穀俱以不能為能二事有同轍也彼二國之交相伐
而俱不免于喪亡非其自取禍也哉○自五年至此楚公
子貞帥師凡七見五年伐陳七年圍陳八年伐鄭十年伐
宋又救鄭十二年侵宋此年伐吳除救鄭而外彼之猾夏
者屢矣今也有事于吳是又以夷攻夷也以貞之勤兵黷
武而華夷胥受其殃其罪為何如哉及其還自伐吳而告
卒則亦幸耳左傳以其遺言城郢為忠是認民賊為良臣
而謬亦甚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
于戚

左傳曰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彭山李氏曰華閱華元長子戚衛地孫林父之私邑也

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

薛氏曰衛亂不討會其賊以定之非義也

高氏曰諸國書卿明皆林父之儔也

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為伯主抑君而臣是助其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罪其君情可見矣

家氏曰晉悼用師于鄭衛衎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令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伯討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為既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深惡也

汪氏曰會七國之大夫于賊臣之私邑而定逐君之賊此晉之强家所為悼公末年怠于政事委于其臣而不之省也

廬陵李氏曰衛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歷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此則悼公伯業盡喪矣荀偃親弒君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

陳氏曰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

黃氏曰會于戚以定剽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誤于荀偃之謀為不小矣自是至剽弒而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皆晉實為之也以悼公之賢而有此惜哉蓋公怠矣明年遂薨

瀜關李氏曰衛孫林父逐其君而立剽諸大夫乃為此會以定之非義甚矣經不加貶而書氏名者逐君之賊本不待貶又何須貶其黨賊者故直斥其氏名而著其黨賊之實則其所以罪之者深矣如桓二年會稷之諸侯不加貶目其爵而罪自見亦猶是也此雖不書成衛亂而有林父與之會不亦可見其定衛之故乎春秋之討亂賊者法亦不一有不以貶辭見義而貶義已在其中者此類是也夫

○戚者孫氏之私邑也林父之敢于為惡恃有戚邑以自固耳諸大夫不知伐戚以討林父反會于此而為林父謀也是所會之人為賊人所會之地為賊地彼將不知其為

賊矣晉悼公號稱復伯其初政亦自可觀然至會戚一事君臣之義掃地盡矣大綱既失其餘何足道哉

附録左傳曰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左傳曰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杜氏曰尋十一年亳之盟

彭山李氏曰向以字為氏者也戌名宋左師也食采于合是為合左師

瀘關李氏曰自成八年華元來聘後于今再見彼在宋共公之六年此在宋平公之十八年也○杜氏曰報二年豹之聘非也二年叔孫豹聘宋宋必有小聘以報之矣安有

遲至十四年而始報者乎然則此聘之為專行未可定以為報也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孔氏曰荀庚孫良夫郤犨等來聘且尋盟皆直云及某盟不言地者由在國與之盟也此言盟于劉者出國與盟故書其盟地猶如晉侯與公出盟于長樗也釋例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夏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宋向戌故公弱甚矣

汪氏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聘而遂盟已為非禮況以千乘之君而降尊失列與之盟于國都之外乎

公嘗如晉而及晉侯盟長樗此伯主謙遜以懷望國而非諸侯待隣國大夫之所當施也朝聘而盟于外惟此兩見而已

瀘關李氏曰宋聘魯者四成四年八年皆華元昭十二年華定皆未盟也惟此年向戌則與盟夫以婣隣之國相與講好修睦何不可信之有乃于既聘後又必歃血以相要過矣且不盟于國而盟于外公蓋以此示謙耳而不知君與臣盟已為失體況又出國都而以邦國之禮待之乎然則謙不中于禮未見其有光也經不書公而止書及所以為公諱恥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祭法曰官師一廟陳氏曰官師者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

公羊傳曰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

彭山李氏曰劉氏劉子之族也夏名也杜氏曰緱氏西北舊有劉亭按緱氏省入河南偃師此姬姓之劉也

孔氏曰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稱劉康公來聘是王季子食采于劉遂為劉氏此劉夏當是康公之子

杜氏曰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胡傳曰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

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
臨川吳氏曰王后天下母上儀天王猶乾之有坤也可不重歟夫魯桓八年乃桓王之十六年魯襄十五年乃靈王之十四年周衰禮廢婚姻之制不特聖人因祭公劉夏之逆后而書以示譏也
湍闕李氏曰鄭漁仲曰成王封王季之子于劉邑因以為氏按此說與左傳異傳以王季子為劉康公是季子食采于劉非復成王所封之劉矣或是成王之所封者其世已絕而定王又以封季子故左傳云然耳前年傳謂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劉定公者蓋即康公之適子或長子而此

劉夏乃其庶子與幼子又或其諸孫也杜氏孔氏俱以劉夏為定公妥有官師無爵而稱公且士無謚而以謚舉者乎○釋例曰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按此說不然孟子謂元士受地視子男則其元士與子男等或亦不可書名也會洮之稱王人乃取經文此下士之微者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觀官師之廟制減于適士可知凡稱名者蓋皆中士下士之流耳○左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先儒泥于此說因謂卿往逆公監之禮也亦必不然春秋使舉上客既有王介往逆之矣何必又使一人以監之且

單者子爵如襄公頃公靖公之類皆單子配謚之虛稱未嘗為三公也奈何誤認為公且謂公監之為禮乎況經止書劉夏而不書單子自是單子未嘗行矣此或單子主其事請于王而令劉夏往逆之又或同行之介亦是單子之族人左傳因而失實耳說詳桓八年祭公逆后下○公羊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按此說非也外逆女可不書逆后所以正天下之母儀也豈因過我而始書且使過我何不書曰劉夏來亦如桓篇之祭公來乎杜氏曰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按此說亦非也王朝即欲告昏于魯亦不須使臣親告

之即使劉夏實過魯亦未有不言同逆者然則春秋之中凡會盟侵伐等事不必皆以過魯而後書也若單子果同逆何獨因其不過魯而不書乎○左傳曰卿不行非禮也使果卿行抑豈為禮乎杜氏曰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豈知親迎之禮違乎天子家語孔子之對哀公者本非獨指諸侯言乎故謂使上卿逆而公監之者必無此禮未可因左傳之誤為此曲說以徇之也○胡傳曰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按此說意亦是而語有弊使如此說天王之稱使者不一未必皆合于典禮豈皆與之而後書乎蓋昏禮當親迎彼不親

迎而使臣往故特略之以示譏非如他事之本當使臣而
書使者也說詳隱二年紀履緰逆女下又曰春秋婚姻得
禮者常事不書按此說是以卿逆公監之為禮故謂劉夏
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也然王朝之逆后事莫重于
此矣若單子往逆經亦安得不書其不書者單子實未行
耳恐非以其得禮常事而不書也雖所書劉夏本非禮抑
豈為其非禮故書乎說詳桓八年祭公逆后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傳曰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

杜氏曰不畏伯主故敢伐魯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六　襄公十五年　廿九

廬陵李氏曰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鞌戰之後齊兵不
至魯者三十餘年則以畏晉之故也于是再見晉悼衰矣
三年之間伐魯者六而有同圍之師○春秋書齊之圍成
者二此年及明年公之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
始則釁事之無備終則家臣之恃強

滁閩李氏曰齊侯若移伐我之師而伐衛以復其君不亦
大為義舉而度越晉悼萬萬哉不知出此而亟伐無罪之
姻鄰甚矣齊侯之妄也齊侯此舉或是别有他嫌未必為
衛事也觀圍成一事明是貪忿之兵即使齊果為衛抑豈
專為衛事而來哉

公救成至遇

公羊傳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杜氏曰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高氏曰衛侯在齊李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
齊固有恨于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于是時三分
其民而至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

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成邪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
之所為可知矣

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宣十八年公伐）于是救成而不
敢進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六　襄公十五年　三十

家氏曰魯本非弱國自季氏專政務豐殖其私門城費矣
又取公室之丘甸卒乘自歸其私于是魯君拱手于上邦
莒交侵齊亦屢伐譬之百金之家猶足自立而盜起于內
莫知所以制之則外寇之來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滁閩李氏曰救成者公為孟氏急難也至遇不至成固云
畏齊而不敢進然不急于求戰猶不失兵家慎重之常于
是齊即解圍而去或亦畏魯而不敢攻也然則公之此救
未可謂其無益于成也可知春秋之意未必譏其不速救
特以成可救而不必公救之祇覺公救之為失體耳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杜氏曰備齊故郛郭也

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而城也

張氏曰先事之無備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彭山季氏曰成孟氏邑也公覬救之而季孫叔孫為之城其郛可見孟獻子之賢不為同列所忌也然自六年以後蔑遂不復經見豈其時以疾在告故不預救成城成郛事歟

高氏曰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

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興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郛蓋外城也

蜀杜氏曰凡書帥師而城者甚之也況此二卿以師城之其譏可知矣

渝關李氏曰寇去之日二卿即帥大衆而以非時城成郛是欲備齊雖尒而卒不免于明年之再圍可見為國者宜急其本不宜徒恃其末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杜氏曰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曰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杜氏曰為明年會湨梁）

高氏曰邾貳于晉以與齊黨于莒故來伐

彭山季氏曰此齊靈公挑之也

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益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于三桓故也

渝關李氏曰邾子于元年即朝公除五年諸侯救陳外邾君臣無役不從令未知何故竟敢輕晉而伐魯也先儒謂其與齊黨莒固有然者又安知非與魯別有他嫌而欲自

紓其忿乎然自文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後于今再見則以小國而敢陵大國雖大國不能無咎要亦小國之自取禍也已○左傳曰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據此說是晉侯亦欲討之特以其有疾故不得已而中止耳然自此以前莒之加兵于魯者四晉侯于彼時未聞其有疾也何為不加討乎使于莒之初伐時晉即興師以討莒且畏罪之不遑何敢再伐三伐而又侵之即齊與邾又何敢迭攻其南北耶然則魯之受兵不一皆以諸侯不畏晉而晉侯之怠縱斯致之未可以今日之不討徒以有疾為辭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廬陵李氏曰悼公立于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之衰而復文襄之盛入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于民擧蓋晉賢侯也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于奔走晩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宥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遲輒快之擧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于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于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

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于不盟無迷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為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能悔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盍誘

吳之非夫諸侯盟誓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匄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汲分何謹于諸侯而縱于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戍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于撫鄭而拙于懷陳乎吳不可啟猶楚不可釋也會向之役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晩矣楚患雖弭吳憂尤甚何明于治楚而暗于治吳乎不然悼公之伯過桓文矣

彭山李氏曰晉悼公十四歲而立觀其對使迎立之辭已有大人之志故當晉室中衰殺諸卿弒厲公之後而即慨然欲復文公之業豈非衰世之英君哉至其召集諸侯則

惟示謙德經營中國則惟務息民所以不戰服鄭而楚不能爭可謂有君子之資而暗合王者之事矣但其智止及于鄭而亦適值楚方畏吳之際故卒成功耳不然則以孫林父之懷奸而不能正齊靈公之挽伯而不能馴邾莒之肆行無忌而不能禁悼公之于中國治亦疎矣使當熊頵強悍之世不知其果能不勞力否耶說者謂其功視桓文而德則過之未敢以為然也孔孟之稱伯者但言桓文而不及晉悼其優劣固已定矣然悼公立十五年而卒壽蓋不滿三十耳茍假之年而不至于衰怠則其所就安可量乎

襄陵許氏曰悼公之伯功亞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祝
柯澶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
渝關李氏曰晉悼復伯未必及文襄以視靈成景厲則盛
矣先儒論其功又論其過所謂功過不相揜者也○晉悼
公在位十五年卒若計初立之年則十六年也但其改元
必在踰年故謂卒在十五年可耳悼公卒子彪立是為平
公
附錄左傳曰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左傳曰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杜氏曰肸叔向也張

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
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
歸侵田
渝關李氏曰三月而葬速杜氏曰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
葬亦未必然經書葬晉君者凡六惟文公合五月而葬之
期至襄公則已三月而葬矣厥後平公昭公頃公之葬亦
皆是三月未必皆有故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溴梁
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夷儀衎也二君皆稱

衛侯
彭山李氏曰溴梁溴水之梁也杜氏曰溴水出軹縣東南
至溫入河軹故城在今懷慶府濟源縣南十三里溴水所
經之地水經註曰梁水堤也
高氏曰為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于晉悼公將為
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
渝關李氏曰是會也雖為討邾莒然其徵會之時未必以
討邾莒為名若以討彼為名二君必不敢來即或來焉亦
必不許其君與會而臣與盟矣然則二君皆至而又同與
于會盟可知是晉君新立欲與諸侯相謀其不協及其盟

後執二君方見其為討彼而會耳○先君甫葬而即急于
會諸侯忘哀甚矣雖欲成父志而為之抑思伯業之所以
不墜者豈徒在于會盟而已哉使能篤于哀喪而勤勤于
修身圖治之本于是以信義諭諸侯令之各安其分其有
不從者乃請于王而約諸侯以伐之諸侯孰敢不畏服哉
令不能然徒以會事為急欲伸伯權而為先君所不及為
者未可謂繼述之善者矣○衛侯為逐君者所立即篡君
也令使之並列于會而不以為異視于戚之會所以謀定
衛者更不同矣何也彼猶大夫而此皆諸侯也然則晉平
之初政即相與黨亂危如此抑亦何以正天下哉○孔氏

曰傳于會溴梁之下晉侯與諸侯宴乃言高厚逃歸則高
厚會訖乃逃也于會不書齊者以高厚逃歸晉人怒之諸
侯即有伐齊之志不與高厚得為來會公歸告廟歷告所
會不告高厚故不書也按此說不然凡史策之所書者不
必皆因告廟之所述使高厚果與會豈因不告而不書乎
汪氏曰高厚逃歸不書蓋未講會禮而先逃按此說亦不
然左傳謂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齊高厚之詩不類云云是未盟而逃非未會而先逃也或
者高厚于會後方至故不與于會而經不書不則何為不
與會若與會而經又何為不書乎大抵經既不書自是此

會無高厚左傳歌詩逃歸之說亦未可信今止據經以論
可也

戊寅大夫盟

左傳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
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
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
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彭山李氏曰溴梁之會晉平新立初合諸侯是時邾莒伐
魯俱謀而反以魯侵其田為辭平公于是下令諸侯使反
侵地必因邾莒之言而有激矣故左氏曰會于溴梁命歸
侵田自世情論之似若迂緩然伯者以義率人必先正本
乎公果能扶弱抑强一正疆理則物得其平兵爭可息此
政之善者也豈但可以繼悼公之業而已哉然而諸臣之
志專在富國强兵而侵田之利多入强家尤其所不欲也
故荀偃鼓衆獨盟惟以同討不庭為褒蓋謂當時齊人不
服而邾莒曾恃之肆暴當先致討不當聽其愬而歸侵田
也故雖君命有弗從焉專恣無君如此豈復諸侯所能制
哉晉平為臣所抑命墜不行則遂以伐魯之故執邾莒以
歸其國君亦不能為主矣然則晉之所急豈在伯業之不
振哉亦惟正身修德禮馭其臣而使之敬忠以勸斯可矣

公羊傳曰諸侯皆在是其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
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剌天下之大夫君
若贅旒然

穀梁傳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
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胡傳曰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
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
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
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
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

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汪氏曰會向謀敗吳之兆伐秦報助楚之衆會戚會逐君之臣定其立之君皆關大夫變君臣之故故曰大事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貶弗覩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于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于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于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李氏集義曰雞澤上序諸侯而言盟則諸侯既盟矣後言大夫盟于諸侯非大夫之專盟也今此序諸侯而不言盟言大夫而不繫諸侯其不謂信在大夫諸侯失政而何耶

何氏曰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不重出地者

朱子曰五伯既衰溴梁之會諸侯出會而大夫自盟此自是差異不好

張氏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伯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于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項氏曰文七年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志變之始也雖然猶有諸侯也此書大夫盟志變之終也言自是無諸侯也

陳氏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伯主在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此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大夫者皆有所係盟既書齊盟扈書晉猶係于國也救徐稱諸侯盟袁僑盟宋稱諸侯猶係于君也獨此盟止書大夫

汪氏曰經于此年不以大夫繫之諸侯者大夫之無諸侯也于宋之盟復以大夫繫之諸侯不使大夫之終無諸侯

也○晉平即位十年之間七合諸侯溴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而夷儀是也于斯時也苟能攬權以挈政統明義而感人心則伯功之盛不惟可以繼悼公之業而且可以踵桓文之跡矣奈何首事之初即以大阿之柄授之大夫而討罪服貳又桼于義以是溴梁則高厚逃歸而執邾莒二君不歸京師且不能復魯之侵田平陰圍齊焚其四郭而齊猶不服遂以無功澶淵雖獲齊成實以齊莊欲求好于諸侯非誠服于晉厥後不免朝歌之伐商任沙隨錮欒氏而反召盈之亂國夷儀將以伐齊卒受弑君者之賂而同盟焉自是不復能合諸侯而大夫專出會盟矣原其失在

于縱權于下世卿强家黨惡怙亂不肯仗義以正諸侯是以致伯政之隳也

渝關季氏曰會在溴梁而盟不言地則會盟一地從可知

左傳謂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云云則是盟在温而不在溴梁與經異矣此傳之可疑者不一如晉侯居喪方五月恐無令諸大夫歌舞之理即果如此諸大夫亦各為其君歌舞耳若高厚亦與于此宴齊侯未在彼將為誰舞而誰歌乎且諸侯之有異志于其伐會即可見恐不待歌詩不類而始知之也苟偃雖怒即欲盟高厚厚亦何憚于要盟而必逃歸乎然則厚不嫌于伐魯而敢來至會獨以歌詩不

類之小失畏偃之怒而不敢盟也哉亦無此情矣且使厚果逃歸經亦未有不書者而經不書可知厚未必逃即其在宴歌詩之事亦未必然也○汪氏曰經書大夫不序者四救徐之役諸侯次匡不行而遣大夫往救則大夫之帥師實受諸侯之命也雞澤之盟諸侯已盟而大夫又盟然猶受命而盟袁僑也溴梁之盟則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相盟非諸侯之命矣于宋之盟則諸侯不出而大夫自為會盟矣按此說以受命不受命為分別亦不然救徐盟雞澤諸大夫固受諸侯之命至于溴梁之盟諸大夫雖亦未必不受命于君者于宋之盟諸侯雖不出亦安有不得君命

而私相會盟者乎要之大夫無君全不繫于受命不受命也○是會也諸侯皆在而大夫為盟雖曾受命亦無君也故大夫不繫于諸侯而內卿亦不舉所以識之者深矣如文篇之盟扈會扈諸侯不目而止以凡舉者非皆春秋之變例乎然諸侯不以扶政為嫌而命其臣大夫不以專權為罪而伐其君君則偷而臣則僭是兩失也春秋之于此盟而書法如此蓋亦交識之辭豈僅識在大夫也哉○據經此會有衛侯是篡君也據傳此盟有衛甯殖是亂臣也平公首為此舉而黨惡崇奸不自知其大不義也區區邾莒之不恭又何足問哉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曰以我故執邾宣子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杜氏曰邾莒二國數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

滄起朱氏曰為我故夫與盟者大夫也所執者君也大夫安得不任君安得不弱蓋斯時晉亦大夫為政矣

何氏曰歸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

高氏曰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

盧陵李氏曰經書執諸侯十三惟此書以歸執大夫十四惟意如書以歸

渝關李氏曰莒人之不恭甚矣加兵于魯者四邾人起而乘其後藐伯主而背同盟恃強齊而虐與國是誠有罪者然晉悼將欲討之而告終晉平新立正當諭以文告明顯考之前德申先公之威令令其悔過自新焉是即所以善繼善述也不知出此乃欲成父志而驟執夫二君既不請于王朝又不歸諸京師是何義哉況邾莒雖不恭以視衛人逐君之罪則大相懸矣今也暴君亂臣使之並列于會盟而徒執病魯之二君以歸尤為不知類者也據事直書

不待貶而罪惡見矣○成十五年晉侯之執曹伯也與之會盟而後執此年晉人之執莒子邾子也亦與君會臣盟而後執當其會盟之時猶以諸侯之禮待之及其執之不曾賤若匹夫矣然而曹伯不名者亦是等衰之辭莒子邾子不名者敵罪于晉故也曷言其敵罪于晉也晉平新立不能述父志以諭友邦令改前非而共尋舊好乃一旦徵會結盟執二君于壇坫之上而輒以之歸則其強暴為何如哉雖二君不為無罪而罪非曹伯之可比今晉于執之以歸亦云過矣況當新立時尤非苛于施人之日而晉竟若此故于二君不名所以甚晉人之執之而與人名曹伯之義固不同也○文王之為西方伯也密人不恭侵阮徂共王于是興師討之所以篤周祜而對天下者于是乎在豈忍姑容于彼聽其蹂躪隣國而不問哉晉悼之世莒頻伐魯齊與邾亦繼之晉悼不為之加討及其卒而平公為此會因執莒邾之君以歸俱未見其得當也何也悼公則失之縱而平公則失之暴也

齊侯伐我北鄙

高氏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伉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伐為莒伐我邾貿

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溴梁以討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渝關李氏曰齊侯去年之伐魯是目中無晉悼也今年之伐魯是目中無晉平也夫平公為會齊人縱不肯往乃剛莒邾被執又即為之伐魯是為莒邾舒忿而與晉人爭諸侯也從入君臣連伐者四其無忌憚愈甚矣十八年諸侯之同圍齊也非彼之有以自取而然哉

夏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致之者危之也此會即可危況未及還而齊

侯即伐我鄙

五月甲子地震

渝關李氏曰地陰也宜靜而動失其常矣自文九年地震後于今再見厥後昭十九年二十三年哀二年又皆書地震于是世亂爲愈甚矣然則地震凡五莫不書日以謹之春秋之重地變也不亦深切而著明哉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高氏曰許欲棄楚請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先國君也宋稱人蓋微者

劉氏曰諸侯與諸侯相從大夫與大夫相從若名位不敵卿雖主兵猶序諸侯之下貴王爵也

廬陵李氏曰士縠主盟文二年趙盾主新城文十四年而書會宋公荀偃主伐許而書會鄭伯其事一也

張氏曰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

彭山李氏曰許之遷葉本爲避鄭患也鄭伯親往而魯晉宋衛君皆不行自是晉亦不復爭許可以見伐許之非晉意也

趙氏曰許爲鄭虐遷于葉以依楚中國失許實鄭之由今晉不緊復聽鄭伐許十八年楚公子午伐鄭或亦以許故也悼公在位十五年置許不問以得許無益而徒犯楚怒爲宋鄭之患也今平公聽鄭伐許無所得而失則多矣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是許大夫得罪于晉而晉伐之也然鄭與許爲世讎今又鄭伯獨親往或者伐許之故鄭伯實挑之李彭山謂伐許非晉意趙氏謂平公聽鄭伐許蓋皆

說之可通者故並錄之以待考焉○是役也左傳謂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杜氏曰不書不告按此事恐未可信若果荀偃伐楚而又敗楚經亦未有不書者若以爲不告故不書即或伐楚不告而敗楚豈能不告萬一俱不告焉既有叔老同伐許豈亦不知伐楚與敗楚而歸告魯君臣乎此或游兵及楚境而偶得小捷故經不書傳失其實而侈言之耳如經先書鄭伯明是臣不可過君之意傳乃謂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彼于大義之顯然者且不能知況夫事跡之繁何能一一得其實耶惟

信經爲可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傳曰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杜氏曰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家氏曰齊叛晉而屢以細故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在于爭伯也

渝關李氏曰齊于文十五年兩侵我西鄙今一年之中兩伐我北鄙齊靈之惡竟與商人等矣且彼之侵始書齊人而繼書齊侯今則兩伐皆君將而又多一圍邑焉是其恃強而好暴也不尤甚乎○雖城成郛而不免于再圍以孟孺子徼之而齊侯即去可知保國家者不在險而在人也

大雩

渝關李氏曰至此大雩者凡三矣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曰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高氏曰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于晉晉之君臣庸甚矣

渝關李氏曰穆叔告急于晉晉人辭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已而見荀偃士匄彼亦益許恤魯矣乃師不即出明年又受齊人之兩伐至十八年又受齊伐而後圍齊何哉急于執莒邾與伐許而緩于伐齊大抵侮弱小而畏強大耳○晉悼新立成公即往朝之晉平新立襄公不即朝之者魯有齊難故也至此乃為齊故而行聘而其情亦急矣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與其被患而急于求人何如未雨綢繆而勤于自治之為美也惜乎魯君臣不足以語此宜其俛首鞠躬于晉廷而晉亦不即為之出師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十七

渝關　李集鳳　輯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杜氏曰宣公也

孫氏曰去年晉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尋赦之也莒亦如之

渝關李氏曰邾宣公在位十八年卒子華立是為悼公

宋人伐陳

左傳曰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廬陵李氏曰宣十四年經書宋師伐陳為晉討貳也此年

書宋人伐陳傳不見二國致釁之由而陳自逃歸以後不與于中國之盟會得非亦以晉命來書伐而不書獲異于鄭人之侵蔡獲燮矣鄭事見八年

高氏曰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于是請于晉而伐之書伐許伐陳皆著楚之訕也

渝關李氏曰陳既堅于從楚宋人之伐陳也雖云恃晉得毋啟楚患而益重其怒乎然自此至終春秋楚兵不至于宋宋雖幸免于凡侵要之此役之為妄舉必非息爭保國之善謀也故特書以譏之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

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彭山李氏曰買名衛卿也石稷之子○曹近于衛而不與會戚以立剽雖嘗同會溴梁而國人又有詢孫林父之事故石買伐之

王氏曰孟子曰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孫蒯犯上之臣凡民罔不憝者也越境田獵而遭曹人之辱盍亦內自省耳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

乎經之書伐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者也

渝關李氏曰衛石買大臣也帥師伐曹大事也詢其所由乃為孫蒯受辱故是時林父專國一國之政在其掌握故其子肆無忌憚而欲舒忿于曹人石買于此蓋亦黨權姦而諂事之是以順其所欲躬親師師而為舒忿也夫衛與曹同會盟者屢矣重丘人閉門之詢于其君大夫固無所與矣欲為權臣之子舒一朝之忿不難屈上卿起大衆背同盟之好瀆伯主之威而為此役甚矣其悖也雖然其君被逐而不恤遑咎其他由此觀之衛人惟知有孫甯不知有君抑亦安知有伯國乎○重丘人以毀一瓶之微詢隣

卿之子而重傷其父亦云過矣因以此致伐而且取邑所謂惟口興戎者也但其所訽者實中其病當時伯國與列國之君大夫未聞以此言責林父者不意重丘一野人能言之固公義之所不能泯者也至于伐國且取邑止以愈重其暴耳于衛人乎何誅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左傳曰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杜氏曰前年圍成邸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彭山李氏曰桃魯北鄙邑或以為即濟西之桃丘或以為在汴縣東南之杞墟皆非也何以見之以其非北鄙耳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傳曰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彭山李氏曰高厚高傒之子高無咎之弟也防亦在魯北鄙臧孫氏邑也杜氏曰蓋縣東南有防城按蓋城在今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沂水即莒事之鄆也而防在蓋之東南乃魯地之界于齊莒者

高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恃衆暴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不道可知也

林氏曰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

瀰關李氏曰是役也厚與齊侯蓋兩行也若厚亦與君同來而又使之圍防則于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下當止書曰齊高厚帥師圍防不必再言伐我北鄙矣然則再言伐我北鄙自是君與臣各自出師以進攻也是以兩書伐圍而詳誌之○兩伐雖皆在北鄙實亦不同道也觀其一圍桃

一圍防則是君與臣分兵而伐者亦分兵而圍矣夫以兩路之兵並進而並攻魯將奔命之不遑也其勢不已危乎在二國未必有深怨前已屢伐而不已今又兩伐而並至有人心者當不若此其毒矣○十五年城成郛十六年齊侯再圍成十三年城防此年齊高厚亦圍防可見城郭之完不足恃所以消外侮而壯國威者當自有道盡亦反其本矣

九月大雩

瀰關李氏曰去歲大雩今歲又大雩連年遇此民何以堪

宋華臣出奔陳李曰華臣之奔明書在秋九月傳書在冬十一月蓋傳誤也

彭山李氏曰華臣華元之子閱之弟也
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讎而奔焉尤可誅也
渝關李氏曰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襄六年宋華弱來奔此年宋華臣出奔陳昭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二十年宋華亥華定出奔陳二十二年華亥華定又自宋南里出奔楚然則華元雖強而其不能保家類如此要之華元之奔彼猶無大罪故即自晉歸于宋馬弱侮樂轡于朝臣殺華吳于國是皆不守禮法而驕橫自恣者宜其禍將及已而失位也合比欲納亡人之族未知其有無亦非全無罪

者至亥定之為亂臣奔而入入而又奔叛逆之罪莫大焉容非以其恃強而作亂乎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曰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杜氏曰齊未得志于魯故邾助之
高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修先人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王氏曰魯之四鄙而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魯之微弱不振亦可知矣國有政雖弱而強國無政雖大必弱

魯蒐于紅革車千乘豈曰無兵而陵夷至此者三家分政民不知有君故也
滄起朱氏曰齊不畏晉邾亦不畏魯大者強小者強大者弱小者弱相恃者每相因也
渝關李氏曰邾伐魯者三止于此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左傳曰春白狄始來（杜氏曰白狄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以此白狄為君既為狄君不似介葛盧之書名者介猶附庸國而白狄則更外焉故止以號舉而並不書名也然白狄去魯甚遠則其來也或是其臣若

果臣來而不言聘蓋亦不能聘也已○高氏曰白狄之來與介葛盧同按此說是謂介與白狄皆不能朝故止書來無異辭耳其實彼書名而此不書名則亦有所不同矣白狄見經者三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年白狄來是也白狄此來未知何故然已異于前此之聯兵猾夏者矣但魯人不必以此為喜惟當待之以禮結之以恩而防其窺伺之萌則可耳○胡傳曰劉敞曰夷狄于中國無事焉其于天子世一見（周禮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亦以[illegible]寶為摯）則諸侯雖慕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

衆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
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廬陵李氏
曰公羊不能朝之說杜氏范氏皆同而劉氏獨不取之其
說曰王者正朔不及夷狄豈責以行朝禮哉苟為順其俗
而至者其有慕中國之心斯可謂朝矣是則不書朝者實
以彼不當朝曹亦不當受其朝也按劉氏不與其朝之說
本不然使如其說則凡春秋之書來朝者豈皆合于禮而
與之乎故以為不能行朝禮而不言朝者其說自正以此
見或言來朝或止言來經皆據實書之而是非可見非閒
其當朝不當朝而書法乃各異也且劉氏謂夷狄于中國

天子世一見而諸侯不得通者蓋亦非通論古者諸侯朝
天子諸侯與諸侯亦世相朝然則夷狄既可見天子豈亦
不可見隣國之諸侯乎使其俛首賓服喁喁向化許其來
焉可也若以和戎為得計而自狃于苟安則其來也伊可
畏也聖人于此惟欲因其來而深防禦之謀耳豈欲其閉
關謝使絕不相通而後快哉○汪氏曰西旅獻獒太保作
旅獒以訓于王蓋夷狄豈可以禮義相接哉中國因其來
而自知所戒以禮義外之可也若漢光武之謝絕西域則
所謂以禮義外之者也按此說亦狥胡傳之意而其稱述
且未當也蓋旅獒一書第言獒不當受爾非謂西旅亦當

拒也漢光武謝絕西域視孝武之通西域以病中國者誠
為善矣若彼自來享來王而不累及于中國抑豈中國所
可拒哉旅獒之訓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
方物惟服食器用由是言之固以接其人而受其物矣未
嘗拒而外之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曰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
曹故也

杜氏曰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
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劉氏曰石買以君命聘于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伐曹之
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假晉欲明天子之
禁修方伯之義莫如正孫氏之惡而諸侯服矣今置所先
而收所後急所輕而緩所重伯者之討固若是乎

張氏曰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
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三者有一不得為伯討況兼而
有之乎

渝關李氏曰伐曹之役出自孫氏孫氏之罪不止伐曹石
買狥孫氏以伐曹不為無罪然不當于其為行人之時而
執之也故書曰執衛行人石買以見其非所執焉是固不

得為伯討矣況以逐君之林父所為主使伐曹者全不加懲而徒于石買是咎也抑豈能得其當哉若夫不歸于京師是又當時無王之常則亦無足責也已○衛人逐君可討伐曹亦可討晉即討其伐曹而不討其逐君已為不可況伐曹之時並不加討令也已歷一年乃于彼修禮而來强執其使而追治其伐曹之罪此何義乎夫使必欲討衛則當其以禮來接辭其使而不納別以法令治之猶可也而晉不然此晉之所以為殆也○左傳謂執孫蒯于純留是林父之子亦被執也此時晉卿多黨于林父未有不為林父庇其子者可知石買與孫蒯是必不久即釋矣然則

晉人之執買與蒯不過假此以慰曹且姑以此服諸侯耳使其真能為曹真能討罪則當伐曹之時即加討而所討者又必不待于伐曹雖或有所執焉亦必歸諸京師而其釋與不釋皆非晉人所得而主之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梁作齊侯

左傳曰秋齊侯伐我北鄙

滄州朱氏曰晉悼沒而齊益橫三年之中齊師五至于魯輕魯也輕魯者輕晉亦輕諸侯也

渝關李氏曰經言齊師傳言齊侯杜氏註經曰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按齊侯若果不入竟傳亦不得言齊侯伐矣穀梁經亦作侯侯師二字必有一誤○齊兵侵我者三伐我者十三惟國伐我不言鄙哀十一年餘則無不言鄙矣故三侵皆西鄙僖二十六年文十五年二而伐言西鄙者三莊十九年文十七年莊八年言北鄙者九僖二十六年成二年襄十五年十六年二十七年二此年二十五年是固未有定方也惟此四年之六伐皆在北鄙則北鄙之受困于齊者無虛日矣然而一方被兵而四境皆為之病豈獨北鄙之傷殘而已哉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曰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

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

伐雍門之荻范鞅門于雍門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胡傳曰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于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横數伐隣國覩加兵于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孼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襄陵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魯鄙而四圍邑又縱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于天下也

家氏曰鞌之戰雖曰為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恨也今茲伐齊則齊實背盟好歲以兵加于魯晉為之合諸侯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罪從衆欲而出師非為其私也故書同圍齊

陳氏曰同圍齊不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東曰又四年從是是晉侯其君將有惟有此一事雖大夫之師出無與于諸夏之義矣

彭山李氏曰邾莒本黨齊伐魯者也見執于溴梁而始畏晉令晉合諸侯以討齊而二國從之見其惟强是附豈真有定志者哉

渝關李氏曰此伐齊也圍不言伐舉重也書同圍齊或以為與之其信然乎曰以下文之書公至觀之知其非與之矣曰此舉不為無名又諸侯同心協力而為之可謂此善于彼矣善則其不與之何也曰齊人之叛晉也無乃晉德有闕無以服其心而致其貳乎雖其恃强而虐與國罪在可伐然以衛人之逐君莒君者視之猶未至滅倫干紀之

甚也釋彼而問此亦已偵矣乃又偕莒君而同為此舉是尤不義之大者也況環其國都門其三門焚其四郭入平陰克京茲克邿東侵及濰南及沂仁義之師不如是也曾是以為可與乎故下書公至自伐齊以危之其不足于此也明矣○胡傳曰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于此有沮横逆抑强暴之意按此說不然凡致皆危之也春秋之法無以書至為與之者若大諸侯之伐則此伐為義舉有何可危而致之然則必致伐者圍重于伐危在伐而圍不待言矣故欲誌其暴則舉重而書圍欲著其危則舉輕

而致伐義互見也○此一經之特筆書同圍者甚齊之辭也然而圍者之是非不係于書同若以同圍為與鄰豈凡書同盟者亦皆與之乎○季彭山責晉侯之不自反而狥荀偃討不庭之說以圍齊若然將欲聽齊靈之為暴而漠然不問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定伯業乎曰非此之謂也所謂自反者豈徒自知闕而已必將力返前愆敦修德政以自覈其國于是諭齊以義令與隣國相好如此而齊侯從令固可安于無事矣不則仍前不改然後請于天王而大正其陵暴不恭之罪此豈非師貞之義舉服人心而定伯業之要圖哉不知出此徒于六伐魯鄙之後大舉以圍齊

考其所以出師者欲尋溴梁之言是為荀偃用也而偃又惑于巫臯之說則其鄙陋尤甚矣○齊雖六伐魯未嘗伐他國也何致取諸侯之怒而同欲圍齊乎或曰觀其伐魯如此未必不伐他國者然而不見于經或彼實未伐焉未必皆不告也意者小國之從晉者素亦未嘗不事齊而齊之所求于小國者或有所難堪不必受兵而乃怨之也況其動兵于魯意欲服魯以伯諸侯至于素不事齊者將亦不免于兵矣諸侯于此亦各有自除其患之意安得不同心而共圍之乎○使齊侯果欲得諸侯則當衛獻奔齊時即當告天王納與國直申大義奉衛獻以歸國萬一事或

不濟即使屢次勤兵亦不為過要必誅孫甯以其篡君歸京師而使衛獻之復位如故焉如此則一正衛而諸侯無有不服者矣彼乃釋此不圖反加兵于無罪之隣封竭力為之至于六伐而猶未已謬亦甚矣夫齊靈不如伐衛竟致衛國之篡君反來伐齊而同圍其國都然則齊靈于此其有愧于居邾之衛獻者不更多乎○邾莒小國私皆事齊而亦不敢叛晉故溴梁之會二君皆與焉及二君被執後邾又為齊而伐魯似乎不畏晉矣然而圍齊之役二君亦與同之可知為齊伐魯者原不得已而從晉圍齊者畏晉之強而又惡齊之暴是以同心協力如此耳○經書同

圍齊若據左傳說則不見彼圍齊之實矣左傳曰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杜氏註曰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于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孔氏疏曰平陰城南有防者形猶在杜觀其跡而知之也言塹防門而守之明是齊人自于門外作塹以固守也此平陰齊邑而言圍齊者沈氏云君在故稱齊劉炫云案下傳范鞅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既門其三門即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于三門為圍必以禦諸平陰為圍乎今刪定知不然者案上九年諸侯伐鄭傳稱門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此傳云塹防門

而守之則是被圍之道劉以門其三門為圍而規杜氏非也按孔氏謂攻門非圍其說是矣然以防門之守為被圍又謂君在故稱齊未免穿鑿其說以合經文書圍之辭未必然也彼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者止是一面作塹耳何云被圍之道且諸侯之師門馬齊人多死亦至城下攻其門未嘗圍其城也由是言之平陰未可言圍何論齊君之在此乎然則經書圍齊自是圍齊都圍齊在十月則諸侯之師已于十月集齊都矣據左傳部是十月齊侯禦敵在平陰至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諸侯之師方得進薄城下也若然不惟不見圍齊之跡且其月分亦不合矣豈可信

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于堯舜之世春秋書卒書葬以刺王政之不行也

渝關李氏曰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此年曹伯負芻卒于師事雖同而義則異彼書卒于師閔之也此書卒于師幸之也何也廬無罪而負芻有罪故也負芻以篡逆之大惡不被誅者終其身雖卒于師亦幸耳穀梁子俱以為閔之不知其人可乎○曹成公在位二十三年卒子滕立是為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

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彭山李氏曰午字子庚楚子久不出師而午為令尹伐鄭以嘗之至于純門此憑陵諸夏之志也鄭方恃晉楚師無功而返矣

薛氏曰楚公子午之伐間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迄無成功黷武而已矣

廬陵李氏曰此蕭魚之後楚兵又至鄭也

渝關李氏曰公子午既知諸侯方睦于晉又請嘗試其可

否誠妄舉也猶主君之欲而成猾夏之謀罪莫大焉經故直書以譏之○八年楚公子貞之伐鄭也鄭三卿皆欲從楚而子孔與子蟜子展乃欲待晉是固能仗信以守義矣迫至于此子孔又欲叛晉而起楚師何為信義俱無而前後相反若此乎大抵衆人謀國未嘗無一時之正議及其專政營私遂以已之好惡為向背耳此時諸侯之師在東方即使子孔之計果能行鄭伯若歸彼將何以處此况晉侯方擁大師豈肯聽其從楚而不加以罪乎然則子孔之為此謀是即取死之道禍不在于謀之不成矣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七　　襄公十九年　　十七

左傳曰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彭山李氏曰張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按齊州今濟南府禹城在府城西北一百里○祝柯之盟謀齊之不服也其後衛伐晉侵更相為害則祝柯之謀也欲以是服齊其策下矣

杜氏曰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

孫氏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

渝關李氏曰是晉侯之欲盟也故盟不書同是時齊人未服未嘗與是盟也觀孫林父之伐齊與士匄之侵齊可見矣

晉人執邾子

左傳曰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伐魯在十七年

高氏曰既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之非伯討也

劉氏曰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何以服人心而正其罪乎

渝關李氏曰十六年溴梁之會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以我故也今晉人又執邾子亦以我故二執本相同但二邾子是父子且前執莒子與邾子為其伐魯而得罪于晉悼此執邾子為其又伐魯而得罪于晉平彼書以歸此不書以歸至于劫其地以與魯又前執所未有者是尤不可同日語者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七　　襄公十九年　　十八

公至自伐齊

渝關李氏曰圍亦伐中之事圍特其甚者耳若致圍不致伐則是與其伐而但危其圍也將與僖二十九年之致圍許同矣今惟致伐以明其不義而其圍之過甚不假言尤見聖筆之精當也

取邾田自漷水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按合鄉在今滕縣之東湖陸即湖陵城

在今魚臺縣東六十里
杜氏曰邾田在漷水北今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
孔氏曰邾在魯南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水為界取邾漷北之田歸于魯也
家氏曰左傳云疆我田復舊疆也取邾田自漷水言魯人因復舊疆挾伯國之威多取田于邾
高氏曰邾之病魯信有罪矣晉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蓋已甚矣自漷水者隨漷水以為界蓋著其取之多也
張氏曰前年執邾子以歸以伐魯也邾子宜有所懲戒而

伐魯不忌如此伯令之不足以令諸侯可以自反矣今又執之不言以歸釋之也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于濟西汶陽之取而恃伯威以強取明矣魯肆強食邾失漷田而廣其界我相繼來奔邾自是衰亂矣
汪氏曰後此哀二年取漷東田則又不止自漷水矣于此見魯之陵弱小而深為利也
俞臯李氏曰蘇氏曰成二年晉人敗齊于鞌使齊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田魯地也今以晉命取田于邾故曰取邾田非魯地也按此說不然僖公取濟西田不言曹成公取汶陽田不言齊二田固非曹齊地亦非魯本封地也春秋以王制正之是以不言曹田齊田耳至于昭公之取鄆取鄟不言莒當亦是此例不則二邑之無所繫豈亦可謂本魯邑乎今邾田若不書邾但書曰取漷北田亦無不可然而必繫之邾者此田本邾地魯曾侵之後又為邾所得是以原其本來而曰邾田也若非魯地又非邾本封地當亦如鄆如鄟之不言莒矣何為獨繫之邾而與彼異辭哉○左傳曰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歸之于我按此說謂諸侯疆我田固不足信但曰疆我田是必此田原有屬我者後為邾所侵今又令其復歸我耳然魯人之取之也踰故界而自漷水者固可言邾田至于舊本

屬我者不復為之別亦總繫之曰邾田可知魯所取者無論新舊皆邾本封地不得藉口于昔曾屬魯而今為復舊也如此而後此地之由來可明豈專為多取者之非魯地辨乎○高氏曰書取田于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罪公之意也按此說亦不然公既歸國而後疆邾田故書取田于公至後此乃事蹟之序本如此抑豈取田在先而公至在後經特有意倒書之欲以專罪公乎然則左傳所謂次于泗上疆我田云云却似取田在先而公至在後者然未可信也且取田者晉而命邾歸田者晉也經止書魯之取而不言晉之歸即此已見罪公之意不

必又以書在全後而始明也況此事責在魯而晉亦不能無咎馬買服謂刺晉偏而魯貪是也故上書諸侯同圍齊晉人執邾子下書季孫宿如晉便可見其命出自晉矣奈何又變其事序欲以明非諸侯之取之也哉

季孫宿如晉

左傳曰季武子如晉拜師

臨川吳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瀹䦨李氏曰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書公子遂如晉左傳以為拜曹田也以此推之可知此年之取邾田下書季孫宿如晉不止是拜師蓋亦兼為拜田往耳○公仗晉力

而紓忿于齊又借晉威而獲利于邾魯人于此安得不事晉唯謹乎然晉師之將歸也公賄荀偃以璧馬等物固已行賂于其臣矣今季孫如晉未有不將重禮以賄晉侯者由是言之則亦彼此交鶩于利而已抑何以服人心而正天下乎

葬曹成公

瀹䦨李氏曰于其生也屢與之會盟于其卒也又為之弔葬魯于曹從之若始終親厚有如此蓋亦不知其為賊矣曹君之葬惟此是四月或者此葬本在春二月而經闕其月乎不則負芻卒于歸而于喪還之後三月而葬亦未可知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曰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曰樂魴之行非帥師故經不書

高氏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于齊故獨伐齊林父逐君伯主所當討而使欒魴從伐齊則晉平之伯業可知矣

彭山李氏曰齊之取怨于晉本為林父逐君而伐魯也諸侯既同圍齊矣而林父又獨伐齊其不知自反甚矣

瀹䦨李氏曰衛侯衎在齊林父忌齊尤甚故以同圍為未得志而今又獨伐之此或請于晉而又借晉人以為重也故欒魴與同行以魴非卿又非帥師會伐故經不書其名氏而并不書人與師耳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左傳曰齊侯娶于魯曰顔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季曰父妾已不可殺況其父尚在而遽殺其嬖妾不恤傷父之心而得罪為尤甚乎左氏不此是責止以尸諸

朔爲非陸氏亦誅矣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李曰經書秋七月辛卯傳書夏五月壬辰臨蓋傳誤也周正秋七月當爲夏正夏五月傳誤周正爲夏正耳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滄州李氏曰齊靈公在位二十八年卒子光立是爲莊公

○靈公廢已立之太子而別立其私愛者固爲不義然莊公爲强臣所立又執父所欲立之公子牙而殺之以視伯夷之逃國不啻若天淵矣嗚呼在位甫六年輙見弑于立己者之手抑何利于其爲君也哉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曰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七　襄公十九年　三三

穀梁傳曰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

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胡傳曰穀齊地也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爲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在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况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諸侯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程氏曰禮之常不必待君命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劉氏曰若兵未出境豈得擅返書至穀乃所以明境外得專之也

蘇氏曰夫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與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矣

王氏曰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殯帥師或冒喪伐人者衆矣而士匄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七　襄公十九年　三四

朱子曰春秋分明處只是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這分明是與他

汪氏曰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不當往而往也公救成至遇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當往而不往也士匄侵齊聞喪而還不當往而不往也觀此數者而行師進退之義可見矣

滄州李氏曰同圍之役尚未得志于齊荀偃死不瞑目而必欲卒事焉似亦必乎國有矣然從知得齊之爲忠而不知威力不可以服人也士匄猶其欲而又帥師侵之是皆不能引君當道志于仁者乃匄也一聞齊侯之卒而即班師可謂善補過矣匄之善即君之善又何嫌于擅返而專

大名乎明年澶淵之盟齊侯與焉蓋不伐喪之義感之也一還之力勝于十二國之同圍然則欲服人者豈可徒以兵力脅之哉○十四年會吳于向左傳曰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杜氏曰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數而遣之然則此年侵齊之役聞喪即還是以此非諸人者實能以此與諸己宣子其賢矣哉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彭山李氏曰此孟獻子也大學記其不察雞豚不畜牛羊不畜聚斂臣之言而孟子亦稱其有友五人而忘家之善誠魯之賢大夫也然蔑自襄六年侵宋後即不經見豈非

以老疾在告而政皆委于季孫叔孫歟

汪氏曰此文伯之子孟獻子也子速嗣為大夫是曰莊子

渝關李氏曰文十四年左傳曰穆伯之從己氏也(在文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然則惠叔者公孫敖之次子而獻子之叔父也惠叔在位亦不久惠叔卒獻子嗣未知在何年宣九年始書仲孫蔑如京師至此年書卒其為大夫也約有五十年矣夫三家之專政始于文宣而盛于成襄孟獻子自歷四朝未嘗有所建明也至于亂臣之所為弊政之所出無不順從而莫之違且與季孫叔孫氏相與裁立而分門戶賢者固如是乎特其居心恭儉猶有君子之風故當時皆稱其賢後來孟氏之勢視季叔為稍輕而魯君之待孟氏也亦稍薄非獻子之不攬權不生事之所致也哉若獻子者其亦魯臣之不多得者矣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曰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

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攬誅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故以累上之詞言之

汪氏曰微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杼殺高厚慶封討夙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為大夫而誅其餘黨崔慶自是專

權而射殺之禍兆于此矣

趙氏曰高既以罪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

渝關李氏曰靈公廢大子光而立牙高厚不能強諫而為之傅是厚實從君于昏者信有罪矣曷為殺之不去其官曰高厚大臣也厚雖從君于昏與篡弒之大惡自不同是厚罪不至于殺而亦不得而專殺也莊公惡其背己而欲殺之崔杼殺之于灑藍而兼其室則是為私而已故不去其官以著濫殺專殺之咎若夫崔杼之殺之也未知其出自君命否即或不出君命要亦行君之志而為君殺之也

故以國殺為文稱國殺者君與大臣共殺之以為有交責焉耳○左傳曰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于昏也按此說是謂稱國以殺者為國討之辭以其從君于昏故以國討書也若然則是殺之當其罪而春秋與其殺矣豈經旨乎蓋與其殺必不稱大夫而不與其殺無不可以稱國者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其非與之也明矣○高氏曰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于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于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明年所以與澶淵之盟也

彭山季氏曰高厚崔氏之讐族也靈公末年漸用事矣今靈公卒崔杼以往年伐魯致圍之咎歸于高厚故殺之而

崔杼專權忌尅之罪著矣按此二說皆與左傳異據左傳止為高厚傅牙而殺之似得其情若因十七年之伐我圍防事即以附合于此而曲為之說未敢信以為然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傳曰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杜氏曰公子嘉子孔也穆公子

啖起朱氏曰殺公子嘉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也子孔固當罪而子展子西擅殺焉故不去大夫以譏之

王氏曰子展子西不能窒慾率國人殺子孔而分其室則鄭無政矣

彭山季氏曰嘉既殺後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子產既與國政自是鄭治漸可觀矣

渝淵李氏曰汪氏曰莊公二十二年傳例曰稱國以殺大夫者國君大臣與謀其事不請于天子而擅殺之也故雖殺有罪亦書其官嘉召楚人伐其國則是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利其室則當如殺良霄之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按子孔之召楚師乃是

叛晉而非叛國其為此謀不過借此以去諸大夫而為從楚之計耳雖君方從晉伐齊此謀無以為君地抑嘗明與君抗亦如欒盈良霄之所為哉竊意嘉雖有罪以視背叛之臣猶可從末減即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利其室亦不當如良霄等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者矣○胡傳曰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按此說亦不然嘉為貴戚之卿論周禮議親議貴之典彼雖有罪是亦在所當寬者且周禮小司

冠司族有罪不即市注刑于甸師氏禮記文王世子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如此則與衆同棄而肆諸市朝亦非所以處公子者况大夫不可以專殺而葵丘之申王禁本有專殺大夫之戒乎今殺大夫公子嘉既無君命而又無王命罪莫大焉不是之責乃徒罪其分室之私蓋亦疎矣○子展子西皆大臣也二子率國人以殺子孔未知君亦與謀否即或不與謀亦必君素惡彼二子狥君之意而為之故子孔既殺後君亦不罪二子也春秋稱國以殺君與大臣有同責矣然則嘉有隱盜召兵之罪加以亂國之刑宜矣曷為稱國以殺而又不去其官不與鄭盈良霄等

平曰嘉有二罪當其時不即問也仍使之當國而為大夫者如故今子展子西輩乃患其專政而追治其罪不過為其不便于已特欲去其所忌耳豈有見于公義所不容為之正名以加討哉既殺之而分其室伐其位則其貪利之私較然矣○十年盜殺鄭三卿子孔知難而不告蓋欲得彼之位耳子駟殺子孔即代子駟以當國于是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若非子產止之為之焚書以安衆則子孔之禍當不至今日而始見矣奈之何長惡不悛又欲去諸大夫而召楚人以純門之師其為不義不忠也尤甚今又以其為政之專深為國人所患而至見殺豈非子孔自取之禍也哉但彼欲去諸大夫大夫亦共惡之而欲去彼彼之為政也專子展子西亦率國人專殺之則是以亂易亂之道而鄭之政刑不正且不公矣此春秋所為識而其書法有如此夫○彭山李氏曰子展即公孫舍之公子喜之子子西即公孫夏公子騑之子與公子嘉皆穆族也按數子者以同族之至親不知同心為國而各圖其私以相傾害此鄭之所以日益衰也若非子產為政為之制以禮而裁以義將公族不戢而禍患相尋無已時矣鄭其能久存乎子產者公子發之子亦穆族也

冬葬齊靈公

高氏曰齊魯乃世婚姻之國前雖有怨今已易世故不廢喪紀示不忘好

瑜關李氏曰齊靈無道伐魯者六而魯之弔葬無闕焉彼如有知能無愧罪于地下乎

城西郛

左傳曰城西郛懼齊也

汪氏曰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所謂中城為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瑜關李氏曰林鐘之作不足以銘功而西郛之城乃徒以

懼禍是魯人以非禮益齊之怒而又汲汲于土工以備之不亦陋乎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曰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魏郡内黄縣東北有柯城鄭氏曰柯衛地後屬晉按魏郡今為大名府而内黄屬焉柯非莊十三年盟柯之柯也

杜氏曰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以自固

渝關李氏曰魯人懼齊而為此會以自固所求于晉者亦

切矣然則為國者不能自強于政治而徒欲依人為命雖得一時之粗安安能永永無患也哉二十三年晉且被齊伐而二十五年齊又伐我北鄙焉晉之不足恃也明矣○內大夫特會外大夫者五始于文十一年之會承匡至宣十五年會無婁成五年會穀此年會柯昭三十一年會適歷蓋皆效尤為之而習以為常矣春秋皆詳錄之所以著其政在大夫之實也

城武城

左傳曰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泰山南武城縣今按武城城在費縣西北七十里子游為武城宰即此其地近莒城之所以備莒也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左氏以為懼齊李氏以為備莒二說不同實亦不相背也夫魯新得罪于齊則以此城為懼齊得其情矣但武城在魯東南而齊之侵伐魯通無自東南來者何以懼齊而城東南之邑乎蓋武城近莒莒嘗恃齊援而屢加兵于我今齊又怨魯之深魯又慮其命莒來侵伐而為此役是其所以備莒者亦即所以懼齊也故明春之盟向魯及莒平其亦以懼齊之故特欲結好于其與國歟○一時之內為此二城不急于本而徒急于末銷萌禦

侮之道不在此也祗以著其頻于勞民而已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傳曰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彭山李氏曰仲孫速蔑之子也是為孟莊子即孔子稱其不改父臣與政為難能者

杜氏曰督揚即祝柯也

杜氏曰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高氏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汪氏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昉于速與羯歟

瀹關李氏曰左傳曰及莒平盟于向可知未盟之先雖有督揚之盟而二國之私怨猶未釋也今爲此盟故以督揚之盟在先或亦因齊及晉平是以莒魯亦相好耳不然督揚已足信何又煩此私盟爲哉自此盟之後終襄公之世二國皆相安至昭元年取鄆而後二國又相怨矣○內大夫與外大夫特相會盟者二文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此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是也然晉大夫書名氏莒大夫止書人者國有大小卿有尊卑是以詳略異辭

耳若夫成十六年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則不言會而言及與此二盟皆不同而晉大夫書名氏則同于衡雍之趙盾異於于向之莒人矣要之三盟之書日無不同不以大夫之盟而不日者所以深謹之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按此說深于莊子有取焉蓋其孝行頗多特舉其大者而表揚之耳今觀春秋所書莊子盟莒伐邾二事皆在喪制之中又皆不苦于義者此豈孝子之所爲乎檀弓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夫以獻子之哀喪至爲孔子所嘉美乃莊子不此是則而頓改其所以過人者未知其何心也豈當喪禮久廢之日藉口于國事爲重不得已而爲之故于私情不及顧歟然而揆之古制畢竟非禮孔子之論莊子但取其不改父臣父政事以爲承家者勸至于喪制之不終略之而不言者忠厚之至也春秋則據事直書其罪自不能掩安可以孔子節取之一端而槩信其子道之無可議也哉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傳曰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澶淵衛地在頓丘縣南近戚按澶淵在今開州西三十里漢爲頓丘縣地○自晉悼公卒齊與晉絕至是靈公卒而莊公始與晉盟

高氏曰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

汾陽朱氏曰十二諸侯同圍而齊不服一不伐喪而齊遂受盟力攻之不如德攻也

汪氏曰莊公以既廢而賴崔杼以有國崔杼以殺公子牙立莊公而專其國高厚夙沙衛之餘黨豈無其人邦之杌棿固不敢構怨于諸侯夫是以受盟之速也亦猶崔杼弑莊立景而同盟于重丘也

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云者名生于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歟

渝關李氏曰齊侯之預此盟或以為感晉德或以為懼國危二說皆是也然而齊以危亂故又感此善而為此盟要非深于說晉而果出于誠也是以二十一年會商任二十二年會沙隨雖俱有齊侯至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則亦不久即叛矣以此知今日之暫服又何足取也哉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七　襄公二十年　三五

左傳曰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杜氏曰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再伐魯）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襄陵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滅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

彭山李氏曰按孟莊子父喪甫踰五月而即會莒盟向令又況從于伐邾不可以為善政矣孔子稱其不改父政不知何指豈以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貢賦未嘗闕耶

渝關李氏曰執其君而取其田其報已足何又報之此或因其執君取田之故邾人深恨于此而與魯不平故速帥師以伐之也不知反已息爭而惟念彼舊惡以復怨不義甚矣況背澶淵之盟益不慮其失信于諸侯而取罪于伯國乎直書其事而其罪惡自見矣○昔也邾與莒同執令也邾不與莒同好可知再執取田之故其取怨于邾者尤深矣然而邾弱于莒此伐邾必已服故自此至昭定之世魯與邾並無彼此侵伐事至哀元年後魯又伐邾者不一蓋亦陵其衰弱故耳○十六年齊侯之伐我圍成也孟孺子速徼之齊侯稱其好勇而避之速遂塞海陘而還彼蓋素有膽略過人者令使之帥師單旅得其人矣然伐所不當伐擅動干戈而又冒喪以行役其亦有勇而無義者哉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十七　襄公二十年　三六

左傳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杜氏曰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高氏曰燮蓋嘗為鄭所獲者欲舍夷狄而之中國正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覓其民利也而用事者安楚弗欲懼燮之起晉爭也而殺之非所謂可殺者也而以國殺書者蔡侯以為罪也

胡傳曰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于義者也國

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按此說非也燮欲從先君以利蔡是必民心之所欲者特以附楚之徒惡之故不免于殺耳且燮實無罪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豈以稱國為國討之辭哉燮于此時蓋司馬也○燮欲從先君以利蔡可知楚政之不良矣燮欲棄楚而蔡殺之可知蔡人從楚之甚堅矣夫以楚政之不良而猶從楚之甚堅然則昭十一年楚師滅蔡而君與世子前後皆被殺得禍之慘莫甚于此彼蔡人者又何利于必從楚哉

蔡公子履出奔楚

胡傳曰公子履燮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家氏曰履燮之同母弟不奔中國而奔外夷不與其凡同志書所以貶

渝關李氏曰燮見殺而履出奔媒于與兄弟謀也不奔晉而奔楚明非與兄弟謀而特赴楚以自理也觀于二人之向背而其得失可見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傳曰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杜氏曰同殺之旨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杜氏曰奔楚自理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杜氏曰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

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范氏曰顯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所以惡陳侯

高氏曰黃與履何以奔楚自理也黃以寵任太過權逼其卿慶氏譖之而陳侯不能為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一弟也

吳陵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

家氏曰黃不奔他國而奔楚甘于從夷書奔楚亦所以貶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按此說非也凡書奔者不與取禍之罪故不書逐之者而以自奔為文陳黃恃介弟之重權逼其卿抑豈無罪但書陳侯之弟云者則罪陳侯之不能全其弟經蓋于此有交責耳○陳侯之于弟黃始也失之于寬縱聽其有偪于執政而莫之禁繼也失之于柔闇致其受譖于大臣而莫之察均非待弟之道也然則當如之何正之以禮而厚之以恩既不使其恃寵而攬權又不使其被譖而懼罪斯可矣此非剛明之主深愛其弟者不能也若陳侯者烏足以

語此哉○此公子也不稱公子而稱陳侯之弟者親之也公子非不親然有父䓁祖䓁之不同不比同胞之尤親耳大抵稱公子者猶本先君之屬以明其貴而稱某弟者乃主時君之倫以明其親惟其義繫于弟故稱某弟而不稱公子也○經書弟奔者四此年陳侯之弟黃出奔楚二十七年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定十年宋公之弟辰出奔陳四人之書法一律但其事不同而義亦差異蓋兄薄弟者書弟以章其罪陳黃秦鍼宋辰是也弟絕兄者亦書弟以著其非衛鱄是也若弟罪大則不復稱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是也杜氏釋例曰兄而

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此說固是但于衛鱄一事不相合豈知春秋之義本不可以一例求乎書弟以章其兄之罪不謂弟無罪書弟以著其弟之非亦不謂兄無非也但其所重有專屬耳○陳蔡為中並之國其服于楚也久矣今蔡履以叛楚之嫌陳黃以叛楚之誣而皆奔楚以自明亦以楚勢之強可以制二國故皆往投于彼賴以為逋逃主耳然則二國無政至使公子公弟不獲以自安而俱托身于外矣凡若此者豈獨公子公弟之罪也哉○彭山李氏曰陳黃之奔左氏以為慶虎慶寅愬其謀叛楚也如此則黃何為又奔楚乎使其往愬

二慶則二慶本謀從楚亦何畏于罪而反以叛致討哉楚使屈建圍陳經所不載則是無其事也且陳黃出奔楚必殺二慶而始得歸及其歸也又因楚力而謂之自則公子黃者固楚之黨而與二慶有所不協者也蓋陳袁僑之會晉雞澤必君臣合謀而後行慶氏專執國政豈不與知而黃以母弟貴寵權勢將傾必慶氏譖之于君以致奔楚黃既至楚則以從晉之罪委于慶氏此陳侯所以畏楚殺二慶而弟黃藉楚得歸遂秉陳政也此事理之甚明者而左氏自相背馳矣故黃之奔罪陳侯信慶氏之譖不能安其弟而黃從楚以陷二慶罪豈在其下哉按此說不然陳之

從楚久矣二慶誣黃以叛黃即奔楚以自明又欲借楚以誅慶氏耳且黃之往愬二慶謂其專橫亂國罪莫大焉豈必不從楚而乃為罪哉至二十三年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此事固不足信要之二慶于此未可謂其無罪也及二慶誅而楚乃奉黃以歸國是固楚之能察其實者若必謂黃為楚黨而與二慶有不協是二慶本欲從晉而黃不欲故譖黃于君而致之奔也不知黃與二慶雖不協必不為黃黨楚而二慶不黨楚故若二慶果不黨楚則必以陳之晉明與黃相左而君亦惟晉是從矣何以商任沙隨二大會並無陳人而二十三年且有陳侯如楚之事

乎然則左傳之說未嘗非實錄季彭山以傳說之誣黃從
晉者為不足信乃其自為說也又謂二慶為從晉何所據
而云然乎且彼既不信蔡黃之謀從晉今乃妄謂二慶之
為從晉也則已自相背馳矣余何以此譏左傳哉蓋陳侯
信讒而不能安其弟以是而罪陳侯則可若以罪黃之從
楚以惱二慶是贊臆說之難信者也

叔老如齊

左傳曰齊子初聘于齊禮也李曰卿聘亦非禮

杜氏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繼好息民

王氏曰齊屢陵魯及澶淵而始平今叔老之修聘欲固齊

好也

渝關季氏曰自成十一年叔孫僑如如齊後于今再見二
事蓋相類也彼于成二年戰鞌至十一年聘齊戰為齊頃
公聘為齊靈公二年也此于襄十八年圍齊至二十年聘
齊圍為齊靈公聘為齊莊公元年也蓋齊魯雖有怨至于
易世而成公與齊靈會伐鄭襄公亦與齊莊盟澶淵故皆
使卿往聘之所以釋舊怨而固新好也然齊亦未必不報
聘但皆不使卿來故經不書彼之不使卿來者蓋亦視魯
猶輕耳豈有見于古制之常而謂國卿不可聘國哉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渝關季氏曰自文元年以後日食無不書日猶間有不書
朔者自此年以後十有七食無不書朔者矣詳見隱三年
日食下

季孫宿如宋

左傳曰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戌聘在十五年

渝關季氏曰一年之中聘齊聘宋親大國也邾莒雖小國
莒强于邾故盟莒而伐邾以此觀之而畏强大陵弱小之
情可見矣

附錄左傳曰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
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
食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杜氏曰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曰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則使公子遂如晉拜之成公取汶
陽田襄公取邾田則君親往拜其賜受伯主尺寸之惠而
不忘其德如此也然魯君襲奕世之封端冕委弁以臨千
七百里之侯國而水木本原不察所自夏公之立踰二十
年未聞遣一介行李至于京師其何以為秉禮之子孫也
哉

渝闞季氏曰代齊之師在十八年取邾田在十九年隨即使季孫宿往謝之矣公今此行蓋為朝晉往若為彼事豈其遲之二三年而後謝之乎或其朝享之時謝及彼事未必專為彼也○晉悼之立未及踰年成公即往朝嗣君今晉平即位已五年襄公于此方朝之豈以外患方殷公不敢以遠行故耶且公朝晉悼者四而朝晉平者一自此以後十年之中並未朝晉是必又有故焉故晉人亦不見責耳不然晉勢不弱于楚二十八年公如楚雖云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公竟絕迹于晉廷何待晉平之疎若此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彭山李氏曰漆閭丘二邑名後漢志山陽郡南平陽有漆亭有閭丘亭水經註曰漆鄉在縣東北十里有閭丘鄉是也按南平陽今兗州府鄒縣也則二邑在今曲阜縣之西南界而其西則泗水之所經也（李曰按邾之故城在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里若漆閭丘者蓋在鄒縣之東北歟）○庶其以地奔甚于叛矣凡以地叛者據邑而不服其君也奔則以地與人叛何足言乎是時魯取邾田又重以仲孫速之伐邾求方甚而庶其即以二邑來奔來其不敢與魯抗也而魯納之邾何所控訴焉庶其既納而莒牟夷邾黑肱皆接踵來矣

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胡傳曰庶其邾大夫也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唐書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牛僧孺謂不可受詔以城歸吐蕃）而況隣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薛氏曰天下之惡一也納人之叛而疾人之叛已不可以言理矣公在晉而叛臣是受魯之無政甚矣

蜀杜氏曰諸侯之地皆天子所封為天子守之也諸侯之臣皆王之臣故曰天子之陪臣也周衰諸侯之國地有侵

軼者必志而罪之臣有奔叛者必録而貶之
永嘉呂氏曰春秋書以地來奔者三令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邾黑肱是也人臣之奔必適仇國晉欒盈之奔也必楚秦鍼之奔也必晉而邾庶其之奔也必魯豈非以南鄙之怨歟魯之于邾也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納其叛人甚矣
黄氏曰襄公如晉而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公在晉而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在乾侯而邾黑肱以濫來奔然則實為賊淵者惟季氏歟
汪氏曰莒太子僕弑其君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則季

孫行父使司寇出諸境邾庶其以土地來奔襄公朝晉未返而季孫宿以君姬氏妻之且有賜焉于此見行父之忠于公室而速于利宿之貪利而忘君也○定十五年城漆即庶其邑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按此說不然小國未嘗無卿特以其國小而卿微經故無書人若以事接我而書名者亦必是卿矣蓋春秋之中適與賤者書名之例邾庶其既得見于經安可謂其非卿乎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快來奔雖不以地而亦書卿故也又何疑于庶其之以地來者乎○胡傳曰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汪曰姓氏當作名下同）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圍皆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汪氏曰庶其書名不書姓氏此傳云特書其姓氏蓋傳寫誤）按此說亦不然夫以事接我則書名此乃一經之通例直書其事而利欲之私自可見若為利欲之故特書其名以謹之則于他事有難通矣○小國之大夫凡會盟侵伐等事例皆書人而不書氏名微之也故莒慶莒挐莒牟夷邾庶其邾畀我邾快邾黑

肱皆以名舉而不氏觀于此而知經于位分之辨為甚嚴矣或者以為皆貶辭則夫以地來奔者固可貶若莒慶之盟洮莒挐之被獲邾畀我邾快之來奔皆非叛臣之可比何為亦皆書名乎○邾庶其以二字為名庶非氏也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國君不稱氏蓋其名與此同耳說詳昭五年莒牟夷來奔下○穀梁傳曰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胡傳曰于此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于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曰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按此二說與穀梁不同未必然亦未必不然故姑録之胡傳之

說最為傷教必不其然蓋一土一民無分公私莫非君有也不臣者私之以為己有春秋方惡其私而正之如彭城必繫之宋矣豈于此焉必分公私而異視之乎此等只宜覺看不宜強為解也說詳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下○杜氏曰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王氏曰叛而歸他國曰叛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異辭也按此說不然庶其之以地來奔固謂之叛臣但春秋凡書叛者是皆據邑抗君者也據邑抗君則書叛竊邑附隣則書以地奔二事自當有別非以內外為異辭也何氏曰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兩明故省文也胡傳曰此叛臣

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按此說猶何氏之意凡書叛者不皆以地歸人者也今則以地歸我叛又不足言矣況其親身至魯尤非據地抗君之可比來可以叛與來奔混言之也然則書名書地雖見其罪又豈以叛罪已明而乃不必言叛乎○廬陵李氏曰經書三叛人此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昭三十年邾黑肱左氏所謂名其人終為不義者是也然春秋納大惡諱鄭詹之逃來春秋猶以不信諱公今直書不諱者何哉蓋此三叛之來皆我公不在國而季孫受之也季孫受而不諱正猶公在會未歸而師滅項不書取而書滅也觀文十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而春秋不書則知在君則諱在大夫則不諱矣按此說亦不然三叛人皆季孫受之蓋皆適遇公不在耳若公在國而公受之或亦不沒其實而必書如凡魯君取國取邑則書之桓公成宋亂納郜鼎則書之若公受叛人何為諱之而不書哉然則盟幽諱公不為受鄭詹滅項之事非獨其臣之意莒僕以寶玉來奔因行父之誅而不納是以春秋不書耳李廬陵所引數事皆失解未可以彼律此也○或曰昭四年取鄫左傳曰鄫叛而來故書取彼亦以其地來者經不書某以鄫來奔公在故也其書以地來奔者三皆是公不在而季孫為之故不為之

諱而皆直書以識之耳按此說亦非也取者自我而言取亦非美事豈以公在而乃言取乎以地來奔者自彼而言彼既奔入魯國無論公在不在皆當據實書之不為季孫受之而乃如此書也大抵鄫叛而來其以鄫來者本微故不書來奔而直書取此則邾之國卿竊邑而來附安得不特詳其事以著亂臣之大惡乎且書來奔而季孫納叛之罪固可見至于公至自晉後亦未聞其逐彼出境也而公罪亦自可見矣然則公雖不在公亦不能辭咎安可謂其罪不在公而特為季孫書也哉○去年甫離澶淵之盟輒興伐邾之師亦可謂無晉矣今公如晉而季孫在魯又受

邾之叛臣與地不慮晉之咎公而加討乎無晉無君且以君于晉而不恤甚矣季孫之不臣也經書庶其事于公如晉之下季孫之罪昭然可見而所以責之者深矣○公不在而季孫納庶其悖甚矣專亦甚矣夫專納亂臣已大不可況以公之姑姊而擅妻之乎彼敢以公之姑姊竟為賞盜之物罪尤不可勝誅矣然則武子之無君至此公之得全其位以視昭公為尤幸耳○滄起朱氏曰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分位不同而使同事一夫滅禮甚矣況又以賞竊邑之盜乎姑姊非同室之人君之姑姊非賞盜之物罪之大者也按此說謂君之姑姊非賞盜之物是矣其以同

事一夫為滅禮似覺未安古者妻妾不必其同倫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是姑姊皆可作媵豈不可以姑姊事一夫乎所可恨者庶其非可妻之人又公不在而擅妻之以是為大罪耳

附錄 左傳曰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杜氏曰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所逐猶欲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弒殺之禍）

夏公至自晉

渝關李氏曰朝晉即可危況負背盟伐邾之罪以往乎雖受邾之叛臣與其地猶可諉于公不在然而公有前罪而不加討則于其至也尤幸之不獨危其朝晉事矣

附錄 左傳曰夏楚子庚卒楚子乃使子南為令尹（杜氏曰子南公子追舒也為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曰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杜氏曰桓子欒黶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杜氏曰十四年欒黶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杜氏曰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

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杜氏曰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欒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欒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杜氏曰言叔向篤親必與叔虎同謀）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

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彭山李氏曰欒盈者書之孫黶之子晉卿也欒書在晉專執政權嘗滅趙宗害郤氏而厲公見弒實書所主書雖壽沒而黶之汰虐已為同列所忌矣弟悼公寬厚坦懷故得免于禍耳及平公時盈為公族大夫不相能于范鞅而盈好施得士尤君相之所易疑也故祁氏一愬諸宣子而遂無所容矣凡此皆欒書專權怙勢之所致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權勢之戚可不戒哉

劉氏曰不以范匄逐之為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

高氏曰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為范匄所逐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于楚焉以楚強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

汪氏曰士鞅之言曰欒黶汰虐已甚而盈又自言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則欒氏之稔惡有自來矣不然夫豈無秋毫之過而遂離十罪乎

廬陵李氏曰欒盈以此年奔楚明年自楚適齊晉為商任沙隨之會以錮之二十三年齊助之入曲沃齊遂伐晉其冬晉殺欒盈欒氏亡

湔關李氏曰欒盈者范匄之外孫而鞅之甥也禍發于其母之淫愬諸宣子而遂逐之其實盈之禍端不始諸此其必始于欒鍼之死秦師黶怨范鞅而逐之奔秦乎夫欒黶汰虐已甚人已難堪況又逐鞅而非其罪欒范自此有宿怨矣盈之罪雖不可考觀其與鞅同官而不相能又好施而多聚士或亦怨范氏而將欲為亂蓋有之然則其母愬諸宣子雖出于私恨未必全無影響也後來入晉入曲沃作亂之迹甚著能必其此時無亂謀哉若然則是盈亦不

無他罪不止不能防閑其母已也但范氏既逐盈而又錮之以是為已甚耳○淫慝之于人甚矣哉淫則必毒毒則不有其子而並不有其家其為禍也烈矣以欒祁之淫而致欒氏之禍無足怪者但范鞅知欒黶之汰虐已甚至其子而必亡殊不知欒祁之惡有以速其子之亂而卒滅其宗者乃即鞅姊之所為也雖然欒書嘗與于弒君而反復寵陽畢謂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謂其以惡取善罪莫大焉然則欒氏之殃又豈獨為欒黶不善之報也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吴陵許氏曰比年食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石氏曰日食之變起于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内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為曆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按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

家氏曰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

自漢以來曆家每一百七十有三日為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月頻食漢高祖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漢文帝三年亦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為異也

趙氏曰日月交會有常而積久不能無小變動日或失其常度則雖巧曆有不能盡其變者漢自高帝三年至文帝三年三十年中頻食者再此皆不可以常理推也

湔闕李氏曰頻月頻食大異也二十四年復如是尤大異也變異之極至聖生于其間亦亂極當治之一徵也漢初丁酉年頻月頻食文帝甲子年又頻月頻食是以變異之極者而高文之治宏闢漢業卓越千古抑豈偶然之故也哉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六月朔日食七月朔日食蓋亦頻月頻食者未幾明太祖即生卒能成中國文明之盛可知亂極而當治者前後有同轍也

曹伯來朝

左傳曰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汪氏曰曹武公即位三年而來朝此喪畢入見于天子之時也不朝于京師而朝于宗國曹是以為禮乎

湔闕李氏曰文十一年曹文公來朝成七年曹宣公來朝

獨宣公時歷曹文宣二世並未受彼之朝至曹成公篡立終其身亦未朝魯也令武公即位三年而即來朝可謂謹于事大之禮矣然而朝王之禮竟闕焉無論臣道之必不可也彼其父以篡逆之大惡王釋其罪而不問豈亦非私恩之所當感者乎今獨朝魯而不朝王公與私俱失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曰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衞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杜氏曰為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衞弑剽傳

杜氏曰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商任地闕

襄陵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私相忌怨何有于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恨必欲使盈無所容于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欒氏信不誣也

趙氏曰一大夫出奔動天下諸侯以錮之甚亦何能為哉蓋懼其挾楚以入爾

潮關李氏曰欒書弒君罪不容誅而悼公反以為德欒書死公又寵用其子黶可謂無政刑矣以黶之恃寵驕恣而汰虐已甚則其得免于戮亦幸耳若夫欒盈雖有罪未至

如其祖父之甚也今取怨于范氏而立逐之則亦逐之而已奈之何又從而錮之以一奔大夫之故而動八國之諸侯以相禁戒不亦罪輕罰重而致刑愈失其平乎在不仁之人固不堪此已甚之疾至于諸侯雖畏從之而心不服是以齊侯雖兩與會而輒有伐晉助盈之事孰非晉人有以致之至此哉○欒盈得罪于范氏未必得罪于君也范氏逐欒盈而君亦惡之為之徵諸侯以為錮盈計是宣子一人之私忿能用其君而並能用天下之君也權勢之盛何如哉夫至天下皆為晉臣用而晉君亦自為其臣用此大無道之甚者宜乎天變之非常竟為古今之罕見者也

○是會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以其怠禮故而決其不免亦可謂智矣由今論之彼猶止咎其細節而未能推明其大罪也何也崔杼殺世子牙而立故世子光光得立于崔杼之手是固立之不以其正者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而立剽剽為逐君者之所立則其篡逆之惡尤甚明矣是時也齊之亂臣日以張衛之故君猶在外彼二君者蓋亦苟延于旦夕耳不此是責而徒沾沾于儀容之際而預決之抑亦末矣後雖果如其言豈所謂能見其大者哉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十八

渝關　李棊鳳　翻升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附錄 左傳曰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晉襄八年）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

大夫子僑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高氏曰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子叔齊子也其子弓嗣為大夫是為子叔敬

附錄 左傳曰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于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杜氏曰為二十五年齊弑其君光傳）○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

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曰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杜氏曰為明年齊伐晉傳）

胡傳曰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累其子弟不收其

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于其所往勑五典厚人倫也令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于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家氏曰八春秋以來大夫奔而極其所往未有若此之甚也

高氏曰晉以一欒盈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大夫之强而晉失伯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人終保盈是令不行也令不行者盈之諂為可憫者也諸侯皆知之而平公不知也故齊侯背盟而明年伐衛遂伐晉也

汪氏曰欒盈屈巫皆得罪于權臣然屈巫將聘于齊而竊妻以逃其廢君命亦可誅矣欒盈特以父之汰侈而多怨遂為妖母所譖而見逐未有犯上可誅之實其罪視屈巫益薄乎云爾晉平用范匄之謀屢會諸侯以錮之幾致亂國楚莊雖不聽子反錮巫臣之請而嗣君卒滅其族亦致通吳之禍人君之不明而眩于權臣其患豈淺淺哉

廬陵李氏曰彭山李氏曰自蕭魚以來楚猶不競故欒盈至楚猶懼不受時蓋未至于齊也故晉復會諸侯于沙隨以錮之左氏載盈適齊于秋非也按此說駁左傳而謂此

時盈猶未至齊似有然者然使盈果未至齊晉亦何為再會諸侯乎此必盈已至齊晉人知之故為此會欲令齊人棄之而勿用也但齊既明明納盈則于此會又將何辭以自解然而齊侯猶與于會者哉或欲借此以為欒盈請晉人不從齊遂有恨于彼為之背盟而助盈耳又或齊陰納盈晉亦聞而疑之乃為此會以再訂之齊侯陽與晉會而姑又受命焉亦未可知大抵傳謂此秋盈適齊亦難見其不然從傳説焉可也○孟子曰有故而去則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按此說是指無罪去國者言若是奔大夫未必用此禮然亦何可錮之至此極乎左傳所謂錮欒氏者亦第禁之使不用耳杜氏謂使諸侯不得受胡傳謂命諸侯無得納焉恐未必然○是會也較商任之諸侯又多三國矣夫以一奔大夫之故屢會諸侯以重錮之則是疾之已甚而令其無以自容也盈亦安得不為惡哉未幾内亂外侮相繼而至由是晉政不可為而伯業愈衰伊誰之咎也

○沙隨宋地已見成十六年

公至自會

廬陵李氏曰晉人亟會諸侯而不以義是皆有危道矣故商任與沙隨皆書公至以危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曰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彭山李氏曰追舒字子南莊王子也時為令尹
高氏曰追舒寵近小人故及于難
渝關李氏曰追舒寵近小人縱其貪而多馬不為無罪然楚君臣但當明指其罪讓之于朝收其黨而戮之削追舒之職而不用可也今乃逆其驕傲而又犯專殺大夫之禁則非義甚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惡其濫且專也○楚子以討追舒之故語棄疾棄疾于此當亟諫之諫之不從即告其父而令之奔亦無不可何也追舒之罪未至于可殺而追舒為大夫尤非楚子所得殺也追舒若出奔彼既克全其父又不貽君以濫殺專殺之愆彼若以洩命為罪則于父奔後即就戮于司寇或自縊而死自無愧于忠孝之理者乃聞其故而不能諫君又不肯告父及其父被殺徒以一死塞咎焉抑豈君子之所取者乎論者但當哀其志而不必高其行也○棄疾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嗚呼此何言也君猶天也雖以無罪殺其父豈可以讎言哉伍子胥報父之讎而鞭撻平王之墓此與于不忠不孝之歸者也蓋春秋之義不明是以邪說暴行憒然莫知其非聖人于此即安得而不大憂也哉
附錄杜氏曰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也

渝關李氏曰史記謂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有年無月日公羊書在去年曰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書在去年冬十月二事後曰庚子孔子生二傳雖皆有月日而公羊言十一月穀梁不言十一月是不惟年不同史記而月亦各不同其所同者獨有庚子日耳然則年當從史記固無可疑至于月日則不可考若以羊公之月日為是月與日又不相合蓋此年左傳十二月丁巳杜氏曰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據此說則十四日為丁巳庚子又先丁巳十七日其不在十一月明矣意者穀梁之月日為是以庚子正在十一月內也然亦安知非如羊公說衆

于十一月生特其所言庚子有誤乎大抵年非其年則其月日亦不足據今當以史記之年為正姑闕其日月可也○公穀所記孔子之生其以今年之月日而誤記于去年耶金仁山謂二十一年日再食決非生聖人之年以此推之可知聖母之孕孔子亦必不在去年也意者孔子之生本在十月或十一月但不知的在于何月而其日之庚子非庚子亦皆不可考耳如續經之文于哀十六年書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杜氏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大抵世遠難稽以大聖人之生與卒而其日月皆失真又焉敢臆為之斷乎○聖人之生自

是瑞氣為之鍾靈其不于日再食之年必矣然比觀數年所書惟此年不日食前乎此者二十年日食二十一年比月日食後乎此者二十三年日食二十四年比月日食前後五年之中日食者六比月頻食者二從來天變未有若此之極也于極變之時特生至聖于其間天心之為天下後世慮者其至矣乎○王降而伯伯已不足稱晉悼沒而伯統亦絕天下之亂盈絕極耶天生聖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非偶然也有孔子而帝王之道可得而明豈必得時而駕然後見其功德之宏敷也哉○氣運無終窮故于極亂之時生孔子然粹精之氣畢萃于此而其力已薄矣故孔子之福亦薄而生不為君相僅得中壽而卒耳然為生民以來之所未有故其功德與天地並而血食萬世亦與天地相永終云○左傳一書于列國人與事雖極纖細無關係者每多喋喋記之獨于孔子之生與其出處始末皆不見焉其疎失也不亦甚乎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左傳曰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杜氏曰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高氏曰杞自桓公以來晉悼為婚姻國恃以興而晉禮有加焉

渝闕李氏曰杞孝公在位十七年卒弟益姑立是為文公

夏邾畀我來奔

渝闕李氏曰杜氏曰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原杜氏之意蓋因庶其來奔傳謂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此年畀我亦非卿不以地來而亦書求其說而不得故謂畀我是庶其之黨云云耳不知邾雖小國亦自有卿庶其畀我皆卿也既來接我不得不誌其名豈為地與其黨而後書乎且邾卿非一未必皆

同罪亦未必同罪乃同奔也劉炫曰庶其奔魯三年若是
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由是言之其非庶其
之黨明矣○畀我之奔未知其何故但踵庶其之來奔而
亦奔我是不恥與亂臣而為其逋逃主（以所記蓋亦亂臣之流也魯人屢受邾亂臣）其為不義何如哉
是年冬臧孫紇出奔邾而邾亦受之亦難免于效尤之咎
矣

葬杞孝公

湔閩李氏曰經書葬杞君者六襄六年桓公卒在春三月
葬在秋是為五月而葬也此年孝公卒在春三月葬在夏
不及五月之期或是三月而葬耳昭六年文公卒在春正

月葬在夏已過三月之期蓋亦五月而葬者二十四年平
公卒在秋八月葬在冬未知是為冬十月或十二月也至
于定四年悼公卒在夏五月葬在秋七月哀八年僖公卒
在冬十二月葬在明年春二月是皆三月而葬者此葬杞
君之大凡也而其合于正期者亦寡矣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曰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
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
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湔閩李氏曰胡傳曰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
君畏公子黃之偪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
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
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
親而不能保譖愬之于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
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
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按
此說是信左傳叛圍之事矣若然則二慶之罪人人得誅
殺之正當其罪奈何不以討賊之辭書乎夫春秋雖有端
本之義亦不可于亂臣之當討者釋其罪而不問使罪國
君與列卿也然則信傳不信經遂至傷義而不可為訓抑

豈說之可通者哉○汪氏曰公子黃之奔為愬二慶而往
也陳侯之如楚蓋惑于權臣而將為二慶與黃和解之爾
使陳侯亦為愬慶氏而往則必如蔡侯朱書出奔楚矣按
陳侯如楚杜氏曰朝也彼自朝楚豈為二慶與黃往乎雖
其時或亦不無和解之謀要非惑于權臣而乃如楚以謀
之也又曰屈建之圍挾陳侯以討二慶二慶之閉城知楚
人之必誅已而拒之非叛陳侯也故不書二慶之叛按屈
建從陳侯圍陳自是陳侯為主彼若閉城拒楚是即拒其
君矣非叛而何然而經不書叛可知無此事也又曰陳人
偪于兵殺二慶以悦于楚故不以討賊之詞言之譏其殺

之不以其罪以著陳侯之無能為也按齊難康以宿怨殺
無知亦以討賊之詞書若二慶果叛國人殺之以悅楚則
必自為叛臣而舉其罪矣雖偪于兵豈不可以討賊之詞
書者而經不然可知非為殺之不以其罪也且經明書陳
殺君與臣俱在其中又安見陳侯之無能為也哉○家氏
曰尊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黄于楚者亦二
慶也楚人討而殺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自殺之者
不與夷狄以專制中國也按經書陳殺自是陳國殺之非
楚殺之也若楚果殺之特不與其專制中國而言陳殺將
春秋亦非實錄矣夫以楚之殺陳夏徵舒則書殺陳行人

于徵師則書殺陳孔奐則書令二慶之被楚殺則即
據實書之有何不可況弟黄之歸陳明書自楚彼納公弟
而不嫌于專制也豈殺二慶而避此嫌乃反隱其專殺陳
大夫之惡乎然則經既書曰陳殺今亦止就陳論可矣未
可誤認為楚殺而必曲為之說也○杜氏曰言及史異辭
無義例按此說不然若無義例則從省文而列言之可矣
何必多一及字乎穀梁傳曰及慶寅慶寅累也高氏曰書
及者罪在慶虎以虎之罪而及寅也按此說亦不然左傳
以二慶同稱寅亦未嘗無罪也豈為虎所累而書及乎此
或恐有首從罪有重輕故于其中分別言之耳彼無所分

而經為之別其于刑殺之際為至慎矣說詳僖三十年及
公子瑕文九年及箕鄭父下○二慶畏公子黄之偪妄愬
諸楚陳侯當辨其誣而退二慶可也既不能然二慶雖致
黄奔而罪亦不至于死令曲直既明則退二慶而復黄亦
可也乃始則不能全其弟而聽逐于權臣之手繼則又欲
殺其臣而致快于介弟之心陳其尚有政刑乎令于二慶
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所以責其君若臣者深矣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高氏曰二慶死則黄之歸易矣書自楚者罪其奔夷狄之
國復藉夷狄之力以歸黄之進退不正矣

彭山季氏曰自楚者因楚力也黄之歸自此當國用事矣
渝關李氏曰二慶殺而黄歸見黄為二慶出殺二慶者所
以為黄也公子黄奔與歸皆書陳侯之弟者辭雖同而亦
不能無異義蓋其出奔也以介弟之親迫于權臣之逐而
不能保故稱弟以識之其歸國也假楚人之力為其弟報
怨必殺二慶而後歸蓋私情非公義也故亦稱弟以識之
○孔子之言九經敬大臣與親親並重可知人君之道不
可寵大臣而絀懿親亦不可私懿親而害大臣也陳哀公
于此蓋胥失之矣春秋兩書陳侯之弟黄前以著其薄而
後以著其私也書自楚歸者黄資楚力而復得返所以罪

其恃夷之非又見陳侯之不能自復其弟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曰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

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

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杜氏曰曲沃晉邑在河東聞喜縣

胡傳曰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于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于錮之甚急使無容于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家氏曰盈挾齊之援復入于晉將不利于宗國非晉臣矣春秋猶書晉欒盈者一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亦以閔欒氏為晉世臣而自絕于晉耳宋魚石義與此同

蜀杜氏曰春秋之法復入重于入入重于復歸復歸重于歸然則復入者惡甚之辭

彭山李氏曰凡外臣出奔已絕未仕他國而復者雖以亂入猶繫之國此書外事之常例也書復者位已絕矣欒盈復入為亂者不惟族黨之強亦其好施得士之助故耳彼本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則范氏有所不容矣故亦以入書

高氏曰曲沃即沃昭公分國以封沃沃強盛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水椒聊杕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沃者晉之腴饒強盛必叛之邑也今曲沃大夫不由君命而擅納盈以曲沃乃盈舊所食之私邑故盈帥曲沃之甲以入晉不勝而反入曲沃焉故書入于曲沃見盈有

叛心又見曲沃知有盈而不知有晉君也
涅氏曰朱子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則必致亂如東漢之黨錮蓋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苟不能誅而徒疾之使之無所容其身事窮勢迫則必為悖逆爭鬬之事矣況欒盈非有弑父與君之大惡逐之去國則亦已矣何至動天下之諸侯一再會聚而禁錮之哉鋌而走險急何能擇盈之復入于晉實晉有以激之耳
渝關李氏曰欒盈之意本欲殺范氏而自復其位未必即有殺君之心也曾不思君主范氏曾為二會以錮已已乃欲殺范氏以復私怨無君之罪已自難寬況夫帥徒攻戰

來公門矢及君屋明與君抗而無復忌憚乎○入者難辭也逆辭也盈之入晉為難為逆易明也至于入曲沃止見其為逆耳似未可以難言蓋師曲沃之甲以入晉曲沃既為彼用矣則于其敗而走赴曲沃又何難之有哉但以其既敗而奔或曲沃中亦有拒之者固未可知不則皇皇懼罪如禽魚之被敺而入林入淵者然自與無所迫而歸之者不同是亦未嘗不難也○杜氏曰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孔氏曰不言叛者叛謂以邑叛屬他國欒盈既入曲沃據曲沃之衆與君戰爭兵敗而死終亦不附他國故不言叛也然則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入于宋南里以叛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入于朝歌以叛皆非叛屬他國而並書叛者彼皆與國相距不勝而即出奔得歸乃言復國皆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本國皆以叛告此欒盈與君爭勝不勝即死未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晉人不以叛告迥按此說不然趙氏曰據上背君曰叛蓋凡據邑而敢與君抗者即謂之叛故不為其屬他國亦不為其意欲屬他國也彼欒盈者齊人私納諸曲沃及其既敗雖未嘗以邑屬齊亦未嘗有屬齊之意然據曲沃而與君爭實叛也叛則何以不書曰盈出奔而晉人重錮之既已絕矣非其臣也既非其臣今又返國而據其邑不可以言叛矣故第書

復入以著其惡然而仍繫之晉者仍以國法治之則是晉雖絕盈而盈終當為晉人也此以知據邑抗君之為大罪也○一說凡言叛者皆叛君也魚石得罪于華元欒盈得罪于士匄二子與大臣為讎故不書叛然趙鞅之入晉陽以拒范氏中行氏也何亦書叛且魚石欒盈之復入蓋已與君為難矣不止讎大臣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曰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

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高氏曰此齊侯背澶淵商任沙隨之盟因晉有欒氏之亂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以試之晉不之問于是遂伐晉齊莊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之成著于此矣

彭山季氏曰澶淵之盟齊侯從晉然今年會商任以錮欒盈明年會沙隨以錮欒盈于是齊人覘晉之舉措不足以有為矣故懷異志不肯復從至此伐衛而遂伐晉焉然皆憤心所為豈能討不納衛獻之罪者乎

啖氏曰齊始伐盟主也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汪氏曰齊莊本意在伐晉而伐衛以先之亦猶齊桓本意在伐楚而侵蔡以先之也討從楚之與國而後討強楚善之大者也伐從伯之與國而累于陵伯主惡之大者也春

秋之書遂其中有大美惡焉

渝關季氏曰崔武子曰以為盟主而利其難所謂難者蓋指欒盈之亂言也黨欒盈而助之攻欲以報同圍之怨名義已大不光其得全師而還亦幸爾○成十八年先書楚子鄭伯伐宋後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知為納魚石而伐也此年先書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後書齊侯伐衛遂伐晉知為助欒盈而伐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雍榆晉地汲郡朝歌東有雍城按朝歌今在淇縣之西本衛地杜氏蓋據他日兼併于晉而言耳夫朝歌去晉甚遠次而不進本畏齊強也其意或欲以過齊歸師自支耶

薛氏曰次于雍榆有所畏也救晉而憚行也

滄起朱氏曰畏晉不敢不救又畏齊而不敢救兩怯矣

劉氏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帥師救之斯義事也豹乃怠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克救豹罪大矣

汪氏曰外傳記子服惠伯之言曰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雝俞與邯鄲勝擊齊

之左椅止晏萊為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叔非無功于晉
也然春秋不著其救患之功但曰次于雍榆蓋穆叔與趙
勝皆畏齊師而不敢敵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
穀梁傳曰言救後次非救也
公羊傳曰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啖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當奔命以往救次失救道也
救邢之師譏不速赴故先書次于聶北而救邢竟得其援
故又言救邢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故先書救
晉明魯君之命也下言次于雍榆罪叔孫也
蘇氏曰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

故以救之終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
而盤桓于雍榆不及于事故以次終之也
陳氏曰次而救匿其救之形也救而次宣其救之之聲
也書救晉晉遂失伯也天下益多故卒盟于宋而南北之
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于越
入吳春秋終焉蓋于是焉始故謹而書之也
渝關李氏曰齊晉皆伯國也僖十八年齊被四國伐經書
師救齊此年晉被齊伐經書叔孫豹帥師救晉時齊晉皆
有內難而國勢危他國不知救而魯救之魯人猶知義也
惜乎齊敗于宋而救齊之師無功今雖救晉而次于雍榆
不敢進又未免不及于事耳晉為大國雖有欒盈之亂其
勢猶可以破敵使叔孫豹直驅晉郊與晉人合力擊之則
以齊人遠役之孤軍何難挫其鋒而大敗之乎然則豹之
逗留不前固云畏齊之強或亦不敢重怨于齊而又間其
釁也故姑以此塞晉人之責為之虛聲以自文耳經以救
次並書又先書救而後書次而魯人之情可見矣○次于雍
榆怠于救也然以強弱不敵不敢輕進以犯齊人之衝亦
其力之無如何耳聖人于此蓋亦傷之豈專惡其怠而必
欲其壯往哉況齊以二隊伐晉入孟門登大行其途塞矣
魯兵即欲直驅至晉路亦無由是其中途而止勢亦不得

不然者蓋齊魯之不敵久矣此時晉猶不能挫齊況魯以
弱卒孤軍何可尾齊兵之後而獨與齊爭乎若徒謂救患
貴速而不思知難量可之義則未能救人而已先取敗恐
亦非聖人之所許矣
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
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
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于
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
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

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
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
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
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
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
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
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
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
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

馬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
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
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
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
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
無日矣

汪氏曰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乎失政魯卿自季
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尤孟氏之豐點廢秩
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
而三桓微矣作俑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

渝閑季氏曰孟子曰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獻
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夫孟獻子魯之
賢大夫也五人為士能為賢大夫所友而不有其家則其
人之品行可知矣乃獻子不能升諸公朝使得以功名顯
與臧文仲之下展禽者何以異及獻子沒而莊子不改父
臣不改父政其孝固足稱者若五人尚在彼能舉而用之
尤足以成父之志而光父之德矣奈之何不聞其登進而
徒于奔走私門之舊臣敬信而不忍易容非莊子之跡夫
乎然則孔子之論政曰舉賢才若賢才不舉焉問其政且
衛公叔文子薦其臣僎為大夫孔子稱其可以為文以是

觀之孟孫之父子猶覺有愧于此耳○臧武仲曰孟孫之
惡我藥石也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夫為被所惡者之所悲
則莊子之賢可見矣惜乎執政僅四年而奄然不禄豈非
邦家之不幸耶○孟氏之臣豐點廢秩而立羯其罪大矣
彼豐點者未知為獻子之舊臣歟抑為莊子之新臣歟以
彼之姦回不軌恐獻子所用之人未必至此但彼為新臣
而舊臣之在此時坐視其廢立而不肯力與之爭其有負
于二世之寵任者不亦多乎大抵莊子之生也不能鑒季
孫之失早定其嗣子遂致家臣效尤而敗為此惡由是言
之蓋亦未可專罪臣等耳○孟莊子卒少子羯嗣為大夫

是為孝伯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曰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

穀梁傳曰遂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家氏曰季宿之納紇盜也臧紇所與言者為何如今乃以媚道立結于季孫為之廢長而立少亦何異于盜乎季宿自亂己之適庶復亂人之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挾宿之恩雖不度亦甚矣

穆文熙曰武仲以知名乃為人任廢長立少之事悖逆拂

經患害立致即愚夫且不為也故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其武仲之謂乎

汪氏曰朱子曰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或者謂武仲請後未嘗以防為言故要君之迹未彰夫既曰先祀無廢敢不避邑使不許立後則不避矣非以防請後而何耶

渝關季氏曰臧武仲名紇與孔子父同名而經書紇亦如十九年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與孔子六世祖同名經亦不為之諱也說詳桓二年宋督弒君及孔父下□以素所親愛之人一旦惑于讒言驟命攻之而致其奔季孫之好惡無常如此武仲工于媚人卒亦不免于讒而為人所陷安見枉道而事人者果能獲所安也哉○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悼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朱子曰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于內而文見乎外則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按朱子此註以上四句為兼四子之長恐未必然玩夫子語意猶云如臧武仲之知如公悼之不欲如卞莊子之勇如冉求之藝苟能節之以禮

使無偏倚之非和之以樂使無駁雜之累則凡知廉勇藝皆有以合乎道而各成其德也其于人也不亦成乎此只就其各長言而專以禮樂為重耳子路則安于所得而不求勉其所不足故有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之說子于是置之不言以損之是說也似為得解若以兼長言是僅有一長者先必旁求此數端而禮樂反在所緩矣夫知廉勇藝孰不可以入道孰不可以進德況文以禮樂者非知無以明之非不欲無以養非勇無以行之至于器數之必審亦自有藝焉是在禮樂中未嘗不兼四者以為用矣不必兼此四者而後文之也然則臧武仲之知若能文之以禮樂

則事無不正行無不平何至有廢長立少之失而且不容于魯乎〇紀之自郱入防也何以不書蓋凡內臣之作亂皆不書況紀入于此未嘗據之以作亂未幾即奔齊矣故以其暫至而略之〇季孫猶廢長立少孟孫氏亦然誤在武仲之媚季孫也令武仲請後意在臧賈以賈長也賈使為往而為乃自為蓋亦效尤于季孟耳武仲于此是必無辭于臧為矣雖然武仲之立已自奪長臧為之事又何足責凡若此者蓋皆始于公子遂之立宣公其流弊遂至于此可勝歎哉〇公子彄者臧氏之始祖也隱五年公子彄卒子達嗣是為哀伯哀伯不見于經且不書卒其子亦然意哀伯卒于桓莊之世以為桓臣而不書卒至于其子並未聞其名與謚字或以早亡而未及嗣位亦未可知臧孫辰者達之孫也臧孫許者辰之子也以他事並見于經而皆書卒辰與許蓋屢用事而有功故武仲于此但以無廢二勲為言耳今魯從武仲之請既立其兄臧為為臧氏後然自此後臧孫不見于經並無書卒者豈今其但備卿數以守先祀實未授之以政使與在位之諸卿等耶然而不可考矣

晉人殺欒盈

左傳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

宋

何氏曰無大夫文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

廬陵李氏曰稱人而不書大夫與鄭良霄例同討亂之辭也

渝澗李氏曰元年圍宋彭城書令圍曲沃不書者殺重于圍也圍而殺之晉于是乎能正其罪矣然圍歷三時而後能克亂臣之勢亦重矣若非克其邑而加誅則其禍患寧有極耶

齊侯襲莒

左傳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莒

入行成
杜氏曰輕行掩其不備曰襲
高郵孫氏曰以强攻弱又掩其不備焉罪之尤者也
高氏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乘人不備掩而
取之則盜賊之爲耳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
尊爲盜賊之事也
汪氏曰齊莊以千乘之君帥三軍之衆輕行襲莒卒不能
勝一微國身傷臣獲此君子之所以貴乎正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用兵之中惟齊之叛晉也一書伐曹入
其郛一書襲莒皆一經之特筆深惡之也

渝關李氏曰覩于莒人行成可知從此以前莒實與齊相
背也蓋自十八年圍齊之後齊又從晉莒遂特晉而不事
齊耳今齊侯敢于伐晉而又何有于莒是莒爲齊侯所襲
亦不專爲其同圍齊故矣〇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蓋欲
假朝禮以襲紀也以紀人知之而不敢動經且書之以示
譏況此年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莒已受害如此乎然
則齊侯傷股而又失其義勇之二臣辱國辱身莫此爲甚
雖得其成而亦何益之有哉
附錄左傳曰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
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
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
乃弗與田（杜氏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
也有臧武仲之知（杜氏曰謂能辟齊禍）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
不順而施不恕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曰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
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
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
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
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

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
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
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杜氏曰賀克欒氏也
渝關李氏曰是行也蓋弔齊師兼賀克欒氏也齊伐晉豹
救之至此又往弔焉而兼賀克欒氏魯之事晉已謹矣〇
彭山李氏曰謝次雍榆之故且告將侵齊也按此說不然
豹之救晉兵已出境自愈于他國之不救者不得已而次
于雍榆晉人未必以此咎豹也況與邯鄲勝擊齊而止晏
氂是亦不爲無功矣而又何謝之有乎至于仲孫羯侵齊

即當告晉亦不必使卿行或因此行而來使言之則有之
耳○穆叔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其說誠是若以魯
論則能當此而克全者其惟魯祖周公乎今不舉周公而
舉文仲恐文仲之言雖立未必能合于道也觀孔子譏其
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以彼之不仁不知如此其為言也亦
可知矣但據穆叔之說意其言之可取者亦甚多然而當
時未有稱之者今亦無闕焉將所謂立言之不朽者又何
在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曰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高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榆無功于
晉故孟孝伯至此復帥師侵齊為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
羯代速為卿未練而帥師亦無復三年之喪
涌闢李氏曰孟莊子之子秩長而羯幼去年季孫曰孺子
長矣指秩言也今左傳謂羯為孝伯伯者居長之稱又似
羯長于秩矣未知其何故意者秩本適子而年幼羯為庶
長而稱伯去年季孫之說或左傳之誤適為長耶不然則
此伯字或是仲字之誤亦未可知○侵齊之役所以報齊
侯之伐晉也然而救晉可也侵齊則不可也蓋以齊雖有
罪非我所得侵亦非我得為晉侵之也欲為晉復怨而祗
以自歛其怨魯人之計左矣明年北鄙之被伐又誰咎也
哉○二十年仲孫速伐邾此年仲孫羯侵齊皆嗣父位方
半載而即帥師魯以軍旅之重付之世卿新進之人豈所
謂師貞丈人吉之義乎至于冒喪從戎仲孫父子之失禮
有同咎焉是又無足論者矣

夏楚子伐吳

左傳曰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杜氏曰為下吳召舒鳩起本
涌闢李氏曰高氏曰于是見楚弱而吳之張也襄十一年
楚失政十四年伐吳自是舍鄭而不爭又十餘年而一再

伐吳急吳而緩中國也按此說不然吳勢雖張而楚屢伐
吳亦未見楚勢之弱也襄十一年之失鄭楚特不競于晉
耳然自十四年楚公子貞伐吳後又有十八年楚公子午
之伐鄭此年夏楚子伐吳後又有此年冬楚子等之伐鄭
未可謂其舍鄭而不爭也況此伐後吳召舒鳩叛楚而二
十五年舒鳩為楚所滅吳子遏伐楚門于巢而卒吳之無
如楚何明矣至二十六年楚子等又伐鄭二十七年晉楚
之從交相見于是楚不猾夏而中國稍安抑豈為急于吳
而緩中國乎二十九年吳子餘祭被弒而餘昧立數年之
間二國無事至昭四年楚子與諸侯伐吳五年亦然六年

又使蓮罷伐之吳屢被伐而不見報則二國之强弱又可
知矣曰晉楚之爭中國也二國之勢不相下惟晉常分力
于秦楚亦分力于吳故于中國皆兩相持乎至有晉楚之
從交相見之事焉向使晉與秦相好而併力于楚何難與
召陵比烈楚與吳相安而併力于中國恐又甚于問鼎之
雄矣然則秦晉交兵固爲晉伯之累至于吳楚之相伐未
嘗非中國之幸也但聖人以天地爲心安攘又有其道抑
豈幸彼之爭而爲中國苟安慶哉天下有道内外大小各
安其所而不相殘天下無道則反是春秋于吳楚之爭必
詳誌之以明王政不綱而蠻方無寧宇也其所以憂之者

亦深矣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
以楚莊興是後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湔關李氏曰五年之中六書日食頻年食者再頻月食者
再大變之非常者也于非常之中而又食之既焉何其變
之至此極耶天下之亂亦莫甚于此時當不止中國諸侯
之受盟于楚也已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曰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蓮啟彊如
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
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
從蓮啟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汪氏曰齊莊之襲莒身傷臣獲未伸其志故雖與莒平而
復伐之然已既失信將何以保人之信于己乎
趙氏曰齊以盗竊之計襲莒貫無得焉故崔杼因復伐莒
成君之惡而已得行其奸也

湔關李氏曰齊社蒐軍實蓋將有事于莒也使客觀之所
以示其威而矜其盛也令于客行之日爲莒出師因而送
客猶是使客觀之之意○此年齊崔杼帥師伐莒明年齊

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下即有齊崔杼弑其君光之事兩伐
隣國而即行大逆良以權勢之盛致之也雖然莊公淫崔
子之妻當莊公伐晉時崔子即欲弑之而不獲閒是其包
藏禍心爲日已久豈僅在于二伐之肆威乎

大水

何氏曰民怨之所生

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及廣
也非特魯之災也

湔關李氏曰日變于天水溢于地世事亂于人而民物之
獲生全者寡矣此春秋之所深憂也○經書大水八宋大

水一始于桓元年終于此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彭山李氏曰七月八月日連食非常理也與二十一年連
食同
董子曰比食又既象陽將絶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
弒楚子率諸侯伐鄭滅舒鳩晉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
慶封遂滅賴又殺蔡侯滅陳蔡而縣之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為
五百二十二分月之二十乃為一交以為交在望前朔則
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

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
不食而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頻
月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會竟去交遠則
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
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
食竟月行天既而來及于日或可更食若前月日在交初
二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缺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
于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劉炫云漢
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疏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
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

而今有頻食于術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
月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
食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
以其交道既不復其相揜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
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縑以代簡
紙以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遥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
先儒因循莫能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
此意也按頻月日食曆無此法説固然矣但經文書月書
日書朔兩次四食記載甚明不可謂無此事若謂字書屢
易不免有誤何于他事不皆誤而獨于天事兩失真乎即

云轉寫偶誤當亦不過數字之訛又或重複其辭耳安有
誤添二條且書月書日書朔如此之詳者乎況漢初頻食
者二至于今字未有變不應皆誤且元初亦有頻月之食
字與紙並同此尤近而可考者又何以説或者天變之非
常亦非術數所能定家氏所謂天度有時而變其常兹所
以為異也今當視為異而勿疑為誤焉可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夷儀
左傳曰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杜氏曰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

滫闗李氏曰是會也將欲伐齊以報去年伐晉之役也因
大水而不克可謂能順天時不肯殘民以逞忿者但齊莊
背盟而伐盟主是雖齊莊之無道亦因晉德有闕而後敢
動耳不思修德平政以盡服遠招携之道徒為是會而欲
有事于齊亦非春秋之所許也故下書公至自會以危之
○高氏曰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
而光新立乃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
于是復貳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于莒晉侯為是
故會于夷儀帥十二國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
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辭不能

伐爾下書崔杼伐我北鄙蓋知晉之無能為也汪氏曰晉
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伐故書會而不書伐以著其大合
十二國之君而無所事也蓋進則憚齊之强退又虞楚之
伐鄭是以、會而徒返耳平陰之役鄭伯在會楚亦間之
以伐鄭而公子午孫軍入境未足撓鄭今此鄭伯亦在會
而楚子帥諸侯之師以攻鄭諸侯是以去齊而救鄭焉伐
而不果救不及事晉伯之衰亦可知矣春秋所以不書諸
侯之救鄭也按此二説却似譏晉人之無能為與夫無所
事而徒返者然恐非春秋惡事惡兵之旨也夫以大水不
克而不伐是猶晉人之知節者若不恤大水必欲有事于

齊曰吾將大有為也則陷三軍于浩波之中求復可以已
而不已之私怨愈不足以服諸侯矣豈春秋而欲其如此
乎且以當日之事勢論之更覺二説之不然也去年齊侯
伐晉晉因欒氏之難是以未能挫齊耳此時晉能合諸侯
而一會十二國國勢猶未衰人心猶未散也況此會猶是
圍齊之諸侯今去彼役方六年何至畏齊而不敢伐徒以
大水為辭哉若夫楚子等伐鄭本欲以救齊及諸侯不伐
齊而救鄭楚子遂還自是無所用救者以為不及救而經
不書救亦未免于失實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曰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
救鄭

蜀杜氏曰加楚子于三國之上雖曰主兵亦所以惡三國
也

滄趙朱氏曰齊楚固相結晉驅之也而小國受其難矣

廬陵李氏曰蕭魚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
餘澤也

滫闗李氏曰僖二十七年楚子帥陳蔡鄭許四國之君以
以圍宋今此伐鄭猶是四國之君也没中國以伐中國楚
子之罪莫大焉前已貶稱人至此不復貶矣然彼以晉文

楚而挫其鋒于城濮之戰此以晉平楚而合其黨于宋國之盟夷夏盛衰之勢不又于此而可見哉○左傳謂諸侯還救鄭經不書救鄭者楚蓋聞救而即退矣非因既救而楚始退以楚退之速而無所用救是以不書救也左傳謂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或者晉之偏師先至鄭而諸侯之師尚未至耳不然楚帥諸侯以猾夏晉帥諸侯以救之此正為義舉矣何以没其善而不書哉○襄陵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止齊之罪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鄭雖其救不足録矣按此說不然十年楚公子貞與鄭公孫輒伐宋公會晉侯等伐鄭然則凡救人國者豈必非我所致而後

書救哉今齊侯背盟伐晉懼晉之伐而乞師于楚齊侯之罪大矣晉人以大水不伐齊因楚子之伐鄭而即救之若果得致其救自是盟主急難之義何云不足録而必責其致難之由耶

公至自會

瀏陽李氏曰高氏曰諸侯救鄭不書故以會致按此說非也春秋即書救鄭若義繫于會亦必致會而不致救矣安可以五年之致救陳為例而謂此以會致是為救鄭不書之故哉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曰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王氏曰宜咎陳大夫鍼子八世孫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

彭山季氏曰鍼氏宜咎名陳卿也左氏以為討慶氏之黨則二慶者楚人所惡而陳殺之者也宜咎豈敢復奔楚乎蓋為公子黃所傾而奔愬于楚耳

瀏陽李氏曰襄陵許氏曰宜咎之事無聞焉耳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按此說是實認宜咎為慶氏黨矣若果是慶氏之黨則既殺慶氏不應遲之年餘而後討宜咎即或至此討之慶氏為楚所惡彼亦不敢復奔楚也或者陳人誣以此罪而逐之彼遂奔楚以自明亦如公子黃之奔楚者然實非慶氏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曰齊人城郟（孔氏曰傳稱成王定鼎于郟鄏周公致而營之謂之洛邑亦名王城其地舊名為郟故以郟為城名周語云靈王二十二年穀雒鬭毀王宮計靈王以二年即位往年為二十二年往年毀壞其城故齊人今歲為王城之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杜氏曰為昭四年叔孫豹以賜路葬張本）

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不聘王矣

王氏曰襄之聘晉者九是年春先聘晉冬乃聘王旨以著魯之慢王也城郟魯不與城故不書

盧陵李氏曰魯之聘王止此此後止書叔鞅之會葬而已

渝關李氏曰左傳杜氏註曰郟王城也于是穀雒闘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于天子故爲王城之按叛晉媚天子之說或不然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是靈王之后乃齊女也然則齊人爲王城郟或亦爲其姻親之故耳豈爲叛晉而欲求媚于天子以爲自全計哉蓋晉人之無天子也久矣十八年圍齊之役不顧王后父母之國而必加之討王亦無如晉何也是王既不能制晉又不能庇齊齊亦何賴于王乃借城郟之事以媚之而欲恃此以無恐耶〇宣九年孟獻子聘于周猶因王使來徵聘令無王使而往聘賀

自是無所爲而爲之耳王嘉其有禮而賜之大路以是爲空谷之足音矣曾亦思曾君不一朝而僅使卿聘臣子之禮但可如斯而已乎且大路之車恐亦非大夫所宜乘王以此賜之亦如衛賜于奚之繁纓以朝者然（見成二年左傳）俱不免于名器假人之譏賜者與受者皆非禮也

大饑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李曰五等之名亦未必然）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汪氏曰春秋書大有年大饑各一書大旱者二大水者八水旱非大不書

渝關李氏曰大饑者是謂年歲之至歉非謂國儲之甚匱也然此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公家之所儲無幾其不能救荒而賑民也必矣甚矣斯民之不幸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曰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仲孫羯侵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

滄起朱氏曰將欲弒君故不能久留司馬宣王之不欲與蜀戰者其志在內圖也

襄陵許氏曰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寤入將戕其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內傾自然之符也

渝關李氏曰齊莊好兵故親將伐衛遂伐晉又襲莒且命崔杼伐莒今又伐我北鄙此齊莊之悖也崔杼亦姑順其意以構怨于鄰國則是役也曷嘗是杼之本謀哉夫杼不有其君又何有于魯惟其志不在魯故不爲寇而輒還耳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左傳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

崔子聞公自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朝于齊（且于在在二十三年）甲成鬷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李曰此賈舉與侍人賈舉蓋是二人同姓名者不則二人之姓名又或字有誤耳）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

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

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翼陵許氏曰齊莊勢陵大邦眾暴小國而又躬亂臣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市此足以為世鑒矣

穆文熙曰齊莊公淫崔子之妻而復以其冠與人陳靈公淫夏徵舒之母而謂徵舒似儀行父宣淫無度激成變亂足為千古之戒

汾陽朱氏曰臣有弑君之心祟于君之淫其妻以為名而
齊莊不悟趨死如鶩悲哉○趙盾崔杼之事為晉史易為
齊史難何也盾假仁者也責以大義奚辭焉而杼也戾然
殺三人而猶執簡以往南史為尤難矣
渝關李氏曰殺世子牙而立故世子光者崔杼之力也光
為杼所立固必寵杼而授以政杼亦未嘗不恃其功而驕
盈自恣者也莊公于此即使御之以禮猶恐其難制奈何
以鳥獸之行迫之彼又安得不為亂乎嗚呼自杼立之自
杼殺之是君位之得失君身之生死在彼掌握之中而俱
聽其所為也杼之罪于是不可勝誅矣○晏子謂莊公曰

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
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
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他日又謂莊公曰嬰
聞之眾而無義強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
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徒行而東耕于海
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並見晏子春秋內篇）按此數言莊公之為
人大略可覩矣夫以晏子之忠言不聽致其退處于野而
彼猶不寤至于大禍及身果如晏子之言正所謂自作孼
不可活者也若晏子者諫于君而不用則去庶有合于人
臣之義者晏子其賢矣乎○左傳謂晏子立于崔氏之門

外云云至于舍之得民一段與晏子春秋無異辭是晏子
果有此事矣論此事亦覺未安蓋晏子此時在野不在朝
聞其難焉固可以無死然亦豈可漠然而無為哉是必倡
義討賊率國人圍攻崔氏之家國人亦必奮臂而響應之
其濟則大讎以報大義以伸不濟則繼之以死而雖死亦
榮矣不知出此徒逡巡于崔氏之門意欲何為者門啟而
入第以哭踊了事君臣之義亦第如斯而已乎人謂崔子
必殺之而崔子不肯然則晏子之不死亦幸耳與其輕入
崔門而幾乎不免何如率眾討之猶可僥倖于一勝哉且
當立于門外時曾亦思為誰氏之門而可徒然入之者雖

居尸在內而苟且而入亦將苟且而出又不如不入之為
愈也然則哭尸之事可以已而不已討賊之事不可以已
而竟已之晏子于此不亦昧于理而無當于義者乎○晏
子曰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
而埜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
難吾于莊公行之矣（見晏子春秋外篇）按此數言自是合理彼即
不死君難何傷乎但亂臣賊子人人得誅彼雖不治其事
安得縱賊而不討者今以無罪之視崔子徒入其家而哭
公以出此何義哉且其所與人言者甚謬彼謂獨吾君也
哉吾死也又謂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大抵皆自文其不死又自明其不必死亡之意以求免禍而已不知彼原不必死而亦不必入崔門又何必謬為此言以自解哉自此言一出是以惑後世而開人臣苟免之門真邪說也及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晏子事景公甘與崔杼同朝尤若不知崔杼之為賊矣且彼既冒死而哭君之尸至崔杼不以君禮葬莊公獨不冒死與之爭又不知其是何心也雖然賊不討則君不可葬齊之臣子固不知此義之為重至以晏子之賢而亦惛然于此謂之何哉○大史兄弟三人皆死于職而其弟又書之史筆之誅嚴于斧鉞亦可謂之能

討賊能死難者矣南史氏又執簡以往無愧于大史兄弟者也夫崔杼有弑君之實而惡其名即使盡殺諸史而不以實書亦難免于國人之公議者而又何以欺後世哉○崔杼弑君蓋藉口于君實無道而應殺之耳故殺大史三人明不以弑君自居矣葬莊公于士孫之里下車七乘明其非君而不以君禮葬之矣夫彼不以為君又不以殺君自居而春秋必正其辭一如大史之所定亂臣于此亦將何所逃其誅也哉○胡傳曰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難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

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于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遠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按此說既不明于春秋之法而且深責此輩似亦未免太過莊公尚勇力而致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蓋亦恃此以自衛是以恣為淫暴之行耳一旦遇難茲數人者雖出死力以救之而卒不能免則亦何益

之有哉但數人不負其豢養而以身殉主此猶一節之可嘉者耳○子張問曰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于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朱子註曰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于利害之私而猶未免于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又曰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于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按朱子之訓未知句似覺未妥人臣去國是必去于未亂之先乃為義理之正若于

既亂而復去是置君父之難于膜外也又何義理之可言陳文子身為大夫毫無補于君父所謂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正如鮮虞之責閭丘嬰者況又不能討賊以定國家之亂乎數者既不能其有愧于義理之當然者多矣彼于此時即能脫然無累而去去而無怨無悔亦非仁人之所為者何為疑其不出于此哉然則未知云者疑其辭而婉言之焉得仁云者直其辭而決言之婉言之者語意之厚直言之者論斷之公未可于數者不能之外別求一仁也若夫不許其仁而猶許其清者不過節取其一端以猶賢于黨亂之流耳◎陳氏曰宋萬魯慶父弒而復

誅之則不書殺以是為佚賊也齊討君之讎而滅崔氏則何以亦不書殺崔杼弒君儼然猶在位也而以家禍亡其宗如是而得書則臣子之不誠于君父者可以盜名矣是故鄭人斲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暴崔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則猶不葬也按春秋此義所以欲人之討賊于生而不容其苟延于世得與人類俱存者法更嚴而意更急矣○齊莊公在位六年弒弟牙自立是為景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曰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杜氏曰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

胡傳曰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杜氏曰建立旌旗將戰故戈其旆聲于齊人聞莊公之弒執崔杼以戮之謀于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師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

陳氏曰莊公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晉再合諸

侯將伐齊齊人弒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哉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

高氏曰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既弒為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故不書伐夫以義會諸侯而以利終之有以知晉平之不競矣

廬陵李氏曰祁午數趙武之政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始此今年夷儀明年澶淵再合諸侯也李氏曰澶淵之會亦有一齊晉不可得合諸侯而祁午所數者不過為趙武得言之年二十七年宋三十年澶淵昭元年虢三合大夫也

渝關季氏曰晉欲伐齊以報朝歌之役而齊人以弑君說
之晉人以報怨之舉使人以弑君說已已大不可況又受
其賂而反成之乎夫本欲伐齊者忿也受賂而不討賊者
貪也晉人惟私是逞惟欲是徇故既除已之所惡而又得
已之所好便以為足矣豈復計名義之大在所必不容已
者乎春秋書會書盟于崔杼弑君之下而不見其討賊問
罪之師是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胡傳謂春秋治之
如下文所貶云是以同盟為貶辭也不知同盟非貶辭此
又何須加貶乃為治其罪也哉○僖元年邢遷于夷儀夷
儀者邢之都也至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則夷儀為衛地

矣此地在衛之西北距齊頗遠又非如齊之便道晉合諸
侯以伐齊何為紆其途而先會于此乎此事殊不可曉李
彭山不從左傳伐齊之說謂甯喜欲納獻公諸侯許之成
其謀故會于夷儀因孫林父沮撓其間是以又會于此也
說亦似矣但諸侯謀納獻公則殤公不得兩與于會覩殤
公之兩與于會可知其非為納獻公矣況左傳之說皆與
齊晉事相合安見伐齊之不足信乎然則伐齊之會夷儀
者或亦途之乾燥而易行或以地之豐收而足食又或甯
喜欲納獻公殤公求援于晉晉人因會于此而為殤公謀
皆未可知要之此會本以為伐齊故諸侯之同盟在重丘

則與齊地不遠矣即或為殤公但兼言之可耳○或曰此
夷儀疑是齊地非衛地也後漢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註
以為邢遷處李彭山謂聊城乃齊地而衛之東界也邢遷
不在此今順德府邢臺縣西一百四十里有夷儀山邢蓋
遷此將依山以為固耳（說詳僖元年邢遷下）竊意此二年兩會于夷
儀將以伐齊或即聊城之夷儀聚下文衛侯入于夷儀乃
是衛取于邢之地蓋即邢臺西之夷儀山也按此說不然
天下固有異地而同名者然兩會夷儀與衛侯入夷儀近
在二年內若是兩地經亦不應全無別也觀邢遷夷儀與
衛侯滅邢事俱見于經則夷儀之為衛地甚明彼聊城之

夷儀聚地以聚稱自與邢之故都有別又安知非後世之
地名偶同于邢都而當時本非此名乎故當以衛地為正
不必有異說也○左傳曰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
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按左傳誤認下文衛
侯入于夷儀是獻公故于此時有此說不知入夷儀者乃
殤公非獻公也晉于此時即或謀衛事亦止為殤公耳未
必為獻公也蓋晉人本主孫氏而助殤公殤公兩會于夷
儀未嘗得罪于晉也安有殤公方在會使舍殤公而逆獻
公且使衛人分其一邑以處彼乎竊嘗思之此必殤公既
與會盟而將歸甯喜拒之不得入其國遂請于晉晉侯使

魏舒宛沒來因使衛人與之夷儀而暫居之也然則逆獻公者自是衛人逆之與晉人本無涉又必賜公已入夷儀後衛人乃可逆獻公未必逆于此會時也若夫崔子止帑求地事當亦在衛人逆獻公時此尤時事之易明者左傳與經不合未可信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

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杜氏曰子美子產也）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渝關李氏曰此時鄭伯在會已從晉侯將伐齊矣公孫舍之即于此時伐陳蓋欲出其所不意攻其所不備也故楚人又不及救而即能破其國然鄭伯之行既有師旅從之今之于此乃又帥車七百乘以伐陳是傾一國之師而徒為為逞忿之舉其計不亦過乎○觀鄭人獻捷于晉時晉入聞陳之罪可知此時之入陳未嘗請命于晉也晉侯與鄭伯同在會而不知此舉其為謀也密矣○高氏曰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會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按此說未必然陳與鄭最近鄭人偶乘其不備而突入之楚雖欲救而亦無及矣蓋去年鄭伯稽首于晉請伐陳繼而又有東門之怨則鄭欲釋恨于陳也已非一日至于此役豈為君不在而慮楚人之復來故乎夫楚不畏鄭非一入陳所能奪其心者若第恃此以為禦楚之計吾恐楚人不能禦而反以是速楚之來矣然則楚人之不即來當別有故蓋亦鄭之

幸耳未可謂此役有以絀之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楚公子午即伐鄭二十四年諸侯會夷儀楚子帥其與國又伐鄭皆闕鄭伯之不在而伐之乘其虛也今鄭伯又如會而楚師不出鄭人反虐其與國而入陳楚雖不及救又不即來討焉得無以子展子產之為政鄭勢漸強楚亦不敢輕動以報之耶至于此年冬鄭又伐陳遂于明年冬而有楚蔡陳三君之伐此以知鄭人之虐陳固非所以自全之道也○高氏曰觀左氏所載入國之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廬陵李氏曰子展子產之入陳與子國子耳之侵蔡一也（鄭人侵蔡見八年）而二子之心不同

故舍之得稱名而子國稱人據左氏所載則此書入亦近于末滅之詞矣孔氏曰釋例曰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于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問陳之罪子產答以東門之役故免于譏若其侵蔡既無晉命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媚于晉義取亂略不能以德懷親又不能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于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許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道理故仲尼曰晉為鄭伯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善之也按此數說是謂此年之入陳愈于八年之侵蔡故彼貶而此不貶也若然十一年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彼亦無貶辭豈亦愈于侵蔡乎且此年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亦不貶又何以說然則數事之貶與不貶異者宋中國也陳蔡楚之與國也侵蔡猶貶則侵宋不待貶矣入甚于侵侵蔡猶貶則入陳愈不待貶矣至于此冬之伐陳蓋亦從同同而不必加貶耳夫陳以中國而附楚又嘗助楚以猾夏固為有罪然有天子方伯在焉亦非鄭人所得而私治之也今特以私怨之故擅興大師而頓入其國則其不義何如乎春秋謹誌其日直斥其族與名特書帥師入陳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若夫入國有禮雖近世之所未有然不過一節之小善而亦不足蓋其惡矣此如盜賊入人之家據彼堂奧掠彼貨財獨不欲加害于其主而且致恭焉如是而欲寬其罪反美其事以稱之有是理耶厥後獻捷于晉仲尼謂非文辭不為功必非仲尼之言不足信也（辨見此年冬公孫夏帥師伐陳下）○陳人從楚伐鄭而有井堙木刊之暴鄭人入陳以報之而不效其尤似亦足多者然破國之禍最慘以視陳之堙井刊木殆有甚焉彼雖不肯過為之暴亦小善耳至于受其宗器之賂而陳侯乃免更可鄙也已此時子產與子展同役未免與之同尤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曰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杜氏曰夷儀之諸侯也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

彭山李氏曰重丘杜氏以為齊地非也張洽氏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故城今按乘氏在曹縣北三十里杜佑氏以為漢句陽故城是也則重丘其曹地歟

孔氏曰五月齊弒莊公之後即立景公及七月始盟傳言齊成故也明齊侯在會又傳稱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故知齊亦同盟

陸氏曰重言諸侯間有事也

程子曰諸侯同病楚也

汪氏曰此與蟲牢同盟乃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

也（成五年蟲牢見）楊士勛謂穀梁于雞澤平丘發傳言同外楚則重丘亦是外楚令以左傳考之去年會夷儀而將伐齊也齊使陳無字如楚乞師于是楚子伐鄭以救齊則是年服齊亦所以外楚也歟

張氏曰同盟之書自幽以來獨此盟罪之深蓋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弒君之齊于盟也天下之惡孰大于是即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罪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按同

盟者同心共盟之義非謂與齊同盟也孔氏曰傳言齊成故也明齊侯在會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傳曰鄭成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陳鄭服也並與此文同按經于前幽書鄭伯後幽書陳侯鄭伯此獨凡舉諸侯而不見齊侯未可但據傳說而以彼例此也然則此盟無齊侯乎曰有有則于何知之曰二十八年陳文子曰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可知此盟之有齊侯矣且以同盟之故觀之亦可知其然也蓋此數國諸侯並無貳于楚者何用外楚而同盟惟齊叛晉即楚令又新與晉成于是乎同心外楚而為此盟耳夫澶淵之盟齊未從楚故不為同盟令以其從楚而新成于晉乃為是同盟以推之則此盟之有齊侯明矣有則以不書曰略之也合十二國之諸侯而不討賊其不義也莫甚于此何暇責夫慶封之賂與齊侯之盟乎故慶封如師齊侯與盟經皆略之而不書以為無足誌焉耳○晉平之會諸侯盟諸侯皆止于此年自此至昭十年晉平卒凡會凡盟皆大夫蓋晉君自處于驕逸而盡委其權于臣下由是而大夫之專益甚矣

（附錄）左傳曰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杼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

諸侯兵可以弭（杜氏曰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

渝關李氏曰趙武天下之罪人也觀其謂穆叔數語便見其罪彼蓋不知君臣之義夷夏之防故以弒君之崔杼善其新得政而將求善于諸侯又與楚令尹相知欲與通好而卒成于宋之盟名為弭兵其亂天下實甚矣盜非天下之罪人乎

公至自會

汪氏曰此書至會者其黨惡附奸之罪也

衛侯入于夷儀

彭山李氏曰入夷儀者先儒俱以為衎也若果衎也是時

衛已立剽為君以衛侯列于諸侯矣則衎當書名以別于
衛侯衎位已絕則當書復以別于未絕矣然則入夷儀者
剽也非衎也葢剽與諸侯同盟重丘重丘地在曹州乘氏
去夷儀遠矣而甯喜據國拒不得歸僅得入居于此耳故
夷儀之入弑剽之漸也而甯喜專國蔑君之罪可見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衛獻公入于夷儀杜氏曰晉愍衛衎
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按此說是以衛侯為衎矣李彭山謂
入夷儀者剽也非衎也竊意傳註皆失實而李說為得之
葢此入也若是衛侯衎則當書名以別衛侯剽又當書復
以明位已絕經皆不然可知其非衎矣且明年衛侯之歸

衛書名又書復乃是獻公返國之辭安可以入夷儀之衛
侯誤認為獻公乎況夷儀為衛地若自衛邑至衛都亦必
不可書歸而明年書衛侯衎復歸于衛非自他國而來之
明驗乎然則衛侯剽何以入夷儀也二十年甯殖將死命
其子喜入獻公喜已許諾矣至此乃鬨殤公之出會不令
其返國故殤公不得已而入夷儀耳明年甯喜之弑君即
始于此以甯氏之勢亦甚强而名義又近正雖有林父之
助剽則亦無如喜何矣故以此入為衛侯剽方于書法有
合而事蹟亦可通今當以李說為定可也○衛侯入夷儀
與鄭伯突入櫟不同彼既奔蔡而入之此則出會非奔而
入之也此以位未失故不名通經之中非出奔而見拒于
臣于其居邑而書入者惟此而已書入而不書居異于昭
公之居鄆者非我君故也然觀于書入亦可見夷儀人之
于殤公非其所願受者或亦迫于晉令而强從之歟○甯
喜拒殤公殤公既入于夷儀衛人之逆獻公當即在此時
逆之而獻公之來必遠乃至明春二月始歸國何也曰此
必亦有拒之者雖欲歸焉而不能也孫氏助殤公其勢猶
盛即或從君而久居夷儀彼黨之在國中者猶能為殤公
而拒獻公矣況殤公不久即返國甯氏于此安能復獻公
乎然則此時獻公當何在意必居于竟外以待變至明年

春二月喜克孫氏弑殤公然後大夫逆于竟而獻公得復
歸耳觀于二月辛卯弑君剽甲午衛侯衎復歸若非先待
于竟外安能于四日之間一君弑而一君即歸乎此以經
之時日度之見其事勢有如此說詳明年甯喜弑君下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曰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
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
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閒七日
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
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

為吳翁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
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
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彭山李氏曰屈建字子木屈瑕之後與屈完同族舒鳩說
見僖二年徐人取舒下

家氏曰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衄之恨春秋
惡之是故國雖小而必紀其亡以著楚人滅國之罪

陳氏曰楚書大夫滅國楚大夫強也自是滅國晉書荀吳
蔡書公孫姓鄭書游速滅不書人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

渝關李氏曰詩曰荊舒是懲荊與舒蓋皆相比為虐者也

然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此年滅舒鳩三舒並
滅于楚則楚人之強橫又何如哉自是中國無舒患而其
患楚者益深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傳曰鄭子產獻捷于晉（杜氏曰獻入陳之功功而不敢其浮）戎服將事晉
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
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
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
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氏曰陳桓公鮑卒于見陳亂事在魯桓五年）我先君莊
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
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
知也（杜氏曰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弒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
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
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
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
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
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夫天子之地一圻
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
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
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

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
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
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
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
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彭山李氏曰公孫夏即子西公子騑之子○是歲公孫舍
之既入陳而公孫夏又伐陳蓋子產用事而示之以強也
去年楚子帥蔡陳許三國伐鄭而陳尤為楚致力左氏所
謂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是已夫楚子偪鄭以其不敢敵耳
于時子產方強政治以為鄙我亦亡故以報陳為事一歲

而再加兵馬雖兵出于忿而亦謀圖自强之術自是楚雖
不能無討而亦以服鄭為難不得不從弭兵之義矣
臨川吳氏曰六月已入陳矣陳侯示服鄭即還師未得成
也故再伐之得成乃已
渝關李氏曰八年鄭子國之侵蔡也獲蔡公子燮鄭人皆
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夫子
國者子產之父也今子產從政乃從子展入陳且自著戎
服獻功于晉何為知其父之非而又躬自蹈之如此耶且
彼對晉之辭亦多未當其數陳罪弟叙一國之私怨未嘗
言其從夷猾夏之惡得罪于王朝得罪于天下大為公義

所不容也其謂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以是為討
亂臣賊子則可耳不然是教天下以亂道也惡乎可又謂
令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不知大國侵小本
為非義今乃舉是以為例是又昧于非義而欲效其尤也
惟晉國不能自正以正人是以關之語塞而反以為辭順
嗚呼辭果順也哉若夫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是
說也必非孔子之言蓋立言之道當以義理為主子產雖
工于辭者未嘗合于義也是豈君子之所取乎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門于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
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
卒
杜氏曰遏諸樊也門于巢攻巢也
彭山李氏曰遏一名諸樊伐楚以報十四年二十四年之
兩伐吳也巢服楚小國在羣舒之東詳見文十二年楚人
圍巢下
孔氏曰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為卒書名上
之以省文猶鄭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鄵也
陳氏曰諸樊始通于上國爭强于楚而喪身于匹夫是自

取之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
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
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
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
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按此說蓋從公
穀二傳而謂吳子輕過巢國而入其門也（公羊傳曰門于巢卒者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穀梁傳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不知巢為楚之與國吳子將伐楚巢必閉門自守矣吳子

何緣得入而亦何爲至彼門乎然則門者攻門之辭非入門之辭左傳之謂攻門本無可疑胡傳不從左傳而從公穀于觧門字既誤則其所以責吳與巢者亦皆不足據也已○此巢人射殺之也不書巢人殺之所以專罪吳子也吳子以君人之尊親攻巢門而自輕取死伊誰咎也哉書卒不書滅者滅者被殺而死于陣卒者受傷而死于舍也死于舍而以君禮終之自與陣亡者不同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書滅此年吳子遏定十四年吳子光皆書卒○吳諸樊在位十三年卒弟餘祭立

附錄左傳曰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李曰入夷儀者非獻公蓋仍在齊地）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杜氏曰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必自齊地使與甯喜言而傳誤耳）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十九

渝關　李集鳳　輯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左傳曰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李曰此言此事未必是蘧伯玉說見十四年衛侯奔齊下）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李曰此時獻公不在夷儀蓋傳誤）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杜氏曰子叔衛侯剽）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杜氏曰據受父命納[illegible][illegible]弒罪故稱之）

彭山李氏曰甯喜殖之子也是爲悼子○甯喜欲納獻公

未為不正然已立剽為君亦宜有以處之北面事之而又
殺之不道甚矣且喜以政由甯氏之故而助獻公則亦私
意也安能免于弑君之罪哉
胡傳曰喜嘗受命于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
于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何氏曰剽立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者則喜之罪應滅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
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于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于
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
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于
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

言其罪者而朝廷加爵況私意耶范祭桓典之徒殺身不
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張氏曰曷為書喜弑君夫為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
可以二者也殖既從林父之逐衎共立剽而臣事之十餘
年矣其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分如天冠地
履不可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喜也輕殉父命而
不知諫躬犯大惡而書以弑君辭而不可得矣
家氏曰剽甚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實事之以為君不
得殺也故書弑以正其罪
襄陵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而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

天下之經也
渝關李氏曰一說去年衛侯入夷儀矣此年甯喜弑其君
蓋在夷儀弑之也經無殤公入國之文其在夷儀弑之甚
明孫林父助殤公者殤公不死獻公必不能復國孫氏不
敗甯氏亦必不能弑君故喜必攻克孫氏然後得弑殤公
而復獻公耳此時林父亦必在夷儀喜攻孫氏克之亦在
夷儀攻克之也左傳謂孫文子在戚孫襄居守然而文子
曷嘗在戚哉經書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入者自外而內之
辭若文子在戚不可以言入不在戚則必在夷儀至于孫
氏敗而林父乃入戚焉此皆據經而見其然也一說弑殤

公者在衛都弑之攻克孫氏者亦在衛都攻克之也去年
殤公入夷儀已而又返國矣殤公已返國故其遇害在國
中也觀左傳所載甯喜等攻克孫氏與殺子叔事皆是在
國中此時文子不在戚亦必以他事出國故甯喜等乘機
而有此變耳且以經考之二月辛卯弑君剽甲午衛侯衎
復歸僅隔四日而一弑一歸若此其速若果弑之于夷儀
何能于二三百里外獻公遽聞其變而即得歸耶故必弑
在國中方于獻公之歸日有合此據傳說與經日而見其
然也按此二說不同前說似矣而獻公歸日之速則難通
後說是矣而殤公返國之不書又難信將若之何竊意後

說為勝喜必弒君于國中也蓋甯氏雖强于殤公入夷儀時既不能專行于國而驟復獻公勢亦安能及遠竟于二三百里外攻克林父而弒殤公耶此以知殤公已返國而在國中弒之誠如左傳之所載者殤公之返國不書以其不告故耳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但書入邑而不書其復國亦猶是也○甯殖將死命其子喜入獻公（在二十年）夫欲入獻公將欲置殤公于何所意必謂剽本不當立是以可君而亦可廢也彼時甯喜已許諾喜之意亦必謂剽不當立國乃獻公之國則即逐剽亦何傷逐之不能而竟殺之總欲復獻公以成父志耳不知剽雖為篡然已君衛十二

年名分一定凡為剽臣者孰得視為不正而又逐之殺之也哉且獻公雖當復喜亦非復獻公之人也是必天王有命方伯行討問孫甯二子之罪廢剽而復衎為殖雖死喜亦請罪以待命庶乎其可耳今天王方伯不加討甯喜于此乃行攻殺之事春秋明正其辭而以弒君書與名分于嫌疑之際扶綱常于冒昧之間而萬世之君臣定矣○甯喜之事當時必以受父命而納舊君為反正觀左傳以殺子叔為文可見當時之邪說本以末減議喜矣不知君臣之分一定則新君何異于故君即欲反正而改不正亦非臣子所得為者喜乃為一君而害一君忍于賊君身而不

忍于違父命不惟自陷于大罪且愈以重父之惡矣豈非大義不明之故也哉○左傳曰辛卯殺子叔杜氏曰言子叔剽無謚故按剽之無謚必以其遇弒而不以君禮葬之故不為之立謚也然史記衛世家曰獻公弃齊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據此說則剽又有謚而謚殤矣或者後來衛又改葬剽而因為之立謚乎但衛人雖謚剽亦未必謚之以殤也謚法短折不成曰殤殤者幼死之稱耳春秋于襄元年即書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彼時剽已為卿而出使年必不甚幼矣況至此又加二十五年則其死也尚可謂之殤乎大抵史記之說多失實如

公孫剽為穆公子黑背之子乃獻公之從弟也史記謂為定公弟則是獻公之從父矣且春秋明書為剽史記乃謂為秋而名又不同也夫其族與名既不足信安見殤公之謚為可信乎然則剽之謚必不為殤今亦姑從此謚以便稱謂可也○衛殤公在位十二年弒故君衎復立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趙氏曰凡據土背君曰叛

杜氏曰衛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

高氏曰獻公之奔齊也林父實逐之今甯喜弒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叛甚于奔前此諸大夫有不

利于已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
陳氏曰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至于叛
凡叛賊者不書必卿佐而後書故高弱高豎以盧叛之類
皆不書李曰若卿佐叛而不告亦必不書林父叛而衛不能討故二十九
年季札過衛將宿于戚聞鍾聲焉
家氏曰春秋自林父出奔歸衛至入戚以叛林父之名氏
十見于經具書不削皆所以著其專國逐君之罪也
廬陵李氏曰經書叛五叛人十一衛孫林父宋華亥向甯
華定宋公之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晉趙鞅荀寅士吉射
也

漸闕李氏曰左傳曰孫林父以戚如晉按此說是謂林父
奔晉而携邑以往如邾庶其等之以地來奔者然然而經
書入于戚以叛入之云耳曷嘗以戚奔晉乎杜氏註曰以
邑屬晉按此說雖不言奔而以屬晉爲言則是納邑于晉
戚當屬晉而不屬衛矣然此年夏晉人爲澶淵之會爲之
疆戚田又取西鄙之地與孫氏二十九年吳季札過戚文
子在焉而哀二年晉納蒯聵于戚是終春秋而戚終屬衛
也曷嘗以戚與晉乎此必林父據戚邑而使人求援于晉
耳昭七年傳謂晉反戚田亦未可信說見彼年衛侯惡卒
下○左傳又曰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
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按孫氏固
可罪抑豈爲其專祿罪之乎且以尋常進退之節論此事
是責盜賊以仁義之行也其迂實甚然則當如之何曰爲
人臣者生殺予奪唯君所命孫氏逐君罪已大矣今君將
復歸惟當束躬請罪自伏其辜可耳顧乃據邑背君而明
與君抗是愈重其罪也林父于是不容誅矣○經書入于
戚以叛是自外而入之也左傳謂孫文子在戚又謂孫林
父以戚如晉是本在戚而今反出奔晉也與經不合其爲
誤也必矣○孔氏曰春秋書叛者始此孫林父與宋華亥
宋公之弟辰晉趙鞅晉荀寅五者皆書叛邾庶其莒牟夷

邾黑肱皆以地來奔雖文不稱叛傳謂此三人爲三叛人
則三者亦是叛也所言叛者或據邑而距其君或竊地從
他國皆爲有地隨已故稱爲叛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
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定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地不隨已則不稱叛是叛雖反背之辭皆由地以生名也
叛者判也欲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故以叛爲名焉按此說
亦不然據土背君曰叛凡書叛者固必據土豈欲分君之
地以從他國而後謂之叛乎若果如此說則邾庶其等以
地來奔不但欲之而已何以不書叛而宋華亥等入宋南
里以叛是在國都之中矣豈能分國以與人耶且成十七

年傳謂齊高弱以盧叛國佐以殺叛已而國佐復而盧降亦未嘗以地附他國也又襄二十九年傳謂齊高豎以盧叛其言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彼若以邑屬他國又何能轉而致邑于君乎若但欲屬于外而即書叛尤未可以虛情而加實罪也已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曰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

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穀梁傳曰日歸見知弒也

范氏曰衎實與弒故録日以見之昔日所以知其與弒者言辛卯弒君甲午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速也

何氏曰甯喜弒君而衛侯歸則甯氏納之明矣矣

汪氏曰書歸易辭也喜弒剽則其歸無難矣

彭山季氏曰剽既為君獻公之位已絕故于其歸而稱復

渝關季氏曰春秋書歸書復歸者皆不書日惟此書日穀梁傳以為日歸見知弒也其說是矣但知弒之說止主獻公言令觀經義又不止見獻公之知弒蓋亦見甯喜之為獻公弒而弒一君以納一君也何也甲午之距辛卯僅四日若非甯喜與獻公先已有成謀何能于四日之間一君弒而一君即歸乎○入于夷儀之衛侯剽也復歸于衛之衛侯衎也蓋會夷儀者衛侯入夷儀者衛侯自是一人之辭令于歸衛者書名又書復可知入夷儀者非獻公必非入與歸皆一人而前後異辭也入于夷儀非獻公則獻公之復歸當自何地來乎十四年獻公奔齊齊人以郲寄之

郲之去衛亦遠矣令喜于辛卯弒剽而獻公即于甲午歸國斷非自郲地來也此必喜與獻公有成謀獻公已至境外以待變故喜弒剽而即往逆之彼乃得四日即歸耳○左傳曰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觀逆竟之說可知獻公之歸不自夷儀來矣蓋夷儀衛地安有自衛地來而云逆于竟乎且自衛地來者不可以言歸而經書歸衛尤可見其自外來矣○衛侯出奔不名者罪孫甯也復歸書名者據其失位之實而賤之也○胡傳曰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

年困于心衛于處久矣此生于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夫信與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强于為善之意也按此說是非其得國以後之事也夫得國以後之事豈可預責其前且春秋于此方賤其昔失位而辛其今得國也豈又預責其不君而謂國非其國乎然則諸侯不生名失位則名之例之正也此蓋從正例而書名耳無他義也若夫入于夷儀非獻公尤不可以其不名律此矣

附錄 左傳曰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

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

渝關李氏曰甯喜爲殤公之賊孫林父爲獻公之寇均亂臣也晉爲伯國正當討喜而並討林父安獻公而勉以正道斯可耳今乃不恤殤公之被弑而徒忌獻公之復歸既不以甯氏爲罪而置之又不以孫氏爲罪而黨之悖亦甚矣惟伯國不足以服人故衛人敢于殺晉戍彼林父者雖能幸勝而又復愬于晉若非晉人又爲之助衛必終能殺林父矣乃彼竟恃晉而卒得全則是衛國之禍林父爲之實晉人始終有以成之也晉人之所爲如此又何怪其伯業之不終也哉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曰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彭山李氏曰荀吳偃之子也是爲中行穆子

家氏曰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討于衛侯使荀吳來召公當晉平之世强臣僭橫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渝關李氏曰晉黨林父而忌獻公故因衛人之殺晉戍而欲討衛其欲討之也不過爲其私怨而已曷嘗欲問殤公

之賊迫于大義之不容已者乎夫以討衛召諸侯則亦召之可矣何以聘魯爲蓋會夷儀而受其賂諸侯雖强爲同盟而自此莫不解體令晉人亦知討衛不足令諸侯是以志有歉焉而以禮下人欲執謙德以動之耳在他國未必無聘使而澶淵之會獨有魯君往則諸侯之忌于從晉可見晉又何以爲盟主哉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曰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林氏曰澶淵近地蓋以討衛而疆戚田也

家氏曰晉平之為此會率天下之為人臣使之盡叛其君也伯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獎大夫以抗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遍于中原晉亦坐受其獘令林父據邑叛君而討獻公取衛田以益林父乎固甚愚亦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為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謂也是會也諸侯各懷憤嫉會者僅四國之大夫惟魯公為季氏所驅而出耳

滄起朱氏曰取西鄙以與亂臣皆晉諸臣之謀也知有臣不知有君大夫交起為亂矣

汪氏曰晉平自重丘之後五合大夫于宋城杞于虢而澶淵是也夫既自縱其權委之臣下而且主張失宜冠履倒置此年會澶淵黨叛臣而討君且以魯公儕之諸大夫于宋合夷夏之成而使晉楚之從交相見遂以桓文伯統屬之荆蠻城杞則不恤宗周而私毋家貽諸大夫之譏澶淵謀宋災而不討蔡般弒君父之賊于虢仍讀舊書而復先楚是皆悖上下之義紊內外之分雖能假勢力以合大夫而不能明分義以服人心晉伯自是衰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以此會為晉趙武宋向戌誤矣晉宋曹三國稱人蓋皆微者爾晉為伯國故微者得序鄭卿之上宋雖大國微者不敢先鄭卿宜也惟曹國最小雖使卿來亦當稱人而在宋之微者下令未知曹果是卿否但晉宋之非卿無疑也傳乃謂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若然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何以不尊公而書族與名又此會之于伯臣且不書名氏何以詳書鄭良霄而不嫌于不尊公乎雖向戌之後至或有之然而後至非大罪何得以此而見貶且春秋方責此會之不義亦何為責其後至而貶稱人乎至以鄭之先宋為不失所是徒以緩急為進退而欲人之赴會不怠全不計其當會不當會焉恐春秋不若是之妄也傳又曰于是衛

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此說亦未可信蓋此會方欲討衛衛侯豈肯至會甯喜之執經書在秋亦必不在此會信經焉可也○胡氏曰春秋疑義先儒所傳誠有未盡趙武稱人為助孫氏貶也鄭良霄不貶者子産新得政而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即如鄭獨不釋君而臣是助矣按此說亦不然十四年于戚之會黨孫氏而定殤公悉書大夫之名氏而不貶何獨至此而貶之乎且鄭伯之為衛侯請雖不釋君而臣是助然此會之討衛疆戚田而良霄與焉是亦不能免咎矣何可以鄭伯後日之事預為良霄此日解乎即使果如此說而以良霄先宋又何為

者然則稱人是微者而良宵是卿故其書法如此如十四年會吳于向與伐秦皆以卿書名氏而閒于微者稱人之中此亦其類也○此會僅五國魯君而齊卿晉與宋曹皆微者會事之衰可見矣最可恨者晉以微者主會而屈元侯之重與之相周旋從來之所未有以卿聘召公而使微者主會何其輕重之失倫也夫君不行大臣又不往不惟晉侯怠而晉卿之驕惰亦甚矣○僖二十九年翟泉之會晉大夫主盟而諱公今以微者主會而不諱公何也曰不諱公者所以著公之輕于從亂而且自忘其卑也是又一義也蓋為孫氏而徵會不義甚矣他君皆不至而公獨往

則是輕于從亂可以已而不已者也故特直書以識之稽其人而名分清考其事而倫常墮公行之辱莫甚于此經雖不諱公而必闕其至以為不可以告宗廟故不書公至自會焉是亦又一義也春秋後來多與前例不同今當各按其文論之安可拘于一律以相較哉○翟泉之會盟諸卿貶而稱人此則微者本當書人蓋亦無所用貶矣特于其中書一鄭卿而見上下之皆微者若並鄭卿而人也却似凡稱人者皆諸卿之受貶者也又何以見微者之主會哉○成七年孫林父奔晉十四年孫林父自晉歸衛是林父者晉國之私人也至襄十四年林父逐君立君晉人遂

因而定之不過為孫氏耳意實不在殤公也今也殤公弒而獻公歸矣彼于殤公之被弒不恤而林父之入戚則助之甯喜之弒君不問而衛人之侵戚殺晉戍則恨之晉人之黨奸怙亂為何如哉然則澶淵之會疆戚田而取衛西鄙地以與孫氏所以為孫氏者深矣且昔為孫氏而定殤公今為孫氏而不定獻公是惟以孫氏之向背為向背全不計二君之孰正孰不正也晉人之悖一至于此良可悲也夫○左傳謂會于澶淵以討衛蓋以此會執甯喜而云然其實甯喜之執不在于此會而晉人之為此會殆欲伐其國耳本欲伐衛而卒未嘗伐是必有其故矣十四年衛

人逐君立君晉荀偃曰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今獻公既復國晉人于此或亦慮伐之不得志故但為孫氏疆戚田又取懿氏地與之以報侵戚殺晉戍之怨而已且當時晉君臣惟利是視又安知非以受賂而還亦如會夷儀之不伐齊者乎未嘗伐衛故經不書若夫疆戚田取懿氏六十而經不書者所取無多又非取之為晉有故略之

附錄 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執而囚之于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乃許歸衛侯

渝闕李氏曰左傳謂晉人執衛侯經不書未可信蓋執君

更重于執臣經于甯喜之執且書豈執衛侯而反不書乎或者至此秋衛侯甯喜皆如晉晉人執甯喜歸衛侯而不見亦將欲執之齊侯鄭伯適在晉因為之請而得免左傳不得其實而誤為此說耳又傳于十二月後謂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或者亦為甯喜事以甯喜被執而久不釋衛人賂之以衛姬而後甯喜乃得歸也若如左傳說晉人執衛侯齊侯鄭伯既為之請而晉侯許之歸矣何又遲之半載及得衛姬而後釋之乎以此觀之可知傳說之為誤也益明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傳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杜氏曰平公共姬子）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胡傳曰殺世子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大子內師無寵譖于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

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高氏曰晉獻公惑驪姬之讒而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言而殺子痤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猶爾晉宋不足道也自古讒人之為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

家氏曰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讒而殺大子宋平昏知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芮棄之寵愛向戍之權任不為之衰更立棄之子為大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穀梁所謂目君以著其惡者也傳者稱痤

矣而狠佐惡而婉婉者巧于自結狠者疎于内交佐日以
親痤日以疎以至于死故居近君之地者自處為難隋煬
所以傾勇其事似之勇則痤也煬素則佐師也獨孤后惡
其子楊素從而陷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由明不
足以察姦内外相扇而為讒故也
穆文熙曰宋公既知大子惡伊戾乃使伊戾從大子比其
造讒乃從而殺大子人君之庸闇不仁無以加矣向戌故
致大子過期以死又脅君夫人而受之錯亦何以稱賢于
列國哉
渝湖李氏曰孔子以浸潤之譖不行為明為遠夫智者之

于浸潤且不行況其譖之驟至者乎宋平公既知伊戾為
大子之所惡而猶聽其小忠小信之言使從大子享楚客
亦已誤矣乃又信其聘告之誣辭以為大子之欲速也謂
之何哉在芮棄之忌痤而欲立其子猶不足怪最可恨者
左師為宋國之大臣亦徇芮棄之意而欲傾大子罪莫大
于此矣大抵君嬖芮棄素亦愛佐而疎痤是以内外大小
之奸皆伺其隙而圖之君即未必欲奪嫡而以愛佐疎痤
之故能不惑于諸奸之讒構而深罪之乎雖野享楚客亦
非大子所宜為但其享客時必有朝臣從大子至于大子
被誣君何不問從行之人乃獨問芮棄與左師乎及芮棄

左師皆以為固聞之君遂信以為然而更不加察于是囚
痤而痤亦不能自明矣痤不得已而求白于弟佐意以君
素愛佐庶幾聽信其言以釋之也未知佐能愛兄肯為之
請否但因左師使悞其期佐不速至而痤乃死不亦深可
哀乎且以伊戾之為人大子惡之可謂知所惡者左師受
芮棄之饋尊為夫人觀于此可知其惡大子亦必為其私
焉非果大子之無良也惟左師與芮棄相比故伊戾之計
得行雖有共姬在上亦以内外之蒙蔽而不能救其無罪
之嫡孫矣凡若此者皆因宋公之志一偏于内寵遂致大
子之死而獨任其咎董子所謂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其宋平之謂也夫○芮棄之稱夫人
必在佐為大子之後左傳于宋公疑痤時即云閒及夫人
蓋亦追稱之辭耳痤既死立佐為大子不即立棄為夫人
者以有嫡夫人在焉故也惟棄猶未立為夫人故國人私
以君夫人稱之而左師佯為弗知及受其饋而後改命焉
若嫡夫人已卒宋公既立棄子為大子亦必立棄為夫
人左師何得謂弗知而要芮棄之饋也哉夫嫡夫人尚在
而左師即稱棄為君夫人將置嫡夫人何所至是則庶妾
匹嫡而嫡庶竟無以辨是成芮棄之為君夫人者左師為
之也然則左師于宋公既使傷其父子之親而又使亂其

嫡庶之分其罪為何如哉○后稷之棄也長而有以開周
為女之棄也長而足以亂宋蓋為治亂之所關是以棄而
不終于棄也雖然后稷不遇堯舜德雖聖不過為田野之
農夫為女不遇宋平色雖妍不過内宮之婢子而已惟后
稷遇堯舜而得樹配天之烈則其棄而復育也遂成千古
之奇為女遇宋平而竟致殺子之慘則其棄而或取也遂
兆一時之孽然則二棄之始阨雖同而一淑一慝禍福各
殊淑則若有以相之慝則若有以啟之是豈偶然之故也
哉

晉人執衛甯喜

高氏曰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弑君
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

劉氏曰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云
耳非伯討也

家氏曰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也是時趙武
為政叔向為之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聲而無其
實亦何益于國人乎

瀹關李氏曰晉人執甯喜蓋執之于晉非執之于會也春
秋書法會盟一地者中間他事則必重書其地今澶淵會
下有宋公殺世子一事而于執喜也經不再言澶淵安可
謂執之于會乎此必會于澶淵時衛人求成于晉而晉人
已還至此而衛侯朝晉甯喜從之乃追前罪而執喜耳劉
氏以為甯喜如晉晉人執之得其實矣○左傳于會澶淵
下曰于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杜氏曰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據此說是執甯喜
于會而不在秋因晉告在秋而乃書之于秋也若然則于
會時已執喜是乃魯人所親見者何必因告而書又何得
以告之時為執之時乎且會于澶淵將以討衛衛之君臣
不應敢至于會即云至會而喜被執傳于執甯喜下又謂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是晉人既執其臣于
會而又執其君于晉也夫使甯喜已執而不見釋衛侯亦

必不敢如晉若已釋喜于會而衛侯乃如晉晉又何為執
衛侯而經又何為不書乎且傳于十二月又謂衛人歸衛
姬于晉乃釋衛侯是釋甯喜何其速而釋衛侯何其緩此
皆不能無疑者此當以經為正經書執喜于秋是會時猶
未執左傳之說多誤未可信也○晉人為孫氏執甯喜後
來釋喜而孫氏猶在戚晉亦不為之和解者以其君臣不
能和故姑聽之而任彼之兩相持耳意晉人既欲庇孫氏
又難已于甯氏之媚己而乃如此大抵皆牽于私也○以
弑君之賊而但執之而已觀其執之使見晉人之失刑矣

若究其所以執之之故則為一罪人而因一罪人其為不義又何如哉春秋書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其曰晉人蓋亦兼辭之常例耳無他義也

附錄 左傳曰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

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杜氏曰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蔡敗申息獲申麗）鄭于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

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于奔命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在宣四年）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

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高氏曰以中國諸侯而卒于夷狄死非其所矣

俞臯李氏曰許男之卒詳其日而又詳其地春秋之于許男罪之也亦惜之也罪之者以中國之君事蠻夷而客死于夷邦非正終也使其自强于爲國而又知華夷之分何至于此予惜之者天下無王而又無伯遂使近楚之小國屈身事楚至于客死而不正其終非迫于時勢之不得已者乎觀其所書之詳而春秋之情可見矣然而罪之亦以成諸侯惜之亦以傷中國抑豈專爲許男致詳哉○許靈公如楚伐鄭蓋因其朝楚而有此請耳然武爲伐鄭之請而乃如楚亦未可知其言曰師不興孤不歸所求于楚者固矣乃于八月而靈公卒未知其在楚者幾何日也若于請伐之後不多日而即卒猶是偶然之數耳若楚子不爲之興師使彼久居于楚而至于卒則楚子之不恤屬國而反害之豈亦能免咎乎雖然鄭人之虐許固可伐但非楚子所得伐者許男于此乃固請其猾夏欲爲己國報私怨則是許男之客死不惟非其所而亦非其義矣書曰卒于楚不又見其求楚之罪也哉○許靈公在位四十五年卒子買立是爲悼公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曰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于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汪氏曰蕭魚而後楚三伐鄭十八年公子午不得志于鄭二十四年諸侯救之李曰未及救而楚師即還故經不書救此年諸侯不救楚得以逞蓋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伯業息矣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爲陵駕之舉也鄭雖未服于楚明年晉楚爲成而中國諸侯皆朝楚矣棘澤之役四國之君皆至今此許獨不與者靈公卒于楚國將不能以兵會也

俞臯李氏曰晉楚將成必有通使先往還矣而楚子猶爲此舉則楚之不足信也明矣明年于宋之會楚人衷甲而

欲害晉卒得成其會盟者亦幸耳此時鄭人不禦冦而安
于自守固為失策晉人于此亦不為之急興大師以救鄭
同盟之義安在乎若必欲楚之成亦之以威而又諭之以
義其為成也尤易耳不知出此而聽楚人之隳其邑攻其
門而莫之敢攖遂使楚人得志而驕而我竟聽彼為從違
焉抑豈可謂得筭者哉○自此至終春秋鄭不復被楚兵
矣得無以趙武弭兵之計而致之乎不知弭兵之計雖得
旦夕之粗安其實鄭之所以不被楚兵者當不為此故也
自子産執政而鄭勢稍强故楚雖滅陳滅蔡而不敢伐鄭
後又楚困于吳而亦漸衰至定公時蔡請于晉而有召陵

之侵又請于吳而有柏舉之戰雖鄭人之滅許而楚亦不
能救也又安能有事于鄭哉要之弭兵之計原不足恃彼
趙武者總無益于中國安危之數者也

葬許靈公

滑闗李氏曰許從楚而魯從晉以二國之異向而喪禮不
廢或因晉楚之將成而不以為嫌耶然宣十七年許昭公
之卒葬皆書彼時許固從楚而魯亦從晉蓋已不廢喪禮
矣今亦循例為之當不為晉楚之將成故也

附錄　左傳曰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
之失政也

渝闗李氏曰衛侯之執與歸經皆不書未可信或即甯喜
事而因賂得釋左傳誤以為衛侯耳○衛人歸衛姬于晉
歸其君乎抑歸其臣乎若歸其君則晉衛同姓君亦何悦
于衛姬此必歸其異姓之臣彼乃為之請而得釋耳但當
時男女之不辨姓者多有之如齊莊之淫棠姜魯昭之娶
吳姬皆不以同姓為嫌也

附錄　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
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于晉乎辭
不失舊

渝闗李氏曰古者朝聘以時不必有事而後聘也今韓起

聘于周王使問何事以當時常聘不修必有事焉而後聘
王故疑而問之耳韓起辭不失舊似亦能知禮者但言已
之歸時事而不言及于君命王亦止嘉韓氏而不獎其君
也可知大夫之專王與晉大夫並忘夫晉侯矣况韓起止
知大夫之當歸時事而不知晉侯之當朝其為時事尤重
也何其廢重而舉輕者乎

附錄　左傳曰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
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
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于是范宣子卒諸侯
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晉侯曰晉

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渝關李氏曰取烏餘之侵地歸諸侯此義舉也而以詐成之則非義矣丈子言胥梁帶能無用師謂其有權謀也以詐相尚抑亦何以服人哉諸侯睦于晉蓋亦見利而忘義徒為是私情之合耳使晉人能以大義正其事未知其所

感當何如矣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曰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杜氏曰為明年慶封來奔傳

彭山季氏曰慶氏封名慶克之子也

杜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汪氏曰自齊人賸伯姬在成十年不通好者三十餘年今景公不害侵伐先遣貴卿聘于魯亦云賢矣

廬陵李氏曰齊聘魯五止于此

渝關李氏曰二十年叔老如齊而齊不見報至今方有慶封之來聘蓋齊景因亂而立又魯出也故欲親魯以相好歟○自宣十年國佐來聘後至此年而慶封方來聘中歷五十餘年未必無小聘者但以人卑事微故不見于經耳如成十四年僑如逆婦姜彼亦豈無使臣來致女而經不書良以為常事而非卿行也今齊景即位使貴卿來修好可謂過于恭矣魯人未必不報聘或使微者往而經亦不書也○崔杼弒君慶封為黨同專政柄聲勢相依若以王法論之不惟崔杼當殺而慶封亦不可赦者也今景公新立不知討崔慶而反使慶封修聘于魯典禮亦為之不

光矣魯受其聘而並不計其來使為何人也豈亦可謂知義者哉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宵許人曹人于宋

左傳曰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

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

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武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

彭山李氏曰趙武朔之子盾之孫也是為文子屈建字子木屈瑕之後與屈完同族公孫歸生字子家石惡買之子孔奐公孔寧之後○地以宋宋亦與會盟焉蓋向戌也晉自夷儀再會諸侯皆捐澶淵之會僅得齊宋鄭曹四國而已趙武新執晉政計無所施而向戌者以為晉伯無為則宋受楚患常已甚于楚令尹屈建則欲有以紓之故為弭兵之說以告于晉適契趙武之謀而楚欲與晉為匹重違向戌之議亦見許焉魯衛曹宋者晉之從也蔡陳鄭許者楚之從也會分二主而其從交相見焉晉伯不競授楚以同主諸夏之權自是中國諸侯南向朝楚而楚亦遂自主會于申其勢益強莫敢違矣然則宋之會盟中國之衰而晉之罪也其先晉據贊也說者以為楚人衷甲爭先而晉惟以信為本故以晉為先則誤矣

陳氏曰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于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

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

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

渝關李氏曰經先書會後書盟是必夏月先已會至秋七月辛巳乃盟耳左傳歷序諸大夫之至而不言其為會之事且言秋七月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如此則是盟之先日至未嘗與于夏月之會也與經不合未可信也○杜氏曰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于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

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按此
註惟地于宋而宋與盟之說爲是其餘未必然也楚釋齊
秦不相見是齊慶封不但不與盟蓋亦不與會也左傳無
秦人秦人雖至亦與慶封同邾滕爲齊宋之私屬亦必不
與于會故經不書豈專爲不與盟故乎若齊秦與邾滕並
與于會經亦安有不書者首止之王世子葵丘之宰周公
皆不與盟未嘗不書會此以知數國之不列于會非專爲
不與盟也若夫會時本先晉而序晉在先經蓋從實錄耳
苟以其信而陟之是以先後爲義例矣通經中無此法也
又當時序次無常每因强弱而序列國安能必孔奐之非

上卿乎陳衛之先後說詳桓五年從王伐鄭下　○汪氏曰楚先歃而春秋先
晉者尊中國而抑夷狄也按此說亦不然會之時武本居
首盟之時楚人始爭先歃耳蓋會盟兩事而又異時奈何
以先歃之故使謂楚爲會首而抑之使居次哉觀宋公兼
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一坐所尊則楚之不先晉也明
矣黃池之會爭歃者吳子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既不先
吳以抑經亦不列序而失實以彼推之使此會實先楚亦
必不沒其實而列序使居次也○宋爲晉楚所必爭向戌
之爲此謀蓋欲免宋患而各安于無事意非不善然不知
此謀行而中國之大勢遂失其爲患也愈甚矣晉人驕逸

自恣而怠于用兵故從向戌之請楚人爲吳所困而欲專
力于吳故亦從之而不辭也于是二大國並董其成使兩
從交相見而夷與夏並混于一矣中國之于楚也太上能
服之其次能攘之又其次能防之其下與之爭最下與之
和而已若與之和猶是兩國相親好也兩國各私其屬猶
未至于溷同無辨也至此會而兩從交相見則是以兩伯
並臨諸侯兩事之不遑矣此從來之所未有豈非天下之
大變哉且夫從楚者本中國所應有自此因楚而事晉晉
人亦覺其不光從晉者非蠻夷所應致自此因晉而事楚
楚人未免于非分矣至于二十九年之城杞三十年之會

澶淵在我者未嘗有楚之屬國而昭四年之會申在彼者
竟有晉之屬國不一焉則是彼不爲我用而我獨爲彼用
也其弊可勝言哉○自此至終春秋中國之屬晉者並未
受楚兵得無弭兵之計實有功于中國乎曰不然也自此
以後諸侯事楚謹而楚亦專力于吳是以不伐中國耳豈
因此年之會盟而乃相安于無事哉昭八年楚滅陳十一
年楚滅蔡是在彼之屬國且不能保又何有于中國可知
弭兵之計雖得旦夕之粗安而屬晉者日罷于楚屬楚者
不免于滅亦何利于此而爲之哉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曰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杜氏曰為明年石惡奔傳○李曰甯喜之殺經書在會宋前只謂石惡伏喜殺而哭之乃行傳疑焉未可信或者衛人初攻甯氏時石惡方行及自宋還而後哭喜左傳于會宋之事尚不能詳何能必此事之先後不若于信經為可也

孫氏曰甯喜不以討賊辭書者獻公殺之不以其罪也

高郵孫氏曰喜弒剽而納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弒卓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甯喜既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按此說非也獻公之失首在因喜復國復之不以其道者也彼因弒君之賊以復國即守約言而不渝豈亦可以信義稱之乎春秋之書殺喜弟為其因喜弒君以復國既任以政又惡其專而殺之始終皆以其私耳果如子鮮之言使獻公能殺林父而宥喜使可謂之賞罰有章可以勸沮便可謂之君不失信而國有刑于以治國無難乎夫必容奸縱賊苟循私約之為信其害信也大矣君子不謂信也○家氏曰喜弒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公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按此說亦非也使獻公復國後不以喜為大夫而即討其弒君之罪不狥小信以枉大法不昵私情以廢公義始雖不正既則猶能裁之以正者未必非春秋之所取矣豈謂由我弒君我使不得以弒君之罪罪之令其終為大夫而可哉夫亂臣賊子人人得殺若必謂獻公不得殺喜則是以私怙私大利于亂賊者之所為恐春秋必不如此立訓也○獻公以政誘喜卒惡其專政而殺之甯喜利于政而卒以專政取禍然則為人臣者安有祭則君而政由已如此而能保其令終者哉甚矣甯喜之愚且妄至于身家俱喪而負大惡者竟千古也斯亦無足責也已○此時獻公之危亦甚矣外一亂臣睥睨于其旁內一亂臣把持于其下獻公之所僅存者不過名與祭耳大孫氏逐君立君罪不可赦令聽其在戚

而不敢動者以有晉人為之庇也甯氏弒君納君勢亦難
制今忌其專政而得殺之者以有公孫為之援也夫君欲
殺喜而不敢正殺于是佯為不知聽諸公孫合力攻之至
于無地與臣皆死再攻而後能殺之亦可謂難矣若非出
其不意而衆力又協甯喜于此將必又逐獻公又或弒之
如殤公是皆未可知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傳曰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
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

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
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
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
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
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
文子為卿

公羊傳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
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
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
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
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
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
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
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
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
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
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
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
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

者昧雉彼視（何氏曰昧割也時割雉以為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

穀梁傳曰專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

彭山李氏曰鱄衛獻公之母弟即子鮮也

何氏曰獻公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為大惡而鱄深以自
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也

渝關李氏曰殺喜而鱄出奔鱄為殺喜出也鱄從君兄之
命以利誘人之臣與之納言因其弒君而得彼君鱄蓋不
義之徒欲以小信自必者耳鱄從衛侯奔齊又與喜約而
得從君以復國似亦能厚其兄者今為殺喜而出奔衛侯
蓋亦不忍其去乃屢使人以止之也夫欲君復國不能復

之以共逃固已不能無咎矣至于喜見殺而又深惡其兄必不肯留是開一大罪之亂臣而免絕夫小負之君長也為臣為弟之義甯若是乎春秋不書公子而書衛侯之弟所以示其義不可絕也鱄之罪于是為可見矣○鱄之以公命告喜也其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若終如其言而不渝是即大亂之道也既而衛侯患喜之專而殺之亦非害義之大者鱄乃怨其食言而深與衛絕是始以不義約之終欲以不義成之也安亦甚矣然則為鱄者當如之何曰當衛侯未復之先謀雖必以其道而以成敗聽之天焉于是有不言則可以復矣○穀梁傳曰專之去合

乎春秋范氏註曰喜雖弑君本與專約納獻公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已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為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為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按此說不然春秋撥亂蓋欲明人道之大倫反其不正以歸于正而已區區盟約之私何足計乎甯喜利于得政以納獻公而又專政與君爭權為惡獻公之背約殺喜亦不為大過而鱄也悻悻然去欲守小信而不顧其兄可乎哉且從容非避難而出即于此時避難亦不可謂之見幾至與微子相比擬則愈失之遠矣胡傳曰其稱弟罪衛侯也鱄之去合乎春秋家氏曰鱄始銜其君兄之命以與甯喜約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令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為食言鱄自以失信于死者逃其兄而去之夫鱄衛獻之母弟也獻非鱄不得返國令甫莫于衛而不能安鱄之身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識不友也按此說蓋亦猶穀梁而失之者也○穀梁傳曰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以弑君者也按此說亦不然鱄從獻公出奔又從獻公復國未嘗一日臣剽也彼雖與喜謀弑君亦不得以弑君之賊目之若以人

之君與彼之君同論且以謀弑人之君與人之弑君同論則亦過矣大抵鱄之為人止見其小而不見其大是以前後所為皆不免于非義如此耳未必為喜之徒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曰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

予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
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
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
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
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
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
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
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
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

先楚人
孫氏曰溴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
此盟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與大
夫無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
胡傳曰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
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
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面而朝楚及申
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
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
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
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
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兵狄不入玉帛之
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
也其說誤矣
家氏曰中國之于外夷有天冠地屨之分此帝王之制春
秋之法也令諸侯來集楚遽求為長趙武畏其盛兵衷甲
苟求無事遂長楚人夫會盟于中國之境而夷狄長之無
內外之分亂冠屨之常啟戎心而召後患趙武叔向無以
辭其責也
廬陵李氏曰楚之爭伯常始于宋而楚之分伯亦成于宋

其爭伯也閧宋盟宋兵然僖二十七年宋之盟猶無慊于
宋與也至宣十五年宋楚為平已闢天下南北之變矣至
是向戌以弭兵為名驅中國之諸侯而交見于楚延宋其
春秋之罪人歟春秋兩書宋為地主以首禍罪宋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不書其族言違命也謂豹違君命故
不書族是不知一事再見者卒名之之例也且視邾滕之
命不出于君即果曾出君命而豹不肯黍盟豈干違命之
罪乎又曰書先晉晉有信也謂楚本先歃因晉有信故先
書之是不知晉盟而楚歃于盟時爭先未嘗于書時爭先
也且晉雖有信而亂華夷之分其失義為甚大未可更其

不義之信也況春秋之于序次蓋皆據實書之而得失自見安有倒置其序以示己意之所尚者乎○經之凡舉大夫者有四僖十五年救徐襄三年及陳袁僑盟十六年盟湨梁此年盟宋是也救徐及陳袁僑盟凡大夫而書魯卿者前未見魯卿故于其後特書之詳內略外之義也盟湨梁凡大夫而不書魯卿者譏大夫之無君無內外一也若夫宋之盟會時已見叔孫豹矣及其盟也外大夫皆以凡舉而再書豹及者此盟所失不小豹亦黨衆從夷故再舉其名以罪之如會盟之皆有公者會書公而盟皆不書公僖五年首止九年葵丘襄十九年祝柯二十五年重丘是

也此皆凡舉諸侯以統之蓋常例也惟定四年皐鼬之盟雖亦凡舉諸侯而仍再書公以公為墓君故也成二年于蜀之盟雖序列國之諸人而亦再書公以楚人主盟故也然則再書公者既有義旨之所存安見此盟之再書豹而獨無謂乎夫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觀于再書豹名已可見不獨再書宋地為然也○左傳謂六月戊申齊慶封至是慶封之至在先矣然而會時不見于經不與會盟故也是予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由是觀之可知齊于會時即不見不惟不與盟也明年齊侯以宋之盟將朝晉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于晉此固可見其不與盟

然昭元年會于虢乃書齊國弱者盟宋後齊亦兩事晉楚至于虢之會或齊人有意從之又或晉楚欲其同會俱未可知但當會宋時齊本未與會是以經不書耳邾滕為齊宋之私屬蓋亦不與會盟者可知此盟書諸侯之大夫並不該此數國也○趙武自得政之時便有弭兵之意至今果如其謀然欲弭兵而不知所以弭兵之道徒使兩伯之勢成華夷之統亂諸侯奔走于南北而不暇給晉亦無能主夏盟矣況欲弭兵而兵卒不可弭又何貴此拂經之為也哉其天下之罪人也哉○自此以後晉不伐楚之與國楚不伐晉之與國以為弭兵兵亦似已弭矣然中國諸侯

與楚人之用兵者不一是其侵弱陵小猶如故也豈以晉楚之不互相伐便可謂之弭兵乎況定四年晉合兩從之諸侯以侵楚則因楚人之無道而不得不加兵是尤弭而終不能弭者也○宋向戌以弭兵為名及會盟既成之後彼以為有功而請免死之邑陋亦甚矣由是知去年之誣世子者大抵為其寵利之私耳然則今日之欲弭兵曷嘗一出于公也哉子罕深罪其事而削其賞書誠可謂邦之司直矣但其言雖甚直止知兵不可弭未嘗言楚之不可事也華夷之分不明中外之界不正是亦未見其大者也不有春秋大義何自而彰乎

附錄左傳曰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

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于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彭山李氏曰崔杼何以不書殺自縊也其子崔明何以不書奔未為大夫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孔氏曰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今以長歷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知傳是而經誤

渝鬭李氏曰左傳曰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杜氏註曰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曰閏者會集數年餘日因宜以安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閒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

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歷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于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叙事期然則前閏月為建酉後閏月為建戌十一月為建亥而歲終焉是故明年經書春無氷傳以為時災也若不復頓置二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氷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按傳註之說皆未必然劉氏曰曆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令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由此說觀之可知傳說之不足信矣杜氏乃從而强解之亦未之思爾彼以長歷推少再閏自是長歷

之差非古歷之差也蓋古歷精密又閏法尤所易算不應有差即或偶差當不旋踵而即改矣何至失二閏而以建戌之月為建申乎若以為魯歷有失列國未必皆失取而証之月日何得相悖況此時天下猶奉正朔正朔頒自王朝魯亦必無司歷之官別自定時置月之理故謂魯之司歷漸失二閏已非其實又謂頓置二閏以應天正是以天正隨意為進退不啻如兒戲矣原其意蓋欲見明春之無冰為時災故有此說而不知其謬而愈謬者也○杜氏又曰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按此說亦不然乙亥既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以為二

字是一字之誤誠有之但歷法無再失閏之理即果在十一月亦未必再失閏也又安可以三閏之失而斷經文之誤乎○自十四年至此年十三年之中日食凡八見天道之變莫甚于此矣今則晉楚之從交相見又相與盟而聽楚先歃此亦人道之大變也人變極于下天變極于上君子于此豈不為之大惧而深憂也哉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曰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汪氏曰是時襄公昏庸三家專政明年季武子取卞而襄公幾不得入其紀綱縱弛可知矣

孔氏曰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土虛之事也于時魯國無冰是魯亦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饑寒之不恤是魯亦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差于宋鄭故梓慎唯言宋鄭饑耳

瀹鬮李氏曰梓慎謂今茲宋鄭其饑想亦必有應矣但應在年饑猶小而應在禍亂為大應在一二國猶狹而應在天下為廣也自此以後臣弒君子弒父蠻夷主中國八年之內閽弒吳子餘祭世子般弒父莒人弒君密州楚公子圍弒君麇而王朝與伯國既不能討賊又不能懷楚禍亂竟偏于天下則其縱弛為何如哉且

前年此者夷儀之會受齊賂而不誅崔杼于宋之會盟而從交相見又謀楚屈建以先歃以是而致將懷國有所以感之者矣不獨後日之應已也凡若此者蓋皆梓慎所不能知也○經書無冰三止于此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曰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瀹鬮李氏曰彭山李氏曰石惡衛之世臣已預諸侯之事而其父石買嘗為孫林父立剽之故而代曹者也衛侯既殺甯喜羣臣必有後言此衛侯之所忌者而石惡以用事

之臣宗强黨附乚衛侯之所深疑者也是以見逼而奔耳
左氏以為討甯氏之黨則何待于一年之久意者以其甯
黨孫林父而猶懷貳心乎按此說未必然也十七年石買
曹為孫氏伐曹固可見其黨林父矣然小人之附黨惟勢
是視及林父入戚甯喜復君而專政石惡于此豈不又黨
于甯氏乎觀其衣喜尸枕之股而哭之可知其為甯氏之
黨矣或者惡猶無惡于衆故衛人止殺甯喜而不逐惡至
此時而以他罪取嫌乃討甯氏之黨而逐之又或石氏之
勢亦盛衛人殺喜時不可並治其强宗至此時衛事既定
乃討甯黨而逐石惡此二端者俱未可知豈其遲至一年

之久使與追討前罪之事乎若謂其黨孫氏而懷貳心恐
不止于令其出奔而已蓋甯氏復君者也孫氏逐君者也
復君者且見殺令孫氏據戚而與君抗若石惡又黨于彼
而懷貳心衛亦焉有不殺惡者乎左傳謂討甯氏之黨自
是情勢之可通者則夫衛人之逐惡其為甯氏故而不為
孫氏故也明矣未可舍傳說之可據者又為此無據之臆
說也○石惡之黨甯氏也未知在何時若與同謀而弒殤
公則惡罪亦不容誅矣若至獻公復國而後黨甯氏則亦
止知有喜而不知有君者令以見討而得出奔猶幸耳使
惡亦與于弒君衛人之殺喜也不以其罪則其逐惡也亦
必不以其罪矣使惡不與于弒君特以其助喜之專而罪
之則不能明正典刑而廢斥之亦非所以除奸之道也況
遲之踰年而又追治其罪將凡為喜黨者勢必人人自危
又何以靖國亂而安羣小之心也哉要之衛人之逐惡止
為其私怨不專在于惡已也

邾子來朝

左傳曰邾悼公來朝時事也（杜氏曰傳言來朝非宋盟來盟唯施于朝晉楚）
高氏曰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
朝
渝闕李氏曰元年邾宣公來朝至此年而悼公又來朝悼

公之即位已十一年矣前者宣公悼公皆為伐魯而被晉
執後則悼公亟與魯君同會盟其怨已釋及會盟于宋齊
人請邾是邾已附屬于齊而不必朝晉矣令來朝魯特謹
于交隣事大之禮蓋亦不得已而為之者歟

秋八月大雩

左傳曰秋八月大雩旱也
高氏曰春無冰秋旱此皆人事所召而備用大禮以祈之
不亦悖乎
渝闕李氏曰襄公大雩五止于此

仲孫羯如晉

左傳曰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杜氏曰魯晉屬故告晉而行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獨之如晉本事晉也公將如楚故獨先如晉左氏以爲告將如楚非也蓋宋之盟晉楚之從已交相見由是魯于晉楚遂兩事焉當時晉弱楚强故臣如晉而君如楚耳按此說不信傳說亦未必然夫自盟宋以來雖許諸侯之朝楚但欲朝楚而又不敢擅行正見事晉之恭也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亦與此同豈皆傳說之失誣乎且此時晉勢不弱于楚若獨之行不爲告將如楚故則臣聘晉而君朝楚其重楚而

輕晉也甚矣晉人未必不嗔魯者然而晉不見責此以知李說之難據也○是行也若以爲專爲告將如楚故或亦不然蓋自二十一年公如晉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後魯之君卿未嘗朝聘于晉也又自二十六年晉侯使荀吳來聘後亦未見魯卿之報聘也此時意者本爲行聘往而兼告朝楚事左傳止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今當兼言之可也

附錄 左傳曰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 李曰此或盟宋時約其君親朝楚耳未必鄭伯曾至楚也 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鎭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

渝關李氏曰宋之盟兩從交相見則必約其交相朝矣故于是年夏陳侯蔡侯胡子沈子爲楚屬者必親朝晉是皆守約而不遠者也鄭伯爲晉屬今不親朝于楚而但使游吉往聘之則違盟約而不遵宜乎楚人之見拒也夫楚人

之拒之由實在鄭奈何以是咎楚子而且決其將死乎雖未幾楚子卽卒蓋亦偶中其言耳非有當于先幾之哲也況鄭于昔年從楚君之朝楚者已不一令乃以使棄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爲難尤不足折其心矣大抵鄭伯之不朝楚自是不失其正者但當盟宋時卽當言其不可而勿從不當至此而違約也且使鄭伯于此果能奮發自强亟修其德政而不甘于朝楚則雖渝宋之盟未嘗不爲君子之所取矣惜其不能有爲而徒怠于親往彼大叔者又何責此嘵嘵辨譏爲哉

附錄 左傳曰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

歷相鄭伯以如楚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曰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

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奊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

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杜氏曰為昭四年殺慶封傳

彭山李氏曰是時崔氏亡矣慶封者崔杼之黨崔氏亡則慶封無所恃矣然非慶則不能亡崔故欲亡崔者必先剛慶慶封荒淫嗜酒則慢寡謀為盧蒲嫳所愚而不知身自及也夫盧蒲嫳者盧蒲癸之族而癸則莊公之黨不忘報讎者也嫳寵于慶而癸得行其謀矣故因其家亂以慶攻崔崔氏安得不亡乎嫳謂杼為君讎天棄則封必不肯以君讎自居而癸復得歸為慶所用此嫳謀所以為出于癸

也癸既事慶因嬰飯㒧于是慶氏加紲崔氏而亡矣夫癸
本莊公私暱小人特假此以為名耳二族雖亡而杼封二
逆未嘗明正典刑則亦安得為討賊哉
家氏曰盧蒲癸王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戮
崔杼莊之弒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為之討賊亦倖
臣也身為國君以倖臣為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
能為君討賊復讎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耻也
杜氏曰慶封崔杼之黨自魯奔吳不書以絶位不為卿
澥關李氏曰慶封之罪大矣黨崔予以弒君又滅崔氏以
專國且耆酒荒淫而委政于慶舍又聽盧嫳析歸父之謀

欲殺子稚與子尾而不知盧蒲癸王何輩伺其隙而欲甘
心于慶氏者非一日矣今乃乘機作亂封遂奔魯而又奔
吳則其暫延數年之命亦幸耳書曰自作孽不可活彼之
終于見殺豈非天道之不爽者哉○慶封者崔予之黨而
齊國之罪人也魯人若討齊賊則慶封亦所當誅矣今魯
人不以為罪反納其奔而為罪人逋逃主不義甚矣況納
一罪人而得罪于大國以是而致齊人之來讓則亦何益
之有哉經書齊慶封來奔所以譏魯人者深矣
附錄 左傳曰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
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

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
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
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
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
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
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
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
不得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于是得之十二
月乙亥朔 杜氏曰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

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澥關李氏曰崔氏之亂羣公子皆亡及崔杼死而慶封不
召之還可知崔慶之惡則一也故慶封奔而後齊人乃召
之齊侯賞晏子又賞北郭佐子雅子尾而皆與以邑可知
數子者蓋皆有功于逐封者也若非數子與其謀恐欒高
陳鮑等未必為之助而盧蒲癸王何或亦不能殺舍而逐
封也且慶封者不以君讎自居崔杼死又不為之葬君以
禮而戮杼尸其惡莊公而黨崔氏也甚明及舍見殺而封
出奔然後齊人更殯莊公暴崔杼之尸于市是齊人之受
制于慶封者非一日矣然則慶封之罪可勝誅也哉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傳曰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鄭氏曰從楚之諸侯交于晉從晉之諸侯交于楚謂之交好魯君之如晉屢矣自周公以來于今始朝楚

孫氏曰桓文既沒夷狄日熾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強夷也

臨川吳氏曰齊晉伯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蠻夷也初亦小弱後以吞滅小國憑陵中夏而浸強大晉伯既衰不能與抗晉之朝楚非得已也屈禮義之望國朝崛起之強夷僇書曰朝辱莫甚焉止書曰如猶為諱其恥也

永嘉呂氏曰魯自僖公以來雖貳于楚而未嘗一跡其國

自盟宋之後明年如楚踰年乃至春秋備書之以見中國諸侯事楚猶事晉矣向也不過陳蔡鄭許從楚猶近楚之國也今也魯宋皆均事楚矣

汪氏曰僖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二十二年鄭伯又如楚二十四年宋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鄭伯屢朝于楚而陳許諸君朝楚傳亦閒見焉至于今年而中國之諸侯旅朝于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迨昭九年而諸侯之大夫亦旅見于楚矣迨衰之四年而晉亦京師楚矣世變至是聖人蓋傷之甚矣

渝關李氏曰陳氏曰舉魯以見其餘也是故書公朝王所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見伯業之衰凡舉魯以見其餘者則天下之辭也按舉魯以見其餘之說不然也書公朝于王所而不書諸侯所以微晉文之功書公如楚而亦不書諸侯自是詳內略外之意魯君之如齊如晉者不一未嘗舉魯以見其餘今公如楚雖與朝齊晉不同然其專為魯君詳猶是書如之常例耳若謂舉魯以見其餘何以通于如齊如晉之不見其餘者哉乃以此為天下之辭則失其旨矣○公及漢聞楚子卒而欲反反之誠是也蓋如楚本不可測即中道而反亦何傷乃諸臣止計利害而不計是非必以至楚為遠圖而公遂行及其至楚困取親襚送葬

之辱何如不至楚之為愈哉宋公反而免于辱亦未見其取禍也魯之臣不及宋臣遠矣雖然公為朝楚往業已自甘于卑屈又何論其宜反不宜反乎榮成伯以遠圖者為忠未可以為忠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杜氏曰靈王也

汪氏曰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于十一月曰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于十二月終又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按此說必不可信夫王人未告崩史固

不得以書崩至于來告崩者爲有不道其實而私易月日以誣列國乎然則經書十二月甲寅其在此月此日崩也無疑矣必非崩在十一月癸巳日也若但據其誣告之辭書之而以是爲微過將春秋之不稽實已自不免于過又何以微王人之過乎○明年夏四月葬楚子昭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而于靈王之葬未聞遣一微者往于楚何其恭而于周何其簡也晉爲伯國未知葬王否但諸侯之不葬王而伯國不問亦晉之罪也然則晉與諸侯之罪可勝誅哉○靈王在位二十七年崩大子晉母弟貴立是爲景王

乙未楚子昭卒

杜氏曰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孔氏曰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則甲寅乙未不得同月長歷推此年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十七日其月無乙未也有十一月十二月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演關季氏曰胡傳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呂氏曰此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繼傳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爲十二月無乙未日誤孔穎達以爲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按此說未必然春秋書閏者二文六年閏月不告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而已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非盡事不値閏也閏爲餘月總繫之前月而不書閏是固有之蓋春秋簡約書事而不書月日者甚多若非義繫于閏則閏月亦可不書矣雖云日必繫月而以閏月之日繫之正月之下自無不可故以此月之乙未謂爲閏月之日猶無從見其必不然也但據左傳公如楚及漢楚莊王卒公欲反以此觀之則公于十一月如楚十二月便可至漢若楚子卒在閏月是

公行兩月始得至于漢也有是理乎且楚子葬在明年夏四月若果卒在閏月是亦數閏而殺恩矣經雖不書葬亦當于此書閏月令人考之而知其非者經乃不然又可知其非閏月也然則杜氏于此以長歷推月日既無閏月之說其以乙未爲日誤無疑矣○楚康王在位十五年卒子熊麇立是爲郟敖

渝關 李集鳳 湖升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曰春王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家氏曰公在乾侯以內外言也公在楚以中國夷狄言也向戌售其邪說屈中國而伸外夷俾中國諸侯相率而朝於楚故於歲首書公在楚外楚也夫夷狄朝中國理之常也中國旅朝於夷狄反常也春秋於事之反常者每變例而特書此類是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啖氏曰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獨於此釋不朝正乎按啖氏之駁傳說良是今以通經考之如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文三年冬公如晉四年春公至自晉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襄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凡若此者公皆在他國而不得朝正於廟矣經皆不書公在某可知此年正月之書公在楚必非為其不在朝正也趙氏曰凡君在外不應都廢告朔之禮當是大臣攝行矣然則大臣攝行未嘗非禮又何嫌於公不朝正而乃書其公在楚乎○公羊子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劉氏曰有公則無所復存存公則失國可知矣坤之剝曰龍戰於野夫嫌於無陽而後稱龍猶嫌於無君而後存公按昭公失國嫌於無君則於末三年比書公在乾侯以為存君可也襄公未嘗失國何嫌於無君而欲存之哉此自是外楚危公之意與乾侯書法同而義異也穀梁子曰閔公也范氏曰閔公為楚所制故存錄按公在楚即無所制亦為非義而可危

春秋蓋為內外之辨以誌其失所非為危辱之事而閔之也○胡傳曰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强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送楚子葬至於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識天傾地覆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須剚忘也董子

葉氏曰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 按此說是謂公於外有辱於內有危故如此書若然使無危辱之事將不書公在楚耶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蓋已失國而出奔矣然二十六年春王正月經亦不書公在齊者齊侯於年前為公取鄆公於三月即居鄆是其國猶未盡失也故不書所在惟二十九年公次乾侯而鄆潰乃於此後三年比書公在乾侯以示存君之意耳今季氏未嘗逐襄公公又未幾歸國亦何嫌於無君而可從公在乾侯之例哉況送葬在四月公還及方城季氏方取卞尤不得於正月而即論其辱且危矣然則如之何曰中國內也荊楚外也去中國而適外夷為臣子

者不勝憂危之慮故於歲首特書公在楚明其容於外而非其所也夫適中國則在齊晉而不書去中國則在楚而必誌其所以正中外之防而謹華夷之辨者嚴矣○高氏曰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齊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狥夷狄之強以俟楚子之葬久留於楚迨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無君也按此說與胡傳稍異而亦不然夫不奔王喪而留楚送葬觀於所如所至之期則可見矣何必又言公在以明之且襄公未嘗失國自不與昭公之在乾侯同季武子雖因公不在而取卞以自益亦不比於平子之逐昭公矣然則書公在楚抑豈為季氏之無君故也哉○此景王之正月也景王新即位公乃在楚而不即歸既不修新王之朝又不送先王之葬經書公在楚而繫於王正月亦深書王而正諸侯之無王也豈可視為春王正月之常例而已哉

附錄 左傳曰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杜氏曰為昭元年圍弒郟敖起本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曰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穀梁傳曰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
義也
范氏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渝關李氏曰公自朝楚後並不朝晉未知其何故豈以趙
武為政而待諸侯以寬耶抑以魯人之弱習而怠於禮耶
是皆不可考矣
附錄 左傳曰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
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堅事晉楚以蕃王室
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渝關李氏曰魯不葬王而鄭葬王鄭之賢於魯也遠矣但

使印段之弱者往抑豈為得禮乎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
猶愈乎彼以莫往者對言而不嫌於弱曾不知送葬者
是鄭伯何其重楚之至而輕王禮若此也王室之衰卑於
晉楚雖有不曠王事者而亦不若於禮至於不葬王者又
不必論矣
庚午衛侯衎卒
渝關李氏曰衛獻公之復歸也內有甯氏之專外有孫氏
之叛亦何樂乎為君也哉彼甯氏者雖於次年即被殺而
孫氏之在戚[illegible]如故也獻公之危可知矣吳季札曰衛多
君子未有患也夫衛雖多賢而以獻公之昏庸未必能用

諸賢而盡其才也然則獻公終於其國而不遇禍者亦幸
耳○衛獻公復位四年卒子惡立是為襄公
閽弒吳子餘祭
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
閽以刀弒之
公羊傳曰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
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傳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
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
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

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
也
朱氏曰君子不近刑人況越俘為我之仇乎使閽守舟而
往觀焉仇得其便矣
沙隨程氏曰謂之弒蓋其君也不曰其君賤閽也
家氏曰春秋所以書言禍生於忽也吳之諸君往往輕以
蹈禍遏卒於巢餘祭死於閽僚死於專諸春秋之書良以
垂戒示後焉耳
渝關李氏曰閽者越俘也彼若不為身怨而為國報讎似
乎忠於故國者然既為吳閽食其食而事其事吳子固其

君也君其可弒乎故雖賤而外之不得稱君而亦正其名曰弒終以君臣之道治之也○沙隨程氏曰盜殺蔡侯申書殺閽書弒何也以閽食庶人在官者之祿也據此說謂閽食祿故書弒以越浮論之則是矣若以此別盜而謂盜不食祿故書殺也則不然夫盜者非人類不以上下之盜[道]道之故不言弒耳非為不食祿故也且盜殺蔡侯若是公孫翩殺之翩固非賤者若翩之家臣殺之是亦食祿於私門者尤不得謂其[不]食祿而書殺矣且使如此庶人不食祿若殺其君將亦不書弒乎然則盜殺蔡侯殺梁經亦作弒又戕本是弒字而與閽弒為同例焉亦未可知○吳子餘祭在位四年弒弟夷昧立

附錄　左傳曰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子[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

彭山李氏曰城杞左氏以為六月事蓋史闕文耳何以知之自此以下俱蒙庚午日則理有不通耳○荀盈罃之次子高止厚之子華定弱之弟世叔氏儀名文子大叔之後公孫段穆公子豐之子

杜氏曰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蓋以攝卿行

胡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恤[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於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襄陵許氏曰齊桓城鄢陵而諸侯歸心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平公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譏乎

廬陵李氏曰僖公爲成風伐邾而春秋不予以救患之義平公爲悼夫人城杞而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則於公私之際審矣

陳氏曰合十一國諸侯之大夫而城杞爲悼夫人也合十三國諸侯之大夫於澶淵爲宋災也衛甯喜弒其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弒其父吳楚之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爲盟主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故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義以盟諸夏如楚靈王者矣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

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率(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按此說是有取於此城者夫城固當修然非保民之本春秋之於內事凡所興作必重民力而特書以示譏況伯主爲其母家勤天下之力以理其城雖假恤鄰救患之義亦不免於徇私勞衆之譏矣安見其爲變之正乎○觀子大叔之言可謂能中晉人之弊矣但以棄同即異爲說是徒知周宗之當恤而不知異姓之亦當保也聖人以公天下爲心抑豈望其棄杞而不爲之助乎但此時衛亂而鄭饑不於諸姬是急而專爲杞城以是爲可譏耳況以天子之大喪不恤會葬以盡臣禮而竟汲汲於母家悖尤甚矣子大叔於此不知言此僅以夏周相較而責其非蓋猶未盡其非者矣(歟)○昭元年左傳曰城淳于杜氏註曰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按僖元年城邢邢已遷也二年城楚丘十四年城緣陵衛杞猶未遷也蓋已遷則稱國未遷則稱地此年城杞亦稱國者是必已遷淳于也若杜氏說則是城而後遷恐不然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曰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彭山季氏曰士鞅匄之子是爲范獻子

廬陵李氏曰觀拜城杞之使即私情之不足以令諸侯可知矣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按經書入杞伐杞者有矣未聞其取杞田也且杞與魯遠本非接壤之邦左傳謂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已不足信安見此聘之果爲歸田來乎彭山季氏曰報仲孫羯之如也二(推)十六年晉侯使荀吳來聘後未見魯卿之報聘也是二十八年孫仲羯之如晉所以報荀吳之聘而兼告公之如楚耳若以此年之士鞅爲報仲孫羯至此年冬仲孫羯又如

晉實為報士鞅何彼此之報其所報者竟無已也然則左傳之言拜城杞自是可信何必有異說乎為城杞而徵役於諸侯者私也為城杞而修聘於諸侯者亦私也書以譏之宜矣○公於此時三桓不足取於家臣公室之卑微已甚矣夫人君之敬大臣尚令其官盛任使令以三家專政而致公臣之寥寥竟如此三家之罪可勝誅也哉

杞子來盟

左傳曰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諸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職貢不乏何必瘠魯以肥杞杞文公來盟

渝關李氏曰左傳治田弗盡歸之說既不足信然則杞子何以來盟也蓋杞常事魯自桓至成來朝之見於經者凡七而被魯兵者凡三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八月公子遂帥師入杞宣公之世杞未來朝於十八年公伐杞是其朝與不朝皆被兵魯之所求於杞者重矣自襄公即位以來已歷二十九年杞君不朝而魯不加兵豈非以悼夫人之故而恃姻親以陵魯魯亦不敢罪杞也哉然而魯力猶足以病杞杞子於此因魯人城杞之愛而親來與盟明其不敢背魯也魯人為晉所屈而亦不能不與之盟矣然則此盟之故或亦釋其不朝之嫌耳自此以後杞君之卒葬皆書可知二國之好猶不替也○廬陵李氏曰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而盟蓋晉之治杞田非出於公義魯之歸杞田未必出於誠心故杞子親來以要結之耳按此說謂非因朝而盟則是矣觀不書朝而書盟可知其非因朝而盟也但謂此非前定之盟則未必然凡大夫之來盟者不書君使以是為前定之盟可耳今杞子來盟若果是前定將何以書然則君

來不可稱使亦安見其非前定乎夫杞子既不行朝禮或者本為涖盟來不必以大夫之書來盟者為一例也若夫晉之治田不公魯之歸田不誠亦信傳說而為言是尤事之未得其實者矣

吳子使札來聘

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

杜氏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

孔氏曰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札去之後吳

始告喪告以五月被弒故遣書在聘上耳
彭山季氏曰吳之聘也蓋假此以離楚黨之術也而魯自
此始貳於楚矣吳聘魯僅此
渝關李氏曰札聘之時未聞喪也後來訃音至魯乃追書
吳子之弒於其前可見春秋之法赴告雖在後未嘗不書
其本日也左傳於他年事每以所書之日謂為赴至之日
者誤亦甚矣○公羊子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
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
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
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
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
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
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
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
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
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
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
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
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
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

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按此說不然前
後書吳子者不一何謂其無君而至此方有君雖書吳大
夫者止有此一事然以其接我而書名抑豈為其讓國之
賢乎且讓國之賢與其來聘何涉乃謂因此而書君書大
夫是必非經旨矣若夫欲立札者謂是諸兄之意又以僚
為壽夢之長庶皆與史記不同史記謂壽夢欲立札而僚
為餘昧子其說近是故先儒皆從之公羊子於此尚失實
彼賢其讓國之說豈能得經旨乎且季札之讓國雖未必
盡善而以其不受為義猶可也至於王僚被弒而季札不
知討賊直可謂之不仁矣乃以其不殺為仁其傷教也實
甚識春秋之大法乎○胡傳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
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
示法焉或謂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
為也季子辭衛獨不為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
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
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
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氏辭位為
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篡
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
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弒奪攘之

禍捐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泰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泰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

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爲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爲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李曰賢其後世之說非也此見昭二十年曹公孫會奔宋下喜時字子臧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乎大按

此說以不稱公子爲貶而責其辭國生亂之罪蓋反公羊之說而爲此論亦不然也夫季札之辭國自是守節之正雖不及夷齊要其辭讓一節亦自可取且論語以夷齊並稱者不一未見齊德之遜於夷也獨孟子止稱伯夷爲清聖而不稱叔齊蓋伯夷之孤峻尤甚而叔齊猶近於平孤竹君或慮伯夷之難爲君而欲立叔齊未必非公心也今乃以爲私意因謂私則可讓也則是伯夷欲成其父之私不得爲求仁又何得仁之有哉札之父兄雖公而以立長之法言之蓋亦非其正矣札必守正而不受亦可彷彿於叔齊但所少者一逃耳不必定以受國爲是也若夫泰伯之

奔吳不反者以其父志在季歷也季歷之嗣位不辭者以其二兄皆逃去也武王之繼統受命者以其兄已被紂殺也使當日泰伯仲雍不逃季歷未必肯嗣位伯邑考不死武王亦未必肯繼統季札之所處與彼皆不同尤未可是彼而非札矣彼王僚者雖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札終讓而不居纖不爲至德豈亦不爲高節之士乎夫達節爲權守節爲經若必以聖人之達節律人而鄙賢人之守節者以爲不合中庸之道也則其立論亦過矣且王僚被弒去此聘三十年而欲貶札於三十年之前尤爲不可即云亂由札生亦不當於聘事而致貶何得謂其因聘貶之

以示法乎然則札聘之不書族既與楚椒秦術之不書氏者無異自不應有異辭雖春秋多變例亦不應取行人之他事責諸行聘之時也○張氏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至於義之所當受分之所當處而不得辭雖聖人不敢拘小節而以退讓爲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讓之受之則父兄之意慊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況身爲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恝者微子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諮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於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

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吾可以有辭於末世矣季子爲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而徒以潔身而去爲高觀宗國之危難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按此說蓋即胡傳之意而亦不然也夫舜禹之受天下尚矣以聖繼聖所謂聖達節者蓋如此季子頗附子臧之義而以守節自處則亦賢矣至於王僚之難則以吳人立僚之未當與公子光之大不仁耳咎不專在札也若必以生亂之故罪札而遂沒其讓國之賢將三叔之作亂亦可以此罪周公也豈得爲通論

乎所可議者夷昧卒而札不受止聽吳人之立僚及僚立而札已臣之公子光弑僚簒其位札不爲之討賊乃曰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則其不義實甚矣今不責其苟且徇人與夫縱亂從賊之罪乃徒責其辭國而生亂焉此立說之所以未當者也○或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溫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朱子曰可以受可以無受按季札之辭國當以朱子之言爲定論惟其可以受可以無受故雖受之不爲過即其不受亦不爲非也論者皆倚於一偏則固矣但此聘之與辭國無涉若諸說者以之泛論季札則可以爲賢其讓而書名譏其辭而不書族則於經

旨豈有當乎○季札歷聘於中國蓋以中國諸侯既與楚合吳人於此乃親中國而爲間楚之計耳厥後吳勢愈强雖中國之與彼未必皆有君朝卿聘之事然則而齊景公涕出而女之竟不顧其夷狄之恥魯昭公取吳姬爲孟子亦不嫌於同姓之非也豈得已哉卒之從楚之六國皆敗於雞父而柏舉艾陵之戰楚與齊皆敗績焉無惑乎黃池之會吳與晉爲兩伯而且爭先也然則今日之來聘豈非春秋之所深憂者乎○據左傳季札既聘魯而又聘齊聘鄭聘衛聘晉也其中亦多可疑札之來聘本命於餘祭餘祭被弑在五月札於六月至魯雖未聞君難然自聘魯後又

聘四國以數千里之遥必非旬月所能徧者而札在他國豈亦不聞難乎蓋吳人訃喪於魯則於行聘諸國亦必訃之况晉為伯國而訃喪在所當先今縱不能先晉何為歷聘至晉而訃音猶未及乎若札在他國聞君難既已聞之則當反不則請於伯國而合諸侯以討之乃其宜也卽曰不欲棄君命而必終其事亦當以凶禮達命而已今觀左傳所記其與諸國相周旋者皆與無事之綿交無以異何其不恤先君之大禍竟如此乎且彼行聘於中國亦當先晉而後可以及其餘今乃先魯次齊又次鄭又次衛而後及晉不惟使其輕重之序且於道途亦不便矣凡若此者

未免可疑竊以意度之或者札本先晉自晉而鄭而衛而魯而齊至於聘齊後札乃聞難而反如此然後可通耳未知當日果如此否今當闕之可耳○鄭在衛西南札於聘齊後恐無先鄭後衛之理今又開州城北七里有戚城是戚在衛都帝丘東也札之自衛入晉路不過戚又安有東宿於戚者乎由是言之可知左傳所序諸聘未必得其先後之實矣○觀季札觀樂之言則其識之明敏可見矣惜也古樂不傳先王之舞法固無存者至於風雅頌諸詩篇章雖未泯而其歌法亦無聞焉能不令人唏嘘而悵歎之哉嗚呼誦其文而想其韻祇可因季札之品題為之俯仰情

濮而已若夫列國名卿皆一時之選札也皆得周旋而綿交之此亦快心事但以壽裔之公子而坦懷亮節猶能所至交驩知其人與政焉若此况聖人之盛德光輝更有所以感焉乎其君感乎其大夫者又何疑於至是邦而必聞其政者乎

秋九月葬衛獻公

渝關李氏曰春秋葬衛君者六宣文定獻襄靈是也除靈公七月而葬外餘皆五月而葬者詳見哀二年葬衛靈公下然獻公卒孫氏猶在戚竟能如期而襄事得非以衛多君子為之式禮莫愆耶穀梁經作秋七月則是三月而葬也或以孫氏

之故而葬之速亦未可知

齊高止出奔北燕

彭山季氏曰北燕姬姓伯爵國召公奭之後杜氏曰北燕國薊縣按燕國即今順天府是也

渝關李氏曰按燕有南燕北燕之殊此書北燕則前之所知書燕者蓋南燕也南燕姞姓在今衛輝府東胙城縣范氏亦謂在鄭衛之間是也詳見桓十二年燕人盟穀丘下北燕姬姓廣輿志謂蔥燕城在順天府西南即遼金故都據此說則與杜氏所謂燕國薊縣者不同矣今薊州去順天府二百里恐非蓋燕地也○季氏謂北燕伯爵國據昭三年十二年俱書北

燕伯則彭山之說誠是但康叔封衛叔虞封唐並皆為侯
爵召公姬姓雖與武王成王非至戚而自文王以至康王
歷相四朝其有功於王室亦大矣豈但封之為伯而使受
中等之爵耶然則春秋季氏世諸侯之不從本爵者不一未
可但據後來之所稱而謂其本爵亦如是也姑闕之以俟
考可矣○左傳曰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
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按此說或未可信高止貪
功專政罪固可放然止既為卿豈二公孫所能放者經書
出奔此必是高止見惡於二子二子逐之而止自出走傳
特失其實耳若以為罪止而書出奔豈書曰放獨不見止

之有罪乎襄陵許氏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
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信如此說將書弒君與國人
殺大夫者皆謂其有君而可以訓者乎然則經文本實錄
未可信傳而曲為之辭也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曰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渝關李氏曰二十三年仲孫速卒而羯嗣位二十四年羯
侵齊二十八年如晉此年城杞又如晉羯之用事於魯可
見矣然而二年之中如晉者再彼為公將如楚而告之此
為報士鞅也事晉甚恭不能輔主以自強則雖僕僕道路
何益乎此後經不見羯事再明年而羯卒矣

附錄　左傳曰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
帥師圍盧高豎曰茍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
曾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鄭
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
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
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
夫盟於伯有氏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傳曰通嗣君也

彭山李氏曰薳氏罷名也
余氏曰通嗣君且報朝也
高氏曰公踰年在楚楚郟敖新即位故使薳罷來聘以報
之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未嘗交聘今薳罷之來
蓋為恭也自是吳楚皆不復來聘矣
廬陵李氏曰楚聘魯者三至此書法始同於中國
渝關李氏曰文元年楚子使椒來聘猶以聘禮之簡陋而
略其氏也今薳罷來聘書名而並書氏則其禮數必有加
焉是以書法無異於中國春秋於此非許之也所以誌其
恭也夫以楚人之強橫而為恭於魯蓋欲魯之事新君者

如事先君而且以是為闕吳之計也聖人以外楚為心不能不為之深憂矣○齊桓時僖公而如齊無一卿聘魯者晉文時僖公未如晉而晉卿之來聘亦闕焉自晉景以來魯君朝晉而晉君但使卿聘以是為常禮是後世之盟主所以行於列國者也今楚子使卿來聘其禮似恭然襄公嘗朝其先君而且送葬郟敖於此僅以卿聘通嗣君未聞後此之來朝也是竟以伯國之禮行之於諸夏抑豈楚之所得為者乎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傳曰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子弑景侯（杜氏曰終

子産之言有子禍也）

家氏曰般之惡景之禍其積皆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貴華賤夷者所謂義理之心夫人之所同也蔡與陳鄭本皆諸夏之與中國闗為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無常惟蔡自厥貉之會甘於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有餘年染於商臣之俗積習蓋自有來趙主父為胡服而終有此禍去中國即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胥為禽獸此理之必然也

湔閣李氏曰彭山李氏曰蔡般弑父遂立為君矣訃以疾卒故魯人會葬如常左氏所載景侯淫而不父之事無以考其必然但般本意實欲急於得國耳何以明之蓋春秋時凡臣弑君子弑父必關利害乃動邪心或以奪位或以專權或以見疑或以被逼皆非有權力者不敢為也及其弑也非遇忠臣死節亦未有不諱其事者如其事情隱微形迹稍露則遂以疾訃不使人知或少彰聞不能自掩則或加以淫或加以虐或云遇賊竊弑或云遇急自縊皆以邪說文奸若謂其君當死然者諸侯苟聞其事則亦以文奸之說歸惡於君而人亦不以為非矣夫君而見弑豈無自取之罪然弑之者未有不因利己而動者也按此說是見蔡景侯書葬遂以般為自文其奸而以疾卒訃也因謂春秋之書弑者是正其罪書葬者魯人承其偽訃而會葬

如常也若果如此春秋之文奸偽訃者不一而皆不書葬豈盡魯人之不葬乎其在他國者姑勿論魯公子允弑隱公歸獄於寪氏允未嘗以弑自居而亦未必不葬隱公也春秋乃闕其葬而不書自是為其賊未討耳夫隱公未嘗書弑且不從其委罪他人之辭而不書葬安可謂蔡景侯之書葬是信其偽訃而如尋常之禮哉且景侯之淫而不父宜有子禍鄭子産固已先事而知之矣今般弑君雖以疾卒訃魯人未有不知其實者可知魯人之葬景侯必非為其偽訃之故李許悼公欽世子止之藥而卒止謂我與夫弑者是止嘗以弑君自任也而悼公亦書葬豈亦魯人

信其偽訃而往會之乎即使般果偽訃魯人果信其然然
春秋正以弑君之罪已不從其偽訃之辭何不於其葬事
而亦正之使循賊不討而不書葬之例乎然則蔡景侯之
書葬也是春秋之變例也般以子弑父臣弑君尤為大亂
之極而諸侯不加討故於景侯書葬以譏之所當觀於常
例之外者也許世子之弑君父法則不得免而情猶可原
故於悼公書葬以赦止是又法外之意不可與葬蔡侯者
同日語矣蔡景公淫其子婦非人類也世子般因是而弑
君父惡又甚焉嗚呼君不君而臣不臣父不父而子不子
夫不夫而婦不婦倫常之道於是乎埽地盡矣而天下竟

不為異世且有止罪景公而寬般者暴行與邪說交作聖
人於此安得而不深懼之哉○蔡景公在位四十九年弑
子般立是為靈公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傳曰或叫於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於亳社如曰譆
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
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
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
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
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
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胡傳曰[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
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
姬耳

劉氏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
己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
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
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求仁得仁
何以過乎

安定胡氏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

汪氏曰伯姬以成九年歸於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嫠
居三十有四年其年蓋六十矣火延其宮必待傅姆而後
避固守婦[節]以及於死或者云傳姆宵出必有常處伯姬守
常而不知變必逮於火以是為賢則嫂溺援之以手者非
耶竊謂伯姬年邁六十雖曰避火全生未害其貞然君子
之道過乎厚小人之道過乎薄春秋賢伯姬所以著其秉
節不渝庶幾風厲千古使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次
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豈曰小補之哉

臨川吳氏曰蓋亦罪宋之子與臣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

乎火而死也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據穀梁說是伯姬以災卒也然經文書宋災而曰宋伯姬卒則災乃在其國中而非後宮迫切之地如僖二十年之西宮災也何以必其為逮火而死乎當時蓋以伯姬為賢因附會其說而後儒遂妄傳其事故程端學氏曰死適與災同日耳穀梁之說妄意之也此論得之矣按此說之駁穀梁不然也僖二十年魯所災者止西宮春秋詳內故於後宮之災必書今宋災不止於後宮故合國中宮中而總書曰宋災是亦略外之義耳安可疑其不書某宮災而謂伯姬非死於火乎且使伯姬果

病卒適與宋災同日則當如桓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兩事同日而必重書日矣今乃不然可知其為因災而卒非災自災而卒自卒也然則穀梁所記與左傳侍姆之說無異抑豈二傳之皆誣哉○劉氏曰左氏曰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仁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之矣所謂婦也按所謂不婦者是對未嫁之女而言耳其意以為執一而不知權是失其義非謂其不貞不恒而有虧於婦道也然則左傳之譏共姬亦不為過但其所以論女者似猶未當若未嫁之女而遇災待婢有人無不可避火以全生豈必待姆而後行乎雖云女當待人而行亦未必遇災而待人也大抵左傳之說特以明共姬之可以避火耳存其說焉可也○胡傳亦以共姬女而不婦之說為非而於穀梁所謂詳其事賢伯姬者獨有取焉且曰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按伯姬内女也訃音至例當書卒彼即病故亦當書日況以災卒而可不書日並書災乎可知詳其事者是以變書非以賢書也雖於此焉可見其賢而為賢者之過亦自可見今必為共姬諱短而駁左傳之說蓋亦未知義矣若夫婦人無謚

以其夫之謚為謚禮之常也葬共姬而冠以夫謚亦夫人之常禮耳今乃以書謚為褒辭是又未知禮矣胡安定以伯姬為婦人中之伯夷斯言也可以斷伯姬之行矣孟子稱伯夷為聖之清又謂伯夷隘君子不由也蓋其制行高潔誠為百世之師但揆之至聖時中之義猶未盡耳伯姬之行何以異是是以稱其賢者固不為過而君子於此有遺責焉○九年宋災此年宋又災二十二年之閒被災者二不德之致天殃良有以也今以國君之母而死於火未必非臣子救災之不力者若司城樂喜猶為政亦何至於此哉嗚呼國君母猶不能全則人民焚死之多又可知矣

宜諸大夫之為宋謀而有澶淵之會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左傳曰初王儋季卒杜氏曰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李曰癸巳者甲午前一日也故傳記殺佞夫于宋災前杜氏曰經書在宋災下從赴按殺佞夫經既不書日則一日之前後蓋亦不須辨也豈必從赴而乃然乎　襄公三十年

穀梁傳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吳氏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

臨川吳氏曰象欲殺舜而舜封之為諸侯仁人之于弟蓋如此儋括為亂佞夫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殺佞夫書天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

張氏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别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是周五大夫殺之也然或出自天王

之命或出于天王之意又或天王聽之而不肯甚但未可知但書天王殺則其罪在天王也明矣且經于魯事書刺不書殺刺者人君用刑之公典也春秋以尊王為義而于佞夫不書刺者蓋以私情殺之非公典也直書殺其弟佞夫而天王之殘手足以是為已甚矣然則斗粟尺布之謡宜見於周景而不宜見於漢文蓋漢文之弟有罪周景之弟無罪故也○彭山季氏曰靈王崩王子瑕之徒多附佞夫者至是景王疑佞夫之植黨而殺之按此說是見佞夫被殺而瑕奔晉故止就瑕論而不及儋括事也不知佞夫之禍實起于括瑕為括黨則其徒之多附佞夫者固亦有之但靈王崩括欲立佞夫而不能及景王立而王已疑忌于佞夫矣今括又圍蒍逐成愆故諸大夫殺佞夫而以逆謀誣彼耳如彭山說卻似括無欲立佞夫事又無圍蒍逐成愆事但以瑕等之附佞夫遂疑佞夫之植黨而殺之也豈其然乎

王子瑕奔晉

臨川吳氏曰王子瑕蓋亦與聞乎儋括之謀括事敗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

杜氏曰不言出奔周無外

渝關李氏曰臨川吳氏以王子瑕為景王子謂瑕不能明

為子事父之孝而自比於逆亂之黨蓋逆子也按瑕必非
景王子天下豈有為子者不顧其父為天子而黨他人以
謀篡者乎彼見佞夫稱弟瑕稱子弟為景王弟者遂以子
為景王子不知瑕於佞夫亦兄弟蓋皆靈王子也昭元年
會於虢書陳公子招八年上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
師下書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是以一人而有
異辭也以一人而前後且異辭又何疑于佞夫稱弟而瑕
稱王[子]者乎然則義繫于弟故稱弟稱王子者其恒稱耳瑕
與括廖為黨非佞夫無罪之可比故從恒稱而書王子使
其無罪如佞夫亦必書曰天王之弟瑕奔晉矣今與佞夫

有異辭當必有異旨斷不為景王弟子之異而異之也○
彭山季氏曰王子瑕者蓋必靈王之弟儋括之叔父先儒
以為景王子非也若瑕為景王之子豈有儋括欲立佞夫
而瑕反背父以黨逆乎儋括既為罪首與瑕同時奔晉何
為經舍首惡而獨錄瑕乎果為儋括欲立佞夫則殺佞夫
不當遲至二年之久而括亦不得免於戮矣求之于經理
有不可通者故傳註之說不可盡信愚直以王子瑕為佞
夫之黨也而瑕覬覦非望以陷佞夫于死罪亦著矣按此
說謂王子瑕非景王之子是矣但以瑕為靈王之弟或亦
不然左傳言括瑕廖奔晉括在先瑕次之豈有以從子而

先叔父者乎即以首惡先括而不言及言與以別之可知
其非靈王弟矣且其不信儋括事亦未可據儋括圖為逆
成愆則其作亂無王而王危甚矣經蓋為王諱故不書其
不同於胎篇之書王室亂者景王之位已定悼王之位未
定故也括方擁兵在外未必與瑕同奔經書瑕奔而不書
括奔者或周人之于瑕奔來告而于括奔不來告耳若夫
儋括欲立佞夫蓋于立君之時曾有此議大臣不從其事
遂寢非有逆跡之顯明者也景王立而不究其事故括得
免於戮馬且括欲立佞夫而佞夫弗知得無景王亦知非
佞夫意故亦不殺佞夫乎至此儋括圖為逆成愆以此故

而疑佞夫之與謀故于此時乃殺之括則圖為未遂遂亦
懼討而奔晉此固情理之可通者未可以經不書而謂其
無此事也其以王子瑕為佞夫之黨彼亦親附佞夫固有
之但佞夫未有逆謀瑕之所以奔晉者以與儋括同謀非
為其獨親佞夫故也觀左傳之言奔晉皆瑕與括連稱之可
知括瑕之為同惡矣今依傳說可也○左傳謂括瑕廖奔
晉杜氏曰括廖不書賤也按廖不知為何人以廖為賤猶
可也若儋括者以王孫而在朝靈王崩括欲立佞夫必非
小臣之賤者矣且其興兵圖為逆成愆其有權勢蓋可知
今而奔晉豈以其賤而不書乎此或以其不告故又或括

亦見殺殺之為當其罪而不書亦未可知○臨川吳氏曰奔以逃死而自絕于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單王子朝奔楚同故不言出按此說非也春秋之書出奔者多矣豈皆未絕于君父又豈皆無罪而可復入者乎汪氏曰瑕朝皆為逆亂無所容身避罪逃竄非居祿位而出奔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故不言出而止言奔按此說亦非也朝已僭位三年瑕亦未嘗無祿位也即使不居祿位然亦居其國矣居其國自與國滅之君在外之臣不同自周無出此義甚大且明何為不從而別生異辭乎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穀梁傳曰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

杜氏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

三月而葬速

陸氏曰為災而死高其志行故使卿往會其葬

彭山季氏曰成襄以後公女自宋共姬外有未書卒者蓋春秋叔世政在大夫公女少有嫁為諸侯妻者雖間有之禮亦薄矣故恒不書宋共姬獨以賢德見重于時而恩禮特厚焉此所以卒書而葬則遣卿往會之也

渝關李氏曰內女書葬者三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此年葬宋共姬是也然紀伯姬非魯葬紀叔姬非夫人一經之中魯葬內女之為夫人者惟宋共姬而已共姬卒在共公後魯卿往會其葬例當得書穀梁傳以為卒災故隱而葬之則是傷其卒于災而乃書葬殆不然也彼來訃而我往弔則必書卒我有人焉會其葬雖在微者亦必書葬但不書其人而已故惟卿行乃書其人之氏名以志其過伯姬之歸三國來媵伯姬之卒魯卿會葬雖慕其賢而然然亦未免為非禮蓋皆不能愛人以德者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左傳曰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以伐之

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豈能免于死乎春秋于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

反身自修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

胡傳曰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

彭山季氏曰許者鄭之讎也適讎國將以因其力也自許者許有奉焉不言復者未絕其位也良霄見逐于國本無大訶而田里未收義猶可復今乃藉仇兵復國以為亂不亦國法之當誅者乎

渝關李氏曰良霄為鄭大臣而不理于政不諧于人本有

致奔之道故以自奔為文夫鄭與許世讎也良霄出奔而適讎國因借其力以入鄭書奔許又書自許入于鄭蓋于霄許並譏之且據左傳良霄以七月庚子出奔癸丑入鄭相去十四日耳返國之速如此豈非急欲釘其忿而不容稍待良霄之凶暴可見矣許人亦不旋踵而即奉霄以入蓋亦利其亂鄭而為之者歟奔許入鄭二事連書與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同然華元書歸良霄書入則順逆難易之不同雖書自晉自許無異辭而二國之是非亦將于此有別矣○胡傳曰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按此說不然良霄之作亂也不過欲殺其讎己之大夫而仍執國政耳此時伐舊北門將欲弒君與否固未可知豈其欲覆宗社而乃伐之乎然則諸言叛者曷嘗無危君殺大夫之意但以其據土背君而書叛良霄雖與君抗而猶未據土是以不書叛耳非其罪更甚于叛而叛不足以言之也○彭山季氏曰不言叛者但與同列爭權求復其位未至于叛君也按此說亦不然左傳謂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若此者不惟怒子皙並怒鄭伯與諸大夫矣不則胥入鄭時止攻子皙可也

何為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乎以臧之稱兵于國中而明與君抗如此猶謂其未至于叛君吾不信也況經書鄭人殺良霄固已目之為賊矣若止與同列爭權求復其位經必不以討賊之辭書矣由是知良霄之不言叛止以其未據土耳

鄭人殺良霄

左傳曰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羽頡出奔晉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

穀梁傳曰不言大夫惡之也

胡傳曰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瀹關李氏曰良霄之奔許也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良霄聞鄭人之盟己也怒是鄭伯與諸大夫等皆惡良霄而不欲其復位矣今霄入鄭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遂殺良霄于羊肆此即鄭伯未及有命蓋亦君與諸大夫所欲殺者于是稱國以殺未為不可經乃不書鄭殺而書鄭人殺者人者衆辭人人所欲殺亦人人所當殺也觀其稱人以殺已見其為討賊之辭矣豈獨不書大夫為見良霄之為賊也乎左傳曰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按良霄為亂

臣彼即未嘗出奔而在內作亂則其殺之也亦當不書其大夫豈必自外入而乃然乎且良霄之奔許入鄭僅十四日耳此時田里未收名位未絕使其無罪被殺雖入自外豈不可稱大夫然則不稱大夫者所以明其為賊也若以自外入為解而春秋討賊之義隱矣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徵舒未嘗非大夫未嘗自外入也以其為弒君之賊故不書大夫今良霄之亂國抗君如此是即賊矣不必弒君者而後可以賊目之也此與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義同〇良霄鄭國之罪人也鄭人既殺良霄正其罪矣子產于此若念親親之恩所當請于公而令良霄之戚屬薄葬之則可耳不知出此乃徑為之襚之哭之斂之殯之葬之與原無罪者無以異是止知有私情而不知有公義也子皮乃以有禮稱之抑豈為知禮者哉然子駟氏欲攻子產若非子皮之救解彼子產者將亦不能免矣子產存而鄭國卒有賴焉子皮之為國謀者實深良可嘉也夫

冬十月葬蔡景公

胡傳曰春秋大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于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偏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汪氏曰蔡莊公甲午于春于踐土翟泉四同盟文十五年卒不書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汪氏曰莊二十五年衛惠公卒宣九年衛成公卒僖九年晉獻公卒二十四年晉惠公卒十四年蔡穆公卒三十二年鄭文公卒成六年鄭悼公卒襄二年鄭成公卒隱七年宣九年成十六年三書滕君卒皆不葬

則以哀死而致襚為輕弔生而歸賵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薄于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中國之所以貴于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弒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偏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

書即位桓宣簒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

汪氏曰春秋君弑賊不討而書葬者惟蔡景公許悼公皆世子弑君然許止但不嘗藥非真弑君者故特書葬以減其罪蔡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且貶會澶淵之大夫而書宋災故所以深著其不能討賊也

渝關李氏曰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此正例也蔡景之賊未討而書葬例中之變例也所以如此書者葢因澶淵之會急宋災而忘蔡逆天下不復知有亂賊矣故變例而書

葬謂其視蔡景之弑與正卒者無以異也夫天下知有亂賊而不討討賊之義猶有望焉天下不知有亂賊至視蔡景之弑與正卒者無以異世道人心之大變不亦至此極哉故于此焉變例而書葬下文又貶大夫而特言其所為合而觀之春秋撥亂之旨可謂深切著明矣○葬蔡景公者魯也特書魯葬可知他國之亦多葬之矣會于澶淵無魯卿必有微者聽命于會也春秋于此二事連書葢合二事以立義耳使無澶淵之會恐于蔡景公之葬亦必不書矣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曰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彭山李氏曰澶淵之會城杞之諸國也因宋災而謀更所喪耳魯不與者叔弓已往弔也前此鄭國有災皆未嘗謀而于宋災獨謀者以宋起弭兵之議而中國賴焉故也然弔災卹鄰諸侯常禮遣一使往焉足矣而大合十二國以

謀之不亦過乎當時蔡般弑君未嘗謀討而獨謀宋災先儒以為不知類者也故會不書所為而特書宋災故以明之而罪俱見矣趙武方執晉政而所謀于諸侯者如此意其為人必仁厚有餘而才智不足者也伯業自此而益衰其有以夫

胡傳曰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徧刺天下之大夫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

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是故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于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趙武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而不知本于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之所以作乎

劉氏曰蔡侯弒其君而不討宋災而謀之微矣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

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弒君子弒父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于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

張氏曰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之大夫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于此三致意焉既變例書蔡景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又特書曰宋災故而附中國之晉為夷狄此比事屬詞之所以為春秋也凡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稽考之則澶淵之所貶非為宋財之無歸明矣

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

潛起朱氏曰蔡弒君人變也而無一國之君致討志不在公義也宋遇災天變也而合十二國之大夫為會志僅在私恩也

家氏曰或謂蔡屬于楚非中國諸侯之責曰蔡諸侯也安可與荒遠小國從夷狄者同日語乎晉人苟能仗大義而討蔡則足以愧楚而服中國諸侯之心舍此不為乃致楚

虔特為異日滅蔡之兵端晉君臣愚亦甚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知信之不可不慎而不知義之不可不仲諸卿之謀宋災雖亦非不義不過為一時之小恵耳即使諸卿果失信亦不為大惡何至于深貶而皆人之觀上書葬蔡景公下書宋災故則此會之貶諸卿其義甚明左氏不得其解于是妄為不信之說以解之大失經旨矣意其所謂無歸于宋者亦未必然既以謀歸宋財而為此會更以何故而無歸乎○穀梁傳曰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

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書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按此會諸家皆以為貶而穀梁子獨善之固不待辨而知其謬但春秋既作而後大義既明而後儒之解經者猶為此說以亂之若春秋不作恐天下之為邪說者不知其何所底矣○會不言所為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則言所為也伐不言所為文三年伐楚以救江則言所為也此年之會澶淵而書宋災故是亦言所為者三事蓋一例也凡若此者皆為不知討賊而或與賊黨或為他謀其所失者大矣故皆直指其所為以譏之○或曰四君之會稷疑于謀伐宋陽處父之伐楚疑于討楚賊今澶淵之會疑于謀伐蔡故皆直指其所為而特異于他事也按此說之論伐楚則是而論二會則不然也蓋晉兵已加楚故有討賊之疑書曰以救江所以明其為彼而不為此其罪處父也明矣若夫會稷會澶淵未嘗有兵加宋蔡也既不伐宋蔡又何可疑之有隱四年衛州吁弑君公及宋公遇于清不疑于謀伐衛豈不會稷而疑于謀伐宋乎其書以成宋亂者以為不討宋賊而反與賊黨故言所為以譏之耳澶淵之會上文既書葬蔡景公此即不書宋災故亦何疑于謀伐蔡乎然必特指其故者罪其蔑天下之公義而樹一家之私恩非小失也書宋災故于葬蔡景公之後義甚顯而情

更切矣若第視為別疑之辭抑安見其罪彼之深也哉○四君之會稷列序其爵晉卿之伐楚特書其氏名彼皆不貶今于諸卿獨貶稱人何也魯桓為弑簒之賊既不須貶三君與桓為黨而同黨宋賊則亦不待貶矣直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而又明指其故曰以成宋亂是蓋目其人以見罪者也文公以來政在大夫書外大夫之帥師者自晉陽處父始是為其專政而特書其氏名譏于伐楚之下又書以救江亦不待貶而貶義自可明也若夫澶淵之會謀恤宋災當時必以為美德若不貶而人之猶疑于恤宋為可取耳○蔡之從楚者甚久晉已置蔡于度外矣蔡世子弑君楚人溺于商臣之習固不知討賊然而晉亦不肯討者意以為楚屬之為亂與我何與焉嗚呼謬已甚矣晉為伯國中外之大倫皆其所當正者蔡人背華即夷彼即不與我通猶當正辭以問其罪況二十七年盟宋二十八年蔡景公來朝于晉豈可視為楚屬而不為之討賊乎覩春秋之貶諸卿可知其當討不加討而諸卿為春秋之罪人也自二十七年盟宋之後晉無侵伐之事以有弭兵之約故也然欲弛兵而亦弭其討賊之兵可乎哉○夏五月宋災宋即告災于列國列國亦必有弔禮矣今進丰戢而又謀其災何也此會有向戌意必向戌請于晉而欲為

此會故晉人為之徼會而謀之也蓋宋國被災一時不能
自濟而望助于列國又慮其意不協而有不樂輸者故必
而訂于會中相與酌其多寡而歸宋財耳不然遣一介之
使令其救患而各助之亦無不可亦何待于謀又何須于
大會為哉○王氏曰葬蔡景公當時之事也聖人則存而
不削宋災故春秋之文也聖人則表而出之按此說亦未
必然葬蔡景公固為當時之事至于宋災故安知非舊史
本道其實特至聖人筆而不削乎今未見舊史之何如乃
必謂其孰為史文而孰為經文也則亦固矣

附錄左傳曰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
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
能事大國乃寛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
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
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
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劉氏安世曰鄭撮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子產然後安
然子產為政時晉楚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國攝乎大國
之間能自保已為難若妄作則滅亡矣傳稱子產善相小
國謂此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曰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
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
公薨于楚宮
何氏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
襄陵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德政而反勤民傷財務
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況變夏從夷亂國
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
杜氏曰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薛氏曰楚宮别宮也小寢猶非正也況别宮乎
瀹關李氏曰何氏曰作楚宮不書者見者不復見按此說
非也經于一臺之築必書況楚宮之大不義獨不可書以
示譏乎若因見之于公薨不必復見于先無以明其始作
之不義矣然則不書作者蓋為公室變于夷非小失也故
為公諱而不書耳○魯以中華之望國而襄公遠朝于楚
此從來所未有者以視荆舒是懲之頌蓋與先祖大相反
矣公不自以為愧乃慕其宮室而倣為之正所謂變于夷
者也夫其作之居之已大不可及其病革而竟薨于此尤
非正寢而薨之義在襄公固為可譏為臣子者不能發君

以德相與請移于路寢較之曾氏之童子必以大夫之簀告之者殆不如矣春秋于此寧不于其臣子是咎也哉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曰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孫氏曰子野襄公大子未逾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甍不地降成君也

杜氏曰不書葬未成君

胡傳曰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

汪氏曰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致也故不勝喪者比于不慈不孝野過哀毀瘠以致滅性亦不子矣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子野者齊歸之子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左氏以子野為敬歸之子不足據也按此說以齊歸為襄夫人是矣但謂子野為齊歸之子則不然觀穆叔非適嗣之說可知左傳所謂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者本不為誤其所誤者在以齊歸為敬歸之娣因以公子裯為齊歸之子此則必不可信耳齊歸蓋襄公之正嫡也敬歸襄公妾公子裯者敬歸之娣之子必非齊歸子也昭十一年書夫人歸氏甍又書葬我小君齊歸若非襄公正嫡何為昭公之嫡母不見于經而獨見其妾母乎且禮記曾子問篇曰魯昭公少喪其母云云據此說則昭公之生母

巳早卒可知齊歸之為嫡母無疑矣說詳昭十一年夫人歸氏甍下○左傳次于季氏之說亦未必然嗣子定位有常所居喪有定在此時中國無變何為次于家臣或者子野既卒而李氏欲立裯裯曾次于季氏左氏因誤言之耳朱汾陽乃信傳說而疑李氏曰此必李氏因子野賢忌而圖之未可知也不知昭公書即位則子野之以正終明矣即云子赤遇難宣公亦曾書即位而此于前後無他辭恐未與子赤同日語也

己亥仲孫羯卒

左傳曰己亥孟孝伯卒 杜氏曰終穆叔言

王氏曰子獾嗣為大夫是為僖子

渝關李氏曰二十三年孟莊子卒羯為少子越其兄秩之序而嗣立羯固魯國之罪人也然既身為上卿國家之所當為者終身圖之而猶慮不給奈之何竟以人生幾何為念而有朝不及夕之語乎惟其語偷更甚于趙孟故先趙孟而卒苟以奪長之罪論之彼居卿位者九年而且得善終猶為幸焉爾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襄陵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陳氏曰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于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伯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是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于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于楚者矣于是滕子會葬于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甚矣

家氏曰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貶也

林氏曰諸侯來會葬始于此

癸酉葬我君襄公

渝關李氏曰文公于十八年二月薨六月葬以子赤之變猶未作故得及期而葬也莊公于三十二年八月薨至十月而子般遇難故閔元年六月始得葬莊公焉今子野之卒亦在襄公未葬之先而襄公之葬得合五月之正期可知野卒之非遇難以其國家無變故能襄事如常耳

附錄左傳曰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

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

之何其釋辭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傳曰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杜氏曰為明年奔吳傳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杜氏曰買朱鉏密州之字

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弒也故書國人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經以傳為案傳有乖謬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舊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

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弒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

可也按此說謂弒君者非展輿以是為傳誤則是矣但從趙氏說謂傳中以字為之字之誤則不然以其意似可通而于文法殊未當也說已詳于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下矣其謂傳有不可疑者有不可信者以傳求經以經證傳誠為讀春秋之法但此傳之誤誤在展輿因國人以弒君而不誤在之字為以字耳若以以字為之字之誤恐亦未免為鑿矣○文十八年莒弒君此年莒人弒君二傳之說略相同而據經文則不同稱國以弒者亂在上稱人以弒者亂在下也且莒僕之從逆有季文子之言可證今則他人未有罪展輿者即齊人奉去疾以爭國亦未討其弒

君之罪焉是展輿之從逆既無所證而經又明書莒人弒安得以不可盡信之傳辭遽定展輿之為弒君者哉故此弒當與彼弒殊觀之未可謂其二事如一轍也○展輿之被廢也展輿怨之國人亦必有公憤者今國人患其君之虐而弒之蓋欲殺其父而立其子也展輿于此雖未從逆而助之攻或亦幸國人之作亂而已乃得立罪亦不可逭矣況為國人所立者亦必不能討國人此與預聞其故者何以異但春秋究其主弒者本在國人而不在展輿故以弒君之罪歸國人言國人而展輿在其中矣此義明誰敢藉口于君父之無道而欲犯其所不順者故曰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左傳曰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按此說是謂不稱弒者主名所以明其君無道而罪在鉏耳夫以人君而為國人所弒則其無道之罪又何待言若置子民之大惡而不問而獨歸罪于君父其傷敎也實甚然則春秋之書莒人弒也所以嚴罪于國人也春秋之法方以討賊為義故罪國人為甚切豈欲明其君之無道而乃如此書乎○莒犂比公在位三十五年弒子展輿立明年展輿兄去疾自齊入立是為著丘公展輿奔吳

附錄 左傳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啟之何

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文子入聘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